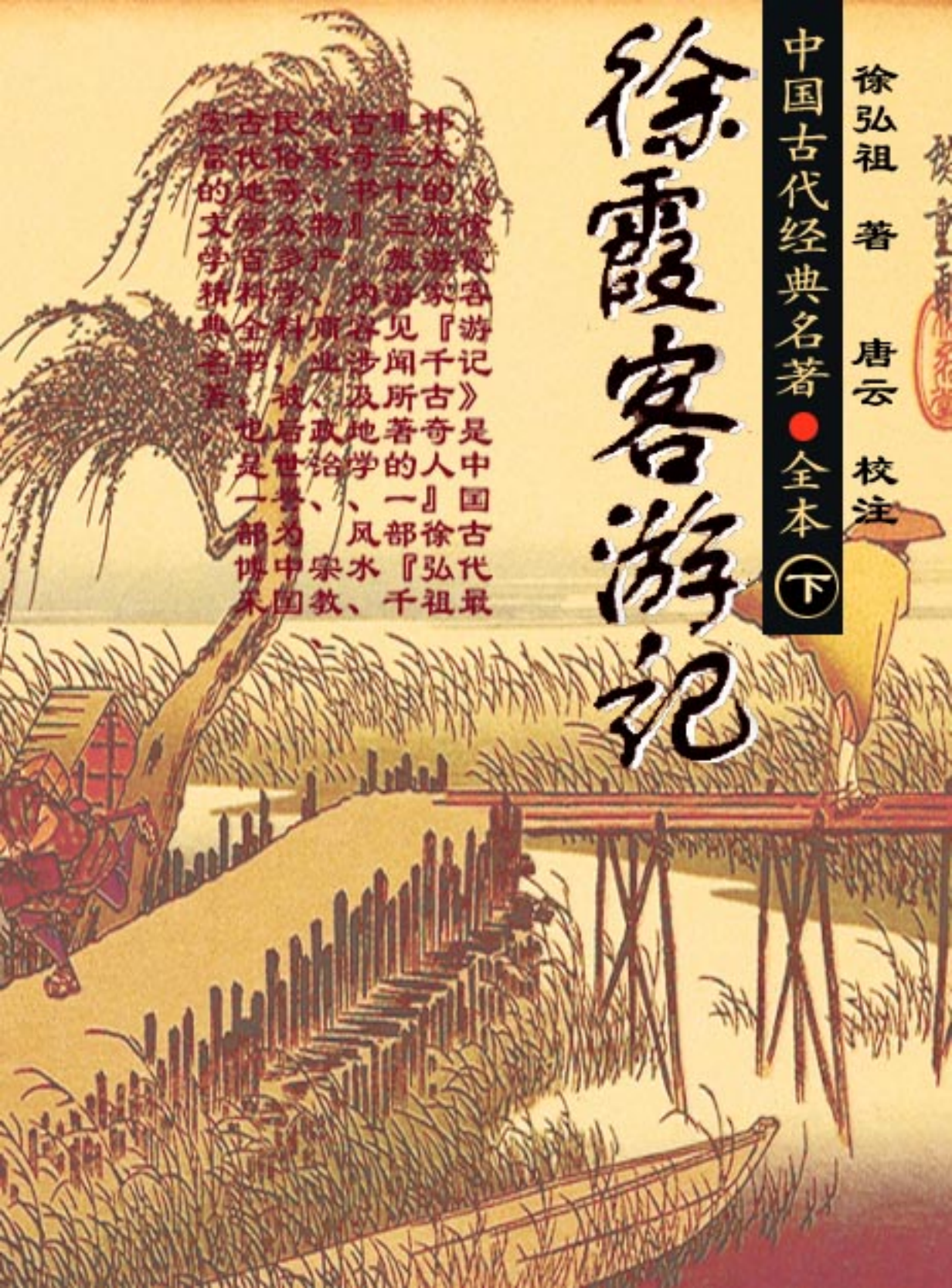


徐弘祖 著 唐云 校注

中国古代经典名著 ● 全本 (下)

# 徐霞客游记

林大《徐霞客游记》是中国古代最  
集三十三家游记见闻所著的一部千  
古奇书。内容涉及地理、风物、水  
气、物产、商业、政治、宗教、  
民俗、科学、艺术、被后世誉为中  
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博物  
学、地理学、文学、历史学、  
丰富的文学经典名著。



中国古代经典名著

徐霞客游记 · 全本 ·

涂弘祖 著 · 唐云 校注

## 目 录

黔游日记一.....	1
黔游日记二.....	33
滇游日记一.....	53
游太华山记.....	56
滇中花木记.....	60
游颜洞记.....	60
随笔两则.....	63
滇游日记二.....	66
滇游日记三.....	91
盘江考.....	127
滇游日记四.....	132
滇游日记五.....	174
滇游日记六.....	202
滇游日记七.....	238
滇游日记八.....	270
滇游日记九.....	312
滇游日记十.....	351
滇游日记十一.....	382
永昌志略.....	408
近腾诸彝说略.....	409
滇游日记十二.....	410

---

滇游日记十三.....	447
鸡山志目.....	457
鸡山志略一.....	458
鸡山志略二.....	461
丽江纪略.....	464
法王缘起.....	464
溯江纪源（一作《江源考》）.....	466

## 黔游日记一

黔：贵州省的简称。因省境东北部在战国、秦代属黔中郡，为贵州设治之始。今贵州大部地区在唐代又属黔中道，自成区域，故名黔。

《黔游日记》共分两篇。

徐霞客入黔，路线大致由南丹开始，南丹——独山——都匀——平越卫（今福泉）——新添卫（今贵定）——龙里卫——贵阳——平坝——安顺——镇宁——永宁——新兴所（今普安），然后西进云南曲靖。

记一记初入黔路线。在南丹与独山之间无甚特奇之处，而独山至都匀，则山显奇峻，水亦多聚而成流。此间对其溪流、泉水所记较多。特别是对大马尾、小马尾二河之记述。在都匀，对《郡志》所记甚不满，特别是对《郡志》所载“都匀八景”进行了批评，认为“八景”之说是“八寸三分帽子”，实际上所记之景并非此地特别突出的景致。到贵阳后，曾游太子桥（今名态慈桥）。当时尚未发现小东河之白龙洞，故而徐霞客未有对白龙洞之记载。该洞自1965年发现后，已辟为白龙洞地下公园。过青崖屯，寻探跪勺泉和龙潭，对龙潭及周围景色描绘细致且颇为赞赏，称其为“万古潜渊，千峰閼壑”。又记白云山胜景，对其山色、山中猿猴成行的奇观以及山中所产蘑菇均有美笔记载。至此，对青崖地区水系、山脉进行全面归纳，较具科学性。其后途中，徐霞客记录了遇奸人欺骗，游资被窃的经历，担夫离去，只好亲自负担而行，况衣食俱无着落，困顿异常。

由平坝至安顺，着重记游双明洞。《嘉庆重修一统志·安顺府山川》载：“双明洞，在镇宁州西五里，又名紫云洞，俗名观音洞。轩敞高朗，东西相通如城阙，中有流水，有桥可渡”。近数十年，在其附近

又发现伙牛洞，洞内有多具野兽遗骸及兽骨化石，改名为犀牛洞，是著名旅游景点。徐霞客记双明洞时，先叙周围山川之景，然后再写东、西二洞具象，对其“双明”之由来亦有解释，并称“一门而透已奇，两门而交映尤异”。

记白水河水况“溪底翻崖喷雪，满溪皆如白鹭群飞”。白水河即今所谓打帮河，徐霞客在此游著名的黄果树瀑布群，心中喜不自胜，其描述十分精彩。

记末为对盘江的初步考察。

记二为西行游记，颇为丰富，从公元 1638 年 4 月起记。

戊寅（公元 1638 年）三月二十七日 自南丹北鄙岵<sup>b</sup>歹村，易骑入重山中，渐履无人之境。五里，逾山界岭。南丹下司界。又北一里，逾石隘，是为艰坪岭。其石极嵯峨，其树极蒙密，其路极崎岖，黔、粤之界，以此而分，南北之水，亦由此而别。然其水亦俱下都泥，则石隘之脊，乃自东而西度，尽于巴鹅之境，而多灵大脊犹在其东也。北下一里，就峡西行，一里，始有田塍，又半里，峡转北，坞始大开。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坞中，曰由彝。此中诸坞，四面皆高，不知水从何出。然由彝村南石壁下，有洞东向，细流自畦中淙淙入，透山西而去，固知大脊犹在东也。至此南丹差骑辞去。由彝人始许夫骑，久乃不至，促久之，止以二夫负担去。余独坐其栏，从午至暮，始得骑。西北二里，至山寨，则寨人已送担亦前去。乃由其东上岭，越脊北下一里，行壑<sup>he</sup>中。又北一里，再越岭脊，下行峡中。壑圆而峡长，南北向皆有脊中亘，无泄水之隙，而北亘之脊，石齿如锯，横锋坚锸，莫可投足。时已昏暮，跃马而下，此骑真堪托死生也。越脊，直

坠峡底，逾所上数倍，姑知前之圆壑长峡，犹在半山也。峡底有流，从南脊下溢，遂滔滔成流。随之西向行，共里许，有村在南山麓，担夫已换去。又骑而西半里，担夫又已去。盖村人恐余止其家，故函换之行，而又无骑换，骑夫不肯前，余强之暗行摸黑走路。西北半里，有溪自东而西，横堰其中，左右渊深，由堰上北度，马蹄得得，险甚。又西转过一村，半里，由村西而北向逾岭，始与双担同行，暗中呼声相属，不辨其为石为影也。共二上二下，遂行田塍间。共五里，过一寨，排门人，居人颇盛。半里，复排一门出，又行田塍中。一里半，叩门入旧司，门以内茅舍俱闭，莫为启。久之，守一启户者，无茅无饭而卧。

上、下二司者，即丰宁司也。濒南界者，分为下司，与南丹接壤。二司皆杨姓兄弟也，而不相睦。今上司为杨柚，强而有制，道路开治，盗贼屏息。下司为杨国贤，地乱不能辖，民皆剽掠，三里之内，靡非贼窟。其东有七榜之地，地宽而渥<sup>wò</sup>优厚，桀黠指世风不太平尤甚，其叔杨云道聚众其中为乱首，人莫敢入。

旧司者，下司昔日司治也，为上司所破，国贤移居寨上。寨在南山麓，与旧司南北相对，中隔一坞，然亦无奇险也。

二十八日 平明起，雨霏霏下。余令随夫以盐易米而炊。余以刺索夫于南寨，国贤避不出，托言与上司不合，不敢发夫。止许护送者两三人送出境。余饭而待之，送者亦不至，乃雇夫分肩行李，从旧司北向逾岭行。共三里余，下至饿鬼桥，有小水自东北注西南，小石梁跨其上，御人者拦路抢劫的人每每横行于此。又北二里，逾岭，已为上司界。下岭二

里，有村在西坞，而路东有枫木树对之。又东北逾岭二里，有村在东坞，其前环山为壑，中洼为田。村倚东峰，有石崖当村后；路循西岭，与村隔垄相向，始敢对之息肩。又西北逾岭二里，转而西向行，于是峡大开，南北相向，南山下村居甚稠，北山则大路倚之。西行五里，路复西北逾岭。盖此地大山在东北，路俱缘其西南上，虽有升降，然俱上多下少，逶迤以升者也。又西北二里，逾岭。路北有峰，回亘层叠，俨若天盘龙髻。崖半有洞，门西向，数十家倚之。路乃北转，又一里，越其西冈北向下。西冈者，大山分支西突为盘髻峰，其下横冈西度者也。西冈之北，山又东西排闼。北望西界山，一圆石高插峰头，矗然倚天之柱，其北石崖回沓，即上司治所托也；东界土山，即路所循而行者。共北五里，路与西界矗柱对。又北二里，忽山雨大至。担夫停担，各牵笠蔽雨，余持伞亦蔽一挑。忽有四人持镖负弩，悬剑囊<sub>g</sub>○箭囊矢，自后奔突而至。两人趋余伞下，一人趋顾仆伞下，一人趋担夫笠下，皆勇壮凶狞，似避雨，又似夹持。余甚恐。问余何往，余对以都匀。问余求烟，余对以不用。久之。雨不止而势少杀，余曰：“可行矣。”其人亦曰：“可去。”余以为将同往而前者，及余行而彼复止。余益知其必非良人，然入其吻而不下咽，其心犹良也。更北半里，转而西又一里余，有营当两界夹中阜上，壁垒新整。由其下又西一里，入上司南门，有土垣环绕，门内即宿铺。江西人。自下司至此，居舍中各半土半栏。时雨过街湿，余乘湿履，遂由街北转而西，有巨塘汇其内，西筑堤为堰，甃<sub>zhòu</sub>井壁为驰道甚整。又北半里，直抵围山堡垒东麓，北向入一门。有石罅一缕在东麓下，当其尽处，凿孔如盂，深尺许，可



贮水一斗。囤上下人俱以盎候而酌之，谓其水甘冽，迥异他水。余酌而尝之，果不虚也。由此循囤麓转入北峡，峡中居人甚多，皆头目之为心膂<sup>1</sup>亲信得力的人寄者；又编竹架囤于峡中，分行贮粟焉。由北陕西向行，已入囤后，有脊自西北连属于囤，乃囤之结蒂处也。脊东峡中，有洞倚囤麓，其门北向，甚隘而深。有二人将上囤，余问：“此洞深否？”云：“其洞不深。上至囤半，有大洞颇深而有水，须以炬入。”由下仰眺，囤上居舍累累，惟司官所居三四层，皆以瓦覆，以垩<sup>2</sup>白色土饰。囤险而居整，反出南丹上也。余乃随其人拾级上囤，其级甚峻，而磬<sup>3</sup>凿开整。竭蹶而上，共半里，折而东，有楼三楹跨路间，乃囤半之隘关也。洞在中楹之后，前为楼所蔽不可见。有男妇各一，炊中楹下。二人指余入，遂登囤去。余索炬于炊者，则楹后即猪栏马栈。践之下洞，洞门北向，洼坠而下，下皆污土，上多滴沥，不堪驻足，乃复出而下。先是令一夫随行，至脊下，不敢登，余乃独上。然囤上之形，可以外瞭而见，惟此洞为楼掩，非身至不知也。仍由旧路里余，返宿舍，则已簿暮矣。炊饭亦熟，遂餐而卧。

上司土官杨柚，由长官而加副总，以水西之役也。其地小而与南丹为仇，互相袭杀，故两土官各退居囤上。南丹州治在囤下而居于上。上司则司治俱在上，而环囤而居者，皆其头目也。南丹第三弟走荔波，为莫伋<sup>4</sup>用着人名所执；第四弟走上司，至今为外难，日惴惴焉。

其囤圆而大，四面绝壁，惟西北有脊通级而上，路必环旋于下峡，故为天险。峡中水西南下，合塘中及外峡南北诸流，俱透西南腋中坠去。

二十九日 由上司出南门，仍渡门东小水，溯之东北行。一里，蹶土山而上。四里，逾土山西度之脊，其西石峰突兀，至此北尽。逾脊西北行一里半，岭头石脊，复夹成隘门，两旁石骨嶙峋指石头杂乱参差。由隘西出，转而东北下，半里，下抵坞中。又北一里，复越土山西下脊，是为上司、独山州界，于是下岭循东山行。又二里，有村在西山坞中，为苴查村。其处东西两界皆土山，中开大坞，有水自北来，界于坞中，绕苴查之东，乃西向破峡去。循东界山溯水北向行，又三里，水分二支来，一自西北，一自东北，如“丫”字会于中支山尽处。西北者较大，路溯东北行，一里半始渡之。于中支山东麓，得坛子窑村，乃土官蒙氏之族也。村北溪中皆碎石，时涸时溢。又东渡之，东北上冈头。共里许，有土环遗址，名曰关上，而无居舍。又东北一里，水尽坞穷，于是蹶岭，其岭甚峻。三里，北逾其脊，隘中底石如铺，两旁有岷<sup>wū</sup>立峰，是名鸡公关。其脉自独山州西北，绕州治东南过此，又东南度六寨之东，而下蛮王峰者也。脊西南水，下苴查而入都泥；脊东北水，由合江州下荔波而入龙江。从脊东北眺，则崇山蜿蜒，列屏于前，与此山遥对成两界，中夹大坞，自西北向东南焉。下山即转北行，一里抵坞，转东，即有小水东南下。又东一里，逾陟冈阜，忽有溪自西北注东南，水于此复出，为龙江上流矣。渡溪东上，于是升陟彼垅，东北行坞中。五里，有数家之村，在东北山下。从其前复转入西峡，北一里，过一脊，始北向下岭。其下甚深，半里抵其麓，始知前所行俱在山上也。又北行坞中一里半，有大溪汪然，自西峡层山是出，东注而去，亦由合江州而下荔波、思

恩者。历石壑而渡其北。又缘西界支陇北行五里，为羊用寨。乃蒙氏之砦也（*zhè*，山成所设防守栅栏），在西山麓。又北三里，有小水自西坡东注，涉之。又北二里，入独山州之南隘门。其州无城，一土知州，一明知州。土官蒙姓，所属皆土人。即苗仲（布依族）。明官多缺，以经历管出纳文书的官署篆某管代理，所属皆客户。余所主者，江西南昌人黄南溪也，其人忠厚长者，家有楼可栖。盖是州虽无城，而夹街楼房连属，俱用瓦盖，无复茅栏牛圈之陋矣。

独山土官昔为蒙诏，四年前观灯，为其子所弑 *shì* 杀君或子女杀死父母。母趋救，亦弑之。乃托言杀一头目，误伤其父，竟无问者。今现为土官，可恨也！

三十日 平明饭，出独山州北隘门，西北向循西界山行。六里，有小水亦自西坡东注，涉之。又北二里，北坞渐穷，山脊自东界西度南转，乃路转东北，涧中小水北流。渡涧，循东界山腋间东北上，又二里，有水溢路旁石穴间，甚冽寒冷。其侧有蒙氏修路碑。从此攀石磴东北上岭，雨大至。一里半，北登岭隘。是岭由东南度西北，乃祖山，从其东北分裂众枝：其直东而去者，为黎平、平崖之脊；东南分枝而下者，为荔波、罗城之派；西北分枝而下者，度此稍北，即西转南走而环于独山之西，度鸡公岭而南，为蛮王、多灵之派。独山州南二十里，有山尖起，立于众山之中，是名独山，州之所以得名也。又东北行山峡间，乃下。共二里，有涧自东谷走深崖中，两崖石壁甚逼，涧嵌其间甚深，架石梁其上，为深河桥。过桥，复跻崖而上。登岭而北，有小水自东北泻石崖而下，涉之，复升岭，共一里，遂由峡中北行。又二里，乃下，东北行壑中。有村在东山下，由其前少转西北，共二里，有溪自东北来，渡

之。溯其西岸，东北逾岭二里，一水自东北来，一水自西北来，东北者较大。于是涉西北水，缘中支山而上，东北三里而登其冈。饭于冈上。乃稍下，又北逾岭而下夹坞中。共三里，又上，有溪自南峡北向下坠深潭，潭小而高，此西北小溪之源也。又北逾岭下一里半，下度深壑中，有涧自西南峡中来，至此东向四转，此东北个溪之源也。涉之，西南登岭。半里而上，循岭半西南行。二里，过兔场，西出嘉坑关。随小水西下，由夹中行五里，两夹山多石崖突兀独立高耸，路侧有泉涌穴出。又西二里，水坠南峡去，路逾北坳上，有寨在东冈之巔。由其西北度脊，南北俱有洼中坠，环塍为田，直抵其底，水皆自底西向透石穴者也。又西逾岭一里，出隘口，其上石骨棱峭，皆作嘘云裂萼<sup>e</sup>即花萼，嘘云裂萼形容石头既高耸又分裂的花萼之势。又西北下峡中，一里，转而西，半里，西出峡，是为独山州与胡家司分界。胡家司即都匀长官司。从姓呼之，以别郡名也。于是山开南北洋，中有大溪自北而南，是为横梁。循溪东转南半里，抵南崖。崖下有卖粉指当地常见的米粉一类食品为饷者，以盐少许易而餐之。随溪南岸西行，道路开整，不复以蜀道为苦。溪北有崇庙在高树间，人家田陇，屡屡从断岸而出。共六里，过坞里村。又西一里，其水南曲，乃西渡之。从溪西岸南行，半里，为邛母村。从村前西转，坞复东西开。而其村重缀冈阜，瓦舍高耸，想亦胡家司之族目也。西二里，其水北曲，复西渡之。又西北一里，其水西曲，又北渡之。从北岸悬崖西行一里半，有水自西来会，乃麦冲河也。即溯河西行二里，入麦冲堡南隘门而宿。是晚雷雨大作，彻夜不止。

四月初一日 平明起，雨渐止。饭间，闻其西有桃源

洞，相去五里，须秉炬深入，中多幡盖纓络布幔与丝带之物。觅主人导之不得，曰：“第往关上，可西往也。”遂北向出隘门，溯溪东岸行。忽石壁涌起岸东，势极危削，溪漱之南，路溯之北，咫尺间，上倚穹崖，下循迅派指激流，神骨俱竦 s ng 恐惧。三里，转入东坞，其北有小峰立路隅，当麦冲河南下之冲，有岩北向，曰观音洞。又北半里，曰麦冲关。问所谓桃源洞者，正在其直西大峰之半，相望不出四里外。关之东有真武阁，南向正与观音洞门对。乃停行李于阁中，觅火炬于僧，将往探之。途遇一老者，曰：“此洞相去不远。但溪水方涨，湍急不可渡，虽有导者不能为力，而况漫试乎？”余乃废然而返，取行李西南越而下，抵河东岸。溯之北，共一里，有溪自西北山腋来，路从东北山腋上，遂与麦冲河别。当坡路潦小水塘迹间，有泉泛泛从下溢起，孔大如指，以指探之，皆沙土随指而溷 hùn 混浊，指去而复溢成孔，乃气机所动，而水随之，非有定穴也。一里，转上后峡，遂向东入。又一里，峡更东去，路复从北峡上。其处石峰嶙峋，度脊甚隘。越隘北下坞中，被垄盈坞，小麦青青荞麦熟，粉花翠浪，从此遂不作粤西荒态。粤西独不艺麦（不种麦）。脊东西乱水交流，犹俱下麦冲者，又东一里，转而北，有坞南北开洋，其底甚平，犁而为田，此处已用牛耕，不若六寨以南之用概橇矣。波耕水耨 nòu，盈盈其间，水皆从崖坡泻下，而不见有浚浚人工挖的田间沟渠之迹。二里，有村颇盛，倚西峰下，曰普林堡。又北一里，逾岭而上石峰，复度峡而下，转而东，平行石岭间。一里东下，盘窝中有小石峰如阜，盘托而出，路从之，经窝东入峡。一里，复北向升岭，一里，遂逾土脊之上。此脊当为老龙之干，西自大、小平伐

来，东过谷蒙、包阳之间，又东过此，东南抵独山州北，又东为黎平、平崖之脊，而东抵兴安，南转分水龙王庙者也。越脊北下，峡壁甚隘。一里，下行峡中，有水透西南峡来入，北随峡去，渡之，傍涧西涯行。有歧路溯水西南峡，则包阳道，通平浪、平洲六洞者也。随水东北行峡中，又三里，转而东，其峡渐开，有村在南山间，曰下石堡。又北二里，过一巨石桥，涧从桥下西北坠深峡中而去；路别之，东北逾岭。升降二重，又二里，越岭下，则东南山坞大开，大溪自西北破峡出，汤汤东去，是曰大马尾河。以暴涨难渡，由溪南循山崖东行，溪流直捣崖足。一里，东抵堡前，观诸渡者，水涌平胸，不胜望洋之恐。坐久之，乃解衣泅水而渡，从北岸东向行。水从东南峡去，别之，乃东北逾岭而下，共三里，东渡小马尾河。复东北升岭，一里半，越岭脊东下。一里半，出山峡，山乃大开，成南北坞，东西两界，列山环之，大河汤汤流其间，自北而南。溯溪西岸，循西界山北行一里，路旁即有水自西峡东向入溪，涉之。又北二里，有石梁跨一西来溪上，度之。从梁端循峡西入，是为胡家司，即都匀长官司也，以名同本郡，故别以姓称。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山崖上，曰黄家司，乃其副也。又北行田塍间五里，度西桥。又北半里，入小西门，是为都匀郡城。宿逆旅，主人家为沈姓，亦江西人。

初二日 晨起，作书投都匀司尊张，勉行，四川人，乃散步东入郡堂，堂乃西向蟒山者。又东上东山麓，谒圣庙。见有读书庑东者，问南皋邹总宪戍成都时遗迹。曰：“有书院在东门内。”问《郡志》。其友归取以示 甚略而不详，即大、小

马尾之水，不书其发源，并不书其所注，其他可知。载都八景，俱八寸三分帽子，非此地确然特出之奇也。此地西门大溪有新架石梁，垒石为九门甚整，横跨洪流，乃不取此，何耶？

都匀郡城东倚东山，西瞰大溪。有高冈自东西盘，而下临溪堑；溪自北来，西转而环其东。城圆亘冈上，南北各一门，西有大小二门，东门偏于山之南。城后环东山之巅，其上有楼，可以舒眺。

郡西对蟒山，为一郡最高之案，郡治、文庙俱向之。其南峰旁耸，有梵宇在其上，须拾级五里而上，以饭后雨作不及登。谓之“蟒”者，以峰头有石脊，蜿蜒如巨蛇。今志改为龙山。

九龙洞，在城东十里。按《一统志》有都匀洞，在都匀长官司东十里，前门北向，后门南向，当即此洞。今志称为仙人洞二，下注云：“一在城东，一在城西。”殊觉愤愤 ku 混乱。

水府庙，在城北梦遇山，大溪南下横其前，一小溪西自蟒山北直东来注。下有白衣阁，倚崖悬危壁上，凭临不测。上有梵音洞，西向为门。洞无他致，止云其中有石佛自土中出者为异耳。

初三日 下午自都匀起身，二十里，文德宿。

初四日 三十里，麻哈州。又十里，干溪宿。

初五日 十里，麻哈大堡。又十里，于坝哨。又十五里，平越卫。

初六日 歇平越。

- 初七日 宿店。  
初八日 雇贵州夫行，至崖头宿。  
初九日 新添饭，至杨宝宿。  
初十日 龙里歇。  
十一日 二十里，至鼓角。三十里，至贵州。  
十二日 止贵州。游古佛洞。  
十三日 止贵州，寓吴慎所家。  
十四日 晨饭于吴，遂出司南门，度西溪桥，西南向

行。五里，有溪自西谷来，东注入南大溪；有石梁跨其上，曰太子桥。此桥谓因建文帝得名，然何以“太子”云也？桥下水涌流两崖石间，冲突甚急，南来大溪所不及也。度桥，溯南来大溪又西南三里，有一山南横，如列屏于前，大溪由其东腋北出，路从其西腋南进。又南行峡间二里，历东山之嘴，曰岵堰塘，其西南有双峰骈起，其东即屏列山之侧也。又三里，过双骈东麓而出其南，渐闻溪声遥沸，东望屏列之山，南进成峡，溪形复自南来捣峡去，即出其东北腋之上流矣；第路循西界山椒山巔，溪沿东界峰麓，溯行而犹未覩面覩音d 覩面也即是见面之意耳。又南二里，始见东溪汪然，有村在东峰之下，曰水边寨。又南三里，曰大水沟，有一二家在路侧，前有树可憩焉。又南渐升土阜，遂东与大溪隔。已从岭上平行，五里，北望双骈，又三分成笔架形矣。南行土山峡中，又一里，出峡。稍折而东，则大溪自西南峡中来，至此东转，抵乐峰下，乃折而北去。有九巩同“拱”巨石梁，南北架溪上，是为华佗佬桥。乃饭于桥南铺肆中。遂南向循东峰之西而行，皆从土坂升陟，路坦而宽。九里，见路出中冈，路东水既东北坠峡下，路西



水复西北注坑去，心异之。稍下冈头，则路东密箐回环，有一家当其中，其门西临大路，有三四人憩石畔，因倚杖同憩，则此冈已为南北分水之脊矣。盖东西两界，俱层峰排闥，而此冈中横其间为过脉，不峻而坦，其南即水南下矣，是云独木岭。或曰头目岭。昔金筑司在西界尖峰下，而此为头目所守处。从岭南下，依东界石山行。五里，复升土岭，渐转东南，岭头有一洼中坠。从其东又南向而上，共二里，乃下。一里，则有溪自西北峡中出，至此东转，石梁跨之，是为青崖桥。水从桥下东抵东界山，乃东南注壑去，经定番州而南下泗城界，入都泥江者也，于是又出岭南矣。度桥而南，半里，入青崖城之北门。其城新建，旧迂而东，今折其东隅而西就尖峰之上，城中颇有瓦楼闾闾，街市焉。是日晴霁竟日，夜月复皎。

青崖屯属贵州前卫，而地则广顺州所辖。北去省五十里，南去定番州三十五里，东北去龙里六十里，西南去广顺州五十里。有溪自西北老龙脊发源，环城北东流南转。是贵省南鄙要害，今添设总兵常驻武官驻扎其内。

十五日 昧爽，出青崖南门，由岐四向入山峡。南遵大路为定番州道。五里，折而南。又西南历坡阜，共五里，有村在路北山下，曰翁楼，大树蒙密，小水南流。从其西入山峡，两山密树深箐，与贵阳四面童山光秃无木的山迥异。自入贵省，山皆童然无木，而贵阳尤甚。西北入峡三里，遂西上陟岭。一里，逾岭西下，半里，有泉出路旁土中，其冷彻骨，南下泻壑去。又西下半里，有涧自北峡来，横木桥于上，其水南流去，路西度之。复北上岭一里，逾脊西，有泉淙踪，随现随伏。西北行两山夹中，夹底平洼，犁而为田，而中不见水。又西北半里，

抵西脊，脊东复有泉淙淙，亦随现随隐。盖此中南北两界俱穹峰，而东西各亘横脊，脊中水皆中坠，不见洼底，故洼底反燥而不滞积水。越西脊而下，西北二里，路北有悬泉一缕，自山脊界石而下；路南忽有泉声淙淙成涧，想透穴而出者。半里，转而西行，又半里，得一村在北山下，曰马铃寨。路由寨前西向行，忽见路南涧已成大溪，随之西半里，又有大溪自西峡来，二溪相遇，遂合而东南注壑去。此水经定番州，与青崖之水合而下都泥者也。于是溯西来大溪之北岸，又西向行二里，为水车坝。坝北有土司卢姓者，倚庐北峰下；坝南有场在阜间，川人结茅场侧，为居停焉。坝乃自然石滩横截，涧水飞突其上，而上流又有巨木桥架溪南北，其溪乃西自广顺来。广顺即金筑安抚司，乃万历二十五年改为州，添设流官。由溪北岸溯流入，为广顺州道，由溪南岸逾岭上，为白云山道；随溪东南下，为定番州道。乃饭于川人旅肆旅店；送火钱，辞不受。遂西南一里，逾岭。又行岭夹中一里半，乃循山南转，半里，又东转入峡。半里，峡穷，乃东南攀隘上，其隘萝木蒙密，石骨逼仄狭窄。半里，逾其上，又东南下，截壑而过。半里，复东南上，其岭峻石密丛更甚焉。半里，又逾岭南下，随坞南行，一里，是为八垒。其中东西皆山，南北成壑，亦有深坎，坠成罨井即枯井，而南北皆高，水不旁泄者也。直抵壑南，则有峰横截壑口，四骈隘如闾yù门檻，东联脊成岭。乃东向陟岭上，一里，逾其脊，是为永丰庄北岭，即白云山西南度脊也。乃南向下山，又成东西坞，有村在南山下，与北岭对，是为永丰庄。从坞中东向北二里，得石磴北崖上，遂北向而登。半里，转而西，半里，又折而北，皆密树深丛，石级迢迤yī曲

折连绵。有巨杉二株，夹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为火伤其顶，乃建文君所手植也。再折而西半里，为白云寺，则建文君所开山也；前后架阁两重。有泉一坎，在后阁前楹下，是为跪勺泉，下北通阁下石窍，个盈不涸，取者必伏而勺，故名曰“跪”，乃神龙所供建文君者，中通龙潭，时有双金鲤出没云。由阁西再北上半里，为流米洞。洞悬山顶危崖间，其门南向，深仅丈余，后有石龕，可傍为棍；其右有小穴，为米所从出，流以供帝者，而今无矣；左有峡高进，而上透明窗，中架横板。犹云建文帝所遗者，皆神其迹者所托也。洞前凭临诸峰，翠浪千层，环拥回伏，远近皆出足下。洞左构阁，祀建文帝遗像，阁名潜龙胜迹。像昔在佛阁，今移置此。乃巡方使巡按御史胡平运所建，前瞰遥山，右翼米洞而不掩洞门，其后即山之绝顶。逾而北，开坪甚敞，皆层篁耸木指竹木厚皆高耸，亏蔽日月，列径分区，结静庐数处，而南京井当其中。石脊平伏岭头，中裂一隙，南北横不及三尺，东西阔约五尺，深尺许，南北通窍不可测；停水其间，清冽异常，而不减不溢；静室僧置瓢勺之。余初至，见有巨鱼，戏水面，见人掉入窍去，波涌纹激，半晌乃定。穴小鱼大，水停峰顶，亦一异边。以其侧有南京僧结庐住静，故以“南京”名；今易老僧，乃北京者，而泉名犹仍其旧也。

是日下午，抵白云庵。主僧自然供餐后，即导余登潜龙阁，憩流米洞；命阁中僧导余北逾脊，观南京井。北京老僧迎客坐。庐前艺地种蔬，有蓬蒿菜，黄花满畦；罌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也。四望乔木环翳，如在深壑，不知为众山之顶。幽旷交擅指相互映衬，各显风致，亦山

中一胜绝处也。对谈久之，薄暮乃返。自然已候于庵西，复具餐啜茗，移坐庵后石壁下。是日自晨至暮，清朗映彻，无片翳之滓意即没有一丝云遮蔽无光；至晚阴云四合，不能于群玉峰头逢瑶池夜月，为之怅然。

十六日 夜闻风雨声，抵晓则夙雨霏霏，余为之迟起。饭后坐小窗待霁，欲往探龙潭，零雨不休，再饭乃行。仍从潜龙阁北逾岭至南京井，从岐东北入深箐中，耸木重崖，上下窈渺，穿罅<sup>e</sup>山崖透碧，非复人世。共五里，则西崖自峰顶下嵌，深坠成峡，中洼停水，渊然深碧，陷石脚而入，不缩不盈，真万古潜渊，千峰闕<sup>b</sup>闭壑也。其峡南北约五丈，东西约丈五，东崖低陷空下者约三丈，西崖耸陷空下者十数丈；水中深不可测，而南透穴弥深，盖穿山透腹，一峰中涵，直西南透为南京井，东南透为跪勺泉者也。崖上乔干密枝，漫空笼翠。又东北攀崖，东南度壑，皆窈渺之极。壑东有遗茅一龕，度木桥而入，为两年前匡庐僧住静处，今茅空人去。将度木披之，而山雨大作；循旧径返，深霭间，落翠纷纷，衣履沾透。再过南京井，入北僧龕。僧钥扉往白云，惟雨中莺粟脉脉对人，空山娇艳，宛然桃花洞口逢也。还逾潜龙阁，自然已来候阁旁。遂下庵，瀹茗炙衣。晚餐后，雨少霁，复令徒导，由庵东登岭角。循之而北，一里，出其东隅，近山皆伏其下，遥山则青崖以来，自龙里南下之支也。稍北，下深木中，度石隙而上，得一静室。其室三楹，东向寥廓高远空旷，室前就石为台，缀以野花，室中编竹撩户，明洁可爱。其处高悬万木之上，下瞰箐篁丛叠，如韭畦沓沓繁多，隔以悬崖，间以坑塹，可望而不可陟。故取道必迂从白云，盖与潜

龙阁后北坪诸静室僧侣的居室取道皆然，更无他登之捷径也。此室旷而不杂，幽而不闕，峻而不逼，呼吸通帝座，寤寐 wù mǎ 清醒与糊涂绝人寰，洵栖真道家修炼之术之胜处也。静主号启本，滇人，与一徒同栖；而北坪则独一老僧也。白云之后，共十静庐，因安氏乱，各出山去，惟此两庐有栖者。十二庐旁，各有坎泉供勺，因知此山之顶，皆中空酝水，停而不流，又一奇也。晚返白云，暮雨复至。自然供茗炉旁，篝灯夜话，半晌乃卧。

十七日 晨起已霁，而寒悄颇甚。先是重夹犹寒，余以为阴风所致，有日当解，至是则日色皎然，而寒气如故，始知此中夏不废炉，良有以耳。

白云山初名螺拥山，以建文君望白云而登，为开山之祖，遂以“白云”名之。《一统志》有螺拥之名，谓山形如螺拥，而不载建文遗迹，时犹讳言之也。土人讹其名为罗勇，今山下有罗勇寨。土人居罗勇，而不知其为螺拥；土人知白云，而不知即螺拥山。僻地无征，沧桑转盼如此！

白云山西为永丰庄北岭，即余来所逾岭也；东则自滇僧静室而下，即东隕颓然，下对青崖，皆为绝壑；前则与南山夹而成坞，即余来北上登级处也；后则从山顶穷极窈渺，北抵龙潭，下为后坞，即余来时所经岭南之八垒者也。此其近址也。其远者：东抵青崖四十五里，西抵广顺三十里，东南由翁贵抵定番州三十里，北抵水车坝十五里。

白云山中有玄色、白色诸猿，每六六成行，轮朝寺下。据僧言如此。余早晚止闻其声。又有菌甚美，大者出龙潭后深箐仆木间，玉质花腴，盘朵径尺，即天花菜也。又有小者名八担柴，土人呼为茅

枣，云南甚多。

自青崖而西，有司如之流，其西又有马铃寨东溪，其西又有水车坝西溪，皆南流合于定番，而皆自石洞涌出。至白云南，又有翁贵锣鼓洞水及撒崖水，皆为白云山腹下流，皆东合于定番州。其南又有水埠龙，在白云南三十里，有仙人洞。其北五里又有金银洞、白牛崖。其上流亦自洞涌出，而南注于都泥江。则此间水无非洞出者矣。

东望山脊蜿蜒，自龙里西南分支南下，回绕如屏，直抵泗城界，此即障都泥而南趋者。其山回环而东，中围丹平、平州诸司，即麦冲、横梁诸水南透六洞而下都泥，以此支环之也。

老龙之脊，自广顺北，东度上寨岭东，过头目岭，又东北过龙里之南，又东过贵定县西南，又东过新添卫之杪木寨，乃东南转，环蟒之南，东过为普林北岭，又东南抵独山州北，乃东趋黎平南境，而东度沙泥北岭，以抵兴安分界。

贵州东三里为油苗关，其水西流；西十里为圣泉北岭，其水东流；北十五里为老鸦关，其水南流为山宅溪；南三十里为华佗佬桥，其水北流。四面之水，南最大，而西次之，北穿城中又次之，东为最微；俱合于城南薛家洞，东经襄阳桥，东北抵望风台，从其东又稍北，入老黄山东峡，乃东捣重峡而去；当与水桥诸水，同下乌江者也。

十八日 辞自然师下山。一里半，抵山麓。西一里半，有数家在南麓，为永丰庄，皆白云寺中佃户也。由其前西向尖峰峡中去，是为广顺州道；由其前西去南转，是为定番州道；由其前北向逾岭，是为土地关道。先是自然为余策所从，

曰：“由广顺、安顺西出普定，其道近，而两顺之间，广顺知州柏兆福，欲归临清。安顺土知州，近为总府禁狱中。苗蛮伏莽可虑。不若西北由东基出平坝抵普安，多行四十里，而地僻苗驯，可免意外。”余思由两顺亦须三日行，走平坝路迂而行多，亦三日可达普安，遂不西行而北逾岭，其岭即白云山之西垂也。共一里，越其北，有坞东北向；东南界即白云后龙潭之后，西北界即南岭所环，转北而东，属于龙潭东峰之下者；其中平均一壑，南北长二里，水亦中洼下坠，两旁多犁为田，是名八垒。北竟坞中，乃北逾石岭。共半里下，北度独木桥，有坞自东北向西南，是为干沟，横渡之。北上半里，是为土地关。下关半里，凿石坎停细流一盂，曰“一碗水”，行者以口就而啜之。又西向一里半，出峡；由其北循山东北转，为水车坝道。

由其西截坞直行，一里半，有村在北山下，是为谷精。从村西转，又截坞而下，一里，转入山峡，有溪自西南而北，即从北峡转而东去，是水车坝之上流也；其流自广顺州东北老龙南谷来者。渡之，又西越山坡，旋下，溯西来小流入；其流东注南来大溪，即同之直向东去。路溯溪南，山峡逼仄，时攀石上下，二里余，乃西渡此水。从其北西向又半里，其北削崖高穹，有洞上缀，其门南向，遂从其下西逾坳。坳间石骨棱厉。逼属南山，回视前溪在其下，不知从何而出，当亦透穴之流也。先是自然谓余，此间如马铃薯诸水，多从山穴出，即水车坝水亦流自穴中者，不知即指此水，抑谓南来大溪也。逾坳西稍下，约一里，有路交为“十”字：其南北皆从山岭上下，有石蹬逶迤悠长而曲折，乃广顺达贵省道也；其东

西即逾坳而西下峡中者。从峡西下半里，又闻水声潺潺，有水深自坑底东注坳下，信乎即坳东透穴之水矣。溯之，山坞复开，有村在西山下，是为东基下寨。从其前转而东北，则下寨山之北突也。循之一里，又西北转，则西界山纯削为石，而东界则土脊迤迤yI曲折连绵。又北二里，有村当北冈之上，是为东基上寨。寨中悬小支尽处，皆瓦房鳞次，非他苗寨所及。由寨西北向半里，有泉飞流注腋间，中寨东而出，寨当其中。小支左右，皆崇冈峻峡。寨后复环一坞，良畴层倚焉，皆此泉之所润，而透于东坳之下者也。蜿蜒上跻者一里，从岭上复北逾顶者半里，下至坞中。望北峰夹立甚高，其下有坞自西北来者，即上寨后注腋之水，从水车坝而南去者也；其下有坞向东北坠音，即坞中东分之水，从华佗佬桥而北出者也。其坞甚平，中犁为田。从田媵北上，又东北升岭，半里，逾峰头而饭。于是北望遥山，开伏数里外，石峰屏列，俱不能与此山并峻矣。

北下甚坦，半里，路分两歧：一从东北行者，从黄泥堡、天生桥而达省；一从西北行者，为野鸭塘出平坝道。遂从西北下山，一里，抵山下。沿坡陀西行，渐有小水，俱从东北去。二里，复溯水入峡，一里，复陟岭而上，又二里，遂西过野鸭塘。有堡数十家在南山下，其前有塘潴水，直逼北山，然东西皆高，不知从何而泄。即所谓野鸭塘是也。绕堡前西南行半里，望西北山崖间有洞高穹，其前陇复有洞伏于下，乃呼担夫少停行李路隅，余独从西岭横陟之。半里，遂陟下洞之上。陇不甚高，然四面皆悬削不可下。复稍西，下山麓东向行，遂得下洞。洞门南向，门中稍洼；其左透崖东出，另



辟一门，门东北向，其后旋壑下陷，四面宽圆，虽洼而不暗。既上，遂透东门而出。稍下，从峡中四陟上洞。洞门东向，前有垒石为垣，后亦中洼而下，然不甚深，其上悬崖虽高，中扃之玲珑，乳柱之夭矫，反不若下洞也。

既出，复从峡中下，转前陇之嘴而西，又经下洞前，则前麓皆水草沮洳<sup>jū rú</sup>低湿之地，东与野（鸭）塘相连，而此即其上流也。忽闻水声潺潺，自下洞前石根透出，历沮洳之坞，而东瀦于野（鸭）塘者也。又从西岭下半里，仍抵路隅，呼担与顾奴，遂西缘山坳行。西望三峰攒列，外又有峰绕之，心以为异。又西四里，有寨在南山下，又绕其前，循之左转。西南半里，又逾一坳，于是西行峡中。其峡南北两界，排闥冲开门户而前。北即所望三峰攒列者，但在其内，下望反不可见；南则有崖高削，上有一石倒垂，石色独白，而状如羊，是为羊吊崖。逾坳至此，又一里矣。其北崖中断，忽露顶上之峰。盘穹矗竖意即回环高峻又挺拔陡峭，是为唐帽山；盖即前望三峰，至是又转形变象耳。按志，唐帽在省城南八十里，天生桥在金筑司北三十里。今天生桥在唐帽东北三十里，是天生桥去省反近，而唐帽反远，不知当时何以分界也？自然言建文君先驻唐帽，后驻白云；志言其处可以避兵，亦幽閤之区矣。

又西一里余，有峡南向下，是为猪槽堡。路直西逾小脊而下，三里，则坞开南北，路交“十”字于中，乃横截之，渡一小水。半里，有堡在西山上，曰柳家堡。又北半里，又有堡在北陇上。于是循其右，复西上岭。一里，将及岭坳，有泉淙淙自土穴出，其色乳白，浑而不清。逾岭下，共二里，复

坞开南北，仍横截之。有涧在坞中，其水甚小，滞而不流，似亦北去者。又西一里，复上岭。其岭南北石峰骈夹，中通一坳，甚逼。一里，越坳而西，见西壑中堰水满坡，始以为东出，而实不流之波也。循之又西一里，则大坞扩然西去，陂堰横障而北。又北循之，有村在北山之嘴，曰狗场堡，乃汤吏部之佃苗也。村西平畴一坞，为膏腴之壤。欲投之宿，村人弗纳，曰：“西去二里有村，亦汤氏佃丁，其中可宿。”乃复西循平畴北陇行。一里余，有石峰界平坞中，削骨擎空，亦独秀之峭而险者。透北峡而西，又半里，复得一村，入叩之，其人闭户遁去。又西得一堡，强入其中，茅茨茅草盖的屋陋甚，而卧处与猪畜同秽。盖此地皆苗熟者，虽为佃丁，而习甚鄙，令人反忆土蛮竹栏为上乘耳。

十九日 味爽，促苗起作饭。忽担人亦呼之，余心以为异，谓从来懒不肯起，今何以人呼亦呼也？盖此人名王贵，为靖州太阳坪人。先自三里抵蓝涧，彼同数人自后尾至，告曰：“余侪我辈欲往庆远，苦此路不通，迂路又太远，闻参府以兵送行，故特来附带。”余纳而怜之，途中即以供应共给之。及抵庆远，彼已去。及游南山，复遇之，遂日日来候余，愿随往滇中。余思自庆抵南丹，有夫可送，至贵州界，恐无负担，欲纳其一人。因与之约曰：“余此地尚无所用汝，然既随余，亦每日予工价一分。若遇负担处，每日与工价三分半。”彼欲以二人从。后闻其侪在南山洞中，以絮塞牧牛童子口，余心疑之。而王贵来言，诱童子非伊，乃同行者，彼已另居于庆。已请独从。后至麻哈，遂渐傲慢，以凳伤予足。及抵贵州，见余欲另觅夫，复作悔过状，甚堪怜，余复用之。至是早起，复

不见，观余所藏路费，亦竟窃之去矣。自余行蛮洞中，以数金藏盐筒中，不意日久为彼所窥，乃不失于蛮烟蝮毒蝮音 hu 原意为毒蛇。此处引申指此地人心之歹毒之区，而失之就坦遵途之日，徒有怅怅而已。

既明，担夫窃资已去，无可奈何。求苗子送出平坝，不及三十里，索价甚贵，已而竟遁 dùn 逃去不肯出，盖苗习素不送客。予求之他苗，其人曰：“彼好意宿汝，奈何以担累之？须自负去。二三里抵九家堡，即有送者。”遍求之，其语皆然。余无可奈何，饭而束担，与顾仆共抬而前行。由狗场西苗堡截坞堰南过，一里，逾岭西下，又过一苗堡，益转而南，又逾一岭。半里，乃由岭头从歧路北向入坞，路小山寂。一里，乃西向下。半里，有溪汪然自南而北，始为脊北第一流，乃北合洛阳桥下水，东经威清而下乌江者。溪上旧有石桥，已圯；其东半涉水而渡；其西半是为九家堡，乃苗之熟者也。至是已近午矣，始雇得一夫，担而行。复西北上陇，六里，有村在西山下，曰二家堡。从其东盘山嘴而北，北界山远辟旷然，直东遥见高峰在四十里外者，即志所云马鞍山，威清之山也。路复循南山之北，西向入峡。二里出峡，有村在南山下，曰江清。其处山坞大开，平畴中拓，东有石峰离立，即与南山夹而为所从之峡者出。

由村东北向抵二石峰下。其峰兀突，南面削崖回裂而无深洞；西面有洞在峰半，其门西向。亟令苗子停担峰下。余先探其南面，无岩可入，惟西南峰下细流汨汨，向麓下窍中出，遂从其上跻入洞，洞顶甚平，间有乳柱下垂，若帷带飘摇。其内分为三层。外层即洞门之前，旷若堂皇，中有圆石，

如堆旋而成者。四五丈之内，即陷空而下。其下亦平整圆拓，深约丈五，而大倍之。从其上下瞰，亦颇光明，盖洞门之光，既从上倒下，而其底北裂成隙，亦透明于外，似可挨入而未及也。是为下层。下层之东，其上复深入成洞，与外层对，第为下陷所隔，不能竟达。由外层南壁攀崖而上，东透入腋，列柱如门，颇觉幽暗，而玲珑嵌空，诡态百出。披窍北下，遂达中层，则外层之光，仍中射而入。其内千柱缤纷，万窍灵幻，左入甚深，而窈窕莫穷，前临下层，如在楼阁，亦贵竹中所仅见者。方攀陟不能去，而苗夫在下呼促不已，乃出洞而下。从洞前北行，升陟滕陇二里，有大溪自西而东，溯之西行。有桥十余巩横跨其上，是为洛阳桥，乃新构而成者。桥下流甚大，自安顺州北流至此，曲而东注威清，又北合陆广，志所谓的澄河是矣。

度桥北，又溯流而西，抵水之北来东折处，遂从岐北向溯小溪行。始由溪东，已涉堰由溪西，已复西北逾冈，五里，抵铜鼓山。其处山坞南辟，北界石峰耸立，皆有洞，或高或下，随峰而出。西界则遥山自北而南，蜿蜒如屏，连裂三洞，其门皆东向，而南偏者最高敞。其前有数十家当其下，即铜鼓寨也，是洞名铜鼓洞。按志，铜鼓山在威清西四十五里，以方隅道里计之，似即此山；然其地去平坝仅五里，不平坝而威清，何也？其洞高悬峻裂，内入不甚深，而前多突耸之石，环牖即窗户分门，反觉窈窕。其右重壁之上，圆穴一规，北向高穹。攀崖登之，其中上盘空顶，下坠深阱，土人架木铺竹为垫，俨然层阁。顶东另透明窗，阱内复有穴自下层出入，土人置扉穴前，晚则驱牛马数十头藏其中。正岩之后，有裂窍

西南人，滴沥垂其内不绝，渐转渐隘而暗，似向无入者，乃出。时有一老者，侯余洞前。余欲并探北偏中洞，老者曰：“北洞浅，不足观。有南洞在高崖上，且大路所由，可一登之。”乃循洞麓西转，不数十步，则峰南果有洞出崖端，其门南向，其下依崖而居者，犹环之为庐。乃从庐后跻级上。洞门悬嵌弥高，前垒石为垣，若难堞形，内深五丈余，而无悬突之石，扩然高朗。其后洼陷而下者一二丈，然俱面阳而燥，土人置廩米仓盈其间，其左腋裂窍北下，渐下渐狭而卑越下越窄越低，土人曰与东洞通，想即垂沥不绝处也，亦以黑暗不暇入。时顾仆与苗子担前行已久，余恐其不之待，遂下山。循麓西上，半里，逾坳，则顾仆与苗夫犹待于此。其坳当西界蜿蜒屏列之中，脊不甚高，而石骨棱棱，两旁骈峙甚逼。过隘，西下坞中洼，其西复有坳环属，盖南北夹起危峰，而东西又两脊如属垣。洼中有小水，牧者浸牛满其中。度洼半里，又逾脊西下约一里，有岐直下西坞者，通平坝南上之道；循岭北越岭角者，为往平坝道。乃西北上岭者一里，逾岭角而北。又北下者一里，又逾岭西北一里，与大道值相逢。循大道稍北，遂西度田塍，共半里，逾小桥，入平坝东门。半里，转而南，乃停担肆中。是晚觅得安庄夫，市小鲫佐酒。时方过午，坐肆楼作记。

平坝在东西两山夹间，而城倚西山麓。城不甚雄峻，而中街市人颇集，鱼肉不乏。出西门数里有圣泉，亦时涸时溢，以迂道不及往。

二十日 早餐，随担夫出平坝南门，循西山麓南行。二里，有石坊当道，其南丛山横列，小溪向东峡去，路转西峡

入。三里，又随峡南转。又二里，上石子岭，逾岭为石子哨。又七里，过水桥屯。又五里，为中火铺。又二里，西上坳，从坳夹行一里，为杨家关。又西三里，为王家堡，乃南转四里，为石佛洞。洞门西向，不深，有九石佛，甚古。其处西抵大茅河为安酋界，约五十里。又南五里，平坞间水分南北流，是为老龙过脊。又南五里，为头铺。又南二里，西入山坳。逾之，出其西，又南行三里，过一堡，又二里上陇，入普定北门。一岐自东北来者，广顺道；一岐自西北来者，大茅河诸关隘道。普定城垣峻整，街衢宏阔；南半里，有桥；又南半里，有层楼跨街，市集甚盛。

二十一日 出南门，西南行十五里，为杨家桥，有堡为杨桥堡。又南十里，为中火铺。又南一里，抵龙潭山下，转入西峡。西八里，有哨。转南七里，为龙井铺。又南七里，过哑泉，大路从东南下山，绕山南入安庄东门；小路越岭西而南下，度小桥，抵安庄西门。安庄后倚北峰，前瞰南陇，而无南北门，惟东西两门出入。西门外多客肆，余乃入憩焉。遂入西门，遇伍、徐二卫舍，为言：“此间为安邦彦所荼毒荼音tú荼毒即毒害、残害，残害独惨，人人恨不洗洗劫、讨伐其穴。然以天兵临之，荡平甚易，而部院朱独主抚，以致天讨不行，而叛逆不戢j收敛。今正月终，犹以众窥三汉河，以有备而退。”三汉河者，去安庄西五十里，一水西北自乌撒，一水西南自老山中，合并东北行，故曰“三汉”；东经大□、陆广、乌江，与安限为天堑者、惟此；今设总兵官驻其地。时朱总督已毙，輿用车载尸还越，而按君冯士晋，为四川人，余离贵省日，亦亲临陆广，巡历三汉，将由安庄抵安南。伍君曰：“按君此行，

亦将巡察要害，分布士卒，为剿除之计，非与朱为比者。”不识然否？

普定卫城内，即安顺府所驻。余先闻安顺止土知州，而宦籍有知府节推，至是始知所驻在普定也。

安庄卫城内，即镇宁州所驻。其分署在南城内段公祠之东，段公名时盛，天启四年任镇宁道。云南普名胜叛，踞阿迷州，段统兵征之，死于难，故州人立祠祀之，而招魂葬于望水亭之西。今普名胜之子，犹据阿迷州。湫敞殊甚十分低矮破烂。庭有古衫四株，大合两人抱，岂亦国初之遗耶？

安商卫城内，即永宁州所驻。考《一统志》，三卫三州，旧各有分地，卫俱在北，州俱在南。今州卫同城，欲以文辖武，实借武卫文也。但各州之地，俱半错卫屯，半沦苗孽，似非当时金瓯无缺金瓯即金杯，金瓯无缺指保持某种好东西的完美矣。

三卫之西，为水西所苦，其东又诸苗杂据，惟中一道通行耳。

二十二日 五鼓，大雨达旦，余少憩逆旅。下午霁，独南遵大路，一里逾岭，由岐东下半里，入双明洞。此处山皆回环成洼，水皆下透穴地。将抵洞，忽坞中下裂成坑，阔三尺，长三丈，深丈余，水从其东底溢出，即从其下北去。溢穴之处，其上皆环塍为田，水盈而不渗，亦一奇也。从此西转，则北山遂南削为崖，西山亦削崖北属之，崖环西北二面，如城半规。先抵北崖下，崖根忽下嵌成洞，其中贮水一塘，渊碧深泓，即外自裂坑中潜透而汇之者。从崖外稍西，即有一石自崖顶南跨而下，其顶与崖并起，而下辟为门，高阔约俱丈五，是为东门。透门而西，其内北崖愈穹，西崖之环驾而

属者，亦愈合。西山之南，复分土山一支，掉臂而前，与东门外崖夹坑而峙。昔有结高垣，垒石址，架阁于上，北与东门崖对，以补东向之隙，而今废矣。由东门又数十步，低西崖下。其崖自南山北属于北崖，上皆削壁危合，下则中辟而西通，高阔俱三倍于东门，是为西门。此洞外之“双明”也。一门而中透已奇，两门而交映尤异。其西门之外山，复四环成洼，高若列城。水自东门外崖北渊泓间，又透石根溢出西门之东，其声淙淙，从西门北崖，又透穴西出。门之东西，皆有小石梁跨之，以入北洞。水由桥下西行环洼中，又透西山之下而去。西门之下，东映重门，北环坠壑，南倚南山，石壁氤氲，结为龛牖，置观音大士像焉。由其后透穴南入，石窍玲珑，小而不扩，深可十余丈而止。此门下南壁之奇也。北接北崖，石屏中峙，与南壁夹而为门。屏后则北山中空盘壑，极其宏峻，屏之左右，皆有小石梁以分达之。屏下水环石壑，盘旋如带。此门下北壁之奇也。北壁一屏，南界为门，北界为洞，洞门南临。此屏中若树塞，遂东西亦分两门，南向。水自东门下溢穴而出，漱屏根而入，则循屏东而架为东桥，而东门临之；又溢穴出西门下，循屏西而架为西桥，而西门临之。此又洞内之“双明”也。先从西门度桥入，洞顶高十余丈，四旁平覆如幄；而当门独旋顶一规，圆盘而起，俨若宝盖中穹；其下有石台，中高而承之；上有两圆洼，大如铜鼓，以石击之，分清浊声，土人诧为一钟一鼓云。洞西北盘亘，亦多垂柱裂隙，俱回环不深。东南裂隙下，高迥高远亦如西门，而掩映弥深，水流其前，滌洄回环缠绕作态，崆峒这里泛指山清冷，各极其趣。遂逾东桥，仍出西门下，由其前南向而上，直



跻崖根，复有洞东向，高阔俱三丈，而深十丈。洞后北转，遂上穹而黑，然不甚深矣。洞中干朗，有僧栖之，而中置金仙像。乃叩僧索笔携炬，同下穷西门大土后小穴，并录壁间诗。返寓已暮。

二十三日 雇短夫遵大道南行。二里，从陇头东望双明西岩，其下犹透明而东也。洞中水西出流壑中，从大道下复入山麓，再透再入，凡三穿岩腹，而后注于大溪。盖是中洼壑，皆四面山环，水必透穴也。又南逾阜，四升降，共四里，有堡在南山岭头。路从北岭转而西下，又二里，有草坊当路，路左有茅铺一家。又西下，升陟陇壑，共七里，得聚落定居一年以上的村落一坞，曰白水铺，已为中火铺矣。又西二里，遥闻水声轰轰，从陇隙北望，忽有水自东北山腋泻崖而下，捣入重渊，但见其上横白阔数丈，翻空涌雪，而不见其下截，盖为对崖所隔也。复逾阜下半里，遂临其下流，随之汤汤西去，还望东北悬流，恨不能一抵其下。担夫曰：“是为白水河。前有悬坠处，比此更深。”余恨不一当其境，心犹慊慊遗憾。随流半里，有巨石桥架水上，是为白虹桥。其桥南北横跨，下辟三门，而水流甚阔，每数丈，辄从溪底翻崖喷雪，满溪皆如白鹭群飞，“白水”之名不诬矣。度桥北，又随溪西行半里，忽陇箐亏蔽，复闻声如雷，余意又奇景至矣。透陇隙南顾，则路左一溪悬捣，万练飞空，溪上石如莲叶下覆，中劔三门，水由叶上漫顶而下，如鲛绡 ji oxi o 名贵凉爽的薄纱 万幅，横罩门外，直下者不可以丈数计，捣珠崩玉，飞沫反涌，如烟雾腾空，势甚雄厉，所谓“珠帘钩不卷，匹练挂遥峰”，俱不足以拟其壮也。盖余所见瀑布，高峻数倍者有之，而从无此阔而大者，但

从其上侧身下瞰，不免神悚。而担夫曰：“前有望水亭，可憩也。”瞻其亭，犹在对崖之上，遂从其侧西南下，复度峡南上，共一里余，跻西崖之巅。其亭乃覆茅所为，盖昔望水亭旧址，今以按君道经，恐其停眺，故编茅为之耳。其处正面揖拱手致礼书飞流，奔腾喷薄之状，令人可望而不可即也。停憩久之，从亭南西转，涧乃环山转峡东南去，路乃循崖石级西南下。

又升陟陇壑四里，西上入坞，有聚落一区在东山脚下，曰鸡公背。土人指其东南峰上，有洞西北向，外门如竖而内可容众，有“鸡公”焉，以形似名也。其洞东透前山，而此坞在其后，故曰“背”。余闻之，乃贾勇先登，冀一入其内。比登，只有一道西南上，随之迤迳攀跻，竟无旁岐。已一里，登岭头矣，是为鸡公岭。坳中有佛宇。问洞何在？僧指在山下村南，已越之而上矣。担夫亦至，遂逾岭西向下，半里，抵壑中。又半里，有堡在南陇，曰太华哨。又四上岭，逾而西，又一里，乃迤迳西南下，甚深。始望见西界遥峰，自北而南，屏立如障，与此东界为夹，互相颉颃 xié ng 不相上下，彼此抗衡；中有溪流，亦自北而南，下嵌壑底。望之而下，一下三里，从桥西度，是为关岭桥。越桥，即西向拾级上，其上甚峻。二里，有观音阁当道左，阁下甃石池一方，泉自其西透穴而出，平流池中，溢而东下，是为马跑泉，乃关索之遗迹也。阁南道右，亦有泉出穴中，是为哑泉，人不得而尝焉。余勺马跑，甘冽次于惠，而高山得此，故自奇也，但与哑泉相去不数步，何良 k 恶劣之异如此！由阁南越一亭，又西上者二里，遂耻岭脊，是为关索岭。索为关公子，随蜀丞相诸葛南征，开辟蛮道至此。有庙，肇自国初，而大于王靖远，至

今祀典不废。越岭西下一里，有大堡在平坞中，曰关岭铺，乃关岭守御所所在也。计其地犹在山顶，虽下，未及三之一也。至才过午，夫辞去，余憩肆中。

二十四日 晨起，以乏夫为虑。忽有陀骑马帮至，尚余其一，遂倩之，议至交水。以筐囊装马上，令之先行，余饭而后往。西南七里，上北斗岭。一里，西逾其脊，有亭跨其上。西望崇山列翠，又自北屏列而南，与东界复颉颃成夹，夹中亦有小水南去。从岭西下二里，低夹坞中，有聚落倚其麓，是为北斗铺。关岭为中界高山，而北斗乃其西陲。鸡公岭为东界高山，而太华乃其西陲。二界高岭，愈西愈高。由铺西截坞横度二里，乃西向拾级上。迤迳峰头，五里，逾一坳，东眺关岭，已在足底。有坊跨道，曰“安普封疆”，是为安庄哨。自关岭为镇中、永宁分界，而安庄卫之屯，直抵盘江，皆犬牙相错，非截然各判者。又西上峰峡中三里，崖木渐合，曰安笼铺，又永宁属。按志有安笼箐山、安笼箐关，想即此。问所谓安笼守御所，土人云：“在安南东南三日程。”此属普州，又非此矣。按此地往昔为安氏西南尽境，故今犹有安庄、安笼、安顺、安南诸名。盖安氏之地，昔以盘江为西堑，而今以三汉为界，三汉以南，盘江以东，为中国旧卫者仅此耳。

由铺西更南上一里，逾岭稍下，有坞中洼。又西半里，则重峰夹坑，下坠北去。盘岭侧，西度坑坳半里，复拾级上二里，有庵跨道，是为象鼻岭。由其西度脊，甚狭，南北俱削壁，下而成坑，其上仅阔五六尺，如度堵墙壁。又宛转北跻，再过一脊，共二里，陟岭头，则此界最高处也。东瞰关岭，西俯盘江以西，两界山俱屏列于下，如“川”字分行而拥之者，

岭西又盘坞为坪，结城其间，是为查城，即所谓鼎站也。有查城驿，属安南。鼎站为西界高山，而白云寺乃其西陲，亦愈西愈高。乃望之西北下，共二里半，而税驾逆旅赵店。江西人。时驼骑犹放牧中途，余小酌肆中，入观于城，而返憩肆间。

其地为盘江以东老龙第一枝南分之脊，第二枝为关岭，第三枝为鸡公背。三枝南下，形如“川”字，而西枝最高，然其去俱不甚长，不过各尽于都泥江以北。其界都泥江北而走多灵者，又从新添东南，分支下都匀南，环独山州北而西，又东南度鸡公关而下者也。

其地东南为慕役长官司，李姓。东北为顶营长官司，罗姓。西北为沙营长官司。沙姓。时沙土官初故，其妻即郎岱土酋之妹，郎岱率众攻之，人民俱奔走于鼎站。沙营东北为狼代土酋，东北与水西交界，与安孛表里为乱，攻掠邻境；上官惟加衔饵，不敢一问也。

按是岭最高，西为查城，东为安笼箐，皆绝顶回环而成坞者，在众山之上也。《一统志》永宁之安笼箐关，正指此。普安之安笼千户所，在安南东南三日程者，即与广西之安隆长官司接界，乃田州白隘所由之道。在普安安笼千户所，当作安隆，与广西同称，不当作安笼，与永宁相溷 hùn 混乱也。

鼎站之峡，从东北向西南，其东南即大山之脊，而查城倚其西北，亦开一峡而去，乃沙营土司道也。其泉源亦自东北脊下，穿站街而西，南坠峡底，西南峡脊亦环接无隙，遂从其底穿山腹西去，当西注盘江者矣。

## 黔游日记二

戊寅（公元 1638 年）四月二十五日 晨起，自鼎站西南行。一里余，有崖在路右，上下各有洞，洞门俱东南向，而上洞尤空阔，以高不及登。路左壑已成涧，随之南半里，山回壑尽，脊当其前，路乃上跻，水则自其下入穴。盘折二里，逾坳脊，是为梅子关。越关而西，路左有峡，复坠坑而下，东西径一里，而西复回环连脊。路循其上平行而西，复逾脊，始下陟。二里，又盘坞中山西南转，二里，复西北上，一里，是为黄土坝。盖鼎站之岭，至此中降，又与西岭对峙成峡，有土山中突而连属之，其南北皆坠峡下，中踞若坝然，其云黄土坝者以此。有数家倚西山而当其坳，设巡司以稽察焉。又上逾岭脊，共五里为白云寺。于是遂西南下，迤迳四里，途中扛担络绎，车骑相望，则临安道毋忠，以钦取皇帝取用入京也。司道无钦取之例，其牌如此，当必有说。按毋，川人，本乡荐乡试中举人，岂果有卓异特达圣聪超乎寻常，独特高妙像圣人一样的聪敏耶？然闻阿迷之僭据僭越名位，分裂割据未复，而舆扛之纷纭实繁，其才与操，似俱可议也。又至坞底，西北上一里，为新铺。由铺西稍逾岭头，遂直垂垂下。

五里，过白基观。观前奉真武，后奉西方圣人，中颇整洁。时尚未午，驼骑方放牧在后，余乃入后殿，就净几，以所携纸墨，记连日所游；盖以店肆杂沓，不若此之净而幽也。僧檀波，甚解人意，时时以茶蔬米粥供。下午，有象过，二

大二小，停寺前久之。象奴下饮，濒去，象辄跪后二足，又跪前二足，伏而候升。既而驼骑亦过，余方草记甚酣，不暇同往。又久之，雷声殷殷震动声，天色以云幕而暗，辞檀波，以少礼酬之，固辞不受。

初，余以为去盘江止五里耳，至是而知驼骑所期旧城，尚在盘江上五里，亟为前趋。乃西向直下三里，有枯涧自东而西，新构小石梁跨之，曰利济桥。越桥，度涧南，又西下半里，则盘江沸然，自北南注。其峡不阔而甚深，其流浑浊如黄河而甚急。万山之中，众流皆清，而此独浊，不知何故？天色以云幕而余三见此流：一在武宣入柳江，亦甚浊；一在三镇北罗木渡，则清；一在此，复浊。想清乃涸时也。

循江东岸南行，半里，抵盘江桥。桥以铁索，东西属两崖上为经，以木板横铺之为纬。东西两崖，相距不十五丈，而高且三十丈，水奔腾于下，其深又不可测。初以舟渡，多漂溺之患；垒石为桥，亦多不能成。崇祯四年，今布政省最高行政长官朱名家民，云南人。时为廉宪按察使，命安普游击李芳先四川人。以大铁链维两崖，链数十条，铺板两重，其厚仅八寸，阔八尺余，望之飘渺，然践之则屹然不动，日过牛马千百群，皆负重而趋者。桥两旁，又高维铁链为栏，复以细链经纬为纹。两崖之端，各有石狮二座，高三、四尺，栏链俱自狮口出。东西又各跨巨坊。其东者题曰“天堑云航”，督部朱公所标也；其西者题曰“□□□□”，傅宗龙时为监军御史所标也。傅又竖穹碑，题曰“小葛桥”，谓诸葛武侯以铁为澜沧桥，数千百载，乃复有此，故云。余按，渡澜沧为他人，乃汉武故事，而澜沧亦无铁桥；铁桥故址在丽江，亦非诸葛所成者。桥两端

碑刻祠字甚盛，时暮雨大至，不及细观。度桥西。已入新城门内矣。左转瞰桥为大愿寺。西北循崖上，则新城所环也。自建桥后，增城置所，为锁钥之要云。闻旧城尚在岭头五里，急冒雨竭蹶跻级艰难地登台阶而登。一里半，出北门。又北行半里，转而西，逶迤而上者二里，雨乃渐霁。新城内所上者峻，城外所上者坦。西逾坳，循右峰北转，又半里，则旧城悬岭后冈头矣。入东门，内有总府镇焉。其署与店舍无异。早晚发号用喇叭，声亦不扬，金鼓之声无有也。青崖总兵姓班，三汉总兵姓商，此间总兵姓胡。添设虽多，而势不尊矣。是夜，宿张斋公家；军人也。

二十六日 驼马前发，余饭而出旧城西门。始俱西南行，从岭坞升降。五里，有一、二家在南陇下，为保定铺。从其侧西上岭，渐陟隆崇。三里，忽有水自岭峡下。循峡而上，峡中始多田塍，盖就水而成者。时已插蒔 shì (移栽) 矣。又上二里，是为凉水营。由营西复从山坞逶迤而上，渐上渐峻。又五里，遇驼马方牧，余先发。将逾坳，坐坳下石间少憩，望所谓海马嶂者，欲以形似求之。忽有人自坳出，负罍小口大腹的瓦容器汲水，由余前走南岐去。余先是望南崖回削有异，而未见其岐，至是亟随之。抵崖下，则穹然巨洞，其门北向，其内陷空而下，甚宏。其人入汲于石隙间，随处而是，皆自洞顶淙淙散空下坠，土人少凿坯承之。水从洞左悬顶下者最盛，下有石台承之；台之侧，凿以贮汲者。洞从右下者最深，内可容数百人，而光明不闕，然俱无旁隙别窍，若堵墙而成者也。出洞，仍由旧路出大道。登坳即海马嶂，有真武阁跨坳间。余入憩阁间，取笔楮 chǐ 纸记游，而驼马已前去。久之乃行。其内即为海马铺，去城十里矣。其处北两日半程为小米马场，有

堡城下临盘江，隔江即水西地；南两日程为乖场河，水涨难渡，即出铅之所也。又西循南岭而行，见其坞皆北向坠，然多中洼而外横亘者。连西又稍上二平脊，共三里，则北度而矗者，其峰甚高，是为广山。其上李芳先新结浮屠，为文曲星，盖安南城东最高之巔也。又西二里为茶庵卖茶的小屋，其北有山，欹突可畏，作负嵎之势者，旧名歪山，今改名威山。余望之有异，而亟于趋城，遂遵大路而西。又三里，复逾一阜。又二里，税驾于安南城之东关外逆旅陈贡士家。

二十七日 驼马已发，余乃饭。问知城东五里，由茶庵而北，有威山，山间有洞，从东透西；又有水洞，其中积水甚深，其前正瞰卫城。遥指其处，虽在山巔，然甚近也。乃同顾仆循昨来道，五里，东抵茶庵，遂由岐北向入山。一里，抵山左腋，则威山之脉，自北突而南，南耸而北伏，南削而北垂，东西皆巨崖斜蹇而南上；从南麓复起一小峰，亦如之。入东峡又一里，直抵山后，则与东峰过脊处也。由脊北下，甚深而路芜；由脊西转，循山北峰之半西行，路芜而磴在。循之行，则北坞霾雾从坞中起，弥漫北峰，咫尺不可见；而南面威山之北，惟行处犹朗，而巔亦渐为所笼。西行半里，磴乃南上。拾级而登者半里，则峰之北面，全为雾笼矣。乃转东北上，则东崖斜蹇之上也。石脊甚狭，由东北上西南，如攀龙尾而升。复见东南峰外，澄霄丽日，遥山如靛；余所行之西北，则弥沦如海，峰上峰下，皆入混沌，若以此脊为界者。盖脊之东南，风所从来，故夙霾净卷；脊之西北，风为脊障，毒雾遂得倚为窟穴。予夙愿一北眺盘江从来处，而每为峰掩，至是适登北岭，而又为雾掩，造化根株，其不容人



窥测如此！

攀脊半里，有洞在顶崖之下，其门东向，上如合掌，稍注而下，底宽四五丈，中有佛龕僧榻，遗饭犹存，而僧不知何往。两旁颇有氤氲之龕。其后直透而西，门乃渐狭而低，亦尖如合掌。其门西径山腹而出，约七丈余，前后通望而下不见者，以其高也。出后门，上下俱削崖叠石。路缘崖西南去十余丈，复有洞西向，门高不及丈，而底甚平，深与阔各二丈。而洞后石缕缤纷，不深而幻，置佛座其中，而前建虚堂，已圯不能存。其前直瞰卫城，若垂趾可及，偶雾气一吞，忽漫无所睹，不意海市蜃楼，又在山阿城郭也。然此特洞外者也。由洞左旁窍东向入，其门渐隘而黑。攀石闾上，其中坎珂欹嵌，注窦不一，皆贮水满中而不外溢。洞顶滴沥，下注水池，如杂珮 pǎ 佩带的玉器繁絃乐器上的弦，铿锵远近。洞内渐转东北，势似宏深渊坠，既水池高下，无可着足，而无火炬遥烛，惟从黑暗中听其遥响而已。余所见水洞颇多，而独此高悬众峰之顶，又潴而不流，无一滴外泄，向所望以为独石凌空，而孰意其中乃函水之具耶。出洞，仍循崖而北，入明洞后门，抵前洞。从僧榻之左，有旁龕可登，攀而上之，则有隙西透，若窗而岐为两。其后复有洞门西向，在崖路之上，其门颇敞，第透隙处，双棂逼仄，只对外窥，不能穿之以出耳。先是余入前洞，见崖间有镌“三明洞”三字者，从洞中直眺，但见前后，而不知旁观更有此异也。下洞，由旧路三里，出茶庵，适按君冯，士俊以专巡至。从来直指巡方，不逾关岭、盘江，冯以特命再任，故历关隘至此耳。时旌旗穿关逾坳，瞻眺之，空山生色，第随其后抵安南，不免徒骑杂沓，五里之程，久乃

得至。乃饮于陈氏肆中。遂入东门，西抵卫前，转南而出南门。南向行岭峡间，共平上二里，有脊自西北度东南，度处东平为膝，西忽坠坑深下，有小水自坑中唧唧出。路随之，西循北崖下坠，即所谓乌鸣关也，乌鸣关在安南卫。土人呼为老鸦关。西向直下一里，有茶庵跨路隅，飞泉夹洒道间，即前唧唧细流，至此而奔腾矣。庵下崖环峡仄，极倾陷之势。又曲折下半里，泉溢浹道，有穹牌，题曰：“甘泉胜迹”。其旁旧亦有享，已废，而遗址丰碑尚在，言嘉靖间有僧施茶膳众，由岭下汲泉甚艰，一日疏地得之，是言泉从僧发者。余忆甘泉之名，旧《志》有之，而唧唧细流，实溢于岭上，或僧疏引至此，不为无功，若神之如锡卓禅杖龙移，则不然也。

又拾级西南下一里，下抵峡口，循西崖之足，转而西行，北则石崖排空，突兀上压；南则坠壑下盘，坵垤纵横，皆犁为田。虽升降已多，犹平行山半也。又西半里，有泉自北崖裂隙间宛转下注，路经其前，为架桥横度，泉落于桥内，复从桥下泻峡去。坐桥上仰观之，崖隙欹曲，泉如从云叶间堕出，或隐或现，又瀑布一变格也。循崖又西，迤邐平上，两过南度之脊，渐转西北，共五里，为乌鸣铺。复西北下峡间，一里余，有小水，一自东峡来，一自北峡来，各有石梁跨之，合于路左而东南去。度两石桥，又西南上岭，一里，从岭头过一哨，有数十家夹道。又从岭上循北界大山西向行，其南复平坠成壑，下盘错为田甚深。其南遥山与北界环列者，耸如展屏，而北角独尖竖而起。环此壑而东度土脊一支，遥属于北界大山，所过岭头夹哨处，正其北属之脊也。余先是从海马嶂西，即遥从岭隙见西峰缭绕，而此峰独方顶，迥出如

屏。问骑夫：“江西坡即此峰否？”对曰：“尚在南。”余望其坳入处反在北，心惑之，至是始知其即东向分支之脊，路虽对之行，而西坡实在其北。循北岭升降曲折，皆在峰半行。又西北二里，西南二里，直坠坡而下者二里，缘岭西转者一里，是为纳溪铺；盖在北崖南坠之下，虽所下已多，而犹然土山之脊也。由铺西望，则东西山又分两界，有水经其中，第此两界俱支盘陇错，不若关岭之截然屏夹也。复西南下一里半，有水从东崖坠坑而出，西悬细若马尾。从其北，路亦坠崖而下。又二里余，抵坞中，巨桥三门，跨两陇间，水从东一门涌而北出，其西二门，皆下平为田，岂水涸时耶？其水自西南诸峡中，各趋于桥之南，坠峡而下，经桥下，北注而出于盘江上流，其“纳溪”之名以此耶？度桥，复西北上岭，是为江西坡，以岭在溪之西也。路从夹冈中透壁盘旋而上，一里，出夹，复拾级上。一里，得茅庵，在坡之半。又北上拾级，半里，抵岭头，其北有峰夹坞，尚高；东望纳溪铺之缀东崖者，高下正与此等。于是又西向平陟岭间二里，挟南峰转循其西，又西向行半里，则岭上水多左石坠。又东北下转，则一深堑甚逼，自西南坠东北，若划山为二者。度小石梁而西，又西北逾岭头，共一里而入西坡城之东南门，是为有嘉城。

二十八日 出西坡城之西北门，复西向陟岭。盘折而上二里，始升岭头，其北岭尚崇。循其南而西，又二里，望西北一峰，甚近而更耸，有雾笼其首，以为抵其下矣。又西一里，稍降而下，忽有脊中度，左右复中坠成峡，分向而去，其度脊阔仅二尺，长亘二三丈而已，为东西联属之蒂。始知

西坡一山，正如一芝侧出，东西径仅十里，南北两垂，亦不过二三十里，而此则其根蒂所接也。度脊，始上云笼高峰。又二里，盘峰之南，是为倪纳铺。数十家后倚高峰，南临遥谷，前所望方顶屏列之峰，正亘其南。指而询之，土人曰：“是为兔场营。其南为马场营，再南为新、安二所。”新为新城所，安为安笼所，即与广西安隆土司为界者。由铺之西半里，有脊自山前坞中南度，复起山一支，绕于铺前，脊东西流水，俱东南入纳溪桥之上流者，第脊西之流，坠峡南捣甚逼。又稍北，循崇山而西半里，有脊自南岭横亘而北，中平而不高，有堡楼峙脊间，是为保家楼。已为僮僮（彝族）哨守之处。其脊自西南屏列而来，至此北度，东起而为高峰，即倪纳后之雾笼者；西亘而成石崖，即与来脊排闥为西夹坞者。由脊北循石崖直西，行夹坞之上，是为三条岭。西四里，石崖垂尽，有洞高穹崖半，其门南向，横拓而顶甚平；又有一斜裂于西者，其门亦南向，而门之中有悬柱焉。其前坞中水绕入西南峡，路乃稍降。复西上岭坳，共三里，为芭蕉关。数十家倚北山南突之坳间；水绕突峰之南，复北环关西而出；过关，则坠峡而下，复与水遇。是为普安东境之要害，然止铺舍夹路，实无关也。

由其西降峡循水，路北重崖层突，多赭黑之色。闻有所谓“吊崖观音”者，随崖物色之。二里，见崖间一洞，悬踞甚深，其门南向而无路。乃攀陟而登，则洞门圆仅数尺，平透直北十余丈而渐黑，似曾无行迹所入者。乃返出洞口，则满地白骨，不知是人是畜也。仍攀崖下。又西有路，复北上崖间，其下门多牛马憩息之所，污秽盈前；其上层有垂柱，空其端而置以小石大土观音菩萨，乃出人工，非天然者。复下，循

大路随溪西一里，溪转北向坠峡去，于是复西涉坡阜，共六里而至新兴城。自芭蕉关而来，所降不多，而上亦不远，其坞间溪犹出山上也。入东门，出西门，亦残破之余也。有碑，为天启四年都御史乌程闵公所复。中有坐镇守备。是晚按君宿此。又西行岭峡间二里，连逾二岭脊，皆自南北度者。忽西开一深壑，中盘旋为田，其水四面环亘，不知出处。路循东峰西南降一里，复转南向上。一里，又转东南上半里，逾岭脊而南，乃西南下一里，西抵坞中。闻水声淙淙甚急，忽见一洞悬北崖之下，其门南向而甚高，溪水自南来，北向入涧，平铺洞间，深仅数寸，而阔约二丈。洞顶高穹者将十丈，直北平入者十余丈，始西辟而有层坡，东坠而有重峡，内亘而有悬柱，然渐昏黑，不可攀陟矣。此水当亦北透而下盘江者。出洞，征询问洞名于土人，对曰：“观音洞。”征其义，以门上崖端有置大土像于其穴者也。洞前溪由东南峡中来，其峡底颇平，大叶蒲丛生其间，淬绿铍蒲叶于风前，摇青萍于水上，芄芄 póng 植物茂盛有光。循之西南半里，又西穿岭隙间，渐循坡蹶脊。二里，有一二家在北峰下，其前陷溪纵横，水由西南破壑去，路由西北循岭上。一里，出岭头，是为蔺家坡。西南骋望，环山屏列甚遥，其中则峰巒簇簇，盘伏深壑间，皆若儿童匍匐成行，天与为抗。从此乃西北下，直降者二里，又升降陇脊西行者二里，有庵缀峰头，曰罗汉松，以树名也。自逾新兴西南岭，群峰翠色茸茸，山始多松，然无乔枝巨本，皆弱干纠缠，垂岚拂雾，无复吾土凌霄傲风之致也。其前又西南开峡。从峡中直下者三里，转而西平行者一里，有城当坳间，是曰板桥铺城。城当峡口，仰眺两界山凌空而起，以为在深壑中矣，不知其西犹

坠坑下也。路在城外西北隅，而入宿城中之西门。

二十九日 出板桥城之西门，北折入大路，遂拾级下。有小水自右峡下注，逾其左随之行。一里，则大溪汪然，自西南转峡北注，有巨石梁跨其上，即所谓三板桥也；今已易之石，而铺犹仍其名耳。桥上下水皆阔，独桥下石峡中束，流急倾涌。其水西北自八纳山发源，流经软桥，又西南转重谷间，至是北捣而去，亦深山中一巨壑也。越桥西，溯溪北崖行。一里，溪由西南谷来，路入西北峡去，于是升降陇坳，屡越冈阿。四里直西，山复旷然平伏，独西南一石峰耸立，路乃不从西平下，反转南仰跻。半里，盘石峰东南，有石奋起路右，首锐而湾突，肩齐而并耸，是曰鹦哥嘴。又西转而下者一里半，有铺肆夹路，曰革纯铺。土音“纳”俱作“捺”，至是而始知所云“捺溪”、“倪捺”皆“纳”字也。惟此题铺名。又从峡平行，缘坡升降，五里，有哨舍夹路，曰软桥哨。由哨西复坠峡下，遥见有巨溪从西峡中悬迅东注；下峡一里，即与溪遇；其溪转向南峡去，路从溪北，溯溪循北山之麓西行。二里，有巨石梁南北跨溪上，即所谓软桥也。余初疑冉姓者所成，及读真武庙前断碑，始知为“软”，想昔以篾索为之，今已易之石，而犹仍其名耳。

度桥而南，遂从溪南西向缘南崖而上，其跻甚峻。半里，平眺溪北，山俱纯石，而绿树缘错成文，其中忽有一瀑飞坠，自峰顶直挂峡底。缘南崖西上，愈上愈峻，而北眺翠纹玉瀑，步步回首不能去。上二里，峡底溪从西北而出，岭头路向西南而上。又一里，过真武庙。按君自新兴而来，越此前去。由其西南向行，遂下坞中。又西南共四里，两越小岭而下，有峡自

东南达西北，又两界山排闥而成者，其中颇平远，有聚落当其间，曰旧普安。按君饭于铺馆，余复先之而西北由坞中行。东北界山逶迤缭绕，不甚雄峻；西南界山踳踳 piánxi n 形容优美的飞动之势离立，复露森罗；峡踪虽远，然两头似俱连脊，中平而无泄水之隙者。又西三里，有石峰中起，分突坞间，神字界其下，曰双山观。按君自后来，复越而前去。又西一里，则西脊回环于前，遂坞穷谷尽。坞底有塘一方，汇环坡之麓，四旁皆石峰森森，绕塘亦多石片林立，亦有突踳塘中者。于是从塘西南上回坡，一里，登其脊。又宛转西行岭头，岭左右水俱分泻深谷，北出者当从软桥水而入盘江上流，南流者当从黄草坝而下盘江下流。又西向从岭头升陟，其上多中洼之宕，大者盘壑为田，小者坠穴为阱。共五里，为水塘铺，乃饭于庙间。过铺西下岭，逶迤山半，又五里，过高笠铺，南向行陇间。逾一平岭西南下，又五里，有小溪自北峡来，石桥南跨之。度其南，北门街夹峙冈上；逾冈南下，始成市，有街西去，为云南坡大道；直南，又一小溪自西南峡来，石桥又南跨之。桥南即为普安城，州、卫俱在其中。按君已驻署中矣。其城西半倚山脊，东半下临东溪，南北二门正当西脊之东麓，而东门则濒溪焉。南门外石桥，则三溪合于北，经东门而西环城南，又南去而注于水洞者。北门外石桥：第一桥，即云南坡之水，绕城西北隅而为壑，东下而与北溪合于城东；第二桥，即小溪自西北来者，《一统志》所云“目前山之水”也；第三桥，即小溪自北来者，《一统志》所云“沙庄之水”也。三溪交会于城之东北，合而南去，是为三一溪，经城南桥而入于水洞。其城自天启初，为水西叛逆，诸蛮应之，攻围一年而破，后云南临安安南土官沙姓者，奉调

统兵来复。至今疮痍未复。然是城文运，为贵竹之首，前有蒋都宪，今有王宫詹，名柞远。非他卫可比。州昔惟土官，姓龙，其居在八纳山下，统十二小土司。今土官名子烈，年尚少。后设流官，知州姓黄。并治焉。

州东北七十里有八纳。其山高冠一州，四面皆石崖崭绝，惟一径盘旋而上，约三十里。龙土官司在其下。其顶甚宽平，有数水塘盈贮其上，软桥之水所由出也。土音以“纳”为“但”，而《梵经》有“叭但 dá哆”之音，今老僧白云南京人。因称叭但山，遂大开丛林，僧从居寺院多如丛林，而彝地远隔，尚未证果。

州南三十里有丹霞山。其山当丛峰之上，更起尖峰卓立于中。西界有山一支，西南自平彝卫屏列而北，迤迳为云南坡，而东下结为州治。西屏之中，其最高处曰睡寺山，正与丹霞东西相对。其东界有山，南自乐民所分支而北，当丹霞山南十里。西界屏列高山横出一支，东与东界连属，合并而北，夭矫丛沓，西突而起者，结为丹霞山；东北耸突而去者，渐东走而为兔场营方顶之山，而又东北度为安南卫脉。其横属之支，在丹霞山南十里者，其下有洞，曰山岚洞，其门北向。水从洞中出，北流为大溪，经丹霞山之西大水塘坞中，又北过赵官屯，又东转而与南板桥之水合。由洞门溯其水入，南行洞腹者半里，其洞划然上透，中汇巨塘，深不可测。土人避寇，以舟渡水而进，其中另辟天地，可容千人。而丹霞则特拔众山之上，石峰峭立，东北惟八纳山与之齐抗。八纳以危拥为雄，此峰以峭拔擅秀。昔有玄帝宫，天启二年毁于蛮寇，四年，不昧师徽州人。复鼎建，每正二月间，四方朝者骈集，日以数百计。僧又捐资置庄田，环山之麓，岁入谷三百石。而



岭间则种豆为蔬，岁可得豆三十石。以供四方。但限于汲水：寻常汲之岭畔，往返三里，皆峻级；遇旱，则往返十里而后得焉。

五月初一日 余束装寄逆旅主人符心华寓，兰溪人。乃南抵普安北门外，东向循城行。先是驼骑议定自关岭至交水，至是余欲往丹霞，彼不能待，计程退价。余仓卒收行李，其物仍为夫盗去。穷途之中，屡遭拐窃，其何堪乎！复随溪南转过东门，又循而抵南门，有石梁跨溪上。越其南，水从西崖向南谷，路从东坡上南岭，西眺水抵南谷，崖环壑绝，遂注洞南入。时急于丹霞，不及西下，二里，竟南上岭，从岭上行。又二里，逾岭转而西，其两旁山腋，多下坠之穴，盖其地当水洞东南，其下中空旁透，下坠处，皆透穴之通明者也。又西南一里，路右一峡下进，有岩西南向，其上甚穹，乃下探之。东门有侧窦如结龕，门内注下而中平，无甚奇幻。遂复上南行，又一里，逾岭脊，遂西南渐下，行坡峡间。一里，过石亭垒址，其南路分两岐：由东南者，为新、安二所、黄草坝之径；由西南者，则向丹霞而南通乐民所道也。遂从西南下。

从岭峡中平下者二里，东顾峡坑坠处，有水透崖南出，余疑为水洞所泄之水，而其势颇小，上流似不雄壮。从其西，遂西南坠坑而下。一里，抵壑中，则有溪汪然自西而东注，小石梁跨其上。曰南板桥。以别于北大道之三板桥也。其下水西自石洞出，即承水洞之下流，至是而复透山腹也。水从桥东，又合南峡一溪，东向而去，东北合软桥下流，出北板桥而东与盘江合。其南峡之溪，则自大水塘南山岚洞来。二溪一北一南，皆透石洞而出，亦奇矣。越南板桥南一里，溯南来溪入南峡，转而西行峡中。又二里，则有坝南北横截溪上，

其流涌坝下注，阔七、八丈，深丈余，绝似白水河上流之瀑，但彼出天然，而此则人堰者也。坝北崖有石飞架路旁，若鹳水鸟首掉虚，而其石分窍连枝，玲珑上透，嵌空凑合，亦突崖之一奇也。又西三里，路缘北崖而上，西越之而下，共半里，山回水转，其水又自南向北而来者，其先东西之峡甚束，至是峡之成南北者渐宽。又循溪西崖南向行，一里，南逾一突嘴，则其南峡开而盘成大坞，南望有石梁横跨溪上。半里，度石梁而东，遂东南上坡，始与南来之溪别。东上半里，过一村，又东半里，转而南稍下，共半里，逾小溪而上，过赵官屯，遂由屯村北畔东南入坞。二里，复七岭，一里，转峡处有水飞坠山腰。循山嘴又西转而南半里，随峡东入又半里，峡中有水自东峡出，即飞瀑之上流也。小石梁跨峡而南，石碑剥落，即丹霞山《建桥记》文也。

由桥南西向盘岭，为大水塘之道，遂由桥东向溯水而入。其下峡中箐树蒙密，水伏流于下，惟见深绿一道，迤邐谷底。又东半里，内坞复开，中环为田，而水流其间。路循山南转，半里，入竹树间，有一家倚山隈 w i 弯曲处结庐，下瞰壑中平畴而栖，余以为非登山道矣。忽一人出，呼余由其前，稍转而东，且导余东南登岭，乃下耕坞中去。及余跻半里，复西入樵径，其人自坞中更高呼“稍东”，遂得正道。其处四山回合，东北皆石山突兀，而余所登西南土山，则松阴寂历，松无挺拔之势，而偃仆盘曲，虽小亦然。遂藉松阴，以手掬所携饭抔 tuán 饭团而食，觉食淡之味更长也。既而循坡南上者半里，又入峡西上者一里，又南逾坳脊间半里。其坳两旁石峰，东西涌起，而坳中则下陷成井，灌木丛翳其间，杳不可窥。已

循东峰之南，又转而东南，盘岭半里，其两旁石峰，又南北涌起，而峡中又下陷成洼。又稍转东北，路成两歧，一由北逾峡，一由东上峰。余不知所从，乃从东向而上者，其两旁石峰，复南北涌起。半里陟其间，渐南转，又半里，南向跻其坳，则两旁石峰，又东西涌起。越脊南，始见西南一峰特耸，形如天柱，而有殿宇冠其上。乃西南下洼间，半里，复南上冈脊。回望所越之脊，有小洞一规，其门南向；其西有石峰如展旗，其东冈之上，复起乱峰如涌髻，而南冈则环脊而西，遂矗然起丹霞之柱焉；其中回洼下陷，底平如镜，已展土为田，第无滴水，不堪插蒔。由冈西向跻级登峰，级缘峰西石崖，其上甚峻；已而崖间悬树密荫，无复西日之烁。直跻半里，始及山门。其门西北向，而四周笼罩山顶。时僧方种豆垄坂间，门闭莫入。久之，一徒自下至，号照坐。启门入余，遂以香积供。既而其师影修至，遂憩余阁中，而饮以茶蔬。影修又不昧之徒也，时不昧募缘安南，影修留余久驻，且言其师在，必不容余去，以余乃其师之同乡也。余谢其意，许为暂留一日。

初二日 甚晴霁。余徙倚四面，凭窗远眺，与影修相指点。其北近山稍伏，其下为赵官屯，渐远为普安城，极远而一峰危突者，八纳也。相去已百里。其南稍下，而横脊拥其后，为山岚洞；极远而遥峰隐隔者，乐民所之南，与亦佐县为界者也。其西坠峡而下，为大水塘，坞中自南而北，山岚洞之水，北出南板桥者也，隔溪则巨峰排列，亦自南而北，所谓睡寺山矣；山西即亦资孔大道，而岭障不可见。其东仅为度脊，上堆盘髻之峰；稍远则骈岫丛沓，迤邐东北去，为免场

营方顶山之脉者也。山东南为归顺土司。普安龙土司之属，与粤西土司同名。越其东南，为新、安二所、黄草坝诸处，与泗城境界矣。是日余草记阁中。影修屡设茶，供以鸡砮<sup>z ng</sup>草名菜、鱖<sup>li</sup>鱼腥草浆花、藤如婆婆针线，断其叶蒂，辄有白浆溢出。花蕊每一、二十茎成一丛。茎细如发，长半寸。缀花悬蒂间，花色如淡桃花。连丛采之。黄连头，皆山蔬之有风味者也。

初三日 饭后辞影修。影修送余以茶酱，粤西无酱。贵州间有之而甚贵，以盐少故。而是山始有酱食。遂下山。十里，北过赵官屯，十里，东北过南板桥，七里，抵普安演武场。由其西横岭西度，一里，望三一溪北来，有崖当其南，知洞在是矣。遂下，则洞门北向迎溪，前有巨石坊，题“碧云洞天”，始知是洞之名碧云也。土人以此为水洞，以其上有佛者为干洞。洞前一巨石界立门中，门分为二，路由东下，水由西入。入洞之中，则豁然无间，水循洞西，路循洞东，分道同趋，南向十余丈，渐昏黑矣。忽转而东，水循洞北，路循洞南，其东遂穹然大辟，遥望其内，光影陆离，波响腾沸，而行处犹暗暗也。盖其洞可入处已分三层，其外入之门为一层，则明而较低；其内辟之奥为一层，则明而弥峻；当内外转接处为一层，则暗而中坳，稍束如门，高穹如桥，耸豁不如内层，低垂不如外层，而独界其中，内外回眺，双明炯然。然从暗中仰瞩其顶，又有一圆穴上透，其上亦光明开辟，若楼阁中函，恨无由腾空而上也。东行暗中者五六丈而出，则堂户宏崇，若阿房、未央，四围既拓，而峻发弥甚；水从东南隅下捣奥穴而去，光从西北隅上透空明而入；其内突水之石，皆如踞狮泛鳧，附壁之崖，俱作垂旂<sup>q</sup>旗矗柱。盖内奥之四隅，西南为转入之桥门，

西北为上透之明穴，东南为入水之深窞；而独东北回环迥邃，深处亦有穴高悬，其前有智窟下坠，黑暗莫窥其底，其上有侧石环之，若井栏然，岂造物者恐人暗中失足耶？由窟左循崖而南，有一石脊，自洞顶附壁直垂而下，痕隆起壁间者仅五六寸，而鳞甲宛然，或巨或细，是为悬龙脊，俨有神物浮动之势。其下西临流侧，石畦每每，是为十八龙田。由窟右循崖而东，有一石痕，亦自洞顶附壁直垂而下，细纹薄影，是为蛇退皮，果若遗蛻粘附之形。其西攀隙而上，则明窗所悬也。其窗高悬二十丈，峻壁峭立，而多侧痕错愕。缘之上跻，则其门扩然，亦北向而出，纵横各三丈余，外临危坡，上倚峭壁，即在水洞之东，但上下悬绝耳。门内正对矗立之柱，柱之西南，即桥门中透之上层也。余既跻明窗，旋下观悬龙、蛇蛻，仍由蛻<sup>góng</sup>水边大石桥下出，饭于洞门石上。石乃所镌诗碑，游人取以为台，以供饮馔。其诗乃张涣、沈思充者，诗不甚佳，而涣字极遒<sup>qiú</sup>强劲活可爱。镌碑欲垂久远，而为供饮之具，将磨泐<sup>huàn</sup>模糊的辩识不保矣，亟出纸笔录之。仍入内洞，欲一登蛻桥上层，而崖壁悬峭，三上三却。再后，仍登明窗东南，援矗柱之腋，透出柱南，平视蛻桥之背，甚坦而近，但悬壁无痕，上下俱绝攀践，咫尺难度。于是复下而出洞。日已下春，因解衣浴洞口溪石间。半截夙垢，以胜流浣濯之，甚快也！既而拂拭登途，忽闻崖上歌笑声，疑洞中何忽有人，回瞩之，乃明窗外东崖峭绝处，似有人影冉冉。余曰：“此山灵招我，不可失也。”先是，余闻水洞之上有梵龕，及至，索之无有。从明窗外东眺，层崖危耸，心异之，亦不见有攀缘之迹。及出水洞觅路，旁有小径，隐现伏草间，又似上跻明窗

者，以为此间乃断崖绝磴耳，不意闻声发闕，亟回杖上跻。始向明窗之下，旋转而东，拾级数十层，复跻危崖之根，则裂窍成门。其门亦北向，内高二丈余，深亦如之；左有旁穴前透，多裂隙垂棂，僧以石室之为室；右有峭峡后坼，上颇氤氲盘结，而峻不可登。洞中有金仙三像，一僧栖其间，故游者携樽酌<sup>lǎ</sup>刻有云雷纹的酒杯就酌于此。非其声，余将芒芒返城，不复知水洞之外，复有此洞矣。酌者仆从甚都漂亮，想必王翰林子弟，余远眺而过之。下山，循溪溯流二里，有大道，即南门桥。遂从南门入，蹶山坡北行。城中荒敝甚，茅舍离离散乱，不复成行；东下为州署，门廨无一完者。皆安酋叛时，城破鞠为丘莽，至今未复也。出北门，还抵逆旅。是晚觅夫不得，遂卧。按君是早返辕矣。

初四日 觅夫不得，候于逆旅。稍散步北寺，惟有空楼层阁，而寂无人焉，乃构而未就者。还，闷闷而卧。

初五日 仍不得夫。平明微雨，既止，而云油然四布。是日为端午，市多鬻蒲艾者。雄黄为此中所出，然亦不见巨块。市有肉而无鱼。余兀坐逆旅，囊中钱尽，不能沽浊醪<sup>lǎo</sup>解愁，回想昔年雉山之乐，已分霄壤。

初六日 夜雨达旦。夫仍不得。既午，遇金重甫者，麻城人也，贾而儒，索观余诸公手卷。为余遍觅夫，竟无至者。

初七日 囊钱日罄，而夫不可得，日复一日，不免闷闷，是早，金重甫言将往荆州，余作书寄式围叔。下午，彼以酒资奉，虽甚鲜而意自可歆<sup>欣</sup>喜。

初八日 候夫虽有至者，而恶主代为措<sup>kān</sup>索价刁难价，力阻以去。下午得骑，亦重价定之，无可奈何也。余所遇恶人，如

衡阳劫盗，狗场拐徒，并此寓窃钱去者，共三番矣。此寓所窃，初疑为骑夫，后乃知为符主也。人之无良如此！夫劫盗、拐徒无论，如南宁梁冲宇、宝檀僧，并此人，俱有害人之心。余以万里一身，脱其虎口，亦幸矣！

初九日 平明，以行李付骑，别金重甫乃行。是早，云气浓郁。从普安北门外第一溪桥北，循西峡入，过税司前，渐转西南，皆溯小溪西岸行。西山崇隆，小瀑屡屡从山巅悬注。南五里，始西南登坡，是为云南坡。初二里稍夷，又一里半甚峻，过一脊而西，复上坳，共一里，为马鞍岭。越而西，遂循岭西向西南行，于是升降在岭头，盘折皆西南，俱不甚高深。五里，稍降坞中，为坳子哨。先是每处有打哨之苦，此为第一哨。今才奉宪禁，并于一处，过无问者。又南越一坳，大雨淋漓。仍前，升降大峰之西，冒雨又十五里而至海子铺。山坞稍开，颇大，中有水塘，即所谓海子也。有小城在其南，是为中火铺。普安二十二哨，俱于此并取哨钱，过者苦焉。先各哨分取，今并取于此。哨目止勒索驼马担夫，见余辈亦不甚阻挠，余乃入城，饭于肆。复出南门，南向登山。五里，遇驼马方牧于山坡，雨复大至，余乃先行。升降高下，俱依东大山而南，两旁多眚<sup>yu n</sup>干枯的井井坠坑，不辨水从何出。又五里为大河铺，有水自铺东平泻坡陀下，漫流峡中，路随之而南。天乃大霁，忽云破峰露，见西南有山甚高，土人称为黑山。云气笼罩，时露一斑，直上与天齐。望而趋五里，大河之水，已渐坠深壑，似从西北坵峡去。路东南缘岭透峡东下，则山环坞合间，中洼为塘，水满其中，而四面皆高，不知出处。又东透坳下，坞间又复洼而成塘，与前虽有高下，而潴水莫泄同之。又东缘南峰而转，越其东，则东坞大开，深盘远错，千滕环壑于下。度其地在丹霞山南、山岚洞西南，余谓壑底水即北透山岚者。征之士

人，云：“西峰下有入水洞，水坠穴去，不知所出。”从西峰稍下，共五里，是为何郎铺。越铺南，又上岭，仍依东岭行，回望云笼高峰，已在西北，时出时没，兴云酿雨，皆其所为。虽山中雨候不齐，而众山若惟瞻其马首者。循东岭南下峡中，有溪自南而来，溯之行其东岸。共五里，路忽由水渡西岸，而暴雨涨流，深涌莫能越。方欲解衣赴之，忽东山之上有呼者，戒莫渡，招余东上岭行。余从之，遂从莽棘中上东岭。已得微道，随之南二里，得北来大道，果从东岭上降者。盖涉溪者乃西道，从岭者乃东道，水涸则从西，水涨则从东也。西流之中，有一线深坑，涸时横板以渡，兹涨没无影，非其人遥呼，几不免冯 p íng 徒步过河之险矣。从东岭下一里，则大道西濒溪，道中水漫数寸，仍揭而溯之。一里，有石梁跨溪上。其溪自南抵东山之麓，至是横折而西，从梁下抵西山之麓，乃转北去。盖其源发于西南火烧铺西分水岭，按《志》，分水岭在普安西南百二十里，即此。北流经此，又北抵黑山、何郎之南，不知所泄，即土人亦莫能悉也。石梁西麓，有穴纷骈纵横如“亦”字，故名其地曰亦字孔，今讹为亦资孔，乃土音之溷也。梁南半里，即为亦字孔驿，有城倚西山下，而水绕其东焉。比至，雷雨大作。宿于西门内周铺。



## 滇游日记一

滇，即今云南省，境内有湖滇池，故用“滇”代称。《滇游日记》所著最多，对其境内风景人物、民俗涉及颇广，且有详尽考备，是今之研究云南旅游资源以及民俗文化的重要资料。

《滇游日记》篇目最多，一共 13 章。

《滇游日记一》正文原缺，季会明、陈体静道其原由，似可信。

滇游记中，另有《游太华山日记》、《滇中花木记》、《游颜洞记》和《随笔两则》，还有《盘江考》、《永昌志略》、《近腾诸彝说略》三章。

《游太华山日记》即记游碧鸡山（俗称西山）。碧鸡山为昆明市郊著名风景区。唐代、元代对其描绘文字虽较为生动。但都过于泛泛，徐霞客亲临眼见，对其山水之色、秀峰挺拔、寺庙建制、草木花香、溪流涧石都一一历数，并对其溪中特产金线鱼也有记载，极为难得。

《滇中花木记》很短，对云南特有的山茶、山鹃具述甚精。

《游颜洞记》则对建水县石岩山三洞进行描绘。三洞名为水云洞、南明洞、万象洞。徐霞客初游时只知有南明、万象，而水云则为无意中得之。水云洞中有水，石笋倒垂，旋转回合。南明洞与万象洞相连，皆峻绝称奇，可惜记中描绘不详。

《随笔二则》正文未见分为二则，实可视为一篇，与

《近腾诸彝说略》可称为徐霞客的政论文章，前者对社会政治大胆揭露，所采事件俱为史实，后者集中考察少数民族史的一段演变过程，其中有的说法尚可质疑，读者明辩。

《滇游日记二》至《滇游日记十三》共 12 篇。2 至 3 篇大致记录其在云南东部、东南部地区的游历，游记 4 为中部、西南部部分地区的游历，5 至 8 篇为西、西北部之游历，9 篇以后则为西南部集中记游。

《滇游日记》是徐霞客遗留下的文字中最丰富的部分，对云南风物、山川、特产、民俗等等的记叙最为详细。记游可分为几大版块：东、东南部以滇池、碧鸡山、颜洞、盘江为其重点，并著有《盘江考》专篇。中部仍以滇池为轴反复考察其水系山脉。西、西北部以洱海、点苍山（亦名苍山）、鸡足山为中心，向西北延伸至丽江、解脱林。西南之游由大理西南，至永昌，至腾冲，跨越澜沧江、桔柯河、潞江、龙川江等水系。

《游记》后有《鸡山志目》和《鸡山志略》一、二，对鸡山之景观一一列出，并皆有说明，文笔点化甚精。其后又列有《丽江纪略》和《法王缘起》二篇。

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溯江纪源》。徐霞客经过自己精密的考察和大胆的推测，主要辨析了我国两条最大的河流长江和黄河的发源、流域情况。同时对其水系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与说明，澄清了在此以前的种种误说与妄说，已具有了相当高的科学价值。

（季会明白：乙酉七月，余宗人季扬之避难于舅氏徐虞卿处，顾余于馆，见《霞客游记》，携《滇游》一册去。不两日虞卿为盗所杀，火其庐，记付祖龙。是书遭其残缺，亦劫数也！原稿后又抢散，此集亦

失而复得，危矣哉！幸矣哉！但全集今唯义兴庠友曹骏甫处有之。骏甫亦好游，慕霞客之高，闻变，诣吊，已葬，拜墓而去。后又来，欲求遗书校录，为刊刻计。子依以原稿付去，逾一年而返赵，云已誉录。今其集必全。况此册正入滇之始，奇遇胜游，多在其中，甚不可缺，访而得之，亦甚易也。又诗稿一册，仲昭付梓人陈仲邻；仲邻遇难，稿亦散失。然其诗另为一册，与记不相连属，缺之犹可；记缺其一，便不成集，当急求之。

陈体静曰：余尝考介翁于宜兴史氏购得曹氏底本，而此册中亦仅载游太华、颜洞数小记而已，其间自五月初九至八月初六，凡八十七日日记，仍不可得。想曹氏以其经行之略已见于《盘江考》中而概削之者，则知骏甫所录，先已非全文也。文章缺陷，信乎有数存焉，为之浩叹。

镇按：《滇一》日记，已为烬筒，介翁蕞残补治，定知非辑缀假合也。或者一并汰之，直将《太华》数节，别作记外赘笔，而《滇一》则仍阙如，岂复成令丙耶？兹从陈本编正。）

## 游太华山记

太华山，又称碧鸡山，今俗称西山，因其山形酷似美人仰卧，又称睡美人山或睡佛山，为昆明市郊著名风景区。对其秀丽景色的记载，在唐代已出现，元代也有详尽描述文章。

出省城，西南二里下舟，两岸平畴夹水。十里田尽，萑<sup>huán</sup>苇长成后的芦苇满泽，舟行深绿间，不复知为滇池巨流，是为草海，草间舟道甚狭，遥望西山绕臂东出，削崖排空，则罗汉寺也，又西十五里抵高峣<sup>qiáo</sup>，乃舍舟登陆高峣者，西山中逊处也。南北山皆环而东出，中独西逊，水亦西逼之，有数百家倚山临水，为迤西大道。北上有傅园；园西上五里，为碧鸡关，即大道达安宁州者。由高峣南上，为杨太史祠，祠南至华亭、太华，尽于罗汉，即碧鸡山南突为重崖者。盖碧鸡山自西北亘东南，进耳诸峰由西南亘东北，两山相接，即西山中逊处，故大道从之，上置关，高峣实当水埠焉。

余南一里，饭太史祠。又南过一村，乃西南上山，共三里，山半得华亭寺。寺东向，后倚危峰，草海临其前。由寺南侧门出，循寺南西上，南逾支陇入腋，共二里，东南升岭，岭界华亭、太华两寺中而东突者。南逾岭，西折入腋湊间，上为危峰，下盘深谷，太华则高峙谷东，与行处平对。然路必穷极西腋，后乃东转出。腋中悬流两派坠石窟，幽峭险仄，不行此径不见也。转峡，又东盘山嘴，共一里，俯瞰一寺在下

壑，乃太平寺也。又南一里，抵太华寺。寺亦东向，殿前夹墀<sub>chí</sub>台阶皆山茶，南一株尤巨异。前廊南穿庑入阁，东向瞰海。然此处所望犹止及草海，若濛濛浩荡观，当更在罗汉寺南也。

遂出南侧门，稍南下，循坞西入。又东转一里半，南逾岭。岭自西峰最高处东垂下，有大道直上，为登顶道。截之东南下，复南转，遇石峰嶙峋南拥。辄从其北，东向坠土坑下，共一里，又西行石丛中。一里，复上蹊崖端，盘崖而南，见南崖上下，如峰房燕窝，累累欲堕者，皆罗汉寺南北庵也。披石隙稍下，一里，抵北庵，已出文殊岩上，始得正道。由此南下，为罗汉寺正殿；由此南上，为朝天桥。桥架断崖间，上下皆嵌崖，此复斩崖中坠。桥度而南，即为灵官殿，殿门北向临桥。由殿东侧门下，攀崖蹊峻，愈上愈奇，而楼、供纯阳、而殿、供元帝、而阁、供玉皇、而宫名抱一，皆东向临海，嵌悬崖间。每上数十丈，得斗大平崖，辄杙<sub>yì</sub>小木桩空架隙成之。故诸殿俱不巨，而点云缀石，互为披映，至此始扩然全收水海之胜。南崖有亭前突，北崖横倚楼，楼前高柏一株，浮空漾翠。并楼而坐，如倚危檣上，不复知有崖石下藉也。抱一宫南削崖上，杙木栈，穿石穴，栈悬崖树，穴透崖隙，皆极险峭。度隙，有小楼粘石端，寝龕炊灶皆具。北庵景至此而极。返下朝天桥，谒罗汉正殿。殿后崖高百仞。崖南转折间，泉方滢<sub>tíng</sub>水积聚而不流通崖麓，乃朝天桥进缝而下者，曰勺冷泉。南逾泉，即东南折，其上崖更崇列，中止濛坪一缕若腰带，下悉隤阪崩崖，直插海底，坪间梵宇仙宫，雷神庙、三佛殿、寿佛殿、关帝殿、张仙祠、真武宫次第连缀。真武宫之上，崖愈杰竦，昔梁王避暑于此，又名避暑台，为南庵尽处，上即穴石小楼也。更

南，则庵尽而崖不尽，穹壁覆云，重崖拓而更合。南绝壁下，有猗兰阁址。

还至正殿，东向出山门，凡八折，下二里抵山麓，有村氓数十家，但网罟<sup>g</sup>织网为业。村南即龙王堂，前临水海。由其后南循南崖麓，村尽波连，崖势愈出，上已过猗兰旧址。南壁愈拓削，一去五里，黄石痕挂壁下，土人名为挂榜山。再南则崖回嘴突，巨石垒空嵌水折成壘<sup>wèn</sup>裂缝，南复分接屏壁，雄峭不若前，而兀突离奇，又开异境。三里，下瞰海涯，舟出没石隙中，有结茅南涯侧者，亟悬仄径下，得金线泉。泉自西山透腹出，外分三门，大仅如盎，中崆峒，悉巨石欹侧，不可入。水由盎门出，分注海。海中细鱼溯流入洞，是名金线鱼。鱼大不逾四寸，中腴脂，首尾金一缕如线，为滇池珍珠。泉北半里，有大石洞，洞门东瞰大海，即在大道下，崖倾莫可坠，必迂其南，始得逶迤入，即前所望石中小舟出没处也。门内石质玲透，裂隙森柱，俱当明处。南入数丈辄暗，觅炬更南，洞愈崇拓。共一里，始转而分东西向，东上三丈止，西入窈窕莫极。俱火炬不给，乃出。

上山返抱一宫。问山顶黑龙池道，须北向太华中，乃南转。然池实在山南金线泉绝顶，以此地崖崇石峻，非攀援可至耳。余辄从危崖历隙上，壁虽峭，石缝多棱，悬跃无不如意。壁纹琼葩瑶茎，千容万变，皆目所未收。素习者惟牡丹，枝叶离披，布满石隙，为此地绝遘<sup>gài</sup>绝难遇见，乃结子垂垂，外绿中红，又余地所未见。土人以高远莫知采鉴，第曰山间野药，不辨何物也。攀跻里余，遂蹶颠，则石萼鳞鳞，若出水青莲，平散竟地。峰端践侧锸而南，惟西南一峰最高。行峰

顶四里，凌其上，为碧鸡绝顶。顶南石萼骈丛，南坠又起一突兀峰，高少逊之，乃南尽海口山也。绝顶东下二里，已临金线泉之上，乃于耸崖间观黑龙池而下。

## 滇中花木记

滇中花木皆奇，而山茶、山鹃杜鹃为最。

山茶花大逾碗，攒合成球，有分心、卷边、软枝者为第一。省城推重者，城外太华寺。城中张石夫所居朵红楼楼前，一株挺立三丈余，一株盘垂几及半亩。垂者丛枝密干，下覆及地，所谓柔枝也；又为分心大红，遂为滇城冠。

山鹃一花具五色，花大如山茶，闻一路迤西，莫盛于大理、永昌境。

花红，形与吾地同，但家食时，疑色不称名，至此则花红之实，红艳果不减花也。

## 游颜洞记

临安府颜洞凡三，为典史颜姓者所开，名最著。余一至滇省，每饭未尝忘钜jù鹿也。遂由省中南过通海县，游县南之秀山。上一里半，为灏hào穹宫。宫前巨山茶二株，曰红云殿。宫建自万历初，距今才六十年，山茶树遂冠南土。又南抵临安府。城南临泸江；此江西自石屏州异龙湖来，东北穿出颜洞；而合郡众水，亦以此洞为泄水穴也。

于是觅一导游者于城东接待寺。颜洞大道，当循城而南，渡泸江桥；导者从寺前隔江东北小路行，遂不得渡泸江，东



观三溪会合处。由寺北循塘岸东行，塘东皆红莲覆池，密不见水。东北十五里，渡赛公桥。水自西北来，东南入泸。又五里，上山，为金鸡哨。哨南泸江会诸水，由此东入峡。峡甚逼，水倾其中，东抵洞口尚里余。望洞顶石崖双劈，如门对峙，洞正透其下，重冈回夹之，不可得见。求土人导入，皆曰：“水涨流急，此非游时。若两月前水涸，可不桥而入；今即有桥，亦不能进，况无桥耶！”桥非一处，每洞中水深处，辄架木以渡。往例按君来游，架桥费且百金，他费亦百金。土人苦之，乘普酋兵变，托言洞东即阿迷境，叛人尝出没此，遂绝官长游洞者。余必欲一至洞门，土人曰：“须渡江南岸，随峡入，所谓泸江桥大道也。”始悔为导者误，乃舍水洞，觅南明、万象二陆洞。

从哨东下坡，复上山登顶。东瞰峡江环峡东入，洞门即在东峡下。余所登山处，正与其上双崖平对，门犹为曲掩，但见峭崖西向，涌水东倾，捣穴吞流之势，已无隐形矣。东北三里，逾岭脊下山。二里，则极东石壁回耸，如环半城，下开洞门北向。余望之有异，从之直下，一里，抵峡中。一又一里半，抵东壁下。稍南上，洞门廓然，上大书“云津洞”，盖水洞中门也。游颜洞以云津为奇：从前门架桥入，出后门，约四五里，暗中傍水行，中忽辟门延景，其上又绝壁回环，故自奇绝。余不能入其前洞，而得之重嶠绝巘间，且但知万象、南明，不复知有云津也，诚出余意外。遂瞰洞而下。洞底水从西南穴中来，盘门内而东，复入东南穴去。余下临水湄，径之，水阔三丈，洞高五六丈，而东西当门透明处，径可二十丈。但水所出入，直逼外壁，故非桥莫能行。出水西穴，渐

暗不可远窥；东为水入穴处，稍旁拓，隔水眺之，中垂列乳柱，缤纷窈窕。复上出洞外，上眺东南北三面，但环壁无可上。仍西出旧道，北上山。东一里，逾岭，已陟东壁回环上。岭埠中东向一里，其地南北各起层峰，石崖时突，万象洞即在北崖上，乃导者妄谓在南崖下。直下者一里，抵南崖。一洞东向，高四丈，水从中涌出，两崖角起，前对为峡，水出洞破峡，势极雄壮，盖水洞后门也。又东二里，抵老鼠村，执途人问之，万象洞在西北岭上，即前所从下山处，洞甚深，历降而下，底与水洞通。余欲更至洞门，晚色已合，去宿馆尚十里。念此三洞，慕之数十年，趋走万里，乃至而叛彝阻之，阳侯隔之，太阳促之，导人又误之，生平游履，斯为最厄阻碍矣！

## 随笔二则

黔国公沐昌祚卒，子启元嗣爵。邑诸生往祭其父，中门启，一生翘首内望，门吏杖箠通捶，用棒打之。多士怒，亦箠其人，反为众桀奴所伤，遂诉于直指挺直不阿金公。公讳城，将逮诸奴，奴耸启元先疏诬多士。事下御史，金逮奴如故。启元益嗔ch n生气，征兵祭纛dú大旗，环直指门，发巨炮恐之，金不为动。沐遂掠多士数十人，毒痛之，囊其首于木。金戒多士毋与争，急疏闻。下黔督张鹤鸣勘，张奏以实。时魏瑄专政，下调停旨，而启元愈猖狂不可制。母宋夫人惧斩世绪，泣三日，以毒进，启元陨，事乃解。宋夫人疏请，孙稚未胜爵服，乞权署名，俟长赐袭。会今上登极，怜之，辄赐敕实授。即今嗣公沐天波，时仅岁一周支也。

普名胜者，阿迷州土寇也。祖者轱lù，父子为乱三乡、维摩间。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广西郡守萧以裕，调宁州禄土司兵合剿，一鼓破之，轱父子俱就戮，始复维摩州，开三乡县。时名胜走阿迷，宁州禄洪欲除之。临安顺梁贵梦、郡绅王中丞抚民，畏宁州强，留普树之敌，曲庇名胜。初犹屯阿迷境，后十余年，兵顿强，残破诸土司，遂驻州城，尽夺州守权。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抚臣王伉忧之，裹毡笠，同二骑潜至州，悉得其叛状，疏请剿。上命川、贵四省合剿之。石屏龙土司兵先薄濠田，为所歼。三月初八日，王中丞亲驻临安，布政周世昌统十三参将，将本省兵万七千人，逼沈家

坟。贼命黎亚选扼之，不得进，相持者二月。五月初二日，亚选自营中潜往为名胜寿，醉返营。一童子泄其事于龙。龙与王土司夜劫之，遂斩黎；进薄州城，环围四月，卒不下。时州人廖大亨任职方郎，贼恃为奥援，潜使使入京纵反间，谓普实不叛，王抚起衅徼<sub>ji</sub>求功，百姓悉糜烂。于是部郎疏论普地不百里，兵不千人，即叛可传檄定，何骚动大兵为？而王宫谕锡衮、杨庶常绳武，各上疏言宜剿。事下枢部议。先是王抚疏名胜包藏祸心已久，前有司养疽莫发奸，致成难图蔓草，上因切责前抚、按。而前抚闵洪学已擢<sub>zhuó</sub>提升冢宰，惧勿能自解，即以飞语怂恿大司马。大司马已先入部郎言，遂谓名胜地不当一县，抚、按比周，张大其事势，又延引日月，徒虚糜县官饷。疏上，严旨逮伉及按臣赵世龙。十月十五日，抚、按俱临安就逮。十二月十八，周世昌中铕<sub>chòng</sub>一种火器死，十三参将悉战没。五年正月朔，贼悉兵攻临安，诈郡括万金犒之，受金，攻愈急。迨十六，城垂破，贼忽退师，以何天衢袭其穴也。天衢，江右人，居名胜十三头目之一，见名胜有异志，心不安，妻陈氏力劝归中朝，天衢因乞降，当道以三乡城处之，今遂得其解围力。后普屡以兵攻三乡，各相拒，无所胜，乃退兵，先修祖父怨于宁州。方攻宁时，洪已奉调中原，其母集众目，人犒五金、京青布二，各守要害，贼不得入。后洪返，谓所予太重，责之金，诸族目悉解体。贼谍知，乘之入，洪走避抚仙湖孤山，州为残破。岁余，洪复故土，郁郁死。贼次攻石屏州，及沙土司等十三长官，悉服属之。志欲克维摩州南鲁白城，即大举。鲁白城在广南西南七日程，临安东南九日程，与交趾界，城天险，为白彝所踞。名

胜常曰：“进图中原，退守鲁白，吾无忧矣。”攻之三年，不能克。七年九月，忽病死。子福远，方九岁。妻万氏，多权略，威行远近。当事者姑以抚了局，酿祸至今，自临安以东、广西以南，不复知有明官矣！至今临安不敢一字指斥，旅人询及者，辄掩口相戒，府州文移，不过虚文。予过安庄，见为水西残破者，各各有同仇志，不惜为致命；而此方人人没齿无怨言，不意一妇人威略乃尔！南包沙土司，抵蒙自县；北包弥勒州，抵广西府；东包维摩州，抵三乡县；西抵临安府；皆其横压之区。东唯三乡何天衢，西唯龙鹏龙在田，犹与抗斗，余皆闻风慑伏，shè慑于威势而屈服。有司为之笼络，仕绅受其羁勒，dí马缰绳，意即受其控制者，十八九。王伉以启衅被逮，后人苟且抚局，举动如此，朝廷可谓有人乎！夫伉之罪，在误用周世昌，不谙兵机，弥连数月，兵久变生耳。当时止宜责其迟，留策其后效。临敌易帅且不可，遽就军中逮之，亦太甚矣。嗟乎！朝廷于东西用兵，事事如此，不独西南彝也！

## 滇游日记二

戊寅（公元 1638 年）八月初七日 余作书投署府何别驾，求《广西府志》。是日其诞辰，不出堂，书不得达。入堂阅其四境图，见盘江自其南界西半入境，东北从东界之北而去，不标地名，无从知其何界也。

初八日 何收书欲相见，以雨不往。

初九日 余令顾仆辞何，不见；促其《志》，彼言即送至，而终不来。是日，复大雨不止。

初十日 何言觅《志》无印就者，已复命杀青矣。是日午霁，始见黄菊大开。菊惟黄色，不大。又有西番菊。

广西府西界大山，高列如屏，直亘南去，曰草子山。西界即大麻子岭，从大龟来者。东界峻逼，而西界层叠，北有一石山，森罗于中，连络两界，曰发果山。东支南下者结为郡治；西支横属西界者，有水从穴涌出，甚巨，是为泸源，经西门大桥而为矣邦池之源者也。通海从穴涌出，此海亦从穴涌出。然此海南山复横截，仍入太守塘山穴中，尤为异也。广福僧言，此水入穴即从竹园村北龙潭出，未知果否？恐龙潭自是锡冈业坞水，此未必合出也。矣邦池俗名海子，又曰龙甸。此泸江非广中泸江也。泸江在南，而此水亦窃其名，不知何故。矣邦池之南，复有远山东西横属，则此中亦一南北中洼之坑，而水则去来皆透于穴矣。此郡山之最远者也。

发果山圆若贯珠，横列郡后。东下一支曰奇鹤峰，则学宫所托，西下一支曰铁龙峰，则万寿寺所倚；而郡城当其中

环处。城之东北，亦有一小石峰在其中，曰秀山，上多突石，前可瞰湖，后可揽翠。城南濒湖，复突三峰：东即广福，曰灵龟山；中峰最小，曰文笔峰，建塔于上；而西峰横若翠焉。即名翠屏。此郡山之近者也。秀山前有伏波将军庙，后殿为伏波像，前殿为郡守张继孟祠。张，扶风人，以甲科守此。壬申为普酋困，城岌岌矣。张奋不顾身，固保城隍，普莫能破，城得仅存。先是张梦马伏波示以方略，后遂退贼。二月终，亲莅息宰河招抚焉。州人服其胆略，贼称为“舍命王”云。

新寺即万寿寺当发果西垂之南，其后山石嶙峋，为滇中所无。其寺南向，后倚峭峰，前临遥海，亦此中胜处。前有玉皇阁，东为城隍庙，但在城外。

泸源洞在城西北四里。新寺后山西尽，环坞而北，其中乱峰杂沓，缀以小石岫，皆削瓣骈枝，标青点翠。北环西转，而泸源之水，涌于下穴，泸源之洞，辟于层崖，有三洞焉。上洞东南向，前有亭；下洞南向，在上洞西五十步，皆在前山之南崖。后洞在后山之北冈，其上如罨 yu n 干枯井。从井北坠穴而下二十步，底界而成脊，一穴东北下而小，一穴东南下而廓。此三洞之分向也。其中所入皆甚深，秉炬穿隘，屡起屡伏，乳柱纷错，不可穷诘焉。

十一日 大霁。上午出西门，过城隍庙、玉皇阁前。西一里，转新寺西峰之嘴而北。又北一里，见西壑涨水盈盈，而上洞在其西北矣。由歧路一里抵山下，历级游上洞。望洞西有寺，殿两重，入憩而瀹水为餐。余因由寺西观水洞。还寺中索炬，始知为洞有三，洞皆须火深入。下午，强索得炬，而火为顾仆所灭，遍觅不可得。遥望一村，在隔水之南，涨莫能达，遂不得为深入计。聊一趋后洞之内，披其外扃 jī ng 门，

还入下洞之底，探其中门而已。仍从旧路归，北入新寺，抵暮而返。

十二日 早促何君《志》，犹曰即送至；坐寓待之，拟一至即行；已而竟日复不可得。晚谓顾仆曰：“《志》现装钉，俟钉成帙，即来候也。”

余初以为广西郡人必悉盘江所出，遍征之，终无谙者。其不知者，反谓西转弥勒，既属颠倒。其知者，第谓东北注罗平，经黄草坝下，即莫解所从矣。间有谓东南下广南，出田州，亦似揣摩之言，靡有确据也。此地至黄草坝，又东北四五日程。余欲从之，以此中淹留日久，迤西之行不可迟，姑留为归途之便。

广西府鸚鵡最多，皆三乡县所出，然止翠毛丹喙 hu 嘴，无五色之异。

三乡县，乃甲寅萧守所城。

维摩州，州有流官，只居郡城，不往州治。二处皆藉何天衢守之，以与普拒。

广福寺在郡城东二里，吉双乡在矣邦池之东南，与之对。而弥勒州在郡西九十里。《一统志》乃注寺在弥勒东九十里，乡为弥勒属，何耶？岂当时郡无附郭，三州各抵其前为界，故以属之弥勒耶？然今大麻子哨西，何以又有分界之址也？

十三日 中夜闻雷声，达旦而雨。初余欲行屡矣，而日复一日，待之若河清焉！

自省至临安，皆南行。自临安抵石屏州，皆西北。自临安抵阿迷，皆东北。自阿迷抵弥勒，皆北行。自弥勒抵广西府，皆东北。



十四日 再令顾仆往促《志》，余束装寓中以待。乍雨乍霁。上午得回音，仍欲留至明晨云。乃携行李出西门，入玉皇阁。阁颇宏丽，中乃铜像，而两庑塑群仙像，极有生气，正殿四壁，画亦精工。遂过万寿寺，停行李于其右庑。饭后登寺左铁龙峰之脊，石骨棱棱，皆龙鳞象角也。《志》又称为天马峰，以其形似也。既下，还寺中，见右庑之北有停柩焉，询之，乃吾乡徽郡游公柩也。游讳大勋，任广西三府。征普时，游率兵屯郡南海梢，以防寇之冲突。四年四月，普兵忽乘之，游竟没于阵。今其子现居其地，不得归，故停柩寺中。余为慨然。是晚，遇李如玉、杨善居诸君作醮 jiào 道场寺中，屡承斋饷。僧千松亦少解人意。是晚月颇朗。

十五日 余入城探游君之子，令顾仆往促何君。上午，出西门，游城隍庙。既返寺，寺中男妇进香者接踵。有吴锡尔者，亦以进香至，同杨善居索余文，各携之去，约抵暮驰还。抵午，顾仆回言：“何君以吏钉《志》久迟，扑数板，限下午即备，料不过期矣。”下午，何命堂书送《志》及程仪至，余作书谢之。是晚为中秋，而晚云密布，既暮而大风怒吼。僧设茶于正殿，遂舖餽 búxiǎo 吃喝而卧十六日 雨意霏霏，不能阻余行色。而吴、杨文未至，令顾仆往索之。既饭，杨君携酒一樽，侑 yòu 佐吃以油饼熏鳧，乃酌酒而携鳧饼以行。从玉皇阁后循铁龙东麓而北，一里，登北山而上。一里逾其坳，即发果山之脊也，《志》又谓之九华山。盖东峰之南下者为奇鹤，为学宫所倚；西峰之南下者为铁龙，为万寿寺之脉；中环而南突于城中者，为钟秀山；其实一山也。从岭上平行，又北三里，始见泸源洞在西，而山脊则自东界大山横度而西，属

于西界，为郡城后倚。然泸源之水，穿其西穴而出，亦不得为过脉也。从岭北行，又五里而稍下，有峭在坞之南冈，曰平沙峭，郡城北之锁钥也。其东即紫微之后脉，犹屏列未尽；其西则连峰蜿蜒，北自师宗南下为阿卢山；界坞中之水，而中透泸源者也。由峭前北行坞中，六里，有溪自北而南，小石梁跨之，是为矣各桥。溪水发源于东西界分支处，由梁下西注南转，坞穷而南入穴，出于泸源之上流也。又北六里，有村在西山之半，溪峡自东北来，路由西北上山。一里，蹶岭而上，二里，遂逾西界之脊，于是瞰西坞行。坞中水浸成壑，有村在其下；其西复有连山自北而南，与此界又相持成峡焉。从岭上又北四里，乃西北下西峡中，一里抵麓。复循东麓北行十五里，复有连冈属两界之间，有数家倚其上，是为中火铺，有公馆焉，按《志》，师宗南四十里有额勒峭，当即此矣。饭，仍北行峡中。其内石峰四五，离立崢嶸。峡西似有溪北下，路从峡东行，两界山复相持而北。坞中皆荒茅沮洳 jǔ rú 沼沼，直抵师宗，寂无片椽矣。闻昔亦有村落，自普与诸彝出没莫禁，民皆避去，遂成荒径。广西李翁为余言：“师宗南四十里，寂无一人，皆因普乱，民不安居。龟山督府今亦有普兵出没。路南之道亦梗不通。一城之外，皆危境云。”龟山为秦土官寨。其山最高，为弥勒东西山分脉处。其西即北属陆凉，西属路南，为两州间道。向设督捕城，中渐废弛。秦土官为吊土官所杀，昂复为普所掳。今普兵不时出没其地，人不敢行，往路南澍 chéng 江者，反南迂弥勒，从北而向革泥关焉。益自广西郡城外，皆普氏所慑服。即城北诸村，小民稍温饱，辄坐派其贳以供，如违，即全家掳掠而去。故小民宁流离四方，不敢一鸣之有司，以有司不能保其命，而普之生杀立见也。北行二十里，经坞而西，从坞中度一桥，有小水自南而北，涉之，转而西北行。暝色已合，顾仆后，余从一老人、一童子前行，踟躕

昏黑中。余高声呼顾仆，老人辄摇手禁止，盖恐匪人闻声而出也。循坡陟坳十里，有一尖峰当坳中，穿其腋，复西北行。其处路甚泞，溪水交流，路几不辨。后不知顾仆趋何所，前不知师宗在何处，莽然随老人行，而老人究不识师宗之远近也。老人初言不能抵城，随路有村可止。余不信。至是不得村，并不得师宗，余还叩之。老人曰：“余昔过此，已经十四年。前此随处有村，不意竟沧桑莫辨！”久之，渐闻犬吠声隐隐，真如空谷之音，知去人境不远。过尖山，共五里，下涉一小溪，登坡，遂得师宗城焉。抵东门，门已闭，而外无人家。循城东北隅，有草茅数家，俱已熟寝。老人仍同童子去。余止而谋宿，莫启户者。心惶惶念顾仆负囊，山荒路寂，泥泞天黑，不知何以行？且不知从何行？久之，见暗中一影，亟呼而得之，而后喜可知也！既而见前一家有火，趋叩其门。始固辞，余候久之，乃启户人。淪汤煮杨君所贻粉糕啖之，甘如饴也。濯尼藉草而卧，中夜复闻雨声。主人余言：“今早有人自府来，言平沙有沙人截道。君何以行？”余曰：“无之。”曰：“可征君之福也。土人与之相识，犹被索肥始放，君之不遇，岂偶然哉！即此地外五里尖山之下，时有贼出没。土人未晚即不敢行，何幸而昏夜过之！”

师宗在两山峡间，东北与西南俱有山环夹。其坞纵横而开洋，不整亦不大。水从东南环其北而西去，亦不大也。城虽砖甃而甚卑。城外民居寥寥，皆草庐而不见一瓦。其地哨守之兵，亦俱何天衢所辖。

城西有通玄洞，去城二里，又有透石灵泉，俱不及游。

十七日 晨起，雨色霏霏。饭而行，泥深及膝，出门即仆向前摔倒。北行一里，有水自东南坞来，西向注峡而去，石桥跨之。为绿生桥。过桥，行坞中一里，北上坡。遵坡行八里，东山始北断成峡，水自峡中西出，有寨当峡而峙，不

知何名。余从西坡北下，则峡水西流所经也。坡下亦有茅舍数家，为往来居停之所，是曰大河口。河不甚巨，而两旁沮洳特甚，有石梁跨之，与绿生同，其水势亦与绿生相似。过桥北行，度坞。坞北复有山自东北横亘西南，一里陟其坡，循之东向行。三里，越坡东下。坞中沮洳，有小水自北而南入大河。溪上流有四五人索哨钱于此，因架木为小桥以渡。见余，不索哨而乞造桥之犒，余畀以二文，各交口称谢。既渡，半里，余随车路东行，诸人哄然大呼，余还顾，则以罗平大道宜向东北，余东行为误故也。亟还从东北半里，复上坡东行，于是皆荒坡遥陇，夙雾远迷，重茅四塞。十五里，东逾冈，始望见东北冈上有寨一屯，其前即环山成洼，中有盘壑，水绕其底而成田塍，四顾皆高，不知水从所出。从冈东下一里，越坞中细流。其坞与流，皆自南而北，即东通盘壑者。又东上一里，循壑之南脊行，与所望北冈之寨正隔坞相对矣。又逾东冈稍下一里，则盘壑之东，有峡穿陇中而至，其峡自东南大山破壁而至者。峡两崖皆亘壁，其上或中剖而成峡，或上覆而成梁，一坞之中，倏断倏续，水亦自东南流穿盘壑，但壑中不知何泄。时余从石梁而度，水流其下，不知其为梁也。望南北峡中水，一从梁洞出，一从梁洞入。乃从梁东选石踞胜，瞰峡而坐。睇其下，如连环夹壁，明暗不一，曲折透空，但峡峭壁削，无从下穿其穴耳。于是又东，愈冈坞相错，再上再下。八里，盘岭再上，至是夙雾尽开，北有削崖近峙，南有崇岭遥穹。取道其间，横陟岭脊，始逼北崖，旋向南岭。二里，复逾高脊，北转东下。二里，有茅当两峰峡间，前植哨竿，空而无人，是曰张飞哨，山中之最幽险处也。又东下三

里，悬壑深阒，qù沉寂无声，草木蒙密，泥泞及膝，是名偏头哨。哨不见居庐，路口止有一人，悬刀植枪而索钱，余不之与而过。此哨之南即南穹崇岭，罗平贼首阿吉所窟处，为中道最险，故何兵哨守焉；又名新哨，而师宗界止此矣。过哨，又东上岭。岭更峻，石骨凌厉。二里跻其巅，是为罗平、师宗之分界，亦东西二山之分界也。岭重山复，上下六十里，险峻为迤东之冠。其山盖南自额勒度脉，分支北下，结成崇岭，北度此脊而为白腊、束龙，而东尽于河底、盘江交会处者也。从岭上东向平行，其间多坠壑成弃，jng同“阱”，小者为罾井即枯井，大者为盘洼，皆丛木其中，密不可窥，而峰头亦多树多石，不若师宗皆土山茅脊也。平行岭上五里，路左有场，宿火树间，是为中火铺，乃罗平、师宗适中之地。当午，有土人担具携炊，卖饭于此，而既过时辄去，余不及矣，乃冷餐所携饭。又东一里，渐下。又一里，南向下丛中。其路在箐石间，泥泞弥甚。一里，遂架木为栈，嵌石隙中，非悬崖沿壁，而或断或续，每每平铺当道，想其下皆石孔罾井，故用木补填之也。又东下一里，始出峡口。回顾四壑，崇岭高悬，皆丛箐密翳，中有人声，想有彝人之居，而外不能见。东眺则南界山冈平亘，北界则崇峰屏立，相持而东。于是循北坡东行。三里，复北上坡，直抵北界峰腰，缘之。三里，峰尽东下，有坞纵横，一坞从北峡来，一坞从东峡来，一坞从西峡来，一坞向东南去。时雨色复来，路复泥泞，计至罗平尚四十里，行不能及，闻此中有营房一所可宿，欲投之。四顾茫无所见，只从大道北转入峡，遂缘峡东小岭而上。一里，忽遇五六人持矛挟刃而至，顾余曰：“行不及州矣。”予问：“营房何在？”曰：“已过。”

“可宿乎？”曰：“可。”遂挟余还。盖此辈即营兵。乃送地方巡官过岭而返者。仍一里，下山抵坞中，乃向东坞入。半里，抵小峰之下，南向攀峰而上，峻滑不可着足。半里登其巅，则营房在焉。营中茅舍如蜗，上漏下湿，人畜杂处。其人犹沾沾谓予：“公贵人，使不遇余辈，而前无可托宿，奈何？虽营房卑隘，犹胜彝居十倍也。”彝谓黑、白彝与僮僮。余颔之。索水炊粥。峰头水甚艰，以一掬濯足而已。

十八日 平明，雨色霏霏。余谓：“自初一漾田晴后，半月无雨。恰中秋之夕，在万寿寺，狂风酿雨，当复有半月之阴。”营兵曰：“不然。予罗平自月初即雨，并无一日之晴。盖与师宗隔一山，而山之西今始雨，山之东雨已久甚。乃此地之常，非偶然也。”余不信。饭后下山。饭以笋为菜。笋出山箐深处，八月正其时也。泞滑更甚于昨，而浓雾充塞，较昨亦更甚。一里，抵昨所入坞中，东北上一里，过昨所返辕处。又一里，逾山之冈，于是或东或北，盘旋岭上。八里稍下，有泉一缕，出路左石穴中。其石高四尺，形如虎头，下层若舌之吐，而上有一孔如喉，水从喉中溢出，垂石端而下坠。喉孔圆而平，仅容一拳，尽臂探之，大小如一，亦石穴之最奇者。余时右足为污泥所染，以足向舌下就下坠水濯之。行未几，右足忽痛不止。余思其故而不得，曰：“此灵泉而以濯足，山灵罪我矣。请以佛氏忏法解之。如果神之所为，祈十步内痛止。”及十步而痛忽止。余行山中，不喜语怪，此事余所亲验而识之者，不敢自讳以没山灵也。从此渐东下，五里抵一盘壑中，有小水自北而南，四围山如环堵，此中洼之底也，岂南流亦透穴而去者耶？又上东冈，二里逾冈。又东下一里，行坞中者三里，

有小水自西北向东南，至是始遇明流之涧，有小桥跨之。既度，涧从东南去，路复东上冈。三里，逾冈之东，始见东坞大辟，自南而北。东界则遥峰森峭，《志》称罗庄山。骈立东南；西界则崇巘巍峨，《志》称白蜡山。屏峙西北。东北又有一山，土人称为束龙山。横排于两界缺处，而犹远不睹罗平城，近莫见兴哆啰也。兴哆啰即在山下，以岭峻不能下瞰耳。又东，稍下者二里，峻下者一里，遂抵坞中，则兴哆罗茅舍数间，倚西山东麓焉。从此遂转而北行坞中。其坞西傍白蜡，东瞻罗庄，南去甚遥，则罗庄自西界老脊分枝而东环处也。坞中时有土冈自西界东走，又有石峰自东界西突。路依西界北行，遥望东界遥峰下，峭峰离立，分行竞颖，复见粤西面目。盖此丛立之峰，西南始于此，东北尽于道州，磅礴数千里，为西南奇胜，而此又其西南之极云。过兴哆啰北，一重土冈东走，即有一重小水随之。想土冈之东，有溪北注，以受此诸水。数涉水逾冈，北五里，望西山高处有寨，聚居颇众，此儼儼寨也。又北二里，有池在东冈之下，又北二里，有池在西冈之下，皆冈坞环转，中注而成者。又北三里，有水成溪，自西而东向注，甚急，一石梁跨之，是为鲁彝桥，桥下水东南数里入穴中。越桥北，始有夹路之居。又北半里，有水自西而东注，其水不及鲁彝之半，即从上流分来，亦东里余而灭，亦一石梁跨之。二水同出于西门外白蜡山麓龙潭中，分流域东南而各坠地穴，亦一奇也。桥之南，始有盈禾之塍。又北半里，入罗平南门。半里，转东，一里，出东门，停憩于杨店。是日为东门之市。既至而日影中露，市犹未散，因饭于肆，观于市。市新榛子、薰鸡蓼还杨店，而雨濛濛复至。时有杨媚姜渭滨者，荆州人，赘

此三载矣，颇读书，知青乌术，询以盘江曲折，能随口而对，似有可据者。先是余过南门桥，有老者巾服而踞桥坐，见余过，拉之俱坐。予知其为土人，因讯以盘江，彼茫然也。彼又执一人代讯，其人谓由澂江返天上，可笑也。涓滨言：“盘江南自广西府流东北师宗界，入罗平之东南隅罗庄山外，抵八达彝寨会江底河，经巴泽、河格、巴吉、兴龙、那贡，至坝楼为坝楼江，遂东南下田州。不北至黄土坝，亦不至普安州。”第坝楼诸处与普安界亦相交错，是南盘亦经普安之东南界，特未尝与东北之北盘合耳。

罗平在曲靖府东南二百余里，旧名罗雄，亦土州也。万历十三年，土酋者继荣作乱，都御史刘世曾奉命征讨，临元道文作率万人由师宗进，夹攻平之，改为罗平。明年，继荣目把董仲文等复叛，羁知州何倓。文作以计出之，复率兵由师宗进，讨平之。今逐为迤东要地。

罗平州城西倚白蜡山下，东南六十里为罗庄山，东北四十里为束龙山。有水自白蜡麓龙潭出，名鲁彝河，东环城，南出鲁彝桥，而东入地穴。其北有分流小水亦如之。此内界之水也。其西有蛇场河，自州西南环州东北，抵江底河，俱在白蜡、束龙二山外。其东南有盘江，自师宗东北入境，东南抵八达，俱在罗庄山外。此外界之水也。

州城砖甃颇整。州治在东门内，俱民，惟东门外颇成闾阖。西南二门，为贼首官霸、仲家巢，在正南八十里乌鲁河师宗界。阿吉儺儺，在州西南七十里偏头南大山下。二寇不时劫掠，民不能居。

白蜡山，在城西南十余里，顶高十余里，其麓即在西门外二里。上有尖峰，南自偏头寨，北抵州西北，为磨盘山过



脉，而东又起为束龙山者也。此山虽晴霁之极，亦有白云一缕，横亘其腰如带围，为州中一景。

束龙山，在城东北四十里。者继荣叛时，结营其上为巢窟，官兵攻围久之，内溃而破。今其上尚有二隘门。

罗庄山，在城东南六十里。其山参差森列，下多卓锥拔笋之岫，粤西石山之发轫开始也。

罗平州东至广南八达界二百里，西南至师宗州偏头哨六十里，南至师宗州乌鲁河界八十五里，西南至陆凉蛇场河界一百里，西北至旧越州界发郎九十里，北至亦佐县桃源界一百二十里，东北至亦佐县、黄草坝二百里。

罗平州正西与滇省对，正东与广西思恩府对，正北与平彝卫对，正南与广西府永安哨对。

十九日 坐雨逆旅，阅《广西府志》。下午，有伍、左、李三生来拜。

二十日 雨阻逆旅。

二十一日 亦雨阻逆旅。

二十二日 早犹雨霏霏，将午乃霁。浣濯污衣，且补纫之。下午入东门，仍出南门，登门外二桥，观鲁彝河。询之土人，始知其西出白蜡山麓龙潭，仍东入地穴者也。还入南门，上城行，抵西门。望白蜡山麓，相去仅三里，外有土冈一层；回之，鲁彝发源，即从其麓透穴而西出者也。稍北，即东转经北门。其西北则磨盘山峙焉，为州城来脉。城东北隅汇水一塘，其下始有禾畦，即东门接壤矣。其城乃东西长而南北狭者也。

二十三日 晨起，阴云四布。饭而后行。其街从北去，

居民颇盛。一里，出北隘门，有岐直北过岭者，为发郎道，其岭即自西界磨盘山转而东行者。板桥大道，从岭南东转东北向行。十里，有村在北山之下，曰发近德。其处南开大坞，西南即白蜡，东南即大堡营山。大堡营之南，一支西转，卓起一峰，特立于是村之南，为正案。其南则石峰参差遥列，即昨兴哆啰所望东南界山也。又东，屡有小水南去，渡之。东五里，有石峰突兀当关。北界即磨盘东转之山，南界即大堡山诸石峰，相凑成峡，而石峰当其中，若蹲虎然。由其东南腋行，南界石山森森成队南去，而路渐东北上。五里出当关峰之东，其东垂有石特立，上有斜蹇向旁斜出高高伸展之势，是曰金鸡山，所谓“金鸡独立”也。又东一里，一洞在南小峰下，时雨阵复来，避入其中，饭。又东三里，东上峡脊。其脊即磨盘山东走脉，至此又度而南，为大堡营东山者也。一里，逾脊之东，其上有岐南去，不知往何彝寨。脊东环洼成坞，有小水北下，注东南坞中，稻禾盈腴。有数家倚北峰下，曰没奈德。东峰下有古殿二重，时雨势大至，趋避久之。乃随水下东南峡，峡逼路下，两旁山势，仍觉当人面而起。东行峡中二里，有水自峡南洞穴出，与峡水同东注。又一里，有小石梁跨溪，逾之。从溪南东行，一里，溪北注峡，路东逾冈。一里余，有坞自西北来，环而南，其中田禾芄或 péng yù 茂盛，村落高下。东二里，有数十家夹路，曰山马彝，亦重山中一聚落也。于是又东北一里，石峰高亘，逾其南坡，抵峰下。又东南一里，有塘在山坞，五六家傍坞而栖，曰挨泽村。又东北二里，为三板桥。数家踞山之冈，其桥尚在冈下。时雷雨大至，遂止于冈头上寨。

二十四日 主人炊饭甚早，平明即行。雨色霏霏，路滑殊甚。下坡即有小石梁，其下水亦不大，自西而东注，乃出于西北石穴，而复入东北穴中者。其桥非板而石，而犹仍其旧名。桥南复过一寨，乃东向行坡间。二里，有歧当峡：从东北者，乃入寨道；从直东者，为大道，从之。直东一里，登冈上。其北有坞在北大山下，即寨聚所托，中有禾芄芄焉。冈南小石峰排立冈头，自东而西，遂与北山环峙为峡。入峡，东行四里，逾脊北上，半里入其坳。其北四峰环合，中有平坞，经之而北，西峰尤突兀焉。北半里，又穿坳半里，复由峡中上一里，直抵北巨峰下。其峰耸亘危削，如屏北障。其西有坞下坠北去，其中箐深雾黑，望之杳然。路从峰南东转，遂与南峰凑峡甚逼。披隙而东半里，其东四山攒沓，峰高峡逼，丛木蒙密，亦幽险之境也。遂循南峰之东，南向入坞，半里，乃东南上。半里，逾冈脊而东，其东有坞东下，路从冈头南向行。一里，复出南坳。其坳东西两峰，从冈脊起，路出其侧，复东向行。三里，始稍降而复上。于是升降曲折，多循北岭行，与南山相持成坞。六里，路从坞而东。又五里，稍上逾坳，南北峡始开。再东盘北岭之南三里，始见路旁余薪爨灰，知为中火之地。从其东一里下峡，始得石路，迤迳南向。平行下二里，俯见南坞甚沓。循北岭东向行一里，忽闻溪声沸然。又南下抵坞中，一溪自东而西，有石梁跨之，溪中水颇大而甚急。四顾山回谷密，毫无片隙，不知东北之从何来，不知西南之从何泄，当亦是出入于窍穴中者。欲候行人问之，因坐饭桥上。久之不得过者，乃南越桥行。仰见桥南有歧躡峰直上，有大道则溯溪而东。时溪涨路湮<sub>y n</sub>掩盖，攀

南峰之麓行。念自金鸡山东上，一路所上者多，而下者无几，此溪虽流坞中，犹是山巅之水也。东一里，循南峰东麓，转而南。隔坞东望，溪自东北峡中破崖而出，其内甚逼。路舍之南，半里，复循南峰南麓，转而西向入坞。一里，坞穷，遂西上岭。一里，逾岭头，始见有路自北来。合并由岭上南去；此即桥南直上之岐，逾高岭而下者，较此为迳直云。由岭南行，西瞰坞甚深，而箐密泉沸，亦不辨其从何流也。又南二里，转而东，循北岭南崖东向行，亦与南山下夹成坞，下瞰深密，与西坞同。东五里，其坞渐与西坞并，始知山从东环，坞乃西下者。又东向逾冈，东北一里，度一脊，其脊东西度。从其东复上岭，一里，则岭东有坞南北辟。乃北转循西山行坞上，一里，坞穷。从坞北平转，逾东岭之东，共二里，有数家在路北坡间，是曰界头寨，以罗平村落东止于此也。又东行冈上二里，再上岭一里，逾而东，则有深峡下嵌，惟闻水声汹涌，而不见水。从岭上转而南行，东瞰东界山麓，石崖悬削，时突于松梢箐影中，而不知西界所行之下，其崖更耸也。南行一里，始沿崖南下。又一里，仰见路西之峰，亦变而为穹崖峭壁，极危峻之势焉。从此瞰东崖之下，江流转曲，西南破壁去；隔江有茅两三点，倚崖而居。乃东向拾级直下，一里，瞰江甚近，而犹未至也。转而北，始见西崖矗立插天，与东崖隔江对峙。其崖乃上下二层，向行其上，止见上崖而不得下见，亦不得下达，故必迂而南，乃得拾级云。北经矗崖下半里，下濒江流，则破崖急涌，势若万马之奔驰，盖当暴涨时也。其水发源于师宗西南龙扩北，合陆凉诸水为蛇场河，由龙甸及罗平旧州，乃东北至伊泽，过束龙山后，转

东南抵此，即西南入峡，又二百里而会八达盘江者也。罗平、普安以此江为界，亦遂为滇东、黔西分界焉。有舟在江东，频呼之，莫为出渡者。薄暮雨止，始有一人出曰：“江涨难渡，须多人操舟乃可。”不过乘急为索钱计耳。又久之，始以五人划舟来，复不近涯，以一人涉水而上，索钱盈壑，乃以舟受，已昏黑矣。雨复淋漓，截流东渡，登涯入旅店。店主人他出，其妻黠而恶，见渡舟者乘急取盈，亦尤而效之，先索钱而后授餐，餐又恶而鲜<sup>xi n</sup>少，且嫚褻轻慢余，盖与诸少狎而笑余之老也。此妇奸肠毒手，必是冯文所所记地羊寨中一流人，幸余老，不为所中耳！

江底寨乃儺儺；只此一家歇客，为汉人。其人皆不良，如儺儺之要渡，汉妇之索客，俱南中诸彝境所无者。其地为步雄属，乃普安十二营长官所辖也。土酋龙姓。据土人曰：“今为侬姓者所夺。”步雄之界，东抵黄草坝二十里，西抵此江六十里，南抵河格为广南界一百余里，北至本司十二营界亦不下三四十里，亦平原中一小邑也。

二十五日 其妇平明始觅炊，迟迟得餐。雨时作时止。出门即东上岭。盖其江自北而南，两崖夹壁，惟此西崖有一线可下，东崖有片隙可庐，其南有山横列，江折而西向入峡，有小水自东峡来注，故西崖之南，江勒而无余地，东崖之南，曲转而存小滕。过此江，乃知布雄之地，西南随此江，其界更远；南抵广南，其界即盘江，此《统志》所云东入普安州境也。步雄属贵州普安州。盘旋东北共三里，逾岭头，遂与南山成南北两界。峡中深逼，自东而西；路循北山岭南行，自西而东。又五里，则北山忽断如中剖者，下陷如深坑，底有细流，

沿石底自北而泻于南峡。路乃转北而下，历悬石，披仄嶮狭窄的山崖，下抵石底，践流稍南，复攀石隙，上跻东崖。由石底北望，断崖中剖，对夹如一线，并起各千仞，丛翠披云，飞流溅沫，真幽险之极观，逼仄之异境也。既上，复循北岭东行。五里稍降，行坞中二里，于是路南复有峰突起，不沿南坞，忽穿北坳矣。时零雨间作，路无行人。既而风驰雨骤，山深路僻，两人者勃窣<sub>s</sub>匍匐而行其间，觉树影溪声，俱有灵幻之气。又二里，度东脊，稍转而南，复逾冈而上。二里，一岐东南，一岐直北，顾奴前驰从东南者。穿山腋间二里，忽见数十家倚北坞间，余觉有异，趋问之，则大路尚在北大山后，此乃山中别聚，皆僿僿也。见人依依，间有解语者，问其名，曰坡头甸。问去黄草坝，曰尚五十里。问北出大路若干里，曰不一里。盖其后有大山，北列最高，抱此甸而南，若隔绝人境者。随其指，逾岭之西北腋，果一里而得大道。遂从之，缘大山之北而上。直挤者一里，望北坞甚深而辟，霾开树杪树枝间的雾气散去，每伫视之，惟见其中丛茅盘谷，阒<sub>qù</sub>寂静无片媵半椽也。盘大山之东，又上半里，忽见有峡东坠。稍东南降半里，平行大山东南支，又见其西复有峡南坠，已与大山东西隔陇矣。于是降陟岭坞十里，有两三家居北冈之上，是曰柳树。止而炊汤以饭；而雨势不止，讯去黄草坝不及，遂留止焉。其人皆汉语，非僿僿。居停之老陈姓，甚贫而能重客，一见辄煨櫓<sub>g duò</sub>短小的木头以燎湿衣。余浣污而炙之。虽食无盐，卧无草，甚乐也。

二十六日 平明起，炊饭。风霾飘雨，余仍就火，久之乃行。降坡循坞，其坞犹西下者。东三里坞穷，有小水自

北坞来，横渡之。复东上坡，宛转岭坳，五里，有场在北坡下。由其东又五里，逾冈而下，坞忽东西大开。其西南冈脊甚平，而东北若深坠；南北皆巨山，而南山势尤崇，黑雾间时露岩岩高峻的样子气色。坞中无巨流，亦无田塍居人，一里皆深茅充塞。路本正东去，有岐南向崇山之腋，顾奴前驰，从之。一里，南竟坞，将陟山坡上，余觉其误，复返辙而北，从大路东行。披茅履湿，三里，东竟坞。有峰中峙坞东，坞从东北坠而下，路从东南陟而上。二里，南穿山腋。又东半里，逾其东坳，俯见东山南向列，下界为峡，其中泉声轰轰，想为南流者。从岭上转南半里，逾其南坳，又俯见西山南向列，下界为峡，其中泉声轰轰，想亦南流者。盖其东北皆有层峦夹谷，而是山中悬其间。遂从其西沿岭南下，二里，有小水自东崖横注西谷，遂踞其上，濯足而饭。既饭，从坞上南行。隔坞见西峰高柯丛蔓，蒙密无纤隙。南二里，坞将尽，闻伐木声，则抡材取薪者，从其南渐北焉。又南一里，下至坞中，则坞乃度脊，虽不甚中高，而北面反下。脊南峡，南下甚逼，中满田禾。透峡而出，遂盘一壑，丰禾成塍。有小水自东北峡下注，南有尖峰中突，水从其西南坠去，路从其东北逾岭。一里半涉壑，一里半登岭。又东俯，有峡南下，其中水声甚急。拾级直下，一里抵坞底，东峡水西南注，遂横涉之。稍南，又东峡一水，自东而西注，复横涉之，二水遂合流南行。路随涧东而南，二里出峡，有巨石峰突立东南，水从坞中直南去。坞中田塍鳞次，黄云被陇，西瞰步雄，止隔一岭。路从坞东上岭，转突峰之南，一里，有数家倚北冈上，是曰沙涧村，始知前所出坞为沙涧也。由其前东下而复上，又东南

逾一冈而下，共一里余，有溪自北而南，较前诸流为大，其上有石梁跨之。过梁，复东上坡一里，冈头石齿萦泥，滑泞廉利，备诸艰楚。一里东下，又东南转逾一冈，一里透峡出，始见东小山南悬坞中，其上室庐累累，是为黄草坝。乃东行田塍间一里，遂经坞而东，有水自北坞来，石坡横截之，坡东隙则叠石齐坡，水冒其上，南泻而下。其水小于西石梁之水，然皆自北而南，抵巴吉而入盘江者也。自沙涧至此，诸水俱清澈可爱，非复潢污浑浊之比，岂滇、黔分界，而水即殊状耶？此处有石濑，而复髹堰以补其缺，东上即为黄草坝营聚，坝之得名，岂以此耶？时樵者俱浣濯坝上，亦就濯之，污污垢膝，为之顿易。乃东上坡，循堵垣而东，有街横萦冈南，然皆草房卑舍，不甚整辟。土人言，前年为步雄龙土司挟其戚沙土司兵攻毁，故非复旧观。然龙氏又为侬氏所攻而代之矣。其北峰顶，即土司黄氏之居在焉。乃人息于吴氏。吴，汉人，男妇俱重客，蔬醴俱备云。

二十七日 晨起 雨犹不止。即而霁，泥泞犹甚。姑少憩一日，询盘江曲折，为明日行计。乃匡坐作记。薄暮复雨，中夜弥甚，衣被俱沾透焉。

二十八日 晨雨不止。衣湿难行。俟炙衣而起。终日雨洿洿雨水不断地往下流也。是日此处马场，人集颇盛。市中无他异物，惟黄蜡与细笋为多。乃煨笋煮肉，竟日守雨。

黄草坝土司黄姓，加都司衔。乃普安十二营长官司之属。十二营以归顺为首，而钱赋之数则推黄草坝，土地之远则推步雄焉。

黄草坝东十五里为马鼻河，又东五十里抵龙光，乃广西



右江分界；西二十里为步雄，又西五十里抵江底，乃云南罗平州分界；南三十里为安障，又南四十里抵巴吉，乃云南广南府分界；北三十里为丰塘，又北二十里抵碧洞，乃云南亦佐县分界。东西南三面与两异省错壤，北去普安二百二十里。其地田塍中辟，道路四达，人民颇集，可建一县；而土司恐夺其权，州官恐分其利，故莫为举者。

黄草坝东南，由龙光、箐口、者恐、板屯、坝楼、以上俱安隆土司地。其土官自天启初为部人所杀，泗城以孙代署之。八腊、者香、俱泗城州地。下田州，乃昔年大道。自安隆无土官，泗城代署，广南以兵争之，据其大半，道路不能，实由于此。

按盘江自八达、与罗平分界。巴泽、河格、巴吉、兴隆、那贡，以上俱安隆土司地，今俱为广南有。抵坝楼，遂下八蜡、者香。又有一水自东北来合，土人以为即安南卫北盘江，恐非是。安南北盘，合胆寒、罗运、白水河之流，已东南下都泥，由泗城东北界，经那地、永顺，出罗木渡，下迁江。则此东北来之水，自是泗城西北界山箐所出，其非北盘可知也。于是遂为右江。再下又有广南、富州之水，自者格、亦安隆土司属，今为广南据者。葛阡、历里俱泗城州地。来合，而下田州，此水即志所称南旺诸溪也。二水一出泗城西北，一出广南之东，皆右江之支，而非右江之源；其源惟南盘足以当之。胆寒、罗运出于白水河，乃都泥江之支，而非都泥江之源；其源惟北盘足以当之。各不相紊也。

按云南抵广西间道有三。一在临安府之东，由阿迷州、维摩州本州昔置干沟、倒马坡、石天井、阿九、抹甲等哨，东通广南。每哨拨陆凉水卫百户一员、军兵十五名、民兵十五名把守。后州治湮没，哨悉废弛。抵广南

富州，入广西归顺、下雷，而出驮伏，下南宁。此余初从左江取道至归顺，而卒阻于交彝者也，是为南路。一在平越府之南，由独山州丰宁上下司，入广西南丹河池州，出庆远。此余后从罗木渡取道而入黔、滇者也，是为北路。一在普安之南、罗平之东，由黄草坝，即安隆坝楼之下田州，出南宁者。此余初徘徊于田州界上，人皆以为不可行，而久候无同侣，竟不得行者也，是为中路。中路为南盘入粤出黔之交；南路为南盘萦滇之始，与下粤之末；北路为北盘经黔环粤之会。然此三路今皆阻塞。南阻于阿迷之普，富州之李、沈，见《广西小纪》。归顺之交彝：中阻于广南之蚕食，田州之狂狷 yín 狗狂叫；北阻于下司之草窃，八寨之伏莽。既宦辙之不敢入，亦商旅之莫能从。惟东路由沅、靖而越沙泥□□□□恐州，为今人所趋。然怀远沙泥，亦多黎人之恐，且迂陟湖南，又多历一省矣。

黄草坝东一百五十里为安笼所，又东为新城所，皆南与粤西之安隆、泗城接壤。然在黔曰“笼”，在粤曰“隆”，一音而各异字，一处而各异名、何也？岂两名本同一字，传写之异耶？按安庄之东，大路所经，亦有安笼箐山，与安笼所相距四百里，乃远者同而近者异，又何耶？大抵黔中多用“笼”字，粤中多用“隆”字，如隆安县之类。故各从其地，而不知其地之相近，其取名必非二也。

黄草坝著名黔西，而居聚闾阖俱不及罗平州；罗平著名迤东，而居聚闾阖又不及广西府。此府、州、营、堡之异也。闻澂江府湖山最胜，而居聚闾阖亦让广西府。临安府为滇中首郡，而今为普氏所残，凋敝未复，人民虽多，居聚虽远，而

光景止与广西府同也。

迤东之县，通海为最盛；迤东之州，石屏为最盛；迤东之堡聚，宝秀为最盛：皆以免于普祸也。县以江川为最凋，州以师宗为最敝，堡聚以南庄诸处为最惨，皆为普所蹂躏也。若步雄之龙、侖争代，黄草坝之被閔<sup>hòng</sup>相斗于龙、沙，沙乃步雄龙氏之妇翁。安隆土司之纷争于岑、侖。岑为广西泗城，侖为广南府。今广南势大，安隆之地，为占去八九矣。土司糜烂人民，乃其本性，而紊及朝廷之封疆，不可长也。

诸彝种之苦于土司糜烂，真是痛心疾首，第势为所压，生死性命耳，非真有恋主思旧之心，牢不可破也。其所以乐于反侧者，不过是遗孽煽动。其人不习汉语，而素昵彝风，故勾引为易。而遗孽亦非果有殷之顽、田横之客也，第跳梁伏莽之奸，藉口愚众，以行其狡猾耳。

所度诸山之险，远以罗平、师宗界偏头哨为最；其次则通海之建通关，其险峻虽同，而无此荒寂；再次则阿迷之中道岭，沈家坟处。其深杳虽同，而无此崇隘；又次则步雄之江底东岭，其曲折虽同，而无此逼削。若溪渡之险，莫如江底，崖削九天，堑嵌九地，盘江朋圃之渡，皆莫及焉。

粤西之山，有纯石者，有间石者，各自分行独挺，不相混杂。滇南之山，皆土峰缭绕，间有缀石，亦十不一二，故环洼为多。黔南之山，则介于二者之间，独以逼耸见奇，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成海，而流多浑浊。惟抚仙湖最清。粤山惟石，故多穿穴之流，而水悉澄清。而黔流亦介于二者之间。

二十九日 晨雨霏霏。既饭，辞主人行。从街东南出，半里，绕东峰之南而北，入其坞。伫而回睇，始见其前大坞

开于南，群山丛突，小石峰或朝或拱，参立前坞中。而遥望坞外，南山横亘最雄，犹半与云气相氤氲，此即巴吉之东，障盘江而南趋者也。坞中复四面开坞：西则沙涧所从来之道，东则马鼻河所从出之峡，而南则东西诸水所下巴吉之区，北则今所入丰塘之路也。计其地，北与□□□为对，南与富州为对，西与杨林为对，东与安笼所为对。其遥对者，直东则粤西之庆远，直北则四川之重庆矣。入北坞又半里，其西峰盘崖削石，岩岩独异，其中有小水南来。溯之北又二里，循东峰北上，逾脊稍降，陟坞复上，始见东坞焉。共二里，再上北坳，转而西，坳中有水自西来，出坳下坠东坞，坳上丰禾被陇即禾苗茂盛遮盖了田陇。透之而西，沿北岭上西向行。二里稍降，陟北坞。一里复西北上，二里逾北坳，从岭脊西北行。途中忽雨忽霁，大抵雨多于日也。稍降，复盘陟其西北坡冈，左右时有大洼旋峡，共五里，逾西坳而下。又三里抵坞中，闻水声淙淙，然四山回合，方疑水从何出。又西北一里，忽见坞中有坑，中坠如井，盖此水之所入者矣。从坞右半里，又西北陟岭半里，透脊夹而出，于是稍降，从长峡中行。西北三里，复稍上，始知此峡亦中洼而无下泄之道者也。饭于路旁石上。出岭之西，始见西坞中盘，内皆嘉禾芄芄。北有小山馆坞口，庐舍悬其上，是曰丰塘。东西南皆回峰环之，水从西南二坞交注其间，北向坠峡。由坞东南降岭，循坞南盘南山北麓，共二里，北与馆口庐舍隔坞相对。见路旁有歧，南向入山，疑为分歧之处，过而复还。始登，见其内道颇大，以为是；再上，路分为二，西者既渐小，南者又盘南山，又疑为非。往算数四，莫可从问。而坞北居庐相距二里余，往返

既遥；见南山有牧者，急趋就之，而隔峰间壑，不能即至。忽有负木三人从前岭下，问之，乃知其非。随之二里，北出大路。其人言：“分岐之处尚在岭西。此处南岐，乃南坞小路之入山者，大路在西坞入也。然此去已不及黄泥河，正可从碧峒托宿矣。”乃西向入坞。有小水自西来，路逾坡西上，下而复陟，三里逾坳。坳不高而接两山之间，为南山过北之脊；东水下丰塘，西水复西北流，俱入马鼻者；脊西遥开坞直去。循北岭又西二里，岐始两分：沿北岭西向出坞，为普安州道；横度坞南，陟岭南上，为亦佐道。遂南度坞，路渐微，深茅覆水，曲磴欹坡石级盘曲随坡回转，无非行潦小水塘。缘之南上坡，一里，西南盘岭角，始望见北界遥山横亘，蜿蜒天末。此即亦字孔西南东转之脊，从丹霞山东南，迤迳环狗场、归顺二营以走安笼所，北界普安南北板桥诸水入北盘，南界黄草坝马鼻河诸水入南盘者也。又西南入峡一里余，复南跻岭巅。一里，得石磴，由脊南转。其脊茅深路曲，非此石道，复疑其误矣。循磴西下，复转而南，曲折一里，抵山麓。其麓复开大坞西去。坞虽大，皆荒茅盘错，绝无禾黍人烟。于是随山麓西行，三里，坞直西去，路西南截坞行。坞南北界，巨岭森削，中环一壑，圆匝合沓重重叠叠聚集在一起，令人有四面芙蓉之想。惟暝色欲合，山雨复来，而路绝茅深，不知人烟何处，不胜惴惴。又西南一里，穿峡脊而过，其脊中平而夹甚逼。出其西，长峡西去，南北两界夹之甚遥，其中一望荒茅，而路复若断若续，上则重茅偃雨，下则停潦盈溪满路上都是小水塘。时昏黑逼人，惟向暗中踟躅。三里，忽闻犬声，继闻人语在路南，计已出峡口，然已不辨为峡为坡，亦不辨南向从何入。又

半里，大道似从西北，而人声在南，从莽中横赴之，遂陷棘刺中。久之，又半里，乃得石径。入寨门，则门闭久矣。听其舂声甚遥，号呼之，有应者；久之，有询者；又久之，见有火影出；又久之，闻启内隘门声，始得启外门入。即随火入舂者家，炊粥浣足。虽拥青茅而卧，犹幸得其所矣。既定，问其地名，即碧峒也，为亦佐东北界。问红板桥何在？即在此北峰之麓。为黄草坝西界，与此盖南北隔一坞云。

## 滇游日记三

戊寅（公元 1638 年）九月初一日 雨达旦不休。起观两界山，已出峡口，碧峒在西南山下，其北山冈上即红板桥，为贵州界。复去黔而入滇，高枕一宵矣。就火炊饭欲行，主人言：“此去黄泥河二十里，水涨舟莫能渡，须少需等待之。”盖是河东岸无居庐，先有去者，亦俱反候于此。余见雨势不止，惮于往返，乃扫剔片地，拭木板为几，匡坐正坐敞茅中，冷则与彝妇同就湿焰。盖一茅之中，东半畜马，西半则主人之捐，榻前就地煨湿薪以为爨 cuàn 即云南的火塘，爨北即所置几地也，与其榻相隔止一火。夜则铺茅以卧，日则傍火隐几。雨虽时止，檐低外泞，不能一举首辨群山也。

初二日 夜雨仍达旦。主人言：“今日涨愈甚，舟益难渡。明日为街子，贵州为“场”，云南为“街子”，广西为“墟”。候渡者多，彼舟不得不至。即余亦同行也。”余不得已，复从之。匡坐如昨日，就火煨粥，日三啜焉，枯肠为润。是日当午，雨稍止。忽闻西岭喊声，寨中长幼俱遥应而驰。询之，则豺狼来负羊也，幸救者，伤而未死。夫日中而凶兽当道，余夜行丛薄中，而侥幸无恐，能忘高天厚地之灵祐哉！

碧峒在亦佐县东百里。盖滇南胜境之界山南走东转，包明月所又称平彝所之南横过，为火烧铺南山。按滇南胜境，乃分界山也，而老脊尚在其东火烧铺西岭。余前过明月所，即平彝所，询土人，言其水南下亦佐。则明月所东，火烧铺西，乃为分水之脊，即转为火烧、亦资孔之南山，东

走而北转，经乐民所，北绕归顺、狗场之间，而东南下安笼所，入广西泗城州境，又东过思恩府北，东峙为太明山，而尽于潯州，为黔、郁二江之界。其滇南胜境之南，所度火烧铺南山者，其峡中尚有明月水出焉，界从其口东度两分而已。老脊从此分为两支。正支东由亦资孔南，东北绕乐民所北，而转安笼所，下泗城州。旁一支南下东转，而黔、滇之界因之，南抵此峒，又南至于江底，又南尽于南盘之北焉。是黔界越老脊之西南，不以老脊为界，而以南支为界也。若以老脊，则乐民所、狗场营、黄草坝俱当属滇。以老脊东行而黔隘小，故衰（pǎu 减少）滇益黔，以补不足。

碧峒北与新兴城遥对，南与柳树遥对。此地又滇凸而东者。

碧峒寨有民哨，有薙薙，共居一寨门之内。其西为民寨，即余所栖者；其东为薙薙寨。

自黄草坝至此，米价最贱，一升止三四文而已。

初三日 子夜寒甚。昧爽起，雨仍霏霏。既饭，出寨门，路当从小岐南上山，误西从大石径行。初有坞西北去，以为狗场道。随石径西南转，二里，东界石山南去，坞转而西，随之。二里，峡中禾遂盈陇，望北山崖畔有四五家悬坡上，相去尚一里，而坞南遂绝，乃莽苍横陟其坞而西北，一里，抵北山村麓，有两人耕于其下，亟趋而问之。尚隔一小溪，其人辄牵牛避去。余为停趾即停止行进，遂告以问道意。其人始指曰：“往黄泥河应从来处。此误矣。”在问以误在何处，其人告去。乃返，行泥濘间，路倏断倏续。二里余，至前转坞处，犹疑以为当从南峡入。方惆怅无路，忽见坞边一牧马者，呼之，即碧峒居停主人也，问何以至此？盖黄泥河之道，即从碧峒后东南逾岭，乃转西峡，正与此峡东界石山，南北相



隔，但茅寨无路，故必由碧峒始得通行。遂复二里余，返至碧峒西南，傍其寨门，东南逾岭而下。一里，东南径坞，半里复上，又半里，又东南逾一岭，有峡自南西坠，而路则直西出坳。半里始下，又半里抵西峡中，遂由峡西行。屡陟冈洼，三里，有石峰踞峡之中，为当关之标，由其北逾脊而下。时密云酿雨，见细箐萦崖，深杳叵测，真豺虎之窟也。惴惴西下，一里度壑。又二里，忽有水自北峡出，下嵌壑中，绕东南而注，是为黄泥河。其河仅比泸江水，不阔而深，不浑而急；其源发于乐民所、明月所，经狗场至此，东南与蛇场河同下江底而入盘江者也。时有小舟舫停泊西，稍待之，得渡，遂西上坡。一里半，逾岭坳，有岐自东南峡底来，为入小寨而抵板桥者，乃知板桥亦四达之区也。又西出峡，见群峰中围一壑，而北峰独稍开，即黄泥河所环。共一里余，抵聚落中。是日为市，时已散将尽。入肆觅饭。主人妇以地泞天雨，劝留莫前。问马场尚四十里，度不能前，遂停杖焉。

黄泥河聚庐颇盛，但皆草房。其地四面环山，而北即河绕其后，复东南带之。西又一小溪，自西南峡来，北注黄泥。其中多盘坞环流，土膏丰沃，为一方之冠。亦佐之米，俱自此马驼肩负而去。前拟移县于此，至今称为新县，而名亦佐为旧县云。

初四日 晨起雨止，四山云气勃勃。饭而行，西半里，度一木桥，其下溪流自南而北，即西小溪也。又西上坡，转而南，溯流半里，入西峡。又半里，转而北，其处又有北峡、西峡二流之交焉。于是随北峡溪，又溯流半里，乃西上山。时东峰云气稍开，乃贾勇上跻。仰见西岭最高，其上皆夹坡削

箐，云气罩其顶，不能悉。跻二里，渐入浓雾中，遂从峰头穿峡上，于是箐深霾黑，咫尺俱不可见。又一里陟其顶，平行岭上。又二里乃下，下一里及西坞。涉坞而西，一里，度一小桥，桥下水北流。乃南向西转，一里，有岐交其南北：南乃入牛场村道，有小峰骈立，村隐其下焉；北乃其处趋狗场营者。又西半里，乃西上山，其坡峻且滑，无石级可循，有泥坎陷足，升跻极难。二里，陟峰头，又平行峰头一里，越其巅。时浓雾成雨，深茅交道，四顾皆弥沦完全被淹没如银海。得峰头一树如擎盖，下有列石如错屏，乃就树踞石而憩，止闻飕飕滴沥之声，而目睫茫如也。又西北平行者一里，下眺岭西深坠而下，而杳不可见；岭东屏峙而上，而出没无常。已从北下，始有石磴陡坠，箐木丛水。共一里半，涉坞而西，亦中洼之宕也。半里，又逾西坳出，其壑大开，路乃稍平，尖峰旁立，若为让道者。西向平行坞中一里半，有水横渚于前，以为溪也，涉之不流，乃壑底中洼之坑，蓄而成溪者。又西二里，复有一溪，北流甚急，波涨水深，涉之没股焉。又西一里，乃饭于峡坡之下。既饭，遂西入竹峡。崇峰回合，纡夹高下，深篁密箐，蒙密不容旁入，只中通一路，石径逶迤，如披重云而穿密幄也。其竹大可为管，弥漫山谷，杳不可穷，从来所入竹径，无此深密者。其处名竹园箐。自黄泥河西抵马场，人人捆负，家家献客，皆此物也。客但出盐滷（用汤煮东西）之耳。其中坡陀屡更，三里，逾峡南下，其壑中开，又为雾障，止闻隔坡人语声，然不辨其山形谷势矣。南行壑中一里，转而西半里，又越一坳。又半里，经峡而西，抵危坡下，复西向跻磴上，于是密箐仍萦夹壁悬崖间，其陟削虽殊，而深杳一如前也。攀

陟三里，西逾岭头，竹箐既尽，循山南转，皆从岭上行。路东则屏峙而上，路西则深坠而下，然皆沉雾所翳，不能穷晰也。南向平陟岭上者三里，转而西行岭脊者一里，其脊南北，俱深坠而下，第雾漫莫悉端倪。既而傍北岭行，北屏峙而南深坠。又二里，雨复大至，适得羊场堡四五家当岭头，遂入宿焉。其家竹床竹户，煨木棍饷笋，竟忘风雨之苦也。

初五日 夜雨达旦不休。饭而行，遂南向稍下，已渐转西。两旁多中洼下陷之穴，或深坠无底，或潴水成塘，或枯底丛箐，不一而足，然路犹时时陟冈逾岭，下少上多也。十里，见路北有深箐，有歧从箐中升，合并西去；有聚落当岭头，是曰水槽。其处聚落颇盛，夹道成衢，乃狗场营、安笼所、桃花大道所出。但冈头无田，其上皆耕厓即崖锄陇，只堪种粟，想稻畦在深坑中，雾翳不见也。升陟岭头，又西五里，是曰水井，其聚落与水槽同。由其西一里半，始历磴下，遥望西坞甚深。下箐中一里，由峡底西行二里，复逾坡而上。一里，稍下坡西坞中。其中不深，而回峰四辟，雾倏开合，日色山光，远近迭换，亦山中幻景也。既复西向逾岭，三里，见岭西洼中，有水成塘。乃循峰西北行，稍下一里，而入亦佐县东门。县城砖甃，而城外草舍三四家，城中亦皆草舍，求瓦房寥寥也。一里，炊于县前。饭后，半里出西门，乃西北行。计其地犹在群峰之顶，但四山雾塞，上下莫辨耳。从岭头西北行二里，乃西向历峻级而下。其时雾影亦开，遂见西坞中悬，东界所下之山，与西界崇峰并夹，南北中辟深壑，而拐泽河自北而南，经其中焉；其形势虽见，而河流犹深嵌不可窥。西山崇列如屏，南额尤高，云气尚平抹其顶，不令尽

露。西山之南，复起一山，斜障而东，此则障拐泽而东南合蛇场者也。于是盘折西下，三里，抵坡而磴尽。复西北行坡陀间，一里，逾冈再下，数家茅舍在焉，然犹未濒河流也。又西半里，涉一东来小水，乃抵河岸。溯之北，又涉一东北来小水，约半里，有渡舟当崩崖下，渡之。是河发源于平彝卫及白水铺以东，滇南胜境以西皆注焉。其势半于江底，而两倍于黄泥河，急流倾洞，南奔东转，与蛇场合而东南会黄泥河水而为江底河者也。亦佐、罗平南北东西二处，俱以此为界。西登崖，崖岸崩颓，攀跻而上，遂西向陟岭。时暮色将至，始以为既渡即有托宿处，而荒崖峻坂，绝无一人，登陟不已，暮雨复来。五里，遇一人趋渡甚急，执而问之。曰：“此无托宿处。鸡场虽遥，亟趋犹可及也。”乃冒雨踈蹶，转向西南上。五里逾坳而西，乃西转北行峡中。稍降二里，得数家之聚焉。亟投煨，暮色已合，而雨复彻夜。

初六日 晨起雨止，四山犹氤氲不出。既饭，稍西下，渡注。复西北上，渐露昨所望屏列崇峰在西南，而路盘其东北。三里逾一冈，坪间有墟地一方，则鸡场是也，从坳北稍下，又得数家之聚焉，问之，亦鸡场也。盖昨所宿者，为鸡场东村，此则鸡场西村矣。从村北行，其峡西坠处，有石峰岬立，路从其北逾脊。稍东转而北涉坞，共三里，遂西北跻岭。盘折石磴西北上，二里而涉其巅，则夙雾顿开，日影焕发，东瞻群峰吐颖，众壑盘空，皆昨所从冥漠中度之者。越岭西下一里，抵盘壑中，见秋花悬隙，细流萦磴，遂成一幽异之境。西一里，有山横披壑西，透其西北腋，似有耕云樵石之栖，在西峰后；循其东南坞，则大路所从去也。乃随坞

南转。坞东西山分两界，余以为坞中水将南流，而不意亦惧中洼之穴也。南行三里，复逾脊而上，遂西转，盘横坡之南脊焉。一里，循横坡南崖而西，其处山脊凑合，冈峡纵横，而森石尤多娟丽。又西一里，有岐自东南峡来合。又西一里，乃转北下，于是西向山遥豁，而路则循山西北向行矣。四里，复北向逾冈，转而西下，望西北坞中，有石壁下嵌，不辨其底。已而降行坞中一里余，又直造其下，则亦中洼之峡也。由其南又西行，两陟冈坞共三里，始涉一南流小水。自渡拐泽河至此，俱行岭上，未见勺水。又西逾一冈，一里，南望冈南，一峰西辟，洞门高悬，门有木横列，而下隔一峡，遥睇无路，遂不及迂入。又半里，又涉一南流小水，西逾一冈，共二里而抵桃源村。其村百家之聚，与水槽相似，倚北山而居；前有深坞，罗平之道自坞中东南来；北东西三面，俱会其水南坠入崖洞，而南泄于蛇场江。故知拐泽西岸崇山，犹非南行大脊也。村多木皮覆屋以代茅。时日已午，就村舍淪汤餐饭，而木湿难燃。久之，乃西向行，渡西北峡石中小水。一里，陟西坞而上。又一里，逾冈而西，见西坞自西而东，其南有小山蜿蜒，亦自西而东界之。其山时露石骨崢嶸，然犹未见溪流也。坞中虽旋洼成塘，或汇澄流，或瀦浊水，皆似止而不行者。又西一里，逾冈西下，有村当坞，倚南崖而居。于是绕村西行，始见坞中溪形曲折，且闻溪声潺湲矣。由其北溯之西行，又一里，见坞中又有一村当坞而居，始见溪水自西来，从其村西，环其村北，又绕其东，其村中悬其北曲中，一溪而三面环之，南倚南山之崖，北置木桥以渡溪水。其水不甚大，而清澈不汨，是为清水沟云。盖发源于西山之回坎坡，经此而东出于

桃源，始南去者也。又西一里，复过一村，其村始在坞北。又西一里，又经一村，曰小板村，有税司在焉，盖罗平北境，为桃花驮盐之间道也。又西二里，始逾坡涉涧，屡有小水自北峡来，南注于清水沟，路截而逾之也。北峡中男妇二十余人，各捆负竹笋而出，盖土人群入箐采归，淡熏为干，以待鬻<sup>yù</sup>卖人者。又西二里，直逼西山之麓，有村倚之，是为回窞<sup>dàn</sup>深坑坡。清水沟中民居峡坞，至此而止，以坞中有水。可耕也。由此西南半里，过一小桥，其水自西北沿山而来，即清水沟上流之源矣。度之，即西上岭。岭头有索哨者，不之与而过。蹊岭一里半，西陟岭脊。是脊始为分水之处，乃北自白水铺西直南度此，回环西南，而峙为大龟，以分十八寨、永安哨、江底河诸派者也，而罗平之界，亦至是而止焉。逾脊西，渐西北平下一里，渐转而西，行坞中。其坞东西直亘，而南北两界遥夹之，南山卑伏，而北山高耸，暮雾复勃勃笼北峰上，流泉亦屡屡自北注南。第南山之麓，似有坠涧横其北，然不辨其为东为西，以意度之，以为必西流矣，然不可见也。坞中皆荒茅断陇，寂无人烟。西行六里，其西有山横列坞口，坞始坠而西下，茅舍两三家，依坞而栖，路乃逾坞循北山而西。半里，有茅亭一龕当路旁，南与茅舍对，想亦哨守之处也。又西一里稍下，有小水成溪，自北峡来，小石梁跨之，其水南注坞口而去。既度梁，即随西山南向，随流半里，转而西上岭，暮色合矣。又上一里，而马场之聚当岭头。所投宿者，乃新至之家，百无一具。时日已暮，无暇他徙，煨湿薪，卧湿草，暗中就枕而已。

初七日 晨起，云尚氤氲。饭而行。有索哨者，还宿

处，解囊示批而去。于是西北随坡平下，其路甚坦，而种麻满坡南，盖其下亦有坞西通者。西驰四里，始与溪近。随流稍南半里，复循坡西转，又一里，下坡。西望西南坞中，有数家之聚，田禾四绕，此溪经坞环之。其坞自北山随坡南下，中有一水，亦自北而南，与此水同会于村北，合而西南破峡去。乃西截北来坞，半里抵北来之溪，有新建石梁跨之，是为独木桥。想昔乃独木，今虽石而犹仍旧名也。桥下溪流，三倍于西来之水，固知北坞之源远于东矣。逾桥西，即上岭，西南直跻甚峻，一里半，逾其脊。又西向平下者一里，有岐随冈南去者，陆凉道也。冈西坞中，复有数家焉，亦陆凉属也。其坞亦自北而南，虽有村而无流。路西下载坞，半里，经村北，又半里，抵西界崇山下，遂躡峻而上，而陆凉之界，又西尽于此矣。盖因其水南下陆凉，故西自此坞，东抵回窞西山，皆属之陆凉。其处南抵陆凉卫，路经尖山、天生桥，相距尚八十里也。由西岭而上，又为海崖属，乃亦佐县右县丞土司龙姓者所辖，亦佐县有左、右二丞，皆土司。左丞姓沙，在本县，即与步雄攻黄草坝者。右丞姓龙，或曰即姓海，在北，而居近越州。其地东自此岭而西抵箐口焉。东与亦佐西界中隔，罗平、陆凉二州之地间错其间，不接壤也。

从东麓西上，屡峻屡平，峻者削崖盘磴，平者曲折逶迤。三峻而三逾岭头，共七里，望见南坪有数十家之聚，北峰则危耸独悬。盖自马场而西，即望见遥峰尖削，特出众峰之上，而不意直逼其下也。又一里，梯石悬磴，西北抵危峰前，其时丽日转耀，碧天如洗，众峰尽出，而是山最高，不特独木西峰，下伏如砥，即远而回窞老脊，亦不能上与之抗，惟拐

泽鸡场西岭，遥相颉颃。其中翡翠层层，皆南环西转，而接于西南巨峰。此东顾之极观也。其四则乱峰回羃<sub>y n</sub>覆盖，丛箐盘错，远虽莫抗，而近多自障焉。其南则支条直走，近界既豁，远巖前环，此独木诸所遥带而下泄者。西南有二峰遥凑，如眉中分，此盘江之所由南注者耶？其西即越州所倚。而东峰之外，复有一峰高悬，其南浮青上耸，圆若团盖，此即大龟山之特峙于陆凉、路南、师宗、弥勒四州之交者耶？天南诸峰，悉其支庶，而此峰又其伯仲行矣。由峰西逾脊稍下，即有石坡斜悬，平度砥峙，古木婆娑其上，亦高崖所仅见者。由此历级西下一里，有壑回环，中注四合，复有中悬之台，平瞰其中，夹坑之冈，横亘其外，石痕木荫，映彩流霞，令人神骨俱醒。由横冈西南转，二里，复逾一脊。又西度一中悬之冈，有索峭者，不顾而去。度冈而西一里，复上坡，又一里，西逾其隘，复有索峭者，亦不顾而去。想皆所云海崖土司者。逾脊，又不能西见盘江。又西半里，西障始尽，下界遥开，瞥然见盘江之流，自西北注东南而去，来犹不能尽瞩焉。于是西向拾级直下，一里抵坞中。

又西半里，循西山南转，半里，复稍上逾冈西，复平行岭上。半里，有岐，一直西下坑，一西南盘岭。见西南路稍大，从之。一里，得数家当岭头，其茅舍低隘，牛畜杂处其中，皆所谓儺儺也。男子皆出，妇人莽不解语，索炊具无有应者。是即所谓箐口也，海崖之界，于是止焉。由冈头西南去，为越州道；从此西北下，即越州属，为曲靖道。遂西北下岭。始甚峻，一里，转西渐夷。于是皆车道平拓，无齟齬<sub>j y</sub>指地面不平之虑矣。又西一里，饭于树下。又西驰七里，始



有坞北来。遂盘东山北转，一里，始横截北来之坞。余始意坞中当有流南注，而不知其坞亦中洼也。坞中横亘一冈，南北俱成盘壑，而壑南复有冈焉。从中亘者驰而西，一里，复西上坡。又一里，陟坡之脊，亦有僿僿数家。问之道，不能对也。从脊西下三里，连越两坡，又见坞自北来南向去，其中皆圆洼贮水，有冈中间，不通流焉。从坡上西北望，则龙潭之山，自北分突，屏列而西，此近山也；西南望，则越州南岭，隔山遥障，所谓西峰也；而东峰之外。浮青直对，则大龟之峰，正与此南北相准焉。西下坡，又有一坞自北而南，南环为大坞，与东界连洼之坞合。此坞始有细流中贯，夹坞成畦。流上横小桥西度，有一老人持筐卖梨其侧，一钱得三枚，其大如瓯一种酒杯，味松脆而核甚小，乃种之绝胜者，闻此中有木瓜梨，岂即此耶？西上一冈，平行冈上四里，直抵西峰下，则有坞随其麓，而深涧濙之，所谓龙塘河也，然但见涧形，而不能见水。乃西下坡约半里，随坞出西南，先与一小水遇，随之；既乃截坞而西，又半里，始与龙塘河遇，有大石梁跨其上。桥右村庐累累，倚西山而居，始皆瓦房，非复茅舍矣。龙塘河之水，发源于东北山峡中，其处环潭甚深，为蛟龙之窟，即所谓曲靖东山之东峡也。其山北自白水铺西分水岭分支南下，亘曲靖之东，故曰东山；而由此视之，则为西岭焉，南至此，濒河而止。其西腋之中，为阆木山；东腋之中，为龙潭，即此水之所出矣。自管口西下坞中，即为越州属，州境至此西止，而田畴悉环聚焉。

由村西上坡，即东山之南尽处也。二里，逾冈头，方踞石少憩，忽一人自西岭驰来，谓余曰：“可亟还下山宿。前岭

方有盗劫人，毋往也。”已而其妇后至，所语亦然。而仰视日方下午，前终日驰无人之境，皆豺狼魑魅 ch mǎ 妖怪之窟，即深夜幸免，岂此昼行，东西夹山而后者甚众，反有贼当道耶？因诘之曰：“既有贼，汝何得至？”其人曰：“彼方剥行者衣，余夫妇得迂道来耳。”余疑此人欲诳余还宿，故托为此言。又思果有之，今白日返宿，将明日又孰保其不至耶？况既劫人，彼必无复待之理，不若即驰而去也。遂叱顾仆行，即从冈上盘北山而西。盖北即东山南下之顶，南即其山下坠之峡，而盘江自桥头南下，为越州后横亘山所勒，转而东流，遂截此山南麓而断之，故下皆硃蹶 j j 不平。路横架岭上，四里抵其中，旁瞩北岭，石参差而岫岿岿，觉云影风枝，无非惴人之具，令人错顾不定，投趾莫择。又西四里，始西南下片石中。其处土倾峡坠，崩嵌交错，而石骨露其中，如裂瓣缀行。其坠处皆流土，不可着足，必从石瓣中宛转取道。其石质幻而色异，片片皆英山绝品，惟是风鹤惊心，不能狎 xi 亲近而态度不庄重憩而徐赏之。亡何不久，已下见西坞南流之江，知去桥头不远，可免虎口，乃倚石隙少憩，竟作青莲瓣中人矣。

从石中下者一里，既及西麓，复行支陇，遂多聚庐之居。又一里，路北江回堰曲，中涵大塘一围，四面丰禾环之；东有精庐，高倚东山之麓；西则江流所泄，而石梁横跨之。又行畦间半里，始及石梁。其梁不高而长，是为南盘之源，北自炎方、交水、曲靖之东，直南至此。是桥为曲靖锁钥，江出此即东南流，绕越州之东而南入峡焉。逾梁而西约半里，上坡北，而宿于逆旅，即昔之所过石堡村也。适夜色已暝，明月在地，过畏途，就安庐，乐甚。问主人：“岭上有御人者，

果有之乎？”主人曰：“即余邻人。下午樵于山，数贼自山后跃出，剥三人衣，而碎一人首。与君来时相后先也。”予于是始感前止宿者之情，而自愧以私衷臆度之也。盖是岭东为越州，西为石堡，乃曲靖卫屯军之界，互相推诿，盗遂得而乘之耳。

初八日 味爽饭，索酒而酌，为浴泉计。遂由村后越坡西下，则温泉在望矣。坞中蒸气氤氲，随流东下，田畦间郁然四起也。半里，人围垣之户，则一泓中贮，有亭覆其上，两旁复砖甃两池夹之。北有谢三楹，水从其下来，中开一孔，方径尺，可掬而盥也。遂解衣就池中浴。初下，其热烁肤，较之前浴时觉甚烈。既而温调适体，殊胜弥勒之太凉，而清冽亦过之。浴罢，由垣后东向半里，出大道。是日碧天如濯，明旭晶然，腾翠微而出，洁波映其下，对之觉尘襟荡涤，如在冰壶玉鉴中。

北行十里，过南城，又二十里，入曲靖南门。时有戈参戎者持枪士兵，奉按君命，巡诸城堡，高幢<sup>du ng</sup>旗帜大纛，拥骑如云，南驰而去。余避道旁视之，如赫电，亦如浮云，不知两界青山见惯，袒当谁左也。谁露出左臂表示拥护呢。饭于面肆中。出东门半里，入东山寺。是名青龙山，而实无山，郭东岫嵒，高仅丈余，大不及五丈。上建大殿，前列层楼配之，置宏钟焉，钟之大，余所未见也。殿左有藏经阁，其右楼三层，皆翼于岫嵒之旁而齐其末者。徙倚久之，出寺右，循城而北，五里，出演武场大道。又三里过白石江，又二里过一坡。又十里抵新桥，殷雷轰然，大雨忽至，避茅檐下，冰霰交作，回风涌之，扑人衣面，莫可掩蔽。久之乃霁。仍北行，泞滑不

可着趾。十里抵交水，入南门。由沾益州署前抵东门，投旧邸袭起潜家。见其门闭，异之，叩而知方演剧于内也。余以足泥衣垢，不乐观，亟入其后楼而憩焉。沾益惟土司居州治，而知州之署则在交水。

初九日 余倦于行役在外长途跋涉，憩其楼不出，作数日游纪。是日为重九，高风鼓寒。以登高之候，而独作袁安僵卧之态，以日日跻攀崇峻不少也。下午，主人携菊具酌，不觉陶然而卧。

初十日 寒甚，终日阴翳。止寓中。下午复雨，彻夜不休。

十一日 余欲行。主人以雨留，复为强驻，厌吃饱其酒脯焉。初余欲从沾益并穷北盘源委，至交水，龚起潜为余谈之甚晰，皆凿凿可据，遂图返辕，由寻甸趋省城焉。

十二日 主人情笃，候饭而行，已上午矣。十里仍抵新桥，遂由歧溯流西南行。二里抵西南小山下，石幢之水，乃从西北峡中来，路乃从西南峡中入。一里登岭，一里陟其巅。西行岭上者又一里，乃下。初从岭头下瞰西坞，有庐有畴，有水濿之，以为必自西而东注石幢者。迤迳西下者又一里，抵坞中，则其水返西南流，当由南谷中转东而出于白石江者。询是村为戈家冲。由是而西，并翠峰诸涧之流，皆为白石江上流之源矣。源短流微，濿带不过数里之内，而沐西平曲靖之捷，誇为冒雾涉江，自上流渡而夹攻之，著之青史，为不世勋，而不知与坳堂水塘无异也。征事考实，书之不足尽信如此！于是盘折坂谷四里，越刘家坡，则翠峰山在望矣。盖此山即两旁中界之脊，南自宜良分支，北度木容箐，又北而度火烧

箐岭，又北而度响水西岭，又北而结为此山；又西夹峙为回龙山，绕交水之西北，经炎方，又北抵沾益州南；转东，复折而南下，峙为黑山，分为两支。正支由火烧铺、明月所之间南走东折，下安笼所，入泗城州，而东峙为大明山，遂尽于潯州。旁支西南由白水西分水岭，又分两支：直南者由回窰坡西岭，西南峙为大龟山，而尽于盘江南曲；西南分支者，尽于曲靖东山。其东南之水，下为白石江；东北之水，下为石幢河；而西则泄于马龙之□江，而出寻甸，为北盘江焉。然则一山而东出为南盘，西出为北盘，惟此山及炎方足以当之；若曲靖东山，则旁支错出，而志之所称悉误也。由刘家坡西南，从坡上行一里，追及一姬，乃翠峰山下横山屯人也。随之又西一里，乃下坡。径坞一里，有小水自西北来，小石梁跨之。从此西南上坡，为三车道；从此直西溯小水，自西南岸入，为翠峰问道。其路若续若断，横截坞陇。三里，有大道自东南来，则自曲靖登山之径也，于是东南望见三车市矣。遂从大道西行，二里，将抵翠峰下，复从小径西南度陇。风雨忽至，顷刻而过。一里，下坡涉深涧，又西上坡半里，抵横山屯。其屯皆徐姓。

老姬命其子从村后送余入山。半里抵其麓，即有两小涧合流。涉其北来者，溯其西来者，遂蹑峻西上。一里半，盘岭头而北，转入西峡中，则山之半矣。其山自绝顶垂两支，如环臂东下：北支长，则缭绕而前，为新桥西冈之脉；南支短，则所蹑以上者。两臂之内，又中悬一支，当坞若台之峙，则朝阳庵踞其上，庵东北向。其南腋又与南臂环阿成峡，自峰顶逼削而下，则护国旧寺倚其间。自西峡入半里，先达旧寺，

然后东转上朝阳，以旧寺前坠峡下堑也。旧寺两崖壁夹而阴森，其病这里指不足之处在旁无余地；朝阳孤台中缀而轩朗，所短在前少回环。余先入旧寺，见正殿亦整，其后遂危崖迥峭，藤木倒垂于其上，而殿前两柏甚巨，夹立参天。寺中止一僧，乃寄锡殿中者，一见即为余爇火炊饭。余乃更衣叩佛，即乘间东登朝阳。一头陀方曳杖出庵门。余入其庵，亦别无一僧，止有读书者数人在东楼。余闲步前庭。庭中有西番菊两株，其花大如盘，簇瓣无心，赤光灿烂，黄菊为之夺艳，乃子种而非根分，此其异于诸菊者。前楼亦幽迥，庭前有桂花一树，幽香飘泛，远袭山谷。余前隔峡盘岭，即闻而异之，以为天香遥坠，而不意乃敷萼开花所成也。桂芬菊艳，念此幽境，恨无一僧可托。还饭旧寺，即欲登顶为行计，见炊饭僧殷勤整饬，虽瓶无余粟，豆无余蔬，殊有割指啖客之意，心异之。及饭，则己箸不沾蔬，而止以蔬奉客，始知即为淡斋师也。先是横山屯老嫗为余言：“山中有一僧，损口苦体，以供大众。有予衣者，辄复予人。有饷食者，己不盐不油，惟恐众口弗适。”余初至此讯之，师不对，余肉眼不知即师也。师号大乘，年甫四十，幼为川人，长于姚安，寄锡于此，已期年已满一年矣。发愿淡斋供众，欲于此静修三年，百日始一下山。其形短小，而目有疯痒之疾。苦行勤修，世所未有。余见之，方不忍去，而饭未毕，大雨如注，其势不已，师留止宿，余遂停憩焉。是夜寒甚，余宿前楹，师独留正殿，无具无衾，彻夜禅那即坐禅入定不休。

十三日 达旦雨不止，大乘师复留憩。余见其瓶粟将尽，为炊粥为晨餐，师复即另爇为饭。上午雨止，恐余行，复

强余餐。忽有一头陀入视，即昨朝阳入庵时曳杖而出者，见余曰：“君尚在此，何不过我？我犹可为君一日供，不必啖此也。”遂挟余过朝阳，共煨火具餐。师号总持，马龙人，为曲靖东山寺住持，避器于此，亦非此庵主僧也。此庵主僧曰瑞空，昨与旧寺主僧俱入郡，瑞空归而旧寺僧并不知返，盖皆蠢蠢即无知，世法佛法，一无少解者。大乘精进而无余资，总持静修而能撙节节省，亦空山中两胜侣也。已而自言其先世为姑苏吴县籍，与余同姓。昔年朝海过吴门，山塘徐氏欲留之放生池，师不果而归。今年已六十三矣。是夜宿其西楼，寒更甚，而夜雨复潺潺。

十四日 雨竟日不霁，峭寒砭<sup>bi n</sup>。骨刺骨，惟闭户向火，不能移一步也。

翠峰山，在曲靖西北，交水西南，各三十里，在马龙西四十里，秀拔为此中之冠。朝阳庵则刘九庵大师所开建者。碑言师名明元，本河南太康人，曾中甲科，为侍御，嘉靖甲子驻锡翠峰。万历庚子（公元1600年）有征播之役，军门陈用宾过此，感师德行，为建此庵。后师入涅槃，陈军门命以儒礼葬于庵之东原。土人言：刘侍御出巡，案置二桃，为鼠所窃。刘窥见之，佯试门子曰：“汝何窃桃？”门子不承。吓之曰：“此处岂复有他人，而汝不承。吾将刑之。”门子惧刑，遂妄承之。问：“核何在？”门子复取他核以自诬。刘曰：“天下事枉者多矣！”乃弃官薙<sup>ti</sup>发（削发为僧）于此。

曲靖者，本唐之曲州、靖州也，合其地置府，而名亦因之。

沾益州土知州安边者，旧土官安远之弟，兄终而弟及者也。与四川乌撒府土官安孝良接壤，而复同宗。水西安邦彦

之叛，孝良与之同逆。未几死，其长子安奇爵袭乌撒之职，次子安奇禄则土舍也。军门谢命沾益安边往谕水西，邦彦拘留之。当事者即命奇禄代署州事，并以上闻。后水西出安边，奉旨仍掌沾益，奇禄不得已，还其位；而奇禄有乌撒之援，安边势孤莫助，拥虚名而已。然边实忠顺，而奇禄狡猾，能结当道欢。今年三月，何天衢命把总罗彩以兵助守沾益，彩竟乘机杀边，并挈其资二千金去。或曰：彩受当道意指，皆为奇禄地也。奇禄遂复专州事，当道俱翕然从之。独总府沐曰：“边虽上司，亦世臣也，况受特命，岂可杀之而不问？”故至今九月间，沾益复机杼 wúniè 不安不安，为未定之局云。

下午饭后，伺雨稍息，遂从朝阳右登顶。西上半里。右瞰峡中，护国寺下嵌弃口，左瞻冈上，八角庵上踞朝阳右肋。西眺绝顶之下，护国后箐之上，又有一庵，前临危箐，后倚峭峰，有护国之幽而无其逼，有朝阳之埧 kǐ 地势高而土质干燥而无其孤，为此中正地，是为金龙庵。时霏雨复来，俱当歧而过，先上绝顶。又西半里逾北岭，望见后数里外，复一峰高峙，上亦有庵，曰盘龙庵，与翠峰东西骈峙；有水夹北坞而下，即新桥石幢河之源也。于是南向攀岭脊而登，过一虚堂，额曰：“恍入九天。”又南上，共半里而入翠和宫，则此山之绝顶也。

翠峰为曲靖名峰，而不著于《统志》。如阆木之在东山，与此隔海子遥对，然东山虽大，而非正脉，而此峰则为两江鼻祖。余初见西坞与回龙夹北之水，犹东下新桥，而朝阳、护国及是峰东麓之水，又俱注白石，疑是峰犹非正脊；及登顶而后知正南下坠之峡，则南由响水坳西，独西下马龙出寻甸



矣，始信是顶为三面水分之界。东北二面俱入南盘，南面入北盘。其脉南自响水坳西，平度而峙为此峰，即西度盘龙。其水遂南北异流，南者从西转北，北者从东转南。两盘之交错，其源实分于此云。

翠和顶高风峭，两老僧闭门煨火，四顾雾幕峰弥，略瞰大略。由南坞西下，为寻甸问道，余拟明日从之而去者。遂东南下，由灵官庙东转，半里入金龙庵。庵颇整洁，庭中菊数十本，披霜含雨，幽景凄绝。是庵为山东老僧天则所建，今天则入省主地藏寺，而其徒允哲主之。肃客恭敬地引进客人具斋，瞑雨渐合。遂复半里，东还朝阳。欲下护国看大乘师，雨滑不能，瞰之而过。

十五日 达旦雨止，而云气氤氲 ā d ā 形容云气很浓，余复止不行。日当午献影，余遂乘兴往看大乘。大乘复固留。时天色忽霁，余欲行而度不及，姑期之晚过，为明日早行计。乃复上顶，环眺四围，远峰俱出，始晰是山之脉，但东西横列，而脉从中度，屡伏屡起，非直亘之脊也。惟翠峰与盘龙二峰，乃东西并夹。而翠峰之南，响水坳之支横列东下，而结为曲靖；盘龙之西，又南曲一支，始东下而结为交水，又横亘而北，始东汇炎方之水，又北始转度沾益之南坞焉。从峰东下，又还过八角庵，仍返餐于朝阳。为总持所留，不得入护国。是日以丽江、嵩明二处求兆于翠和灵签，丽江得“贵人接引喜更新”，嵩明得“枯木逢春欲放花”。皆吉兆也。午晴后，窃计明日可早行，既暮而雨复合。

十六日 阻雨。

十七日 雨复达旦。一驻朝阳者数日，而总持又非常

住，久扰殊为不安，雨竟日复一日。饭后欲别而行，总持谓雨且复至。已而果然。已复中霁，既乃大注，倾盆倒峡，更甚于昨。

十八日 彻夜彻旦，点不少辍。前二日俱午刻朗然，而今即闪烁之影一併无之，而寒且更甚，惟就楸作生涯即以烧木棍烤火过日子，不复问前程矣。

十九日 晦雨仍如昨，复阻不行，楸闲谈。总持昔以周郡尊事逮系，桁杨<sup>háng</sup>刑具甚若，因笔记之。东山寺昔有藏经，乃唐巡抚所请归者。郡守周之相，石阡人，由乡荐擢守曲靖。以清直闻。慕总持师道行，请之检藏，延候甚密。逢东巡守以下诸僚，皆有“独清”之恨，而周复不免扬其波，于是悉侧目之。中伤于抚台王伉，罗织无迹，遂诬师往还为交通贿赂，以经籥<sup>(lù)</sup>为筐篚<sup>(fǐ)</sup>竹器，坐以重赃。周复代为完之而去云。

二十日 夜不闻檐溜，以为可行矣。晨起而雾，复以为雾可待也。既饭而雾复成雨。及午过大霁，以为此霁必有久晴。迨<sup>dǎ</sup>等到暮而雨声复瑟瑟，达夜而更甚焉。

二十一日 晦冥终日，迨夜复雨。是日下午，散步朝阳东数十步。东峡中一庵当峡，是曰太平庵，盖与护国东西夹朝阳者。太平老僧煮芋煨栗以饷。

二十二日 晨起晦冥，然决去之念，已不可止矣。上午乃行。总持复赠之以米，恐中途雨后天一时无宿者耳。既别，仍上护国后夹箐中观龙潭。潭小而流不竭，盖金龙庵下夹壁缝中之液，虽不竭而非涵蓄之窟也。遂西上逾岭，循翠和宫之后，一里余，又逾岭而南下，雨犹霏霏不已。半里，及坞中。又一里，有岐北转，误从之，渐入山夹，则盘龙所登之道也。仍出从大道西南行。二里，有村当坞中，溪流自坞直南去。路由村西转北行。半里，涉坞而西，一里，又有村在

坡间，是曰高坡村。由村后下冈，有岐从坞中西南去，为小径，可南达鸡头村；从冈上西北转，为大径，乃驼马所行者。初交水主人谓余：“有问道自寻甸出交水甚近，但其径多错，乃近日东川驼铜之骑所出。无同行之旅，不可独去，须从响水走鸡头村大道。”乃余不趋响水而登翠峰。问道于山僧，俱云：“山后虽即驼铜道，然路错难行，须仍出鸡头为便。”至是余质之途人，亦多主其说。然见所云径路反大，而所云往鸡头大路者反小甚，心惑之。曰以村人为卜，然已过村。见有村人自山中负薪来，呼而问之，则指从北不从南。余乃从驼马路转西北，循冈三里，西北过一脊。其脊乃自盘龙南度者，余初以为分支南下，而不意乃正脉之曲。出坳西，见脊东所上者甚平，而脊西则下坠深曲，脊南北又从岭头骈峰高耸，各极嵯峨，意是山之脊，又直折而南。盖前自翠峰度其北去者，此又度其南，一脊而半日间两度之矣。从坳西随南峰之上，盘腰曲屈，其坑皆深坠。北向一里，跻一坡。一里，又北度一脊，其脊平亘于南北之中者。于是又一里，再跻北岭，始西北下。其时天已渐霁，无复晦冥之色，远峰近峡，环瞩在望。二里，下西坞。其坞自南而北，其中黄云盘陇，村落连错，一溪中贯之。问水所从出，则仍从新桥石幢河也。问其所从来，则堰口也。问其地何名，则兔街子也。始信所过之脊，果又曲而南；过堰口，当又曲而北。余前登翠峰，第见其西过盘龙，不至此，又安知其南由堰口耶？前之为指南者，不曰鸡头，即曰桃源，余乃漫随马迹，再历龙脊，逢原之异，直左之右之矣。下坞，南行二里，遂横涉其溪，中流汤汤，犹倍于白石江源也。南上坡一里，是为堰口，聚落数

十家，在溪北冈上。乃入炊。久之，饭而行，阴云复合。其处有歧，北入山为麦冲道。余乃西向行，其溪亦分歧来，一自北峡，一自西峡。余度其北来者，遂西入峡，渐上渐峻，天色亦渐霁。四里，从岭上北转，则北峡之穷坠处。又一里，复逾岭而西。是岭自木容箐杨金山北走翠峰，复自盘龙南走高坡，又南至此，始转而北，其东西相距，数里之内，凡三曲焉。余一日三过之，何遇之勤而委曲不遗耶！从岭西涉坞，其水遂南流。一里，于是又北转逾岭。一里，西北下山。二里，抵坞中，随小水北向出峡，始有坞成畦。路当从畦随流西去，而坞北有村聚当北冈上，是为洒家，想亦土酋之姓，或曰亦属平彝。乃一里经坞登冈，由洒家西向行。一里，越陇西下，有峡自北来，小水从之，是亦麦冲南来之道。遂循其坞转而西南行，二里抵新屯，庐舍夹道，丰禾被坞。其处为平彝之屯。据土人言，自堰口之北兔街子，屯属平彝，而粮则寄于南宁今曲靖县；自洒家之西抵三车，屯属平彝，而粮则寄于马龙；自一碗冲之西抵鲁石，屯属平彝，而界则属于寻甸。盖寻甸、曲靖，以堰口老龙南分之脊为界；马龙、南宁，以堰口老龙为界；而平彝则中错于两府之交而为屯者也。自屯西逾坡，共一里余，过一坞，有二三家在西岭，其坞复自北而南。由村南转而逾冈西南下，二里，复有一坞，溪畴南环，聚落北倚，是为保官儿庄，夹路成衢，为村聚之最盛者，此亦平彝屯官之庄也。

二十三日 中夜闻隔户夜起者，言明星烺烺<sup>1</sup> ng如火明亮；鸡鸣起饭，仍浓阴也，然四山无雾。昧爽即行，始由西南涉坞，一里，渐转西行入峡，平涉而上。三里，逾一坳脊，遂西下。两上两下，两度南去之坞，两逾南行坡脊而西，共五

里，有村在西坡上，是曰三车。由其村后，复逾南行一坡，度南行一坞，一里半，披西峡而入，于是峡中水自西而东。溯之行半里，渐盘崖而上。崖南峡中，箐木森郁，微霜乍染，标黄叠紫，错翠铺丹，令人恍然置身丹碧中。一里余，渐盘而北折，下度盘壑，更觉深窈。二里，又循西峡上。一里，又逾一脊，是为南行分脊之最远者，东西皆其旁错也。由脊西下，涉坞再西，共二里，有峡甚逼。随峡西折而南行，半里，复西逾岭。半里出岭西，始见岭北有坞，居庐环踞冈上，是为一碗冲。于是西行岭脊之上，其岭颇平，南北皆坞，而脊横其中。一里，陟脊西。又南转逾冈西下，共一里，度一峡，想即一碗冲西向泄流之峡也。又西北上坡，其坡颇长，一里陟其巅。于是东望所度诸岭，如屏层绕，而直东一峰，浮青远出，恐尚在翠峰之外，岂东山阊木之最高处耶？北望乃其峰之分脊处，至是乃见回支环壑。而南望则东南最豁，此正老脊分支环于板桥诸处者，不知此处何以反伏其脊？其外亦有浮青特出远甚，当是路南、市邑之间。惟西则本支尚高，不容外瞩也。由巅南循坡西转，半里，又四度脊。从脊西向西北下坞，约一里，有溪始西向流，横二松渡之。其溪从西峡去，路循西北坡上。一里，复西逾脊，环坡南下，遂循之行。一里，转而西下，有坞自北来，颇巨，横涉其西，媿泥污泞。半里，有大聚落在西坡下，是为鲁石哨，其处已属寻甸，而屯者犹平彝军人也。由村南西上逾坡，一里，复逾冈头。转而西南二里，又西向逾脊。从脊西下峡中，半里，峡北忽下坠成坑，路从南崖上行，南耸危巖，北陷崩坑，坑中有石幢，则崩隕之余也。循坑西下，又半里，有北来之坞，横度之。又

半里，涉溪西上，复西南上坡，横行坡上。一里，又西向入峡，其南有峰尖耸，北有峰骈立。二里，从南峰之北逾腋而西，又一里，始行北峰之南冈，与北峰隅坞相对。有村居倚北峰而悬坞北，是为郭扩，始非平彝屯而为寻甸编户。

由其西南下坡，半里，涉小涧，西登坡，循坡北行，又与骈峰东西隔坞。共二里北上，瞰骈峰之阴。遂西半里，逾冈。从冈上平行。有中洼之坑，当冈之南，横坠而西。其西有尖峰，纯石而中突，两腋属于南北，若当关之标。路行坑上，一里，出尖石峰之北腋，遂西向而下，一里抵西壑，则尖石峰之西麓矣。于是南界扩然，直望一峰最高，远插天表，余疑以为尧林山，而无可征也，迤东诸山，惟尧林山最高耸特出，在嵩明东二十里，与河口隔河相对。登杨林老脊，犹东望而见之，今则南望而见之，皆在七八十里之外。按《志》无尧林之名，惟有秀嵩山在嵩明州东二十里，耸秀插霄汉，环州之山，惟此为最耳，度壑西转，二里，越小溪桥，有村在北陇，是曰壁假。由其西攀岭北上，旋逾坳而西，一里，复下涉壑，又南见天表高峰。时已追及一老人，执而问之，果尧林也。又西一里，复入西峡。蹠峡而上半里，逾岭西，西界遥山始大开，望见南龙老脊，自西南横列而东北，则东川、寻甸倚之为界者也。其脊平峙天际，而西南与东北两头各起崇峰，其势最雄，亦最远。从屏峙中又分列一支，自西北走东南，若“八”字然。其交分之处，山势独伏，而寻甸郡城正托其坳中。由伏处入，为东川道；西逾分列之脊，为嵩明并入省道；循分列东麓而南，为马龙道。杨林之水，绕尧林之东，马龙水由中和北转，同趋而北，皆随此分列之山，而合于其东者也；但溪流犹不可见，而郡南海子则汪然可挹 y i

舀。从此西下，坡峻岭豁，二里抵其峡中。有小水亦南行，随之西南又半里，北坞回环，中有村庐当坡，曰海桐。由其南，西度坞，复亡冈，一里抵冈头。随冈南下，转而西，共二里，坞自北来，溪流随之，内有村当坞，曰果壁，外有石堰截流。路由堰上涉水而西，从平坡上行，二里，稍下，有村倚坡之西，曰柳塘。于是坡尽畦连，北抵回峰，西逾江而及郡，南接海子，皆禾稻之区，而村落相望矣。从畦媵西行二里，则马龙之溪自东南峡出，杨林之溪自西南峡出，夹流而北，至此而合，石梁七洞横架其上，曰七星桥。其自南而北，为北盘上流，正与石堡桥之流，自北而南，为南盘上流，势正相等，但未能及曲江桥之大也。过桥，有庙三楹，东向临之。中有旧碑，或言去郡城十五里，或言二十里，或名为江外河，或名为三岔河，无定里，亦无定名。而《一统志》又名其溪为阿交合溪，又注旧名为些邱溢派江，名其桥为通靖桥，然注其桥曰：“城东二十里跨交合溪。”注其溪曰：“府东南十五里合流。”又自异焉。按旧城在今城东五里，今城筑于嘉靖丁亥（公元1527年）安铨乱后，则今以十五里之说为是。乃屡讯土人，皆谓其流出东川，下马湖，无有知其自沾益下盘江者。然《一统志》曰入沾益，后考之府志，其注与《一统》同。参之龚起潜之说，确而有据，不若土人之臆度也。或有谓自车洪江下马湖，其说益讹。亦可见此水之必下车洪，车洪之必非马湖矣。盖车洪之去交水不远，起潜之谓沾益甚真，若车洪之上，不折而西趋马湖，则车洪之下，不折而北出三板桥，则起潜之指示可知也。

由江西岸北行半里，随江折而西。循江南岸，依山陟岭

又二里余，江折而北，路逾岭头折而南下。半里，由坞中西行，于是循凤梧南山之麓矣。按凤梧山者，在郡城东北十里，山脉由郡西外界老脊，排列东突为是山，西北一峰圆耸，东南一峰斜蹇<sup>qi n</sup>拔，为郡中主山。阿交合溪自东来逼其麓，转而东北入峡去，若避此山者，是老龙东北行之脊也。《一统志》无其名，止标月狐山在城东北八里，环亘五十余里。以旧城计之，当即此山，第《府志》则月狐、凤梧并列，似分两山。然以山形求之，实无两山分受也。岂旧名月狐，后讹“狐”为“梧”，因讹“月”为“凤”耶？岂圆耸者为月狐，而后人又分斜蹇者为凤梧耶？共西三里，南望壑中海子，水不甚大，而另汇连珠。盖郡城之流东南下，杨林之川南来，相距于壑口而不相下，遂潴而成浸者。坡南下处，石渐棱棱露奇。又一里，行石片中，下忽有清泉一泓，自石底溢而南出，其底中空，泉混混平吐，清冽鉴人眉宇。又西数步，又有泉连潴成潭，乃石隙回环中下溢而起，泛泛不竭，亦溢而南去。此潭圆若镜而无中空之隙，不知水从何出，然其清冽不若东泉之碧莹无纤翳也。按《郡志》八景中有“龙泉双月”，谓郡城东十里有双泉，相去十余步，月夜中立其间，东西各见月影中逗。以余观之，泉上石环树罨<sup>yn</sup>覆盖，虽各涵明月，恐不移步而左右望中，未必能兼得也。又西半里，有聚落倚山面壑，是为凤梧所，土人谓之马石窝，想未置所时其旧名然耳。于是西北随田滕行，坡陇间时有聚落而不甚盛。按《郡志》，旧郡址在今城东五里，不知何村足以当之？共西三里，有溪流自北坞来，中贯田间，有石梁跨之。越之西行，又三里，复有溪自北坞来，亦贯田间，而石梁跨之，此即所谓北



溪也。水在郡城之北为最近，乃城西坡与凤梧夹腋中出者。越梁，又西行一里，入寻甸东门。转而南，停履于府治东之旅肆。

寻甸昔为土府，安氏世长之，成化间始改流。至嘉靖丁亥 1527 年，安之裔孙安铨者作乱，构武定凤廷文○攻毁杨林、马龙诸州所。当道奏发大兵歼之，并武定改流。乃移寻甸郡于旧治之西五里，直逼西山脚下，始筑城甃砖为雄镇云。按凤廷文或又称为凤继祖，又称为阿凤，或又称为凤显祖，自改名凤廷霄，或又云本江西人，赘武定土官妇，遂专恣作乱，以兵直逼省。后获而磔 zhé(古代的酷刑：分尸)之。

寻甸四门俱不正，盖因山势所就也。东门偏于北，南门偏于东，西门偏于南，惟北门差正，而又非经行之所。城中惟街二重，前重乃府与所所莅，后重为文庙、城隍、察院所倚，其向俱东南。

寻甸之城，直东与马龙对，直西与元谋对，直南与河口对，直北与东川对。其西北皆山，其东南大豁。

二十四日 余初欲行，偶入府治观境图，出门，左有肆，中二儒冠者，问《图》、《志》，以有版可刷对。余辞以不能待。已而曰：“有一刷而未钉者，在城外家中。”索钱四百，余予之过半。既又曰：“须候明晨乃得。”余不得已，姑候之。闻八景中有“北溪寒洞”在东门外北山之下，北溪水所从出也，因独步往探之。遍询土人，莫有识者，遂还。步城内后街，入儒学城隍诸庙。下午还寓作记。是日晴而有风。城中市肆，与广西府相似。卖栗者，以火炙而卖之。

二十五日 晨起，往索《志》。其人初谓二本，既而以未钉者来，止得上册，而仍少其半。余略观之，知其不全，考

所谓阿交合溪之下流，所载亦正与《一统志》同，惟新增所谓凤梧山、双龙潭之类而已。乃畀还之，索其原价。遂饭而行。

出西门，即上西山，峻甚。五里，逶迤蹑其顶，则犹非大龙之脊也。其脊尚隔一坞，西南自果马山环界而北，乃东度而为月狐，从其北度之坳，又南走一支。横障于东，即此山也。《志》称为隐毒山，谓山下有泉为隐毒泉。盖是山之西，与老龙夹而中注，内成海子，较南海子颇长而深；是山之东，有泉二派，一出于北，今名为北溪。一出于南，（脱数字）而是山实南北俱属于大脊焉。由其西向西南下，二里抵坞中，有小坑瀦污流，不甚大也。西陟坞一里半，草房数间，倚南坡上，为黑土坡哨。前有岐，西北由坞中行，为潘、金、魏所道；西南上坡为正道。余乃陟坡一里，复南逾其冈，冈头多罅井中陷，草莽翳之，或有闻水声潺潺者。越冈南行二里余，乃下坡。遂与西海子遇；其水澄碧深泓，直漱东山之麓。路既南临水湄，遂东折而循山麓行。南向二里，见其水汪汪北转，环所逾罅井之冈，南抵海冈，东逼山麓，而西濒所聚焉。盖惟西北二面，大脊环抱，可因泉为田，而三所屯托之，所谓潘所、金所、魏所也。乃土官三姓。三所在海子西，与余所循山麓，隔水相望。是水一名清海子，一谓之车湖，水濒山麓，清澈可爱，然涸时中有浅处，可径而南也。今诸山冈支瞰其间，湖水纡折回抱，不啻数十里。《一统志》谓四围皆山者是；谓周广四里，则不止焉，想从其涸时言也。又南一里，东逾一瞰水之冈，又陟漱水之坡，南向一里，海子南尽，遂西南逾冈而行。冈不甚峻，而横界于东西两界之间，皆广坡漫衍。由

其上南行四里，稍南下，忽闻水声，已有细流自冈西峡坠沟而南矣。有数家在西山下，曰花箐哨。始知其冈自西界老脊度脉，而东峙为东界，北走而连属于凤梧之西坳，是为隐毒山，中环大洼，而清海子瀦焉；南走绵耸于河口之北崖，是为尧林山，前挟交溪，而果马水入焉。不陟此冈，不知此脉乃由此也。于是随水南行，皆两界中之坂陇，或涉西委之水，或逾西垂之坡，升降俱不甚高深，而土衍不能受水，皆不成畦。然东山逶迤而不峻，西山崇列而最雄，路稍近东山，而水悉溯西山而南焉，则花箐诸流之下泄于果马溪者，又杨林之源矣。南行二十五里，始有聚落，曰羊街子，其西界山至是始开峡，重峦两叠，凑列中有悬箐焉。由此而入。是为果渡木朗，乃寻甸走武定之间道。盖西界大山，北向一支，自西南横列东北，起嶂最高，如重盖上拥；南向一支，亦自西南横列东北，排峦稍杀，如外幔斜骞，虽北高南下，而其脉实自南而北叠，而中悬一箐为丛薄，为中通之隙焉，是曰果马山；而南北之水由此分矣。羊街子居庐颇聚。又有牛街子，在果马溪西大山下，与羊街子皆夹水之市，皆木密所分屯于此者。盖花箐而南，至此始傍水为媵耳。时方下午，问前途宿所，必狗街子，去此尚三十里。恐行不能及，途人皆劝止，遂停憩逆旅，草记数则。薄暮，雨意忽动，中夜闻潺潺声。

二十六日 晨起，饭后，雨势不止，北风酿寒殊甚。待久之，不得已而行。但平坡漫陇，界东西两界中，路从中而南，云气充寒，两山漫不可见，而寒风从后拥雨而来，伞不能支，寒砭风刺，两臂僵冻，痛不可忍。十里，稍南下，有流自东注于西，始得夹路田畦，盖羊街虽有田畦，以溪傍西

山，田与路犹东西各别耳。渡溪南，复上坡，二里，有聚落颇盛，在路右，曰间易屯。又北一里半，南冈东自尧林山直界而西，西抵果马南山下，与果马夹溪相对，中止留一隙，纵果马溪南去；溪岸之东山，阻溪不能前，遂北转溯流作环臂状。又有村落倚所环臂中，东与行路相向，询之土人，曰果马村。从此遂上南冈，平行冈岭二里，是为寻甸、云南之界。盖其岭虽不甚崇，自南界横亘直凑西峰，约十余里，横若门闕，平若堵墙，北属寻甸，南属嵩明，由此脊分焉。稍南，路左峰顶有庵二重，在松影中，时雨急风寒，急趋就之。前门南向，闭莫可入。从东侧门入，一老僧从东庑下煨，见客殊不为礼。礼佛出，将去之，一夔下僧，号德闻。出留就火。薪不能燃，遍觅枯槎焙之，就炙湿衣，体始复苏；煨栗瀹茶，肠始回温。余更以所携饭乘沸茶食之，已午过矣。

零雨渐收，遂向南坡降。三里，抵坡下，即杨林海子之西坞也。其处遥山大开，西界即嵩明后诸老龙之脊，东界即罗峰公馆后分支，为翠峰祖脊，相对夹成大壑，海子中汇焉；其南杨林所城当锁钥，其北尧林山扼河口。海东为大道所经，海西为嵩明所履，但其处竹树渐密，反不遑远眺。大道东南去，乃狗街子道；岐路直南去，为入州道。余时闻有南京僧，在狗街子州城大道之中，地名大一半村者，欲往参之，然后入州。乃从岐道下竹坑间行，一里，有大溪自西北环而东注，即果马溪之循西山出峡，至是放而东转者。横木梁跨石湫上，湫凡三砥，木三跨而达涯之西，其水盖与新桥石幢河相伯仲者也。既度，即平畴遥达，村落环错，西南直行，六里而抵州。由滕中东南向，遵小径行二里，过小一半村。又一里，有

大路自东北走西南，是为狗街子入州之道，道之北即为大一半村，道之南即为玉皇阁。入访南京师，已暂栖州城某寺。其徒初与余言，后遂忘之。南京僧号金山。余遂出从大道，西南入州。二里，又有溪自西而东向注，其水小于果马之半而颇急，石卷桥跨之。越而西南行，泞陷殊甚。自翠峰小路来，虽久雨之后，而免陷淖之苦，以山径行人少也。一入大路，遂举步甚艰，所称“蜀道”，不在重崖而在康庄如此。又三里直抵西山，转而西南，又一里而入嵩明之北门，稍转东而南停于州前旅舍。问南京僧，忘其寺名，无从觅也。

二十七日 密云重布，虽不雨不雾，而街湿犹不可行。余抱膝不下楼，作书与署印州同张，拒不收；又以一刺投州目管，虽收而不即答。初是州使君为吾郡钮国藩，武进乡荐。余初入滇，已迁饶州别驾，至是东其轘及月矣。二倅<sup>cu</sup>诂时称副职皆南都人，余故以书为庚癸呼，乃张之扞戾<sup>lì</sup>牴牾<sup>lì</sup>而乖张乃尔，始悔弹铗操竿之拙也。是日买得一野凫<sup>fú</sup>野鸭，烹以为供。

二十八日 晨起，浓云犹郁勃，惟东方已开。余令肆妇具炊，顾仆候管倅回书。余乃由州署西，践湿径，北抵城隍庙，其东为察院。其中北向登山数级，右为文庙，左为明伦堂、尊经阁。登阁，天色大霁，四山尽出，始全见海子之水当其前。是海子与杨林共之，即《统志》所云嘉利泽也，以果马巨龙江及白马庙溪之水为源，而东北出河口，为北盘江之源者也。由中路再上，抵文庙后夹衢西入，与文庙前后并峙者，是为宗镜寺。寺建于唐天祐中。寺古而宏寂，踞蛇山之巔，今谓之黄龙山。山小而石骨棱棱，乃弥雄山东下之脉，起而中峙如锥，州城环之，为州治之后山者也。昔多小黄蛇，故今以黄

龙名之。登此，则一州之形势，尽在目中矣。

嵩明旧名嵩盟。《一统志》言，州治南有盟蛮台故址，昔汉人与乌、白蛮会盟之处，而今改为嵩明焉。州城亦因山斜绕，门俱不正，其向与寻甸相似。

嵩明正北由大山峡口入，竟日而通普岸、严章，为寻甸西境；正南隔嘉利泽，与罗峰公馆对，为杨林北境；正东为尧林山，踞河口之北，为下流之砥柱；正西逾岭，为旧邵甸县。其北之梁王山，为老龙分支之处，领挈众山，为本州西境，与寻甸、富民、昆明分界者也。

嵩明中环海子，田泽沃美。其西之邵甸，南之杨林，皆奥壤也，昔皆为县，而今省去。杨林当大道，今犹存所焉。

出寺下山，还饭于店，而管倅回音不至。余遂曳杖出南门，转而西，半里抵塔下。大道东南由杨林去，余时欲由兔儿关，乃西南行。一里，有追呼于后者，则管倅以回柬具程，命役追至，而程犹置旅寓中。因令顾仆返取，余从间道北向法界寺待之。法界寺者，在城西北五里，亦弥雄山东出之支，突为崇峰者也。路当从西门出，余时截冈逾陇，下度一竹坞，二里而北上山。蹶坡盘级而上，二里，逾一东下之脊，见北坞有山一支，自顶下垂，而殿宇重叠，直自峰顶与峰俱下。路有中盘拗中者，有直蹶峰顶者，余乃竟蹶其顶，一里及之。西望峰后，下有重壑，壑西北有遥巖最高，如负宸挈领，拥列回环，瞻之甚近，余初以为嵩明之冠，而不知其即梁王之东面也。转而东，峰头有元帝殿冠其顶，门东向。余入叩毕，问所谓南京师者，仍不得也。先是从城中寺观觅之不得，有谓在法界者，故余复迂途至，而岂意终莫可踪迹乎。由殿前东

向下，历级甚峻。半里得玉虚殿，亦东向，仍道宫也，两旁危箐回合，其境甚幽。再下，出天王殿。又下半里，有一庵当悬冈之中，深竹罨门，重泉夹谷，幽寂窈窕。惜皆闭户，无一僧在。又下，始为法界正殿。先人殿后悬台之上，其殿颇整，有读书其中者，而主僧仍不在。乃下，礼佛正殿。甫毕，而顾仆亦从坞中上。东庑有僧出迎，询知南京师未尝至。而仰观日色，尚可行三十余里，遂询道于僧，更从北径为邵甸行。盖杨林为大道，最南而迂；兔儿为中道，最捷而坦；邵甸为北道，则近依梁王，最僻而险。余时欲观其挈领之势，遂取道焉。

由寺前西南转竹箐中，随坳而南，一里，逾东南冈，出向所来道，遂南下山。一里抵山下，有坞自西北来，即前岭头下瞰重壑之第一层也。由其南横度而西南，二里，过一村，村南始畦塍相属。随塍南下，西行畦中一里余，望见北冈垂尽处，石崖骈沓，其东村庐倚冈上，为灵云山；西有神宇临壑，是为白马庙。神宇之西有坞，自北山回环而成峡，有大溪自峡中东注而出，即前岭头遥瞰之第二层也。其壑西南，始遥遇梁王最崇峰之下。盖梁王东突，耸悬中霄，北分一支，东下为灵云峰，即白马所倚；再北分一支，东峙为法界寺，法界北壑虽与梁王对夹，而灵云实中界焉，故梁王东麓之溪濛注，俱从此出也。其流与东山之巨龙江相似，东西距州城远近亦相似也。溪无桥，涉之，即西上坡。始余屡讯途人，言渡溪而西，必宿大大村，村之东，皆层冈绝岭，漫无村居。问：“去村若干里？”曰：“三十。”余仰视日色，当已不及，而土人言不妨，速行可至。再问皆然。遂急趋登坡，一里，有负

载而来者，再问之，曰：“无及矣。不如返宿为明晨计。”余随之还，仍渡溪，入白马庙。庙敞甚，不堪托宿。乃东过骈沓石崖，从村庐之后，问宿于灵云山僧。是庵名梵虚，僧虽不知禅诵，而接客有礼，得安寝焉。

二十九日 晨起，碧天如洗。亟饭。仍半里渡溪，蹑西坡而上。迤迳五里，逾冈脊，东望嘉利泽，犹在足下；西瞰梁王绝顶，反为近支所隐不可见，计其处，正当绝巘之东，此即其支冈也。冈头多中陷之坎，枯者成罨井，渚者成天池。稍西北，盘冈一里，复西南下。一里，度中洼之底，复西北上，行山南岭坡间。二里，复西南下坞中。其坞自西北崇峰夹中来，中有流泉颇急，循坞西崖东坠，此梁王山东南之流也。有歧路直自坞外东南来，直西北向梁王山东腋去，此杨林往普岸、严章径，余交截之而西。半里，渡西涯急流，复西北蹑冈上，颇峻。一里，蹑峰头，已正当梁王山之南矣。西向平行岭头，一里，又西下半里，坞有小水，犹东南流也。一里径坞，又西上逾岭。半里，复下。其岭南北俱起，崇峰夹之，水已西南行，余以为过脊矣，随之下一里，行峡中。转而南一里，又有水自西北来，同坠壑东注而下嘉利泽。始知前所过夹峰之脊，犹梁王南走之余支也。越水，复西北蹑峻而上，一里半，抵峰头，则当梁王山之西南矣。是峰西南与南来老脊，又夹坑东北下嘉利泽，是峰东北与梁王主峰，亦盘谷东下嘉利泽。从脊上平行而西，一里余，出西坳。半里，始见其脉自南山来者，从此脊之西北下，伏而再起，遂矗峙梁王焉。

梁王山者，按《志》无其名，余向自杨林西登老脊，已



问而知之，云在邵甸东北，故余取道再出于此，正欲晰其分支界水之源也。然《志》虽不名梁王，其注盘龙江则曰：“源自故邵甸县之东山、西山。”则指此为东山矣。其注东葛勒山，则曰：“在邵甸县西北，高三十里，为南中名山，远近诸峰，高无逾此。”则所谓三十里者，又指此为东葛勒山矣。但土人莫谙旧名，困梁王结寨其顶，遂以梁王名之。《志》无梁王名，未尝无东葛勒名也。其脉自澂江府罗藏山东北至宜良，分支东北走者，为翠峰之支，正支西北走者，由杨林西岭，而北度兔儿关，又北度此而高耸梁王山，横亘于邵甸之北，其东西两角并耸，东垂下临白马溪之西，西垂下临牧养涧之东。由西垂环而西南为分支，则文殊商山之脉所由衍也；由东垂走而东北为正支，则果马、月狐之脊所自发也。西垂曲抱，而盘龙之源，遂浚滇海；东垂横夹，而嘉利之派，遂汇北盘：宜其与罗藏雄对南北，而共称梁王云。

过脊，渐西降，西瞰夹坞盘窝，皆丰禾芄芄，不若脊东皆重冈荒磧也。一坡西垂夹坞中，上皆侧石斜卧。从其上行，二里，始随坡下坠。一里及坞，有小溪自东南坞中出，越之西行。又半里，有村聚南山下，皆瓦房竹扉，山居中之最幽而整者，是曰大大村。始东西开坞，梁王山西南之水，由坞北西注；余所越南坞之水，截坞而从之。半里，越村之西，又开为南北之坞，有小水自南来，经西冈下，北合于东坞之水，同破西北峡而下坠，当西出于邵甸之北者也。路越南来小水，遂西南上坡。盘坡而上，约里许，越其巅。又西下半里，西南涉溪；其溪似南流者。一里，又西逾坡脊，平行坡上。又一里余，始见西坞大开。其坞自北而南，辟夹甚遥，而环峰

亦甚密，坞中丰禾云丽，村落星罗，而溪流犹仅如带，若续若断焉。于是陡降西麓，半里抵坞。有村倚麓西而庐，是曰甸头村，即邵甸县之故址也。是村犹偏于坞东；坞北有峰中垂，亦有聚庐其上。其地去嵩明州四十里，重峦中间，另辟函盖。正北则梁王正脊亘列于后，东界即老脊之北走者，西界即分支之南环者。其西北度处，有坳颇平，是通牧漾；东北循梁王山东垂而北，是通普岸、严章；西逾岭，通富民县，东逾岭，即所从来者；惟南坞最远，北自甸头，十里至甸尾。坞中之水，南至甸尾，折而西南去，路亦逾山而西，遂为嵩明、昆明之界焉。

余既至甸头村，即随东麓南行。一里，有二潭渚东涯下，南北相并，中止有岸尺许横隔之，岸中开一隙，水由北潭注南潭间，潭大不及二丈，而深不可测，东倚石崖，西濒大道，而潭南则祀龙神庙在焉。潭中大鱼三四尺，泛泛其中。潭小而鱼大，且不敢捕，以为神物也。甸头之水，自北来流于大道之西；潭中水自潭南溢，流大道之东，已而俱注于西界之麓，合而南去。路则由东界之麓，相望而南。坞中屡过村聚。八里，有小水自东峡出，西入于西麓大溪，逾之。南二里，则甸尾村横踞甸南之坡。有岐直南十里，通兔儿关；正路则由村西向行。一里余，直抵西界之麓，有石梁跨大溪上。逾梁，始随西麓南行。半里，溪水由西南盘谷而入，路西北向逾岭。一里，登岭头。一里，下岭西坞中，路复转西南行，大溪尚出东南峡中，不相见也。盖其东老脊，南自宜良，经杨林西岭度而北，一经兔儿关，其西出之峰突为五龙山，则挟汇流塘之水而出松花坝者也；再北经甸尾东，其峰突为祭鬼山，则挟邵甸之水而

西出汇流塘者也。于是又西越坞脊，四里，随坞西下。一里，又有水自北峡来，有梁跨之，其势少杀于甸尾桥下水。有村在梁之西，是为小河口，即牧漾之流，南经此而与邵甸之水合，而出汇流塘者也。过村，又西南上岭，盘折山坡者七里，中有下洼之窟。既而陡下峡中，有小水自西北峡来，渡之，村聚颇盛。村之南，则邵甸之水，已与小河口之流，合而西向出峡，至此复折而南入峡中，是为汇流塘，其濛回之势可想也。从此路由西岸随流入峡，其峡甚逼，夹翠骈崖，中通一水，路亦随之，落照西倾，窈不见影。曲折四里，有数家倚溪北岸，是为三家村。投宿不纳。盖是时新闻阿迷不顺，省中戒严，故昆明各村，俱以小路不便居停为辞。余强主一家，久之，乃为篝火炊粥，启户就榻焉。

## 盘江考

南北两盘江，余于粤西已睹其下流，其发源俱在云南东境。余过贵州亦资孔驿，辄穷之。驿西十里，过火烧铺。又西南五里，抵小洞岭。岭北二十里有黑山，高峻为众山冠，此岭乃其南下脊。岭东水即东向行，经火烧铺、亦资孔，乃西北入黑山东峡，北出合于北盘江；岭西水自北峡南流，经明月所西坞，东南出亦佐县，南下南盘江。小洞一岭，遂为南北盘分水脊。《一统志》谓，南北二盘俱发源沾益州东南二百里，北流者为北盘，南流者为南盘，皆指此黑山南小洞岭，一东出火烧铺，一西出明月所二流也。后西至交水城东，中平开巨坞，北自沾益州炎方驿，南逾此经曲靖郡，坞亘南北，不

下百里，中皆平畴，三流纵横其间，汇为海子。有船南通越州，州在曲靖东南四十里。舟行至州，水西南入石峡中，悬绝不能上下，乃登陆。十五里，复下舟，南达陆凉州。越州东一水，又自白石崖龙潭来，与交水海子合出石峡，乃滇东第一巨溪也，为南盘上流云。

余憩足交水，闻曲靖东南有石堡温泉胜，遂由海子西而南。南下二十里，一溪来自西北，转东南去，入交海，桥跨之，为白石江；涓细仅阔数丈，名独著，以沐西平首破达里麻于此，遂以入滇也。按达里麻以师十万来拒，与我师夹江阵，是日大雾，沐分兵从上流潜济，绕出其后，遂破之。今观线大山溪，何险足据；且白石上流为戈家冲，源短流微，濛带不过数里内。沐公曲靖之捷，夸为冒雾涉江，自上流出奇夹攻之，为不世勋，不知乃与坳堂无异也！度桥南六里，抵曲靖郡。出郡南门，东南二十五里，海子汪洋涨溢，至是为东西山所束，南下伏峡间。桥横架交溪上，曰上桥。桥西开一坞东向，即由上桥西折入坞，半里至温泉。泉可浴，泡珠时发自池底，北池沸泡尤多，对以六角亭，曰喷玉。东逾坡半里，抵桥头村。村西行田畴间，忽一石高悬，四面蓊丛，楼榭上出，即石崖堡也，与温泉北隔一坞。径平畦里许，抵堡东麓，南向攀级，上凌绝顶，则海子东界山南绕于前，西界山自北来，中突为此崖，又西峙而南为水口山。交溪南出上桥，前为东界山南绕所扼，辄西南汇为海子，正当石堡南；其东北白石崖龙潭，与东南亦佐之水，合交溪下流于越州，乃西南破峡去。而石堡正悬立众峰中，诸水又汇而濛之，危崖古松，倍见幽胜。北下山，西一里抵石堡村。回眺石堡，西

北两面嵌空奇峭，步步不能去。由村南下坡，东半里，逾一石梁。南走梁下者，即交溪，溪遂折东南去。又东一里半，抵东山麓。东北上山，从石片中行，土倾峡坠，崩嵌纷错，石骨竞露如裂瓣，从之倾折取道。石多幻质，色正黑如着墨，片片英山绝品。石中上者一里，至岭坳，下见西坞南流之江，下坠岭南之峡，乃交溪由桥头南下，横截此山南麓以东去者也。

余已躬睹南盘源，闻有西源更远，直西南至石屏州，随流考之。其水源发自石屏西四十里之关口，流为宝秀山巨塘，又东南下石屏，汇为异龙湖。湖有九曲三岛，周一百五十里。岛之最西北近城者，曰大水城，顶有海潮寺；稍东岛曰小水城。舟经大水城南隅，有芰荷百亩，巨朵锦边，湖中植莲，此为最盛。水又东经临安郡南，为泸江，穿颜洞出，又东至阿弥州，东北入盘江。盘江者，即交水海子，南经越州、陆凉、路南、宁州，至州东六十里婆兮甸，合抚仙湖水；又南至播箕街河甸，合曲江；又东至阿弥州稍东，合泸江。二江合为南盘江，遂东北流广西府东山外。

余时征诸广西土人，竟不知江所向。乃北过师宗州，又东北去罗平州十五里，抵一坞曰兴哆啰。其坞西傍白蜡，东瞻罗庄，南去甚遥，而罗庄山森峭东界，皆石峰离立，分行竞奋，复见粤西面目。盖此丛矗怪峰，西南始此，而东北尽于道州，磅礴数千里，为西南奇胜，此又其西南之极也。已而至罗平，询土人盘江曲折，始知江自广西府流入师宗界，即出罗平东南隅罗庄山外，抵巴旦彝寨，会江底河；寨去罗平东南二百里，江东即广南府境。又东北经巴泽、河格、巴吉、兴隆、那贡，至霸楼，为霸楼江；六处地名，俱粤西安隆长官司地。今

安隆无土官，俱为广南、泗城所占。遂入泗城境之八蜡、者香，于是为右江。再下，又有广南富州之水，自者格经泗城之葛阡、历里来合，而下田州云。

后余至云南省城，过杨林，见北一海子特大，古称嘉利泽，北成大溪，出河口。溪北有山甚峻，曰尧林山。又东北十里出峡，经果子园，北至寻甸府，合郡城西北水，汇为南海子。又东北与马龙水合于郡东二十里七星桥，为阿交合溪。余因究水所出，知其下沾益州为可渡河，乃北盘江上流也。按此则南北二盘，但名称之同耳，发源非一山之水。北盘自可渡河而东，始南合亦资孔、火烧铺之水，则火烧铺非北盘之源也。南盘自交水发源，南渡越州，始合明月所之水，则明月所非南盘之源也。乃《一统志》北盘舍杨林，南盘舍交水，而取东南支分者为源，则南北源一山之误，宜订正者一。

又以南盘至八蜡、者香，一水自东北来合，土人指以为北盘江，遂谓南北盘皆出于田州。夫北盘过安南，已东南下都泥，由泗城东北界，经那地、永顺，出罗木渡，下迁江。则此东北合南盘之水，自是泗城西北箐山所出。谓两江合于普安州、泗城州之误，宜订正者二。

至《一统志》最误处，又谓南北二盘，分流千里，会于合江镇。盖惟南宁府西左右江合流处为合江镇，是直以太平府左江为南盘，田州右江反为北盘矣。今以余所身历综校之，南盘自沾益州炎方驿南下，经交水、曲靖，南过桥头，由越州、陆凉、路南，南抵阿弥州境北，合曲江、泸江，始东转，渐北合弥勒巴甸江，是为额罗江。又东北经大柏坞、小柏坞，又北经广西府东八十里永安渡，又东北过师宗州东七十里黑

如渡，又东北过罗平州东南巴旦寨，合江底水，经巴泽、巴吉，合黄草坝水，东南抵霸楼，合者坪水，始下旧安隆，出白隘，为右江。北盘自杨林海子，北出嵩明州果子园，东北经热水塘，合马龙州中和山水，抵寻甸城东，北去彝地为车洪江。下可渡桥，转东南，经普安州北境，合三板桥诸水，南下安南卫东铁桥，又东南合平州诸水，入泗城州东北境，又东注那地州、永顺司，经罗木渡，出迁江、来宾，为都泥江，东人武宜之柳江。是南盘出南宁，北盘出象州，相去不下千里；而南宁合江镇，乃南盘与交趾丽江合，非北盘与南盘合也。其两盘江相合处，直至浔州府黔、郁二江会流时始合，但此地南北盘已各隐名为郁江、黔江矣。则谓南盘、北盘即为南宁左、右江之误，宜订正者三。

若夫田州右江源，明属南盘，《志书》又谓源自富州，是弃大源而取支水，犹之志南盘者源明月所，志北盘者源火烧铺也。彼不辨端末巨细，悍然秉笔，类一丘之貉也夫！

## 滇游日记四

戊寅(公元 1638 年)十月初一月 凌晨起,晴爽殊甚。从三家村啜粥启行,即西由峡中,已乃与溪别。复西逾岭,共三里,人报恩寺。仍转东,二里,过松花坝桥。又循五龙山而南三十里,循省城东北隅南行。已乃转西度大桥,则大溪之水自桥而南,经演武场而出火烧铺桥,下南坝矣。从桥西入省城东门,饭于肆。出南门,抵向所居停处,则吴方生方出游归化寺未返,余坐待之。抵暮握手,喜可知也。见有晋宁歌童王可程,以就医随吴来,始知方生在唐守处过中秋,甚洽也。

初二日 余欲西行,往期阮仁吾所倩担夫,遇其侄阮玉湾、阮穆声,询候甚笃。下午,阮仁吾至寓,以担夫杨秀雇约至。余期以五日后再往晋宁,还即启行。仁吾赆以番帨 shu 邕外来的佩巾香扇。

初三日 余欲往晋宁,与唐元鹤州守、大来隐君作别。方生言:“二君日日念君。今日按君还省,二君必至省谒见,毋中途相左也。盍少待之?”乃人叩玉湾,并叩杨胜寰,知丽江守相望已久。既而玉湾来顾寓中,知按君调兵欲征阿迷,然兵未发而路人皆知之,贼党益猖狂于江川、澂江之境矣。玉湾谓余:“海口有石城妙高,相近有别墅,已买山欲营构为胜地。请备车马,同行一观。”余辞以晋宁之行不容迟,因在迤西羁停留久也。又云:“缅甸不可不一游。请以腾越庄人为导。”余颔之。



初四日 余束装欲早往晋宁，主人言薄暮舟乃发，不若再饭而行。已而阮玉湾馈榼酒，与吴君分饷之。下午，由羊市直南六里，抵南坝，下渡舟，既暮乃行。是晚西南斗风，舟行三十里，至海夹口泊。三鼓乃发棹，昧爽抵湖南涯北圩口，乃观音山之东南濒海处。其涯有温泉焉。舟人有登浴者，余畏风寒，不及沐也。于是挂帆向东南行，二十里至安江村，梳栉于饭肆。仍南四里，过一小桥，即西村四通桥分注之水，为归化、晋宁分界处。又南四里，入晋宁州北门，皆昔来暗中所行道也，至是始见田畴广辟，城楼雄壮焉。入门，门禁过往者不得入城，盖防阿迷不靖也。既见大来，各道相思甚急。饭而入叩州尊，如慰饥渴，遂留欢宴。夜寝于下道，供帐极鲜整。

初五至初七日 日日手谈下棋内署，候张调治。黄从月、黄沂水禹甸与唐君大来，更次相陪，夜宴必尽醉乃已。

初八日 饮后，与黄沂水出西门，稍北过阳城堡，即所谓古土城也。其西北为明惠夫人庙，庙祀晋宁州刺史李毅女。夫人功见《一统志》。有元碑，首句云：“夫人姓杨氏，名秀娘，李毅之女也。”既曰“李女”，又曰“姓杨”，何谬之甚耶？岂夫人之夫乃姓杨耶？然辞不达甚矣。人传其内犹存肉身，外加髹<sup>xi</sup>赤黑色漆焉，故大倍于人。余不信。沂水云：“昔年鼠伤其足，露骨焉。不妄也。”是日，州幕傅良友来拜，且馈榼醴。傅，江西德化人。

初九日 余病嗽，欲发汗，遂卧下道。

初十日 嗽不止，仍卧下道。唐君晨夕至榻前，邀诸友来看，极殷缱<sup>情</sup>情意深长。

十一日 余起，复入内署。盖州治无事，自清晨邀以入，深暮而出，复如前焉。是日，傅幕复送礼。余受其鸡肉，转寄大来处。下午，傅幕之亲姜廷材来拜。姜，金溪人。

十二日 唐州尊馈新制长褶棉被。余入谢，并往拜姜于傅署，遇学师赵，相见蔼蔼，i人数众多。及往拜赵于学斋，遇杨学师，交相拜焉。询赵师：“陆凉有何君巢阿否？”赵，陆凉人，故询之。赵言：“陆凉无之。当是浪穹人。然同宦于浙中，相善。”赵君升任于此，过池州，问六安何州君，已丁艰父母死为丁艰去矣。四月初至镇远，其所主居停之家，即何所先主者，是其归已的。但余前闻一僧言，贵州水发时，城中被难者，有一浙江盐官，扛二十余，俱遭漂没，但不知其姓。以赵君先主镇远期计之，似当其时，心甚惴惴，无可质问也。从陈木叔集中，转得二知己，为吴太史淡人及何六安巢阿，俱不及面。岂淡人为火毙于长安，今又有此水厄？若果尔，何遇之奇也！

十三日 州尊赴杨贡生酌。张调治以骑邀游金沙寺，以有庄田在其西麓也。出西门，见门内有新润之房颇丽，问之，即调治之兄也。名□□，以乡荐任常州判，甫自今春抵家。以谗与调治不睦。出西门，直西行田塍中，路甚坦。其坞即南自河涧铺直北而出者，至此乃大开洋，北极于滇池焉。西界山东突濒坞者，为牧羊山；北突而最高者，为望鹤山，其北走之余脉为天城；又西为金沙，则散而濒海者也。东界山西突而屏诚南者，为玉案山；北峙而最高者，为盘龙山；其环北之正脊，为罗藏山，则结顶而中峙者也。州治倚东界之麓。大堡、河涧合流于西界之麓，北出四通桥，分为两流：一直北下滇海；一东绕州北入归化界，由安江村入滇海。经坞西行三里，上溪堤，有

大石梁跨溪上，是为四通桥。由桥西直上坡，为昆阳道。西北由岐一里半，为天女城，上有天城门遗址，古石两叠，如雕刻亭檐状。昔李毅之女秀，代父领镇时，筑城于此，故名。城阜断而复起，西北濒湖者，其山长绕。为黄洞山；西南并天城而圆耸夹峙者，为金沙山。此皆土山断续，南附于大山者也。金沙之西，则滇海南漱而入，直逼大山；金沙之南，则望鹤山高拥而北瞰，为西界大山北隅之最。其西则将军山耸崖突立，与望鹤骈峙而出，第望鹤则北临金沙，天城、将军则北临滇海耳。黄洞山之西，有洲西横海中，居庐环集其上，是为河泊所，乃海子中之蜗居也；今已无河泊官，而海子中渡船犹泊焉。其处正西与昆阳对，截湖西渡，止二十里；陆从将军山绕湖之南，其路倍之。由天女城盘金沙山北夹，又一里半而入金沙寺。寺门北向，盘龙莲峰师所建也，寺颇寂寞。由寺后拾级而上，为玉皇阁，又上为真武殿，俱轩敞，而北向瞻湖，得海天空阔之势。山之西麓，则连村倚曲，民居聚焉。入调治山楼，饭而登出，凭眺寺中。下步田畦水曲，观调治家人筑场收谷。戴月入城，皎洁如昼，而寒悄逼人。还饭下道，不候唐君而卧。唐君夜半乃归，使人相问，余已在梦魂中矣。

十四日 在署中。

十五日 在州署。夜酌而散，复出访黄沂水。其家寂然，花阴历乱，惟闻犬声。还步街中，恰遇黄，黄乃呼酒踞下道门，当月而酌。中夜乃散。

十六日 余欲别而行，唐君谓：“连日因歌童就医未归，不能畅饮。使人往省召之，为君送别，必少待之。”余不能却。

十七、十八日 皆在州署。

十九日 在州署。夜月皎而早阴霾。

二十日、二十一日 在州署。两日皆倏雨倏霁忽雨忽晴。

二十二日 唐君为余作《瘞<sub>y</sub>掩埋静闻骨记》，三易稿而后成。已乃具酌演优演出效舞，并候杨、赵二学师及唐大来、黄沂水昆仲，为同宴以饯。

二十三日 唐君又馈棉袄、夹裤，具厚赆焉。唐大来为余作书文甚多，且寄闪次公书，亦以青蚨<sub>f</sub>表蚨即钱之意赆。乃人谢唐君，为明日早行计。

晋宁乃滇池南一坞稍开，其界西至金沙山，沿将军山抵三尖村，与昆阳界，不过二十里；东至盘龙山顶，与澂江界，不过十里；北至分水河桥，与归化界，不过五里；南入山坞，与澂江界，不过十里。总计南北不过十五里，东西不过三十里，不及诸蛮酋山徼一曲也。

晋宁之水，惟四通桥为大。其内有二溪，俱会于牧羊山下石壁村。一为大坝河，即河涧铺之流，出自关索岭者，余昔往江川由之；一为大甫河，出自铁炉关者，与新兴分水之岭界。二水合而出四通桥，又分其半，东灌州北之田。至州东北，又有盘龙山涧之水，自州城东南隅，循城北流，引为城濠，而下合于四通东灌之水，遂北为归化县分界，而出安江村。其河乃唐公新浚者。

晋宁二属邑俱在州东北境，亦镇海东南之余坞也。归化在州北二十里，呈贡又在归化北四十里。呈贡北即昆明县界，东北即板桥路，东即宜良界，东南即罗藏山，阳宗界。归化北五里有莲花洞山，一名龙洞，有水出其间。罗藏山在归化

东十里，盘龙山东北之主峰也，东南距濠江府四十里。其山高耸，总挈众山，与邵甸之梁王山对，亦谓之梁王山，以元梁王结寨其上也。西北麓为滇池，东南麓为明湖、抚仙湖。水之两分其归者，以此山为界；水之三汇其壑者，亦以此山为环。然则比邵甸梁王，此更磅礴矣。其脉自铁炉关东度为关索岭，又东为江川北屈颍巔山，遂北走为此山；又东至宜良县西境，又北度杨林西岭，又北过兔儿关，又北结为邵甸梁王山，而为果马、月狐之脊焉。

晋宁四门，昔皆倾记。唐元鹤莅任，即修城建楼，极其壮丽。

晋宁东至濠江六十里，西至昆阳四十里，南至江川七十里，北至省会一百里，东南至路南州一百五十里，东北至宜良一百六十里，西南至新兴州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安宁州一百二十里。

唐晋宁初授陕西三水令，以御流寇功，即升本州知州，以忧归，补任于此。乃郎年十五岁，文学甚优，落笔有惊人语。余三子俱幼。

唐大来名泰选贡，以养母缴引辞不受选，诗画书俱得董玄宰即董其昌三昧。余在家时，陈眉公即先寄以书云：“良友徐霞客，足迹遍天下，今来访鸡足并大来先生。此无求于平原君者，幸善视之。”比至滇，余囊已罄，道路不前，初不知有唐大来可告语也。忽一日遇张石夫谓余曰：“此间名士唐大来，不可不一晤。”余游高峣时，闻其在傅玄献别墅，往觅之，不值。还省，忽有揖余者曰：“君岂徐霞客耶？唐君待先生久矣！”其人即周恭先也。周与张石夫善，与张先晤唐，唐即以眉公

书诵之，周又为余诵之。始知眉公用情周挚，非世谊所及矣。大来虽贫，能不负眉公厚意，因友及友。余之穷而获济，出于望外如此。

唐大来，其先浙之淳安籍，国初从戎于此。曾祖金，嘉靖戊子乡荐，任邵武同知，从祀名宦。祖尧官，嘉靖辛酉（公元1561年）解元。父懋德，辛卯（公元1591年）乡荐，临洮同知。皆有集，唐君合刻之，名《绍箕堂集》，李本宁先生为作序，甚佳。

大来言历数先世，皆一仕一隐，数传不更，故其祖虽发解，竟不仕而年甚长。今大来虽未发解，而诗翰为滇南一人，真不忝不愧厥祖也。但其胤嗣<sup>yìn sù</sup>后代未耀，二女俱寡，而又旁无昆季，后之显者，将何待乎？

大来之岳为黄麟趾，字伯仁，以乡荐任山东嘉祥令，转四川顺庆府□□县令，卒于任，即黄沂水禹甸之父、从月之兄也。其祖名明良，嘉靖乙酉（公元1525年）乡荐，仕至毕节兵宪，有《牧羊山人集》。

大来昔从广南出粤西，抵吾地，亦以粤西山水之胜也。为余言：“广南府东半日多程，有宝月关甚奇。从广南东望，崇山横障，翠截遥空，忽山间一孔高悬，直透中扃，光明如满月缀云端，真是天门中开。路由其下盘脐而入，大若三四城门。其下旁又一窍，潜通滇粤之水。”予按黄麟趾昭阳关诗注云：“关口天成一石虎头，耿耿可畏。”诗曰：“何代凿鸿濛？峦山窈窕（yǎo tiào）通，五丁输地力。一窍自天工。域眇华彝界，关当虎豹雄。弃繻愁日暮，驱策乱流中。”按昭阳即此洞也，唐君谓之宝月者，又其别称耳。此路东去即归顺，余去冬为交彝所梗，不能从此。

盘龙山莲峰祖师，名崇照，元至正间以八月十八日涅槃。作偈唱词曰：“三界与三涂，何佛祖不由，不破则便有，能破则便无。老僧有吞吐不下，门徒不肯用心修，切忌切忌。”师素不立文字，临去乃为此，与遗蜕俱存。至今以此日为“盘龙会”云。

邵真人以正，初名璇，晋宁人。其父名仁，叔名忠，俱由苏州徙迁移。阁老刘逸挽忠诗有曰：“三郎足下风云达，忠子玘，领乡荐。小阮壶中日月长。即真人。”末句又曰：“怅望苏州是故乡。”见《州志》。

晋时，晋宁之地曰宁州，南蛮校尉李毅持节镇此，讨平叛酋五十八部。惠帝时，李雄乱，毅死之，女秀有父风，众推领州事，竟破贼保境，比卒，群酋为之立庙。是时宁州所辖之境虽广，而驻节之地，实在于此。至唐武德中，以其为晋时宁州统会之地，置晋宁县。此州名之所由始也。州名宦向有李毅及王逊、姚岳等。迨万历间吴郡许伯衡修《州志》，谓今晋宁州地已非昔时五十八部之广，以一隅而僭通部之祀，非诸侯祭封内山川义，遂一并撤去之，并《志传》亦削去，只自我朝始。遂令千载英灵，空存盼<sub>x</sub> xi ng 神灵感应，一方故实，竟作尘灰，可叹也！然毅虽削，而其女有庙在古城，岳虽去，而岳亦有庙在州西，有功斯土，非竖儒无见识之文人所能以意灭者也。许伯衡谓昔时宁州地广，今地狭，李毅虽嫡祖，晋宁不得而祀之，犹支子之不得承祧祀大宗即长房也。余谓晋宁乃嫡冢正妻所生长子，非支子比，毅所辖五十八部虽广，皆统于晋宁，今虽支分五十八部，皆其支庶，而晋宁实承祧之主。若晋宁以地狭不祀，将委之五十八部乎？五十八部复以支分，非

所宜祀，是犹嫡冢以支庶众多，互相推委，而虚大宗之祀也。然则李毅乃一方宗主，将无若敖之恫即无子嗣之忧患乎？故余谓唐晋宁、唐大来，首以复祀李毅为正。

二十四日 街鼓未绝，唐君令人至，言早起观天色，见阴云酿雨，风寒袭人，乞再迟一日，候稍霁乃行。余谢之曰：“行不容迟，虽雨不为阻也，”及起，风雨凄其，令人有黯然魂消息。令庖人速作饭，余出别唐大来。时余欲从海口、安宁返省，完省西南隅诸胜，从西北富民观螳螂川下流，而取道武定，以往鸡足，乃以行李之重者，托大来令人另赍往省，而余得轻具西行焉。方抵大来宅，报晋宁公已至下道，亟同大来及黄氏昆玉还道中。晋宁公复具酌于道，秣马于门。时天色复朗，遂举大觥gōng 酒器，登骑就道。

从西门三里，度四通桥。从大道直西行，半里，上坡，从其西峡转而西南上，一里半，直蹠望鹤岭西坳。又西下涉一涧，稍北，即濒滇池之涯。共五里，循南山北麓而西，有石耸起峰头，北向指滇池，有操戈介冑之状，是为石将军，亦石峰之特为巉峭者。其西有庙北向，是为石鱼庙。其西南又有山西突起，亚于将军者，即石鱼山也。又西二里，海水中石突丛丛，是为牛恋石。涯上村与乡，俱以牛恋名。谓昔有众牛饮于海子，恋而不去，遂成石云。于是又循峡而南，二里，逾平坡南下，有水一塘，直浸南山之足，是为三尖塘。塘南山恋高列，塘北度脊平行，脊之北，即滇池牛恋。塘水不北泄而东破山腋，始知望鹤之脉自西来，不自南来也。从塘北西向溯坞入，其坞自西而东，即塘水之上流也。三里，坞西尽处，有三峰排列其南：最高者即南山之再起者也；其中一峰，则自南峰



之西绕峡而北，峙为中峰焉；北峰则濒滇池，而东度为石将军、望鹤山之脉矣。中峰之东，有村落当坞，是为三尖村，晋宁村落止此。西沿中峰而上，一里，与南峰对峡之中，复阻水为塘，不能如东塘之大，而地则高矣。又平上而西，一里，逾中峰之脊。从脊上西南直行，为新兴道；逾脊西北下，即滨池南涯，是为昆阳道；而晋宁、昆阳以是脊为界焉。于是昆阳新旧州治，俱在一望。直下半里，沿滇池南山陇半西行，二里余，有村在北崖之下，滇池之水环其前，是曰赤峒里，亦池滨聚落之大者，而田则不能成壑焉。又西由村后逾岭南上，即西下，三里，有村倚南山北麓。盘其嘴而西，于是西峡中开，自南而北，与西界山对夹成坞。其脊南自新兴界分支北下，西一支直走而为新旧州治，而北尽于旧寨村；东一支即赤峒里之后山，滨池而止。东界短，西界长，中开平坞为田，一小水贯其中，亦自南而北入滇池，即《志》所称渠滥川也。按《隋书》，史万岁为行军总管，自蜻蛉川至渠滥川，破三十余部，当即指此。由东嘴截坞而西，正与新城相对，而大道必折而南，盘东界之嘴以入，三里始西涉坞。径坞三里，又随西界之麓北出，一里半，是为昆阳新城，又北一里半，为昆阳旧城，于是当滇池西南转折处矣。旧城有街衢阗堵而无城郭，新城有楼櫓雉堞而无民庐，乃三四年前，旧治经寇，故卜筑新邑，而市舍犹仍旧贯也。旧治街自南而北，西倚山坡，东瞰湖涘。至巳日西昃日偏西，亟饭于市。此州有天酒泉、普照寺，以无奇不及停屐，遂北行。

四里，稍上，逾一东突之坳。其山自西界横突出，东悬滇海中。路逾其坳中北下，其北滇海复嵌坞西入。其突出

之峰，远眺若中浮水面，而其西实连缀于西界者也。乃西转涉一坞，共四里，又北向循滇池西崖山麓行。五里，又有小峰傍麓东突，南北皆湖山环抱之，数十家倚峰而居，是为旧寨村。由村北过一坞，其坞始自西而东；坞北有山一派，亦自西而东，直瞰滇海中。北二里，抵山下。直蹑山北上，一里余，从崩崖始转东向山半行。又里余，从东岭盘而北，其岭南北东三面，俱悬滇海中，正东与罗藏隔湖相对。此地杳僻隔绝，行者为畏途焉。岭北又有山一支，从水涯之北，亦自西而东，直瞰滇海中，与此岭南北遥对成峡，滇海驱纳其中，外若环窝，中骈束户，是为海口南岭。北下之处，峻削殊甚，余虑日暮，驱马直下。二里，复循坞西入，二里，西逾一坳。山坳西下，山坞环开，中为平畴，滇池之流，出海就峡，中贯成河，是为螳螂川焉。二里，有村傍坞中南山下，过之。行平畴间，西北四里，直抵川上。有聚落成衢街道，滨川之南，是曰茶埠墩，即所谓海口街也，有公馆正焉，监察御史案临，必躬诣其地，为一省水利所系耳。先是唐晋宁谓余，海口无宿处，可往柴厂莫土官盐肆中宿；盖唐以候代巡，常宿其家也。余问其处尚相去六七里，而日色已暮，且所谓海门龙王庙者，已反在其东二里，又闻阮玉湾言，有石城之胜，亦在斯地，将留访焉，遂不复前，觅逆旅投宿。

二十五日 令二骑返晋宁。余饭而蹑屩<sup>ju</sup>草鞋北抵川上，望川北石崖矗空，川流直啮其下。问所谓石城者，土人皆莫之知，惟东指龙王堂在盈盈一水间。乃溯川南岸，东向从之。二里，南岸山亦突而临川，水反舍北而逼南，南岸崩嵌盘沓，而北崖则开绕而受民舍焉，是为海门村。与南崖相

隔一水，不半里，中有洲浮其吭间，东向滇海，极吞吐之势；峙其上者，为龙王堂。时渡舟在村北岸，呼之莫应。余攀南岸水窟，与水石相为容与，忘其身之所如也。久之，北崖村人以舟至，遂渡登龙王堂。堂当川流之中，东临海面，时有赛祭祀神者浮舟而至，而中无庙祝；后有重楼，则阮祥吾所构也。庙中碑颇多，皆化、治以后，抚按相度水利、开濬 jùn 同“浚”，疏通海口免于泛滥，以成濒海诸良田者，故巡方者以此为首务云。

出庙渡北岸，居庐颇集。其北向所倚之山有二重。第一重横突而西，多石，而西垂最高，即矗削而濒于川之北岸者；第二重横突而东，多土，而东绕最远，即错出而尽为池之北圩者。二重层叠于村后，盖北自观音山盘礴而尽于此。村氓俱阮氏庄佃。余向询阮玉湾新置石城之胜，土人莫解，谓阮氏有坟在东岸，误指至此，村人始有言石城在里仁村。其村乃儼儼寨，正与茶埠墩对，从此有小径，向山后峡中西行，三里可至。余乃不东向阮坟，而西觅里仁焉。即由村后北逾第一重石峰之脊，北向下，路旁多错立之石，北亦开坞，而中无细流。一里，随坞西转，已在川北岸矗削石峰之后；盖峰南漱逼川流，故取道于峰北耳。其内桃树万株，被陇连壑，想其蒸霞焕彩时，令人笑武陵、天台为燭火 jué 小火把。此句意即桃树繁盛，桃花开放之时，武陵人寻觅到的桃花源与之相比太微不足道了矣。西一里，过桃林，则西坞大开，始见田畴交媵，溪流霍霍，村落西悬北山之下，知其即为里仁村矣。盖其坞正南矗立石山，西尽于此，坞濒于川，亦有一村临之，是为海口村，与茶埠墩隔川相对，有渡舟焉。其坞之东北逾坡，坞之西北循峡，皆

有路，凡六十里而抵省会。而里仁村当坞中北山下，半里抵村之东，见流泉交道，山崖间树木丛荫，上有神宇，盖龙泉出其下也，东坞以无泉，故皆成旱地；西坞以有泉，故广辟良畴。由村西盘山而北，西坞甚深，其坞自北峡而出，直南而抵海口村焉。村西所循之山，其上多蹲突之石，下多崆峒之崖，有一窍二门西向而出者。余觉其异，询之土人，石城尚在坞西岭上，其下亦有龙泉，可遵之而上。

共北半里，乃西下截坞而度，有一溪亦自北而南，中乾无流。涉溪西上，共半里，闻水声虢虢<sup>guó</sup>水流声，则龙泉溢西山树根下，潴为小潭，分泻东南去。由潭西上岭，半里，则岭头峰石涌起，有若卓锥者，有若夹门者，有若芝擎而为台，有若云卧而成郭者。于是循石之隙，盘坡而上，坠壑而下。其顶中洼，石皆环成外郭，东面者巉岈森透，西面者穹覆壁立，南向则余之逾脊而下者，北面则有石窟曲折，若离若合间，一石坠空当关，下覆成门，而出入由之，围壑之中，底平而无水，可以结庐，是所谓石城也。透北门而出，其石更分枝簇萼，石皆青质黑章花纹，廉利棱削，与他山迥异。有牧童二人，引余循崖东转，复入一石队中，又得围崖一区，惟东面受客如门，其中有趺座之龕，架板之床，皆天成者。出门稍南，回顾门侧，有洞岈然，亟转身披之。其洞透空而入，复出于围崖之内，始觉由门入，不若由洞入更奇也。计围崖之后，即由石城中望所谓东面巉岈处矣。出洞，仰眺洞上石峰层脊，高耸无比，复有一老僮僮披兽皮前来，引余相与攀跻。其上如众台错立，环中洼而峙其东，东眺海门，明镜漾空，西俯洼底，翠瓣可数，而隔崖西峰穹覆之上，攒拥尤高。乃下

峰，复度南脊，转造西峰，则穹覆上崖，复有后层分列，其中开峡，东坠危坑而下，其后则土山高拥，负宸于上，耸立之石，或上覆平板，或中剖斜椽。崖胁有二小穴如鼻孔，群蜂出入其中，蜜渍淋漓其下，乃崖蜂所巢也。两牧童言：“三月前土人以火熏蜂而取蜜，蜂已久去，今乃复成巢矣。”童子竟以草塞孔，蜂辄嗡嗡然作铜鼓声。凭览久之，乃循坠坑之北，东向悬崖而下。经东石门之外，犹令人一步一回首也。先是从里仁村望此山，峰顶耸石一丛，不及晋宁将军峰之伟杰，及抵其处而阖辟曲折，层沓玲珑，幻化莫测，钟秀独异，信乎灵境之不可以外象求也。盖是峰西倚大山，此其一支东窜，峰顶中拗，石骨内露，不比他山之以表暴见奇者；第其上无飞流涵莹之波，中鲜剪棘梯崖之道，不免为兔狐所窟耳。老僮僮言：“此石隙土最宜茶，茶味迥出他处。今阮氏已买得之，将造庵结庐，招净侣以开胜壤。岂君即其人耶？”余不应去。信乎买山而居，无过此者。

下山，仍过坞东，一里，经里仁村。东南一里，抵螳螂川之北，西望海口，有渡可往茶埠，而东眺濒川，石崖耸削。先从茶埠隔川北望，于巉岈嵌突中，见白垣一方，若有新茅架其上者；今虽崖石掩映，不露其影，而水石交错，高深嵌空，其中当有奇胜，遂东向从之。抵崖下，崖根插水，乱石濛濛，遂攀跻水石间。沿崖南再东，忽见石上有痕，蹊崖直上，势甚峻，挂石悬崖之迹，俱倒影水中。方下见为奇，又忽闻警咳 qng 咳嗽声落头上，虽仰望不可见，知新茅所建不远矣。再穿下覆之石，则白垣正在其上。一道者方凿崖填路，迎余人坐茅中。其茅仅逾方丈，明窗净壁，中无供像，亦无龕

具，盖初落成而犹未栖息其间者。道人吴姓，即西村海口人，向以贾游于外，今归而结净于此，可谓得所托矣。坐茅中，上下左右，皆危崖缀影，而澄川漾碧于前，远峰环翠于外；隔川茶埠，村庐缭绕，烟树堤花，若献影镜中；而川中鳧舫贾帆，鱼罾<sub>z ng</sub>即罾网渡艇，出没波纹间，棹影跃浮岚，橹声摇半壁，恍然如坐画屏之上也。

既下，仍西半里，问渡于海口村。南度茶埠街，入饭于主家，已过午矣。茶埠有舟，随流十里，往柴厂载盐渡滇池。余不能待，遂从村西遵川堤而行。其堤自茶埠西达平定，随川南涯而筑之。盖川水北依北岸大山而西，其南岸山势层叠，中多小坞，故筑堤障川。堤之南，屡有小水自南峡出，亦随堤下注。从堤上西行，川形渐狭，川流渐迅。七里，有村庐倚堤，北下临川，堤间有亭有碑，即所谓柴厂也；按旧碑谓之汉厂，莫士官盐肆在焉。至此川迅石多，渐不容舟，川渐随山西北转矣，堤随之。又西北七里，水北向逼山入峡，路西向度坞登坡。又二里，数家踞坡上，曰平定哨。时日色尚高，以土人言前途无旅店，遂止。

二十六日 鸡再鸣，饭而出店，即北向循西山行。三里，曙色渐启。见有岐自西南来者，有岐自东北来者，而中道则直北逾坳。盖西界老山至此度脉而东，特起一峰，当关中突，障扼川流，东曲而盘之，流为所扼，稍东逊之，遂破峡北西向，坠级争趋，所谓石龙坝也。此山名为九子山，实海口下流当关之键，平定哨在其南，大营庄在其东，石龙坝在其北。山不甚高大，圆阜特立，正当水口，故自为雄耳。山巅有石九枚，其高逾于人，骈立峰头，土人为建九子母庙，以

石为九子，故以山为九子母也。余时心知正道在中，疑东北之岐为便道，且可一瞰川流，遂从之。一里抵大营庄，则川流轰轰在下，舟不能从水，陆不能从峡，必仍还大路，逾坳乃得；于是返辙，从峰西逾岭北下。共二里，有小水自西南峡来，渡之。复西上逾坡，则坡北峡中，螳川之水，自九子母山之东破峡北出，转而西，绕山北而坠峡，峡中石又横岨而层阁之，水横冲直捣，或跨石之顶，或穿石之胁，涌过一层，复腾跃一层，半里之间，连坠五六级，此石龙坝也。此水之不能通舟，皆以此石为梗。昔治水者多燔<sup>fán</sup>焚烧石凿级，不能成功，土人言凿而辄长，未必然也。

石级既尽，峡亦北转。路从峡西山上，随之北行。下瞰级尽处，峡中有水一方，独清潏，土人指为青鱼塘，言塘中青鱼大且多。按《志》，昆阳平定乡小山下有三洞，泉出汇而为潭，中有青鱼白鱼，俗呼随龙鱼，岂即此耶？北二里，峡稍开，有村在其下，为青鱼塘村。北二里，西北蹶一岭，此岭最高，始东见观音山与罗汉寺碧鸡山，两峰东峙。又北见遥山一重，横亘众山之北，西尽处特耸一峰最高，为笔架山；其西又另起一峰，与之骈立，则老龙之龙山也；东尽处分峙双岫，亦最高，为进耳山，其南坳稍伏而豁，则大道之碧鸡关也。两最高之间，有尖峰独锐，透颖于横脊之南，是为龙马山，其下则沙河之水所自来也。惟西向诸山稍伏而豁，大道之往迤西者从之，而老脊反自伏处南度。老龙之脊，西北自丽江、鹤庆东，南下至楚雄府南，又东北至禄丰、罗次北境，又东至安宁州西北境，东突为龙山；遂南从安宁州之西，又南度三泊县之东，又南向绕昆阳州之西南，乃折而东经新兴州北，为铁炉关；又东经江川县北，为关索岭。又东峙为屈颖巛山，

乃折而东北，为罗藏山，则滇池、抚仙湖之界脊也。

始西一里，逾其巅。又西北下一里，则螳川之水，自岭之北麓环而西，又转而南。岭西有村，濒川而居，置渡川上，是曰武趣河，昆阳西界止此，过渡即为安宁州界。武趣之河，绕村南曲，复转西峡去；路渡河即西北上坡。连越土垆二重，共五里，北下，有水一塘在东坞中。又北二里，有水一塘在西坞中。又北一里半，有村在路东。又北一里半，坡乃北尽，坡北始开东西大坞。乃下坡西向行坞中，二里，有水东北自北界横亘中尖峰下来，是为沙河。其流颇大，石梁东西跨之。河从梁下南去，螳川之水，自武趣西峡转而北来，二水合于梁南，半里，遂西北至安宁州城之南，于是北向经城东而北下焉。过沙河桥，又西北一里，则省中大道自东北来，螳大川自城南来，俱会于城东，有巨石梁东西跨川上，势甚雄壮。

过梁即为安宁城。入其东门，阛阓颇集，乃沽饮于市，为温泉浴计。饮毕，忽风雨交至。始持伞从南街西行，已而知道禄裱大道，乃返而至东门内，从东街北行。半里，过州前，从其东复转北半里，有庙门东向，额曰“灵泉”，余以为三潮圣水也，入之。有巨井在门左，其上累木横架为梁，栏上置辘轳以汲取水，乃盐井也。其水咸苦而浑浊殊甚，有监者，一日两汲而煎焉。安宁一州，每日夜煎盐千五百斤。城内盐井四，城外盐井二十四。每井大者煎六十斤，小者煎四十斤，皆以桶担汲而煎于家。

又西转过城隍庙而北，半里，出北门。风雨凄凄，路无行人，余兴不为止，冒雨直前。随螳川西岸而北，三里半，有村在西山麓，其后庙宇东向临之，余不入。又北二里半，大路盘山西北转；有岐下坡，随川直北行。余乃下从岐，一里



半，有舟子舫舟渡，上川东岸，雨乃止。复循东麓而北，抵北岭下，川为岭扼，西向盘壑去，路乃北向陟岭。岭颇峻，一里逾岭北，又一里，下其北坞，有小水自东北来，西注于川，横木桥度之。共一里，又西北上坡，有村当坡之北，路从其侧，一里，逾坡而北。再下再上，共三里，西瞰螳川之流，已在崖下。崖端有亭，忽从足底涌起，俯瞰而异之。亟舍路西向下，入亭中，见亭后石骨片片，如青芙蓉涌出。其此复有一亭，下乃架木而成者。瞰其下，则中空如井，有悬级在井中，可以宛转下坠。余时心知温泉道尚当从上北行，而此奇不可失，遂从级坠井下。其级或凿石、或嵌木，或累梯，共三转，每转约二十级，共六十级而至井底。井孔中仅围四尺，其深下垂及底约四五丈。井底平拓，旁裂多门，西向临螳川者为正门，南向者为旁门。旁门有屏斜障，屏间裂窍四五，若窗棂户牖，交透叠印，土人因号之曰“七窍通天”。“七窍”者，谓其下之多门；“通天”者，谓其上之独贯也。旁门之南，崖壁巉削，屏列川上；其下洞门，另辟骈开，凡三四处，皆不甚深透，然川漱于前，崖屏于上，而洞门累累，益助北洞之胜。再南，崖石转突处，有一巨石下坠崖侧，迎流界道，有题其为“醒石”者，为冷然笔。冷然，学道杨师孔号。杨系贵州人。石北危崖之上，有大书“虚明洞”三大字者，高不能瞩其为何人笔。其上南崖，有石横斜作垂手状，其下亦有洞西向，颇大而中拓，然无嵌空透漏之妙。“虚明”二字，非此洞不足以当之。“虚明”大书之下，又有刻“听泉”二字者，字甚古拙，为燕泉笔。燕泉，都宪何孟春号。何，郴州人，又自叙为吾邑人。又其侧，有“此处不可不饮”，为升庵笔，升庵，杨太史慎号。而刻不佳，不

若中洞。门右有“此处不可不醉”，为冷然笔，刻法精妙，遂觉后来者居上。又“听泉”二字上，刻醒石诗一绝，标曰“姜思睿”，而醒石上亦刻之，标曰“谱明”。谱明不知何人，一诗二标，岂谱明即姜之字耶？此处泉石幽倩，洞壑玲珑，真考槃贤者隐居深谷之胜地，惜无一人栖止。大洞之左，穹崖南尽，复有一洞，见烟自中出，亟入之。其洞狭而深，洞门一柱中悬，界为二窍，有僮僮囚发赤身，织草履于中，烟即其所炊也。洞南崖尽，即前南来之坞，下而再上处也。

时顾仆留待北洞，余复循崖沿眺而北。北洞之右，崖复北尽，遂蹑坡东上，仍出崖端南来大道。半里，有庵当路左，下瞰西崖下，庐舍骈集，即温泉在是矣。庵北又有一亭，高缀东峰之半，其额曰“冷然”。当温泉之上，标以御风之名，杨君可谓冷暖自知矣。由亭前蹑石西下，石骨凌厉。余爱其石，攀之下坠，则温池在焉。池汇于石崖下，东倚崖石，西去螳川数十步。池之南，有室三楹，北临池上。池分内外，外固清莹，内更澄澈，而浴者多就外池。内池中有石，高下不一，俱沉水中，其色如绿玉，映水光艳烨然。余所见温泉，滇南最多，此水实为第一。池室后，当东崖之上，有佛阁三楹，额曰“暖照”，南坡之上，有官宇三楹，额曰“振衣千仞”。皆为土人锁钥，不得入。

余浴既，散步西街，见卖浆及柿者，以浴热买柿啖之。因问知虚明之南，尚有云涛洞，川之西岸，曹溪寺旁，有圣水，相去三里，皆反在其南，可溯螳川而游也。盖温池之西滨螳川东岸，夹庐成衢，随之面北，百里而达富民。川东岸山最高者为笔架峰，即在温池东北，《志》所谓岱晟山也；川西岸

山最高者为龙山，曹溪在其东陇之半，《志》所谓葱山也。二山夹螳川而北流，而葱山则老脊之东盘者矣。余时抵川上，欲先觅曹溪圣水，而渡舟在川西岸，候之不至，遂南半里，过虚明诸洞下。南抵崖处，坡曲为坞，宜仍循川岸而南，以无路，遂上昔来大路隅，由小岐盘西崖而南。亦再下再上，一里半，有一村在坡南，是为沈家庄。老妇指云涛洞尚在南坡外。又南涉坞，半里登坡，路绝而不知洞所在。西望隔川，有居甚稠，其上有寺，当即曹溪。有村童拾薪川边，遥呼而问所谓云涛洞者，其童口传手指，以川隔皆不能辨。望见南坡之下，有石崖一丛，漫趋之。至其下，仰视石隙，丛竹娟娟，上有朱扉不掩。登之，则磴道逶迤，轩亭幽寂，余花残墨，狼藉蹊间，云牖石床，离披洞口。轩后有洞门下嵌，上有层楼横跨，皆西向。先登其楼，楼中供大士诸仙像，香几灯案，皆以树根为之，多有奇古者。其南有卧室一楹，米盎即米缸书麓书籍，犹宛然其内，而苔衣萝网，封埋已久，寂无径行，不辨其何人所构，何因而废也。下楼入洞，初入若室一楹，侧有一窗 dān，下陷窈黑。其北又裂一门，透裂入，有小窍斜通于外，见竹影窜入，即堕黑而下。南下杳不知其所底，北眺亦有一牖上透，第透处甚微，光不能深烛，以手扞隘，以足投空，时时两无所著，又时时两有所碍。既至其底，忽望西南有光烨然，转一隘，始见其光自西北顶隙透入，其处底亦平，而上复穹焉高盘。倏然有影掠隙光而过，心异之，呼顾仆，闻应声正在透光之隙，其所过影即其影也。复转入暗底，隙隘崖悬，无由著足，然而机关指内部结构渐熟，升跻似易，觉明处之魂悸害怕，不若暗中之胆壮也。再上一层，则上牖微

光，亦渐定中生朗，其旁原有细级，宛转崖间，或颓或整，但初不能见耳。出洞，仍由前轩出扉外，见右崖有石刻一方，外为棘刺结成窠网，遥不能见。余计不能去，竟践而入之，巾履俱为钩卸，又以布缚头护网，始得读之。乃知是庵为天启丙寅（公元1626年）州人朱化孚所构。朱，壬辰进士。其楼阁轩亭，俱有名额匾，住山僧亦有名有诗，未久而成空谷，遗构徒存，只增慨耳！

既下至川岸，若一航渡之，即西上曹溪。时不得舟，仍北三里至温泉，就舟而渡，登西岸，溯川南行。望川东虚明崖洞，若即若离，杳然在落花流水之外。南一里，又见川东一崖，排突阵列突出亦如虚明，其下亦有多洞迸裂，门俱西向，有大书其上为“青龙洞”、为“九曲龙宫”者，隔川望之，不觉神往。土人言此二洞甚深，篝火以入，可四五里，但中黑无透明处。此洞即在沈家庄北，余前从虚明沿川岸来，即可得之，误从其上，行崖端而不知，深为怅怅遗憾而不快；然南之云涛，北之虚明，既已两穷游遍，此洞已去而复得之对涯，亦未为无缘也。又南一里，抵川西村聚。从其后西上山，转而南，又西上，共一里，遂入曹溪寺。寺门东向，古刹也。余初欲入寺觅圣泉，见殿东西各有巨碑，为杨太史升庵所著，乃拂碑读之，知寺中有优昙花树诸胜，因觅纸录碑，遂不及问水。是晚，炊于僧寮，宿于殿右。

二十七日 晨起，寒甚。余先晚止录一碑，乃殿左者，录未竟，僧为具餐，乃饭而竟之。有寺中读书二生，以此碑不能句即断句，来相问，余为解示。二生：一姓孙，安宁州人；一姓党，三泊县人。党生因引余观优昙树。其树在殿前东北隅二门外坡

间，今已筑之墙版中，其高三丈余，大一人抱，而叶甚大，下有嫩枝旁丛。闻开花当六月伏中，其色白而淡黄，大如莲面瓣长，其香甚烈而无实果实。余摘数叶置囊中。遂同党生由香积北下坡，循坳而北，一里半，观圣泉。泉从山坡大树根下南向而出，前以石环为月池，大丈余，渚水深五六寸余，波淙淙由东南坡间泻去。余至当上午，早潮已过，午潮未至，此正当缩时，而其流亦不绝，第潮时更涌而大耳。党生言，穴中时有二蟾蜍蛤蟆出入，兹未潮，故不之见，即碑所云“金嵒qu”，号曰“神泉”者矣。月池南有亭新构，扁曰“问潮亭”，前巡方使关中张凤翥为之记。党生又引余由泉西上坡，西北缘岭上，半里，登水月庵。庵东北向，乃葱山之东北坳中矣。庵洁而幽，为乡绅王姓者所建。庭中水一方，大仅逾尺，乃建庵后劂<sup>zhú</sup>挖掘地而出者。庵前有深池，泉不能蓄也。既复下至圣泉，还至曹溪北坡坳，党生别余上寺，余乃从岐下山。

一里，抵昨村后上山处。由村后南行半里，复东望川东回曲中，石崖半悬，飞楼临丹，即云涛洞也。川水已从东盘曲，路犹循西山南向下，因其山坞自南而转也。一里余，始循南山而东。二里，则其川自坞北曲而南，与路遇，既过，路又循东山溯溪转而北，一里，乃东向陟南山之北，一里乃转东南行。一里，南陟一西来之峡，又南上坡。一里，与前来温泉渡西大道合，始纯南行。六里，入北城门。见有二女郎，辫发双垂肩后，此间幼童女，辫发一条垂脑后。女郎及男之长者，辫发两条垂左右耳旁。女仍用包髻，男仍用巾帽冠其上。若僮僮则辫发一条，周环于脑额，若箍其首者。又有男子未冠者，从后脑下另挽一小髻（dì）若螺，缀于后焉。手执纨<sup>wán</sup>扇（用细绢做的扇），嫣然在前，后有一老妇随之，携牲盒纸锭，将扫墓郊外。此间重十月朝祭扫。家贫不及者，至月终亦不免也。南

中所见妇女，纤足姣好，无逾此者。入城一里半，饭于东关，乃出，逾巨石梁，遵大道东北行。半里，有小溪自东坞来，溯之行。从桥南东去，三里半，上坡。又一里，逾东安峭岭。岭不甚峻，东北从横巨大山分陇西南下，为安宁东第一护城之砂亦即障碍的意思者也。过岭东下，始见沙河之水，自东北来。随其坞东入，过站摩村，共十五里，为始甸铺。又四里，过龙马山，岢岢北透，横巨大山之南。路绕其前而东，又四里，始与沙河上流之溪遇。有三巩石梁东跨其上，是曰大桥。其水自东北进耳二尖峰西、棋盘山南峡来，西南至安宁城东，南入于螳川者也。又半里，东上坡，宿于高视桥村。

二十八日 平明，东行一里半，上坡，为安宁东界，由此即为昆明地。陂陀高低不平高下，以渐升陟而上，八里，其坞自双尖后进耳山来，路遂由南陇上。又二里，山坳间有聚庐当尖，是为碧鸡关。盖进耳之山峙于北，罗汉之顶峙于南，此其中间度脊之处，南北又各起一峰夹峙，以在碧鸡山之北，故名碧鸡关，东西与金马即金马关遥对者也。关之东，向东南下为高峣，乃草海西岸山水交集处，渡海者从之；向西北下为赤家鼻，官道之由海堤者从之。余时欲游进耳，遂西北下坡半里，循西山北行。二里，有村在西山之麓，是为赤家鼻。大道由其前北去，乃西折而入村。村倚山而庐建房。有池瀦坡侧，大不逾五尺，村人皆仰汲焉。中复有鱼，有垂钓其上者，亦龙潭之浅者也。由池南上坡，岭道甚峻。半里，登冈上，稍北而曲，有坊当道，则进耳山门外坊也，其寺尚隔一坑。由坊西望，见寺后大山环于上，此冈绕于前，内夹深坑，旋转而入，若耳内之孔，寺临孔上盘朵边，以“进耳”取

名之义，非身履此冈，不见其亲切贴切也。进坊，西向沿坑入，半里，有岐西逾大山之坳；而入寺之路，则沿坑南转。盘崖半里，西上入寺中。寺门东向，登其殿，颇轩爽，似额端，不似耳中也。方丈在殿北，有楼三楹在殿南。其楼下临环坑，遥览滇海，颇如太华之一碧万顷，而此深远矣。入方丈，有辛贡士伯敏者，叫辛伯敏的贡士，迎款殷勤。僧宝印欲具餐，辛挥去，令其徒陈履、陈履温二陈乃甲戌进士履忠弟。及其弟出见，且为供葷食。复引余登殿南眺海楼，坐谈久之。余欲趋棋盘山，问道于宝印。宝印曰：“由坊东下山，自赤鼻山宝珠寺上为正道，路且三十里。由此寺北，西逾大山之坳，其路半之，但空山多岐，路无从觅耳。”乃同辛君导余从殿后出，遂北至坳下东来岐路，始别去。余乃西上，半里逾坳，半里西北稍下，一里涉中洼。洼西复有大山，南北横峙，与东界进耳后双尖，并坳北之巔，东西夹成中洼。由洼西复循西山之东北行，一里，循岭北转而西，稍下一里，度峡西上。其西复有大山，南北横峙，遂西向横蹶之，一里半，登其冈。见西南随坞有路，上逾其脊，将趋之。有负刍者背草的人来，曰：“棋盘路在北，不在西也。”乃循西山之东，又北行，其路甚微，若断若续。二里半，从西山北坳透脊西出，始望见三家村在西坞中，村西盘峙一峰，自北而南，如屏高拥，即棋盘山也。其脉北自妙离寺三华山西南来，复耸此峰。分支西度，为温泉之笔架山；分支南下，为始甸后之龙马山；南环东亘，即为所逾之脊；而南度为进耳、碧鸡者也。脊北山复横列东北，至宝珠、赤鼻而止，为三家村东界护山。余昔来自金马以东，即遥望西界山横如屏，其顶复有中悬如覆釜倒覆的锅，高出其上者，即此

棋盘峰也，而不知尚在重壑之内，外更有斯峰护之，洵实在是西峰之领袖矣。从坳西转，循东山北崖半里，乃西向下。一里，行壑中，有水北流，西涉之。又半里抵三家村，其村倚棋盘东麓。路当从村北西上，乃误由村南度脊处循峡西南上，竟不得路。攀蹊峡中三里，登一冈，有庵三楹踞坪间，后倚绝顶，其前东瞰滇中，乃发僧玄禅与僧裕庵新建者。玄禅有内功，夜坐峰头，晓露湿衣，无所退怖<sub>退缩害怕</sub>；庵中四壁未就，不以为意也。日已西昃，迎余瀹<sub>即煮茗煮粥</sub>，抵暮乃别。西上跻峰，一里，陟其巅。又西向平行顶上一里，有寺东北向，则棋盘寺也。时已昏黑，遂啜茗喝茶而就榻。

二十九日 凌晨起，僧为余炊，余乃独蹊寺后绝顶。时晓露甚重，衣履沾透。顶间无高松巨木，即丛草亦不甚深茂，盖高寒之故也。顶颇平迥。其西南皆石崖矗突，其性平直而中实，可劈为板，省中取石，皆于此遥负之，然其上反不能见，以坳于内也<sub>因为藏于山坳中</sub>。西北坞中，有大壑回环，下有水二方，村庐踞其上，即《志》所载勒甸村龙泉也，其水分青、白色。西南峡中水，则循龙马山东而去，当即沙河之源矣。东南即三家之流。是顶亦三面分水之处，第一入滇池，两入螳川，皆一派耳。由顶远眺，则东北见尧林山尖耸，与邵甸梁王山并列；东南见罗藏山，环峙海外；直南见观音山岬<sub>光秃而高耸</sub>，为碧鸡绝顶掩映，半浮半隐；直西则温泉笔架山连翩而去；惟西北崇山稍豁，则螳川之所向也。下饭于寺。乃同寺僧出寺门东行三十步，观棋盘石。石一方横卧岭头，中界棋盘纹，纵横各十九道。其北卧石上，楷书“玉案晴岚”四大字，乃碧潭陈贤所题。南有二石平度置放，中夹为穴，下



坠甚深，僧指为仙洞，昔有牧子坠羊其中，遂以石填塞之。僧言此山之腹皆崆峒，但不得其门而入耳。穴侧亦有陈贤诗碑，已剥斑剥脱落不可读。乃还寺，录昆明令汪从龙诗碑。仍令幼僧导往峰西南，观凿石之崖。其崖上下两层，凿成大窟如厦屋。其石色青绿者，则腻而实；黄白者，则粗而刚坚硬。其崖间中嵌青绿色者两层，如带围，各高丈余，故凿者依而穴之。其板即取出的石板有方有长，方者大径五六尺，长者长径二三丈，皆薄一二寸，其平如锯，无纤毫凹凸，真良材也。还从寺前东向下，一里，过新庵之左。直下者一里半，过三家村左，渡涧。又一里半，东逾石山之坳。其山乃东界北走之脉，至此复突一峰，遂北尽焉。从坳东坠崖而下，复渐成一坑，随之行三里，为宝珠寺。未至寺，其西坠峡处，坑水溃破堤而出而为瀑，悬崖三级下，深可十五六丈，但水细如络丝，不如足练也。宝珠寺东向，倚山之半，亦幽亦敞。由其前坠坡直下，五里抵山麓，为石鼻山，聚落甚盛，盖当草海之西，碧鸡关大道即出其下也。由村转北一里半，东北与大道合，于是东向湖堤。二里半，有村当堤之冲，曰夏家窑。过此，遂遵堤行湖中。堤南北皆水注，当时水位较高，故堤两边皆水，现已干涸而成田地，堤界其间，与西子苏堤无异和杭州西湖苏堤一样。盖其注即草海之余，南连于滇池，北抵于黄土坡，西濒赤鼻山之麓，东抵会城，其中支条错绕，或断或续，或出或没，其濒北者，《志》又谓之西湖，其实即草海也。昔大道迂回北坡，从黄土坡入会城，傅玄献为侍御时，填注支条，连为大堤，东自沐府鱼塘，西接夏家窑，横贯湖中，较北坡之迂，省其半焉。东行堤上一里半，复有冈有桥，有栖舍介水中央。半里，复遵堤上东行湖

中，遥顾四围山色，掩映重波间，青蒲偃水，高柳漾堤，天然绝胜；但堤有柳而无花，桥有一二而无二六，不免令人转忆西陵耳。又东二里，湖堤既尽，乃随港堤东北二里，为沐府鱼池在今昆明医学院附近。又一里半，抵小西门，饭于肆。东过闸桥，滨濠南而东一里，入城南旧寓。问吴方生，则已隔晚向晋宁矣。已而见唐大来寄来行李书画，俱以隔晚先至，独方生则我来彼去，为之怅怅。乃计复为作书，令顾仆往晋宁谢唐君，别方生，并向大来索陶不退书。陶讳挺，有诗翰声，向官于浙。前大来欲为作书，闻其已故，乃止。适寓中有高士官从姚安来，知其犹在，皆虚传如眉公也，故复索书往见之。

十一月初一日 晨起，余先作书令顾仆往投阮玉湾，索其导游缅甸书，并谢向之酒盒。余在寓作晋宁诸柬，须其反命，即令往南坝候渡。下午，顾仆去，余欲入城拜阮仁吾，令其促所定负担人，为西行计。适阮穆声来顾，已而玉湾以书来，期约定明日晤其斋中，遂不及入城。

初二日 晨起，余欲自仁吾处，次第拜穆声，后至玉湾所，忽玉湾来邀甚急，余遂从其使先过玉湾。则穆声已先在座，延于内斋，款洽殊甚。既午，曰：“今日总府宴抚按，当入内一看即出，故特延穆声奉陪。”并令二幼子出侍客饮。果去而即返，洗盏更酌。已而报抚按已至，玉湾复去，嘱穆声必款余多饮，须其出而别，必须等到他从总府出来后再辞别。余不能待，薄暮，托穆声代别而返。

初三日 晨往阮仁吾处，令促负担人。即从其北宅拜穆声。留晨餐，引入内亭，观所得奇石。其亭名竹在，余询其故，曰：“父没时，宅为他人所有，后复业，惟竹在耳。”亭

前红梅盛开。此中梅俱叶而花，全非吾乡本色，惟一株傍亭檐，摘去其叶，始露面目，犹故人之免胄脱去外壳相见也。石在亭前池中，高八尺，阔半之即四尺，玲珑透漏，不瘦不肥，前后俱无斧凿痕，太湖之绝品也。云三年前从螺山绝顶觅得，以八十余人舁yú抬至。其石浮卧顶上，不经摧凿而下，真神物之有待者。余昔以避雨山顶，遍卧石隙，乌没有睹有此类哉！下午，过周恭先，遇于南门内，正挽一友来顾。知金公趾为余作《送静闻骨诗》，相与同往叩之，则金在其庄，不相值。金公趾名初麟，字颇肖董宗伯，风流公子也。善歌，知音律，家有歌童声伎。其祖乃甲科。父伟，乡荐，任江西万安令。公趾昔好客，某奏劾钱士晋军门，名在疏中，黜其青衿焉。其友遂留至其家，割鸡为饷，肴多烹牛杂脯而出，甚精洁。其家乃教门在某教派中，可能是回教，举家用牛，不用豕猪也。其友姓马，字云客，名上捷，号阆仙。寻甸府人。父以乡科任沅州守，当安酋困黔省时，以转饷功擢zhuó提拔常德太守，军兴旁午诸事纷繁，独运援黔之饷，久而无匮，以劳卒于任。云客其长子也，文雅蕴藉，有幽人墨士之风。是晚篝灯论文，云客出所著《拾芥轩集》相订，遂把盏深夜。恭先别去，余遂留宿其斋中。窗外有红梅一株盛放，此间皆红梅，白者不植。中夜独起相对，恍似罗浮魂梦间，然叶满枝头，转觉翠羽太多多耳。

初四日 马君留晨餐。恭先复至，对弈两局。以留饭。过午乃出城，以为顾仆将返也。及抵寓，顾仆不见，而方生已俨然形容庄重而整肃在楼。问：“何以来？”曰：“昨从晋宁得君书，即骑而来送君。骑尚在，当迟一日复往晋宁。”问：“昔何以往？”曰：“往新兴，便道晋宁看君耳。”问：“顾仆何在？”曰：“尚留晋宁候渡。”始知方生往新兴，以许郡尊考满，求

雷太史左右之于巡方使君之侧也。雷名跃龙，以礼侍丁忧于家。巡方使为倪于义，系四川人。

初五日 方生为余作永昌潘氏父子书，父名嗣魁，号莲峰，丙子科第十名。子名世澄，号未波，丙子轿解元。腾抄写越潘秀才书；名一桂。又为余求许郡尊转作书通李永昌，永昌太守李还素，昔自云南别驾升，与许同僚。又为余求范复苏医士，江西人。转作书通杨宾川。宾川守杨大宾，黔人，号君山。原籍宜兴人，以建平教中于南场，与又生乡同年也。前又生有书来，然但知其家于黔，而不知其宦于宾。书为盗失，并不知其家之所在，但忆昔年与其弟宜兴总练同会于又生坐。今不知其弟尚在宜兴否。怜余无资，其展转为余谋，胜余自为谋也。下午，顾仆自晋宁返，并得唐大来与陶不退书。阮仁吾所促负担人亦至。

初六日 余晨造别阮玉湾、穆声，索其所作《送静闻骨诗》。阮欲再留款，余以行李已出辞。乃出叩任君。任君，大来妹婿。大来母夫人在其家，并往起居之。任固留饭，余乃趋别马云客，不值，留诗而还。过土主庙，入其中观菩提树。树在正殿陞庭间甬道之西，其大四五抱，干上耸而枝盘覆，叶长二三寸，似枇杷而光。土人言，其花亦白而带淡黄色，瓣如莲，长亦二三寸，每朵十二瓣，遇闰岁则添一瓣。以一花之微，而按天行之数，不但泉之能应刻，州勾漏泉，刻百沸。而物之能测象如此，亦奇矣。土人每以社日祭神之日，群至树下，灼艾代灸，言灸树即同灸身，病应灸而解。此固诞妄，而树肤为之瘢靨即斑痕凹陷无余焉。出庙，饭于任，返寓。周恭先以金公趾所书诗并贶至，又以马云客诗扇至。阮玉湾以诗册并贶至，其弟鐔亦使人馈贶焉。迨暮，金公趾自庄还，来晤，知余欲从筇竹往，曰：“余辈明晨当以筇竹为柳亭。”余谢之曰：“君万万毋作是念。明晨君在温柔梦寐中，余已飞屐

峰头矣，不能待也。”是晚，许郡尊亦以李永昌书至，惟范复苏书未至也。

初七日 余晨起索饭欲行，范君至，即为作杨宾川书。余遂与吴方生作别。循城南濠西行二里，过小西门。又西北沿城行一里，转而半里，是为大西门，外有文昌宫桂香阁峙其右，颇壮。又西半里，出外隘门，有岐向西北者，为富民正道；向正西者，为箬竹寺道。余乃从正西傍山坡南行，即前所行湖堤之北涯也。五里，其坡西尽，村聚骈集，是为黄土坡；坡西则大坞自北而南，以达滇海者也。西行坞中二里；有溪自西北注而南，石梁横其上，是即海源寺侧穴涌而出之水，遂为省西之第一流云。又西一里半，有小山自西山横突出，反自南环北；路从其北嘴上一里半，西达山下。有峡东向，循之西上，是为箬竹；由峡内越涧西南上，是为圆照；由峡外循山嘴北行，是为海源。先有一妇骑而前，一男子随而行者，云亦欲往箬竹。随之，误越涧南上圆照，至而后知其非箬竹也。圆照寺门东向，层台高敞，殿宇亦宏，而阒<sub>qù</sub>寂寂静无人。还下峡，仍逾涧北，令行李往候于海源，余从峡内入。一里半，涧分两道来，一自南峡，一自北峡，二流交会处，有坡中悬其西。于是渡南峡之涧，即躡坡西北上，渐转而西，一里半，入箬竹寺。

其寺高悬于玉案山之北陲边缘，寺门东向，斜倚所踞之坪，不甚端称，而群峰环拱，林壑潏沓，亦幽邃之境也。入寺，见殿左庖脍喧杂，腥膻交陈，前骑来妇亦在其间。余即入其后，登藏经阁。望阁后有静室三楹，颇幽洁，四面皆环墙回隔，不见所入门，因徘徊阁下。忽一人迎而问曰：“先生

岂霞客耶？”问何以知之？曰：“前从吴方生案征其所作诗，诗题中见之，知与丰标形象风采不异也。”问其为谁，则严姓，名似祖，号筑居，严冢宰清之孙也。为人沉毅有骨，澹泊明志，与其侄读书于此，所望墙围中静室，即其栖托之所。因留余入其中，息停一宿。余感其意，命题仆往海源安置行李，余乃同严君入殿左方丈。问所谓禾木亭者，主僧不在，锁钥甚固。复遇一段君，亦识余，言在晋宁相会，亦忘其谁何矣。段言为金公趾期会于此，金当即至。三人因同步殿右。循阶坡而西北，则寺后上崖，复有坪一方，其北崖环抱，与南环相称，此旧筇竹开山之址也，不知何时徙迁移而下。其处后为僧茔墓，有三塔皆元时者，三塔各有碑，犹可读。读罢还寺，公趾又与友两三辈至，相见甚欢。窥其意，即前骑来妇备酒邀众客，以筇竹为金氏护施之所，公趾又以夙与余约，故期备于此，而实非公趾作主人也。时严君谓余，其侄作饭于内已熟，拉往餐之。顷之，住持僧体空至。其僧敦厚笃挚，有道行者，为余言：“当事者委往东寺监工修造，久驻于彼，今适到山，闻有远客，亦一缘也。必多留寺中，毋即去。”余辞以鸡山愿切：“此一宵为严君强留者，必不能再也。”体空谓：“今日诸酒肉汉混聒喧闹寺中。明晨当斋洁以请。”遂出。余欲往方丈答体空，严君以诸饮者在，退而不出。余见公趾辈同前骑妇坐正殿东厢，始知其妇为伎歌伎而称觞者敬酒之人，相当于现今公关小姐。余乃迂从殿南二门侧，曲向方丈。体空方出迎，而公趾辈自上望见，趋而至曰：“薄醴已备，可不必参禅。”遂拉之去。抵殿东厢，则筑居亦为拉出矣。遂就燕饮。其妇所备肴饌甚腆。公趾与诸坐客，各歌而称觞，然后此妇歌，歌

不及公趾也。既而段君去，余与筑居亦别而入息阴轩。迨暮，公趾与客复携酒盒就饮轩中，此妇亦至，复飞罍<sub>jī</sub>酒器征歌，二鼓乃别去。余就寝。寝以纸为帐，即严发君之榻也。另一榻亦纸帐，是其侄者，严君携被袱就焉。既寝，严君犹秉烛独坐，观余《石斋诗帖》，并诸公手书。余魂梦间，闻其哦<sub>即吟哦</sub>，轻声朗诵三诗赠余，余寝熟不能辨也。

初八日 与严君同至方丈叩体空。由方丈南侧门入幽径，游禾木亭。亭当坡间，林峦环映，东对峡隙，滇池一杯，浮白于前，境甚疏窅<sub>yō</sub>深远，有云林笔意，亭以茅覆，窗棂洁净。中有兰二本二丛或二株，各大丛合抱，一为春兰，止透二挺；一为冬兰，花发十穗，穗长二尺，一穗二十余花。花大如萱，乃赭斑之色，而形则与兰无异。叶比建兰阔而柔，磅礴四垂。穗长出叶上，而花大枝重，亦交垂于旁。其香盈满亭中，开亭而入，如到众香国中也。三人者，各当窗一隙，踞窗槛坐。侍者进茶，乃太华之精者。茶冽而兰幽，一时清供，得未曾有。禾木者，山中特产之木，形不甚大，而独此山有之，故取以为名，相仍已久，而体空新整之，然目前亦未睹其木也。体空悬留曰：“此亭幽旷，可供披览；侧有小轩，可以下榻；阁有藏经，可以简阅<sub>有选择地阅读</sub>。君留此过岁，亦空山胜事。虽澹泊，知君不以膾<sub>shàn</sub>此处指世俗之光，非羊肉味来，三人卒岁之供，贫僧犹不乏也。”余谢：“师意甚善。但淹留一日。余心增歉一日。此清净界反成罪戾<sub>lì</sub>罪过场矣。”坐久之，严君曰：“所炊当熟，乞还餐之。”出方丈，别体空，公趾辈复来，拉就殿东厢，共餐鼎肉汤面，复入息阴轩饭。严君书所哦三诗赠余，余亦作一诗为别。出正殿，别公趾，则行李

前去，为体空邀转不容行。余往恳之，执袖不舍。公趾、筑居前为致辞曰：“唐晋宁日演剧集宾，欲留名贤，君不为止。若可止，余辈亦先之矣。”师曰：“君宁澹不臆，不为晋宁留，此老僧所以敢留也。”余曰：“师意既如此，余当从鸡山回，为师停数日。”盖余初意欲从金沙江往雅州四川雅安，参峨眉。滇中人皆谓此路久塞，不可行，必仍归省，假道于黔而出遵义，余不信。及濒行，与吴方生别，方生执裾衣前襟黯黯曰：“君去矣，余归何日？后会何日？何不由黔入蜀，再图一良晤？”余口不答而心不能自己。至是见体空诚切，遂翻然有不由金沙之意。筑居、公趾辈交口曰：“善。”师乃听别。出山门，师犹远送下坡，指对山小路曰：“逾此可入海源上洞，较山下行近。”

既别，一里半，下至峡中。令肩行李者逾南涧，仍来路出峡，往海源寺；余同顾仆逾北涧，循涧北入，即由峡东向蹊岭。一里，逾岭东。稍东下，半里，折而北，又半里，已遥见上洞在北岭，与妙高相并，而路则践危石历巉磴而下。下险，即由山半转而北行。半里，有大道东南自海源上坡，从之。西北上半里，岭上乱石森立，如云涌出。再北，遂得上洞。洞门东向，高穹轩迥，其内深六七丈，阔与高亦如之，顶穹成盖，底平如砥<sub>d</sub>磨石，四壁围转，无嵌空透漏之状；惟洞后有石中突，高丈余，有隙宛转。逾之而入，洞壁亦嵌而下坠，深入各二丈余，底遂窅黑。坠隙而下，见有小水自后壁滴沥而下，至底而水不见。黑处亦渐明。有樵者见余入，驻外洞待之，候出乃去。洞中野鸽甚多，俱巢于洞顶，见人飞扰不定，而土人设机关以取之。又稍北，共半里而得中洞。洞



门亦东向，深阔高俱不及上洞三之一，四壁亦围转无他歧，惟门左旁列一柱，又有二孔外透为异耳。

余从洞前望往妙高大路，自海源由山下村落，盘西山北嘴而西上；洞前有如线之路，从岭北逾坳而西，即从岭头行，可省陟降之烦。乃令顾仆下山招海源行李，余即从洞岭北行，期会于妙高。洞北路若断若续，缘西山之半，其下皆村聚，倚山之麓，大路随之。余行岭半一里，有路自下村直上，西北逾岭从之。一里，逾岭西，峰头有水一塘在洼中。由塘北西下一里，山复环成高坞，自南向北；坞口石峰东峙，嶙峋飞舞，踞众壑之交。石峰北，又有坞自西而东，西坞重壑层叠，有大山临之，其下路交而成蹊焉。余望之行，半里，北下至石山之西。又半里，西抵西坞之底。路当从西坞北崖缘峡而上，余误从西坞南崖蹶坡而登。一里，逾岭脊而西，即见西北层冈之上，有佛宇重峙，余知即为妙高，而下有深峡间隔，路反折而西南，已觉其误。循之行一里，以为当截峡北渡，便可折而入寺。乃坠峡西北下，半里涉底，复攀峡西北上，以为寺在冈脊矣，而何以无路？又半里，及登脊，则犹然寺前环峡之冈，与寺尚隔一坑也。冈上有一塔，正与寺门对。复从其东北下坑，半里，由坑底再上北崖，则犹然前坞底缘峡处也。北上半里，冈头有茶庵当道，是为富民大路，庵侧有坊。沿峡端西循坡半人，半里，是为妙高寺。寺门东向，前临重峡，后倚三峰，所谓三华峰也，三尖高拥攒而成坞，寺当其中，高而不觉其亢，幽而不觉其阒，亦胜地也。正殿左右，俱有官舍，以当富民、武定之孔道故。寺中亦幽寂。土人言，妙高正殿有辟尘木，故境不生尘，无从辨也。

瞻眺久之，念行李当至，因出待于茶庵侧。久之，乃从坡下山。余因执途人询沙朗道，或云仍下坡，自普击大道而去，省中通行之路也，其路迂而易行；或云更上坡，自牛圈哨分岐而入，此间间捷径达之路也，其路近而难知。余曰：“既上，岂可复下？”遂更上坡。三里，逶迤逾岭头，即循岭北西向盘崖行。又二里，有小石峰自岭北来，与南峰属，有数家当其间，是曰牛圈哨，东西之水，从此分矣。从哨西直下，则大道之出永定桥者。余乃饭而从岭脊北向行，一里，稍下涉壑，即从壑北上坡。缘坡东北上，回望壑底，西坠成峡，北走甚深。路东北逾坡，其东犹下滇池之峡也。又一里半，从岭头逾坳而北。北行一里，再逾一西突之坳，其北遂仍出西峡上，于是东沿山脊行。又北一里半，西瞰有村当峡底，是为陡坡。其峡逼仄而深陡，此村居之最险者。从岭上随岭东转，半里，有路自东坳间透而直西，遂坠西峡下，此陡坡通省之道，乃遵之东上。半里，逾坳东，于是南沿山脊行。又东半里，稍东北下峡中。半里，有水一池潴路南，是为清水塘，在度脊之北。塘北遂下坠成坑，随之北下，一里过峡底，有东来大道度峡西北去，此即自省会走富民间道也。随之，复从峡西傍西山北行。二里，又转而西，遇一负薪者，指北向从岐下峡中行。将半里，至其底，即清水塘之下流也。又从峡西缘坡麓行，细径断续，乱崖崩隕。二里半，逾涧，缘东麓又北一里，乃出峡口。于是北坞大辟，南北遥望，而东界老脊与西界巨峰，夹而成坞。始从略厓北行，一里，有溪颇巨，自坞北来，转而西去，余所从南来之水，亦入之，同入西南峡中。路北渡之，一里，有村聚倚西山之麓，高下层叠，

是为沙朗。入叩居停，皆辞不纳，以非大路故，亦昆明之习俗也。最后入一老人家，强主之，竟不为觅米而炊。

初九日 令顾仆觅米具炊。余散步村北，遥晰<sup>细看，辨析</sup>此坞。东北自牧养北梁王山西支分界，东界虽大脊，而山不甚高；西界虽环支，而西北有石崖山最雄峻。又南为沙朗西山，又南为天生桥，而南属于陡坡东峡之山。其山东西两界既夹成大坞，而南北亦环转连属。其中水亦发源于龙潭，合南北峡而成溪，西注于富民螳螂，然不能竟达也；从坞西南入峡，捣入山洞，其洞深黑莫测，穿山西出，与陡坡之涧合。洞上之山，间道从之，所谓“天生桥”也。然人从其上行，不知下有洞，亦不知洞之西透，山之中空而为桥；惟沙朗人耕牧于此，故有斯名。然亦皆谓洞不可入，有虎狼，有妖祟，劝余由村后逾山西上，不必向水洞迂折。余不从。

既饭，乃南循坡麓行。一里半，与溪遇，遂同入西峡。其峡南北山壁夹而成，路由溪北沿北山之麓入，一里，仰见北崖之上，石壁盘突，其间并列多门，而东一门高悬危瞰，势独雄豁，而磴迹甚微，棘翳崖崩，莫可著足。乃令顾仆并行李俟于下。余独攀跃而上。久之，跻洞东，又见一门侧进，余以为必中通大洞，遂从其侧倒悬入大洞门。其门南向甚穹，洞内层累北上，深十余丈，而阔半之，然内无旁窦，即前外见侧进之门，亦不中达也。出洞，欲东上侧门；念西洞尚多，既下，欲再探西洞；望水洞更异，遂直从洞下，西趋水洞。又半里，西峡既尽，山环于上，洞辟于下，水从东来逼南崖，捣西洞入，路从其北坠冈下。余令肩夫守行李于冈上，与顾仆入洞。洞门东向，高十余丈，而阔半之。始涉水从其南崖入，

水漱北崖而环之。入五六丈，水环北崖，路环南崖，俱西转。仰见南崖之上，层覆叠出，突为危台，结为虚楼，皆在数丈之上，氤氲阖辟，与云气同为吞吐。从其下循之西入，北崖尚明，水漱之；南崖渐暗，路随之。西五六丈，南崖西尽，水从北崖直捣西崖下，西崖遂下嵌成潭，水呜呜其中，作冲激声，遂循西崖北折去。路乃涉水循东崖，北向随之。洞转而北，高穹愈甚，延纳余朗，若昧若明。又五六丈，水漱北崖复西转，余亦复涉西涯。于是水再环北崖，路再环南崖，竟昏黑不可辨，但闻水声潺潺。又五六丈，复西遇水，其水渐深，既上不可见，而下又不可测，乃出。

出复四渡水而上冈。闻冈上有人声，则沙朗人之耕陇者。见余入洞，与负行李人耦语相对私语待之。为余言，水之西出，即陡坡北峡；山之上度，即天生桥间道所从，如前之所标记者。始恨不携炬，竟西从洞中出也。其人又为余言，富民有老虎洞，在大溪之上，不可失。余谢之。乃西上躡岭，一里半，登其脊，是为天生桥。脊南石峰嶙峋，高耸而出，其脉自陟坡东，度脊而北，间道循其东陲，陡坡之涧，界其西麓；至此又跨洞北，属于沙朗后西山，水从其下穿腹西出，路从其上度脊西行。脊西瞰，即陡坡涧水，直走而北，至此西折，脊上之路，亦盘壑西坠。益信出水之洞，即在其下，心悬悬欲一探之。

西行山半者一里，见有歧直下峡底，遂令顾奴同负囊者由大道直前，余乃独下趋峡中。半里，抵峡底，遂溯水东行。一里，折而南，则后洞庞然西向，其高阔亦如前洞，水从其中踊跃而出，西与南来之涧合而北去。余溯流入洞，二丈后，

仰睇洞顶，上层复裂通于门外，门之上，若桥之横于前，其上复流光内映，第高穹之极，下层石影氤氲，若浮云之上承明旭<sup>太阳光也</sup>。洞中流，初平散而不深，随之深入数丈，忽有突石中踞，浮于水面，其内则渊然深汇，磅礴崖根，不能溯入矣。洞顶亦有石倒蹇，以高甚，反不觉其夭矫。其门直而迥，故深入而犹朗朗，且以上层倒射之光，直彻于内也。出洞，还顾洞门上，其左悬崖甚峭，上复辟成一门，当即内透之隙。乃涉涧之西，遥审崖间层叠之痕，孰可著足，孰可倒攀，孰可以宛转达，孰可以腾跃上。乃复涉涧抵崖，一依所审法试之。半晌，遂及上层外，门更廓然高穹也。入其内，为龕为窝，为台为榭，俱浮空内向。内俯洞底，波涛破峡，如玉龙负舟，与洞顶之垂幄悬帟，昔仰望之而隐隐者，兹如纓络随身，幢幡覆影矣，与蹑云驾鹤，又何异乎？坐久之，听洞底波声，忽如宏钟，忽如细响，令我神移志易。及下，层崖悬级，一时不得腠理<sup>cù lǐ 纹理</sup>，攀挂甚久。忽有男妇十余人，自陡坡来，隔涧停睇，迨余下，问何所事。余告以游山。两男子亦儒者，问其上何有。余告以景不可言尽。恐前行者渐远，不复与言，遂随水少北转而西行峡中。

一里，渐上北坡。缘坡西行，三里，峡坞渐开。又四里，坞愈开。其北崖逾山南下者，即沙朗后山所来道；其南坡有聚落倚南山者，是为头村。路至此始由坞渡溪。溪上横木为桥，其水即陡坡并天生桥洞中所出，西流而注于螳螂川者也。从溪南随流行一里，过头村之西。沿流一里半，复上坡西行。二里，再下坞中。半里，路旁有卖浆草舍倚南坡，则顾仆与行李俱在焉。遂入饭。又西盘南山之嘴，一里余，为二村。村

之西有坞北出，横涉而过之。半里，复上坡，随南山而西，上倚危崖，下逼奔湍急流。五里，有村在溪北，是为三村。至是南界山横突而北，北界山环三村之西，又突而南，坞口始西室焉。路由溪南跻北突之坡而上，一里半。抵峰头。其峰北瞰三村溪而下，溪由三村西横啗北峰之麓，破峡西出。峡深嵌逼束，止容水不容人，故路逾其巅而过，是为罗鬼岭，东西分富民、昆明之界焉。过岭西下四里，连过上下罗鬼两村，则三村之流，已破峡西出。界两村之中而西，又有一溪自北坞来，与三村溪合并西去。路随之，行溪南二里，抵西崖下，其水稍曲而南，横木梁渡之。有村倚北山而聚，是为阿夷冲。又从其西一里半，逾一波。又一里半，昏黑中得一村，亦倚北山，是为大哨。觅宿肆不得，心甚急。又半里，乃从西村得之，遂宿其家。

初十日 鸡鸣起饭，出门犹不辨色。西南行滕中，一里半，南过一石桥，即阿夷冲溪所出也。溪向西北流，路度桥南去。半里，又一水自东南峡中来，较小于阿夷冲溪，即《志》所云洞溪之流也。二流各西入螳螂川。度木桥一里余，得大溪汤汤大水奔流，即螳螂川也；自南峡中出，东北直抵大哨西，乃转北去而入金沙江。有巨石梁跨川上，其下分五巩，上有亭。其东西两崖，各有聚落成衢，是为桥头。过桥，西北一里，即富民县治。由桥西溯川南行七里，为河上洞。先是有老僧居此洞中，人以老和尚洞呼之，故沙朗村人误呼为老虎洞。余至此，土人犹以为老和尚也。及抵洞，见有刻为河上洞者，盖前任县君以洞临溪流，取河上公之义而易之。甫过桥，余问得其道，而顾仆与负囊者已先向县治。余听听任其

前，独沿川岸溯流去。

一里，西南入峡。又三里，随峡转而南，皆濒川岸行。又二里，见路直蹶山西上，余疑之，而路甚大，姑从之。一里，遇樵者，始知上山为胡家山道，乃土寨也，乃复下，濒川而南。一里，其路又南上山，余覘其旁路皆翳，复随之。蹶山南上，愈上愈峻，一里，直登岭脊，而不见洞。其脊自西峰最高处横突而东，与东峰壁夹川流，只通一线者也。盖西岸之山，南自安宁圣泉西龙山分支传送而来，至此耸为危峰，屏压川流，又东北坠为此脊，以横扼之；东岸之山，东自牛圈哨岭分支传送而来，至此亦耸为危嶂，屏压川流，又西与此脊对而挟持之。登此脊而见脊南山势崩坠，夹川如线，川自南来，下嵌其底，不得自由，惟有冲跃。脊南之路，复坠渊而下，以为此下必无通衢，而坠路若此，必因洞而辟。复经折随之下，则树影偃密，石崖亏蔽，悄非人境。下坠一里，路直逼西南高峰下，其峰崩削如压，危影兀兀欲坠。路转其夹坳间，石削不容趾，凿孔悬之，影倒奔湍间，犹窅yō深远然九渊比喻其水很深也。至是余知去路甚远，已非洞之所丽，而爱其险峭，徘徊不忍去。忽闻上有咳声，如落自九天。已而一人下，见余愕然，问何以独踞此。余告以寻洞，曰：“洞在隔岭之北，何以逾此？”余问：“此路何往？”曰：“沿溪蹶峭，四十里而抵罗墓。”则此路之幽阒，更非他径所拟矣。虽不得洞，而覘此奇峭，亦一快也。

返跻一里，复北上脊。见脊之东有洞南向，然去川甚远，余知非河上洞，而高揽南山，凭临绝壑，亦超然有云外想，遂披棘攀崖入之。其洞虽不甚深，而上覆下平，倒插青冥苍天，

呼吸日月，此为最矣。凭憩久之，仍逾脊北下。一里抵麓，得前所见翳路，瞰川崖而南，半里，即横脊之东垂也。前误入南洞，在脊南绝顶，此洞在脊北穷峡。洞门东向，与东峰夹束螳川，深嵌峡底，洞前惟当午一露日光，洞内之幽阻可知也。洞内南半穹然内空，北半偃石外突；偃石之上，与洞顶或缀或离；其前又竖石一枝，从地内涌起，踞洞之前，若涌塔然。此洞左之概也。穹入之内，崆峒窈窕，顶高五六丈，多翱翔卷舒之势。五丈之内，右转南入，又五丈而窅然西穹，阒黑莫辨矣。此洞右之概也。余虽未穷其奥，已觉幽奇莫过，次第滇中诸洞，当与清华、清溪二洞相为伯仲。而惜乎远既莫闻，近复荒翳，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苔痕，自成岁月而已！

出洞，遂随川西岸遵故道七里，至桥头。又北一里余，入富民县南门，出北门；无城堞，惟土墙环堵而已。盖川流北向，辟为大坞，县治当西坡之下，其北有余支掉臂而东，以障下流，武定之路，则从此臂逾坳北去，川流则湾此臂而东北下焉。

时顾仆及行李不知待何所，余踉跄而前，又二里，及之坳臂之下，遂同上峡中，平逾其坳。三里，有溪自西南山峡出，其势甚遥，乃河上洞西高峰之后，夹持而至，东注螳川者。其流颇大，有梁南北跨之。北上坡，又五里，饭于石关哨。逾坳北下，日色甚丽，照耀林壑。西有大山曰白泥塘，其山南北横耸，如屏插天。土人言，东下极削而西颇夷，其上水池一泓，可耕可庐也。山东之水，即由石关哨北麓而东去。共二里，涉之，即缘东支迤迤北上。其支从白泥东北环而南



下者，其腋内水亦随之南下，合于石关北麓。路溯之北，八里，又逾其坳。坳不甚峻，田塍叠叠环其上，村居亦夹峙，是为二十里铺。又四里为没官庄，又三里为者塢关。其处塢径旁达，聚三流焉。一出自西南峡中者，最大，即白泥塘山后之流也，有石梁跨其上，梁南居庐，即者塢关也。越梁西北上一里，复过一村庐，又一小水自西峡来，又一水自西北峡来，二水合于村庐东北，稍东，复与石梁下西南峡水合而东北去，当亦入富民东北螳川下流者。过村庐之西北，有平桥跨西峡所出溪上，度其北，遂西北上岭。其岭盖中悬于西北两涧之中，乃富民、武定之界也。盘曲而上者三里，有佛宇三楹，木坊跨道，曰“滇西锁钥”，乃武定所建，以为入境之防者。又西上一里余，当山之顶有堡焉，其居庐亦盛，是为小甸堡。有歌肆在西隘门外，遂投之而宿。

十一日 自小甸堡至武定府歇。

（季会明曰：此后共缺十九日。询其从游之仆，云武定府有狮子山，丛林甚盛，僧亦敬容。留憩数日，遍阅武定诸名胜。后至无谋县，登雷应山，见活佛，为作碑记，穷金沙江。由是出官庄，经三姚——三姚：大姚县、姚安府、姚州而达鸡足。此其大略也。余由十二月记忆（通“忆”）之，其在武定、无谋间无疑矣。夫霞客虽往，而其仆犹在，文之所缺者，从而考之，是仆足当霞客之遗献云。）

## 滇游日记五

戊寅（公元 1638 年）十二月初一日 在官庄茶房。时顾仆病虽少瘥 chǎ 病愈，而孱弱殊甚，尚不能行。欲候活佛寺僧心法来，同向黑盐井，迂路两日，往姚安府，以此路差可行，不必待街子也。

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 在茶房。悟空日日化化缘米以供食，而顾仆孱弱如故。心法亦不至。

初五日 前上雷应诸蜀僧返。诸僧待明日往马街，随街往炉头出大姚。余仍欲随之，而病者不能霍然疾病迅速消除，为之怏怏郁郁不乐。

马街在西谿 xi 东坡上，南去元谋县二十五里，北去黄瓜园三十五里，东至雷应山篝口十里，西至溪西坡五里，当大坞适中处，东西抵山，共径十五里，南抵山，北逾江，共径一百三十里，平坞之最遥者也。其东南有聚庐曰官庄，为黔府庄田。茶房即在马街坡北。

元谋县在马头山西七里，马街南二十五里。其直南三十五里为腊坪，与广通接界；直北九十五里为金沙江，渡江北十五里为江驿，与黎溪接界；江驿在金沙江业，大山之南。由其后北逾坡五里，有古石碑，太书“蜀滇交会”四大字。然此驿在江北，其前后二十里之地，所谓江外者，又属和曲州；无谋北界，实九十五里而已。江驿向有驿丞。二十年来，道路不通，久无行人，今止金沙江巡检司带管。直东六十里为墟灵驿东岭头，与和曲州接界；直西四十里为西岭，与大姚县接界。其地北遥与会川卫直对，南遥与新化州直对，东遥与嵩

明州直对，西遥与大姚县直对。东界大山即墟灵驿与雷应山也，南自大麦地，直北抵金沙江南岸，横亘二百里，平障天半焉。西界山层叠错出，亦皆自南而北。县治之支，南自楚雄府定远县东来，分支结为县治。其余支西绕者，由县西直北十五里西溪之口而止，是为第一层；又一支南自定远县分支来，与县西之支同夹而北，至西溪口，东支已尽，此支更夹之而北，至扁担浪而止，是为第二层；又一支西自定远西与姚安府东界分支东来，与扁担浪之支同夹而北，中界苴林后水，即所谓西尖界岭也；又一支西自姚安府东北分支东来，与西尖界岭同夹而北，中界炉头溪水，即所谓炉头西乱石冈也；又一支定远县西北妙峰山分支东来，与乱石冈同夹而北，中界河底之水，即所谓舌甸独木桥西山也。诸山皆夹川流北出，或合西溪，或出苴榷而下金沙，故自县以北，其西界诸山，一支既尽，一支重出，若鳞次而北抵金沙焉。其东界水皆小，惟墟灵驿一支较大，南出马头山之南，经县治东而北与西溪合。自是以北，溪东之村，倚东界山之麓甚多：官庄之北，十里为环州驿，又十里为海闹村，滨溪东岸，即活佛所生处，离寺二十五里。其村有木棉树，大合五六抱。县境木棉树最多，此更为大。又十五里为黄瓜园。溪西之村，倚西界山之麓亦甚多：西坡下村，与官庄对峙，北十五里为五富村，又十里为苴宁村，又北逾岭二十里，为扁担浪，于是北夹西溪，尽于金沙焉。

西界诸山，俱自定远夹流分支，东北而尽于金沙江。其西北又有大山方顶矗峙于北，与金沙北岸“蜀滇交会”之岭，骈拥天北。从坞中北向遥望，若二眉高列于坞口焉。余初以为俱江北之山，及抵金沙江上，而后知江从二山之中，自北

而南，环东山于其北，界西山于其西，始知此方顶之山，犹在金沙之南也。其山一名方山，象形一名番山，以地因其音之相近而名之。其地犹大姚县属，在县东北百四十里苴榷之境，东临金沙江。是此山又从西北北胜州界环突东南，界金沙于外，抱三姚于中，与此西界回合，而对峙为门户者也。

金沙巡司，乃金沙江南曲之极处，自此再东，过白马口、普渡河北口，即从乌蒙山之西转而北下乌蒙、马湖。巡司之西，其江自北来，故云南之西北界，亦随之而西北出，以抵北胜、丽江焉。

初六日 是早，云气少翳，诸蜀僧始欲游街子，俟下午渡溪而宿，明晨随街子归人同逾岭。既晨餐，或有言宜即日行者。悟空以余行有伴，辞不去，而顾仆又以恹恹<sup>yān</sup>精神不振不能速随诸僧后，虽行，心为忡忡。出茶房西一里半，渡西溪，溪从此西曲，从其南岸随之。又一里余，抵西山下，溪折而北，又从其西崖傍山麓随之。又北一里余，有村当路北，遂由其南西向入峡。半里，涉枯涧，乃蹶坡上。其坡突石，皆金沙烨烨<sup>yè</sup>闪闪发光，如云母堆叠，而黄映有光。时日色渐开，蹶其上，如身在祥云金粟中也。一上二里，逾其顶，望其西又辟一界，有尖山独耸，路出其间，乃望之而趋。西向渐下，三里，抵坞中，有水自南峡中来，至此绕坞东北去。其水不深而阔，路北数十家，倚河东岸。由其南渡河而西，其处木棉<sup>其</sup>（<sup>j</sup> 树干）有高一丈余者，云两三年不凋。有枯涧自西来，其中皆流沙没足，两傍俱回崖亘壁，夹峙而来，底无滴水，而沙间白质皑皑，如严霜结沫，非盐而从地出，疑雪而非天降，则硝之类也。路当从涧底直入，诸僧之前驱者，误从南坡蹶岭上。上

一里，见其路愈南，而西尖在西，知其误，乃与僧西北望涧底攀崖下坠。一里，复循底西行，见壁崖上悬金丸累累，如弹贯丛枝，一坠数百，攀视之，即广右所见颠茄也。《志》云：“枝中有白浆，毒甚，土人炼为弩药，著物立毙。”行涧底二里，其底转自西北来，路乃从西南躡岭。一里半，盘岭头西出，又一里半，西南下坡。其处开壑湾环而北，涉壑底而西，不见有水。半里，循西坑入，见石峡中有水潺潺，其峡甚逼，水亦甚微。一里，其峡有自南流而出者，下就涉之。其流之侧，有窞 dān 深坑如半匏 hú 即葫芦，仰东崖下，涵水一盂，不流不竭，亦渚水之静而有常，不与流俱汨者也。涉细流西上，逾坡半里，有植木为坊者，上书“黔府官庄”。西下半里，有数家在坡北，其壑亦湾环而北，中有田塍数十畦，想即石峡之上流，得水如线，遂开此畦，所谓“黔府庄田”是也。时诸僧未及携餐，令其徒北向彝家觅火。余辈随大道绕其南而西，一里，又有木坊在西坡，书亦如前，则其西界也。从此西下，又涉一枯涧，遂西上岭，其上甚峻。前乞火僧携火至，而不得泉，莫能为炊。上岭二里，盘峡而西，又半里，转而南，半里，一坪北向，环洼中亦无水，余乃出所携饭分啖之。随坪稍南，半里，复西上，其上愈峻。二里，登冈头，以为逾岭矣，而不知其上乃东垂之脊也。望西尖尚在其北，隔一深坑甚遥，西尖又有南北二横山亘其两头，又自成一界焉。从脊向西行二里半，又南转峡上，循而环之，又西北上，再陟峻岭。二里，登冈头，又以为逾岭矣，而其上犹东垂之脊也。又从脊西向行，于是脊两旁皆深坠成南北壑，壑蟠空于下，脊端突起于外，西接横亘之界，树丛石错，风影飒飒动人，疑是畏途。时

肩担者以陟峻难前，顾仆以体弱不进，余随诸僧后，屡求其待之与俱，每至一岭，辄坐待久之，比至，诸僧复前，彼二人复后。余心惴惴，既恐二人之久迟于后，又恐诸僧之速去于前，屡前留之，又后促之，不胜惶迫，愈觉其上不已也。从脊行三里，复从岭西上一里，遂陟横亘南山之北巅。其巅与中突之尖，南北相对，上有石叠垣横界，是为元谋东界、大姚西界，即武定、姚安二府所分壤处也。路由其间，登巅之绝处，则有盘石当顶，于是从南横之巅，南向陟其脊，东瞰元谋，西瞰炉头，两界俱从履底分坞焉。南行脊上二里，西向下二里，路侧渐坠成峡，石坎累累，尚元滴水。历石坡直下，一里，抵峡中。峡西又有回冈两重，自东北而蟠向西南。于是涉峡盘冈，再逾坡两重，共七里，乃西南下岭。一里，始及其麓，其坞乃南北大开，中有溪界之，望见滇西有大聚落，是为炉头。时诸僧已饥，且日暮，急于问邸，遂投东麓下草庐家宿。

初七日 土人言，自炉头往独木桥，路止四十里，不及官庄来三之一。余信之。时顾仆奄奄，诸僧先饭而去，余候顾仆同行。是早阴翳如昨，西望炉头大村行。半里，渡一北流溪，又西一里余，直抵西界山麓。又有一溪颇大，自南峡中来，渡之，北上崖，即炉头大村也。其溪环村之前，转而北去。炉头村聚颇盛，皆瓦屋楼居，与元谋来诸村迥别。其西复有山斜倚，循其东麓西南溯流行，三里，逾一东突之坡，乃南下。半里，涉坞，一里，又南涉坡而上。其坡自西而东突，与北坡东向，环成中坞，溪流北注于前，田塍环错于内。陟南坡一里，见溪东又盘曲成田，倚东山为坞。由坡西南行

一里，下坡，溪自北而南，乃横涉之。登其西崖，则见所涉之北，其溪复自北来，有支流自北峡来者，小水也。从崖西行，已复逾溪之南岸，溯溪上。溪在北峡，有数家倚其南冈。从其中西行二里，北峡两崖对竦，sg高耸，石突如门。其北崖石半有流环其腰，土人架木度流，引之南崖，沸流悬度于上，亦奇境也。路循南崖之腰，盘崖西下，又半里，则其溪又自南而北，南北俱削崖峙门，东西又危坡夹堑，境奇道险。渡溪，又西上坡半里，蹶坡南，则复逾溪之北崖，溯溪上。西二里，一峰危突溪西，溪身自其南环峡而出，支溪自其北堑壑而下。有岐西渡支溪，直蹶西峰者，小路也；自支溪之东崖，陟坡循峡而北入者，大道也。余乃从大道北上坡。半里，由坡峡平行，一里，随峡折而北，路缘堑，木丛路旁，幽箐深崖，令人有鸟道羊肠之想。一里余，峡渐从下而高，路稍由高而下，两遇之。遂西陟峡中细流，复从峡西蹶峻西上，即盘而北，乃知是为中悬之冈，其西复有峡流自北来，与所涉之峡流即会于冈前。缘冈北上一里，左右顾瞰，其下皆峡，而流贯其中，斯冈又贯二流之中，始觉西尖之岭，峰隆泉缩，不若此之随地逢源也。从冈脊北向，以渐上跻，亦以渐转西，二里，登冈之首，望其冈，犹自西峰东突而下者。盖山脊自西南来至此，既穹南山一重，即从其北峡中度而北，再起中峰，又亘为此山一重，即从其北岭环支而东，又亘为北山一重，恰如“川”字，条支东南走而所上者，是其中支也。从冈首又西向平行二里，直抵其西中峰最高之下，乃循其峰之东崖西南上，一里半，是为乱石冈，遂凌其峰之崖，下瞰南峡之底，即其中度处也，峡中之水遂东西分焉。由岭崖最高处西转而

下，逶迤曲折，下四里，复从冈上西北行，忽见冈左右复成溪而两夹之，其溪流分大小。平行冈上二里，即从其端下，西渡大溪。由溪西上坡，稍转而北，半里，从北峡转西，遂向西坞入，于是溯西来大溪之北，循北山西行矣。二里半，有村在溪南，倚南山之坡，北山亦至是南突，路遂从所突峡中上。乃踞峡石而饭。又一里，盘其南崖，从崖转西。又一里，逾其西坳，乃西下坡。半里，抵坡之西麓，其西复开成坞。半里，路循溪北之山，又有村倚溪南之麓，与前倚溪南之坡者，皆所谓“夷村”也。西行三里，一溪自南峡来，路亦随之南转。稍下，渡西来小水，从南坡西上，二里逾其坳，西北下一里，下至壑中。其壑南向，而大山环其北，又有小水东南流，当亦下大溪者，而大溪盘其东南峡中，不见也。

渡小水，又西上一里，透西坳出，始见西坞大开，大溪贯其中，自西而东，抵所透坳南，破其峡壁东去，其峡逼束甚隘，回顾不能见。西下坡半里，抵坞中，遵溪北坞西行，半里，过一小村。又西一里，忽坞媵间甃砖为衢，半里，绕大村之前，又西半里，抵村侧新桥而止，是为大舌甸村。其坞来溪为田，坞环而田甚辟；其村倚山为衢，村巨而家甚古，盖李氏之世居也。村后一山横拥于北，又一山三峰递下，斜突于西南。有小流自其峡中出，由村西而南入大溪，架桥其上，西逾之，遂循斜突南峰下西南行。二里，抵其西垂，则大溪自南直捣其麓，乃逾堰东向。其麓为水所啮被水冲刷浸蚀，石崖逼削，几无置足处。历堰之西，上流停洄，自南而北，路从其西转而南入峡。又行南峡一里余，则有石梁一瓠，东西跨溪上，是为独木桥。路从桥西直南上坡；其逾桥而东者，乃



往省大道。是桥昔以独木为之，今易以石，有碑名之曰躡云，而人呼犹仍其旧焉。桥侧有梅一株，枝丛而干甚古，瓣细而花甚密，绿蒂朱蕾，冰魂粉眼，恍见吾乡故人，不若滇省所见，皆带叶红花，尽失其“雪满山中，月明林下”之意也。乃折梅一枝，少憩桥端。仍由其西上南坡，随坡西转，盖是溪又从西坞来，至是北转而逾石堰，是坡当其转处。其南又开东西大坞，溪流贯之。路溯溪北崖，循北山西行，一里，有聚落倚北山下，是为独木桥村。有寺当村之中，其门南向，其处村无旅店，有北京僧接众于中，余乃入宿。

初八日 晨起寒甚。顾仆复病，余亦苦于行，止行一里，遂憩水井屯寺中。

初九日 出寺一里半，过□家庄，半里，转南，半里，仓屯桥。二里半，泗峡口。转西五里，王家桥。有小水北来。五里，孚众桥。有西北、西南二小水。西上山，十里至脊。转南半里，庙山营。西下半里，庙前打哨。西下二里，有岐转北坳。一里，复西随平峡北。二里，又西下，二里，至峡底。西平行一里半，复于峡北上。一里，转北坳而西，又北半里，过一峡脊。又北下半里，又北度一峡底。又西上坡，一里，转而北，又一里，转而西下，一里，至脊间，又西二里余，乃下脊。一里余，抵其北，曰小仡老村。始有田、有池。又西四里，抵西山下，有村。转南一里，西过一小坳，又半里，西南过新坝屯。又西半里，过新坝桥。又西一里，转而南，二里，盘西山嘴，转而西北，一里余，入大姚东门。半里，过县前。又西南至旅肆歇。

初十日 早寒甚。出北门，半里，经南门，转而西南

上坡。一里，有桥跨溪上，曰南门桥。《志》曰承恩。过桥，南上坡，一里，登坡，倚西山南行。三里，其坞自南来，有塔在坞东北山上，乃沿西山南下，半里，抵坞底。又半里，见有水贯坞中，石梁跨其上，是名土桥。即姚安水从西南峡中来，向东北峡去，桥北为大姚，桥南为定远，盖以是水为界也。从桥南上坡，有村为定远屯。入峡渐上，一里东转，半里上坡，半里，由坡南转，一里，是为赖山峭。于是南下，一里，抵东南坡头。有岐，南行者为姚安府路，有海子在其东；东行者为赤草峰路。逾坡东下一里，为赤草峰北村。由村转南，溯溪行一里，度桥而南，半里，随赤草峰街子南行。一里，乃东上山。一里半，逾岭东南下，其东又有坞自西而北，甚遥。下坡半里，由西山东麓南行。二里，村落傍溪左右，皆为仡老村。此定远所属。又东一里半，始傍西水岸南行。半里，东度小桥，遂由东麓南行。二里至鹿家村后，遂东上山。山半有岐，路从岐入峡，半里，渡溪东北上。一里，至妙峰山德云寺。寺门西向，南望烟萝，后有梦庵亭。后五里，碧峰庵。

十一日 待师未归，看《藏》。宗舅慧大师《西方合论》。

十二日 饭，仍西下山。二里，南行。二里，随坞西转。二里，有桥跨溪上，曰梁桥。度其北，即仡老村尽处也，其水自南来入，路从村西上岭。一里半，逾坳西，行岭上。半里，有岐从西南下，误从坡下直西。半里，乃改从岐西南行。半里，渐下转南，又一里，乃南下，半里，抵峡中。随峡南去半里，有大路随东峡来，小水随之。西半里，入南峡。一里，有池在峡中。又一里半，峡分两岐，从西南者，倚东岭平上。一里，南逾坳。由坳转而西，始见西坞大开，西南有

海子颇大，其南有塔倚西山下。是即所谓白塔也。乃西南下坡，二里，有村在坡下，曰破寺屯。于是从岐直西小路，一里，渡溪。稍西南半里，有一屯当溪中，山绕其北，其前有止水。由其西坡上南行一里，是为海子北堤。由堤西小路行半里，抵西坡下，是为海口村。转南，随西山东麓行，名息夷村海子。三里，海子西南尽，有路直抵大山下，半里，为高土官家。由其西南入峡中，上坡一里半，有神庙当坡峡间。又上半里，活佛寺临其后。其西大山名龙凤山，又名广木山。寺号龙华，僧号寂空。是日下午，寂空留止后轩东厢。其后有深峡下悬，峡外即危峰高峙，庭中药栏杆砌甚幽。墙外古梅一株，花甚盛，下临深箐，外映重峦。是夜先订约订寂空，明晨欲早行，求为早膳。

白塔尚在寺东南后支冈上。冈东有白塔海子，其南西山下，又有阳片海子，其东又有子鸠海子，府城南又有大坝双海子，与息夷村共五海子。

十三日 味爽起，饭已久待，遂饭而下山。二里，仍出土官家后，遂转南行。一里，过格香桥，有小水自活佛寺后峡中来者，此峡正与白塔之冈，中格而对峙。又南二里，有风自西界东突而出，路盘其东垂，则又一海子汇其东南。从海子北堤东向行，半里，随堤南转，一里半，抵海子东南尽处，遂东南行。四里，有冈自西而东突，是为龙冈卫，盘冈东皆大聚。半里，过聚东行。一里，复南。二里，曲度乾底。复南二里，则西山一峰，复突其南，遂渐抵东山，则南北成两界焉。又南五里而入姚安府北门，歇青莲庵。

青莲碑记曰：“东烟萝，西金秀，南青蛉，北曲折。”

姚安府南随峡上一百四十里，镇南州；东逾大山一百四十里，定远县；西逾小坡一百二十里，北随大坞下一百二十里，白盐井。

姚安东西两界，皆大山夹抱，郡城当其南，西界最辟，直北二十五里，两界以渐而束，各有支中错如门户焉。中有小水，西自镇南州界北来，至郡北屡堰为湖，下流绕北峡之门而出，所谓青蛉川也。

十四日 饭于青莲。日色已高，循城南一里半，为观音寺。转北过西门，共一里，抵旧西门。二里半，抵西麓，是为古寺山，以有古寺在山之东半也，即《志》所称祥龟寺也。二里，逾顶下，其西环坞北口，则羊片湖在焉。西下一里半，行坞中。一里半，有坊当坞中，曰羊片屯。西过半里，转南半里，又西南半里，抵小山之麓。从其南坞西入一里半，又西上一里半，有岐焉：西北者，入山樵牧者所经；西南盘岭者，大道也。盘岭上一里半，逾其顶，是为当波院，而实无寺宇，乃南来之脊，北度而东，为古佛寺大山及大姚西界诸山也。于是西南下二里，有小水南流，随之南入箐。又东一里半，转而西一里半，峡始开。稍北盘坳一里，复西南下坡。三里，峡中溪自南而北注，有桥跨之。度桥，遂循西山南向溯水行。二里，饭于村家。又南向行二里余，其峡自西来转，水亦从之，于是折而入，是名观音箐。管中止容一水，西湖之入二里，有观音堂，其前堰水甚泓澈，其侧石亦嵒岬。又西三里，乃南上山，甚峻。二里，陟其脊，乃东南下。一里，抵峡中，遂循坡西南下，二里，抵景聚桥。桥上有亭，桥下水乃西来小流也。过桥三里，是为弥兴，居集甚盛。又南半

里，转西一里余，有公馆神庙在冈上。由其前西南半里，转而西，于是连逾三坡，下陟三峡，共九里，有村悬西坡上，是为孙家湾，宿。

十五日 味爽，饭而行，霜寒殊甚。南上坡，溯小流入。五里，盘一坡，坡下有洞甚束，其东北人家，曰尾苴村。稍西转南，是为龙马箐。三里，有哨当涧东坡上，是为龙马哨，有哨无人。山壑幽阻，溪环石隘，树木深密，一路梅花，幽香时度常常有香味飘过。又南一里，随峡转西。一里，有一峡自南来，甚深隘；一峡自西来。仍循北山行西来峡上，一里出峡，乃成坞焉。西向平下一里，有村当其西，是为大大苴村。西行二里，抵西山下，遂西上坡。半里，逾坳，北下陟坞，西北半里，是为小大苴村。由其南半里，转而北上坡。循西峡行二里，下渡涧中小水，即西上岭，甚峻。三里半，逾岭头。西行脊上，或南峡上，又临北峡，再平再上，三里余，则盘西岭之东，北转二里，逾其脊，此最高处也。东望烟萝东界尖山，在钱章关者，隐隐连妙峰，而西界南突之山亦见；惟北望活佛寺大山，反为孙家湾后山所隔，不可见。又西二里，当西突之处，有人守哨焉，是为老虎关哨。哨西下半里，行坡间一里半，是为打金庄牌界。又西一里半，逾坡，又西上一里半，是为绝顶，有公馆，东南之峡，至是始穷。其脉自南天申堂后，直北分支来，东度老虎关而北。于是西向稍下，半里，度一坡，半里，逾其巔。从巔西行一里，遂西望四十里外，层山一重西绕，又高峰一带南环者，皆大脊也，其东有小脊二重内隔，外有远峰二抹西浮有淡淡的两峰影子在西边浮现，不知为点苍为鸡足也。于是西下颇坦，五里下至峡中，是

为五里坡，有水自南而北，小石梁跨之。度而西，盘西山南峡入，一里，又蹶坡而上，一里，凌其巅。一里半稍下，平行岭上。二里余，西向下，有溪自西南来，北向去，亦石梁跨之，是为普昌河。西上坡半里，为巡司。半里，复上一山脊。由脊西行四里，乃下，一里而抵普溯 pǐng。

十六日 由普溯西北行。二里，渡一水，一里，又渡一水，乃西上坡。二里，逾坡上，一里，脊上平行，三里，为金鸡庙。又西二里，为界坊，乃姚州、小云南界。又西行岭上五里，至水盆哨，乃西北稍下，即见南界水亦西流，出鼻窗厂而下元江矣。乃随北山临南峡西行。二里，山坑南坠峡，路随西脊过，有村当脊间，是为水盆铺。盖老龙自西南来，从此脊北度，峙为一峰，其东南又折而南为水盆铺，惟中央一线，南流下元江云，铺西北上有关帝庙，就而作记，听听凭顾仆同行李先去。久之，乃随大道西二里，则岭北山下，亦下坠成西向之峡。于是循南峡之顶西径峡北所起尖山，是为青山，至是其西横拖而去。于是循南峡之顶西行。二里，忽见路北坠峡西去，路由其峡南岭脊行，于是与峡北之尖山，又对峡分流，西注云南，而北下金沙矣。始知大脊自九鼎南下，至洱海卫城南青华洞东度，又耸而南为水目山，其南又东转为天华山，即云南川坝子南兜之山也。从天华东北转，数起而为沫滂东岭，又东过公馆而度水盆铺，北耸为青山，其形东突而西垂川中，故自打金庄岭望之，仅为北尖峰，而至此又横夹而西。然是山西北二支，皆非大脊也；大脊即从东南水盆哨过脉，遂东南迤邐于天申宫南，又东至沙桥站分脊焉。所过水盆哨、铺之南间，相去不过二里，忽度其脊南，又度其

脊北，至由峡南岭稍上稍下，西南二里，公馆当其顶。又西下西上，再从岭脊西行八里，脊自西南来，至此稍突而北，乃转而北缘之。二里，又西南下，始追及前行行李。于是遂出山之西崖，见其西坞大开，于是直下，五里及麓，为沫滂铺。西截坞八里，有二石梁东西跨，其下皆涸干，而川水实由之北注。又西二里，过大水堰塘。堰稍北，复西十里，抵西山下，为小云南驿，宿。

十七日 味爽饭。询水目寺在其南，遂由岐随山之东麓南行，盘入其西南坞中。共五里，有水自山后破峡南出，即洱海卫青海子之流也，是为练场村，村在水西。渡桥西，复沿山而南，一里半，为温泉，其穴西向。待浴妇，经两时乃浴。仍南沿而麓半里，又盘其山之南坞入，有溪自坞东出，即水目之流也，始见水目山高峙于西。溯水西入，见其西又大开南北之坞。横截其间，五里，抵西山麓，有村甚大，曰冉家屯。由其后西向上山，于是有溪流夹村矣。西上逾一岭，二里稍下，涉一涧。其涧自南而北，溯之南上。山间茶花盛开。又二里余，为水目寺。余误从其南大路，几逾岭，遇樵者，转而东北下，半里，入玉皇阁。又下，观倒影，又下，过普贤寺，又下，遇行李于灵光寺，遂置于寺中楼上。慧然乃西至旧寺访无住，方在上新建住静处，不值。旧寺有井，有大香樟，有木犬，有风井，有塔。由其后上无影庵，饭于妙忍老僧静室。暮过观音阁，观《渊公碑》，乃天开十六年（公元1220年）楚州赵祐撰者。

十八日 往无住处。午过徽僧戒月静室，饭。下午，观慧然新楼花卉。

十九日 早，雨雪。无住苦留，因就火僵卧。上午，雨雪倏开，再饭，由山前东北下。五里，下山，过一村。北向二里，逾一坡。又二里，过一小海子，其北冈上有数家，曰酒药村。一里，越之，乃陟坞循东山北向行。五里，即青海子之西南涯也，遂与小云南来之大道遇，于是由青海子西涯西北向行。八里，则南山再突而北，濒于海，路或盘环绕之，或逾之。又五里，为狗村铺，坊名瑞禾，馆名清华。其处北向洱海卫城八里，西向白崖城站四十里。余从西路四里观清华洞。洞北有路西过岭，此白崖道；洞南有坞南过脊，此灭渡道。余出洞，循西山仍北行，六里，入卫城南门。顾仆亦至。出西门宿。

二十日 饭而行，犹寒甚而天复霁。由西门北向循西山行，五里，抵一村，其北有水自西峡出，遂随之入。一里余，稍陟坡，一里余，有村在涧西，曰四平坡。北转五里，渡溪桥，又北上三里，为九鼎山寺。又二里陟其巅，饭。下午，从东北下，三里，过北溪桥，仍合大路，循梁王山西麓西北溯流入。五里，梁王村。北八里，松子哨。行半里，溪西去，路北上，半里，逾岭。又东北下者五里，则溪复自西来，又有一小溪，自幕山北麓来与之合，乃涉其交会处，是为云、宾之界。又东二里，为自北关，已暮。又东二里半，渡涧桥之北。又东半里，转北一里半，为山冈铺，宿。

二十一日 平明，行大坞中。北向十里，其西为宾居。又北五里，有小水出田间。又北三里，有涧自西峡出，随之北二里，为火头基。西北连渡二溪，又北五里，总府庄。又北三里，宾川州在东坡上，东倚大山，西临溪流，然去溪尚



里许；其滨溪东岸者，曰大罗城。令行李先去，余草记西崖上。望州北有冈自东界突而西，其北又有冈自西界突而东，交错于坞中，为州下流之钥，溪至是始曲折濳之，始得见其形焉。又北三里半，逾东突之冈，则见有村当其北麓，是名红帽村。溪自东南濳东突之冈，西转而濳于村之前，其前又开大坞北去。仍循西山北行，五里，渐转而西，于是岐分为二：东北随流遵大坞直去者，由牛井街通浪沧卫道；西北从小坞逾岭者，由江果往鸡足道。余初由山冈铺北望，以为东界大山之北岭即鸡足，而川中之水当西转出澜沧江。至是始知宾川之流乃北出金沙江，所云浪沧卫而非澜沧江也；其东界大山，乃自梁王出北转，夹宾川之东而北抵金沙，非大脊也。从小坞西二里，逾西界之脊，始见鸡足在西，其高与东界并，然东界尤屏亘，与雷应同横穹半壁云。从脊上南望，其南五德山横亘天南，即前洱海卫所望九鼎西高拥之山，其上有雪处也，至是又东西横峙；其东又耸幕山，所谓梁王山也；二山中坳稍低，即松子哨度脊而北处也。从岭西行三里，稍北下，有溪自西而东，注于宾川大溪，架梁其上，覆以亭，是为江果村，在溪北岸，其流与火头基等。时日甫下午，前向东洞尚三十五里，中无托宿，遂止。

二十二日 味爽，由江果村饭，溯溪北岸西行。其溪从西峡中来，乃出于鸡山南支之外，五福之北者，洱海东山之流也。四里，登岭而北，寒风刺骨，幸旭日将升，惟恐其迟。盘岭而北一里半，见岭北又开东西坞，有水从其中自西而东，注于宾川大溪，即从牛井街出者。此坞名牛井，有上下诸村，其水自鸡足峡中来，所谓盒子孔之下流也。于是西

向渐下，一里半而抵坞中。又西一里过坞中村后，在坊曰“金牛溢井”，标胜也。土人指溪北冈头，有井在石穴间，云是昔年牛从井出处也。又西二里，复逾冈陟峡，盖其山皆自南突出，濒溪而止，溪东流濚之，一开而为炼洞，再开而为牛井，此其中突而界之者。

盘峡而上，迤迳西北，再平再上，五里，越岭而复得坞。稍下一里半，有坊在坡，曰“广甸流芳”。又一里半，复过一村后，此亦炼洞最东南村也。又北二里，有村夹道，有公馆在村头东北俯溪，是为炼洞之中村。其北二里，复上岭。二里，越之而北，有坊曰“炼法龙潭”，始知其地有蛰龙，有炼师，此炼洞所由名也。又北二里，村聚高悬，中有水一池，池西有亭覆井，即所谓龙潭也。深四五丈，大亦如之，不溢不涸，前濒于塘，土人浣于塘而汲于井。此鸡山外壑也，登山者至是，以为入山之始焉。其村有亲迎者，鼓吹填街。余不顾而过，遂西北登岭。

五里，有庵当岭，是为茶庵。又西北上一里半，路分为二：一由岭直西，为海东道，一循峡直北，为鸡山道。遂北循之。稍下三里而问饭，发筐中无有，盖为居停所留也。又北下一里，有溪自西南峡中出，其峡回合甚窅，y o深远，盖鸡足南峡之山所泄余波也。有桥亭跨两崖间。越其西，又北上逾岭，一里，有哨兵守岭间。又北一里，中壑稍开，是为拈花寺，寺东北向。余馁<sub>li</sub>饥饿甚，入索饭于僧。随寺北西转，三里，逾冈之脊，是为见佛台。由此西北下一里，又涉一北下之峡，又西逾一北下之脊，始见脊西有坞北坠，坞北始逼鸡山之麓。盖鸡山自西北突而东南，坞界其中，至此坞转东北

峡，路盘其东南支，乃谷之绾会处也。

西一里，见有坊当道左，跨南山侧，知其内有奥异。讯之牧者，曰：“其上有白石崖，须东南逾坡一里乃得。”余乃令行李从大道先向鸡山，独返步寻之。曲折东南上，果一里，得危崖于松箐之间。崖间有洞，洞前有佛字，门北向，钥不得入。乃从其西逾室阻塞径之棘以入，遍游洞阁中。又攀其西崖探阁外之洞，见其前可以透植木而出，乃从之下，一里仍至大路。又西北二里，下至坞中，渡溪，是为洗心桥，鸡山南峡之水，西自桃花箐、南自盒子孔出者，皆由此而东出峡，东南由炼洞、牛井而合于宾川者也。溪北鸡山之麓，有村颇盛，北倚于山，是为沙址村，此鸡山之南麓也。于是始迫鸡山，有上无下矣。

从村后西循山麓，转而北入峡中，缘中条而上，一里，大坊跨路，为灵山一会坊，乃按君宋所建者。于是冈两旁皆涧水冷冷，乔松落落。北上盘冈二里，有岐，东北者随峡，西北者逾岭；逾岭者，西峡上二里有瀑布，随峡者，东峡上二里有龙潭；瀑之北即为大觉，潭之北即为悉檀。余先皆不知之，见东峡有龙潭坊，遂从之。盘磴数十折而上，觉深冒险峻，然不见所谓龙潭也。逾一板桥，见坞北有寺，询之，知其内为悉檀，前即龙潭，今为壑矣。时余期行李往大觉，遂西三里，过西竺、龙华而入宿于大觉。

二十三日 饭于大觉，即东过悉檀。悉檀为鸡山最东丛林，后倚九重崖，前临黑龙潭，而前则回龙两层环之。先是省中诸君或称息潭，或称雪潭，至是而后知其皆非也。弘辨、安仁二师迎饭于方丈，即请移馆。余以大觉遍周以足疾

期晤相约见面，于是欲少须之等待。乃还过大觉，西上一里，入寂光寺。住持者留点。此中诸大刹，惟此七佛殿左右两旁俱辟禅堂方丈，与大觉、悉檀并丽。又稍西半里，为水月、积行二庵，皆其师用周所遗也，亦颇幽整。

二十四日 入晤遍周，方留款而弘辨、安仁来顾，即恳移寓。遂同过其寺，以静闻骨悬之寺中古梅间而入。问仙陀、纯白何在，则方监建塔基在其上也。先是余在唐大来处遇二僧，即殷然以瘞<sub>y</sub>埋葬骨事相订。及入山，见两山排闥<sub>tà</sub>门，东为水口，而独无一塔，为山中欠不足事。至是知仙陀督塔工，而未知建于何所。弘辨指其处，正在回龙环顾间，与余意合。饭后，遂东南二里，登塔基，晤仙陀。

二十五日 自悉檀北上，经无息、无我二庵。一里，过大乘庵，有小水二派，一自幻住东，一自兰陀东，俱南向而会于此，为悉檀西派者也。从二水之中蹶坡上，二里余，东为幻住，今为福宁寺，西冈为兰陀。幻住东水，即野愚师静室东峡所下，与九重崖为界者；幻住西水，即与艮一兰陀寺夹坞之水，上自莘野静室，发源于念佛堂，而为狮子林中峡之水也。循东冈幻住旁，北向一里而得一静室，即天香者。时寺中无人，人讯莘野庐，小沙弥指在盘崖杳蔼遥远不可见的山雾间，当危崖之西。乃从其后蹶崖上，穿林转磴，俱在深翠中，盖其地无乔松，惟杂木缤纷，而叠路其间，又一景矣。数十曲，几一里，东蹶冈，即野愚庐；西缘崖度峡，即莘野庐道。于是西向傍崖，横陟半里，有一静室高悬峡中，户扃门户关闭莫入，是为悉檀寺库头所结。由其前西下兰陀寺，蹶其后而上，又半里而得莘野静室。时知莘野在牟尼山，而其父沈翁

在室，及至而其门又扃，知翁别有所过，莫可问。遂从其左上，又得一静室。主僧亦出，有徒在，询之，则其师为兰宗也。又问：“沈翁何在？”曰：“在伊室。”问：“室何扃？”曰：“偶出，当亦不远。”余欲还，以省中所寄书畀之。其徒曰：“恐再下无觅处，不若留此代致也。”从之。又从左峡过珠帘翠壁，躡台入一室，则影空所栖也。影空不在。乃从其左横转而东，一里，入野愚静室，所谓大静室也。有堂三楹横其前，下临绝壁。其堂窗棂疏朗，如浮坐云端，可称幽爽。室中诸老宿具在。野愚出迎。余入询，则兰宗、影空及罗汉壁慧心诸静侣也。是日野愚设供招诸静侣，遂留余饭。饭后，见余携书筐，因取筐中书各传观之。兰宗独津津不置，盖曾云游过吾地，而潜心文教者。

既乃取道由林中西向罗汉壁，从念佛堂下过，林翳不知，竟平行而西。共一里半，有龕在磐石上，入问道。从其西南半里，逾一突嘴，即所谓望台也，此支下坠，即结为大觉寺者。望台之西，山势内逊，下围成峡，而旃檀香林之静室倚之。峡西又有脉一支，自山尖前拖而下，是为旃檀岭，即西与罗汉壁分界者。是脉下坠，即为中支，而寂光、首传寺倚之，前度息阴轩，东转而尽于大土阁者也。由望台平行而西，又二里半而过此岭。岭之西，石崖渐出，高拥于后。乃折而北上半里，得碧云寺。寺乃北京师诸徒所建，香火杂沓，以慕师而来者众也。师所栖真武阁，尚在后崖悬嵌处。乃从寺后取道，宛转上之。半里，入阁，参叩男女满阁中，而不见师。余见阁东有台颇幽，独探之。一老僧方濯足其上，余心知为师也，拱而待之。师即跃而起，把臂呼：“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且诠解详细解释之。手持二袜未穿，且指其胸曰：“余为此中忙甚，袜垢二十年未涤。”方持袜示余，而男妇闻声涌至，膜拜举手加额，长跪而拜不休，台小莫容，则分番迭换。师与语，言人人殊，及念佛修果，娓娓不竭。时以道远，余先辞出。见崖后有路可蹑，复攀援其上。转而东，得一峡上缘，有龕可坐，梯险登之。

复下碧云庵。适慧心在，以返悉檀路遥，留余宿。主寺者以无被难之，盖其地高寒也。余乃亟下。南向二里，过白云寺，已暮色欲合。从其北傍中支腋行，路渐平而阔。二里，过首传寺，暗中不能物看色。又东南一里余，过寂光。一里，过大觉。又东一里过西竺，与大道别，行松林间，茫不可见。又二里过悉檀前，几从龙潭外下，回见灯影，乃转觅。抵其门，则前十方堂已早闭不肯启，叩左侧门，乃得入宿焉。

二十六日 晨起饭。弘辨言：“今日竖塔心，为吉日，可同往一看。幸定地一处，即可为静闻师入塔。”余喜甚。弘辨引路前，由龙潭东二里，过龙砂内支。其腋间一穴，在塔基北半里，其脉自塔基分派处中悬而下。先有三塔，皆本无高弟也。最南一塔，即仙陀、纯白之师。师本嵩明籍，仙陀、纯白向亦中表，皆师之甥，后随披薙<sup>ti</sup>，又为师弟。师归西方，在本无之前，本公为择地于此，而又自为之记。余谓辨公，乞其南为静闻穴。辨公请广择之。又有本公塔在岭北，亦惟所命。余以其穴近仙陀之师为便，议遂定。静闻是日入窆<sup>bi n</sup>埋葬。

二十七日 (有缺文) 余见前路渐翳，而支间有迹，可蹑石而上，遂北上攀陟之。屡悬峻梯空，从崖石间作猿猴升。一

里半，则两崖前突，皆纯石撑霄，拔壑而起，自下望之，若建标<sup>竖物作表识</sup>空中，自上凌之，复有一线连脊，又如琼台中悬，双阙并倚也。后即为横巨大脊。披丛莽而上，有大道东西横山脊，即东自鸡坪关山西上而达于绝顶者。因昔年运砖，造城绝顶，开此以通驴马。余乃反从其东半里，凌重崖而上。然其处上平下嵌，俯瞰莫可见，不若点头峰之突耸而出，可以一览全收也。

其脊两旁皆古木深翳，通道于中，有开处下瞰山后。其东北又峙山一围，如箕南向，所谓摩尼山也，即此山余脉所结者。其西北横拖之支，所谓后趾也，即南耸而起为绝顶者。故绝顶自南壑望之，如展旗西立，罗汉九层之脊，则如展旗东立；自北脊望之，则如展旗南立，后趾之脊，则如展旗北立。此一山大势也。若桃花箐过脊，又在绝顶西南峡中，南起为香木坪之岭，东亘为禾字孔之脊，与罗汉壁、点头峰南北峙为两界。此在三距西南支之外，乃对山而非鸡足矣。若南条老脊，自香木而南走乌龙坝、罗汉壁、点头峰，又其东出之支，非老干矣。山后即为罗川地，北至南衙，皆邓川属，与宾川以此山脊为界，故绝顶即属邓川，而曹溪、华首，犹隶宾川焉。若东出之摩尼，则北胜、浪沧之所辖，此又以山之东麓鸡坪山为界者也。从脊直北眺，雪山一指竖立天外，若隐若现。此在丽江境内，尚隔一鹤庆府于其中，而雪山之东，金沙江实透腋南注，但其处逼夹仅丈余，不可得而望也。

由脊道西行，再隆再起，五里，有路自南而上者，此罗汉壁东旃檀岭道也；交脊而西北去者，此循后趾北下鹤庆道也；交脊而东北下者，此罗川道也，随脊而西者，绝顶道也。

于是再上，再纡而北，又二里余而抵绝顶之下。其北崖雪痕皴皴，不知何日所积也。又南上半里，入其南门。门外坠壑而下者，猢猻梯出铜佛殿道；由北门出，陟后脊转而西南下者，束身峡出礼佛台，从华首门会铜佛殿道。而猢猻梯在东南，由脊上；束身峡在西北，由霤<sup>五ù</sup>水槽中。此登顶二险，而从脊来者独无之。

入门即迦叶殿。此旧土主庙基也，旧迦叶殿在山半。岁丁丑（公元1637年），张按君谓绝顶不可不奉迦叶，遂捐资建此，而移土主于殿左。其前之天长阁，则天启七年海盐朱按君所建。后有观风台，亦阁也，为天启初年广东潘按君所建，今易名多宝楼。后又有善雨亭，亦张按君所建，今貌其像于中。后西川倪按君易名西脚蓬<sup>qú</sup>旅舍庐，语意大含讥讽。殿亭四围，筑城环之，复四面架楼为门：南曰云观，指云南县昔有彩云之异也；东曰日观，则泰山日观之义；北曰雪观，指丽江府雪山也；西曰海观，则苍山、洱海所在也。张君于万山绝顶兴此巨役，而沐府亦伺其意，移中和山铜殿运致之，盖以和在省城东，而铜乃西方之属，能剋<sup>即刻木</sup>，故去彼移此。有造流言以阻之者，谓鸡山为丽府之脉，丽江公亦姓木，忌剋剋，将移师鸡山，今先杀其首事僧矣。余在黔闻之，谓其说甚谬。丽北鸡南，闻鸡之脉自丽来，不闻丽自鸡来，姓与地各不相涉，何剋之有？及至此而见铜殿具堆积迦叶殿中，止无地以竖，尚候沐府相度，非有阻也。但一城之内，天长以后，为河南僧所主，前新建之迦叶殿，又陕西僧所主，以张按君同乡故，沐府亦以铜殿属之，惜两僧无道气，不免事事参商不和睦，非山门之福也。余一入山，即闻河南、陕西二



僧名，及抵绝顶，将暮，见陕西僧之叔在迦叶殿，遂以行李置之。其侄明空，尚在罗汉壁西来寺。由殿侧入天长阁，盖陕僧以铜殿具支绝迦叶殿后正门，毋令从中出入也。河南僧居多宝楼下，留余晚供。观其意殊特别愤愤。余于是皆腹诽口头上不说而心中不以不为之。还至土主庙中，寒甚。陕僧熬火供果，为余谈其侄明空前募铜殿事甚悉。“今现在西来，可一顾也。”余唯唯应答声。

二十八日 晨起寒甚，亟披衣从南楼观日出，已皎然上升矣。晨餐后，即录碑文于天长、善雨之间。指僵，有张宪副二碑最长，独单独一人不及录。还饭迦叶殿。乃从北门出。门外冈脊之上，多卖浆淪粉者。脊之西皆削崖下覆，岂即向所谓舍身崖者耶？北由脊上行者一里，乃折而西下，过一敞阁，乃南下束身峡。巨石双进，中嵒成坑，路由中下，两崖逼束而下坠甚峻，宛转峡中，旁无余地，所谓“束身”也。下半里，得小坪，伏虎庵倚之。庵南向，从其前，多卖香草者，其草生于山脊。

循舍身崖东南转，为曹溪、华首之道；绕庵西转，盘绝壁之上，是为礼佛台、太子过玄关。余乃先过礼佛台。有亭在台东，亦中记，台峙其前石丛起中，悬绝壑之上。北眺危崖，倒插于深壑中，乃绝顶北尽处也，其下即桃花篝，但突不能俯窥耳。其东南壑中，则放光寺在焉，其西隔坞相对者，香木坪也。是台当绝顶西北隅悬绝处，凌虚倒影，若浮舟之驾壑，为一山胜处，而亭既倾敞，不容无慨。台之北，崖壁倒悬，磴道斩绝，而西崖之瞰壑中者，萼瓣上进，若蒂斯启。遥向无路，乃栈木横崖端，飞虬<sub>qiú</sub>龙接翼于层峦之上，遂分

蒂而蹈，如入药房，中空外透，欲合欲分。穿其奥窟，正当佛台之下，乃外石之附内石而成者，上连下进，裂透两头。侧身而进，披隙而出，复登南台之上。仍东过伏虎，循岩傍壁，盘其壑顶。仰视矗崖，忽忽欲堕，而孰知即向所振衣蹑履于其上者耶。

东南傍崖者一里余，有室倚崖，曰曹溪寺，以其侧有水一泓，在矗崖之下，引流坠壑，为众派之源，有似宗门法脉也。稍下，路分为二，正道东南循崖平去，小径西下危坡。余睇放光在西南壑，便疑从此小径为是。西循之一里余，转而北逾一嘴，已盘礼佛台之下，其西北乃桃花箐路，而东南壑底，终无下处，乃从旧路返。二里，出循崖正道，过八功德水，于是崖路愈逼仄，线底缘嵌绝壁上，仰眺只觉崇崇隆隆而不见其顶，下瞰只觉昏昏冥冥而莫晰其根，如悬一幅万仞苍崖图，而缀身其间，不辨身在何际也。

东一里，崖势上飞，高穹如檐，覆环其下，如户闾形，其内壁立如掩扉，盖其石齿齿皆堕而不尽堕之余，所谓华首门也。其高二十丈，其上穹覆者，又不知凡几，盖即绝顶观海门下危崖也。门之下，倚壁为亭，两旁建小砖塔襄之，即经所称迦叶受衣入定处，待六十百千岁以付弥勒者也。天台王十岳士性宪副诗偈镌壁间，而倪按院大书“石状奇绝”四字，横镌而朱丹之。其效攀效仿耶？黥面耶比喻模仿？在束身书“石状大奇”，在袈裟书“石状又奇”，在兜率峡口书“石状始奇”，凡四处，各换一字，山灵何罪而受此耶？

又半里，矗崖东尽，石脊下垂，有寺倚其东，是为铜佛殿，今扁其门曰传灯寺，盖即绝顶东突，由猢猻梯下坠为此，

再下即迦叶寺，而为西南支发脉者。寺东向，大路自下而来，抵寺前分两歧：由其北峡登寺后猢猻梯，为绝顶前门道，余昨从上所瞰者，由寺前循崖西转，过华首门，上束身峡，为绝顶后门道，余兹下所从来者。盖寺北为峡，寺西为崖，寺后猢猻梯由绝顶垂脊而下，乃崖之所东尽而峡之所南环者也。寺北有石峰突踞峡中，有庵倚其上，是为袈裟石。余初不知其为袈裟石也，望之有异，遂不入铜佛殿而登此石。至则庵僧迎余坐石上。石纹离披作两叠痕，而上有圆孔。僧指其纹为迦叶袈裟，指其孔为迦叶卓锡之迹。即无遗迹，然其处回崖外绕，坠壑中盘，此石缀崖瞰壑，固自奇也。僧瀹米花为献，甚润枯肠。余时欲下放光、圣峰诸寺，而不能忘情于猢猻梯，遂循石右上。半里，升梯。梯乃自然石级，有叠磴痕可以衔趾，而痕间石芒齿齿，著足甚难。脊左瞰即华首矗崖之上，右瞰即袈裟坠壑之端，其齿齿之石，华首门乃垂而下，此梯乃错而上者，然质则同也。上半里，数折而梯尽，仍从峡上。问去顶迥 ji ng 远绝，乃返步下梯，由铜佛殿北东下峡中。

一里，横盘峡底，有庵当其中，所谓兜率庵也，已半倾。其后即绝顶与罗汉壁分支前突处，庵前峡复深坠。循庵横度，循左崖下半里，崖根有洼内嵌，前有巨树流荫，并鹤岫居士诗碑。其前峡遂深蟠，路从其上，又分为两：循右峡中西南下者，为迦叶寺、圣峰寺西支大道；循左崖下东向行者，为西来寺、碧云寺、罗汉壁问道。余时身随西峡下，而一步一回眺，未尝不神飞罗汉壁间也。下半里为仰高亭，在悬峡中，因圯 p 损坏未入。既下，又半里出峡，为迦叶寺，其门东向，中亦高敞。此古迦叶殿，近因顶有新构，遂称此为寺云。入谒

拜见尊者。从其前南向循岐而下，其路峻而大。两丐者覆松为棚。曲折夹道数十折，一里余而至会灯寺。寺南向，入谒而出。东下半里，有岐西去者，放光寺道也。恐日昃 zè 太阳西斜不及行，遂不西向而东趋。其路坦而大，一里为圣峰寺。寺东向，踞分支之上。前有巨坊，后有杰阁，其势甚雄拓。阁祀玉皇，今皆以玉皇阁称之。从此北瞻西来寺，高缀层崖之上，屏霞亘壁，飘渺天半，其景甚异。出寺，东随陇行，二里，过白云寺。又从其右东行一里半，过慧林庵，则左右两溪合于前而陇尽。遂渡其左峡，东过大觉寺蔬园，一里，从息阴后逾中支之脊，从千佛阁前观街子。街子者，惟腊底年底集山中，为朝山佛教徒到名山进行拜佛之节，昔在石钟寺前，今移此以近大觉，为诸寺之中也。由街子东半里，过西竺寺，又二里余，入悉檀。

具餐后，知沈公事莘野乃翁。来叩，尚留待寺间，亟下楼而沈公至，各道表达倾慕之意。时已暮，寺中具池汤热水候浴，遂与四长老及沈公就浴池中。池以砖甃，长丈五、阔八尺，汤深四尺，炊从隔壁釜中，竟日一整天乃温。浴者先从池外挽水涤体，然后入池，坐水中浸一时，复出池外，擦而涤之，再浸再擦，浸时不动，恐垢落池中也。余自三里盘浴后，入滇只澡于温泉，如此番之浴，遇亦罕矣。

二十九日 饭于悉檀，同沈公及体极之侄同游街子。余市鞋，顾仆市帽。遇大觉、遍周亦出游，欲拉与俱。余辞岁朝往祝，盖以其届七旬也。既午，沈公先别去，余食市面一瓯 u 小盆。一里余，从大乘庵上幻住。一里入幻住，见其额为福宁寺，问道而出，犹不知为幻住也。由其右过峡西北行，一

里而入兰陀寺，寺南向。由正殿入其东楼，艮一师出迎。问殿前所卧石碑。曰：“此先师所撰迦叶事迹记也。”昔竖华首门亭中，潘按君建绝顶观风台，当事者曳之顶，将摩镌新记，艮一师闻而往止之，得免，以华首路峻不得下，因紆道置此。余欲录之，其碑两面镌字，而前半篇在下。艮一指壁间挂轴云：“此即其文，从碑誉写而出者。”余因低悬其轴，以案就录之。艮一供斋，沈公亦至。斋后，余度文长不能竟，令顾仆下取卧具。沈公别去，余订以明日当往叩也。迨暮，录犹未尽，顾仆以卧具至，遂卧兰陀禅榻。顾仆传弘辨、安仁语曰：“明日是除夕，幸尔主早返寺，毋令人悬望也。”余闻之，为凄然者久之。

三十日 早起盥栉梳头而莘野至，相见甚慰。同饭于兰陀。余乃录碑，完而莘野已去。遂由寺循脊北上，其道较坦，一里，转而东，一里出莘野庐前小静室。又半里而入莘野楼，则沈公在而莘野未还。沈公为具食，莘野适至，遂燕通“宴”招待客人其楼。义子躬执爨，煨芋煮蔬，甚乐也。莘野恳令顾仆取卧具于兰陀曰：“同是天涯，何必以常住静室为分。”余从之，遂停寝其楼之北楹。其楼东南向，前瞰重壑，左右抱两峰，甚舒而称。楼前以杪松连皮为栏，制朴而雅，楼窗疏棂明净。度除夕于万峰深处，此一宵胜人间千百宵。薄暮，凭窗前，瞰星辰烨烨下垂，坞底火光，远近纷拏ná相著牵引，皆朝山者，彻夜荧然不绝，与瑶池月下，又一观矣。

## 滇游日记六

己卯（公元1639年）正月初一日 在鸡山狮子林萃野静室。是早天气澄澈，旭日当前。余平明起，礼佛而饭，乃上隐空、兰宗二静室。又过野愚静室，野愚已下兰宗处。遂从上径平行而西，入念佛堂，是为白云师禅栖之所，狮林开创首处也。先是有大力师者，苦行清修，与兰宗先结静其下，后白云结此庐与之同栖，乃狮林最中，亦最高处。其地初无泉，以地高不能割木k把树木剖开挖空以引。二师积行通神，忽一日，白云从龕后龙脊中垂间，剡chán开凿石得泉。其事甚异，而莫之传。余入龕，见石脊中峙为崖，崖左有穴一龕，高二尺，深广亦如之。穴外石倒垂如檐，泉从檐内循檐下注，檐内穴顶中空，而水不从空处溢，檐外崖石峭削，而水不从削处坠，倒注于檐，如贯珠垂玉。穴底汇方池一函，旁皆菖蒲茸茸，白云折梅花浸其间，清冷映人心目。余攀崖得之以为奇，因询此龙脊中垂，非比两腋，何以泉从其隆起处破石而出？白云言：“昔年剡石得之，至今不绝。”余益奇之。后遇兰宗，始征询问其详。乃知天神供养之事，佛无诳语，而昔之所称卓锡、虎跑，于此得其征矣。龕前编柏为栏，茸翠环绕，若短屏回合。阶前绣墩草，高圆如叠，跏趺jū fū两脚交迭而坐，佛教禅坐法其上，蒲团坐禅，跪拜所用垫子锦茵皆不如也。龕甚隘，前结松棚。方供佛礼忏佛家礼拜忏悔罪孽的仪式。白云迎余茶点，且指余曰：“此西尚有二静室可娱，乞少延憩，当瀹yuè烹煮山蔬

以待也。”余从之。西过竹间。见二僧坐木根曝背，一引余西入一室。其室三楹，乃新辟者，前甃石为台，势甚开整，室之轩几，无不精洁，佛龕花供，皆极精严，而不见静主。询之，曰：“白云龕礼忏司鼓者是。”余谓此僧甚朴，何以有此？乃从其侧又上一龕，额曰“标月”，而门亦扃<sub>jǐng</sub>关门。乃返过白云而饭。始知其西之精庐，即悉檀体极师所结，而司鼓僧乃其守者。饭后，又从念佛堂东上，蹑二龕。其一最高，几及岭脊，但其后纯崖无路，其前则旋‘崖层叠，路宛转循之，就崖成台，倚树为磴，山光悬绕，真如蹑鹫岭而上也。龕前一突石当中，亦环倚为台，其龕额曰“雪屋”，为程还笔，号二游，昆明人，有才艺。而门亦扃。盖皆白云礼忏诸静侣也。

又东稍下，再入野愚室，犹未返，因循其东攀东峡。其峡自顶下坠，若与九重崖为分堑者。顶上危岩叠叠，峡东巨岩一支，南向而下，即悉檀寺所倚之支也。其东即九重崖静室，而隔此峰峡，障不可见。余昔自一衲轩登顶，从其东攀岩隙直上，惟此未及经行，乃攀险陟之。路渐穷，抵峡中，则东峰石壁峻绝，峡下贍壑崩悬，计其路，尚在其下甚深。乃返从来径，过帘泉翠壁下，再入兰宗庐。知兰宗与野愚俱在玄明精舍，往从之。玄明者，寂光之裔孙也。其庐新结，与兰宗静室东西相望，在念佛堂之下，莘野山楼之上。余先屡过其旁，翠余翳映，俱不能觉；今从兰宗之徒指点得之，则小阁疏棂，云明雪朗，致极清雅。阁名雨花，为野愚笔。诸静侣方坐啸其中，余至，共为清谈瀹茗煮茶。日既昃<sub>zè</sub>太阳偏西，野愚辈乃上探白云，余乃下憩莘野楼。薄暮，兰宗复来，与谈山中诸兰若寺庙的另一称谓缘起，并古德佛教徒对先辈的尊称遗迹，

日暮不能竟。

初二日 饭于莘野，即再过兰宗，欲竟所徵，而兰宗不在。爰玄明雨花阁精洁，再过之，仍瀹茗剧谈。遂扶筇杖西一里，过望台岭。此岭在狮林之西，盖与旃檀岭为界者，亦自岭脊南向而下，即大觉寺所倚之冈也，自狮杯西陟其岭，即可望见绝顶西悬，故以“望”名。与其西一岭，又夹壑为坞，诸静室缘之，层累而下，是为旋旃檀岭。先是鸡山静室，只分三处，中为狮子林，西为罗汉壁，东为九重崖，而是岭在狮林、罗汉壁之间，下近于寂光，故寂光诸裔，又开建诸庐，遂继三而为四焉。盖其诸庐在峡间，东为望台岭，西为旃檀岭，此岭又与罗汉壁为界者，又自岭脊南向而下，即寂光寺所倚之支也，是为中支。盖罗汉壁之东，回崖自岭脊分隕南下，既结寂光，由其前又南度东转，为观音阁、息阴轩，峙为瀑布东岭，于是又度脊而南，为牟尼庵，又前突为中岭，若建标于中，而大士阁倚其端，龙潭、瀑布二水口交其下，一山之脉络，皆以兹为绾毂 w n g 控扼路口云。

逾望台岭西三里，由诸庐上盘壑而西三里，又盘岭而南北转一里，北崖皆插天盘云，如列霞绡，而西皆所谓罗汉壁也。东自旃檀岭，西至仰高亭峡，倒插于众壑之上，当其东垂之褶 ㄅ 折叠者，幻空师结庐处也。真武阁倚壁足，其下曲径纵横，石级层叠，师因分箒为篱，点石为台，就阁而憩焉。其下诸徒辟为丛林，今名碧云者也。余前已访幻空返，忆阁间有陈郡侯天工诗未录，因再过录之。师复款谈甚久，出果饷之榻间。阁两旁俱有静室旁通，皆其徒所居，而无路达西来寺，必仍下碧云。



由山门西盘崖坡，又一里半，北上半里，抵壁足，则陕西僧明空所结庵也，今名西来寺。北京、陕西、河南三僧，俱以地名，今京、陕之名几并重。以余品之，明空犹俗僧也。其名之重，以张代巡凤翔同乡，命其住持绝顶迦叶殿，而沐府又以中和山铜殿移而畀之，故声誉赫然。然在顶而与河南僧不协，在西来而惟知款接朝山男妇，其识见犹是碧云诸徒流等，不可望幻空后尘也。然其寺后倚绝壁，云幕霞标比喻高远，屏拥天际，巍峭大观，此为第一。寺西有万佛阁，石壁下有泉一方，嵌崖倚壁，深四五尺，阔如之，渚水中涵，不盈不涸。万峰之上，纯石之间，汇此一脉，固奇，但不能如白云龕之有感而出，垂空而下，为神异耳。观其水色，不甚澄澈，寺中所餐，俱遥引之西峡之上，固知其益不如白云也。寺东有三空静室，亦倚绝壁。三空与明空俱陕人，为师兄弟，然三空颇超脱有道气，留余饭其庐，已下午矣。自西来寺东至此，石壁尤竦峭，寺旁崖进成洞，其中崆峒，僧悉以游骑填驻其中，不可拦入，深为怅恨。又有峡自顶剖注而下，若云门剑壁，嵌隙于中，亦为伟观。僧取薪于顶，俱自此隙投崖下，留为捷径，不能藉为胜概也。

既饭，复自寺西循崖而去，二里，崖尽而为峡，即仰高亭之上也。先是余由绝顶经此下，遂从大道入迦叶寺，不及从旁岐东趋罗汉壁，然自迦叶寺回眺崖端，一径如线痕，众窾如云盖，心甚异之，故不惮其晚，以补所未竟。然其上崖石虽飞嵌空悬，皆如华首之类，无可深入者。乃返，从西来、碧云二寺前，东过旃檀，仍入狮林，至白云龕下，寻玄明精舍。误入其旁，又得一龕，则翠月师之庐也。悉檀法眷。前环疏

竹，右结松盖为亭，亦萧雅有致，乃少憩之。遂还宿莘野楼，已暮矣。

初三日 晨起，饭。荷行李将下悉檀，兰宗来邀，欲竟山中未竟之旨，余乃过其庐，为具盒具餐，遍征山中故迹。既午，有念诚师造其庐，亦欲邀过一饭。兰宗乃辍所炊，同余过念诚。路经珠帘翠壁下，复徙倚久之。盖兰宗所结庐之东，有石崖傍峡而起，高数十丈，其下嵌壁而入，水自崖外飞悬，垂空洒壁，历乱纵横，皆如明珠贯索。余因排帘入嵌壁中，外望兰宗诸人，如隔雾牵绡，其前树影花枝，俱飞魂濯<sup>zhuó</sup>魄，极罨<sup>yǎn</sup>覆盖映之妙。崖之西畔，有绿苔上翳，若绚彩铺绒，翠色欲滴，此又化工之点染，非石非岚<sup>lán</sup>山林中的雾气，另成幻相者也。崖旁山木合沓，琼枝瑶干，连幄成阴，杂花成彩。兰宗指一木曰：“此扁树，曾他见乎？”盖古木一株，自根横卧丈余，始直耸而起，横卧处不圆而扁，若侧石偃路旁，高三尺，而厚不及尺，余初疑以为石也，至是循视其端，乃信以为树。盖石借草为色，木借石为形，皆非故质矣。

东半里，饭于念诚庐。别兰宗，南向下之字曲，半里，又入义轩庐。义轩，大觉之派，新构静室于此，乃狮林之东南极处也。其上为念诚庐，最上为大静室，即野愚所栖，是为东支。莘野楼为西南极处，其上为玄明精舍，最上为体极所构新庐，是为西支。而珠帘之崖，当峡之中，傍峡者为兰宗庐，其上为隐空庐，最上为念佛堂，即白云师之庐也，是为中支。其间径转崖分，缀一室即有一室之妙，其盘旋回结，各各成境，正如巨莲一朵，瓣分千片，而片片自成一界，各无欠缺也。

从义轩庐又南向“之”字下，一里余，过天香静室。天香，幻住庵僧也，其年九十，余初上觅莘野庐，首过此问道者。又南一里，过幻住庵，其西即兰陀寺也，分陇对衡，狮林之水，界于左右，而合于其下焉。又南下一里余，二水始合，渡之即为大乘庵。由涧南东向循之，半里，水折而南，复逾涧东南下，一里，过无我、无息二庵。其下即为小龙潭、五花庵，已在悉檀寺右廓之外，而冈陇间隔。复逾涧南过迎祥寺，乃东向随涧行，一里，抵寺西虎砂，即前暗中摸索处也。其支自兰陀南来，至迎祥转而东，横亘于悉檀寺之前，东接内突龙砂兜黑龙潭于内，为悉檀第一重案。其内则障狮林之水，东向龙潭；其外则界旃檀之水，合于龙潭下流，而脉遂止于此焉。于是又北逾涧半里，入悉檀寺，与弘辨诸上人相见，若并州故乡焉。前同莘野乃翁由寺入狮林，寺前杏花初放，各折一枝携之上；既下，则寺前桃亦缤纷，前之杏色愈浅而繁，后之桃靛更新而艳，五日之间，芳菲乃尔。睹春色之来天地，益感浮云之变古今也。

初四日 饭于悉檀，即携杖西过迎祥、石钟二寺。共二里，于石钟、西竺之前，逾涧而南，即前山所来大道也。余前自报恩寺后渡溪分道，误循龙潭溪而上，不及过大士阁出此，而行李从此来。顾仆言大士阁后有瀑甚奇，从此下不远，从之，即逾脊。脊甚狭而平，脊南即瀑布所下之峡，脊北即石桥所下之涧，脊西自息阴轩来，过此南突而为牟尼庵，尽于大士阁者也。脊南大路从东南循岭，观瀑亭倚之。瀑布从西南透峡，玉龙阁跨之。由观瀑亭对崖瞰瀑布从玉龙阁下隕降，坠崖悬练，深百余丈，直注峡底，峡逼箐深，俯视不能及

其麓。然踞亭俯仰，绝顶浮岚，中悬九天，绝崖隕雪，下嵌九地，兼之霁色澄映，花光浮动，觉此身非复人间，天台石梁，庶几又向昙花亭上来也。时余神飞玉龙阁，遂不及南下问大士阁之胜，于是仍返脊，南循峡端共一里，陟瀑布之上，登玉龙。其阁跨瀑布上流，当两山峡口，乃西支与中支二大距凑拍处，水自罗汉华严来，至此隕空下捣。此一阁正如石梁之横翠，鹊桥之飞空，惜无居人，但觉杳然有花落水流之想。阁为扬冷然师孔所题，与观瀑亭俱为蒋宾川尔弟所建。有一碑卧楼板，偃<sub>y n</sub>卧倒踞而录之。

遂沿中支一里，西上息阴轩。从其左北逾涧，又北半里，入大觉寺，叩遍周老师。师为无心法嗣，今年届七十，齿德两高，为山中之耆宿<sub>q i</sub>年高而有道德学问的人。余前与之期以新旦新年往祝，而狮林迟下，又空手而前，殊觉快快。师留餐于东轩。轩中水由亭沼中射空而上，沼不大，中置一石盆，盆中植一锡管，水自管倒腾空中，其高将三丈，玉痕一缕，自下上喷，随风飞洒，散作空花。前观之甚奇，即疑虽管植沼中，必与沼水无涉，况既能倒射三丈，何以不出三丈外？此必别有一水，其高与此并，彼之下，从此坠，故此上，从此止，其伏机当在沼底，非沼之所能为也。至此问之，果轩左有崖高三丈余，水从崖坠，以锡管承之，承处高三丈，故倒射而出亦如之，管从地中伏行数十丈，始向沼心竖起，其管气一丝不旁泄，故激发如此耳。雁宕小龙湫下，昔有双剑泉，其高三尺，但彼则自然石窍，后为人斫窍而水不涌起。是气泄之验也。余昔候黄石斋于秣陵，见洪武门一肆盒中，亦有水上射，中有一圆物如丸，跳伏其上，其高止三尺，以物色黄君急，不及细勘，当亦此类也。既饭，录碑于西轩。轩中山茶盛开，余前已见之，至是折一技。

别遍周，西半里，过一桥，又北上坡一里，入寂光寺。寺住持先从遍周东轩同餐，至此未返。余录碑未竟，暝色将合，携纸已罄 qìng 尽，乃返悉檀。又从大觉东一探龙华、西竺二寺，日暮不能详也。

初五日 暂憩悉檀寺。莘野乃翁沈君，具柬邀余同悉檀诸禅侣，以初六日供斋狮林，是日遂不及出。

初六日 悉檀四长老饭后约赴沈君斋：沈君亦以献岁周花甲年初满六十岁，余乃录除夕下榻四诗为祝。仍五里，至天香庐侧，又躡 niè 登峻二里而登莘野楼，则白云、翠月、玄明诸静侣皆在。进餐后，遂同四长老遍探林中诸静室。宛转翠微间，天气清媚，茶花鲜娇，云关翠隙，无所不到。先过隐空，为留盒茗。过兰宗、野愚，俱下山。过玄明，啜茗传松实品着茶，嗑着松籽。过白云，啜茗传茶实。茶实大如芡实，中有肉白如榛，分两片而长，入口有一阵凉味甚异。即吾地之茗实，而此独可食。闻感通寺最佳，不易得也。间有油者棘口。过体极静庐，预备茶盒以待。下午，仍饭于莘野楼。四长老强余骑，从西垂下二里，过兰陀寺西，从其前东转，乃由幻住前下坡，四里，归悉檀。

初七日 晨起，大觉寺遍周令其徒折柬来招，余将赴之，适艮一、兰宗至，又有本寺复吾师自摩尼寺至，复吾，鹤庆人，以庠士为本无高徒。今主摩尼，间归本刹，乃四长老之兄行也。有子现在鹤庠。野愚师又至，遂共斋本刹。下午，野愚、兰宗由塔盘往大士阁，余赴大觉之招。小食后，腹果甚，遂乘间往寂光，录前所未竟碑。仍饭于大觉，而还悉檀宿。

初八日 饭后，四长老候往本无塔院，盖先期以是日祭扫也，余从之。由寺左龙潭东下一里，又过一东腋水南行半里，则龙砂内支，自东而西突，与中支大士阁之峰，夹持

于悉檀之前，其势甚紧。悉檀左右前后诸水，俱由此出。路由岭坳南度，余同弘辨、莘野特西探其岭。隔峡西眺，中支南突，至此而尽，大土阁倚其下，乃天然锁钥，为悉檀而设者也。仍还由大路，循东岭而南，半里，为静闻瘞<sub>y</sub>掩埋骨处，乃登拜之。

又南一里，则龙砂古代神话中的四方神中的青龙，代表东方。东边左砂即龙砂，此指山势外支，又自东岭分突而西，与西支传衣之峰对，亦夹持于悉檀之前，其势甚雄。大土阁东龙潭诸水，阁西瀑布诸水，悉由此而出。此岭为一山之龙砂，而在悉檀为尤近，即鸡足前三距鸡脚爪中之东南支也。其脉自绝顶东亘，屏立空中，为罗汉壁、狮子林、点头峰、九重崖后脊。中支由罗汉壁下坠而止于大土阁，东支由九重崖东南环为此岭，若臂之内抱，先分一层为内砂，与中支大土阁对，又纤此层为外砂，与西支传衣后峰对。其势自东而西突，其度脊少坳如马鞍，故昔以马鞍岭名之。余初入鸡山抵大觉，四顾山势，重重回合，丛林净室，处处中悬，无不恰称，独此处欠一塔，为山中缺陷。及至悉檀，遥顾此峰尤奇，以为焉得阿育王大现神通于八万四千中，分一灵光于此。既晤弘辨，问仙陀何在？曰：“在塔盘。”问塔盘何在？则正指此山也。时尚未竖塔心，不能遥瞩，自后则瞻顾如对矣。人谓鸡山前伸三距，惟西支长，而中东二支俱短，非也。中支不短，不能独悬于中，令外支环拱。西支固长，然其势较低，盖虎砂正欲其低也。若东支之所谓短者，自其环抱下坠处言之，则短，自其横脊后拥处言之，则甚长而崇，非西支之可并也。盖西支缭绕而卑低，虎砂也，而即以为前案；东支夭屈伸自如矫而尊，龙砂也，而兼

以为后屏，皆天设地造，自然之奇，拟议所不及者也。塔盘当峰头，在马鞍中坳之西，有大路在马鞍之间，则东南下鸡坪关者；有岐路在马鞍之东，则东北向本无塔院者。时塔盘工作百余人，而峰头无水，其东峰有水甚高，以中坳不能西达，乃竖木柱数排于坳中，架桥其上以接之。柱高四丈余，剝木为沟，横接松杪。昔闻霄汉鹊桥，以渡水也，今反为水渡，抑更奇矣。大觉则抑之地中以倒射，此则浮之空中使交通，皆所谓颠倒造化也。由坳东向循峰，则鸡山大脊之南尽处也。其前复开大洋，分支环抱，又成一向，可谓灵山面面奇矣。

共二里，登谒本无塔。塔甚伟，三塔并峙，中奉本公舍利佛骨，左右则诸弟子普、同二塔也。左为塔院僧侣基地，有亭有庑，而无守者。可憩可栖。诸静侣及三番僧皆助祭，余则享馐 Jūn 剩余的食物焉。时同祭者，四长老外，则白云、复吾、沈公及莘野诸后裔俱集。若兰宗、良一，则本公雁行 háng 兄弟长幼，故不至云。祭后，仙陀、纯白又携祭品往祭马鞍山北三塔，遂及静闻。下午，还过塔盘，叩仙陀，谢其祭静闻也。

初九日 晨餐后，余即携杖西行。三里，过息阴轩。轩在中支之脊，大觉寺之前案也，为本无师静摄养生处。额为金宪冯元成时可所书。筇竹轩，亦曰息阴，以本无从筇竹披剃也。其前三岐：从左渡涧，趋大觉、寂光；从右渡涧，趋传衣，下接待；从后直上，则分渡右涧，或由慧林而上对峰，或陟西支而抵华严焉。余乃先半里从右渡，转而东上南岭，半里，盘其东崖之上，即瀑布之西峰也。于是循之南行，东瞩中支之大土阁在其下，东支之塔盘岭对其上。平行三里，乃东转随坡下，一里，则传衣寺东向倚山之半。其北先有止止庵，嘿庵真语

所建，传衣大机禅师之友也。又南为净云，彻空真炳所建。又南有弥陀、圆通、八角三庵，皆连附于传衣寺者，而八角名之最著，以昔有八角亭，今改创矣。八角开创于嘉靖间，为吉空上人所建。其南即为传衣寺，寺基开爽，规模宏拓，前有大坊，题曰“竹林清隐”，乃直指毛堪苏州毛具茨也。所命，颇不称。上又一直指大标所题古松诗，止署曰“白岳”。古松当坊前，本大三围，乃龙鳞，非五鬣liè兽类颈上的毛，此指枕针也。山间巨松皆五鬣，耸干参天，而老龙鳞颇无大者，遂以纠拿见奇。干丈五以上，辄四面横枝而出，枝大侔于干，其端又倒垂斜攫jué像爪抓取，尾大不掉，干几分裂。今筑台拥干，高六七尺，又植木支其横枝，仅免于裂，亦幸矣。由梯登台，四面横枝倒悬于外，或自中跃起，或自巅垂颺yáng飘扬，其纷纠翔舞之态，不一而足，与天台翥zhù飞凤，其一类耶？坊联曰：“花为传心开锦绣，松知护法作虬龙。”为王元翰聚洲笔。门联曰：“峰影遥看云盖结，松涛静听海潮生。”为罗汝芳近溪笔。差可人意。然罗联涛潮二字连用，不免叠床之病，何不以“声”字易“涛”字乎？寺昔为圆信庵，嘉靖间，李中谿x元阳为大机禅师宏创成寺，其徒印光、孙法界，戒律法规一如大机。万历辛丑（公元1601年）元日毁于火，法界复鼎建之，视昔有加。先是余过止止庵，一病僧留饭，坐久之，见其方泔米x淘洗米，乃去，饭于净云僧觉心处，遂入参寺中，入其西藏经阁。阁前山茶树小而花甚盛，为折两枝而出。乃东北下峡中，一里，有垣围一区，濬jùn疏通山为池，畜金鱼于中，结茅龕于上者，亦传衣之裔僧也。云影山光，以一泓印之，不觉潭影空心。又东北下半里，抵峡底，则瀑布之下流也，去



瀑布已一曲。昔从瀑上瞰，不见其底，今从峡底涉，亦不见其瀑。峡西有草庐菜畦，则犹传衣之蔬圃也。峡中水至是如引丝，反不如悬瀑之势巨矣。

渡涧，乃东上坡，一里而至大道，则大士阁之侧也。阁倚中支南突之半，其前有坊有楼，历级甚峻，后为阁，飞甍<sup>méng</sup>屋脊叠栋，上供大士，左右各有楼，其制亦敞。乃万历丙午（公元1606年），直指沈公所建，选老僧拙愚者居之，命曰三摩寺。余录碑阁下，忽一僧殷勤款曲，问之，乃拙公之徒虚宇也。虚宇又为兰宗之派，今拙公没，虚宇当事。昨野愚、兰宗宿此，想先道余，故虚宇一见惓惓<sup>quán</sup>诚恳而深切，且留宿。余以日暮碑长，许之。令顾仆返悉檀，乃下榻于西楼之奥室位于西南的房间。

初十日 晨起盥栉，而顾仆至，言弘辨师遣僧往丽江已行，盖为余前茅者打前战。余乃候饭，即从寺右大道北上，二里，陟中支之脊，有庵踞其上，曰牟尼庵。其前松影桃花，恍有异致。庵后即观瀑亭，回瞰瀑布，真有观不足之意。仍溯中支二里，过息阴轩，从其后直西一里，又南下渡涧西行，已在大觉寺蔬圃之南矣。盖大觉蔬圃当中支之后，中支至是自北转东，其西有二流交会，即瀑布之上流也。一自罗汉壁东南下，一自华严东北流，二水之交，中夹一支，其上为慧林庵，乃西南支东出之旁派，圣峰白云寺所倚者也。华严之路，又从圃东渡其下流。乃从涧南溯之西上，一里半，渐逾支脊。其南复有一涧，与西支东走之脊隔。又从其涧北溯之西上，一里余，见脊上有冢坟墓三四，后有轩楼遗构，与冢俱颓。此脊乃西支余派，直送而出，无有环护，宜其然也。由冢西复下

峡，其峡复有二：在南者，自西支法照寺南发源，东下经华严寺北，至此而与北涧合；在北者，自西支法照寺北发源，东下经毗卢寺北，至此而与南涧合。二水之交，中夹一支，为华严寺北向之案，亦西南支东出之旁派，毗卢、祝国二寺所倚者也。涉北涧，有二岐：随涧西行者，为祝国、毗卢道；由支端登脊而上，溯南涧之北西行者，为华严道。余乃登脊，瞰南涧行。一里，有亭桥横跨涧上，乃华严藉为下流之钥也。度桥，始为西南本支，又西半里而得华严寺。寺当西南支之脊，东北向九层崖而峙，地迥向异，又山中一胜也。盖鸡山中东二支，及绝顶诸刹，皆东南二向，曾无北拱者，惟此寺回首返照，北大山诸林刹，历历倒涌，亦觉改观。规模亦整，与传衣伯仲。嘉靖间，南都古德月堂开建，其徒月轮，以讲演名，万历初，圣母赐藏。后遭回禄火灾。今虽重建，紺宇依然，而法范寂寥矣。寺东有路，东行山脊，乃直达传衣者。由寺前峡上西行，半里，复有亭桥横跨涧上，即东桥上流也。寺左右各有桥有亭，山中之所仅见。

过桥，又陟其北向余支，蹶冈半里，旋冈脊，过毗卢寺，寺前为祝国寺，俱东向踞冈。寺北有涧东下，即前所涉之北涧也。又由其南崖溯之西上，一里半，有寺踞冈脊，是为法照寺。盖西南支自铜佛殿下南坠，至此东转，当转折处，又东抽一支以为毗卢、祝国之脉，而横亘于华严之前者也，是为西南余支之第一。法照之北，又分一冈相夹，无住庵倚之，即下为颓冢之支，是为西南余支之第二。屡有路直北逾冈渡峡而横去，皆向圣峰、会灯之大道。余欲析其分支之原，遂从峡中溯之而上，于是南舍法照，北绕无住之后，峡路渐翳，

从箐横柯，遂成幽阒<sup>qù</sup>静，然已渐逼绝顶之下矣。时路无行人，随一桃花箐村氓<sup>méng</sup>民行。一里，北循峡中，又一里，北蹶坠脊，又一里，遂逾脊而西。乃西见香木坪之前山外拥，华首门之绝壁高悬，桃花箐之过腋西环，而此脊上自铜佛殿，下抵法照寺，转而东去，界此脊西一壑，另成一境，则放光寺所倚也。逾脊，更西北盘壑上行，又一里半而得大路，已直逼华首门下崖矣。其路东自圣峰来，西由放光出桃花箐，抵邓川州，为大道。余西随之，半里而放光寺在焉。

其寺南向，后倚绝壁，前临盘壑，以桃花箐为右关，以西南首支为左护，其地虽在三距之外，而实当绝顶之下，发光钟异，良有以也。余初自曹溪华首门下瞰之，见其寺沉沉直坠壑底，以为光从窞<sup>yō</sup>深远阒中上腾，乃鼯栖虺毒蛇伏之窟。及至而犹然在万壑盘拱之上，而上眺华首，则一削万仞，横拓甚阔，其间虽有翠纹烟缕，若绣痕然，疑无可披陟，孰知其上乃西自曹溪，东连铜佛殿，固自有凌云之路，横缘于华首之前也。然当身历华首时，止仰上崖之穹崇，不觉下壁之峻拔，至是而上下又合为一幅，其巍廓又何如也？然则鸡山虽不乏层崖，如华首、罗汉、九重诸处，其境界固高，而雄杰之观，莫以逾此矣。寺前以大坊为门，门下石金刚立于寺院门前的天王像二座，镂刻甚异，狰狞之状，恍与烟云同活。其内为前楼，楼之前有巨石峙于左，高丈五，而大如之；上擎下削，构亭于上，蒋宾川题曰：“四壁无然。”其北面正可仰瞻华首，而独为楼脊所障，四壁之中，独翳此绝胜一面，不为无憾。寺建于嘉靖间，陕西僧圆惺所构。万历初，毁而复兴。李元阳有碑，范铜而镌之，然镌字不能无讹。其后嗣归空更

建毗卢阁，阁成而神庙赐藏。

余录铜碑，殿中甚暗，而腹亦馁。时主僧俱出，止一小沙弥在，余畀之青蚨钱，乃爇<sup>ruò</sup>点燃竹为炬，煮蔬为供。既饭，东遵大道一里，逾垂支之脊又一里余，盘坠峡之上，得分歧焉。一过峡直东者，为圣峰路；一蹶岭北上者，为会灯路，始为登顶正道。余乃北蹶上岭，数曲而至会灯寺。寺南向，昔为廓然师静室，今其嗣创为寺。由寺西更转而北上，复数曲，一里余而过迦叶寺。寺东向，此古迦叶殿也。今张按君建迦叶殿于绝顶，因改此为寺。由其前北向入峡，其峡乃西自绝顶，东自罗汉壁，两崖相夹而成，中垂磴道。少上有坊，为罗、李二先生游处。罗为近溪先生汝芳，李为见罗先生材，皆江西人，同为司道游此。又上有亭，为仰高亭，中有碑，为万历间按君周懋相所立，纪登山及景仰二先生意。周亦江西人也。余前过此，见亭中颓，不及录其文而去，故此来先录之。风撼两崖间，寒凜倍于他处，文长字冗，手屡为风所僵。录竟，日色西倾。望其上兜率庵，即前所从下，而其东横缘之路出罗汉壁者，前又曾抵此而返，顶头未了之事，未可以余晷<sup>gu</sup>时光尽也。

乃返出下，仍过迦叶寺前，见有岐东下壑中，其壑底一庵在圣峰北者，必补处庵也，乃取道峡中随壑下，盖缘脊下经会灯者为正道，随壑东下趋补处者为问道。下二里，过补处庵。亦稍荒落，恐日暮不入。由其前渡峡涧南，遂上坡，过圣峰寺。寺东向，前有大坊。由坊外东行里余，冈脊甚狭，南北俱深坑逼之。度脊又东里余，有寺新构，当坡之中垂，是为白云寺。余欲穷此支尽处，遂东下行南涧之上，二里，则慧林庵踞坡尽处。缘庵前转下北涧，渡之，始陟中支行，北

涧与南涧乃合于路南，其东即大觉蔬圃矣。东半里，过蔬圃北，又东一里，过息阴轩南，又东一里，过瀑布北，遂去中支，北涉西竺寺涧，而行中东二支盘壑中矣。又二里，薄暮，入悉檀寺。

十一日 饭后，觉左足拇指不良，为皮鞋所窘也。而复吾亦订余莫出，姑停憩一日，余从之。弘辨、安仁出其师所著书见示，《禅宗赞颂》、《老子玄览》、《碧云山房稿》。弘辨更以纸帖墨刻本公所勒相畀，且言遍周师以青蚨相赆<sup>jìn</sup>赠送，余作柬谢之。甫令顾仆持去，而大觉僧复路遇持来，余姑纳之笥<sup>sì</sup>访影竹器：可盛物。上午，赴复吾招，出茶果，皆异品。有本山参，以蜜炙为脯，又有孩儿参，颇具人形，皆山中产。又有桂子，又有海棠子，皆所未见者。大抵迤西果品，吾地所有者皆有，惟栗差小，而枣无肉。松子、胡桃、花椒，皆其所出，惟龙眼、荔枝市中亦无。菌之类，鸡蓼<sup>zhēng</sup>草名之外，有白生香蕈<sup>xùn</sup>菌类。白生生于木，如半蕈形，不圆而薄，脆而不坚。黔中谓之八担柴，味不及此。此间石蜜最佳，白若凝脂，视之有肥腻之色，而一种香气甚异，因过安仁斋中观兰。兰品最多，有所谓雪兰、花白玉兰花绿最上，虎头兰最大，红舌、白舌以心中一点，如舌外吐也。最易开，其叶皆阔寸五分，长二尺而柔，花一穗有二十余朵，长二尺五者，花朵大二三寸，瓣阔共五六分，此家兰也。其野生者，一穗一花，与吾地无异，而叶更细，香亦清远。其地亦重牡丹，悉檀无山茶而多牡丹，元宵前，蕊已大如鸡卵矣。

十二日 四长老期上九重崖，赴一衲轩供，一衲轩为木公所建，守僧岁支寺中粟百石，故每岁首具供一次。以雨不能行。饭后坐斋头，抵午而霁，乃相拉上崖。始由寺左半里，上弘辨静室基

旁。又西半里，过天柱静室旁。又北跻一里半，横陟峡箐，始与一西来路合，遂东盘峡上。半里，其北又下坠一峡，大路陟峡而逾东北岭，乃北下后川向罗川之道；小路攀脊西北上，乃九重崖之东道，其路甚峻，即余前所上者。第此时阴晴未定，西南望香木坪一带积雪峥嵘，照耀山谷，使人心目融彻，与前之丽日澄空，又转一光明法界境界矣。一里余，抵河南师静室。路过其外，问而知之。雨色复来，余令众静侣先上一衲轩，而独往探之。师为河南人，至山即栖此庐，而曾未旁出。余前从九重崖登顶，不知而过其上；后从狮林欲横过野愚东点头峰下，又不得路；踌躇至今，恰得所怀。比入庐，见师，人言其独栖，而见其一室三侣；人言其不语，而见其条答有叙；人言其不出，而见其把臂入林，亦非块然者。九重崖静室得师，可与狮林、罗汉鼎足矣。坐少定，一衲轩僧来邀，雨阵大至，既而雪霏，师挽留，稍霁乃别。蹶蹶半里，有大道自西上，横陟之，遂入一衲轩。崖中静主大定、拙明辈，皆供餐络绎，迨暮不休。雨雪时作，四长老以骑送余，自大道西下。其道从点头峰下，横盘脊峡，时岚雾在下，深崖峭壑，茫不可辨。二里，与狮林道合，已在幻住庵之后，西与大觉塔院隔峡相对矣。至此始胜骑，从幻住前下山，又四里而入悉檀。篝灯作杨赵州书。

十三日 晨起饭，即以杨赵州书畀顾仆，令往致杨君。余追忆日记于东楼。下午，云净天皎。

十四日 早寒，以东楼背日，余移砚于藏经阁前桃花下，就暄 xu n 太阳的温暖为记。上午，妙宗师以鸡蓼茶果饷，师亦检藏其处也。是日，晴霁如故。迨晚，余忽病嗽。

十五日 余以嗽故，卧迟迟，午方起。日中云集，迨晚而翳。余欲索灯卧，弘辨诸长老邀过西楼观灯。灯乃闽中纱围者，佐以柑皮小灯，或挂树间，或浮水面，皆有荧荧明星意，惟走马纸灯，则黯而不章也。楼下采青松毛铺藉为茵席，去卓桌趺坐，前各设盒果注茶为玩，初清茶，中盐茶，次蜜茶，本堂诸静侣环坐满室，而外客与十方诸僧国外来的僧人不与焉。余因忆昔年三里龙灯，一静一闹；粤西、滇南，方之异也；梵宇官衙，寓之异也，惟佳节与旅魂无异！为黯然而起，则殿角明蟾<sub>chán</sub>月亮，忽破云露魄矣。

十六日 晨餐后，复移砚就喧于藏经阁前桃花下。日色时翳。下午返东楼，嗽犹未已。抵暮，复云开得月。

十七日 作记东楼。雨色时作。

十八日 浓云密布，既而开霁。薄暮，顾仆返自赵州。

十九日 饭后，晴霁殊甚。遂移卧具，由悉檀而东，越大乘东涧，一里上脊，即迎祥寺。从其南上，寺后半里为石钟寺，又后为圆通、极乐二庵。极乐之右即西竺，西竺之后即龙华。从龙华前西过大路，已在西竺之上，去石钟又一里矣。龙华之北坡上，即大觉寺。龙华西，临涧又有一寺，前与石钟同东南向。从其后渡涧，即彼岸桥，下流即息阴轩，已为中支之脊矣。从轩左北向上，过观音阁，为千佛寺，其前即昔之街子，正当中脊，今为墟矣。

复北渡涧，从大觉侧西北上。寺僧留余人，谢之。仍过涧桥，上有屋，额曰“彼岸同登”，其水从望台岭东下，界于寂光、大觉之间者，龙华至此，又一里矣。过桥复躡中支上，半里，中脊为水月庵，脊之东腋为寂光，脊之西腋为首传。僧

净方，年九十矣，留余，未入。由寺右盘一嘴，东覩一庵，桃花嫣然，松影历乱，趋之，即积行庵也。其庵在水月之西，首传之北。僧觉融留饭。后乃从庵左东上，转而西北登脊。从中支脊上二里，有静室当脊，是曰烟霞室，克心之徒本和所居。由其西分岐上罗汉壁，由其东盘峡上旃檀岭。岭从峡西下，路北向作“之”字上，一里，得克心静室。克心者，用周之徒，昔住持寂光，今新构此，退休。其地当垂脊之左，东向稍带南，又以西支外禾字孔大山为虎砂，以点头峰为龙砂，龙近而虎远，又与狮林之砂异。其东有中和静室，亦其徒也，为郁攸火所焚，今中和往省矣。克心留余，点茶稠叠，久之别，已下午。遂从右上，小径峻极，令其徒偕。

上半里，得西来大道，随之东上。又半里，破旋檀岭脊而西南行，经烟霞室，渐转东南，为水月、寂光。由其前，又西南一里，盘一嘴，有庐在嘴上，余三过皆钥门不得入，其下即白云寺所托也。又西半里，再盘突嘴而上，即慧心静室。慧心为幻空徒，始从野愚处会之，前曾过悉檀来叩，故入叩之，方禅诵会灯庵，其徒供茶而去。后即碧云寺，不入。从其侧又盘嘴两重，二里，北上西来寺，西经印雪楼前，又西循诸绝壁行，一里，为一真兰若，其上覆石平飞。又西半里，崖尽而成峡。其峡即峰顶与罗汉壁夹峙而成者，上自兜率宫，下抵罗、李二先生坊，两壁夹成中溜，路当其中。溜之半，崖脚内嵌，前耸巨木，有旧碑，刻岫鹤诗，乃题罗汉壁者。中横一歧，由其上涉溜半里，过玄武庙。又半里，过兜率宫，已暮，而宫圯无居人。又上一里，叩铜佛殿，入而栖焉，即所谓传灯寺也。前过时，朝山之履相错，余不及入，兹寂然。久



之，得一老僧启开门户，宿。

二十日 晨起，欲录寺中古碑，寒甚，留俟下山录，遂置行具寺中。寺中地俱大理石所铺。盖以登绝顶二道，俱从寺而分，还必从之也。出寺，将北由袈裟石上，念猕猴梯前已蹶之，登其崖端而下，束身峡向虽从之下，犹未及仰升，兹不若由南上北下，庶交览无偏。乃从寺右循崖西行，遂过华首门而西，崖石上下俱峭甚，路缘其间，止通一线，下瞰则放光寺正在其底，上眺则峰顶之舍身崖即其端，而莫能竟也。其西一里，有岐悬崖侧，余以为下放光道，又念层崖间何能垂隙下。少下，有水出崖侧树根间，剝木盛之，是为八功德水。制木之外无余地，水即飞洒重崖，细不能见也。路尽仍上，即前西来入大道处，有革龕倚崖间，一河南僧习静其中，就此水也。又西半里，稍上，又半里，为曹溪庵。庵止三楹，倚崖，门扃无人。其水较八功德稍大，其后危崖，稍前抱如玦 juè 半环形玉器。余攀石直跻崖下，东望左崖前抱处，忽离立成峰，圆若卓锥，而北并崖顶，若即若离，移步他转，即为崖顶所掩不可辨。惟此处则可尽其离合之妙，而惜乎旧曾累址，今已成棘，人莫能登。盖鸡山无拔地之峰，此一见真如闪影也。又西半里余，过束身峡下，转而南，过伏虎庵，又南过礼佛庵，共一里，再登礼佛台。台南悬桃花箐过脉之上，正与香木坪夹箐相对，西俯桃花箐，东俯放光寺，如在重渊之下。余从台端坠石穴而入，西透窟而出，复有耸石，攒 z n 穿隙成台，其下皆危崖万仞，栈木以通，即所谓太子过玄关也。过栈即台后礼佛龕。昔由栈以入穴，今由窟以出栈，其凭眺虽同，然前则香客骈众多趾，今则诸庵俱扃，寂无一人，觉身与灏 h ào

无边无际灵同其游衍而已。栈西沿崖端北转，有路可循，因披之而西，遂过桃花箐之上。共一里，路穷，乃樵径也。仍返过伏虎庵，由束身峡上。峡势逼束，半里，透其上，是为文殊堂，始闻有老僧持诵声。路由其前躡脊，乃余前东自顶来者，见其后有小径，亦躡脊西去，余从之。盖文殊堂脊处，乃脊之坳；从东复耸而起者，即绝顶之造而为城者也；从西复耸而起者，桃花箐之度而首峙者也。西一里，丛木蒙茸，雪痕连亘，遂造其极山顶最高处。

盖其山自桃花箐北度，即凌空高峙，此其首也。其脊北垂而下，二十里而尽于大石头，所谓后距也。其横亘而东者，至文殊堂后，少逊而中伏，又东而复起为绝顶，又东而稍下，遂为罗汉壁、旃檀岭、狮子林以后之脊，又东而突为点头峰，环为九重崖之脊，皆迤邐<sub>y</sub> 1 连绵不断如屏。于是掉尾而南转，坠为塔基马鞍岭，则鸡山之门户矣。垂脊而东，直下为鸡坪关，则鸡山之胫足矣。故山北之水，北向而出于大石东；山西之水，其南发于西洱海之北者，由和光桥；西发于河底桥者，由南、北衙，皆会于大石之下，东环牟尼山之北，与宾川之流，共北下金沙大江焉。始知南龙大脉，自丽江之西界，东走为文笔峰，是为剑川、丽江界。抵丽东南邱塘关，南转为朝霞洞，是为剑川、鹤庆界。又直南而抵腰龙洞山，是为鹤庆、邓川州界。又南过西山湾，抵西洱海之北，转而东，是为邓川、太和界。抵海东隅，于是正支则遵海而南，为青山，太和、宾川州界；又东南峙为乌龙坝山，为赵州、小云南界；遂东度为九鼎，又南抵于清华洞，又东度而达于水目焉。分支由海东隅，北峙为香木坪之山，从桃花坞北度，是为宾川、

邓川界。是鸡足虽附于大支，而犹正脊也。登此直北望雪山，茫不可见。惟西北有山一带，自北而南者，雪痕皑皑，即腰龙洞、南、北衙西倚之山也。其下麦畦浮翠，直逼鸡山之麓，是为罗川，若一琵琶蟠地，虽在三十里下，而黛色欲袭人衣。四顾他麓，皆平楚苍苍也。西南洱海，是日独涌 yù 水涌出荡如浮杯在掌。盖前日见雪山而不见海，今见海而不见雪山，所谓阴晴众壑殊，出没之不可定如此。此峰之西尽处也。

东还一里，过文殊堂后脊，于是脊南皆危崖凌空，所谓舍身崖也。愈东愈甚，余凌其端瞰之，其下即束身峡，东抵曹溪后东峰，向跻其下，今临其上，东峰一片，自崖底并立而上，相距丈余，而中有一脉联属，若拇指然，可坠坳上其巅也。余攀蹊从之，顾仆不能至。时罡 g āng 强烈的风横厉，欲卷人掷向空中，余手粘足踞，幸不为舍身者，几希矣。又共一里，入顶城门，实西门也。入多宝楼，河南僧不在，其徒以菘豆粥、芝麻盐为饷。余再录善雨亭中未竟之碑。下午，其徒复引余观其师退休静室。其室在城北二里，即前所登西峰之北坳也。路由文殊堂脊，北向稍下循西行，当北垂之腋。室三楹，北向，环拱亦称。盖鸡山回合之妙，俱在其南，当山北者仅有此，亦幽峻之奥区也。其左稍下，有池二方，上下连汇，水不多，亦不竭，顶城所供，皆取给焉。还抵城北，竟从城外趋南门，不及入迦叶前殿。由门前东向悬石隙下，一里，有殿三楹，东向，额曰“万山拱胜”，而户亦扃。由其前下坠，级甚峻。

将抵糊猕梯，遇一人，乃悉檀僧令来候余者，以丽江有使来邀也。遂同下，共一里而至铜佛殿。余初拟宿此，以候

者至，乃取行李。五里，过碧云寺前。直下五里，过白云寺。由寺北渡一小涧，又东五里，过首传寺后，时已昏黑。又三里，过寂光寺西，候者腰间出一石如栗，击火附艾，拾枯枝燃之以火石取火。遵中支三里，叩息阴轩门，出火炬为导。又一里余，逾瀑布东脊而北，又三里而至悉檀。弘辨师引丽府通事见，以生白公招柬来致，相与期迟一日行。

二十一日 晨起，余约束行李为行计。通事由九重崖为山顶游。将午，复吾邀题七松册子，弘辨又磨石令其徒鸡仙书《静闻碑》。

二十二日 晨餐后，弘辨具骑候行，余力辞之。遂同通事就道，以一人担轻装从，而重者姑寄寺中，拟复从此返也。十里，过圣峰寺。越西支之脊而西，共四里，过放光寺，入录其藏经、圣谕。僧留茶，不暇啜而出。问所谓盘陀石静室者，僧指在西北危崖之半。仰视寺后层崖，并华首上下，合而为一，所谓九重崖者，必指此而名。开山后，人但知为华首，觅九重遗迹而不得，始以点头峰左者当之，谁谓陵谷无易位哉？由寺西一里余，始蹶坳而上，又一里余，其上甚峻，乃逾脊。脊南北相属，东西分坑下坠，所谓桃花箐也。脊有两坊，俱标为“宾邓分界”。其处陟历已高，向自礼佛台眺之，直似重渊之底云。

由箐西随箐下，二里，有茅舍夹道，为前岁底朝山卖奖者所托处，今则寂然为畏途。其前分岐西南者，为邓川州道；直西者为罗川道，乃通丽江者。遵之迤邐下二里，有庵当路北山下，曰金花庵。又西下三里，连有二涧，俱自东而西注，即桃花箐之下流也，各有板桥跨之。连越桥南，始循南

山西向行。一里，有寺踞南山之脊，曰大圣寺，寺西向。乃从其前逾脊南下，又值一涧亦西流，随之半里，涧与前度二桥之流，俱转峡北去，路乃西。半里，逾南山北突之坳。坳西，其坡始西悬而下，路遵之。四里，有村在南山坞<sup>wù</sup>地势四周高中间低的山谷间，是为白沙嘴。随嘴又西下二里，忽见深壑自南而北，溪流贯之，有梁东西跨其上。乃坠壑而下，二里，始及梁端，所谓和光桥也。鸡山西麓，至是而止。其水南自洱海东青山北谷来，至此颇巨，北向合桃花箐水，注于大石头者也。丽府生日公建悉檀之余，复建此梁，置屋数楹跨其上。遂就而饭焉。

桥之西有小径，自北而南，溯流循峡者，乃浪沧卫通大理道，与大道“十”字交之。大道随流少北，即西上岭，盘旋而上，或峻或夷。五里越其坳，西北下，四里始夷，又一里为罗武城，其处坞始大开。自此山之西，开东西大坞，直至千户营坞分为二，始转为南北坞，皆所谓罗川也。向自山顶西望，翠色袭人者即此，皆麦与蚕豆也。罗武无城，一小村耳。村北有溪，西自千户营来，即南衙河底之水，至此而东北坠峡，合和光桥下流，而东北经大石头者也。于是循南山行溪之南，二里，有村在溪北山下，曰百户营。又西五里，有村在溪北悬冈上，曰千户营。营之西，有山西自大山分支东南下，突于坞中，坞遂中分。当山之西南者，其坞回盘，其水小，为西山湾，新厂在其东南，而路出其西北。当山之东北者，其坞遥达，其水大，为中所屯。南北二衙又在其西北，而路则由山之西南逾坳以入。于是从千户营溪南转入南坞，一里余，至新厂。皆淘沙煎银者。乃北一里余，抵分界山之阳，渡

一小流，循山阳西北行三里，北逾过坳。于是稍下，循西大山之麓北向行，其东又成南北大坞，即千户营之上流也。北一里，有村倚西山之坡，是为中所屯，乃邓川、鹤庆分界处，悉檀寺庄房在焉，乃入宿。悉檀僧已先传谕之，故守僧不拒云。

二十三日 晨，饭于悉檀庄，天色作阴。乃东下坞中，随西山麓北行。二里，有支冈自西山又横突而东，乃蹑其上。有岐西向登山者，为南衙道，腰龙洞在焉；北向逾坳者，为北衙道，鹤庆之大道随之。余先是闻腰龙洞名，乃令行李同通事从大道行，期会于松桧，地名，大道托宿处。余同顾仆策杖携伞，遂分道从岐，由山脊西上。一里，稍转而南，复有岐缘南箐而去，余惑之。候驱驴者至，问之，曰：“余亦往南衙者，大路从此西逾岭下，约十里。”余问南岐何路？曰：“此往鸡鸣寺者。”问寺何在？其人指：“南箐夹崖间者是，然此岐隘不可行。”忽一人后至，曰：“此亦奇胜。即从此峡逾南坳，亦达南衙，与此路由中坳者同也。”余闻之喜甚，曰：“此可兼收也。”谢其人，遂由岐南行。里许，转入夹崖下，攀崖隙，透一石隙而入。其石自崖端垂下，外插崖底，若象鼻然，中透一穴如门，穿门即由峡中上跻，亦犹鸡山之束身焉。登峡上，则上崖岬<sub>xi</sub>然山深遽的样子横列，若洞、若龕、若门、若楼、若栈者，骈峙焉。洞皆不甚深，僧依之为殿，左为真武阁，又左为观音龕，皆东北向下危壁。殿阁之间，又垂崖两重，俱若象鼻，下插崖底，而中通若门。有僧两人，皆各踞一龕，见客至，胡麻芝麻方熟，辄邀同饭，余为再啜两盂。见龕后有石脊，若垂梯而上，跣<sub>xi n</sub>光着脚而蹑之，复有洞悬其上层，中

空而旁透小穴。崖之左右，由夹中升岭，即南坳道，而崖悬不通，复下，由穴门出，即转崖左西南上。仰见上崖复悬巨而中岬然，有岐细若虫迹，攀条从之，又得一大穴，其门亦东北向，前甃井壁石为台，树坊为门，曰青莲界。其左药灶碑板俱存，而无字无人，棘萝旁翳，无可问为何人未竟之业。其右复有象鼻外垂之门，透而南，复有悬绡<sup>xi o</sup>薄纱高卷之幃。幃之右，上崖有洞巍张，下崖即二僧结庵之处，然磴绝俱莫可通。

乃仍由青莲界出东夹，再上半里，而崖穷夹尽，山半坪开。又有泉自南坳东出，由坪而坠于崖之右；又分而交漾<sup>y íng</sup>水回旋的样子坪媵，坠于崖之左。崖当其中，濯灵涤窍，遂成异幻。由坪上溯流半里，北向入峡，峡中之流，倾涌南向。溯之一里，涧形不改，而有巨石当其中。石之下，则涌水成流；而石之上，惟砾石堆涧，绝无水痕。又溯枯涧北行半里，路穷茅翳，盖其涧自西峡来，路当北去也。乃东向躡岭，攀崖跻棘，又半里，得南来路，遂随之北。半里，西涉一坞，复升陇而西，有岐，入西南峡中者颇小，其直北下陇者颇大。余心知直北者为南衙道，疑腰龙洞在西南峡中，遂望峡行。半里，不得路。遥听西北山巅有人语声，乃竭蹶攀岭上艰难地爬上岭，一里，得东来道。又一里，得驱犊者问之，则此路乃西向逾脊抵焦石峒者。问腰龙洞何在？曰：“即在此支岭之北，然岭北无路，须随路仍东下山，折而北，至南衙，乃可往。”盖是山大脊，自北而南，脊之西为焦石峒，脊之东，一支东突，其北腋中，则腰龙洞所在，南腋中即此路也。余乃怅然，遂随路返。东下一里，乃转而东北下，又一里，抵山麓，循

之北行，又一里而至南衙。南衙之村不甚大，倚西山而东临大坞，其坞北自北衙，南抵中坳，其中甚宽。盖此中大坞，凡三曲三辟，最北者为北坞，坞南北亘，以北坳东隘为峡口；其南即中所屯坞，坞亦南北亘，以江阴村为峡口；其南即千户营、百户营坞，坞东西亘，以罗武村为峡口。总一溪所贯，皆谓之罗川云。

由南衙之后西南上山，磴道甚辟。一里半，有亭有室，当山之中，其旁桃李烨然。亭后躡级而上，有寺，门榜曰“金龙寺”。门内有楼当洞门，其楼前临平川，后瞰洞底，甚胜也。楼后即为洞门，洞与楼俱东向，其门悬嵌而下，极似江右之石城洞。西壁上穹覆而下崆峒，南与北渐环而转，惟东面可累级下。下五丈，一石突起，当洞之中，西耸而东削，髻以为台，亭其上，供白衣大士。其亭东对层级，架木桥以登，西瞰洞底，漭水环其下，沉绀天青色映碧，光怪甚异。亟由桥返级，穿桥下，缘台左西降，十余丈而后及水。水嵌西崖足，西面阔约三丈，南北二面，渐抱而缩，然三面皆绝壁环之，无有旁窾，水滢涵滞留积聚其间，俨若月牙之抱魄月有轮廓而无光也。水中深浅不一，而澄澈之极，焕然映彩，极似安宁温泉，浅者浮绿，深者沉碧，掬而尝之，甘冷异常。其洞以在山之半，名为腰龙，而文之者额其寺为金龙，洵神龙之宫也。洞口如仰盂，下圆如石城，水濛三面如玦，石脊中盘如垂舌，其异于石城者，石城旁通无级，而此则一水中涵，若其光莹之异，又非他水可及也。久之，仍上洞口，始登前楼，则前楹后轩，位置俱备，而僧人他出，扃钥不施。

仍一里余，一至南衙，问松楸道，俱云行不能及。乃竭



蹶而趋，由南衙后傍西山而北，二里，是为北衙。有神庙当北衙之南，门东向，其后大脊之上，骈崖矗夹，有小水出其中。庙之北有公馆，市舍夹道，甚盛。折而东，共半里，而市舍始尽，盖与南衙迥隔矣。二衙俱银矿之厂，独以衙官署称者，想其地为盛也。东与南来大道合，复北行一里余，市舍复夹道，盖烹炼开炉之处也。过市舍，遂北下坡，又一里余而及其底，始知南北两衙，犹山半之坞也。其峡既深，有巨涧流其间，自北而南，是为河底，盖即罗川之上流。有支流自西峡来入，其派颇小，置木桥于上。越之又北，见石梁跨巨涧，涧中有巨石，梁东西两跨之，就其中为阁，以供白衣大士。越桥之东，溯涧北向上，危崖倚道，盘级而登，右崖左涧，下嵌深渊，上削危壁。五里登坪脊，有枯涧壑山头，亦跨石梁。度梁北，有殿新构，有池溢水，有亭施茶。余入亭饭，一僧以新瀹茶献，曰：“适通事与担者久待于此，前途路遥，托言速去。”盖此殿亦丽江所构以施茶者，故其僧以通事命，候余而致之耳。余亟饭行，竟忘其地为热水桥，而殿前所流即热水也。

既从其侧，又过一石梁，梁跨山头，与前梁同，而下有小水，西坠巨涧。过梁，从中脊北向而行，东西俱有巨山夹之。盖西界大山，自鹤庆南来，至七坪老脊，直南高亘于河底之西者，为鲁摆；由七坪东度，分支南下，即此中脊与东界之山，故此中脊之北，又名西邑。盖西邑与鲁摆皆地名，二山各近之，界坊遂以为名焉。中脊与鲁摆老脊夹成西峡，此河底之流所自出者，盖源于七坪之南云。行中脊十里，脊东亦盘为中洼之宕，脊悬西峡东洼之间，狂风西来，欲卷人去。

又三里，乃西北上岭，一里，又躡岭而西，半里，乃西北下。一里抵坞中，是为七坪，即中界所度之脊，与西界大山夹成此坪，为河底之最高处也。由坪中北行二里，始为度脊隘口。脊南有两三家当道，脊西有村落倚山，桃李灿然。时日已下春，尚去松桧二十里，亟逾隘北行。五里，少出西界，巨山如故，而东界亦渐夹而成洼，洼中石穴下陷，每若坑若阱。路循东脊行，又数里，有数家当北峡之口，曰金井村，始悟前之下阱累累者，皆所称金井者耶。隘口桃花夹村，嫣然若笑。

由村北东向下坡，一里渐夷，乃东行岭脊，脊左右渐夹而成坞。由脊行三里，复由脊北坠坑东下，一里抵其麓，于是坞乃大开。有三楹当麓之东，亦梵龕佛寺也。由其前东向径平坞而驰，望东峰南北高耸者，日光倒映其间，丹葩一点，若菡萏 hàn dàn 荷花之擎空也。盖西山屏亘甚高，东峰杂沓而起，日衔西山，反射东山，其低者，日已去而成碧，其高者，日尚映而流丹，丹者得碧者环簇其下，愈觉鲜妍，世传鹤庆有“石宝之异”，“西映为朝霞，东映为晚照”，即此意也。东驰二里，过数家之舍。又东一界，渐坠壑成涧向东南去。乃折而北度一陇，又一里，有公馆在西山之麓，其左右始有村落，知其为松桧矣，而犹未知居停何处也。又北半里，担者倚闾门<sup>1</sup>里巷的大门而呼。乃入之，已就晦矣。是家何姓，江右人，其先为监厂委官，遂留居此。

二十四日 味爽，饭于松桧，北向入山峡。松桧之南，山盘大壑而无水，沟涧之形，似亦望东南去；松桧之北，山复渐夹为坞，小水犹南行。五里登坂，为波罗庄，山从此自西大山度脊而东，脊不甚高，而水分南北。又北五里，望北

坞村落高下，多傍西大山，是为山庄。于是北下，随小溪北行，五里间，聚庐错出，桃杏缤纷。已而直抵北山下，有倚南山居者，是为三庄河底村。村北溪自西而东，其水一自三庄西谷来，一自河底村南谷来，皆细流；一自西北大山夹中来，俱合于河底村北，东流而去，亭桥跨之，桥北即龙珠山之南麓矣。龙珠山者，今名象眠山，自西大山之东，分支东亘，直接东大山之西麓。其北之西大山，即老龙之脊，皆自北而南；其北之东大山，即峰顶山，亦皆自北而南，中夹成南北大坞。漾共之江，亦自丽江南下，潞鹤城之东，而南至此为龙珠所截，水无从出，于是自峰顶之麓，随龙珠西转，搜得龙珠骨节之穴。遂捣入其中，寸寸而入，凡百零八穴而止。土人云，昔有神僧偈多尊者，修道东山峰顶，以鹤川一带，俱水汇成海，无所通泄，乃发愿携锡杖念珠下山，意欲通之。路遇一妇人，手持瓢问：“师何往？”师对以故。妇人曰：“汝愿虽宏，恐功力犹未。试以此瓢掷水中，瓢还，乃可得，不然须更努力也。”师未信，携瓢弃水中，瓢泛泛而去。已而果不获通。复还峰潜修二十年，以瓢掷水，随掷随回，乃以念珠撒水中，随珠所止，用杖戳之，无不应手通者，适得穴一百零八，随珠数也。今土人感师神力，立寺众穴之上，以报德焉。《一统志》作偈多，土人作摩伽陀。众水于山腹合而为一，同泄于龙珠之东南麓。大路过河底桥，即逾龙珠而北，与出入诸水洞皆不相值，以俱在其东也。余乃欲从桥北，随流东下，就小径穷所出洞，令通事及担者从大路往。担者曰：“小径难觅，不若同行，”盖其家在入水洞北，亦便于此也。余益喜，遂同东向随溪行龙珠山之南。一里，反越溪南，半里，又渡溪北。其路隘甚，而夹溪皆有居者。又东半里，枫密河东南泻峡去，路东北逾龙珠支岭。两下两上，东北盘岭共四里，其路渐上。俯瞰东南深峡中，有水破峡奔决，即合并出穴之水也。其水

南奔峡底，与枫密之水合，而东南经峰顶山之南峡以出，下金沙大江。然行处甚高，水穴在重崖下出，俯视不见其穴。令通事及担者坐待道旁，余与顾仆坠壑东南下。下半里，不得路，踟躅徘徊草石间，转向东箐半里，又南迂半里，始下至礧<sup>jùàn</sup> 两山间的水沟底。乃西向溯流披棘入，共半里，则巨石磊落，堆叠礧中，水从石隙，泛滥交涌。余坐巨石上，止见水与石争隙，不见有余穴，雪跃雷轰，交于四旁，而不知其所从来也。

久之，复迂从旧道，一里余，迂上既近，复攀石乱跃，又半里，登大道，遂东北上。半里，转一峡，见后有呼者，乃通事与担夫也。于是北半里，上攒石间，北过脊，始北望两山排闼，一坞中盘，漾共江络其东，又一小水纬其西北，皆抵脊下而不可见。其两山之北夹而遥控于东北隅者，是为丽府邱塘关所踞，漾共水所从出也。乃北下山，一里余而及其麓，有寺悬麓间，寺门北向，其下即入水之穴也。不及入寺，急问水。先见一穴，乃西来小流所入，其东又有平土丈余隔之，东来之漾共江，屡经穴而屡分坠，至是亦遂穷，然则所谓一百八穴者，俱在东也。余因越水北东向溯流，见其从崖下遇一穴，辄旋穴下灌，如坠瓮口，其声呜呜，每穴远者丈余，近者咫尺而已。既而复上寺前，乃北下渡西来小流，有小石梁跨之。北一里，有村当平冈间，是曰甸尾村。担者之家在焉。入而饭于桃花下。既乃西北行三里余，而入南来大道，即河底桥北上逾岭者。于是循西山又北五里，为长康铺坊。有河流自西南峡来，巨石桥跨之，有碑在桥南，称为鹤川桥。盖鹤川者，一川之通名，而此桥独擅之，亦以其冠一

川也。桥北有岐，溯流西南，为大理府大道，故于此设铺焉。过桥不半里，为长康关，庐舍夹道。是日街子，市者交集。自甸尾至此，村落散布，庐舍甚整，桃花流水环错其间。其西即为朝霞寺峰，正东与石宝山对。于是路转东北，又八里余而入鹤庆南门。

城不甚高，门内文庙宏整。土人言其庙甲子滇中，亦丽江木公以千金助成。由其东北行半里，稍东为郡治。由其西，又北行半里，出一鼓楼，则新城之北门也。其北为旧城，守御所在焉。又北半里而出旧城北门，稍西曲而北一里，复东曲而北四里，为演武场，在路东。从其西又北五里，过一村，又五里为大板桥。桥下水颇大而湑，乃自西而东下漾共江者。时所行路，当甸坞之中，东山下，江流沿之，西山下，村庐倚之，自此桥之北，蹙路石皆齿齿如编，仰管之半，砾石小石趾难措。又北六里，为小板桥。桥小于前，而流亦次之，然其势似急。又北七里，为甸头村之新屯，居落颇盛。稍转而东，有王贡士家，遂入而托宿。王贡士，今为四川训导（学官）。其孙为余言：“其西北山半，有青玄洞甚妙，下有出水龙潭，又北有黑龙潭。若沿西山行，即可尽观。”是日欲抵冯密宿，以日暮遂止此云。

二十五日 昧爽，饭而行。北二里为冯密村，村庐亦盛，甸头之村止此矣。盖西北有高冈一支，垂而东南下，直逼东山文笔峰下，江流亦曲而东。高冈分支处，其腋中有黑龙潭之水，亦自西大山出，南流而抵冯密，乃沿高冈之南而东注漾共江，鹤庆、丽江以此为界云。冯密之西，有佛宇高拥崖畔，即青玄洞也。余望之欲入，而通事苦请俟<sub>s</sub>等待回日，且云：“明日逢六，主出视事，过此又静摄不即出。”余乃随

之行，即北上冈。四里，有路横斜而成“叉”字交，是为三岔黄泥冈。其西南腋中，松连箐坠，即黑龙所托也。于是西北之山，皆荒石濯濯<sup>zhúó</sup>光秃秃无草木的样子，而东北之山，渐有一二小村倚其下，其冈脊则一望皆茅云。

又北一里为哨房，四五家当冈而踞，已为丽江所辖矣。又北行冈上八里而下，其东北坞盘水曲，田畴环焉。下一里，有数家倚西山，路当其前，是为七和南村。又北二里，有房如官舍而整，是为七和之查税所。商货出入者，俱税于此。七和者，丽江之地名，有九和、十和诸称。其北又有大宅新构者，乃木公次子所居也。由其前北向行，又盘一支岭而北，七里，乃渐转西北，始望见邱塘关在北山上，而漾共之水已嵌深壑中，不得见矣。于是路北有石山横起，其崖累累，虽不高，与大山夹而成峡。遂从峡间西北上，一里，逾其东度之脊。又西北二里余，乃北下枯壑，横陟之，半里，复北上冈。西北行冈上半里，又北半里，度一小桥，半里，乃北上山。其山当西大支自西东来，至此又横叠一峰，其正支转而南下，其余支东下而横亘，直逼东山，扼丽江南北山之流，破东山之峡而出为漾共江，此山真丽之锁钥也。丽江设关于岭脊，以严出入，又置塔于东垂，以镇水口。山下有大道，稍曲而东，由塔侧上；小道则踞崖直北登。余从其小者，皆峻石累累叠垂，锋棱峭削，空悬屈曲。一上者二里，始与东来大道合，则出之脊矣。有室三楹，东南向而踞之，中辟为门，前列二狮，守者数家居其内。出入者非奉木公命不得擅行，远方来者必止，阍<sup>h n</sup>守门人者入白禀报，命之入，乃得入。故通安诸州守，从天朝选至，皆驻省中，无有入此门者。即诏命至，亦俱出迎于此，无得竟达。

巡方使与查盘之委，俱不及焉。余以其使奉迎，故得直入。

入关随西山北行，二里，下一坑。度坑底复登坡而北，一里，稍东北下山。又东北横度坡间者二里，始转而北。二里，过木家院东。又北二里，度一小桥，则土冈一支，西南自大山之脊，分冈环而东北，直抵东山之麓，以扼漾共江上流。由冈南陟其上，是为东圆里。北行岭头，西南瞻大脊，东南瞰溪流，皆在数里之外。六里乃下。陇北平畴大开，夹坞纵横，冈下即有一水，西自文笔峰环坞南而至，有石梁跨其上，曰三生桥。过桥，有坊二在其北，旁有守者一两家，于是西北行平畴间矣。北瞻雪山，在重坞之外，雪幕其顶，云气郁勃，未睹晶莹。西瞻乌龙，在大壑之南，尖峭独拔，为大脊之宗，郡中取以为文笔者也。路北一坞，窈窕东北入，是为东坞。中有水南下，万字桥水西北来会之，与三生桥下水同出邱塘东者也。共五里，有柳径抱，耸立田间，为土人折柳送行之所。路北即万字桥水漾流而东，水北即象眠山至此南尽。又西二里，历象眠山之西南垂，居庐骈集，萦坡带谷，是为丽江郡所托矣。于是半里，度石梁而北，又西半里，税驾于通事者之家。其家和姓。盖丽江土著，官姓为木，民姓为和，更无别姓者。其子即迎余之人，其父乃曾奉差入都，今以居积番货为业。坐余楼上，献酪为醴<sup>1</sup>甜酒，余不能沾唇也。时才过午，通事即往复命，余处其家待之。

东桥之西，共一里为西桥，即万字桥也，俗又谓之玉河桥。象鼻水从桥南下，合中海之水而东泄于东桥，盖象鼻之水，土人名为玉河云。河之西有小山兀立，与象眠南尽处，夹溪中峙。其后即辟为北坞，小山当坞，若中门之标，前临横

壑，象鼻之水夹其东，中海之流经其西，后倚雪山，前拱文笔，而是山中处独小，郡署踞其南，东向临玉河，丽江诸宅多东向，以受木气也。后幕山顶而上，所谓黄峰也，俗又称为天生寨。木氏居此二千载，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盖大兵临则俯首受继<sup>xiè</sup>捆绑罪人的绳索，师返则夜郎自雄，故世代无大兵燹<sup>xiān</sup>因战乱而遭到的焚烧破坏，且产矿独盛，宜其富冠诸土郡云。

二十六日 晨。饭于小楼。通事父言，木公闻余至，甚喜，即命以明晨往解脱林候见。逾诸从者，备七日粮以从，盖将为七日款也。

二十七日 微雨。坐通事小楼，追录前记。其地杏花始残，桃犹初放，盖愈北而寒也。

二十八日 通事言木公命驾，下午向解脱林。解脱林在北坞西山之半，盖雪山南下之支，本郡诸刹之冠也。

二十九日 晨起，具饭甚早。通事备马，候往解脱林。始过西桥，由郡署前北上，挟黄峰东麓而北，由北坞而行，五里，东瞻象眠山，始与玉河上流别。又五里，过一枯涧石桥，西瞻中海，柳岸波漾，有大聚落临其上，是为十和院。其后即十和山，自雪山南下之脉也。又北十里，有大道北去者，为白沙院路；西北度桥者，为解脱林路。桥下涧颇深而无滴沥。既度桥，循西山而行，五里为崖脚院。其处居庐交集，崖角俱插小双旗，乃把事之家也。院北半里，有涧自西山峡中下，有木梁跨其上。度桥，西北陟岭，为忠甸大道；由桥南溯溪西上岭者，即解脱林道。乃由桥南西向躡岭，岭甚峻，二里稍夷，折入南峡，半里，则寺依西山上，其门东向，前分一支为案，即解脱林今福国寺也。寺南冈上，有别墅一区，近附寺后，木公憩止其间。通事引余至其门，有大把事二人来揖，俱姓和。一主



文，尝入都上疏，曾见陈芝台者；一主武，其体干甚长壮而面黑，真猛士也。介余入。木公出二门，迎入其内室，交揖而致殷勤焉。布席地平板上，主人坐在平板下，其中极重礼也。叙谈久之，茶三易，余乃起，送出外厅事门，令通事引入解脱林，寓藏经阁之右厢。寺僧之住持佛教寺院的主持僧者为滇人，颇能体主人意款客焉。

## 滇游日记七

己卯（公元 1639 年）二月初一日 木公命大把事以家集黑香白镗<sup>qi ng</sup>白银十两来馈赠。下午，设宴解脱林东堂，下藉以松毛，以楚雄诸生许姓者陪宴。仍侑<sup>y ai</sup>酬报以杯缎。银杯二只，绿绉纱一疋。大肴八十品，罗列甚遥，不能辨其孰为异味也。抵暮乃散。复以卓席馈许生，为分稿诸役。

初二日 入其所栖林南净室，相迎设座如前。既别，仍还解脱林。昨陪宴许君来，以白镗易所侑绿绉纱去。下午，又命大把事来，求作所辑《云過<sup>k</sup>空淡墨》序。

初三日 余以叙稿送进，复令大把事来谢。所馈酒果，有白葡萄、龙眼、荔枝诸贵品，酥饼油线、细若发丝，中缠松子肉为片，甚酥脆。发糖白糖为丝，细过于发，千条万缕，合揉为一，以细面拌之，合而不膩。诸奇点。

初四日 有鸡足僧以省中录就《云過淡墨》缴纳木公。木公即令大把事传示，求为较政校正。其所书洪武体虽甚整，而讹字极多，既舛落无序，而重叠颠倒者亦甚。余略为标正，且言是书宜分门编类，庶无错出之病。晚乃以其书缴入。

初五日 复令大把事来致谢。言明日有祭丁之举，不得留此盘桓，特令大把事一人听候。求再停数日，烦将《淡墨》分门标类，如余前所言。余从之。以书入谢，且求往忠甸，观所铸三丈六铜像。既午，木公去，以书答余，言忠甸皆古宗路，多盗，不可行。盖大把事从中沮之，恐覘<sup>ch n</sup>窥看

其境也。是日，传致油酥面饼，甚巨而多，一日不能尽一枚也。

初六日 余留解脱林校书。木公虽去，犹时遣人馈酒果。有生鸡大如鹅，通体皆油，色黄而体圆，盖肥之极也。余爱之，命顾仆馘为腊鸡。

解脱林倚白沙坞西界之山。其山乃雪山之南，十和后山之北，连拥与东界翠屏、象眠诸山，夹白沙为黄峰后坞者也。寺当山半，东向，以翠屏为案，乃丽江之首刹，即玉龙寺之在雪山者，不及也。寺门庑<sup>w</sup> 阶级皆极整，而中殿不宏，佛像亦不高巨，然崇饰庄严，壁宇清洁，皆他处所无。正殿之后，层台高拱，上建法云阁，八角层甍，极其宏丽，内置万历时所赐藏经焉。阁前有两庑，余寓南庑殿阁周围的廊屋中。两庑之外，南有圆殿，以茅为顶，而中实砖盘。佛像乃白石刻成者，甚古而精致。中止一像，而无旁列，甚得清净之意。其前即斋堂香积也。北亦有圆阁一座，而上启层窗，阁前有楼三楹，雕窗文榻<sup>g</sup> 隔板，俱饰以金碧，乃木公燕憩之处，扃而不开。其前即设宴之所也。其净室在寺右上坡，门亦东向，有堂三重，皆不其宏敞，四面环垣仅及肩，然乔松连幄，颇饶烟霞之气。闻由此而上，有拱寿台、狮子崖，以迫于校讎<sup>chóu</sup> 校对，俱不及登。

初六、初七日 连校类分标，分其门为八。以大把事候久，余心不安，乃连宵篝灯，丙夜夜半时始寝。是晚既毕，仍作书付大把事，言校核已完，闻有古冈之胜，不想知道导使一游否？古冈者，一名瘋儺，在郡东北十余日程，其山有数洞中透，内贮四池，池水各占一色，皆澄澈异常，自生光彩。池

上有三峰中峙，独凝雪莹白，此间雪山所不及也。木公屡欲一至其地，诸大把事言不可至，力尼之，数年乃得至，图其形以归，今在解脱林后轩之壁。北与法云阁相对，余按图知之。且询之主僧纯一，言其处真修修行者甚多，各住一洞，能绝粒休粮，其为首者有神异，手能握石成粉，足能顿坡成洼，年甚少而前知。木公未至时，皆先与诸土人言，有贵人至，土人愈信而敬之。故余神往而思一至也。

初八日 味爽，大把事赍册书驰去，余迟迟起。饭而天雨霏霏。纯一馈以古磁杯、薄铜鼎，并芽茶为烹瀹之具。备马，别而下山。稍北，遂折而东下，甚峻，二里，至其麓，路北有涧，自雪山东南下，随之，东半里，有木桥。渡涧西北逾山为忠甸道；余从桥南东行，半里，转而东，是为崖脚院，倚山东向。其处居庐连络，中多板屋茅房。有瓦室者，皆头目之居，屋角俱标小旗二面，风吹翩翩，摇漾于夭桃素李之间。宿雨含红，朝烟带绿，独骑穿林，风雨凄然，反成其胜。院东南有洼地在村庐间，中涸无水，尚有亭台堤柳之形，乃旧之海子，环为园亭者，今成废壑矣。又南二里，有枯涧嵌地甚深，乃雪山东南之溪，南注中海者。今引其水东行坞脊，无涓滴下流涧中，仅石梁跨其上。度梁之东，即南随引水行，四里，望十和村落在西，甚盛。其南为中海，望之东南行，其大道直北而去者，白沙道也。南四里，有枯涧东西横坞中，小石梁南跨之。

又东五里，东瞻象眠山已近。通事向许导观象鼻水，至是乃东南行田间，二里，抵山下。水从坎下穴中西出，穴小而不一，遂溢为大溪，折而南去。二里，析为二道，一沿象

眠而南，一由坞中倒峡，过小石桥，又析为二，夹路东西行。五里，至黄峰山北，所引之水，一道分流山后而去，一道东随黄峰而南。始知黄峰之脉，自象鼻水北坡垂坞中南下，至此结为小峰，当坞之口，东界象眠山亦至此南尽，西界山自中海西南，环绕而北，接十和后山。南复横开东西大坞，南龙大脊，自西而东，列案于前，其上乌龙峰，独耸文笔于西南，木家院南峰，回峙雄关于巽<sub>xùn</sub>东南方位。众大之中，以小者为主，所以黄峰为木氏开千代之绪也。从黄峰左腋南上西转，又一里，出其南，则府治东向临溪而峙，象鼻之水环其前，黄峰拥其后。闻其内楼阁极盛，多僭<sub>jiàn</sub>虚假制，故不于此见客云。

先是未及黄峰三里，有把事持书，挈<sub>qiè</sub>带领一人荷酒献胙<sub>zuò</sub>肉，冲雨而至，以余尚未离解脱也。与之同过府治前，度玉河桥，又东半里，仍税驾于通事小楼。读木公书，乃求余乞黄石斋叙文，并索余书，将令人往省邀吴方生者。先是，木公与余面论天下人物，余谓：“至人惟一石斋。其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宇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然其人不常见，亦不易求。”因问：“可以亲炙亲身受到教益者，如陈、董之后，尚有人乎？”余谓：“人品甚难。陈、董芳躅，后来亦未见其继，即有之，岂罗致所及？然远则万里莫俦<sub>chóu</sub>伴侣，而近则三生自遇。有吴方生者，余同乡人，今以戍侨寓省中。其人天子不能杀，死生不能动，有文有武，学行俱备，此亦不可失者。”木公虑不能要邀致，余许以书为介，故有是请，然尚未知余至府治也。使者以复柬返。前缴册大把事至，以木公命致谢，且言古冈亦艰于行，万万

毋以不贲计算蹈遇到不测。盖亦其托辞也。然闻去冬亦曾用兵吐蕃不利，伤头目数人，至今未复，癩儺、古宗皆与其北境相接，中途多恐，外铁桥亦为焚断。是日雨阵时作，从楼北眺雪山，隐现不定，南窥川甸，桃柳缤纷，为之引满满杯的酒。

是方极畏出豆天花。每十二年逢寅，出豆一番，互相牵染，死者相继。然多避而免者。故每遇寅年，未出之人，多避之深山穷谷，不令人知。都鄙间一有染豆者，即徙之九和，绝其往来，道路为断，其禁甚严。九和者，乃其南鄙，在文笔峰南山之大脊之外，与剑川接壤之地。以避而免于出者居半，然五六十岁，犹惴惴奔避。木公长子之袭郡职者，与第三子俱未出，以旧岁戊寅，尚各避山中，越岁未归，惟第二、第四名宿，新入泮鹤庆者，俱出过。公令第四者启来候，求肄<sub>y</sub>校阅文木家院焉。

初九日 大把事复捧礼仪来致谢，酬校书之役也。铁皮褥一，黄金四两。再以书求修《鸡山志》，并恳明日为其四子校文木家院，然后出关。院有山茶甚巨，以此当折柳也。余许之。是日仍未霁，复憩通事楼。

其俗新正重祭天之礼。自元旦至元宵后二十日，数举方止。每一处祭后，大把事设燕通“宴”燕木公。每轮一番，其家好事者费千余金，以有金壶八宝之献也。

其地田亩，三年种禾一番。本年种禾，次年即种豆菜之类，第三年则停而不种。又次年，乃复种禾。

其地土人皆为麽些<sub>今纳西族</sub>，又作“磨些”、“摩沙”。国初汉人之戍此者，今皆从其俗矣。盖国初亦为军民府，而今则不复知有军也。止分官、民二姓，官姓木，初俱姓麦，自汉至国初。太祖乃易为木。民姓和，无他姓者。其北即为古宗。古宗之北，即为吐蕃。其习俗各异云。

古宗北境，雨少而止有雪，绝无雷声。其人南来者，至丽郡乃闻雷，以为异。

丽郡北，忠甸之路有北岩，高阔皆三丈，崖石白色而东向。当初日东升，人穿彩服至其下，则满崖浮彩腾跃，焕然夺目，而红色尤为鲜丽，若镜之流光，霞之幻影。日高则不复然矣。

初十日 晨餐后，大把事复来候往木家院。通事具骑，而大把事忽去，久待不至，乃行。东向半里，街转南北，北去乃象眠山南垂，通安州治所托，南去乃大道。半里，去东桥，于是循溪南岸东南行。三里，有柳两三株，在路右媵间，是为土人送行之地。其北有坞，东北辟甚遥。盖雪山之支，东垂南下者两重，初为翠屏、象眠，与解脱、十和一夹而成白沙坞；再为吴烈东山，与翠屏、象眠再夹而成此坞，其北入与白沙等。其北度脊处，即金沙江逼雪山之麓而东者。东山之外，则江流南转矣。脊南即此坞，中有溪自东山出，灌溉田畴更广。由此坞东北逾脊渡江，即香罗之道也。坞中溪东南与玉河会于三生桥之东。又有水西南自文笔山，沿南山而东转，随东圆冈之下，经三生桥而东与二水会。于是三水合而成漾共江之源焉。东圆冈者，为丽郡东南第一重锁钥。盖有大脊自西来，穹为木家院后高峰大脊，从此南趋鹤庆。其东下者为邱塘关，其东北下者，环转而为此冈，直逼东山之麓，束三水为一，沿东山南下而出邱塘东峡，自七和、冯密而达鹤庆。冈首回环向郡，南山之溪经其下，巩桥度之，曰三生桥。桥北有二坊，两三家为守者。自柳塘至此，又五里矣。其北皆良畴，而南则登坡焉。一里，升坡之颠，平行其

上。右俯其坡内抱，下辟平坞，直北接郡治，眺其坡，斜削东下，与东山夹溪南流。坡间每有村庐，就洼傍坎，桃花柳色，罨映高下。三里，稍下就洼，有水成痕，自西而东下于溪。又南逾一坡，度板桥而南，则木家院在是矣。

先是途中屡有飞骑南行，盖木公先使其子至院待余，而又屡令人来，示其款接之礼也。途中与通事者辄唧唧语，余不之省察看。比余至，而大把事已先至矣，迎入门。其门南向甚敞，前有大石狮，四面墙垣之外，俱巨木参霄。甫入，四君出迎，入门两重，厅事亦敞。从其右又入内厅，乃拜座进茶。即揖入西侧门，搭松棚于西庑之前，下藉以松毛，以示重礼也。大把事设二卓即“桌”，坐定，即献纸笔，袖中出一小封，曰：“家主以郎君新进诸生，虽事笔砚，而此中无名师，未窥中原文脉，求为赐教一篇，使知所法程，以为终身佩服。”余颌之。拆其封，乃木公求余作文，并为其子斧正修改。书后写一题曰：“雅颂各得其所。”余与四君，即就座拈毫执笔，二把事退候阶下。下午，文各就。余阅其作，颇清亮。二把事复以主命求细为批阅。余将为举笔，二把事曰：“馁饥饿久矣，请少迟之。后有茶花，为南中之冠，请往一观而就席。”盖其主命指示也，余乃从之。由其右转过一厅，左有巨楼，楼前茶树，盘荫数亩，高与楼齐。其本径尺者三四株丛起，四旁萋萋<sub>ru</sub>枝叶茂盛下垂，下覆甚密，不能中窥。其花尚未全舒，止数十朵，高缀丛叶中，虽大而不能近觑观看。且花少叶盛，未见灿烂之妙，若待月终，便成火树霞林，借因此间地寒，花较迟也。把事言，此树植与老把事年相似，屈指六十余。余初疑为数百年物，而岂知气机发旺，其妙如此。已还松棚，则



设席已就。四君献款，复有红毡、丽锁之惠。二把事亦设席坐阶下，每献酒则趋而上焉。四君年二十余，修皙<sup>修</sup>长而白皙清俊，不似边陲之产，而语言清辨可听，威仪动荡，悉不失其节。为余言北崖红映之异。时余欲由九和趋剑川，四君言：“此道虽险而实近，但此时徙<sup>迁</sup>移诸出豆者在此，死秽之气相闻，而路亦绝行人，不若从鹤庆便。”肴味中有柔猪、牦牛舌，俱为余言之，缕缕可听。柔猪乃五六斤小猪，以米饭喂成者，其骨俱柔脆，全体炙之，乃切片食。牦牛舌似猪舌而大，甘脆有异味。惜余时已醉饱，不能多尝也。因为余言：“其地多牦牛，尾大而有力，亦能负重，北地山中人，无田可耕，惟纳牦牛银为税。”盖鹤庆以北多牦牛，顺宁以南多象，南北各有一异兽，惟中隔大理一郡，西抵永晶、腾越，其西渐狭，中皆人民，而异兽各不一产。腾越之西，则有红毛野人，是亦人中之耗、象也。抵暮乃散。二把事领余文去，以四君文畀<sup>b</sup>谿余，曰：“灯下乞细为削抹修改，明晨欲早呈主人也。”余颌之。四君送余出大门，亦驰还郡治，仍以骑令通事送余。东南二里，宿村氓家。余挑灯评文，就卧其西庑。

十一日 昧爽，通事取所评文送木家院，就院中取饭至，已近午矣。觅负担者，久之得一人，遂南行。二里，抵南山下。循山东南一里，下越一坑底，仍东南上二里，出邱塘关。关内数家居之，有把事迎余献茶。其关横屋三楹，南向踞岭上，第南下颇削，而关门则无甚险隘也。其岭自西大脊分支东突，与东山对夹漾共江于下，关门东脊临江之嘴，竖塔于上。为丽东南第二重锁钥。隔江之东山，至是亦雄奋而起，若与西大峰共为犄角者。关人指其东麓，即金沙江南下，

转而东南，趋浪沧、顺州之间者。此地有路，半日逾此岭，又一日半而东南抵浪沧卫。

出关，辞通事以骑返，余遂同担夫仍南向就小道下山。其道皆纯石嵯峨，践隙攀峰而下，二里，乃抵其麓。遂西南陟桥，桥西有坡，南向随之。半里，复下坡，西有坞南开，而中无水。又半里，横陟之，由西坡上半里，依西大山之麓转而东南行。一里余，路左复起石山，与西山对夹，路行其中。二里，逾脊南下，脊右有石崖下嵌，而东半石峰，尤为巖巖 jié yè山高峻貌。南一里，东峰始降，复随西坡盘而西南。二里，其支复东突，再南逾之。下半里，还顾东突峰南，有崖嵌空成门，返步探之，虽有两门，而洞俱不深。又循西山而南，一里余，三四家倚西山下，于是复见漾共江出峡而下盘其麓，峡中始环叠为田。村之前，已引水为渠，循山而南，抵七和矣。随渠盘西山东突之嘴，又三里而抵七和。七和者，丽郡之外郭 fú外城也，聚落倚西山颇盛。其下坞中，水田夹江，木公之次子居此，其宅亦东向。由其前又南半里，为税局，收税者居之。又南渐下一里，复过一村，乃西南上坡。一里，陟坡顶，其上甚平。由其上平行而南，二里，有数家居坡脊，是为七和哨，则丽江南尽之鄙 边疆也，故设哨焉。

哨南又半里，有路自东南横过西北者，为三岔黄泥冈。盖是坡自西大山下垂，由此亘而东南，横路随其脊斜去，脊西遂下陷成峡，黑龙潭当其下焉。大道由峡东直南，鹤庆、丽江之界，随此坡脊而分。故脊西下陷处，自西盘而南至冯密，其下已属鹤庆；脊东盘亘处南下冯密东，其内犹属丽江，此东西两界大山内之横界也。于是西瞰峡内，松箐遥连，路依

东脊南向渐下，六里而至冯密。

日才过午，觅旅店，漫投一楼上，乃陈生某家也，向曾于悉檀相晤者。担人卸担去，余炊饭其家，欲往青玄洞。陈生止余曰：“明日登程，可即从此往。今日晚，可一探东山之麓乎？”遂同东陟坞媵。盖此坞即自黑龙潭南下，至此东向而出者，坞北则黄泥冈之坡，直垂而逼东山之麓，江亦东迤若逗而出于门者，故坞东之界，直以此门而分。由坞东行一里，即与漾共江遇。溯之东北半里，有木桥横江上。从桥东度，木凡四接。循东岸溯之而北，半里，登东陇，其上复盘陇成畦，辟田甚广。又北一里，直对黄泥之嘴，东界尖峰最耸，是为笔架峰，正西与冯密后堆谷峰相对焉。陈生父冢正在其陇之上，时将议迁，故来相度。余劝其勿迁，惟来脉处引水开渠，横截其后，若引从墓右，环流于前，是即旋转之法。陈生是之。仍从木桥度江，共三里，还寓。陈生取酒献酌。余嘱其觅远行担夫，陈言明日可得，不必嘱也。

十二日 陈为余觅夫，皆下种翻田，不便远去，已领银，复来辞。既饭，展转久之，得一人曰赵贵，遂行。余以纯一所馈瓿二鼎一，酬陈生之赏<sup>sh</sup>酬欠酒。从其居之西涉一涧，既截坞而西北，一里余，登西坡，已逼堆谷峰下。坡上引水为渠南注，架木而度，即南循东下之脊而上，半里，得平冈。由冈上西行半里，直逼西山下，有庙临冈而峙。庙南东下腋底，有庙祀龙王，南临一池，甚广而澄澈，乃香米龙潭也。庙南西上层崖，有洞东向辟门，其上回崖突兀，即青玄洞也。二庙俱不入，西蹶山直上，半里，抵崖下，则洞门有垂石中悬，门辟为二，左大而右小。有僧倚中垂之石，结

庐其外，又环石于左门之下，以为外门。由环石窦间入，登左门，其门大开，西向直入，置佛座当其中。佛座前稍左，其顶上透，引天光一缕下坠，高盖数十丈也。其右则外悬之壁当其前，中旁达而南，即豁为右门，门稍东南向，下悬石壁，可眺而不可行也。盖佛座之前，悬石外屏，既觉回环，而旁达两门，上通一窍，更为明彻，此其前胜也。佛座以后，有巨碑中立，刻诗于上。由此而内，便须秉炬。乃令担人秉炬前，见内洞亦分两门，则右大而左小。先循左壁攀左隙上跻，既登一崖，其上夹而成隙。披隙入，转而南向，有穴下坠甚深。先投炬烛其底，以为阱也，乃撑隙支空而下，三丈，至其底；稍南见有光遥透，以为通别窦矣；再前谛视，光自东入，始悟即右门所入之大窦也。复转而西入，内有小门渐下，乃伏而穷之。数丈，愈隘不能进，乃倒退而出。循右崖之壁，从其西南，复得一门。初亦小，其内稍开，数丈后，亦愈隘而渐伏，亦不能进，复倒退而出，即前之有光遥透处也。向明东蹈，左右审顾，石虽蜿蜒而崖无别窍。遂至大碑后录其诗，并出前洞，以梯悬垂石内后崖，亦录其诗。僧淪<sub>yuè</sub>煮茶就，引满而出下洞前，则有桃当门，犹未全放也。是洞前后分岐窈窕<sub>yǎo tiǎo</sub>深远的样子，前之罨<sub>yǎn</sub>掩映透漏，后之层叠嵒岬，擅斯二美，而外有回崖上拥，碧浸下涵，亦胜绝之地。

既下，至平冈，余欲北探黑龙潭，担者言：“黑龙潭路当从黄泥冈西下，不然，亦须从冯密后溯流入。此山之麓，无通道可行。盖此中有二龙潭，北峡为黑龙潭，此下为香米龙潭，皆有洞自西山出，前汇为潭，其胜如一轨，不烦两探。”余然之，遂南向趋香米。其潭大数十亩，渊然澄碧。盖即平

冈之脊，东向南环，与西山挟潭于中，止西南通一峡容水去。路从潭西循西山而南，山崖忽进，水从中溢于潭，乃横石度崖口。崖前巨石支门，水分潏巨石之隙，横石亦分度之。其石高下不一，东瞰澄波，西悬倒壁，洞流漱其下，崖树络其上，幽趣萦人，不暇他顾。已乃披隙入洞，洞中巨石斜蹇，分流堰派，曲折交旋，一洞而水石错落，上如悬幕，下若分莲，蹈其瓣中，方疑片隔，仰其顶上，又觉玄同。入数丈，后壁犹有余光，而水自下穴出，无容扞入矣。

出洞，依西山南行二里，有数家倚山而居。由其前又南一里，转而西行一里，又逼西山之麓。复南行二里，则西山中断，两崖对夹如门，上下逼凑，其中亦有路。缘之上，盖此崖乃丽江南尽之界，川内平畴，鹤庆独下透而北，两界高山，丽江俱前踞西南，以两山之后，犹麽些之俗耳。自此而南，东西界后亦俱僂僂，属鹤庆土官高千户矣。又南二里，一溪自西山下出，余溯而穷之。稍转北半里，其水分两穴东向出，皆溢自石下，无大窍也。乃逾出水石上，由水之西，循山南行。半里，有洞连裂三门，倚崖东向，洞深丈余，高亦如之，三门各峙，中不相通，而石色殷红，前则桃花点缀，颇有霞痕锦幅之意，但其洞不中透，为可惜耳。崖右，其支峰自上东向，环臂而下，腋中冲砂坠砾，北转而倾于崖前。腋底亦有一洞，南登环臂之脊，始回眺见之，似亦不深，乃舍之。南逾臂脊，东南下半里，有村庐十数家，倚西山之嘴，是为四庄。其南腋中，有龙潭一围，大百余亩，直逼西山，西山石崖，插潭而下。路盘崖上凌其南，又一里，循潭东岸南绕之，泄水之堰，在其东南，悬坑下坠，即东出而注于小板

桥者也。其西北腋崖回转，石脚倒插，复东起一崖，突潭中如拇指，结槛其上，不知中祀何神，其下即潭水所自出也，亦不知水穴之大小。然其境水石潏回，峰崖倒突，而水尤晶莹晃漾，更胜香米之景，惜已从潭东一里，抵泄水之堰，不便从西崖逾险而上矣。由其南循西山又二里，有石山一支，自西山东向突川中，其西南转腋处，有古庙当其间，前多巨石嶙峋，如芙蓉簇萼，其色青殷<sub>y n</sub>赤黑色，而质廉利，不似北来之石，色赭而质厉也。入叩无人，就庑而饭。既乃循东突之峰东行半里，转而南盘其嘴。其嘴东临平川，后耸石峰，嘴下石骨棱棱，如侧刃列锷，水流一线，穿于其间，汨汨南行，心异之。仰眺其后耸石峰，万萼云丛，千葩屃结，以为必有灵境。担者曰：“近构一寺，曰鹤鸣，不识有人栖否。”余乃令担仆前行，独返而蹑其上，披绡蹈瓣半里，陟峰头而庵在焉。其门东北向，中有堂三楹，供西方大士，左有棱祀文昌，俱不大，而饰丕未完。有一道者栖其间。盖二年前，居人见山头有鸣鹤之异，而道者适至，募建此庵，故乡人感而名之，道者留余迟一宿，余以担仆已前，力辞之，不待其炊茶而别。

其庵之南，村庐倚西山下者甚盛。三里余，又有危峰自西山东突，与鹤鸣之峰南北如双臂前舒，但鹤鸣嶙峋而缭绕，此峰耸拔而拱立为异耳。是峰名石寨，前有村名石寨村。有一龙泉自峰下出，汇水为潭，小于四庄，东乃环堤为堰，水从堰东注壑去，即东出于大板桥者也。半里，越堤之南，复循西山南行，其地渐莽，无田腴，村庐之北，想无水源故也。八里，始有溪东注，路东转而南渡之，于是东望为演武场北村，西望为西龙潭大村，盖此水即西龙潭所分注者也。西龙

潭亦当西山东突之腋，汇水颇大，东北流者为此水，中为城北大路口水，东南引者为城中之水，其利为一郡之冠云。又南二里，出大路。正当大路所向之处，其东有竹丛村庐，即来时所遵道也。从大路南四里余，而抵鹤庆北关，托宿于关外，乃入北门，是为旧城。南半里，转而西，为御前守御所在焉。摩尼山复吾师之子张生家，北向而居，入叩之，往去摩尼未返也。又转南，再入城门，是为新城。始知鹤庆城二重，南新北旧，南拓宽阔而北束。入新城，即从府治东南向行，半里，东转郡学前，南向有大街，市舍颇盛。已乃仍出两北门，入寓而餐始熟，遂啜而卧。

鹤庆西倚大山，为南龙老脊，东向大山，为石宝高峰，石宝山高穹独耸，顶为偃多尊者道场。此山自丽江东山南向下，南尽于金沙江。中夹平川，自七和南下。但七和之南，又有三岔黄泥冈，自西而横逼东山。故其川以冯密南新屯为甸头，直下而南，共五十里，有象眠山西自西大脊东属于石宝山。石宝山西与剑川同名，《一统志》称为峰顶山，从志为是。象眠山与丽江同名，《一统志》称为龙珠山，亦当从志为是。漾共江贯于中川，南抵象眠，分注众窍，合于山腹，南泄为一派，合枫木之水，东南入金沙江。两旁东有五泉，出石宝之下；西有黑龙、西龙诸潭，出西大山下。故川中田禾丰美，甲于诸郡。冯密之麦，亦甲诸郡，称为瑞麦，其粒长倍于常麦。

十三日 早饭，平明抵北门。从门外循旧城而西，一里，转而南。半里，其南则新城复拓而西出。随之又西半里，又循城南转半里，过西门，乃折而西向行。度一桥，西三里，乃躡坡，二里，逾坡西稍下。其坡自西山东下，至此伏而再起，其南北俱有峰舒臂前抱，土人称为旗鼓山，而坡上冢累

累，盖即郡城之来脉也。土人言：“昔土官高氏之冢当此冈，国初谓其有王气，以大师挖断其后脉，即今之伏处也。”不知起伏乃龙脉之妙，果挖之，适成其胜耳，宜郡城之日盛也。由伏处即上蹶坡行，一里，至坡脊，南北俱坠坑成峡。又一里，南度西峡之上，从南坡蹶峡西登，二里稍平。再缘南坡折而上，一里，复随峡西入，一里，抵西岭下，转而北向蹶峡中。其峡乃坠水枯涧，巨石磊磊，而叠磴因之，中无滴沥，东西两崖，壁夹骈凑，石骨棱棱，密翳蒙蔽，路缘其中，白日为冷。二里余，有巨石突涧道中，若鷁<sub>yì</sub>一种能高飞之水鸟首之浮空，又若蹲狮之当户。由其右崖横陟其上，遂循左崖上，其峻束愈甚。二里始平，西行峡中。一里稍上，北崖峭壁耸起，如奋翅劈霄，而南崖亦斩削相逼，中凑如门，平行其中，仰天一线，余以为此南度之大脊也。透其西，峰环壑转，分为二岐：一由脊门西下，循北山而西北；一由脊门直出，循南山而西南。奠定所适。得牧者，遥呼而问之，知西北乃樵道也，遂从其西南行。半里，有峰中悬壑中，两三茅舍当其上，亦哨守者之居也。从其南平行峡中，西望尖峰耸立，高出众顶，余疑路将出其西北。及西二里，稍下洼中，半里，抵尖峰东麓，其处洼而无水，西北、西南之峡，似俱中坠，始悟脊门西来平壑，至此皆中洼，而非外泄之峡矣。从洼西南上，遂披尖峰东南峡而登，密树蒙茸，高峰倒影。二里，循峰西转，遂逾其东度之脊。西半里，盘尖峰之南，西北半里，又逾其南度之脊。北脊高于东度者，然大脊所经，又似从东度者南转，而脊门犹非其度处也。逾脊，遂北向而下，一里，已出尖峰之西，至此盖三面挟尖峰而行矣。



乃西向随峡下坠，一里，峡始开。一里，转而西南，乃循南山之坡曲折西下，三里，抵盘壑中。其处东、北、西三面皆崇峰，西北、东南二面皆坠峡，惟西南一脊如堵垣。平陟其上，共二里，逾前冈，有废舍踞冈头，是为汝南哨。其东南坞中，有村倚东山，乃土官所居，土人又名为虞蜡播箕。由哨南下，行坞中一里余，遂南入峡。东西皆土峰逼夹，其下颇峻。二里出峡，乃饭。复见东南有坠壑，乃盘西峰之南，复西陟其坞。一里余，复陟其西峰而南盘之，遂西向循坡下，北峰南壑，路从深树叠石间下，甚峻。四里，转峡度脊，其下稍平。西南半里，有茅棚卖浆冈头，乃沽买以润枯肠。又西南半里，下至壑底，有水自南峡来，竟壑中，北透峡去，是为清水江。始知壑西之山，反自大脊南度而北，其水犹滥觞细流，不足名溪，而乃以江名耶？其下流北出，当西转南下，而合于剑川之上流，然则剑川之源，不第始于七和也。清水江东岸，有数家居壑中，上有公馆，为中道。

涉水西，从西坡南向上，迤迳循西山而南，三里余，乃折而西南上，甚峻。一里，又折而西，半里，西逾岭脊，即南从东大脊西度北转者，当北尽于清水江西透之处者也。越脊西下峡中，二里，峡始豁而下愈峻，又一里余，始就夷平地。行围壑间，又一里余，乃循南峰之西而南盘之。一里，出其口，始见其西群峰下伏，有峡下嵌甚深，南去稍辟，而东南峡中，似有水光掩映者，则剑川湖也；西南层峰高峙，雪色弥莹者，则老君山也。南盘二里，又见所盘之崖，其西石峰倒涌，突兀嵯峨，骈错趾下，其下深壑中，始见居庐环倚，似有楼阁瞻依之状，不辨其为公馆、为庙宇也。从其上南向，依

东崖下，二里，西度峡脊，已出居庐之南，遂循西峰南下，一里，则东峡已南向，直趋剑湖矣。于是南望湖光杳渺，当东山之麓，湖北带壑连青，环畦甚富，意州治已在其间，而随峡无路。路反从峰头透坳西去，一里稍下，又转西峰而盘其南。又一里，于是南面豁然，其前无障，俯见南湖北坞，而州治倚西山，当其交接处，去此尚遥。路盘坡西行，一里余，乃从坡西峡中南下。又一里，抵山麓，乃循崖西转。半里，则村居倚山临坞，环堵甚盛，是为山媵塘。问距州尚十里，而担者倦于行。遂止。

十四日 味爽，饭于山媵塘，平明乃行。自是俱西南向平畴中行矣。二里余，有一小山南突平川，路从其北西转而挟之。复西南行平畴中，雨霏霏至。二里，有大溪自北而南，平流浅沙，汤汤声注湖中，然湖自下山媵，已不可见矣。随溪南行，又半里，大石梁西跨之，其溪流盖北自甸头来。按志，州西北七十里山顶，有山顶泉，广可半亩，为剑川之源。此山不知何名，今丽江南界七和后大脊，实此川发源之所，则此山即在大脊之南可知。更有东山清水江之流，亦合并之，其盘曲至此，亦不下七十里，则清水江亦其源可知。从桥北望，乃知水依西山南下，其东则山媵塘北之山盘夹之，山媵塘之东，山南坠而为川，又东，则东山乃南下而屏其东，与西界金华山为对。是山媵塘者，实川之北尽处，其东南辟而为川以潴湖，其西北夹而为峡以出水者也。过桥，风雨大至。随溪南行半里，避于坊下，久之稍止，乃西南复行媵间。一里余，有一小流西来，乃溯之西一里，抵剑川州。

州治无城，入其东街，抵州前，乃北行，税放行李于北

街杨贡士家。乃买鱼于市。见街北有祠，入谒之。乃祠死节段公者。段名高选，州人，万历末，以进士为重庆巴县令，阖家死奢酋之难，故奉诏立祠。今其长子暄荫锦衣在都。祠中有一生授蒙童。植盆中花颇盛，山茶小仅尺许，而花大如碗。出祠，东还寓，以鱼界给顾仆，令守行囊，而余同主人之子，令担者挈饭一包，为金华之游。

出西郊，天色大霁，先眺川中形势。盖东界即大脊南下分为湖东之山者，是为东山。西界则金华山最高，北与崖场诸山，南与罗尤后岭，颉颃西峙，是为西山。其金华之脉，实西南从老君山来。老君山者，在州西南六十里杨村之北，其山最高，为丽江、兰州之界，出矿极盛，倍于他山者。土人言，昔亦剑川属，二十年前，土千户某姓者，受丽江贿，以甚山独界丽红。丽江以其为众山之脉，禁矿不采。然余按《一统志》，金华山脉自西番罗均山来，盖老君即罗均之讹，然谓之西番者，则《一统志》之讹也。其山犹在兰州之东，西番在兰州西衍沧江外，其山即非剑川属，亦丽江、兰州界内，胡以有西番之称？然即此亦可知此山原不属剑川，土人贿界之言，不是信也。其北则山踞后岭，自东山北转，西亘而掉其尾。其南则印鹤山，自东山南下，西顾而回其岭。中围平川，东西阔十里，南北长三十里，而湖汇其半。湖源自西北来，向西南破峡去，而湖独行于东南。此川中之概也。其地在鹤庆之西，而稍偏于南；在丽江之南，而稍偏于西；在兰州之东，而稍偏于北；在浪穹之北，而稍偏于西。此四境之准也。州脉自金华北岭东环而下，由州治西行一里余，及其麓。有二寺，并列而东向，俱不宏敞。寺后有亭有轩，在层崖盘磴之上，水泉飞洒，竹影桃花，翫映有致，为乡绅杨君之馆。由其北蹊崖西上，有关帝庙，亦东向，而其处渐高，东俯一川甸，色湖光，及东山最高处雪痕层叠，甚为明媚。由庙后循大路又

西上半里，北循坡而下，为桃花坞；南分岐而上，为万松庵；而直西大道，则西逾岭而抵莽歇岭者也。

乃随杨君导，遂从北坡下，数百步而桃花千树，深红浅晕，倏入锦绣丛中，穿其中，复西上大道，横过其南，其上即万松庵，其下为段氏墓，皆东向。段墓中悬坞中，万松高踞岭上，并桃花坞，其初皆为土官家山，墓为段氏所葬，而桃花、万松，犹其家者。万松昔为庵，闻今亦营为马鬣马栈，门扃英由入。遂仍从关庙侧，约一里下山。山之北，有峡甚深，自后山环夹而出，涧流嵌其下，是为崖场。两崖骈立，其口甚逼，自外遥望，不知山之中断也。余欲溯其流入，以急于金华，遂循山南行。

一里余，有冈如堵墙，自西山而东亘州南，乃引水之冈也。逾冈又南一里余，有道宫倚西山下，亦东向。其内左偏有何氏书馆，何乡绅之子读书其中。宫中焚修者，非黄冠，乃瞿昙一和尚名也。引余游馆中，观茶花，呼何公子出晤，而何不在，留余少憩。余急于登山，乃出。

从宫右折而西上坡，一里，有神庙当石坡上，为土主之宫。其庙东向而前有阁，阁后两古柏夹立，虬藤夭矫，连络上下，流泉突石，错落左右，亦幽阒名区也。与何公子遇，欲拉余返馆，且曰：“家大人亦祈一见。”盖其父好延迎接异人，故其子欲邀余相晤。余约以下山来叩。后询何以进士起家，乃名可及者，忆其以魏党削夺，后乃不往。遂从庙右西上，于是崇攀仰陟，遵垂坡以登，三里，转突崖之上。其崖突兀坡右，下临深峡，峡自其上石门下坠甚深。从此上眺，双崖骈门，高倚峰头，其内环立罨翠，仿佛有云旌羽裳出没。益鼓勇直上，路曲折悬

陡，又一里而登门之左崖。其上有小石塔，循崖西入，两崖中辟，上插云霄，而下甚平。有佛宇三楹当其中，楹左右恰支两崖，而峡从其前下坠，路由左崖入，由右崖栈石壁而盘其前以登玉皇阁。佛宇之后，有池一方，引小水从后峡滴入，池上有飞岩嵌右崖间，一僧藉岩而栖。当两崖夹立之底，停午不见日色，惟有空翠冷云，绸缪牖户而已。由崖底坡坳而登内坞，有三清阁；由崖右历栈而蹑前崖，有玉虚亭，咫尺有幽旷之异。余乃先其旷者，遂蹑栈盘右崖之前。栈高悬数丈，上下皆绝壁，端耸云外，脚插峡底，栈架空而横倚之。东度前崖，乃盘南崖，西转北上而凌其端，即峡门右崖之绝顶也。东向高悬，三面峭削，凌空无倚。前俯平川，烟波村树，历历如画幅倒铺。后眺内峡，环碧中回，如蓉城蕊阙，互相掩映，窈窕莫测。峰头止容一阁，奉玉宸于上。

余凭揽久之，四顾无路，将由前道下栈，忽有一僧至，曰：“此间有小径，可入内峡，不必下行。”余随之，从阁左危崖之端，挨空翻侧，践崖纹一线，盘之西入，下瞰即飞栈之上也，半里而抵内峡之中。峡中危峰内簇，瓣分蒂缩，中空如莲房。有圆峰独穹于后，当峡中峙，两旁俱有峰攒合，界为两峡，合于中峰前。旁峰外缀连冈，自后脊臂抱而前，合成崖门，对距止成线峡。峡外围中簇，此亦洞天之绝胜矣。冈上小峰，共有五顶，土人谓上按五行，有金木水火土之辨。此亦过求之论，即不藉五行，亦岂输三岛哉？中峰前结阁，奉三清，前有古柏一株颇巨，当两峡中合之上。余欲上蹑中峰，见阁后路甚仄，陟左峡而上，有路前蹈峡门左崖之顶，乃陟峡而北蹑之。东出西转，有塔峙坡间，路至此绝。余犹攀巉

践削，久之不得路，而杨氏之子与担夫俱在下遥呼，乃返。从内峡三清阁前下坠峡底，共一里而至峡门内方池上，就岩穴僧栖，敲火沸泉，以所携饭投而共啖之。乃与僧同出峡门，循左崖东行。僧指右峡壁间突崖之下，石裂而成峡，下临绝壑，中嵌巉崖，其内直逼山后莽歇，峡中从来皆虎豹盘踞，无敢入者。余欲南向悬崖下，僧曰：“既无路而有虎，君何苦必欲以身试也。且外阻危崖，内无火炬，即不遇虎，亦不能入。”杨氏子谓：“急下山，犹可觅罗尤温泉，此不测区，必不能从也。”乃随之东北下山。一里，路分两歧：一循山北下，为入州便道；一直东随坡下，即来时道。僧乃别从北去，余仍东下。一里，路左有一巨石，当坡东向而峙，下瞰土主庙后，石高三丈，东面平削，镌三大天王像于上，中像更大，上齐石顶，下踏崖脚，手托一塔，左右二像少杀之，土人言，土司出兵，必宰猪羊夜祭之，祭后牲俱乌有，战必有功。是为天王石。又下一里，至土主庙南，乃逾涧南上坡，循西山之东，逾坡度坞，南向而行。村之倚坡临川者，篱舍屈曲，竹树扶疏，树木高大茂盛，缀以夭桃素李，光景甚异，三里余而得一巨村，则金华之峰，至是南尽。又下为盘岭，回亘南去，兰州之道，由是而西逾之，从杨村而达焉。

由村南东盘东突之嘴，共里余，南转而得罗尤邑，亦百家之聚也。其处有温泉，在村洼中出，每冬月则沸流如注，人争浴之，而春至则涸成污池焉。水止而不流，亦不热矣。有二池，一在路旁，一在环堵之内，今观之，与行潦积水无异。土人言，其水与兰州温泉彼此互出，溢于此则彼涸，溢于彼则此涸。大意东出者在秋冬，西出者在春夏，其中间隔重峦

绝箐，相距八十里，而往来有时，更代不爽，此又一异也。村中有流泉自西峡出，人争引以灌，与温泉不相涉。其上有石龙寺，以晚不及探，遂由大道北返。四里，北越一桥，桥北有居庐，为水寨村。从村北折而西，望金华山石门之峡，高悬双阙，如天门夔峙。又二里，北抵州治，入南街，又里余而返寓。

十五日 余欲启行，闻杨君乔梓言莽歌岭为一州胜处，乃复为一日停。命担者裹饭从游，先从崖场入。崖场者，在金华北峰之下，有涧破重壁而东出，剖层峰为二，其内皆云春水碓，极幽寂之致。莽歌此为地名正道，当从南崖上；余意披峡而西，由峡底觅道上，更可兼尽，遂溯流入。始缘涧北，不得入。仍渡涧南西入，南崖之上，即昨桃花迷坞处，而此当其下嵌。矫首两崖逼霄，但谓涧底流泉，别有天地，不复知峰头春色，更占人间也。曲折三里，只容一溪宛转，乱春互答。既而峰回峡转，前岭西亘，夹涧北来，中壑稍开，环崖愈嵌，路亦转北，而回眺西南岭头，当是莽歌所在，不应北入。适有樵者至，执而问之，曰：“此涧西北从后山来。莽歌之道，当从西亘之岭，南向蹑其脊，可得正道。”余从之。遂缘西亘岭西南跻之，虽无路径，方位已不出吾目中。一里余，遂南蹑其北突之脊，东来之路，亦逾此转南矣，遂从之。此峰自金华山北向横突，从此下坠，前尽于崖场峡口，后尽于所逾之脊。其西又有山一支，亦自南北向横突金华山之后，而为北下之峡。盖二山俱从西南老君山来，分支并驰，中夹成箐，石崖盘错，即所谓莽歌岭也。于是循金华山之西南向二里，又渐下者半里，而抵箐中，其箐南来，东崖即金华北

岭之后，西崖是为莽歇，皆纯石危巨，骈峡相对，而路当其下。先有一崖，北向横障箐中，下嵌成屋，悬覆二丈余，而东北一石下垂，如象鼻柱地，路南向无隙。从象鼻卷中，傍东崖上透，遂历覆崖之上，望东西两崖，俱有石度壁覆云，而西崖尤为突兀，上露两亭，因西向蹶危登之。其亭皆东向，倚崖缀壁，浮嵌欹仄，而南列者较大，位佛像于中。左壁有泉自石罅出，下涵小池而不溢。北亭就嵌崖通路，扞虚而过，得片石冒亭其上，三面悬削，其路遂绝。此反北凌箐口，高出象鼻覆崖之上矣，凭眺久之，闻木鱼声甚亮，而崖回石障，不知其处。复东下箐底，溯细统北入，则西崖转嘴削骨，霞崩嶂压，其势弥异。半里，矫首上眺，或下嵌上突，或中割旁裂，或层堆，或直劈，各极蹇腾。有书其上为“天作高山”者，其字甚大，而悬穹亦甚高，或云以箴笏藤索，从峰顶倒挂而书者。西崖有白衣大士，东崖有胡僧达摩，皆摩空粘壁而成，非似人迹所到也。更南半里，有玉皇阁当箐中。由此攀西崖，捱石磴，有僧嵌一阁于崖隙。其阁亦东向。其崖上下陡绝，中嵌横纹，而阁倚之。挨横纹而北，又覆一亭，中供巨佛，倚壁而立，以崖逼不容青莲座也。其北横纹迸绝矣。前闻鲸声遥遥传递，即引阁僧。其师为南都人，茹淡辟幽吃的清淡而身处幽深之处，栖此有年，昨以禅诵赴崖场，而守庐者乃其徒也，留余待之。余爱其幽险，为憩阁中作记者半日。

僧为具餐。下午而师不至。余问僧：“此处有路通金华山否？”僧言：“金华尚在东南，隔大脊一重，箐中无路上。东向直蹶东崖，乃南趋逾顶而东下之。盖东崖至是匪石而土。但峭削之极，直列如屏，其上为难。”余时已神往，即仍下玉皇



阁，遂东向攀岭上。时有游人在玉皇阁者，交呼：“此处险极难阶！”余不顾，愈上愈峻。二里，有路缘峰腰自南而北，担者欲从北去，余强之南。半里，此路乃东通后岭，非东南逾顶者，乃复东向蹶峻。担者屡后，呼之不至，余不复待，蹶蹶上跻，一里余而东逾其脊。从脊上俯视，见州治在川东北矣，乃即从脊南趋。半里，又东南蹶峻上，一里，始凌金华山顶。于是北眺丽江，西眺兰州，东眺鹤庆，南眺大理，虽嵌重峰之下，不能辨其城郭人民；而西之老君，北之大脊，东之大脊分支处，南之印鹤横环处，雪痕云派，无不历历献形，正如天际真人，下辨九州，俱如一黍也。复从顶脊南行，脊上已有路，直前一里，渐西转向老君，余知乃杨庄道，乃转而北瞰东向之路，得一线垂箐下，遂从之。下里余，路穷箐密，倾崖倒坎，欹仄蒙翳，下嵌莫测，乃攀枝横跌，跌一重复更一枝，幸枝稠箐密，不知倒空之险。如是一里，如蹈碧海，茫无涯际。既而审视，忽见一塔下涌，虽隔悬重箐，而方隅在目，知去石门，不在弱水外矣。益用攀坠之法。又一里，有线径伏箐间，随之亟行。半里，得中洼之峡，又半里，出三清阁之后，即昨来审视而难从者。于是下峡门，过昨所饭处，皆阒无一人。乃前趋过昨所望虎穴之上，此直康衢，非险道矣。乃从北道循西山北向下，五里而返寓，则担夫犹未归也。

十六日 平明，炊饭而行，遵南街出，七里至罗尤邑。余以为将滨湖而行，而大道俱西南循坡，竟不见波光渚影。途中屡陟冈越涧，皆自西向东，而冈涧俱不巨，皆有村庐。八里，一聚落颇盛。以其南又一里，大路将东转而趋海门桥，有

岐西南入，乃石宝山道也，从此始与大道别。南瞻印鹤山，尖耸而当湖之南，为一川之南屏。其脉自湖东南下伏，而西度复耸，故榆城大道，过海门桥绕湖南而东，由其东伏处南逾而出观音山；湖流所注，由海门桥绕山北而西，由其西尽处南捣而下沙溪。石宝山又在印鹤西南，东隔此溪南下，又西隔驼强江北流，故其路始从此溪北峡入，又从驼强江东峡渡，然后及石宝之麓焉。由岐路循西坡南下，一里，度一峡，从峡南上，转而西行，二里余，已遥望石宝山尖穹西大峰之南矣。

于是复西南下一里，涉涧，乃南向升层冈，峡中曲折三里，始南逾其脊。南下二里，有水自西南峡来，至此折而东去，是为驼强江，有大石梁南跨之，桥南环滕连阡。南陟之，半里，有村庐倚南坡下，颇盛，是为驼强村。从村南复随箐南上，一里余，登岭脊。从脊上西望，老君山雪色峥嵘，在重峰夹涧之西，始知石宝之脉，犹从金华南下，而尽于驼强北转之处；若老君之脉，则南从横岭而尽于黑会、澜沧之交矣。平行脊上一里余，稍南下，度峡坳，半里，东望海门桥之溪，已破峡嵌底而南，有路随箐直下而就之，此沙溪道也；有岐南上盘西峰之南，此石宝道。乃南上盘峰，一里余，凌峰之南，遂西转而饭。从岭头西向行二里，稍下而逾脊西，随之南转西向，一里，又西南逾其北突之崖，始平望石宝之尖，与西峰并峙，而白塔高悬其间。

南一里，遂坠壑直下，一里，抵崖麓，则驼强江自南而北，奔流石峡中，而两崖东西夹峙，巉石飞蹇，古木盘耸，悬藤密箐，蒙蔽山谷，只觉绿云上幕，而仰不见天日，玉龙下

驰，而旁不露津涯。盖西即石宝之麓，东乃北绕之峰，骈夹止容一水，而下嵌上逼，极幽异之势。循东崖南行三里，夹壁稍开，有石梁西度，立梁上四眺，尚不见寺托何处。梁南两崖，溯水而上，已无纤径，而桥东有路，南逾东峰，则沙溪之道也。度桥西半里，西壁稍开，中坠一坑，甚峻，有巨阁当其口，已倾圮不蔽风雨，而坑中亦无入路，惟仰见其上，盘崖层叠，云回幙拥，如芙蓉十二楼，令人目眩心骇。路循坑右盘崖磴曲折上，一里余而入石宝寺山门。门殿三四层，俱东向，荒落不整，僧道亦寂寥；然石阶殿址，固自雄也。

余停行李于后殿之右，一老僧栖其后，初不延纳迎接，余不顾，即从殿北盘左腋，穷北岩二重，复下，从殿南盘右腋穷北岩一重，再下，则老僧已炊黄粱相待。时已下午，复从右腋上玉皇阁，穷塔顶，既暮始下。盖后殿正嵌崖脚，其层亘之崖，重重上盘，而路各从两旁腋间，分道横披而入，其前既悬削，不能直上，而上亦中断，不能交通，故殿后第一层分嵌三窍，北窍二重，路从北腋转，南窍一重，路从南腋转，俱回临殿上，而中间不通。其上又环为第二层，殿后仰瞻不见也。路又从玉皇阁北转，即凭临第一层之上，从突崖北陟，蹶北支西上三里余，凌后峰之顶。顶颇平，西半里，有白塔当坪间，又中洼为土塘者二而无水。洼之南，皆石坡外突，平度如塘堰，而石面有纹如龙鳞，有小洼嵌其上，皆浅而有水。其顶即西并大峰，其峰横列上耸，西拥如屏，欲蹶其上，路绝日暮而止。僧言其上有天成石像，并不謁石池，余所睹颇不一，亦少就雕刻，不辨孰为天成也。

十七日 由石宝饭而下山。二里，度桥东上，即转东

南，二里，东逾其脊，乃转而南行。渐下，转而西南，三里，又转而东，一里，循山南转。其地马缨盛开，十余小朵簇成一丛，殷红夺目，与山茶同艳。二里，过一南度之脊，里余，越岭而南，始望见沙溪之坞，辟于东麓。所陟之峰，与东界大山相持而南，中夹大坞，而剑川湖之流，合駝强江出峡贯于川中，所谓沙溪也。其坞东西阔五六里，南北不下五十里，所出米谷甚盛。剑川州皆来取足焉。从岭南行又二里，峰头石忽涌起，如狮如象，高者成崖，卑矮小者为级，穿门蹈瓣，觉其有异，而不知其即钟山也。去而后知之，欲再返观，已无及矣。又一里，遂东南下，三里及其麓。从田滕间东南行，二里，得一大村，曰沙腿。遇一僧，即石宝山之主僧也，欲留余还观钟山，且言：“从此西四十里，过蕨食坪，即通杨村、兰州，由兰州出五盐井，径从云龙州抵永昌，甚便。”余将从之，以浪穹何巢阿未晤，且欲一观大理，更闻此地东去即观音山，为鹤庆、大理通道，若舍此而西，即多未了之愿。

乃别僧东南行滕间，三里至四屯，村庐甚盛，沙溪之水流其东，有木梁东西驾其上，甚长。度桥，又东南望峡坡而趋，二里，由峡蹶坡东向上者五里，得一坡顶，踞而饭。又东一里余，见路右有峡西坠如划堑如刀划刻出的沟堑，其南有崖北向，一洞亦北向辟门，艰于坠峡，惟隔崖眺望，不及攀也。又东里余，抵东脊之下，有涧自北来，小水流其中，南注西坠峡间。大路涉涧而东逾脊，已乃知其为三营道，如欲趋观音山，当溯涧而北入坞。余乃复返涧西，北向溯之入，行夹中，径甚微，两旁石树渐合。二里出夹，乃东北蹶坡而上，坡间万松森列，马缨花映日烧林，而不闻人声。五里，转而东，又

上五里，始蹊其脊。脊南北俱峰，中反洼而成坳，穿坳一里，始东北向而下。望见东界，遥山屏列，上干云汉，而其下支撑陇盘，犹不见下辟之坞也。

坠峡而下二里，又见东麓海子一围，水光如黛，浮映山谷，然其径芜塞，第望之东下。又二里，始有路自北顶而下，随之东北降，又五里余，始及山麓。麓之东，平壑内环，小山外绕，自西大山北麓分支，回环东抱，又转而西，夹于南麓，四周如城，中辟如规，北半衍为平畴，南半潴为海子。海子之水，反西南逼大山之麓，破峡坠去，其中盖另一天也。当壑之中，有居庐骈集，是为罗木哨。其北冈峰，如负宸<sub>y</sub> 屏风独拥于后，而前有庐室倚其阳，是为李氏之居。李名某，以进士任吏部郎。今其家居。地灵人杰，信有征灵验哉。东行踰畴间二里，过罗木哨村。又东一里余，有大道自西北向东南交过之。又东半里，抵东冈下，循之而北，半里，乃东向逾坳而上，又半里乃下，及其东麓，数家濒东溪而居。其溪自三岔路涧峡发源，经观音山过此，而西南绕出洞鼻，合浪穹海子及凤羽闷江，而同入普陀崆，南经中所下洱海者也。其时将暮，担者欲止，问村人不得，乃误从村南度小桥，由溪东大道北行。二里，得观音铺村，已日暮矣，遂宿。

十八日 味爽促饭，而担夫逃矣。久之，店人厚索余贲<sub>z</sub> 为送浪穹。遂南行二里，过一石桥，循东山之麓而南，七里，至牛街子。循山南去，为三营大道；由岐西南，过热水塘，行坞中，为浪穹问道。盖此地已为浪穹、鹤庆犬牙错壤矣。于是西南从支坡下，一里，过热水塘，有居庐绕之。余南行踰间，其坞扩然大开。西南八里，有小溪自东而西注。越

溪又南，东眺三营，居庐甚盛，倚东山之麓，其峰更崇；西望溪流，逼西山之麓，其畴更沃；过此中横之溪，已全为浪穹境矣。三营亦浪穹境内，余始从鸡山闻其名，以为山阴也，而何以当山之南？至是而知沐西平再定佛光寨，以其地险要，特立三营以控扼之。土人呼营为“阴”，遂不免与会稽之邻县同一称谓莫辨矣。

又南十里，则大溪自西而东向曲。由其西，有木桥南北跨之，桥左右俱有村庐。南度之，行溪之西三里，溪复自东而西向曲。又度桥而行溪之东三里，于是其溪西逼西山南突之嘴，路东南陟陇而行。四里，则大溪又自西而东向曲，有石梁南跨之，而梁已中圯，陟之颇危。梁之南，居庐亦盛，有关帝庙东南向，是为大屯。屯之西，一山北自西大山分支南突，其东南又有一山，南自东大山分支北突，若持衡之针，东西交对，而中不接。大溪之水北捣出洞鼻之东垂，又曲而南环东横山之西麓，若梭之穿其隙者。两山既分悬坞中，坞亦若界而为二。

于是又西南行滕间，三里，转而西，三里，过一小石梁，其西则平湖浩然，北接海子，南映山光，而西浮雉堞，有堤界其中，直西而达于城。乃遵堤西行，极似明圣苏堤，虽无六桥花柳，而四山环翠，中阜弄珠，又西子之所不能及也。湖中鱼舫泛泛，茸草新蒲，点琼飞翠，有不尽苍茫、无边潏滟水势浩大，水波流动之急，湖名“茈碧”，有以也。西二里，湖中有阜中悬，百家居其上。南有一突石，高六尺，大三丈，其形如龟。北有一回冈，高四尺，长十余丈，东突而昂其首，则蛇石也。龟与蛇交盘于一阜之间，四旁沸泉腾溢者九穴，而龟之口向东南，蛇之口向东北，皆张吻吐沸，交流环溢于重

湖之内。龟之上建玄武阁，以九穴环其下，今名九蒸<sub>qi</sub>台。余循龟之南，见其腩中沸水，其上唇覆出，为人击缺，其水热不可以濯。有僧见余远至，遂留饭，且及夫仆焉。其北蛇冈之下，亦新建一庵，余以入城急，不暇遍历。

由台西复行堤间，一里，度一平桥，又二里，入浪穹东门。一里，抵西山之下，乃南转入护明寺，憩行李于方丈。寺东向，其殿已久敞，僧方修饰之。寺之南为文昌阁，又南为文庙，皆东向，而温泉即洋溢于其北。既憩行李，时甫过午，入叩何公巢阿，一见即把臂入林，欣然恨晚，遂留酌及更天黑后打更，仍命其长君送至寺宿焉，何名鸣凤，以经魁初授四川郫县令，升浙江盐运判官。尝与眉公道余素履，欲候见不得。其与陈木叔诗，有“死愧王紫芝，生愧徐霞客”之句，余心愧之，亦不能忘。后公转六安州知州，余即西游出门。至滇省，得仕籍，而六安已易人而治；讯东来者，又知六安已为流寇所破，心益忡忡。至晋宁，会教谕赵君，为陆凉人，初自杭州转任至晋宁，问之，知其为杭州故交也，言来时从隔江问讯，知公已丁艰先归。后晤鸡足大觉寺一僧，乃君之戚，始知果归，以忧离任，即城破，抵家亦未久也。

十九日 何君复具餐于家，携行李入文庙西庑，乃其姻刘君匏石读书处也。上午，何君具舟东关外，拉余同诸郎四人登舟。舟小仅容四人，两舟受八人，遂泛湖而北。舟不用楫，以竹篙刺水而已。渡湖东北三里，湖心见渔舍两三家，有断埂垂杨环之，何君将就其处，结楼缀亭，缩纳湖山之胜，命余豫题联额，余唯唯即答应。眺览久之，仍泛舟西北，二里，遂由湖而入海子。南湖北海，形如葫芦，而中束如葫芦之颈焉。湖大而浅，海小而深，湖名茈碧，海名洱源。东为出洞鼻，西为剿头村，北为龙王庙，三面山环成窝，而海子中溢，南出而为湖。海子中央，底深数丈，水色澄莹，有琉璃光，穴

从水底喷起，如贯珠联璧，结为柱帏，上跃水面者尺许，从旁遥觑水中之影，千花方蕊，喷成珠树，粒粒分明，丝丝不乱，所谓“灵海耀珠”也。《山海经》谓洱源出罢谷山，即此。杨太史有《泛湖穷洱源》遗碑没山间，何君近购得之，将为立亭以志其胜焉。从海子西南涯登陆，西行田间，入一庵，即护明寺之下院也。何君之戚，已具餐庵中，为之醉饱。下午，仍下舟泛湖，西南二里，再入小港，何君为姻家拉去，两幼郎留侍，令两长君同余还，晚餐而宿文庙西庑。

二十日 何君未归，两长君清晨候饭，乃携盒抱琴，竟堤而东，再为九炆台之游。拟浴于池，而浴池无覆室，是日以街子，浴者杂沓，乃已。遂由新庵掬蛇口温泉，憩弄久之，仍至九炆台，抚琴命酌。何长君不特文章擅藻，而丝竹乐器的总称俱精。就龟口泉瀹鸡卵为餐，味胜于汤煮者。已而寺僧更出盒佐觞，下午乃返。西风甚急，何长君抱琴向风而行，以风韵弦，其声泠泠 lǐng 指声音清越，山水之调，更出自然也。

二十一日 何君归，饭余于前楼，以其集示余，中有为余咏者。余亦作二诗以酬之。

二十二日 何君特设宴宴余。余以小疾欲暂卧，恳辞不获同意，强起赴酌。何君出所藏山谷真迹、杨升庵手卷示余。

二十三日 何长君联骑同为佛光寨之游。佛光寨者，浪穹东山之最高险处。东山北自观音山南下，一穹而为三营后山，再穹而为佛光寨，三穹而为灵应山，其势皆崇雄如屏，连障天半，遥望虽支陇，其中实多崩崖叠壁，不易攀跻，故佛光寨夙称天险。《名胜志》谓为孟获首寨，然载于邓川，而不载于浪穹，误矣。



国初既平滇西，有普颜笃者，复据此以叛，久征不下，数年而后克之。今以其地建灵光寺。从寺后而上，有一女关最险，言一女当关，莫之能越也。颜笃据寨，以诸女子分守峰头，遥望山下，无所不见。从关而上，即通后山之道，北出七坪，南下北牙者也。余闻其胜，故与长君先及之。仍从九烝台，共十里，过大屯石梁。其梁已折而重建，横木桥以度。遂从东北行五里，转而东，从径路又三里，直抵东山下，乃沿山东北上，又二里而及灵光寺。寺门东向，下临遥川，其前坡虽峻而石不多，惟寺前一石，高突如屋。前楼后殿，两庑为炊卧之所，乃何君之伯某府别驾所建，今且就圯矣。余至，先有三客在，皆吕姓，一少而麻衣者，为吕挥使子，其二长者，即其叔也。具餐相饷，为余言一女关之胜，欲即登之，诸君谓日晚不及。迨下午，诸吕别去，何长君亦往三营戚家，余独留寺中，为明晨遍历之计。诸吕留蔬果于僧，令供余，且导余游。

二十四日 晨起索饭，即同寺僧从寺后跻危坡而上。二里余，有岐：北盘入峡者，向寨址道也；历级直上而南越峰头者，向一女关道也。余从其上者，一里余，凌坡之脊，随之南转，俯瞰脊东盘夹中，有遗址围墙，即普颜笃之旧寨也，反在其下矣。南一里，峰头始有石累累。从其下东转，南突危崖，北临寨底，线径横腰。（下缺）

（二十五日至月终俱缺）

## 滇游日记八

己卯（公元 1639 年）三月初一日 何长君以骑至文庙前，再馈赠送餐为包，乃出南门。一里，过演武场，大道东南去，乃由岐西南循西山行。四里，西山南尽，有水自西峡出，即凤羽之流也，其水颇大。南即天马山横夹之，与西山南尽处相峙若门，水出其中，东注茈<sub>z</sub>碧湖南坡媵间，抵练城而南入普陀崆。路循西山南尽处溯水而入，五里，北崖忽石峰壁立，耸首西顾即朝西面，其内坞稍开，有村当耸首下坞中，是名山关。耸首之上，有神宇踞石巔，望之突兀甚，盖即县后山，自三台分支南下，此其西南尽处也。其内大脊稍西曲，南与天马夹成东西坞。循溪北崖间又三里余，西抵大脊之下，于是折而南，一里，渡涧，东循东山南行。一里，为闷江门哨，有守哨者在路旁。又南二里，有小山当峡而踞，扼水之吭，凤羽之水南来，铁甲场之涧西出，合而捣东崖下。路乃缘崖袭其上，二里，出扼吭之南，村居当坡东，若馆<sub>w n</sub>捆扎其口者。由是村南山坞大开，西为凤羽，东为启始后山，夹成南北大坞，其势甚开。三流贯其中，南自上驷，北抵于此，约二十里，皆良田接媵，馆谷成村。曲峡通幽入，灵皋<sub>g o</sub>近水高地夹水居，古之朱陈村、桃花源，寥落已尽，而犹留此一奥，亦大奇事也。循东山而南，为新生邑，共五里，折而西度坞中。截坞五里，抵西山凤羽之下，是为舍上盘，古之凤羽县也。今有巡司，一流一土，土尹姓。名忠，哥懋亭，为吕辉使梦熊之婿。吕梦熊先驰使导为居停，而尹以捕緝往后山，其内人出饭待客，甚

丰。薄暮尹返，更具酌，设鼓吹焉。是夜大雨，迨晓而雪满西山。

初二日 晨餐后，尹具数骑，邀余游西山。盖西山即凤羽之东垂也，条冈数十支，俱东向蜿蜒而下，北为土主坪，南为白王寨。是日饭于白王寨北支帝释寺中。其支连叠三寺，而俱无僧居，言亦以避寇去也。从土主庙更西上十五里，即关坪，为凤羽绝顶。其南白王庙后，其山更高，望之雪光皑皑，a洁白而不及登。凤羽，一名鸟吊山，每岁九月，鸟千万为群，来集坪间，皆此地所无者。土人举火，鸟辄投之。

初三日 尹备骑，命四人导游清源洞，晨餐后即行。循西山南行五里，过一村，有山横亘坞南，大坞至是南尽而分为二峡，西峡路由马子哨通漾濞，有一水出其中；东峡路由花甸哨出洪珪山，有二水出其中，其山盖南自马子哨分支北突者。由其北麓二里，东降而涉坞，过上驷村，渡三涧，三里，东抵一村，复上坡循东山南行。一里余，渡东涧之西，乃南蹶坡冈，则东之蜡坪厂山其厂出矿，山之东即邓川州。与西之横亘山又夹成小坞。南行里余，乃折而东逾一坳，共一里，东向下，忽见一水自壑底出，即东涧之上流，出自洞下者也。亟下壑底，睹其水自南穴出，涌而北流成溪。其上崖间一穴，大仅二三尺，亦北向，上书“清源洞”三字，为邓川缙绅杨南金笔。水不从上洞出。由洞口下降而入，亦不见水。或曰：行数里后，乃闻水声。其入处逼仄深坠，恰如茶陵之后洞。导者二，一人负松明竹浸松油制成的火把一筐，一人然同“燃”松明为炬以入。南入数丈，路分为二，下穿者为穴，上跻者为楼。楼之上复分二穴。穿右穴而进，其下甚削，陷峡颇深，即下穿所入之

峡也，以壁削路阻，不得达。乃返穿左穴而进，其内曲折骈夹，高不及丈，阔亦如之，而中多直竖之柱，或连枝剖楹，或中盘旁丛，分合间错，披隙透窾<sup>ku n</sup>中空之意，颇觉灵异，但石质甚莹白，而为松炬所薰，皆黑若烟煤，着手即膩不可脱。盖其洞既不高旷，烟雾莫散，而土人又惯用松明，便于伛偻，而益增其煤膩。盖先是有识者谓余曰：“是洞须岁首即游为妙，过二月辄为烟所黑。”余问其故，曰：“洞内经年，人莫之入，烟之旧染者，既渐退而白，乳<sup>即钟乳石之新生者</sup>，亦渐垂而长，故一当新岁，人竟游之，光景甚异。从此至二月，游者已多，新生之乳，既被采折，再染之垢，愈益薰蒸，但能点染衣服，无复领其光华矣。”余不以其言为然。至是而知洞以低故，其乳易采，遂折取无余，其烟易染，遂薰蒸有积，其言诚不诬也。透柱隙南入，渐有水贮柱底盘中。其盘皆石底回环，大如盆盎，颇似粤西洞中仙田之类，但不能如其多也。约进半里，又坠穴西下，其深四五尺，复夹而南北，下平上凑，高与阔亦不及丈，南入三丈而止，北入十余丈，亦窘缩狭窄短小不能进。乃复出，升坠穴之上，寻其南隙，更披隘以入。入数丈，洞渐低，乳柱渐逼，俯膝透隙，匍匐愈难。复返而出，由楼下坑内批隙东转，又入数十丈，其内高阔与南入者同，而乳柱不能比胜。既穷，乃西从下坑透穴出。由坑仰眺，其上稍觉崆峒，即入时由楼上俯瞰处。既下穴出，渐见天光，乃升崖出口，满身皆染淄<sup>z</sup>黑色蒙垢矣。乃下濯足水穴之口，踞石而浣洗。水从乱穴中汨汨出，遂成大溪北去，清冷澈骨。所留二人，炊黄粱于洞外者亦熟。以所携酒脯<sup>肉食品</sup>，箕踞<sup>两脚张开</sup>而坐啖洞前，仰见天光如洗，四山如城，甚愜幽兴。饭后，仍

逾西坳，稍南遵花甸路，遂横涉中溪，西上横亘山之东坂。沿山陟陇，五里下，出上驷村之西，仍循西山北行。一里，过一村，遂由小径遵西山陇半搜剔<sup>搜寻挑选</sup>幽奥，上下冈坂十余里，抵暮，还宿于尹宅。

初四日 尹备数骑，循西山而北。三里，盘西山东出之嘴。又北半里，忽见山麓有数树撑空，出马足下，其下水声淙淙出树间，则泉穴自山底东透隙而出也。又北半里，有坑自北山陷坠成峡，涉之。稍东，又盘一嘴，又三里而至波大邑，倚西山而聚庐，亦此间大聚落也。由村北坠坑而下，横涉一涧，又北上逾冈，三里而下，是为铁甲场，有溪自西山东注，村庐夹之。前闷江门南当峡扼水，小山又东踞，为此中水口，南北环山两支，复交于前，又若别成一洞天者。过溪，上北山。北山自西山横拖而来，为铁甲场龙砂，实凤羽第三重砂也，东束溪流，最为紧固，其西南之麓即铁甲，东北之麓即闷江门，凤羽一川，全以此为锁钥焉。骑登其上。还饭于铁甲场居民家。置二樽于架上，下煨以火，插藤于中而递吸之，屡添而味不减此处即描述钩藤饮酒法。其村氓即村民，氓作汉子讲惯走缅甸，皆多彝货，以孩儿茶<sup>即儿茶</sup>，又称黑儿茶，清热化痰，生津止渴点水飧客，茶色若胭脂而无味。下午，仍从波大邑盘泉穴山嘴，复西上探其腋中小圆山。风雨大至，沾濡而返。

初五日 晨起欲别，尹君以是日清明，留宴于茔<sup>yíng</sup>山墓地，即土主庙北新茔也。坐庙前观祭扫者纷纷，奢者携一猪，就茔间火炕之而祭；贫者携一鸡，就茔间吊杀之，亦烹以祭。回忆先茔自己祖先之墓，已三违春露指自己长年在在外，已有三年未去祭扫

了不觉恍然悲哀惆怅！亟返而卧。

初六日 余欲别，而尹君谓前邀其岳吕梦熊，期今日至，必再暂停。适村有诸生许姓者，邀登凤羽南高岭，随之。下午返而吕君果至，相见甚欢。

初七日 尹君仍备骑，同梦熊再为清源洞之游。先从白米村截川而东，五里，遵东山南行。山麓有骑龙景帝庙，庙北有泉一穴，自崖下涌出，崖石嵌磊，巨木盘纠大树盘根错节，清泉漱其下，古藤络其上，境甚清幽。土人之耕者，见数骑至，以为追捕者，俱释耜亦称耒耜，一种原始翻工具而趋山走险，呼之，趋益急。又南五里而抵清源洞。不复深入，洞前形势。仍西渡中溪，遍观西山形胜而返。下午，余苦索别，吕君代为尹留甚笃。是日宴张氏两公子。客去，犹与吕君洗盏更酌，陈乐为胡舞，曰紧急鼓。

初八日 同梦熊早饭后别尹君。三十五里，抵浪穹南门。梦熊别去，期中旬晤榆城大理的别称。余入文庙，命顾仆借炊于护明寺，而后往候何六安。何公待余不至，已先一日趋榆城矣。余乃促何长君定夫，为明日行计。何长君留酌书馆，复汲汤泉为浴而卧。

初九日 早饭于何处。比行，阴云四合，大有雨意，何长君、次君仍以盒钱于南郊。南行三里，则凤羽溪自西而东注，架木桥度之，又南里余，抵天马山麓，乃循而东行，风雨渐至。东里余，有小阜踞峡口之北，曰练城，置浮屠即佛塔于上，为县学之案。此县普陀崆水口，既极逼束，而又天生此一阜，中悬以锁钥相当于控制之机关之。茈碧湖、洱源海及观音山之水出于阜东，凤羽山之水出于阜西，俱合于阜南，是

为三江口。由其西望之而行，又二里，将南入峡，先有木桥跨其上流，度桥而东，应山铺之路自东北逾横山来会，遂南入峡口。

是峡东山即灵应山西下之支，西山即天马山东尽之处，两山逼凑，急流捣其中，为浪穹诸水所由出。路从桥东，即随流南入峡口。有数家当峡而居，是为巡检司。时风雨交横，少避于跨桥楼上。楼圯不能蔽，寒甚。南望峡中，风阵如舞；北眺凌云诸峰，出没闪烁。坐久之，雨不止，乃强担夫行。初从东崖南向行普陀崆中，一里，峡转而西曲，路亦西随之。一里，复转而南，一里，有一家倚东崖而居。按《郡志》，有龙马洞在峡中，疑即其处，而雨甚不及问。又南，江流捣崆中愈骤，崆中石耸突而激湍，或为横槛以扼之，或为夹门以束之，或为龃齟，或为剑戟，或为犀象，或为鸷鸟，百态以极其搏截之势；而水终不为所阻，或跨而出之，或穿而过之，或挟而濊之，百状以尽超越之观。时沸流倾足下，大雨注头上，两崖夹身，一线透腋，转觉神王王同“旺”，神王即精神旺盛。二里，顾西崖之底，有小穴当危崖下，东向与波流吞吐，心以为异。过而问热水洞何在，始知即此穴也。先是，土人言普陀崆中有热水洞，门甚隘而中颇宽，其水自洞底涌出如沸汤烧开的水。人入洞门，为热气所蒸，无不浹汗，有疾者辄愈。九炆台止可煮卵，而此可糜肉。余时寒甚，然穴在崆底甚深，且已过，不及下也。

又南一里，峡乃尽，前散为坞，水乃出崆，而路乃下坡。半里抵坞，是为下山口。盖崆东之山，即灵应南垂，至是南尽，余脉迤而东，乃南衍为西山湾之脊；崆西之山，南自邓

川西逆流而上；中开为南北大坞，而弥苴佉<sup>j q</sup>江贯其中焉。峡口之南，有村当坞，是为邓川州境，于是江两岸垂杨夹堤。路从东岸行，六里余而抵中所。时衣已湿透，风雨不止，乃觅逆旅，沸汤为饭。入叩刘陶石。名一金，父以乡荐为涿州守，卒于任。前宿其来凤庄者。刘君出酒慰寒，遂宿其前楼。出杨太史《二十四气歌》相示，书法带赵吴兴，而有媚逸柔媚飘逸之致。

初十日 雨止而余寒犹在，四山雪色照人。迨饭而担夫逸去暗中走掉，刘君乃令人觅小舟于江岸之西覆钟山下，另觅夫肩行李从陆行，言西山下有湖可游，欲与余同泛<sup>乘舟也</sup>。盖中所当弥苴佉江出峡之始，其地平沃，居屯甚盛，筑堤导江，为中流所；东山之下，有水自焦石洞下，沿东山经龙王庙前，汇为东湖，流为闷地江<sup>今名永安江</sup>，是为东流所；西山之下，有水自钟山石穴中，东出为绿玉池，南流为罗苴江<sup>今罗时江</sup>，是为西流所。故其地亦有三江之名。然练城之三江合流，此所之三江分流，虽同南行注洱海，而未尝相入也。

余与刘君先西过大石梁，乃跨弥苴佉江上者。西行厓中一里，有桥跨小溪上，即罗苴江也。桥之北，水塘潏潏<sup>liàngàn</sup>水满波连之状，青蒲蒙茸；桥之南，溪流如线，蛇行两畦间。因踞桥待舟，北望梅花村绿玉池在里外，而隔浦路湿，舟至便行，竟不及北探也。此地名中所，东山之东，罗川之上，亦有中所，乃即此地之分屯也，余昔自鸡山西下所托宿处。大约此地正东与鸡鸣寺，西与凤羽舍上盘相对，但各间相隔一山脊耳。桥西诸山皆土，而峭削殊甚，时多崩圯。钟山峙桥西北，溪始峙桥正西，盖钟山突而东，溪始环而西。溪始之上，有水一围，汇绝顶间，东南坠峡而下，高挈<sup>qiè</sup>统领众流之祖，



故以“溪始”名。下舟，随溪遵其东麓南行。两旁媵低于溪，壅<sub>y ng</sub>填塞修筑岸行水于中，其流虽小而急。此处小舟如叶，止受三人。其中弥苴佉江似可通大舟，而流急莫从。二里，则两岸渐平，而走沙中壅，舟胶搁浅不前。刘君与余乃登岸行隄，舟人乃凌波曳舟。五里，乃复下舟。少曲而西，半里，遂南挺而下湖。湖中菱蒲泛泛，多有连茭为畦，植柳为岸，而结庐于中者。汀水边平地港相间，曲折成趣，深处则旷然展镜，夹处则盲然罨<sub>y n</sub>画彩色杂陈的画，脩脩<sub>xi oxi o</sub>风景天成，无拘无束有江南风景；而外有四山环翠，觉西子湖又反出其下也。湖中渚田甚沃，种蒜大如拳而味异，罌粟花连畴接隄于黛柳镜波之间，景趣殊胜。三里湖尽，西南瞻邓川州治当山腋曲间，居庐不甚盛而无城，其右有崩峡倒冲之；昔年迁于德源城，以艰于水，复还故处。大路在湖之东，弥苴佉江西岸，若由陆路行，不复知此中有湖，并湖中有此景也。

又南行港间一里余，有路自东横亘于西山，即达州治之通道也。堤之下，连架三桥以泄水。舟由堤北东行，一里，穿桥而南。又半里，有小桥曰三条桥，即北从中所来之大道也。水穿桥东，路度桥南，俱南向行。初约顾仆以行李待此而不在，刘君临歧跼<sub>同局</sub>踏不安之状。时已过午，腹馁，余挥手别刘君，令速返。余遵大道南行，始见路东有小山横亘坞中，若当门之槛，截坞而出者，是为德源城，盖古迹也。按《志》，昔六诏未一，南诏廷五诏长为星回会，邓睽诏之妻劝夫莫往，曰：“此诈也，必有变。”以铁环约夫臂而行。后五诏俱焚死，遗尸莫辨，独邓睽以臂约认之还。后有欲强妻之，复以计谄之，得自尽，不为所污。故后人以德源旌之。山横坞中不甚高，而东西两端，各不属于大山。山之西，与卧牛相夹，则罗蒨江与邓川驿路从之；山之东，与西山湾山相夹，则弥苴

佞、闷地二江从之。南三里，从其西峡傍卧牛山东突之嘴行。卧牛山者，邓川东下南砂之臂也，一大峰，一小峰，相属而下，大者名卧牛，小者名象山；土人以象小而牛大，今俱呼为象山云。凑峡之间，有数十家当道，是为邓川驿。过驿一里，上盘西山之嘴，始追及仆担。遂南望洱海直上关而北，而德源横亘之南，尚有平畴，南接海滨。德源山之东，大山南下之脊，至是亦低伏东转，而直接海东大山。盖万里之脉，至洱海之北而始低渡云。

由嘴南仍依西山南下，二里，下度一峡口，其峡自西山出，横涉之面南上坡间。又二里，有坊当道，逾坡南行，始与洱海近。共五里，西山之坡，东向而突海中，是为龙王庙。南崖之下，有油鱼洞，西山腋中，有十里香奇树，皆为此中奇胜。而南瞻沙坪，去坡一里而遥，急令仆担先觅寓具餐，余并探此而后中食。乃从大路东半里，下至海崖。其庙东临大海，有渔户数家居庙中，庙前一坑下坠，架石度其上如桥。从石南坠坑下丈余，其坑南北横二丈，东西阔八尺，其下再嵌而下，则水贯峡底，小鱼千万头，杂沓于内。渔人见余至，取饭一掌撒，则群从而嘍即鱼儿咬吃之。盖其下亦有细穴潜通洱海，但无大鱼，不过如指者耳。油鱼洞在庙崖曲之间，水石交薄，崖内迤向内凹而抱水，东向如缺，崖下插水中，崆峒透漏。每年八月十五，有小鱼出其中，大亦如指，而周身俱油，为此中第一味，过十月，复乌有矣。崖之后，石耸片如芙蓉裂瓣，从其隙下窥之，多有水漱其底，盖其下皆潜通也。稍西上，有中洼之岩当路左，其东崖漱根，亦有水外通，与海波同为消长焉。

从其侧交大路而西逾坡，不得路，望所谓三家村者，尚隔一箐 qīng 大竹林踞西峡间。乃西半里，越坡而下，又西半里，涉箐而上，乃沿西山南向而趋，一里，渐得路，转入西腋，半里，抵三家村。问老妪，指奇树在村后田间。又半里，至其下。其树高临深岸，而南干半空，矗然挺立，大不及省城土主庙奇树之半，而叶亦差小。其花黄白色，大如莲，亦有十二瓣，按月而闰增一瓣，与省会之说同；但开时香闻远甚，土人谓之“十里香”，则省中所未闻也。榆城有风花雪月四大景，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上关以此花著。按志，榆城异产有木莲花，而不注何地，然他处亦不闻，岂即此耶？花自正月抵二月终乃谢，时已无余瓣，不能闻香见色，惟抚其本辨其叶而已。乃从村南下坡，共东南二里而至沙坪，聚落夹衢。入邸舍，晚餐已熟。而刘君所倩担夫已去，乃别倩为早行计。

十一日 早炊，平明，夫至乃行。由沙坪而南，一里余，西山之支，又横突而东，是为龙首关，盖点苍山北界之第一峰也。凤羽南行，度花甸哨南岭而东北转者，为龙王庙后诸山，迤迳从邓川之卧牛溪始，而北尽于天马，南峙者为点苍，而东垂北顾，实始于此，所以谓之“龙首”。《一统志》到点苍十九峰次第，自南而北，则是反以龙尾为首也。当山垂海错之外，巩城当道，为榆城北门锁钥，俗谓之上关，以据洱海上流也。入城北门，半里出南门，乃依点苍东麓南行。高眺西峰，多坠坑而下，盖后如列屏，前如连袂，所谓十九峰者，皆如五老比肩，而中坠为坑者也。

南二里，过第二峡之南，有村当大道之右，曰波罗村。其西山麓有蛺蝶蝴蝶中之一类，蛺 jiá 泉之异，余闻之已久，至是得

土人西指，乃令仆担先趋三塔寺，投何巢阿所栖僧舍，而余独从村南西向望山麓而驰。半里，有流泉淙淙，溯之又西，半里，抵山麓。有树大合抱，倚崖而耸立，下有泉，东向漱根窍而出，清冽可鉴。稍东，其下又有一小树，仍有一小泉，亦漱根而出。二泉汇为方丈之沼，即所溯之上流也。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蛱蝶，须翘栩然形态生动，其状酷肖，与生蝶真正的蛱蝶无异。又有真蝶千万，连须钩足，自树巅倒悬而下，及于泉面，缤纷络绎，五色焕然。游人俱从此月，群而观之，过五月乃已。余在粤西三里城，陆参戎即为余言其异，至此又以时早未花，询土人，或言蛱蝶即其花所变，或言以花形相似，故引类而来，未知孰是。然龙首南北相距不出数里，有此二奇葩，一恨于已落，一恨于未蕊即开花，皆不过一月而各不相遇。乃折其枝、图其叶而后行。

已望见山北第二峡，其口对逼如门，相去不远，乃北上躡之。始无路，二里，近峡南，乃得东来之道，缘之西向上跻，其坡甚峻。路有樵者，问何往，余以寻山对。一人曰：“此路从峡南直上，乃樵道，无他奇。南峡中有古佛洞甚异，但悬崖绝壁，恐不能行，无引者亦不能识。”又一老人欣然曰：“君既万里而来，不为险阻，余何难前导。”余乃解长衣，并所折蛱蝶枝，负之行。共西上者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上者三里，复西向悬跻。又二里，竟凌南峡之上，乃第三峡也。于是缘峡上西行，上下皆危崖绝壁，积雪皑皑，当石崖间，旭日映之，光艳夺目。下瞰南峰，与崖又骈峙成峡，其内坠壑深杳，其外东临大道，有居庐当其平豁之口，甚盛。以此崖南下俱削石，故必向北坡上，而南转西入也。又西上二里，崖

石愈巉巖 jié è 高峻，对崖亦穹环骈绕，盖前犹下崖相对，而至此则上峰俱回合矣。又上一里，盘崖渐北，一石横度足下，而上崖飞蹇刺空，下崖倒影无底。导者言：“上崖腋间，有洞曰大水，下崖腋间，有洞曰古佛。”而四睇皆无路。导者曰：“此度石昔从上崖坠下，横压下洞之上，路为之塞。”遂由度石之西，攀枝直坠，其下果有门南向，而上不能见也。门若裂罅，高而不阔，中分三层。下层坠若罨 yu n 干枯井，俯窥杳黑而不见其底，昔曾置级以下，爇 gù 举火灯而入甚深，今级废灯无，不能下矣。中层分瓣排椽，内深三丈，石润而洁，洞狭而朗，如披帷践榭，坐其内，随峡引眺，正遥对海光；而洞门之上，有中垂之石，俨如龙首倒悬，宝络丝线中挂。上层在中洞右崖之后，盘空上透，望颇窈窕 y oti o 深远，而中洞两崖中削，内无从上。其前门夹处，两崖中凑，左崖前削，石痕如猴，少 wán 其端，首大如卵，可践猴首，飞度右崖，以入上洞。但右崖欹侧，与左崖虽中悬二尺余，手无他援，而猴首之足，亦仅点半趾，跃陟甚难，昔亦有横板之度，而今无从觅。余宛转久之，不得度而下。导者言：“数年前有一僧栖此崖间，多置佛，故以‘古佛’名，自僧去佛移，其叠级架梯，亦久废无存，今遂不觉闭塞。”余谓不闭塞不奇也。乃复上度石，从其门扞崖直上。崖亦进隙成门，门亦南向，高而不阔，与下洞同，但无其层叠之异。峡左石片下垂，击之作钟敲声。北向入三丈，峡穷而蹶之上，有洼当后壁之半，外耸石片，中如齏 j 细粉白，以手摸之，内圆而底平，乃天成贮泉之器也。其上有白痕自洞顶下垂其中，如玉龙倒影，乃滴水之痕。臼侧有白磁一，乃昔人置以饮水者。观玩既久，乃

复下度石。导者乃取樵后峡去，余乃仍循崖东下。

三思，当南崖之口，路将转北，见其侧亦有小岐，东向草石间，可免北行之迂，乃随之下。其下甚峻，路屡断屡续。东下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下三里，乃及麓，渡东出之涧。涧南有巨石高穹，牧者多踞其上，见余自北崖下，争覘眺之，不知为何许人也。又南一里半，及周城村后，乃东出半里，入夹路之衢，则龙首关来大道也。时腹已馁，问去榆城道尚六十里，亟竭蹶而趋。遥望洱海东湾，苍山西列，十九峰虽比肩连袂，而大势又中分两重。北重自龙首而南至洪圭，其支东拖而出，又从洪圭后再起为南重，自无为而南至龙尾关，其支乃尽。洪圭之后，即有峡西北通花甸；洪圭之前，其支东出者为某村，又东错而直瞰洱海中，为鹅鼻嘴，即罗刹石也。不特山从此叠两重，而海亦界为两重焉。十三里，过某村之西，西瞻有路登山，为花甸道，东瞻某村，居庐甚富。又南逾东拖之冈，四里，过二铺，又十五里而过头铺，又十三里而至三塔寺。入大空山房，则何巢阿同其幼子相望于门。僧觉宗出酒沃饥而后饭。夜间巢阿出寺，徘徊塔下，踞桥而坐，松阴塔影，隐现于雪痕月色之间，令人神思悄然。

十二日 觉宗具骑挈餐，候何君同为清碧溪游。出寺即南向行，三里，过小纸房，又南过大纸房。其东即郡城之西门，其西山下即演武场。又南一里半，过石马泉。泉一方在坡坳间，水从此溢出，冯元成谓其清冽不减慧山。瓮为方池，其上有废址，皆其遗也。《志》云：“泉中落日照见有石马，故名。”又南半里，为一塔寺，前有诸葛祠并书院。又南过中和、玉局二峰。六里，渡一溪，颇大。又南，有峰东环

而下。又二里，盘峰冈之南，乃西向觅小径入峡。峡中西望，重峰崑同“掩”映，最高一峰当其后，有雪痕一派，独高垂如匹练界青山，有溪从峡中东注，即清碧之下流也。从溪北蹑冈西上，二里，有马鬣在左冈之上，为阮尚宾之墓。从其后西二里，蹑峻凌崖。其崖高穹溪上，与对崖骈<sup>pián</sup>相对突如门，上耸下削，溪破其中出。从此以内，溪嵌于下，崖夹于上，俱逼仄深窅。路缘崖端，挨北峰西入，一里余，马不可行，乃令从者守马溪侧，顾仆亦止焉。

余与巢阿父子同两僧溯溪入。屡涉其南北，一里，有巨石蹲涧旁，两崖巉石，俱堆削如夹。西眺内门双耸，中劈，仅如一线，后峰垂雪正当其中，掩映层叠，如挂幅中垂，幽异殊甚。觉宗辄解筐酌酒，凡三劝酬。复西半里，其水捣峡泻石间，石色光腻，文理灿然，颇饶烟云之致。于是盘崖而上，一里余，北峰稍开，得高穹之坪。又西半里，自坪西下，复与涧遇。循涧西向半里，直逼夹门下，则水从门中突崖下坠，其高丈余，而下为澄潭。潭广二丈余，波光莹映，不觉其深，而突崖之槽，为水所汨，高虽丈余，腻滑不可着足。时余狎嬉戏之不觉，见二僧已逾上崖，而何父子欲从涧北上，余独在潭上觅路不得。遂蹑峰槽，与水争道，为石滑足，与水俱下，倾注潭中，水及其项。亟跃而出，踞石绞衣。攀北崖，登其上，下瞰余失足之槽，虽高丈余，其上槽道，曲折如削，腻滑尤甚；即上有初层，其中升降，更无可阶也。再逾西崖，下觑其内有潭，方广各二丈余，其色纯绿，漾光浮黛，照耀崖谷，午日射其中，金碧交荡，光怪得未曾有。潭三面石壁环窝，南北二面石门之壁，其高参天，后面即峡底之石，高亦

二三丈；而脚嵌颞突颞音 s ng原意指人的脑门子，此句的意思是石头下部相嵌，而上部却突出伸张，下与两旁联为一石，若剖半盎，并无纤隙透水潭中，而突颞之上，如檐覆潭者，亦无滴沥抛崖下坠；而水自潭中辄东面而溢，轰倒槽道，如龙破峡。余从崖端俯而见之，亟攀崖下坠，踞石坐潭上，不特影空人心，觉一毫一孔，无不莹彻。亟解湿衣曝石上，就流濯足，就日曝背，冷堪涤烦，暖若挟纩kuàng 丝棉，暖和得像裹着丝棉。何君父子亦百计援攀援险至，相叫奇绝。

久之，崖日西映，衣亦渐干，乃披衣复登崖端，从其上复西逼峡门，即潭左环崖之上。其北有覆崖度空，可当亭榭之憩，前有地如掌，平嵒若台，可下瞰澄潭，而险逼不能全见。既前，余欲从其内再穷门内二潭，以登悬雪之峰。何君辈不能从，亦不能阻，但云：“余辈当出待于休马处。”余遂转北崖中垂处，西向直上。一里，得东来之道，自高穹之坪来，遵之曲折西上，甚峻。一里余，逾峡门北顶，复平行而西半里，其内两崖石壁，复高骈夹起，门内上流之涧，仍下嵌深底。路傍北崖，削壁无痕，不能前度，乃以石条缘崖架空，度为栈道者四五丈，是名阳桥，亦曰仙桥。桥之下，正门内之第二潭所汇，为石所亏蔽，不及见。度桥北，有叠石贴壁间。稍北，叠石复北断，乃趁其级南坠涧底。底有小水，蛇行块石间，乃西自第一潭注第二潭者。时第二潭已过而不知，只望涧中西去，两崖又骈对如门，门下又两巨石夹峙，上有石平覆如屋而塞其后，覆屋之下，又水潴其中，亦澄碧渊渟tíng 深水潭，而大不及外潭之半。其后塞壁之上，水从上涧垂下，其声潺潺不绝，而前从块石间东注二潭矣。余急于西上，



遂从涧中历块石而上。涧中于是无纤流，然块石经冲涤之余，不特无污染，而更光腻，小者践之，巨者攀之，更巨者则转夹而梯之。上瞩两崖，危矗直夹，弥极雄厉。渐上二里，礧石高穹，滑不能上，乃从北崖转陟箐中。崖根有小路，为密箐所翳，披之而行。又二里，闻人声在绝壁下，乃樵者拾枯枝于此，捆缚将返，见余，言前已无路，不复可逾。余不信，更从丛篁竹林中披陡而西上。其处竹形渐大，亦渐密，路断无痕。余莽奋力披开辟之意之，去巾解服，攀竹为絙<sup>g ng</sup>粗绳。复逾里余，其下壑底之涧，又环转而北，与垂雪后峰，又界为两重，无从竟升。闻清碧涧有路，可逾后岭通漾濞，岂尚当从涧中历块耶？

时已下午，腹馁甚，乃亟下；则负刍之樵，犹匍匐箐中。遂从旧道五里，过第一潭，随水而前，观第二潭。其潭当夹门逼束之内，左崖即阳桥高横于上，乃从潭左攀蹬隙，上阳桥，逾东岭而下。四里至高穹之坪，望西涧之潭，已无人迹，亟东下沿溪出，三里至休马处。何君辈已去，独留顾仆守饭于此，遂啜之东出。三里半，过阮墓，从墓右下渡涧，由涧南东向上岭。路当南逾高岭，乃为感通问道；余东逾其余支，三里，下至东麓之半。牧者指感通道，须西南逾高脊乃得，复折而西南上跻，望崖而登，竟无路可循也。二里，登岭头，乃循岭南西行。三里，乃稍下，度一峡，转而南，松桧翳依<sup>形容</sup>树木掩映之状，桧：guì，是一种常绿乔木，净宇指高空明净高下，是为宕山，而感通寺在其中焉。

盖三塔、感通，各有僧庐三十六房，而三塔列于两旁，总以寺前山门为出入；感通随崖逐<sup>这里为随之意</sup>林，各为一院，无

山门总摄，而正殿所在，与诸房等，正殿之方丈有大云堂，众俱以大云堂呼之而已。时何君辈不知止于何所，方逐房探问。中一房曰斑山，乃杨升庵写韵楼故址，初闻何君欲止此，过其门，方建醮设法于前，知必不在，及不问而去。后有人追至，留还其房。余告以欲觅同行者，其人曰：“余知其所止，必款斋而后行。”余视其貌，似曾半面半陌生，半熟悉，而忘从何处，谛审之，知为王赓虞，乃卫侯之子，为大理庠生庠<sub>xiáng</sub>学校，庠生即学生，向曾于大觉寺会于遍周师处者也。今以其祖母忌辰，随其父来修葺于此，见余过，故父子相谄<sub>shàn</sub>知悉，而挽留余饭焉。饭间，何君亦令僧来招。既饭而暮，遂同招者过大云堂前北上，得何君所止静室，复与之席地而饮。夜月不如前日之皎。

十三日 与何君同赴斋别房，因遍探诸院。时山鹃花盛开，各院无不灿然。中庭院外，乔松修竹，间以茶树。树皆高三四丈，绝与桂相似，时方采摘，无不架梯升树者。茶味颇佳，炒而复曝，不免黝黑。已入正殿，出门亦宏敞。殿前有石亭，中立我太祖高皇帝即明太祖朱元璋赐僧《无极归云南诗》十八章，前后有御跋。此僧自云南入朝，以白马、茶树献，高皇帝临轩见之，而马嘶花开，遂蒙厚眷。后从大江还故土，帝亲洒天葩，以江行所过，各赋一诗送之，又令诸翰林大臣皆作诗送归。今宸翰原意指帝王宫殿，后作为帝王代称，这里代指朱元璋已不存，而诗碑犹当时所镌者。李中谿《大理郡志》，以奎章指皇帝手笔不可与文献同辑，竟不之录。然其文献门中亦有御制文，何独诗而不可同辑耶？殿东向，大云堂在其北。僧为滹茗设斋。

已乃由寺后西向登岭，觅波罗岩。寺后有登山大道二；一直上西北，由清碧溪南峰上，十五里而至小佛光寨，疑与昨清碧溪中所望雪痕中悬处相近，即后山所谓笔架山之东峰矣；一分岐向西南，溯寺南第十九涧之峡，北行六里而至波罗岩。波罗岩者，昔有赵波罗栖此，朝夕礼佛，印二足迹于方石上，故后人即以“波罗”名。波罗者，乃此方有家道人之称。其石今移大殿中为拜台。时余与何君乔梓骑而行。离寺即无树，其山童然。一里，由岐向西南登。四里，逾岭而西，其岭亦南与对山夹涧为门者。涧底水细，不及清碧，而内峡稍开，亦循北山西入。又一里，北山有石横叠成岩，南临深壑。壑之西南，大山前抱，如屏插天，而尖峰齿齿列其上，遥数之，亦得十九，又苍山之具体而微者。岩之西，有僧构室三楹，庭前叠石明净，引水一瓮贮岩石下，亦饶幽人之致。僧瀹茗炙面为饵以啖客。久之乃别。

从旧路六里，过大云堂，时觉宗相待于斑山，乃复入而观写韵楼。楼已非故物，今山门有一楼，差可以存迹。问升庵遗墨，尚有二扁通“篇”，寺僧恐损剥，藏而不揭也。僧复具斋，强吞一盂而别。其前有龙女树。树从根分挺三四大株，各高三四丈，叶长二寸半，阔半之，而绿润有光，花白，大于玉兰，亦木莲之类而异其名。时花亦已谢，止存数朵在树杪即树梢，而高不可折，余仅折其空枝以行。

于是东下坡，五里，东出大道，有二小塔峙而夹道；所出大道，即龙尾关达郡城者也。其南有小村曰上睦，去郡尚十里。乃遵道北行，过七里、五里二桥，而入大理郡城南门。经大街而北，过鼓楼，遇吕梦熊使者，知梦熊不来，而乃郎

他的儿子，乃即“他”已至。以暮不及往。乃出北门，过吊桥而北，折而西北二里，入大空山房而宿。

十四日 观石于寺南石工家，何君与余各以百钱市一小方。何君所取者，有峰峦点缀之妙；余取其黑白明辨而已。因与何君遍游寺殿。是寺在第十峰之下，唐开元中建，名崇圣。寺前三塔鼎立，而中塔最高，形方，累十二层，故今名为三塔。塔四旁皆高松参天。其西由山门而入，有钟楼与三塔对，势极雄壮；而四壁已颓，檐瓦半脱，已岌岌矣。楼中有钟极大，径可丈余，而厚及尺，为蒙氏时即南诏统治时期铸，其声闻可八十里。楼后为正殿，殿后罗列诸碑，而中谿所勒黄华老人书四碑俱在焉。其后为雨珠观音殿，乃立像铸铜而成者，高三丈。铸时分三节为范，肩以下先铸就而铜已完，忽天雨铜天上下铜雨如珠，众共掬而熔之，恰成其首，故有此名。其左右回廊诸像亦甚整，而廊倾不能蔽焉。自后历级上，为净土庵，即方丈也。前殿三楹，佛座后有巨石二方，嵌中楹间，各方七尺，厚寸许。北一方为远山阔水之势，其波流潏折，极变化之妙，有半舟度尾烟汀间。南一方为高峰叠障之观，其氤氲浅深，各臻接近神化。此二石与清真寺碑趺<sup>f</sup>碑下石座枯梅，为苍石之最古者。清真寺在南门内，二门有碑屏一座，其北趺有梅一株，倒撇垂趺间。石色黯淡，而枝痕飞白，虽无花而有笔意。新石之妙，莫如张顺宁所寄大空山楼间诸石，中有极其神妙更逾于旧者。故知造物之愈出愈奇，从此丹青一家，皆为俗笔，而画苑可废矣。张石大径二尺，约五十块，块块皆奇，俱绝妙著色山水，危峰断壑，飞瀑随云，雪崖映水，层叠远近，笔笔灵异，去皆能活，水如有声，不特五色灿然而已。其后又有正殿，庭中有白山茶一株，花大如红茶，而瓣簇如之，花尚未尽也。净土庵之北，又有一庵，其殿内

外庭除，俱以苍石铺地，方块大如方砖，此亦旧制也；而清真寺则新制以为栏壁之用焉。其庵前为玉皇阁道院，而路由前殿东巩门入，绀宫三重，后乃为阁，而竟无一黄冠居守，中空户圯，令人怅然。

十五日 是日为街子之始。盖榆城有观音街子之聚此地民俗，三月十五日祭观音，地点即在观音街子，今通称三月街，后人以此种仪式也进行交易活动，设于城西演武场中，其来甚久。自此日始，抵十九日而散，十三省物无不至，滇中诸彝物亦无不至，闻数年来道路多阻，亦减大半矣。

晨餐后，何君以骑同余从寺左登其祖茔。过寺东石户村，止余环堵数十围，而人户俱流徙已尽，以取石之役开凿大理石的劳役，不堪其累也。寺南北俱有石工数十家，今惟南户尚存。取石之处，由无为寺而上，乃点苍之第八峰也，凿去上层，乃得佳者。又西上二里半，乃登其茔。脉自峰顶连珠下坠，前以三塔为案，颇有结聚环护之胜。还二里，至寺后，转而南过李中谿墓。乃下马拜之。中谿无子，年七十余，自营此穴，傍寺以为皈依在寺旁造墓，为的是皈依佛门，而孰知佛宇之亦为沧桑耶！由西石户村入寺饭。同巢阿趋街子，且欲入城访吕郎，而中途雨霰大作，街子人俱奔还，余辈亦随之还寺。

十六日 巢阿同乃郎往街子，余由西门入叩吕梦熊乃郎。讯其寓，得于关帝庙前，盖西城之内南隅也，时已同刘陶石往街相马矣。余乃仍由西门西向一里半，入演武场，俱结棚为市，环错纷纭。其北为马场，千骑交集，数人骑而驰于中，更队以觚高下焉。时男女杂沓，交臂不辨，乃遍行场市。巢阿买文已返，刘、吕物色无从，遇觉宗，为饮于市，且觅面为饭。观场中诸物，多药，多毡布及铜器木具而已，无

足观者。书乃吾乡所刻村塾中物及时文数种，无旧书也。既暮，返寺中。

十七日 巢阿别而归，约余自金腾东返，仍同尽点苍之胜，目下恐渐热，先为西行可也。送至寺前，余即南入城。遇刘陶石及沙坪徐孝廉，知吕郎已先往马场，遂与同出。已遇吕，知买马未就。既而辞吕，观永昌贾人宝石、琥珀及翠生石诸物，亦无佳者。仍觅面为饭。饭后觅顾仆不得，乃返寺，而顾仆已先在矣。

十八日 由东门入城，定巾，买竹箱，修旧篋箱子。再过吕寓，叩刘、吕二君。吕命其仆为觅担夫，余乃返。

十九日 早过吕寓，二君留余饭。同刘君往叩王赓虞父子，盖王亦刘戚也，家西南城隅内。其前即清真寺。寺门东向南门内大街，寺乃教门沙氏所建，即所谓回回堂也。殿前槛陞窗棂之下，俱以苍石代板，如列画满堂，俱新制，而独不得所谓古梅之石。还寺，所定夫来索金加添，余不许。有寺内僧欲行，余索其定钱，仍措<sub>kn</sub>刁难不即还。令顾仆往追，抵暮返，曰：“彼已愿行矣。”

二十日 晨起候夫，余以其欲壑无厌<sub>即贪欲太大，永不满足</sub>，另觅寺僧为负。及饭，夫至，辞之。索所畀索回给予的定金，彼展转不还。余乃以重物寄觉宗，令顾仆与寺僧先行。余乃入西门，自索不得，乃往索于吕挥使乃郎，吕乃应还。朱仍入清真寺，观石碑上梅痕，乃枯槎而无花，白纹黑质，尚未能如张顺宁所寄者之奇也。

出南门，遂与僧仆同行。遵西山而南，过五里、七里二桥，又三里，过感通寺前入道。其南，有三四家夹道，曰上

睦。又南，则西山巍峨之势少降，东海弯环之形渐合。十里，过阳和铺。又十里，则南山自东横亘而西，海南尽于其麓，穿西峡而去。西峡者，南即横亘之山，至此愈峻，北即苍山，至此南尽，中穿一峡，西去甚逼。而峡口稍旷，乃就所穿之溪，城其两崖，而跨石梁于中。以通往来。所谓下关也，又名龙尾关。关之南则大道，东自赵州，西向漾濞焉。

既度桥出关南，遂从溪南西向行。三里，南北两山俱逼凑，水捣其中如线，遥睇其内，崇峰北绕苍山之背，壁立变环，掩映殊异。破峡而入，又二里，南峰俱成石壁，倒压溪上，北峰一支，如渴咒<sup>s</sup>雌犀牛下赴，两崖相粘，中止通一线，剖石倒崖，始行峡中，继穿石下。峡相距不盈四尺，石梁横架其西，长丈五尺，而狭仅尺余，正如天台之石梁。南崖亦峻，不能通路。出南崖上，俯而瞰之，毛骨俱悚。又西里余，折而北，其溪下嵌甚微。又北，风雨大至。北三里余，数家倚西山人，是为潭子铺，其地为赵州属。北五里，转而西，又北十五里，有溪自西峡来入，是为核桃箐。渡箐溪，又北五里，有三四家倚西山下，是为茅草房，溪两旁至此始容斫崖之膝，然犹栝椽<sup>qu n</sup>曲木制成之盂之缀于箐底也。是日，榆道自漾濞下省，赵州、大理、蒙化诸迎者，磔躩<sup>diéiè</sup>小步行走雨中。其地去四十里桥尚五里，计时才下午，恐桥边旅肆为诸迎者所据，遂问舍而托焉，亦以避雨也。

二十一日 鸡再鸣，促主者炊，起而候饭。天明乃行，云气犹勃勃也。北向仍行溪西，三里余，有亭桥跨溪上，亭已半圯，水沸桥下甚急，是为四十里桥，桥东有数家倚东崖下，皆居停之店，此地反为蒙化属。盖桥西为赵州，其山之

西为蒙化，桥东亦为蒙化，其山之东为太和，犬牙之错如此。至是始行溪东，傍点苍后麓行。七里余，有数十家倚东山而庐，夹路成巷，是为合江铺。至是始望西北峡山横裂，有山中披为隙，其南者，余所从来峡也；其北来者，下江嘴所来漾濞峡也；其西南下而去者，二水合流而下顺宁之峡也。峡形虽遥分，而溪流之会合，尚深嵌西北峡中，此铺所见，犹止南来一溪而已。出铺北，东山余支垂而西突，路北逾之，遂并南来溪亦不可见，盖余支西尽之下，即两江会合处，而路不由之也。西北行坡岭者四里，始有二小流自东北两峡出。既而盘曲西下，一涧自东北峡来者差大，有亭桥跨之，亭已半圯，是为亨水桥。盖苍山西下之水，此为最大，亦西南合于南北二水交会处。然则“合江”之称，实三流，不止漾水、濞水而已也。从桥西复西北逾一小岭，共一里，始与漾水遇。其水自漾濞来经此，即南与天生桥之水合，破西南山峡去，经顺宁泮山而下澜沧江。路溯其东岸行。其东山亦苍山之北支也，其西山乃罗均南下之脉，至此而迤迤西南，尽于顺宁之泮山。

北行五里，有村居夹而成巷，为金牛屯。出屯北，有小溪自东山出，架石梁其上，侧有石碑，拭而读之，乃罗近溪所题《石门桥诗》也。题言石门近在桥左，因矫首东望，忽云气迸坼<sup>chē</sup>裂开，露出青芙蓉两片，插天拔地，骈立对峙，其内崇峦叠映，云影出没，令人神跃。亟呼顾仆与寺僧，而二人已前，遥追之，二里乃及。方欲强其还，而一僧旁伺，问之，即石门旁药师寺僧也。言门上有玉皇阁，又有二洞明敞可居，欣然愿为居停主。乃东向从小路导余，五里，抵山下，



过一村，即药师寺也。遂停杖其中。其僧名性严，坐余小阁上，摘蚕豆为饷。时犹上午，余欲登山，性严言，玉皇阁躡峰而上十里余，且有二洞之胜，须明晨为竟日游，今无及也。盖性严山中事未完，既送余返寺，遂复去，且以匙钥置余侧。余时慕石门奇胜，餐饭，即扃其阁，东南望石门而趋，皆荒翳断滕，竟不择道也。

二里，见大溪自石门出，溪北无路入，乃下就溪中；溪中多巨石，多奔流，亦无路入。惟望石门近在咫尺，上下逼凑，骈削万仞，相距不逾二丈，其顶两端如一，其根止容一水。盖本一山外屏，自从其脊一刀中剖而成者，故既难为陆陟，复无从溯溪。徘徊久之，乃渡溪南，反随路西出。久之得一径东向，复从以入，将及门下，复渡溪北。溪中缚木架巨石以渡，知此道乃不乏行人，甚喜过望。益东逼门下，丛篁竹林覆道。道分为二，一东躡坡磴，一南下溪口。乃先降而就溪，则溪水正从门中跃出，有巨石当门扼流，分为二道。袭之而下，北则漫石腾空，作珠帘状而势甚雄；南则嵌槽倒隙，为悬溜形而势甚束。皆高二丈余，两旁石皆逼削，无能上也。乃复上就东岐躡磴。已又分为二，一北上躡坡，一南凌溪石。乃先就溪凌石，其石大若万斛之舟，高泛溪中，其根四面俱湍波潏激，独西北一径悬磴而上，下瞰即珠帘所从跃出之处，上眺则石门两崖劈云削翠，高骈逼凑，真奇观也。但门以内则石崩水涌，路绝不通，乃复上就北岐躡磴。始犹藤箐蒙茸，既乃石崖耸突，半里，路穷，循崖南转，飞崖倒影，上逼双阙，下临绝壑，即石门之根也，虽猿攀鸟翥飞翔，不能度而入矣。久之，从旧路返药师寺。穷日之力，可并至玉皇阁，姑

憩而草记，留为明日游。

二十二日 晨起候饭，性严束火负铛铁锅，摘豆裹米，令僧仆分携，乃从寺后东向登山。二里，转而南向循山腰上，二里，复随峡转东，一里，从峡尽处南转逾岭。一里，路分二岐，一东上者，为花椒庵石洞道；一南上者，一里而逾石门之上。此石门之北崖也，所登处已在门之内，对瞰南崖崩削之状，门底轰沸之形，种种神旺，独所踞崖端危险，不能返观，犹觉未能两尽也。东眺门以内，峡仍逼束，水自东南嵌底而来。其正东有山一支，巍然中悬，恰对峡门，而玉皇阁即踞其上，尚不能遥望得之，盖其内木石茸密，非如外峰可以一览尽耳。于是缘冈脊东上一里，南与峡别，折而东北上半里，坳间有颓垣遗构，为玉峰寺废址。玉峰者，万历初僧石光所建，药师乃其下院，而性严即其后嗣也。其后又有一废址，曰极乐庵。从其后复转向东南上半里，再与东峡遇，乃缘支峡东向行，古木益深。半里，支峡东尽，乃南渡其上，复北转，共二里而得玉皇阁。阁南向石门而遥，东临峡壁而逼，初创于朱、史二道人，有僧三贤扩而大之，今前楼之四壁俱颓，后阁之西角将仆，盖岌岌矣。阁东有台，下临绝壑，其下有洞，为二道静修处。时二僧及仆，俱然通“燃”火觅泉将为炊，余不及觅洞，先从阁援石独上。盖遥望峡后大山，上耸三峰者，众皆指为笔架峰，谓即东南清碧溪后主峰，余前由四潭而上，曾探其阳，兹更欲一穷其阴，以尽石门涧水之源，竟不暇招同行者，而同行僧仆亦不能从。余遂贾勇直前。

二里，山石既穷而土峰峻甚，乃攀树。三里，山树亦尽，渐陟其顶。层累而上，登一顶，复起一顶。顶皆烧茅流土，无

复棘翳，惟顶坳间，时丛木一区，棘翳随之。余从岭脊烧痕处行，虎迹齿齿，印沙土间。连上数顶，始造其极，则犹然外峰也。始知苍山前后，共峰两重：东峙者为正峰，而形如笔架者最高；西环者南从笔架、北从三塔后正峰，分支西夹，臂合而前，凑为石门。但其中俱崩崖坠派，不复开洋，俱下盘夹箐，水嵌其底，木丛其上。余从峰头东瞰笔架山之下，有水悬捣涧底，其声沸腾，其形夭矫，而上下俱为丛木遥罨，不能得其全，此即石门之源矣。又从外岭北行，见其北又分支西下，即漾濞驿北之岭，西尽于漾濞桥者也。时日色正午，开霁特甚，北瞻则凤羽之西，有横山一抹，自西北斜亘而来者，向从沙溪南望，斜亘其西南，为桥后水口者也。剑川之路，溯之北入；南眺则潭子铺西之山，南截漾、濞二水之口，为合江铺者，大理之路，随之北来；西览则横岭铺之脊，排闥西界，北接斜亘之岭，南随合江西下，永昌之路，逾之西向；惟东面内峰巖巖 jī yē 高峻，榆城即在东麓，而间隔莫逾，一以峰高崖陡，攀跻既难，一以山划两重，中箐深陷，降陟不易。闻此山北坳中，有大堡白云寺，可跻内峰绝顶，又南逾笔架，乃东下清碧溪。大堡之路，当即从分支西下之岭，循度脊而上，无此中壅之箐，沐西平征大理，出点苍后，立旗帜以乱之，即由此道上也。

凭眺久之，乃循旧迹下。三里，忽误而坠西北支，路绝崖欹，无从悬坠，且空山杳隔，莫辨真形，竟不知玉皇阁所倚之支在南在北也。疑尚濒南涧箐中，而涧中多岐，且峻崖绝坂，横度更难，有棘则蒙翳，无棘则流圯。方徘徊间，雨复乘之，忽闻南箐中有呼噪声，知玉皇阁在其下。余亦漫呼

之，已遥相应，而尚隔一箐，树丛不可见，路绝不可行。盘箐之上腋二里，始得石崖，于是攀隙坠空，始无流坠之恐，而雨倾如注。又一里而出玉皇阁之右，炊饭已寒，重沸汤而食之。阁左少下，悬崖之间，有洞南向，下临深涧，乃两巨石合掌而成者。洞高一丈，下阔丈五，而上合尖，其深入约及数丈，而底甚平。其石质粗粝，洞形亦无曲折之致，取其通明而已。洞前石崖上下危削，古木倒盘，霏烟揽翠，俯掬轰流，令人有杳然别天之想。

时雨已复霁，由旧路转北而下，三里，至玉峰寺旧址。由岐下北壑，转峡度坞，一里余而得花椒庵石洞。洞亦巨石所覆，其下半叠石盘，半度空中，空处浮出二三丈，上下亦离丈余，而平皆如砥磨刀石。惟北粘下盘之上，而东西南三面，俱虚檐如浮舫，今以碎石随其檐而窒之，只留门西向，而置佛于中。其前架楼三楹，而反无壁；若以窒洞者窒楼，则洞与楼两全其胜矣。其北又一巨石隆起，下有泉出其隙间，若为之供者。此地境幽坞绕，水石错落，亦栖真之地。龕中器用皆备，而寂无居人，户亦设而不关。余愧行脚不能留此，为怅然而去。乃西向平下一里，即石门北顶北来之道，向所由上者。又北六里而返药师。途中遇一老人，负桶数枚下山，即石洞所栖之人，每日登山箍桶，晚负下山，鬻以为餐，亦不能夜宿洞间也。

二十三日 晨起，为性严作《玉皇阁募缘疏》。因出纸请书，余书而后朝食。山雨忽作，因停屐待之。近午，雨少杀，余换草履，性严披毡送之。出药师殿门，即北行，二里，涉一枯涧。其涧自东北山麓出，下嵌甚深，苍山之后至此，又

西北一里矣。既渡，西北上西纤之坡，一里逾其上，始见其西开一东西坞，漾濞之水从其中东注之。西向平下共二里，山南有数十家当大路，是为漾濞驿。别送僧，西行溪北田塍中三里余，北界山环而稍南，扼水直逼南山下，是为矾头村，亦有数十家当矾之腋。路南向盘之，遂蹊矾嘴而西。半里，雨止，路转北，复开南北坞，于是倚东西麓北行。三里余，抵漾濞街。居庐夹街临水甚盛，有铁锁桥在街北上流一里，而木架长桥即当街西跨下流，皆度漾濞之水，而木桥小路较近。

按《志》：剑川水为漾，洱海水为濞，二水合流故名。今此桥去合江铺北三十里，驿去其北亦十五里，止当漾水，与濞水无涉，何以兼而名之耶？岂濞水非洱海，即点苍后出之别流耶？然余按：水出丽江府南者，皆谓之漾。如漾共发源于十和之中海，经七和下鹤庆，合东西诸泉而入穴，故曰漾共。此水发源于九和，经剑川别而南流，故曰漾别。则“别”乃分别之“别”，非口鼻之“鼻”也。然《一统志》又称为漾备，此又与胜备同名，亦非“濞”字之一征矣。

余乃就木桥东买蔬米，即由此度，不及北向铁桥度，其中始觉汤汤，倍于洱水。西向又有一峡自西来，是为永平道；望大坞北去，亦数里而分为二，而永昌大道，则从此而西。始行坞中，二里渐上。又二里，有数家夹道，大坊跨之，曰“绣岭连云”，言登岭之始也，是为白木铺。由是循南坡西向上，二里，由坡间转向南，一里余，复转向西，于是回眺东之点苍，东北之凤羽，反愈近，然所临之峡则在南。更西蹊坡，迤邐而上，又四里，有寺东向，当坡嘴中悬，是为舍茶寺。就而饭。由其后又西上，路稍平，其南临东出之涧犹故

也。又二里，有村当岭脊，是为横岭铺。铺之西，遂西蹑夹坑中，又上三里而透岭坳之脊。其坳夹隘如门，透其西，即有坑北坠，又有坑西流。路随西流者下，二里，路转向南峡，而水乃由北峡去，始知犹北流而东入漾鼻上流者。

又南二里，其峡中平，而水忽分南北。始知其脉由此峡中自西而东，度其上所逾夹隘，乃既度，而北突之峰，非南来之脊也，盖此脊西北自罗均山分支，东南至此，降度峡底，乃东突崇峰，由其北而东下者为横岭，而东尽于白木铺，由其南逶迤南去者，东挟碧溪江，西挟胜备水即碧溪江，而尽于两水交会处，是其脉亦不甚长也。从峡中南行半里转西，有小水自东南坠峡来，始成流西去。又一里，随流南转，始循水东崖下。既渡其西，复涉其东，四里余，有水自东峡出，西与南下之涧合，其流始大，而峡愈逼东崖，直瞰水而西，路乃渡而循西崖下。南出隘，已昏黑。稍上坡，共二里，有一二家倚西坡上，投宿不得。又南，两崖愈凑，三里及之，复渡溪东，则数家倚东崖下，是为太平铺，乃宿其敞楼。按《志》，是水为九渡河，沿山绕流，上跨九桥者是。其下流与双桥河合于黄连堡东南，入胜备江。

二十四日 鸡鸣具饭，昧爽即行。越涧，傍西山而南，其峡仍逼。五里，遵西山之崖渐上，五里，盘其南突之嘴，遂挟北峰西行，路转于上，溪转于下。又西十里，有村倚北山坡峡间，庐舍最盛，是为打牛坪，相传诸葛丞相过此，值立春，打牛以示民者也。又遵北坡随峡流西下，十里，有山横截其西，乃稍降而逼其下。忽见有溪自北而南湫冲刷，横截山之东麓，太平铺，九渡河自东注之，有数家当其交会之夹，是

为胜备村，此北来之水，即胜备江也。盘村坡溯江而北半里，乃涉亭桥，渡江西崖。江流差大于洱水，而不及漾濞，其源发于罗武山，下流达于蒙化，入碧溪江。由其西转而随流南下，循西山之麓行，崖峭甚。半里，又隔江与胜备村对。又南一里余，有小峡自西来，截之渐南上。盘其东突之坡，共七里，又上而盘其南突之嘴，水从其下西转南折而破峡去，路从其上挟北坡西下。盖其西有峡，自西坳下坠而来，又有山，从峡南挟之俱东，当突嘴之下，与胜备合而破其南峡，突嘴之路，不能超峡而度其南挟之东垂，故西折一里余。而下循其西坳，又东折一里，而上盘其东垂，东垂即胜备所破峡之西崖也。半里，转其南，又有一小水自东垂南西峡来入，乃舍其南去大流，而溯其西来小流，循东垂南崖西向入之。一里余，有村踞小流之北坡，夹路成聚，是为黄连堡，始知此小流即双桥河也。饭于其处，山雨骤至，稍待复行。渐转西北，行冈上二里，其下峡直自北来，乃下渡峡中小桥而西。此桥即双桥之一也，其河源尚在北坞中。

从桥西即躡西坡而上，二里稍平，西向坞倚南峰复上坡，二里，西逾冈脊，是为观音山脊，南北俱有寺。南峰当脊而起，其巅颇耸，有阁罩其上，以远不及登。拂脊间碑读之，言昔武侯过此，方觅道，闻犬吠声，而左右报观音现，故俗又呼为娘娘叫狗山，按《郡志》，即地宝藏山也。从脊西遥望，其南壑杂沓而下，高山无与为匹者，当遥通阿禄司新牛街之境也；其西壑亦杂沓而来，其外远山，自北亘脊南去，北支分而东向，逶迤与此山属，南抱为壑，颇宽豁，而坡陀层伏，不成平坞；西山亘脊之半，有寺中悬，缥缈云岚间，即所谓

“万松仙景”也。

于是从岭头盘旋，西北二里，转过西下之峡，由其北乃陟西来之脊。其脊南北俱有峡，路从其中，共二里，西向稍下，树木深翳。再下，再过脊，又八里，有数十家倚北坡夹道而庐，是为白土铺。又西入峡，七里渐上，渐逼西山，山脊东垂，南北坠壑甚深，松翳愈密，上下亏蔽，有哨房在坡间，曰松坡民哨，而无居人。此处松株独茂，弥山蔽谷，更无他木，闻其地茯苓甚多，鲜食如山药。坡名以“松”，宜也。其脊盖自西岭分支，东度观音山者，第不知南北之水何下耳。于是西上蹊蹬，甚峻，数十盘而登。共五里，有寺踞东悬之脊，东向凭临于松云翠涛之间，是为万松仙景寺。后有阁曰松梵，朱按君泰楨所题。登之，东眺甚豁，苍山雪色，与松壑涛声，远近交映也。由其后再曲折上跻，二里余，登岭头。又一里余，西过一脊，以为绝顶矣，顶脊南北分坠之峡，似犹东出者。又西上一里，蹊南突之巅，榜曰“日升天顶”。又西一里，穿峡而入，有数家散处峡洼间，俱以木皮为屋，木枝为壁，是为天顶铺。先是土人俱称为“天井”。余以为在深壑中，而不意反在万山绝顶也，问所谓井者，亦竟无有。岭头之庐，以非常站所歇，强之后可。既止，风雨交作，寒气逼人，且无从市米，得面为巴即粑粑而啖之。卧。

二十五日 味爽，啖所存巴，平明即行，雾蔽山顶，茫无可见。西向稍下一里，山峰簇立成洼，洼中有小路北去，有小水南流，大道随之。南行峡中，一里，折而随峡西下，峡南已坠壑盘空，窈然西出矣。西下三里余，有哨房当坡而西向，亦虚而无人。其北又有一峡自东下，与南峡会于坡前。路



盘坡而北，渡坡北涧，即随北涧西下，共四里余，过梅花哨，于是南北两界山渐开。循北山又西，四里，度西垂之脊，始全见其南北两崖下坠之坑，盘壑西出，而西有巨壑焉。沿支西下，又八里，抵西麓，有寺当路北。渡峡中小水，从其西转西北，行田塍中二里，有一塘积水东坡下，挟其西而北，又三里，抵永平县之东街。

其处东西两界山相距八里，北即其回环之兜，南为其夹门之峡，相距一十五里，而银龙江界其中。其水发源上旬里阿荒山，一名太平河。每岁孟冬近晓，有白气横江，恍若银龙，故名。下流经打坪诸寨，入澜沧江。当县治东，有桥跨其上，其处即为市而无城。其北有城堞略具，乃守御所，而县不在其中也。银龙桥之西，又有桥名普济，桥下小水东南入银龙江。大道由县治西，沿西山而南，至石洞村西，西南入山；余欲从石洞浴温泉，当不沿西山而由中坞，盖温泉当坞而出也。乃从银龙桥市蔬米，即从桥东小路，随江而渡其下流，由税司前西行，过一小浚 kuǎ 田间水沟，即随之南行坞中，与大道之在西坡者，相望而南也。八里，则温泉当平畴之中，前门后阁，西厢为官房，东厢则浴池在焉。池二方，各为一舍，南客北女。门有卖浆者，不比他池在荒野也。乃就其前买豌豆，煮豆炊饭。余先酌而入浴。其汤不热而温，不停而流，不深而浅，可卧浴也。舍乃一参戎所构而成者。然求所谓石洞，则无有矣。

既浴，饭而出眺，由其西向入峡，不二里，即花桥大道；由其南向逾岭，为炉塘道。余时闻有清净宝台山在炉塘之西，西由花桥抵沙木河大道入，其路迂，南由炉塘间道行，其路捷，余乃即从坞中南向行。二里余，抵南山之麓，有水自西

峡来，东注而入银龙江峡口，即花桥之水也。度桥而南半里，有寺倚南山而北向，曰清真寺。回回所造。由其前东转半里，为后屯，有小坞自南来。又东截坞半里，逾桥上坡，东南跻一里余，转而东陟其岭。一里，从岭上误折而南，二里，逾山南下，路绝。二里，由坑西转，又二里，复转而北，仍出后屯小坞，乃复上东坡。二里，仍过岭上误处，乃竟岭峡而东。半里，有峡直东者，为铜矿厂道；东南逾冈坳者，为门槛、炉塘道，乃折而从东南。稍上逾冈半里，东向随峡而下者二里，及峡底，则深峡自北而南，银龙江捣壑而随之，路随其西岸南行谿崖间，幽深窈窕，水木阴闾，一奇境也。雷雨大作，行雨中十里而雨止。有小溪自西峡来，架木桥渡之。依南山东转，二里，转而南。一里，有数家踞西山之半，东向临江，是为门槛村，下跨江之桥，为门槛桥，言江流至此，破峡捣空，若门闾之当其前也。宿于村家，买米甚艰，只得半升。以存米为粥，留所买者，为明日饭。

二十六日 鸡再鸣鸡叫第二遍，具饭。平明，随江西岸行。四里余，南至岔路，有溪自西峡来，东与银龙江合，数十家下馆溪口。乃下涉其溪，缘南山之北，于是江东折于下，路东折于上。东向上者一里余，盘北突之坡而东，于是江南折于下，路亦南折于上。南折处，又有峡自东来入，正与东折之江对，或以为永平之界，今仅止此，其南折之峡，已属顺宁矣。

循江西岭南向渐下，四里，稍折西南，下缘江岸，已复南折，二里余，出峡，峡乃稍开，始见田塍，有两三家倚西坡，是为稻场。山行至是，始有稻畦，故以为名。其江之东

南坡间，亦有居庐，其下亦环畦塍，亦稻场之属。江流其间直南去，与澜沧江合。路由西坡村右，即西南缘坡上，一里，至岭头，正隔江与东坡之庐对，于是缘峡西入，遂与江别。其峡自西脊东下，循北崖平坡入之。四里，降度峡南，循南崖悬跻而上，乃西南盘折二里余，逾北突之冈。循南坡而西，二里，有坑北下，横陟之。又西二里，乃凌其东南度脊。此脊之东，水下稻场南峡中，西南水下炉塘而南。从脊上，即西望崇山高穹，上耸圆顶者，为宝台山；其北崖复突而平坠者，为登山问道；其南垂纾绕而拖峡者，为炉塘所依。余初拟打算从间道行，至是屡询樵牧，皆言间道稍捷而多岐，中无行人，莫可询问，不若从炉塘道，稍迂而路辟，以炭驼木炭的马帮相接，不乏行人也。其岐即从脊间分，脊西近峡南下，其中居庐甚殷，是为旧炉塘。由其北度峡上，即间道也；由其东随峡南下，炉塘道也。

余乃南下坡，一里，至峡底。半里，度小桥，随涧西岸南行。其涧甚狭，中止通水道一缕，两旁时环畦如栝椽盛酒的杯子。四里，稍上，陟西崖而下，半里，始有一旁峡自西北来，南涉之。又沿西崖渐上，五里，盘西崖而逾其南嘴，乃见其峡甚深，峡底炉烟板屋，扰扰于内，东南嵌于峡口者，下厂；西北缀于峡坳者，上厂也；缘峡口之外，南向随流下者，往顺宁之大道也。余从岭上西转，见左崖有窍，卑口竖喉，其坠深黑，即挖矿之旧穴也。从其上西行二里，越下厂，抵上厂，而坑又中间之，分两岐来，一自东北，一自西北，而炉舍踞其中。所出皆红铜，客商来贩者四集。肆多卖浆市肉者，余以将登宝台，仍斋食于肆。

由西峡溯流入，一里，居庐乃尽。随峡北转，峡甚深仄，而止通一水，得无他迷，然山雨倾注，如纳大麓吞没山脚，不免淋漓。三里，渐上，又二里，上愈峻。见路有挑大根如三斗盎者，以杖贯其中，执而问之，曰：“芭蕉根也。以饷猪。”峻上二里，果见芭蕉蔽崖，有掘而偃者，即挖根处也。其处树箐深窅，山高路僻，幸有炭驼俱从此赴厂为指迷。又上二里，乃登其脊。有路自东北径脊而来者，乃随脊向西南去。从之行脊上二里，乃西南下。见路左有峡西北出，路遂分为两歧，而所望宝台圆顶，似在西南隔峰，乃误下从峡西南。一里余，渡峡中支涧，缘之西北转。一里，盘北突之嘴，复西南入峡中。溯涧二里，路渐湮<sub>y n</sub>埋没不见，见涧北有烧山者，遥呼而问之，始知为误。然不知山在何所，路当何从，惟闻随水一语，即奉为指南。复东北还盘嘴处，涧乃北转，遂缘坡北向下。二里，有一歧自东南来合，即前分歧西北之正道也。盖宝台正在西南所误之峡，其南即度脊之自东西突者，此宝台东隅之来脉也，而其路未开，皆深崖峭壑，为烧炭之窟，以烘炉塘所用；峡中之流，从其西北向流，绕北崖而西出，至西北隅，始与竹沥砦南来之路合，故登山之道，必自西北向东南，而其东不能竟达也。循东崖又北一里，复随涧西转，循北崖西行二里，始望见前峡稍开，有村聚倚南山之坡。乃西下一里，度涧桥，缘其南崖西上，又一里余而抵其村，是为阿牯寨，乃宝台门户也。由寨后南向登山，三里，至慧光寺。

其寺西向，前临一峡，隔峡又有山环之而北，而终不见宝台。盖宝台之顶，高穹于此寺东南，而其正寺又在台顶之南，尚当从西南峡中盘入也。宝台大寺，为立禅师所建，三

年前，立师东游请藏，久离此山。余至省，即闻此山之盛，比自元谋至姚安途中，乃闻其烬于火，又闻其再建再毁，余以为被灾久矣，至是始知其灾于腊月也，计其时余已过姚安矣，不知何以传闻之在先也？自大寺灾后，名流多栖托慧光。余至，日犹下午，僧固留，遂止寺中。

二十七日 饭于慧光寺，即南上五里，登其西度之坳。此坳乃宝台之西支，下而度此者，其坳西余支，即北转而环于慧光之前。逾坳南，见南山前矗，与坳东横亘之顶，排闼两重，复成东西深峡。南山之高，与北顶并，皆自东而西，夹重峡于中而下不见底，距澜沧于外而南为之堑。盖南山自炉塘西南，转而西向，溯澜沧北岸而西行，为宝台南郭<sup>fú</sup>古代城外围之大城，于是西距澜沧之水，东包沙木河之流，渡江坡顶而北尽于沙河入澜沧处，此南山外郭之形也。宝台自炉塘西南亦转而西向，大脊中悬，南面与南山对夹而为宝台，西面与西度北转之支，对夹而为慧光，此宝台中踞之势也。其内水两重，皆西转而北出，其外大水逆兜，独南流而东绕，此诸流包络之分也。至是始得其真面目，其山如环钩，其水如交臂。山脉自罗均为钩之根把，博南丁当关为钩干之中，正外与钩端相对，而江坡顶即钩端将尽处，宝台山乃钩曲之转折处也。澜沧江来自云龙州为右臂，东南抱而循山之外麓，抵山东垂尽处而后去。沙木河源从南山东峡为左臂，西北抱而循山之内坞，抵山西垂尽处而后出。两水一内一外，一去一来，一顺一逆，环于山麓，而山之南支又中界之，自北自南，自东自西，复自南而北，为宝台之护，此又山水交濳之概也。

从坳南，于是东转，下临南峡，上倚北崖，东向行山脊

之南，两降两上，三里，东至万佛堂。此即大寺之前院也，踞宝台南突之端，其门西向，而堂陞俱南辟，前临深峡之南，则南山如屏，高穹如面墙。其上多木莲花，树极高大，花开如莲，有黄白蓝紫诸色，瓣凡二十片，每二月则未叶而花，三月则花落而叶生矣。绝顶有涌石塔，高二丈，云自地涌出，乃石笋也。其南坳间，又有一陕西老僧结茅二十年，其地当南山奥阻，曾无至者，自万佛堂望之，平眺可达，而下陟深峡，上跻层崖，竟日一整天而后能往返焉。由万佛堂后北上不半里，即大寺故址。寺创于崇祯初元，其先亦丛蔽之区，立禅师寻山见之，为焚两指，募开丛林，规模宏敞，正殿亦南向，八角层甍，高十余丈，址盘数亩。其脉自东北圆穹之顶，层跌而下，状若连珠，而殿紧倚之，第其前横深峡，既不开洋，而殿址已崇，西支下伏，右乏护砂，水复从泄，觉地虽幽阒而实鲜关锁，此其所未尽善者。或谓病在前山崇逼，余谓不然，山外大江虽来绕，而天此障之则旷，山内深峡虽近环，而无此夹之则泄，虽前压如面墙，而宇内大刹，如少林之面少室，灵岩之面岱宗，皆突兀当前，而开拓弥远，此吾所谓病不在前之太逼，而在右之少疏也。

初余自慧光寺来，其僧翠峰谓余曰：“僧少待一同衣，当即追随后尘。”比至万佛堂，翠峰果同一僧至，乃川僧一苇，自京师参访至此，能讲演宗旨。闻此有了凡师，亦川僧，淹贯内典，自立师行后，住静东峡，为此山名宿，故同翠峰来访之。时了凡因殿毁，募闪太史约庵，先铸铜佛于旧基，以为兴复之倡，暂从静室中移栖万佛前楼，余遂与一苇同谒之。了凡即曳杖前引，至大寺基，观所模佛胎，遂从基左循北崖

复东向行。盘磴陟坡，路极幽峭，两过小静室，两升降，南下小峡，深木古柯，藤交竹丛，五里而得了凡静室。室南向，与大殿基东西并列，第此处东入已深，其前南山并夹如故，而右砂层叠，不比大殿基之西旷矣。其脉自直北圆穹之顶中垂而下，至室前稍拗，前复小起圆阜，下临深峡之北。而室则正临其拗处，横结三楹，幽敞两备，此宝台奥境也。一苇与了凡以同乡故，欲住静山中，了凡与之为禅语。余旁参之，觉凡公禅学宏贯，而心境未融，苇公参悟精勤，而宗旨未彻，然山穷水尽中亦不易得也。了凡命其徒具斋，始进面饼，继设蔬饭。饭后雨大至，半晌方止。下午乃行。仍过寺基，共十五里，还宿慧光寺。

二十八日 平明，饭而行。三里，北下至阿牯寨。由其西下又二里，越东来涧，缘北山之南崖，西北上一里余，盘其西垂而北，其下即阿牯北西二涧合而北流之峡也。二里，越西突之坡，仍循东坡西北行。六里，坠悬坡而下，一里及涧。仍随涧东岸北行，望见峡北有山横亘于前，路直望之而趋。五里，有一二家倚东山下，其前始傍水为田。又北二里，直低北山下，有峡自东而西，中有一水沿北山而西注。此即旧炉塘西来之道，阿牯寨之涧南来，此与之合，是为三汊溪，旧炉塘指答者，谓间道捷而难询，正指此也。于是其峡转为东西，夹水合而西去，路北涉之，循北崖西行。

三里，西降而出峡口，其西乃开南北大峡。盖南自宝台南峡来，从南山北转，而界澜沧于外者，为此坞西山；从西拗北转，而挟慧光寺于内者，为此坞东山，东山为三汊溪西出而界断，宝台中脉止。至其北，又旧炉塘北脊之支，分派

西突，与西山对峡，而北峡中坞大开，陂陀杂沓，底不甚平，南峡与三汊溪水合流北去，是为沙木河上流。峡中田塍，高下盘错，居庐东西对峙，是名竹沥砦。路挟东山北转，行东村之上而北三里，坞中水直啗东山之麓。路缘崖蹶其上，又北二里，逾马鞍山。此岭乃东西突之嘴，水曲而西环其麓，路直而北逾其坳，此竹沥砦之门户也。北下二里，始为平川，水与路俱去险就夷。

北行溪东三里，有村倚东山下，曰狗街子，倚四山曰阿夷村。东山乃搏南大脊西盘，西山乃宝台南山北转者也。其山平展而北，又四里，而沙木河驿之西坡，自丁当关西突于川之北，与西界山凑，川中水自沙潭，亦逼西山之麓而北。路乃涉水，缘西崖之上行。又三里，北下及溪，有桥跨溪，东来者，是为沙木河驿大道。其桥有亭上覆，曰凤鸣桥。余南来路，经桥西，不逾桥也。饭于桥西。随西山大路北行三里，盘西山北突之嘴，于是北坞稍开，田塍交布，其下溪流贯直北去，透北峡，入澜沧。路盘嘴西行又一里，为湾子村，数家倚南山北麓，当北突之腋，故曰湾子。由其西循峡南入，一里，峡穷。复遵峡西之山，曲折西向上跻，三里，陟岭脊，此即宝台南山北转至此者。踞岭东望，东界即博南山所从南环而至者。北望峡口中伏，即沙木河北注澜沧，而此支所北尽于此者；其外有崇峰另起，横峙于五十里外者，曰瓦窑山，为永平北与云龙州分界，昔王磐踞而为乱处。按《腾永图说》，崇祯戊辰，王磐据险为叛，烧断澜沧桥。又按，马元康曾领兵追捣王磐、何某巢穴于曹涧。马亦言：先是王、何构叛，来袭攻永昌，幸从澜沧烧桥而来，故得为备。按曹涧在云龙州西界，瓦窑山在云龙州南界，曹涧当永昌北鄙。王、何二贼不直南



下，而东由澜沧桥，固欲截其东援大路，亦以与瓦窑相近也，盖瓦窑、曹洞皆二贼之窟也。西望则重崖层峡，其下逼簇，不知澜沧之流已嵌其底也。由脊而南，有庵横跨坳中，题曰普济庵，有僧施茶于此，是即所谓江坡顶也。出其南，西瞰峡底，浊流一线绕东南而去，下嵌甚深，隔流危崖崿嶭 zūù 山高而险，上截云岚而下啮江流者，即罗岷山也。

澜沧江自吐蕃嵯和哥甸南流，经丽江、兰州之西，大理、云龙州之东，至此山下，又东南经顺宁、云州之东，南下威远、车里，为挝龙江，入交趾至海。《一统志》谓赵州白崖隘又作“斂”、“脸”等，在唐代为一种政区设置，后世则存其说法，但含义并不指一种政区，而是指一片平坝地区，似在“甸”字相近礼社江，至楚雄定边县合澜沧，入元江府，为元江。余按，澜沧至定边县西所合者，乃蒙化漾濞、阳江二水，非礼社也；礼社至定边县东所合者，乃楚雄马龙、禄丰二水，非澜沧也。然则澜沧、礼社虽同经定边，已有东西之分，同下至景东，东西鄙分流愈远。李中谿著《大理志》，定澜沧为黑水，另具图说，于顺宁以下，即不能详。今技铁锁桥东有碑，亦乡绅所著，止云自顺宁、车里入南海，其未尝东入元江，可知也。

由岭南行一里，即曲折下，其势甚陡。回望铁桥嵌北崖下甚近，而或迎之，或背之，为“之”字下者，三里而及江岸。即挨东崖下溯江北行，又一里而至铁锁桥之东。先临流设关，巩同“拱”石为门，内倚东崖，建武侯祠及税局。桥之西，巩关亦如之，内倚西崖，建楼台并祀创桥者。巩关俱在桥南，其北皆崖石巉削，无路可援。盖东西两界山，在桥北者皆夹石，倒压江面，在桥南者皆削土，骈立江旁，故取道俱南就土崖，作“之”字上下，而桥则架于其北土石相接处。其桥

阔于北盘江上铁锁桥，而长则杀之长度要短一些。桥下流皆浑浊，但北盘有奔沸之形，澎湃同澎湃之势，似浅；此则浑然逝，渊然寂，其深莫测，不可以其狭束而与北盘共拟相提并论也。北盘横经之练，俱在板下；此则下既有承，上复高绷，两崖中架两端之楹间，至桥中，又斜坠而下绷之，交错如机之织，综织布机上使经线上下交错以受纬线的一种装置之提焉。此桥始于武侯南征，故首祀之，然其时犹架木以渡，而后有用竹索用铁柱维舟者，柱犹尚存。或以为胡敬德，或以为国初镇抚华岳。而胡未之至，华为是。然兰津之歌，汉明帝时已著闻，而不始于武侯也。万历丙午（公元1606年），顺宁土酋猛廷瑞叛，阻兵烧毁。崇祯戊辰，云龙叛贼王磐又烧毁。四十年间，二次被毁，今己巳（公元1629年）复建，委千户一员守卫，固知迤西咽喉，千百载不能改也。余时过桥急，不及入叩桥东武侯祠，犹登桥西台间之阁，以西崖尤峻，为罗岷之麓也。于是出巩关，循罗岷之崖，南向随江而上。按《志》，罗岷山高千余丈。蒙氏时有僧自天竺来，名罗岷，尝作戏舞，山石亦随而舞。后没于此。人立祠岩下，时坠飞石，过者惊趋，名曰“催行石”。按石本崖上野兽抛踏而下，昔有人于将晓时过此，见雾影中石自江飞上甚多，此又一异也。五里，至平坡铺，数十家夹罗岷东麓而居，下临澜沧，其处所上犹平，故以“平坡”名，从此则躡峻矣。时日色尚可行，而负僧苦于前，遂止。按永昌重时鱼。具鱼似鲭鱼状而甚肥，出此江，亦出此时。谓之时者，惟三月尽四月初一时耳，然是时江涨后已不能得。

二十九日 鸡再鸣，具餐。平明行，即曲折南上。二里余，转而西，其山复土尽而石，于是沧江东南从大峡去，路随小峡西向入。西一里，石崖矗夹，有水自夹中坠，先从左崖栈木横空度，即北向。叠磴夹缝间，或西或北，曲折上跻甚峻。两崖夹石如劈，中垂一霤，水捣石而下，蹬倚壁而上，

人若破壁扞天，水若争道跃颡，两不相逊者。夹中古木参霄，虬<sup>qiú</sup>枝卷曲粗壮的树枝悬磴，水声石色，冷人心骨，不复知有攀陟之苦，亦不知为驱驰之道也，上二里，有庵夹道，有道者居之，即所谓山达关也。

由其后又西上，路分为二，一渡水循南崖，一直上循北崖，共一里余而合，遂凌石峡上。余以为山脊矣，其内犹然平峡，水淙淙由峡中来，至是坠峡石东下，其外甚峻，其内甚平。登其峻处，回望东山之上，露出层峰，直东而近者，乃狗街子、沙木河驿后诸脊，所谓博南丁当也；东南而远者，宝台圆穹之顶也。内平处亦有两三家当峡而居。循之西入，坞底成畦，路随涧北。二里，涉涧而南，盘南峰之腋而西。一里，透峡西出，则其内平洼一围，下坠如城，四山回合于其上，底圆整如镜，得良畴数千亩，村庐错落，鸡犬桑麻，但有灵气。不意危崖绝蹬之上，芙蓉蒂里，又现此世界也，是为水寨。先是闻其名，余以为将越山而下，至是而知平洼中环，山顶之水，交注洼中，惟山达关一线坠空为水口，武陵桃源，王官盘谷，皆所不及矣。此当为入滇第一胜，以在路旁，人反不觉也。循洼东稍南上，有庐夹道，是为水寨铺，按《志》有阿章寨，岂即此耶？又南随峡坡东行二里，逾一东坡之脊，脊两旁有两三家，脊南水犹东南下澜沧，仍非大脊也。过脊南，东南二面，山皆下伏，于是东望宝台，知澜沧挟其南去，南瞻澜沧西岸，群峰杂沓。（已下缺）

（自此至四月初九，共缺十日。其时当是在永昌府入叩闪人望：讳仲俨，乙丑庶吉士，与徐石城同年，霞客年家也。并晤其弟知愿，讳仲侗，丙子科解元也。即此时。业师季会明志）

## 滇游日记九

己卯（公元 1639 年）四月初十日 闪知愿早令徐使来问夫，而昨所定者竟不至。徐复趋南关觅一夫来，余饭已久矣。乃以衣四件、书四本、并袜包等寄陶道，遂同至夫寓。候其饭，上午乃行，徐使始去。出南门，门外有小水自西而东，吊桥跨其上，即太保山南峡所出者。南行五里，有巨石梁跨深溪上，其下水断而不成流，想即沙河之水也。又南半里，坡间树色依然，颇似余乡樱珠，而不见火齐映树，一两家结棚树下，油碧舆五六肩，乃妇人之游于林间者，不能近辨其为何树也。又南半里，有堤如城垣，自西山环绕来。登其上，则堤内堰水成塘，西浸山麓，东筑堰高丈余即诸葛堰，今尚存。随东堰西南行，二里堰尽，山从堰西南环而下，有数家当曲中在山湾中。南转行其前，又二里，有数十家倚西山下，山复环其南，是为卧狮窝。盖其西大山将南尽，支乃东转，其北先有近支，东向屢下，如太保、九隆皆是也；又南为卧狮，在西南坳中，山形再跌而下，其上峰石崖盘突，俨然一如狻猊 su nín 即狮子之首，其下峰颇长，则卧形也。

余先望见大路在南坡之上，初不知小路之西折而当狮崖盘突间，但遥见其崖突兀，与前峰凑峡甚促，心异之。候土人而问，初一人曰：“此石花洞也。”再问一人，曰：“此芭蕉洞也。”小路正从其下过，石花即其后来之名耳。盖大路上南坡，而小路西折而由此，余时欲从小路上，而仆担俱在后，坐待久之。俟其至，从村南过小桥，有碑称卧佛桥。过桥，即

西折从小路上坡。一里余，从坡坳间渡小水，即仰见芭蕉洞在突崖之下，盖突崖乃狮首，而洞则当其卧脐之间。涉涧，又西上而探洞。洞门东向，高穹二丈，正与笔架山遥对。洞内丈余，即西北折而下。其洞下虽峻而路颇夷平坦，下三丈渐暗，闻秉炬入，深里余，姑挨归途携炬以穷也。

出洞，循崖西上一里，过突崖下峡，透脊而西半里，度一洼。脊以内乃中洼之峡，水东挨突崖脊，下捣其崖麓，无穴以泄，水沫淤浊，然而所渡芭蕉洞前小水，即其透崖沥峡而出者。从水上循岭南转，一里，逾南坡之脊，始见脊南亦下坠成大洼，而中无水。南坡大道，从右洼中西南上；而余所从小道，则循西大山南行岭间。五里，连逾二坡脊。共二里，则西界大山南向坠为低脊，此其东转之最长者也，南坡涉洼之路，至此而合。乃共转西向，循低脊而进，脊北亦中洼潴水焉。西一里，降而下坡，半里而得洼底铺，五六家在坑峡间。其峡虽纵横而实中洼，中无滴水。随洼西下一里，直抵大山下。复南行洼峡中二里，又得东坠之脊，脊南坞稍开，于是小圆峰离立矣，然其水犹东行。一里，又南上坡，盘坡南离立圆峰，取道峰隙而南。一里，转峰腋，始东南上盘而西南。共里余，则南北两支，俱自北大山之西分支东绕，中夹成峡甚深。路逾北支，从其上西向入峡；其南支则木丛其上，箐树木丛生的山谷为箐，此为云贵之地所称坠其下。虽甚深而不闻水声焉。西行二里，乃西下箐中。又一里，有数家当箐底，是为冷水箐，乃饭于鬻腐者买豆腐的人家。于是西南随箐上，一里，过一脊，其脊乃从西而东度之脉也。脊南始见群山俱伏，有远山横其西南。路又逾冈西上，一里，登其南突之崖，是为

油革关旧址，乃旧之设关而榷税处，今已无之。其西即坠崖西下，甚峻。下二里，渐平。又二里，西峡渐开，有僧新结楼倚北山下施茶，曰孔雀寺。由寺西循山嘴南转，共一里，逾嘴而西，乃西北盘其余支，三里而得一亭桥。桥跨两峡间，下有小涧，自北而南，已中涸无滴。桥西逾坡西北下，路旁多黄果，即覆盆子也，色黄，酸甘可以解渴。其西坞大开，坞西大山，一横于西，一横于南，而蒲缥之村，当西大山下。其山南自南横大山，又东自油革关南下之支，横度为低脊而复起者；其中水反自南而北，抵罗岷而西入潞江焉。共西下二里，乃得引水之塍，其中俱已插秧遍绿。又西北行二里余，过蒲缥之东村。村之西，有亭桥跨北注之溪，曰吴氏舆梁。又西半里，宿于蒲缥之西村。其地米价颇贱，二十文可饱三四人。蒲缥东西村俱夹道成街，而西村更长，有驿在焉。

十一日 鸡鸣起，具饭。昧爽，从村西即北向循西大山行，随溪而北，渐高而陟崖，共八里，为石子哨，有数家倚西山之东北隅。又北二里，乃盘山西转，有峡自西而东，合于枯瓢北注之峡。溯之，依南山之北，西入二里，下陟南来峡口。峡中所种，俱红花可制作胭脂的一种菊科植物成畦，已可采矣。西一里，陟西来峡口，其上不多，水亦无几，有十余家当峡而居，是为落马厂。度峡北，复依北山之南西入，一里，平上逾脊。其脊自南而北度，起为峡北之山，而北尽于罗岷者也。逾脊西行峡中，甚平，路南渐有涧形依南崖西下，路行其北。三里，数家倚北山而居，有公馆在焉，是为大坂铺。从其西下陟一里，有亭桥跨涧，于是涉涧南，依南山之北西下。二里，有数家当南峡，是为湾子桥。有卖浆者，连糟而

啜之，即余地之酒酿即醪糟，云贵一带称甜酒也。山至是环耸杂沓，一涧自东来者，即大坂之水；一涧自南峡来者，坠峡倒崖，势甚逼仄，北下与东来之涧合而北去，小木桥横架其上。度桥，即依西山之东北行，东山至是亦有水从此峡西下，三水合而北向破峡去。东西两崖夹成一线，俱摩云夹日，溪嵌于下，蒙箐沸石，路缘于上，麤壁扞崖麤 áo 扞 zh 该句意即道路从崖壁间艰难地穿过。排石齿而北三里，转向西下，石势愈峻愈合。又西二里，峡曲而南，涧亦随峡而曲，路亦随涧而曲。半里，复西盘北转，路皆凿崖栈木。半里，复西向缘崖行。一里，有碑倚南山之崖，题曰“此古盘蛇谷”，乃诸葛武侯烧藤甲兵处，然后信此险之真冠滇南也。水寨高出众险之上，此峡深盘众壑之下，滇南二绝，于此乃见。碑南渐下，峡亦渐开。又西二里，乃北转下坡。复转而西一里，有木桥横涧而北，乃度，循北崖西行。一里，逾南突之脊，于是西谷大开，水盘南壑，路循北山。又西平下三里，北山西断，路乃随坡南转。西望坡西有峡自北而南，俱崇山夹立，知潞江当在其下而不能见。南行二里余，则江流已从西北嵌脚下，逼东山南峡之山，转而南去矣。乃南向下坡，一里，有两三家倚江岸而栖，其前有公馆焉，乃就澹水以饭。

时渡舟在江南岸，待久之乃至。登舟后，舟子还崖岸而饭，久之不至，下午始放渡而南。江流颇阔，似倍于澜沧，然澜沧渊深不测，而此当肆流之冲，虽急而深不及之，则二江正在伯仲间也。其江从北峡来，按《一统志》云，“其源出雍望”。不知雍望是何彝地名。据土人言“出狗头国”，言水涨时每有狗头浮下也。注南峡去，或言东与澜沧合，或言从中直下交南，故蒙氏封为“四渎<sub>d</sub>独

流发源注海的大河”之一。以余度之，亦以为独流不合者是。土人言瘴疠<sup>1</sup>指疟疾病毒甚毒，必饮酒乃渡，夏秋不可行。余正当孟夏，亦但饭而不酒，坐舟中，擢流甚久，亦乌睹所云瘴母哉。渡南崖，暴雨急来，见崖西有树甚巨，而郁葱如盘，急趋其下。树甚异，本根干高二丈，大十围，有方石塔甃其间，高与干等，干跨而络之，西北则于密而石不露，东南临江，则干疏而石出，干与石已连络为一，不可解矣，亦穷崖一奇也。

已大风扬厉，雨散，复西向平行上坡。望西北穹峰峻极，西南骈崖东突，其南崖有居庐当峰而踞，即磨盘石也。望之西行，十里，逼西山，雨阵复来。已虹见同“现”，出现之意东山盘蛇谷上，雨遂止。从来言暴雨多瘴，亦未见有异也。稍折而南，二里，有村当山下，曰八湾，数家皆茅舍。一行人言此地热不可栖，当上山乃凉。从村西随山南转，一里，过一峡口。循峡西入，南涉而逾一崖，约一里，遂从南崖西上。其上甚峻，曲折盘崖，八里而上凌峰头，则所谓磨盘石也。百家倚峰头而居，东临绝壑，下嵌甚深，而其壑东南为大田，禾芄芄<sup>p ng</sup>茂盛之状焉。其夜倚峰而栖，月色当空，此即高黎贡山之东峰。忆诸葛武侯、王靖远骥之前后开疆，方威远政之独战身死，往事如看镜，浮生独倚岩，慨然者久之。

十二日 鸡再鸣，饭，昧爽出门。其处虽当峻峰之上，而居庐甚盛，有公馆在村北，潞江驿在其上。山下东南成大川，已插秧盈绿，潞江沿东山东南去，安抚司依西南川坞而居。遂由磨盘石西南上，仍峻甚。二里，逾其南峡之上，其峡下嵌甚深，自西而东向，出安抚司下。峡底无余隙，惟闻水声潺潺在深箐中。峡深山亦甚峻，藤木蒙蔽，猿鼯<sup>w</sup>即鼯鼠，



前后肢之间有飞蹠，可滑翔飞跃，昼号不绝。峡北则路缘崖上，随峡西进，上去山顶不一二里，缘峡平行西四里，有石洞南临路崖，深阔丈余，土人凿石置山神碑于中。又四里，稍折而北上崖，旋西，西登临峡之坡。北峡之上，至是始南垂一坡，而南峡之下，则有峡自南山夹底而出，与东出之峡会成“丁”字，而北向垂坡焉。又西二里，或陟山脊，或缘峰南，又三里，有数家当东行分脊间，是为蒲满哨。盖山脊至是分支东行，又突起稍高，其北又坠峡北下，其南即安抚司后峡之上流也。由此西望，一尖峰当西复起，其西北高脊排穹，始为南渡大脊，所谓高黎贡山，土人讹错传为高良工山，蒙氏僭僭越，私自作主之意封为西岳者也。其山又称为昆仑冈，以其高大而言，然正昆仑南下正支，则方言亦非无谓也。由蒲满哨西下一里，抵所望尖峰，即躡级数转而上。两旁削崖夹起，中坠成路，路由夹崖中曲折上升，两岸高木蟠空，根纠垂崖外，其上竹树茸密，覆阴排幕，从其上行，不复知在万山之顶，但如唐人所咏：“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情与境合也。一里余，登其脊。平行脊上，又二里余，有数家倚北脊，是为分水关，村西有水沿北坡南下，此为潞江安抚司后峡发源处矣。南转，西逾岭脊，砖砌巩门，跨度脊上。其关甚古，顶已中颓，此即关之分水者。关东水下潞江，关西水下龙川江。

于是西下峡，稍转而南，即西上穿峡逾脊，共五里，度南横之脊，有村庐，是为新安哨。由哨南复西转，或过山脊，或蹈踩过岭峡，屡上屡下，十里，为太平哨。于是屡下屡平，始无上陟之脊。五里，为小歇厂。五里，为竹笆铺。自过分水关，雨阵时至，至竹笆铺始晴。数家夹路成衢，有卖鹿肉

者，余买而炙脯烤干肉。于是直下三里，为茶庵。又西下五里，及山麓，坡间始盘膝为田。其下即龙川江自北而南，水不及潞江三分之一，而奔坠甚沸。西崖削壁插江，东则平坡环膝。行膝间半里，抵龙川江东岸。溯江北行，又半里，有铁锁桥架江上。其制两头悬练，中穿板如织，法其制作方法一如澜沧之铁锁桥，而狭止得其半。由桥西即躡级南上，半里为龙关，数十家当坡而居，有税司以榷<sup>què</sup>征税负贩者。又西向平上四里余，而宿于橄榄坡。其坡自西山之脊，东向层突，百家当坡而居，夹路成街，踞山之半。其处米价甚贱，每二十文宿一宵，饭两餐，又有夹包。

龙川江发源于群山北峡峨昌蛮即阿昌族七藏甸，经此，东为高黎贡，西为赤土山。下流至缅甸太公城，合大盈江。

十三日 平明而饭。由坡西登岭西北上，八里，稍北，逾北峡西上，二里，从岭上平行。望西北有层峰排簇岭上，初以为将由其南垂行，一里，忽从岭头转北，三里，乃西南下峡中。一里，有四五家当峡而居，竹篱茅舍，颇觉清幽，是为赤土铺。其村当西面排簇层峰之麓，东与橄榄坡夹而为坳。村西有亭桥架小涧上，其水自南峡来，捣北峡去，桥名建安。按《志》，大盈江之水，一出自东北赤土山，而此铺名赤土，水犹似东北下龙川者，岂其西排簇层峰为赤土山，而此犹其东麓之水，以其在麓，即以名铺耶？由桥西即南向上坡，二里，西南登脊，即自排簇峰东南分支下者。又转而西一里余，有庵施茶，当脊北向而踞，是为甘露寺。又西一里，坡间水北向坠崖，路越之西向下峡。峡中有水自北而南，又与坡上水分南北流，以余意度之，犹俱东下龙川者。半里，乃从峡

底溯水北入。其峡东西两崖，俱从排簇层峰分支南下者，西崖即其本支，东崖乃分支，东南由甘露寺脊而下者也，第峡水南出东转，不知其北合于建安桥，抑直东而下龙川否也？北行峡底一里余，水分二道来，皆细甚。遂从坡西蹶峻上，一里，北穿岭夹，半里，透脊。其脊自东北度西南，脊以北即坠峡西下。路从峡端北转而西，有数家倚北山之上，是为乱箭哨，至是始出排簇层峰岭脊之西。按《志》，赤土山在州城东三十里，水至是始分，则前之赤土铺犹东岸之麓，非分流之正脊可知也。

饭于岭哨。西向行稍下，共二里，有坞自南而北，细流注其中。按《志》，大盈江有三源，一出赤土山，当即此矣，从此而西，出马邑河，绕州城北而西合龍嶺 lóngz ng 罗生二水，同为大盈之源者也。又北上坡二里余，有一二家当坡之南，环堵围南峡之坳甚遥，杂植果树于中，是为板厂。由其西二里，又西下半里，有十余家当峡坳而居，是为芹菜塘。其前小水，东北与大盈之源合。村庐不多，而皆有杜鹃灿烂，血艳夺目。若以为家植者，岂深山野人，有此异趣？若以为山土所宜，何他冈别陇，杳然无遗也？由村西复西上坡一里余，转峡而平行顶上三里余，乃出西岭之端。下望其坞甚深，而中平如砥，良畴远村，交映其间。其坞大而圆，乃四面小山环围而成者，不比他川之沿溪成峡而已。西向峻下者五里，循峡东北折，又折而西三里，乃循东山北行，其下稍平。又二里，有村当东山之麓，是为坡脚村。有卖浆者，出酒甚旨味美，以醋芹为菜。与同行崔姓者，连啜二壶乃行。于是西行平畴中，一里，有小水自南而北，即《志》所云罗生山之水，亦大盈三源之一，

分流滕中者也。又西北二里余，有村曰雷打田。其东亦有小溪，自南而北，则罗生山之正流也，与前过小流，共为大盈之一源云。是溪之东田洼间，土皆黑坟这里指高出地面的土堆，土人芟<sup>shàn</sup>铲除其上层曝干供爨，盖煤坚而深入土下，此柔而浮出土上，而色则同也，由村北又西三里，有庐舍当坡滕间，曰土锅村，村皆烧土为锅者。于是其西庐舍联络，一里为东街，又半里，西交大街，则“十”字为衢者也。腾越州城之南门，即当大街之北，城南居市甚盛，城中所无，而此城又迤西所无。乃税驾于大街东黔府官舍，时适过午也。时黔府委官王仰泉者已返省，阮玉湾导书，姑与店中。

十四日 早雨。命顾仆觅潘秀才家，投吴方生书。上午雨止，潘来顾。下午，余往顾而潘出，乃返作记寓中。薄暮，同行崔君挟余酌于市，以竹实为供，竹实大如松子，肉圆如莲肉，土人煮熟以买。投壶古人饮酒娱乐的方式，一般形式是在一定距离外安放一个酒壶，喝酒之人依次向其中投放箭矢，不中者则被罚喝一杯畅饮。月上而返，冰轮皎然。

十五日 晨往晤潘。潘劝无出关。上午，潘馈酒餚。下午，店中老人亦来劝余无行。先是余以阮玉湾书畀杨主人，托其觅同行者，主人唯唯。至暮，以潘酒招之共酌。兄弟俱劝余毋即行，谓炎瘴正毒，奈何以不赀轻掷也。屈指八月，王君将复来，且入内，同之入关最便。余姑诺之，是夜月甚皎，而邸舍不便凭眺，竟郁郁卧。

十六日 晨起，候主人饭，欲为尖山之行。其山在州城西北百里。先是主人言其灵异，怱怱余行，故谋先及之。乃以竹箱、衫、毡寄杨主家，挈轻囊与顾仆行。从南门外循城

西行，半里，过新桥，巨石梁也。桥下水自北合三流，襟城西而南，过此南流去，即所谓大盈江矣。

余既过桥，四望山势回环，先按方面定之。当城之正东而顶平者，为球瓏山，乱箭哨之来道逾其南脊；当城之正西而尖耸者，为擂鼓山，南为龙光台，为缅箐道，为水口西夹；直北者，为上干峨山，乱箭哨之脉，从之东度南起，去城北二十里；直南者，为来凤山，州治之脉，从之北度，又西突保禄阁，为水口东夹。城西南为水口，束峡极紧，坠空而下，为跌水崖。城东南、东北俱有回坞，乃来凤山自北环度之脉。而东北独伏，有高山穹其外，即龙川江东高黎贡山北来之脉也。城西北一峰独耸，高出众峰，为龕崧山，乃北来分脉之统会。从此直南，为笔峰，为宝峰，为擂鼓，而尽于龙光台。从此西度南转，为猛蚌。从此东度，为上干峨；低伏而东度南起，为赤土山乱箭岭；南下西转，为罗生山；支分直北者，为球瓏，峙州东而北尽马邑村；支分由西而南者，为来凤，峙州南而西夹水口，北与龙光对。此州四面之山也。

其水，一东南出罗生山，北流经雷打田，至城东北；一东出乱箭哨，北流西出马邑村西南，至城东北；一出龕崧山，瀆贮水为海子，流为高河，南至城东北。三水合为一，是为大盈江，由城西而南，过二桥，坠峡下捣，其深十丈，阔三丈余，下为深潭，破峡西南去，经和尚屯，又名大车江。此州四面之水也。

其北二日抵界头，与上江对；其南一日抵南甸，与陇川、缅甸对；其西一日半至古勇，与茶山对；其东一日半至分水关，与永昌对。八关自其西北斜抵东南，西四关属蛮哈守备，自西

北而东南：一曰神护，二曰万仞，三曰巨石，四曰铜壁。东四关属陇把守备，自西南而东南：一曰铁壁，二曰虎踞，三曰天马，四曰汉龙。八关之外，自神护而出，为西路，通迤西，出琥珀碧玉；自天马而出，为南路，通孟密，有宝井；自汉龙而出，为东南路，通木邦，出邦洋布；自铁壁而出，亦为南路，通蛮莫，为缅甸阿瓦正道。昔蛮莫、孟密俱中国地，自万历三十三年金腾威道立此八关，于是关外诸彝，俱为阿瓦所有矣。由州南抵南甸分路：西向干崖，至蛮哈诸关，南向陇川，至陇把诸关。由州西抵缅箐分路：西出神护，通迤西；西北逾岭，至古勇。大概“三宣”犹属关内，而“六慰”所属，俱置关外矣。遂分华、彝之界。此其四鄙之望也。

大盈江过河上屯合缅箐之水，南入南甸为小梁河；经南牙山，又称为南牙江；西南入干崖云笼山下，名云笼江；沿至干崖北，为安乐河；折而西一百五十里，为槟榔江，至比苏蛮界即僰僰族地区，注金沙江入于缅。一曰合于太公城，此城乃缅甸界。按缅甸金沙江，不注源流，《志》但称其阔五里，然言孟养之界者，东至金沙江，南至缅甸，北至干崖，则其江在干崖南、缅甸北、孟养东矣。又按芒市长官司西南有青石山，《志》言金沙江源出之，而流入大盈江，又言大车江自腾冲流经青石山下。岂大盈经青石之北，金沙经青石之南耶？其言源出者，当亦流经而非发轫最初之发源地，若发轫，岂能即此大耶？又按芒市西有麓川江，源出峨昌蛮地，流过缅地，合大盈江；南甸东南一百七十里，有孟乃河，源出龙川江。而龙川江在腾越东，实出峨昌蛮地，南流至缅太公城，合大盈江。是麓川江与龙川江，同出峨昌，同流南甸南干崖西，同入缅地，同合大盈。然二地实无二水，岂麓川即龙川，龙川即金沙，一江而三名耶？盖麓川又名陇川，“龙”与“陇”实相近，必即其一无疑；盖峨昌蛮之水，流至腾越东为龙川江，至芒市西

为麓川江，以与麓川为界也，其在司境，实出青石山下，以其下流为金沙江，遂指为金沙之源，而非源于山下可知。又至干崖西南、缅甸之北，大盈江自北来合，同而南流，其势始阔，于是独名金沙江。而至太公城、孟养之界，实当其南流之西，故指以为界，非孟养之东又有一金沙南流，干崖之西又有一金沙出青石山西流，亦非大盈江既合金沙而入缅，龙川江又入缅而合大盈。大盈所入之金沙，即龙川下流，龙川所合之大盈，即其名金沙者也。分而岐之名愈紊，会而贯之脉自见矣。此其二水所经也。于是益知高黎贡之脉，南下芒市、木邦而尽于海，潞江之独下海西可知矣。按《志》又有大车湖在州南，甚广，中有山，如琼浪中一点青。今惟城北上干峨巒崆山下有二海子，城南并无滞水，岂洪流尽扬尘耶？

过新桥，西行半里，有岐：西北行者，为乌沙、尖山道；南下者，为跌水河道。余闻其胜甚，乃先南趋。出竹坞中一里，涉一东流小涧，南上坡，折而东约半里，有大石梁架大盈江上，其桥东西跨新桥下流。从桥西稍南上坡，不半里，其水从左峡中透空平坠而下，崖深十余丈，三面环壁。水分三派飞腾，中阔丈五，左骈崖齐涌者，阔四尺，右嵌崖分趋者，阔尺五，盖中如帘，左如布，右如柱，势极雄壮，与安庄白水河齐观，但此崖更近而逼。从西崖绕南崖，平对而立，飞沫倒卷，屑玉腾珠，遥洒人衣面，白日间真如雨花雪片。土人所称久雨不晴者以此，但“雨”字当易“旱”为是，用“雨”字则叠床架屋矣，意即用字重复，不精当。其水下坠成潭，嵌流峡底甚深，因下蹈之，有屋两重在夹壑中，乃王氏水舂也。复上西崖。其南一峰高耸，凭空揖瀑，是为龙光台，上建关帝

殿。回盼久之，复下西崖。其崖甚狭，东即瀑流坠空，西亦夹坑环屋。俯视屋下坑底，有流泉叠碓，亦水舂也，而当环坡间，其西即南下缅箐大道，不知水所从出。细瞰之，水从脚下透穴出，南分为二，一随大道南注，一复入巨石下，入夹坑之屋为舂。回眺崖北有峡一线，深下五六丈，骈峙北来，阔仅一尺，而高不啻三丈余，水从其底透入前崖之腹而出其南。计崖穴之上，高亦三丈余，南至出水之穴，上连三四丈，不识其下透之穴与上骈之峡，从何而成，天巧人工，两疑不能至此矣。

从崖上蹑西峰，一里，有寺踞峰之东，门东向，为毗卢寺。由其西二里，直抵擂鼓尖峰下，见有路直蹑峰西上，而路有二生儒生或书生指宝峰大道尚在北，乃横涉田间。半里，得大道，随而西上坡。二里，西抵擂鼓之北。当西北从歧上，而余误从西南，一里，蹑峻，一里，渐转南陟，复向擂鼓行。又一里，心知其误，遂西逾岭脊，则望见宝峰殿阁，在西北岭半，与此脊齐等，而隔箐两重，其下甚深，皆从西南岭脊坠下。计随坡东下，就大道复上，与蹑坡西上，从峰脊转下，其路相比，不若上之得以兼陟其顶也。遂西南上，甚峻，一里，直出擂鼓尖之西，有路自尖南向来合，同之西北度脊。脊北路分为二，一西北沿峰去，一东北攀岭行。一里，再逾岭陟脊，其脊两旁皆东西下，乃饭于脊。过北，路复分为二如前，然东北者犹非宝峰路，尚隔一箐也。乃复西北上顶，一里，蹑其最高处，东俯州城东坞，西俯峨陇南坞，皆近夹此脊下，而峨陇之西，又有高峰一重，自北而南，夹峨陇之坞，南出缅箐，而与大盈之江合而南去焉。顶东南深树密翳，乃从西北



下，甚峻，半里就夷平地。随东箐北行岭脊，又半里，路交“十”字：一从南直北者，俱行其脊；一从东箐中上，横过西北者，出山腰。知宝峰之寺在箐翳矣，乃折而东下。木叶覆丛条间，甚峻而滑，非攀枝，足无粘步。

下一里，转殿角之右，则三清殿也。前有虚亭三楹，东揽一川之胜，而其下亭阁缀悬崖间，隔箐回坡，咫尺缥缈此句描绘亭阁或隔着树林，或处在坡的另一面，虽看上去很近，实则遥远。殿西庑为二黄冠所栖。余置行囊，令顾仆守其处，乃由亭前东下。道分为二，一从右下危坡，一从左转深箐。余先随箐下，半里，右顾崖间，一亭飞缀，八角重椽，高倚悬崖之上，乃参府吴君蜀人，名慈臣。新建以祀纯阳者。由亭左再下，缘箐半里，南转，仰见亭下之石，一削千仞，如莲一瓣，高穹向空，其南又竖一瓣骈附之，皆纯石无纤纹，惟交附处中垂一线，阔仅尺余，凿级其中，仰之直若天梯倒挂也。北瓣之上，大书“奠高山大川”五字，亦吴参府笔，其下新构建造一轩跨路，貌灵官于中。南瓣侧有尖特耸，夹级为门，其下玉皇阁倚之。环腾多土山，独是崖纯石，危穹夹箐之间，觉耳目顿异。玉皇阁南亦悬箐无路，灵官轩北又凿崖为梯，嵌夹石间。北下数丈，有石坊当其前，大书曰：“太极悬崖。”从此北度东下之箐，再上北坡，共里余，则宝峰寺当峰而踞，高与玉皇阁等。而玉皇阁东向。此寺南向，寺东龙砂最微，固不若玉皇阁当环箐中央，得一山之正也。寺颇寥落，有尼尼姑居之，此昔之摩伽陀指印度僧人修道处。他处皆释盛于道佛教比道教昌盛，而此独反之。已复下箐中，蹶太极崖，过北瓣下，从一线之级上。其级峻甚，几不能留趾，幸两崖逼束，手撑之以登。一上者

八十级，当纯阳亭之南，峡始曲折为梯，又三十余级而抵虚亭间。余拟打算眺月于此，以扩未舒之观，因拭桌作记。令顾奴汲水太极下箐东以饗，二黄冠道士止之，以饭饭余。仍坐虚亭，忽狂飈大风布云，迨暮而月色全翳。邵道谓虚亭风急，邀余卧其榻。

十七日 余起，见日丽山幽，拟暂停憩其间，以囊中存米作粥，令顾奴入州寓取贵州所买蓝纱，将鬻以供杖头此处泛指路费。而此地离州仅八里，顾奴去不返。抵下午，馁甚，胡道饭余。既而顾奴至，纱仍不携来也。

十八日 录记于虚亭。先夜有虎从山下啣参戎马，参戎命军士搜山觅虎。四峰瞭视者，呐声相应，两箐搜觅者，上下不一，竟不得虎。

巅塘关南越大山，西南绕古勇关北。分支东突者。为尖山；东南突者，为马鞍山；又分支南下者，为宝峰，又南为打鼓尖，又南尽于龙光台。其马鞍山正支东度者，一起为笔峰，又起为龕嵒，于是南环为赤土，为乱箭哨过脊，又南为半个山，而西北环来凤而结州治。此所谓回龙顾祖也。从古勇关北分支南下者，为鬼甸西山，又南为鹅笼西山，又南低于緬箐；正支西南下者，为古勇西关，而南接于神护焉。八关之外，其北又有此古勇、巅塘二关，乃古关也。巅塘之外为茶山长官司，旧属中国，今属阿瓦。巅塘东北、阿幸广北为姊妹山，出斑竹，其外即野人。宝峰山东向屏立其前，下分为二箐，中垂石崖高穹，两旁倒插箐底。北箐之上，环冈一支，前绕如堵墙，石崖中裂，凿级悬其间，名猢猻梯。梯南玉皇阁倚其下，梯北纯阳阁踞其上，旧有额名为“太极悬崖”，而吴参戎又大书镌其上，曰

“奠高山大川”。纯阳阁之上，则开轩三楹，左右当悬箐之中，而下临绝壑。向东北，近则环冈前伏，平川绕其下，远则东山之外，高黎贡北尖峰特出众山之顶，正对其中，此峰土人又名为小雪山，遥峰横亘天半，而其上特耸一尖如拱圭，盖在分水关之北二十里。关间无路能上，亦不能见，至此乃东见之。马鞍山宝藏之徒径空，昔在戎行时，曾从赤土铺北度龙川至其下，为高筒槽，有居人段姓者，导之登其顶。其高盖四十里云。目界甚爽。其后为三清殿，则邵道所栖也。三清殿去西顶不遥，余前从之下。盖是山之最高者，为三清殿，东北向；当石壁而居一山之中者，为玉皇阁，东向；居北箐之北，倚环冈腋间者，为宝峰寺，南向。玉皇阁当石壁下，两箐夹之，得地脉之正；而纯阳阁孤悬崖间，从莲花尖上现神奇，是奇，正相生之妙也。正表现出生动的妙趣。盖腾阳多土山，而此山又以土山独裹石崖于中，如颖跃于囊，即出类拔萃，且两箐中怪树奇株，郁葱蒙密。竹之大者，如吾地之猫竹，中者如吾地之筋竹，小者如吾地之淡竹，无所不有，又非迤东西所有也。（延甲按：“旧有额”至“大川”廿五字宜从杨本节去，已见十六日。）

二十一日 饭后别邵道，下纯阳阁，东经太极崖。其处若横北箐而上，半里而达宝峰寺；余以南箐悬峭，昨所未经，乃从大路循玉皇阁下悬崖。曲折下半里，又度北箐之下峡，从环冈大道复半里，北上宝峰寺。问道于尼。尼引出殿左峰头，指山下核桃园，直北为尖山道，西北登岭为打鹰山道。闻打鹰山有北直指由京师南京直接管辖的北方地区，北京、天津等地僧新开其地，颇异，乃先趋打鹰。于是东北下坡，一里，抵坡北。又北一里余，有数家倚西山麓，是为核桃园。其西北有坳颇低，乃宝峰之从北度脊者，有大道西向之，有小溪东注。逾之，直北一里余，乃西北登坡。四里，逾坡脊而西，是

名长坡。又西半里。乃转而北，挟西峰而循其北，仍西行脊上。其脊北下，即酒店岭之东度为笔峰、龕嵒者，南下，即野猪坡之南出为鹅笼、缅箐者，盖俱从分支之脊行也。西五里，岭坳间路交“十”字，乃西北横陟之。当从西北蹊坡，误从西行岭之南。二里，遇樵者，知为鬼甸道，打鹰开寺处已在直北双峰下。然此时已不见双峰，亦不见路影，乃蹊棘披砾。直上者三里，雾气袭峰，或合或开。又上二里，乃得乱坪，小峰环合之，中多回壑，竹丛杂布。见有撑架数柱于北峰下者，从壑中趋之，仍无路。柱左有篷一龕，僧宝藏见余，迎入其中，始知即开山之人也。因与余遍观形势。饭后雾稍开，余欲行，宝藏固留止一宵。余乃从其后山中垂处上。

其山乃中起之泡也，其后复下，大山自后回环之，上起两峰而中坳中间部分下凹，遥望之状如马鞍，故又名马鞍山。据土人言，其上多鹰，旧《志》名为集鹰山，而土音又讹为打鹰云。其山脉北自冠子坪南耸，从顶上分二岐，一峙西南，一峙东北，二峰之支，如抱臂前环。西南下者，当壑右而伏，过中复起小阜而为中案，南坠而下，复起一峰为前案。东北下者，当壑左而伏，结为东洼之钥。两峰坳处正其环窝处，前蹲一峰当窝中，其脉复自东北峰降而中度，宛如一珠之托盘中。其前复起两小阜，如二乳之列于胸。其脉即自中蹲之峰，从左度右，又从右前度，而复起一阜于中，与双乳又成鼎足，前列为中峰近案，即南与中案并峙。稍度而东，又起一阜，即北与东洼之钥对夹。故两乳之前，左右俱有洼中坳，中峰之后，左右亦有峡中坳，其脉若甚平，而一起一伏，隐然可寻。其两峰之高者，左右皆环而止，唯中之伏而起者，一线前度，

其东为笔峰、龕嵒，南为宝峰、龙光者，皆是脉也。土人言，“三十年前，其上皆大木巨竹，蒙蔽无隙，中有龙潭四，深莫能测，足声至则涌波而起，人莫敢近；后有牧羊者，一雷而震毙羊五六百及牧者数人，连日夜火，大树深篁，燎无子<sub>jī</sub> 遗剩余，而潭亦成陆，今山下有出水之穴，俱从山根分逗云。”山顶之石，色赭赤而质轻浮，状如蜂房，为浮沫结成者，虽大至合抱，而两指可携，然其质仍坚，真劫灰之余也。宝藏架庐在中峰之下，前临两乳，日后有扩而大者，后可累峰而上，前可跨乳为钟鼓之楼云。今诸洼虽中坳，而不受滴水，东洼之上，依石为窞<sub>小水沟</sub>，有瀦水一方，岂龙去而沧桑倏易，独留此一勺以为开山之供者耶！宝藏本北直人，自鸡足宝台来，见尖山虽中悬而无重裹，与其徒径空觅山至此，遂龕坐篷处者二年。今州人皆为感动，争负木运竹，先为结此一楹，而尚未大就云。径空，四川人，向从戎为选锋先从军进入先锋部队，复重庆，援辽援黔，所向有功，后为腾越参府旗牌即王命旗牌，此代表王命，薙发<sub>薙音 tī 本意为除去杂草，薙发即是剃发为僧于甘露寺，从师觅山。师独坐空山，径空募化山下，为然一指，开创此山，俱异人也。是晚宿龕中。有一行脚僧亦留为僧薙地者，乃余乡张泾桥人，萧姓，号无念，名道明。见之如见故人也。</sub>

二十二日 晨起，宿雾净尽，宝藏先以点饷余，与余周历峰前。凭临而南为南甸，其外有横山前列，则龙川后之界也；近嵌麓西为鬼甸，其外有重峰西拥，则古勇前南下之支也；下伏而东度，为笔峰，其外有高岭东穹，则高黎贡后耸之脉也，惟北向则本山后屏焉。然昨已登岭北眺，知东北之豁处，为龙川所合；西北之丛处，为尖山所悬；而直北明

光六厂之外，皆野人之栖矣。久之，乃饭而别。

宝藏命其徒径空前导，从东北行，皆未开之径也。始逾东环之臂，即东北下，虽无径而颇坦。三里余，有路循岭北西去，往鬼甸道，盖是山前后皆向鬼甸道也。于是交之，仍东下，甚峻。一里，又有路自东南来，西北逾岭去，此即州中趋冠子坪道。盖冠子坪从北南度，穹起打鹰之顶，自北望之，不见双峰如鞍，只觉层起如冠。逾脊西下，是为坪村所托，有龙潭西涌，乃鬼甸上流，经鹅笼而南下者也。余交其路，仍东北下，行莽棘中。一里余，北向下，傍西小峡渐有微径，径右峡中亦有丛竹深藤。东转，再逾一峡，一里，乃北行环冈上。冈之西，大山始有峡中盘在山中盘绕延伸；冈之东，始随坡东下。共二里，抵坡麓，则响水沟之峡在其东矣。有溪自西峡出，北涉之，随西山北行。西山至是稍开，有路西入之。交其路而北，一里余，稍下，又有小水从西坞出，是为王家坝。以此水为界，南俱沐府庄。又北半里，遂与南来大路合。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山下，至是中坞始开。其坞南从酒店脊来，北至此东西乃辟再分为东西走向，溪沿东麓北下，村倚西山东向，而路出其中。又北里许，有岐东北往界头。余循西山西北下，渡一小峡，半里，西转，其南谷为湾腰树，盖王家坝之后山也；其北坞为左所屯，乃麓北又起一峰，其余支西北而环者。坞中始有田畴下辟，响水沟之流亦西北贯之，而路从南山西向行。一里余，有小水北流。又西一里余，有结茅卖浆在南山下，于是巨松错立，高影深阴，午日俱碧。又西二里为马站，其北坡下颇有隔林之庐，而当路左者止一家，州来者皆饭焉都在此吃饭；其西始田塍环坡。从田中西北行一里

余，抵北山下。稍西复北，一里，逾其坳，有墟场即场镇，为马站街房。其北山坡杂沓，石齿高下，东冈与西山，遂夹溪北注。共三里，有山横于前，乃西随之，半里，北透其坳，其北则山开而下盘环壑，溪从西山透峡南来，绕壑北去，固知透坳之山，乃自南而西转，坳西一峰，即西尽于溪者也。盘壑而西北一里余，遂循溪东岸行，其西冈松桧 gū 一种常绿乔木稠密，有大寺基在焉。乃饭于溪旁。又北半里为邱坡，有两三家倚西山下。其西则群山中进为峡，有岐西入之，为古勇道，其东则谷口横拓，南北之水俱由之出焉。于是北行田塍间，二里，屡逾其分流之水。又北一里余。为顺江村，古之顺江州治也。西山至是中断复起，其特耸颇厉，是为三清山。村多环石为垣，连竹成阴者。又北半里，有水自西峡来，东向而注，是为顺江，有木梁跨其上。顺江村之东，山坞东辟。过桥，复北上坡，行竹径中。半里，北下，过乾海子。一里余，北上坡，有虚茅赶街之草棚在坡北，是为顺江街子。复西北行坡坂间。其坂西倚三清山，东临夹壑，壑之东，则江东山南下而横止焉。从此三清西亘，江东东屏，又成南北之坞。行坂间三里，北向稍下，忽闻水声，则路东有溪反自南而北，至是乃东转去，想估计是顺江之分流而至者。盖江东山之西，已有两江自北而来，此流何以反北耶？流既东，路遂北盘东垂之坡，二里，是为鸡茨坪。逾坪北下一里余，复得平畴，有卖浆者当路右。于是东北行田塍间，一里余，有江自西北往东南，长木桥横跨之，是为西江；其东又有一江自东北注东南，沿东山与西江并南行坞中，是为东江。既度西江桥，遂北行江夹中，一里而至固栋，宿于新街。

固栋一名谷栋，聚落当大坞中，东、西二江夹之。其北则雅乌山南垂，横亘两山间，至此而止；其南则两江交合于三里外，合流东南去，至曲石入龙川江；东则江东山，北自石洞东，南向而下；西则三清山北又起一峰，南与三清雁行即整齐排列而峙，其中有峡如门，而小甸之路从之。是峰即云峰尖山东下北转之脉，云峰正在其西，为彼所掩，故固栋止西见此山而不见云峰也。其地直东与瓦甸对，直西与云峰对，直北与热水塘对，直南与马站对。有新、旧二街，南为新，北为旧。

二十三日 命请求而非命令主人取园笋为晨供，味与吾乡同。八九月间有香笋，薰干瓶贮，味有香气。北一里，过旧街。买飞松一梆于刘姓者家。“飞松”者，一名狐实，亦作梧实，正如梧桐子而大倍之，色味亦如梧桐，而壳薄易剥；生密树中，一见辄伐树乃可得，迟则树即存而子俱飞去成空株矣，故曰“飞松”，惟巖塘关外野人即指当时景颇族，此称为鄙称境有之。野人时以茶、蜡、黑鱼、飞松四种入关易盐、布。其人无衣与裳，惟以布一幅束其阴，上体以被一方帏而裹之，不复知有衿袖之属也。此野人即茶山之彝，昔亦内属，今非王化所及矣；然谓之“红毛”，则不然也。

又北二里余。横冈后亘。望之若东西交属于两界崇山，不复知其内有两江之嵌于两旁也。此冈即雅乌山南垂尽处，东、西二江皆从其两腋南出，疑即挨河，而土人讹为“雅乌”耳。陟冈而北，又二里，冈左渐突而成峰，冈右渐嵌而为坑，路渐逾坑傍峰而上，于是坑两旁皆峰，复渐成峡。循峡西峰行二里，陟其北坳，遂挟西峰之北而西向下。二里，路右有大



栗树一株，颇巨而火空其中；路左则西江自西壑盘曲东来，破峡而东南去，于是出固栋西山之西北矣。始下见盘壑西升，江盘壑底，而尖山兀然立其西南矣。又西下一里，随江北岸西行二里，始有村庐倚冈头，是为乌索。其江反北向折而来，路乃南下冈就之，半里，则长木桥横架江上，反自西而东度之。桥东复有竹有庐，从其侧转而西南，则固栋西山与尖峰后大山围环其南，而江曲其北者也。又西半里，有村连竹甚盛。半里，从其村南西转，复行冈坂者二里，冈头巨松错落，居庐倚之。半里，西向下，涉一坑。又西南一里余，连过两村，又西向下，涉一坑，始及山麓。遂西向上，半里，有小水注坡坂间，就而涤体洗澡。时日色亭午即正午，解衣浣濯洗涤久之，乃西南循小径上。一里，转而西，始与东来路合。时雷雨大至，行草径间，一里，稍西下，涉一峡底，于是巨木参霄，纬藤蒙坞，遂极幽峭之势。盘绕行峡嘴而西，一里，又涉一峡底。二峡皆在深木中，有小水淙淙自北而南，下注西来之溪，合而东行北出者也。涉峡之西崖，有巨石突立崖右。路由巨石之东，北向上，曲折跻树荫中，高崖滴翠，深水筛金，始知雨霁日来，阴暗弄影，不碍凌空之履也。上三里，遂陟冈脊。脊两崖皆坠深涵碧，闻水声潺潺在其底，而不辨看不清其底也。脊狭不及七尺，而当其中复有辅木以度者，盖脊两旁皆削，中复有窟下陷，故以木填之。行脊上一里，北复稍下，又涉一南坠之峡，半里，乃西北上，其上甚峻。一里余而饭。稍夷平坦，转西南盘而北，半里，复曲折上，峻愈甚。一里，又稍夷，循峰崖而转其腰，始望见尖峰在隔箐陇树间，而不知所循者亦一尖峰也。北半里，抵其峰西腋，稍西下度一脊，遂

西上，上皆悬崖削磴。回顾前所盘脊东峰，亦一峰复耸，山头尖削，亦堪与尖山伯仲，但尖山纯石中悬，而彼乃土峰前出耳。两峰之北，复与西大山夹成深壑，支条盘突，箐树蒙蔽，如翠涛沉雾，深深在下，而莫穷端倪看不清头绪和眉目，惟闻猿声千百，唱和其间，而人莫至也。峰头就竖石将就竖立的石壁凿级为梯，似太华之苍龙脊。两旁皆危崖，而石脊中垂，阔仅尺许，若龙之垂尾以度，而级随之，仰望但见层累不尽，而亦不能竟其端倪也。梯凡三转，一里而至其顶。顶东西长五丈，南北阔半之，中盖玉皇阁，前三楹奉白衣大士，后三楹奉三教圣人，顶平者如是而止，其向皆东临前峰之尖。南北夹阁为侧楼，半悬空中，北祠真武，下临北峡，而两头悬榻以待客；南祠山神，下临南峡，而中敞为斋堂。皆川僧法界所营构，盖其上向虽有道，而未开辟，莫可栖托。法界成之，不及五年，今复欲辟山麓为下殿，故往州未返。余爱其幽峻，遂止东侧楼。守寺二僧，一下山负米，一供樵炊而已。

二十四日 晨起，天色上霁，四山咸露其翠微，而山下甸中，则平白氤氲，如铺絮，又如涌yù水涌起波，无分远近，皆若浮翠无根，嵌银连叠，不知其下复有坡渊村媵之异也。至如山外之山，甸外之甸山间平地，稍远辄为岚翠掩映，无能拈出，独此时层层衬白，一片内，一片外，搜根剔奥，虽掩其下而愈疏其上。乃呼山僧与之指质问明白，或对质远近诸山，一一表出，因与悬南崖而下。有崖前临绝壑，后倚峭壁，中横罅，下平上覆，恰如匡床，虽小而可憩可卧，是名仙床。俯层峭之下，巉覆累累，无可攀循，僧指其下有仙洞，须从梯级下至第二层，转崖下坠，乃可得之，遂导而行。其洞乃大石叠

缀所成，乱崖颠磴，欲坠未坠，进处为罅，覆处为洞，穿处为门，门不一窍，洞不一层，中欠宽平，外支幽险，若叠级架板，亦可幽栖处也。洞门东向腋中者为大，入而南穿，一峡排空而下，南出峡门。其门南临绝壑，上夹重崖，有二木球倒悬其前。仰睇之，其上垂藤，自崖端悬空下丈余，即结为瘿 yǐng 动植物体上的囊状赘生物，如瓠匏 hù páo 即葫芦之缀于蔓者。瘿之端，缀旁芽细枝，上迎雨露，茸茁夭矫，花叶不一状，亦有结细子圆缀枝间者，即山僧亦不能名之，但曰寄生，或曰木胆而已。一丝下垂，结体空中，驭风吸露，形似胆悬，命随空寄，其取意亦不诬也。余心识其异，欲取之，而高悬数丈，前即崩崖直坠，计无可得。但其前有高树自崖隙上耸，若得梯横度树间，缘柯即树枝而上，以长竹为受 shòu 一种兵器，可钩藤而截取之。余乃识而行，复随导僧由梯级北下悬空之台。乃石脊一枝，下瞰北壑，三面盘空，矫若龙首，条冈回壑，纡郁其下，与仙洞各缀梯级之旁，若左右垂珥。洞倚南崖，以幽峭见奇；台踞北壑，以凭临为胜！此峰前两概即风貌也。由峰后西南越脊而下，更多幽境。近法界新开小路，下十里至小甸，乃固栋西向入峡，经此而趋古勇之道。其坡有热水塘，亦法界新开者，由此东可出固栋，西可穷古勇，而余时有北探滇滩、阿幸之兴，遂不及兼收云。

是午返寺，同顾仆取斧缚竿负梯而往，得以前法升木取瘿。而崖高峡坠，木杪 miǎo 树梢难于着力，久而后得之。一瘿圆若葫芦倒垂，上大下小，中环的颈 dǐng 即白色颈子；一瘿环若巨块一种环形玉佩，两端圆凑而中空：皆藤悬于上而枝发于下。如块者轻而松，如葫芦者坚而重，余不能兼收，后行时置轻负

坚者而走。

二十五日 余留二诗于山，负木胆于肩，从东大道下梯级。一里余，东度过坳，遂东南循前峰之腰。又半里，东度脊顶，于是俱深木夹道。由折峻下者二里，涉一南盘峡，复东北上。半里凌脊，乃东行脊间，左右皆夹壑甚深，而重木翳之。又半里，度脊间铺木。脊两旁甚狭，而中复空坠，故以木填而度之。又东南半里，复盘壑东北下。二里，至前巨石之左，遂涉南下之溪。半里，复东逾一冈。又半里，再涉一南下之溪，东向稍上，遂出篝东北行。一里，至下院分岐之路，仍从向来之小路，一里余，至前浴流之所。又半里，越坞而得一村，入问热水塘道。仍东北三里，过乌索桥，从桥西逾冈而北，一里，与大道合。随之西北，循东山之麓行。六里，有冈自东山直对西峰而下，驱江流漱西峰之麓，而路亦因之与江遇。已复逾冈北下，北坞稍开。有小水交流西注，蒸气杂沓而起，即热水塘也。半里，抵塘上，有池而无屋，雨霏霏扑人。乃令顾仆守行囊于塘侧，北半里上坡，观其街子，已散而无他物。望南冈有村庐在坳脊间，街子人指其上有川人李翁家可歇。复南半里回觅之。有闽人洪姓者，向曾寓余乡，为导入同寓。余乃出就塘畔招顾仆入，出携餐啖之。问阿幸路，须仍从此出。此中东至明光，虽止隔一山，险峻不可行也。见日色尚早而雨止，乃留热水待出时浴，并木胆寄李翁家菜园中，遂仍西北行。

五里，北上坡，为左所，盖其分屯处也。其处启庐甚盛，行者俱劝余宿此，谓前皆僰彝<sup>即今傣族</sup>家，不可栖，且多茶山彝出入，不可晚行。余不顾。又北二里，逾一坡，又三里，过

后所屯。渐折而从西北，三里，直追西大山东北垂，复与江遇。回顾尖山与前峰并峙，中坳如马鞍，而左所之南，复有峰一支自西山突出，横亘其北，故路必东北从乌索桥抵热水塘，又西北至此也。此地正当尖山之北，其北则西大山渐伏，中逊而西，为巅滩过脉处；东大山直亘而南，分坠西窞，下突小山，横界于北，为松山坡，坡之北，即阿幸北进之峡。其西北，高峰浮出于横坡之上，则阿幸、巅滩之间，又中界之一峰，所谓土瓜山也。行江东岸一里，复折而东北一里，抵东山腋下。山峰丛立处，有两三家倚东坡而栖，是为松山。从其前又北一里，上北山西亘之坡，一里蹶坡脊。其脊正西与崩塘相对，有坞西盘，而江水自北横界脊下，脊若堵墙。溯水北上，从脊间行二里，乃西北下。半里，有石屏西向立峰头，是为土主碑，乃神之所托也。从石西随坡下，涉江西上，乃滇滩关道，已茅塞不通。惟茶山野人间从此出入，负茶、蜡、红藤、飞松、黑鱼，与松山、固栋诸土人交易盐布。中国指与边寨相对的中原地区亦间有出者，以多为所掠，不甚往也。其关昔有守者，以不能安居，多遁去不处，今关废而田芜，寂为狐兔之穴矣。其隘亦纤坦，不甚崇险，去此三里，已望而知之，遂北下坡。一道从坞间溯江东岸北行，为度桥捷径；一道沿东坡北上，为托宿之所。乃下半里，渡东来小涧，复上东坡，北随之行。

二里，有四五家倚东山而居，即托宿之所也。其主人王姓者，夫妇俱伐木山中未归。余将西度桥，望西山下投栖；闻其地江岸西庐，乃土舍所托，皆不纳客，纳客者惟东岸王店。方踌躇间，一锄于田者，乃王之邻，谓其妇亦入山未归，不

识可徐待接待之否。余乃还待于其门。久之妇归，为汲水而炊。此地名土瓜山，西乃滇滩东北高峰南下之支，东乃雅乌直北崇亘之岭，中夹成坞，江流贯其间；南则土主碑之横冈自东而西突，北则土瓜山之东岭自西而东突，中界此坞，南别松山坡，北别阿幸厂，而自成函盖于中。盖滇滩土巡检昔为某姓，已绝，今为土居之雄者，曰龙氏，与此隔江相向，虽未授职，而俨然以土舍自居矣。

二十六日 凌晨起饭，西下行田间，半里，抵江岸。溯江北行，有木桥跨江而西，度之。复溯江西岸北行，一里，北上坡。半里，折而东，盘其东突之嘴。半里，复转而北，从坡上行。西循峰腰，东瞰江流，坞底至此，遂束而为峡。隔峡瞻东山之崖，崩石凌空，岩岩累石重重之状上拥，峡中之水，北自阿幸厂北姊妹山发源南下，南趋乌索而为固栋西江者也。东西两界山，自姊妹山分支：西下穹为滇滩东北峰，而下为土瓜山；东下穹为阿幸东山，而南接雅乌。东山之东，北为明光，南为南香甸，第此山峻隔，路仄难逾，故行者避之。北行西坡五里，稍下，有小涧自西而东，涉之北上，于是屡陟东突之坡，再渡东流之涧。八里，西坪稍开，然北瞻姊妹，反茫不可见。又北二里，盘西山之嘴，始复见姊妹山北倚，而前壑之下，炉烟氤氲，厂庐在焉。遂五里而至厂。厂皆茅舍，有大炉、小炉。其矿为紫色巨块，如辰砂之状。有一某姓者，方将开炉，见余而留饭于瓮中。言其北姊妹山后，即为野人出没之地，荒漠无人居，而此中时为野人所扰，每凌晨逾箐至，虽不满四五十人，而药箭甚毒，中之无不毙者。其妻与子，俱没于此，现葬山前。姊妹山出斑竹，北去此三十里，可

望而尽，不必登。明光逾峻而过，东去此四十里，然径仄无行者，恐箐深蔓翳，亦不可行。乃遂出，仍二十里下土瓜山。

又一里，过江桥而东，乃沿江南随坞中捷径，二里，抵西南坡下。江漱坡而南，路稍东，逾东峡来小涧。其涧西注于江，即前涉土主碑坡北之流。江之西亦有小涧自滇滩南来，东注于江，其处乃正流即江之主流之会也。复东南上坡半里，至石屏土主碑下，与前来之道合。又南越冈而下，过松山及诸所，二十里而入热水塘李老家。时犹下午，遍观热水所泄，其出甚异。盖坞中有小水自东峡中注而西者，冷泉也。小水之左右，泉孔随地而出，其大如管，喷窍而上，作鼓沸状，滔滔有声，跃起水面者二三寸，其热如沸，有数孔突出一处者，有从石窟中斜喷者，其热尤甚。土人就其下流，作一圆池而露浴之。余畏其热，不能下体，仅踞池中石上拂拭之而已。外即冷泉交流，若导入侵之即可浴。此冷泉南坡之热水也。其北倚东坡之下，复有数处，或出于砂孔，或出于石窟，其前亦作圆池，而热亦如之。两池相望，而溢孔不啻百也。

二十七日 晨起，饭而行。仍取木胆肩负之。由冈东南下峡一里余，复有烟气郁勃，则热水复溢坞中，与冷水交流而西出峡，其坞皆东大山之环壑也。由其南复上坡里余，有坑自东山横截而西，若堑界濠沟为界之者，其下亦水流淙淙。随坑东向上一里，从坑坠处南渡其上。盖其东未渡处，亦盘壑成坪，有村倚东峰下，路当其西南。半里，有歧：一南行坡上，一东向村间。余意猜想，认为向东者乃村中路，遂循东峰南行，前望尖山甚近。三里稍下，见一坞横前，其西下即乌索之旁村，其南逾即雅乌之西坳矣，乃悟此为固栋道。亟转而

东，莽行坡坂间。一里，得南来大路，乃知此为固栋向南香甸道，从之。渐东北上一里，稍平，东向半里，复上坡。平上者一里，行峰头稍转而南半里，即南雅乌之脊也。从其上可南眺巃嵒山，而北来之岭，从其北下坠为坳，复起此坡。东随坞脊平行半里，乃东北下。抵坳东，则有路西自坳中来者，乃热水塘正道，当从坠坑东村之歧上，今误迂而南也。于是又东下一里余，其下盘而为坪，当北山之东，山界颇开，中无阡塍道路田畴，但丰草芄芄。东北一峰东突，巃嵒前标，即石房洞山也，其后乃西北而属于西山。西山则自北而南，如屏之列，即自热水塘之东而南度雅乌者也。于是循西山又北下半里，见有两三家倚南坡而庐，下颇有小流东向而坠，而路出其西北，莫可问为何所。已而遇一人，执而询之。其人曰：“雅乌山村也。”亟驰去。后乃知此为畏途，行者俱不敢停趾，而余贸贸糊涂不明的样子焉自适也。又北一里，再逾一东突之坡，一里，登其坳中，始觉东江之形，自其南破雅乌东峡而去，而犹不见江也。北向东转而下，一里，有峡自西北来，即巃嵒后西北之山，与西界夹而成者，中有小水随峡东出，有小木桥度其上。过而东，遂循北山之麓，始见南壑中，东江盘曲，向西南而破峡。盖此地北山东突而巃嵒，niè山高而峻，南山自石洞厂南，盘旋西转，高耸为江东山北岭，与北对夹，截江西下，中拓为坞，曲折其间。路从其北东行一里，有歧东南下坞中，截流渡舟，乃东趋石洞之道；有路东北挟巃嵒之峰而转，乃北趋南香甸道。于是东北一里余，转巃嵒峰东。遥眺其坞大开，自北而南，东西分两界夹之。西山多东突之尖，东山有巨屏之势，坞北豁然遥达，坞东则江东北嶂，矗峙当夹。



惟东南一峡，窈窕而入，为杨桥、石洞之径；西南一坞，宛转而注，为东江穿峡之所。

先是，余望此巉嶮之峰，已觉其奇；及环其麓，仰见其盘亘之崖，层耸叠上；既东转北向，忽见层崖之上，有洞东向，欲一登而不见其径，欲舍之又不能竟去。遂令顾仆停行李，守木胆于路侧，余竟仰攀而上。其上甚削，半里之后，土削不能受足，以指攀草根而登。已而草根亦不能受指，幸而及石。然石亦不坚，践之辄陨<sub>垮塌</sub>，攀之亦陨，间得一少粘者，绷足挂指，如平贴于壁，不容移一步。欲上既无援，欲下亦无地，生平所历危境，无逾于此。盖峭壁有之，无此苏<sub>即酥软</sub>而散土；流土有之，无此苏石。久之，先试得其两手两足四处不摧之石，然后悬空移一手，随悬空移一足，一手足牢，然后悬空又移一手足，幸石不坠，又手足无力欲自坠。久之，幸攀而上，又横贴而南过，共半里，乃抵其北崖。稍循而下坠，始南转入洞。洞门穹然，如半月上覆，上多倒垂之乳。中不甚深，五丈之内，后壁环拥，下裂小门。批隙而入，丈余即止，无他奇也。出洞，仍循北崖西上。难于横贴之陟，即随峡上跻，冀有路北迂而下，久之不得。半里，逾坡之西，复仰其上崖高穹，有洞当其下，洞门南向，益<sub>指艰难行走从之</sub>。半里，入洞。洞前有巨石当门，门分为二，先从其西者入。门以内辄随巨石之后东转，其中夹成曲房，透其东，其中又旋为后室，然亦丈余而止，不深入也。旋从其东者出。还眺巨石之上，与洞顶之覆者，尚余丈余。门之东，又环一石对之，其石中悬如台，若置梯蹶之，所览更奇也。出洞，循崖而北半里，其下亦俱悬崖无路，然皆草根悬缀。遂坐而下坠，以

双足向前，两手反而后揣抓草根，略逗阻滞其投空之势，顺之一里下，乃及其麓。与顾仆见，若更生也。

日将过午，食携饭于路隅，即循西山北行。三里而西山中逊，又一里，有村倚西山坞中，又半里，绕村之前而北，遂与江遇，盖江之西曲处也。其村西山后抱，东江前揖，而南北两尖峰，左右夹峙如旗鼓，配合甚称。有小溪从后山流出，傍村就水，皆环塍为田，是名喇哈寨，亦山居之胜处也。溯江而北，半里，度小溪东注之桥，复北上坡。二里，东北循北尖峰之东麓。一里余，仰见尖峰之半，有洞东向高穹，其门甚峻，上及峰顶，如檐覆飞空，乳垂于外，槛横于内，而其下甚削，似无陟境，盖其路从北坡横陟也。余时亦以负荷未释，遂先趋厂。又北一里余，渡一西来之涧，有村庐接丛密集相速而建于江之西岸，而矿炉满布之，是为南香甸。乃投寓于李老家，时甫过午也。

先是，余止存青蚨三十文，携之袖中，计不能为界头返城之用，然犹可余米为一日供。退石房洞扒山，手足无主，竟不知抛堕何所，至是手无一文。乃以褶袜裙即夹衣袜子裙子三事悬于寓外，冀售其一，以为行资。久之，一人以二百余文买绌裙去。余欣然，沾酒市肉，令顾仆烹于寓。余亟索饭，乘晚探尖峰之洞。乃从村西溯西来之溪，半里，涉其南，从焚彝庐后南蹊坡。迤迳南上一里，遂造洞下。洞内架庐三层，皆五楹，额其上曰“云岩寺”。始从其下层折而北，升中层，折而南，升上层。其中神像杂出，然其前甚敞。石乳自洞檐下垂于外，长条短缕，缤纷飘飏，或中透而空明，或交垂而反卷，其状甚异。复极其北，顶更穹盘而起，乃因其势上架一

台，而台之上又有龕西进，复因其势上架一阁。又从台北循崖置坡，盘空而升，洞顶氤氲之状，洞前飘洒之形，收览殆尽。台之北，复进一小龕南向，更因其势而架梯通之，前列一小坊，题曰“水月”，中供白衣大士。余从来嫌洞中置阁，每掩洞胜，惟此点缀得宜，不惟无碍。而更觉灵通，不意殊方即边远偏僻之地反得此神构也。时洞中道人尚在厂未归，云磴不封，乳房无扃，凭憩久之，恨不携囊托宿其内也。洞之南复有一门骈启，其上亦有乳垂，而其内高广俱不及三之一，石色赭黄如新凿者。攀其上级，复透小穴西入，二丈后曲而南，其中渐黑，而有水中贮，上有滴沥声，而下无旁泄竅流出之孔，亦神瀆fèn水源深大而从地中涌出之泉也。洞中所酌惟此。其中穴更深迥，但为水隔而黑，不复涉而穷之。乃下，仍从北崖下循旧路，二里返寓。遂啜酒而卧，不觉陶然。

南香甸，余疑为“兰香”之讹，盖其甸在北，不应以“南”称也。山自明光分脉来，西即阿幸东南下之山，东乃斜环而南，至甸东乃西突而南下，夹江流于中。其流亦发于明光，北即姊妹山东行之脉也，是为固栋东江之源。此中有“明光六厂”之名，而明光在甸北三十里，实无厂也，惟烧炭运砖，以供此厂之鼓炼。此厂在甸中，而出矿之穴在东峰最高处，过雅乌北岭，即望而见之，皆采挖之厂，而非鼓炼之厂也。东峰之东北有石洞厂，与西北之阿幸，东南之灰窑，共为六厂云。诸厂中惟此厂居庐最盛。然阿幸之矿，紫块如丹砂；此中诸厂之矿，皆黄散如沙泥，似不若阿幸者之重也。

二十八日 晨起，雾甚。平明，饭而为界头之行。其地在南香甸东南，隔大山、大江各一重。由南香东北大厂逾

山，则高壑重叠，路小而近；由南香东南阳桥矿逾东岭，则深峡平夷，路大而遥。时因霾黑，小路莫行，遂从土人趋阳桥道，且可并览所云石洞也。从村东度江桥。其桥东西横架于东江之上，覆亭数楹。由桥东，即随江东岸，循东山南向行。东山者，即固栋江东山之脉，北自明光来，至大厂稍曲而东南，至是复西突而南下，屏立南香甸之东。其上有矿穴当峰之顶，茅舍缘之沿山峰修建，自雅乌北岭遥望，以为南香甸也，至而后知为朝阳出矿之洞。然今为雾障，即咫尺东山，一无所睹，而此洞直以意想走之而已。南行八里，则有峡自东山出，遂东转而蹈之。其峡北即东山至此南尽，南即东岭之转西，西矗于南香甸南，为江东山北岭者也。开峡颇深，有泉西出而注于东江，即昨所以鬻嶼山前分岐渡江而东入之峡也。峡径虽深，而两崖逼仄。循北山东行二里，望见峡内乱峰参差，扼流跃颖，亟趋之。一里至其下，忽见北崖中迸，夹峙如门，路乃不溯涧东上，竟北转入门。盖门左之崖，石脚直插涧底，路难外濳，故入而内绕耳。由门以内，仍东蹶左崖之后，一里，遂逾乱峰之上，盖石峰三四，逐队分行，与流相麇<sub>66</sub>争奇，独存其骨耳。循北峰揽涧南乱峰，又东一里，路复北转，蹈北峰之隙北下。半里，则峰北又开一峡，自北而南，与东来之峡，会于北峰东突之下，同穿乱峰之隙而西。所谓北峰者，从大厂分支西南下，即南香甸东突之峰，余今所行路，循其南垂向东者也，其东南垂亦至是而尽。是山之西北，有矿西临南香甸者，曰朝阳洞；是山之东南，有矿东临是峡者，曰阳桥。阳桥之矿，亦多挑运就煎炼于南香，则知南香乃众矿所聚也。随峡北望，其内山回壑辟，有厂亦炉烟

勃勃，是为石洞厂。所云石洞者，大厂之脉，至是分环：西下者，自南香东界而南至阳桥，下从峡中，又东度一峰，突为“虎砂”而包其内；东下者，亦南走而东环之，至东岭而西转，穹为江东山北境，绕为“龙砂”而包其外。其水自石洞东，南出合东岭北下之水，西注于乱峰，与阳桥度峡水合流，西注东江。是石洞者，众山层裹中之一壑也，从阳桥峡北望而见之，峡中度脉而东，虽无中界之脊，而水则两分焉。

余时欲从峡趋石洞，虑界头前路难辨，不若随同行者去。遂舍石洞，从东峡溯流入，三里，则路东有峰前屏，北界阳桥东度之峰，至是东尽。石洞之水，随东屏之山，南出而西转，则阳桥南峡之上流也。路抵东屏前山下，亦分歧为二：东北溯石洞水逾岭者，为桥头路；东南溯东岭北下之水逾岭者，为界头路。然则西下峡中之水，以石洞者为首，以东岭者为次也。于是东南上坡，二里余，陟岭巅，是即所谓阳桥东岭矣。逾岭即南下。一里，复陟峡而上，从岭上南行。二里，就其东南坡而下，二里，越东流之壑。复稍上二里，越其南坡，再下。有岐下东大峡，为同行者误而南，一里余，始知其误。乃莽陟坡而东北，一里，遇西来道，偕之东陟。一里余，则龙川东江之源，滔滔南逝，系藤为桥于上以渡。桥阔十四五丈，以藤三四枝高络于两崖，从树杪中悬而反下，编竹于藤上，略可置足，两旁亦横竹为栏以夹之。盖凡桥巩而中高，此桥反挂而中垂，一举足辄摇荡不已，必手揣旁枝，然后可移，止可度人，不可度马也，从桥东遵滕上，始有村庐夹路。二里，复东上坡，由坡脊东行。其坡甚平，自东界雪山横垂而西下者。行其上三里，直抵东山下，是为界头村。其村倚东

山面北，夹庐成街，而不见市集。询之，知以旱故，今日移街于西北江坡之间，北与桥头合街矣。盖此地旱即移街，乃习俗也。乃令顾仆买米而炊。余又西北下抵街子，视其扰扰而已，不睹有奇货也。既乃还饭于界头。其地已在龙川江之东，当高黎贡雪山西麓，山势正当穹隆处。盖高黎贡俗名昆仑冈，故又称为高仑山。其发脉自昆仑，南下至姊妹山；西南行者，滇滩关南高山；东南行者，绕小田、大塘，东至马面关，乃穹然南耸，横架天半，为雪山、为山心、为分水关；又南而抵芒市，始降而稍散，其南北之高穹者，几五百里云；由芒市达木邦，下为平坡，直达缅甸而尽于海：则信为昆仑正南之支也。

由界头即从雪山西麓南行，屡逾西突之坡，十五里，遥望罗古城倚东山坡间，有寺临之。此城乃土蛮所筑之遗址。其寺颇大。有路从此逾雪山，过上江。又南二里，过磨石河。又南二里，越一山，又逾一西突之坳。又南二里，过一小木桥。又南一里，越一坡，乃循坡东转。二里，抵东南峡口，有山自东大山南环而峙于门，大路逾坡而南上，小径就峡而西南。乃就峡口出，则前所过藤桥江亦自坞北来，遂循其东岸而南。三里，始有村倚江岸，乃傍村南行。又一里，宿瓦甸。濒江东岸，亦南北大坞也，村媵连络；东向大山，即雪山，渐南与山心近矣。

二十九日 饭而平明，随江东岸行。二里余，两岸石峰交合，水流峡间，人逾崖上，江为崖所束，奔流若线，而中甚渊深。峡中多沸水之石，激流荡波，而渔者夹流置罾于石影间，揽瑶曳翠，无问得鱼与鱼之肥否，固自胜也。只求自我感觉良好。半里，越崖南下。江亦出峡，有石浮波面，俨然一鼃

鼉 yuán tuó 团鱼和扬子鳄随水出也。又南二里，过上庄，有山西突，中夹坞成田，村倚突峰之东，江曲突峰之西，而路循坞中。逾脊而西南，又一里余，复与江遇，而两崖复成峡，石之突峡迎流，与罾之夹流曳翠，亦复如前也。一里，江曲而西，路从江之南，亦曲而西截向北之坞。于是北望隔江南下之山，至是中分；其东支已尽横突而东，即西峡之绕而下者；其西支犹横突西南，即固栋两江所合而南盘者；两支之中，北逊成坞，而灰窑厂临其上焉。是厂亦六厂之一，所出矿重于他处，昔封之而今复开，则不及他处矣。西一里，复上一北突小冈，有竹环坡，结庐其中者，是为苦竹冈。越而南下，共一里，又越坞南上，遂从坡上南行。二里，江随西峰之嘴曲而东南，始舫舟而渡其西岸，随西山南行。一里，坡尾东掉，路亦随而东。南逾之一里，有一二家倚坡北向而居，由其东更南上一里，遂逾其东下之脊。南行脊间二里，复稍下，有小峡自西而东，其峡甚逼，中有小水，捣坑东出。乃下半里，稍西转，迎流行峡中，有数家倚峡北，是为曲石。而峡之西，其内反辟而成坞，亦有村庐倚之，则峡水之所从来也。于是南截峡流，又上坡。行坡间二里，有村当路左，亦曲石之村庐也。又南三里，乃随坡西转，始见坡南坞大开，水东贯之，则固栋两江合而与顺江、响水沟诸流一并东出者也。循此坡稍北，即与界头、瓦甸之江合，是为龙川江之上流，盖交会于曲除者也。固栋之江东山，自石洞南度脊，亦中尽于曲除者也。余先自固栋历其西，又从阳桥东岭逾其北，又从瓦甸瞻其东，又从灰窑、曲石转其南，盖江流夹其三方，而余行周绕遍其四隅矣。西行一里，又南向峻下者一里，及坞底，有

桥跨江，亦铁锁交错而覆亭于其上者，是为曲石桥。按《一统志》，龙川江上有藤桥二，其一在回石。按江之上下，无回石之名，其即曲石之误耶？岂其桥昔乃藤悬，而后易铁锁耶？

于是从江南岸上坡，西向由峡上。二里余，复南向陟岭，二里余，登岭头。有三四家当岭而居，是为酒店，以卖浆得名也。饭而行，循岭东南向二里下，稍西转，复南行坡上。又二里稍下，陟一坞而上。又南二里，过陈挥使庄。又南随峡中行，二里，有陇环前峡折而自西来，有岐直南蹶其陇，余乃随众从峡中西行。半里，渐西上，又半里，折而南上，又半里，南登陇脊，始逾东度之脉。于是南望，前壑大开，直南与罗生山相对，其中成坞甚遥，州城隐隐在三十里外，东之球瓏，亦可全见，惟西之宝峰，又西北之集鹰，皆为巖嶽南下之支所掩，不得而见焉。余先贾勇独上，踞草而坐。久之，后行者至，谓其地前有盗，自东山峡中来，截路而劫，促余并驰南下。东望层峡重峦，似有寻幽之径，而行者惟恐不去之速也。

下二里，望见澄波汇山麓，余以为即上干峨清海子矣。又峻下二里，有村庐当海子北岸，竹径扶疏，层峦环其后，澄潭映其前。路转其东北隅，有小水自峡间下注，有卖浆之庐当其下。入而少憩，以所负木胆浸注峡泉间，且问此海子即上干峨澄镜池否。其人漫应随意回答之，但谓海子中有鱼，有泛舟而捕者，以时插秧，止以供餐，不遑 huáng 多余的、空闲的出卖。然余忆《志》言，下海子鱼可捕，上海子鱼不可捕，岂其言今不验耶？

循海东峻麓行二里，及海子南滨，遇耕者，再问之。始



知此乃下海子，上海子所云澄镜池者，尚在村东北重山之上，由此而上五里乃及之。余不能从。南二里，越一涧，有村连竹甚深，是为中干峨村。由村南又南下三里，其村竹庐交映更遥，是为下干峨村。至是东坡之下，辟为深坞，而溪流南贯。由是从村南稍西，即转南向，随坡上行。一里，渐南下，俯瞰坞中溪流，已有刺小舟而浮者。既而南行二里，有一二家倚坡湾而居，与下干峨南北遥对。从此东向随坡上半里，乃蹶坡之东嘴。从其上南转，则东嘴之下，其崖甚峻，又数十家倚其麓而居，竹树蒙茸，俯瞰若不可得而窥也。南半里，稍西复转而南，半里，崖下居庐既尽，忽见一大溪东向而横于前，乃透崖而出石穴者。崖峻无路下坠，沿崖端南行半里，稍下，见有径下沿坡麓，乃令顾仆守木胆于路隅，余策杖坠麓循崖北转。又半里，投丛木中，则其下石穴交流，土人以石堤堰水北注。堤之上，回流成潭，深及四五尺；堤之下，喷壑成溪，阔几盈四五丈。泉之溢处，俱从树根石眼纠缪<sup>li o</sup>缠绕中出，阴森沁骨。掬而饮之，腑脏透彻，悔不携木胆来一投而浸之也。既乃仍南沿崖麓，半里，至顾奴候处，取木胆负而行。

又南二里下坡，有数家当坡之东，指余东向逾梁。其梁东西跨干峨下流之溪，《志》所谓马场河也。逾梁东，即东南逾田塍间，三里，抵东山下，又有溪自东而西，有梁南北跨之，是为迎凤桥，以其西有飞凤山也。桥下水即东南出于赤土坡者，北流至罗武塘，出马邑村，西向经此而与马场河合。过桥遂直趋而南。二里，再南逾一梁，梁下水如线将绝，则黄坡泉之向北而西转者。又南一里，又南逾一梁，其水亦将

绝，则饮马河之向北而西转者。又南一里，入腾越北门。行城中二里，出南门。城中无市肆，不若南关外之喧阗声大而杂也。抵寓已下午矣。

## 滇游日记十

己卯(公元1639年)五月初一日 平明起,店主人言:“自往尖山后,参府吴公屡令把总来候,且命店中一至即入报。”余不知其因,令姑缓之,且游于市,而主人不听。已而吴君令把总持名帖来,言:“欲躬叩,旅肆不便,乞即枉顾为幸。”余颔之,因出观街子。此处五日一大街,大街在南门外来凤山麓。是日因旱,断屠祈雨,移街子于城中。旱即移街,诸乡村皆然。遂往晤潘捷余。捷余宴买宝舍人,留余同事。余辞之,入城谒参府。一见辄把臂互相挟住手臂。表示亲密入林,款礼颇至。是日其子将返故乡,内筒拾行囊,余辞之出。吴,四川松潘人。为余谈大江自彼处分水岭发源,分绕省城而复合。且言昔为贵州都阍,与陈学宪平人士奇同事,知黄石斋之异。下午还寓。集鹰山宝藏徒径空来顾,抵暮别去。

初二日 余止寓中。云峰山即尖山老师法界来顾。州痒彦李虎变昆玉对他人兄弟的美称来顾。李居绮罗。

初三日 参府来候宴。已又观音寺天衣师令其徒来候,余以参府有前期约会,辞之。上午赴参府招,所陈多腊味,以断屠故也。腊味中始食竹鼯。下午别之出。醉后过万寿寺拜法界,不在。出西门半里,过凌云桥,又西半里,由玉泉池南堰上西山之麓,则观音寺在焉。寺东向临玉泉池,寺南有古刹并列,即玉泉寺矣。天衣师拜经观音寺,三年不出,一见喜甚,留余宿。余辞以他日,啜其豆浆粥而返,已昏黑矣。

初四日 参府令门役以《州志》至。方展卷而李君来候。时微雨,遂与之联骑,由来凤山东麓循之南,六里,抵

绮罗，入叩李君家。绮罗，《志》作矣罗，其村颇盛，西倚来凤山，南瞰水尾山，当两山夹湊间。盖罗汉冲之水，流经大洞、长洞二小阜间，北曲而注于平坞，乃分为二流，北为饮马河而抵城东，南为绮罗水而逼南山下，又西逼来凤东南麓，乃南捣两山夹间。是村绾结集占据其谷口，竹树扶疏，田壑纡错，亦一幽境云。是夜宿李君家。

余初望腾越中坞，东为球瓏、矣比，西为宝峰、毗卢，南为来凤、罗生，北为干峨、飞凤。西北则巃嵒 lóng zng 最耸，而龙潭清海之水溢焉；东南则罗汉冲最深，而罗生、黄坡之流发焉；东北则赤土山最远，而罗武、马邑之源始焉；大盈江惟西南破龙光台、来凤西麓而去。则是州之脉，盖西北由集鹰山分脉：南下者，为宝峰、毗卢，而尽于龙光台；东曲者，一峙为笔峰，再耸为巃嵒，遂东下而度干峨之岭，又东南而纡为永安、乱箭之峭。其曲而西也，余初疑南自罗生、水尾，而北转为来凤，至是始知罗汉冲水又南下于罗苴冲，则来凤之脉，不南自罗生、水尾，而实东自黄坡、矣比二坡也。但二坡之西皆平坞，而南抵罗生，脉从田塍中西度。郡人陈懿典进士《文星阁记》云：“嘉靖壬子（1552年），城外周凿城隍，至正南迤东，巃（au 挖地造穴）地丈许，有络石，工役斫截之。其石累累如脊骨，穿地而来，乃秀峰之元龙正脉也。”其说可与余相印证。土人不知，乃分濬 jùn 挖罗汉冲水一枝，北流为饮马河而抵于城东。是此脉一伤于分流，再凿于疏隍，两受其病矣。土人之为之解者曰，脉由龙光台潜度于跌水河之下。不知跌水河虽石骨下亘，乃大水所趋，一壑之流交注焉；饮马河本无一水两分之理，乃人工所为，欲以此掩彼不可得也。

初五日 晨餐后，即从李君循南山之麓东向行。先半里，过水应寺。又东二里，两逾南山北下之支，有寺在南峡中北向峙，即天应寺也。其后即罗生主峰，仰之甚峻，《志》称其条冈分布，不诬也。又东半里，上一北下之支，随之北下。共一里，冈东尽处，竹树深密，绿荫袭人，披映心目。其前复起一圆阜，立平畴中，是为团山，与此冈断而复续。冈东村庐连络。余从竹中下，一老人迎入其庐，具腊肉火酒献。盖是日端午，而老人与李君有故，遂入而哺之。既午，复东向循南山行，半里，其北复起一长阜，如半月横于前，是为长洞山。又东二里，遂入山峡，有溪中贯而出，是为罗汉冲。溪南北皆有村夹峙峡口。由南村溯溪而东，又二里，越溪之北，有大路倚北山下，乃东逾岭趋猛连者，从其北坞中觅温泉。其泉不热而温，流不急而平，一大石突畦间，水汇其旁，浅不成浴。东山下有“大洞温泉”，为八景之一，即在其北岭峡中，与此隔一支岭，逾而北颇近，而李君急于还家，即导余从大路西出。二里，过溪南村，出峡口，随溪西行。一里，过一桥，从溪南又西一里，过长洞北麓。北望大洞之阜，夹溪而峙，余欲趋之，浴其温泉。李君谓泉在东峡中，其入尚远，遂强余还。又西一里，过团山北麓，又西三里而还李君家。

初六日 晨饭，令顾仆携卧具，为杨广哨之游。先是李君为余言，此地东南由罗汉冲入二百里，有滃 w ng 吕山，东南由罗生四十里，有马鹿塘，皆有峰峦可观。余乃先其近者，计可从硫黄塘、半个山而转也。东三里，从水应、天应二寺之间，南向上山。愈上愈峻，七里，登绝顶。北瞰即天应寺

悬其坑麓，由州坞而北，惟龕崧山与之对峙焉；西瞰则旁峡分趋，势若焚旒 zhūì liú 旗帜的飘带，皆下坠于绮罗南向之峡，有龙井出其下焉；惟东眺则本峰颀颀不相上下自掩；而南眺则浓雾弥沦，若以山脊为界，咫尺不可见。于是南从岭上盘峡，俱行氤氲中，茫若蹈海。半里，南下。下二里余，山半复环一壑，其脊自东南围抱而西，中藏圆坞，有小水西去。其内雾影稍开，而雨色渐逼，虽近睹其田塍，而不免远罹其沾湿矣。复上南坡，蹶坡脊而南，五里，一歧随脊而西南，一歧坠坡而东向。余漫从脊上直南，已而路渐东下而穷。二里，有村倚东坡下，披雾就讯之，乃清水屯也。按《志》，城南三十里为清水朗，此其地矣。然马鹿塘之径，当从北歧分向而东，此已逾而过南。

屯人指余从坡北东下，当得大路。从之，半里，东北涉一坑甚深，雾影中窥其东南旋壑下盘，当时不知其所出何向，后乃知其南界高峰，反西自竹家屯而东突，为陈播箕哨也。复东北上坡半里，见有路东向下，辄随之行，不意马鹿塘正道尚在其北。雾漫不辨，踉跄东下。一里余，有峡自北而南，溪流贯之，有田塍嵌其底，而绝无人居。塍中插禾已遍，亦无一人。抵塍而路绝，塍狭如线，以杖拄畦中，东行抵溪，而溪两岸蒙翳不可渡。复还依西坡南向，一里得小径，渡溪东上。一里，路伏草间，复若断若续，然其上甚峻。三里，东向登岭头，复从岭上东南再陟一岭。半里，始见岭北有坳，自北南度，中伏再起，其东则崩崖下坠，其势甚拓，其坠甚峭，若中剖其脊并左右两帙而平坠焉。坳北有路自崩崖北岭东行，南亦有微路，自崩崖南岭东上，而坳中独无北交之路。余遂

循崖南路上。东一里，路为崩崖所坠，复歧而南，再陟南岭。半里，复东行岭脊。二里始有南来之路，循之东。此瞰崩崖下陷，东向成坑，箐木深翳。又东半里，再陟岭，岭乃南去，微径始东北下坡。曲折连下三里，余以为将及北坑之底，随之出即马鹿塘矣；孰知一坡中环，路歧而东西绕之，未几遂绝，皆深茅丛棘，坑嵌其下甚深。余始从其南，不得道，转而东，复不得道。往返踟躅，茅深棘翳，遍索不前。久之，复从南坡下得微径，下一里余而东抵坑底。则坑中有水潺潺，自崩崖东南流，坑两旁俱峭崖密翳，全无路影，而坑底甚平，水流乱砾间，时有平沙濛之，遂随之行。或东或南，仰眺甚逼，而终绝路影。三里，稍开，俯见濛沙之上，虎迹甚明，累累如初印。随之又东南一里余，有小溪自西南来注，有路影南缘之，始舍坑而南陟坡，一里，越其上。余意将逾坡东下，而路反从坡脊南行，余心知其误，然其路渐大，时亦渐暮，以为从大道，即不得马鹿塘，庶可得栖宿之所。乃蹶脊西驰二里，见西峰顶有峰特倚如覆钟，大道从此分歧，一自东南坡下而上，一向西北峰顶而趋，一从西南盘壑而行。未审所从，姑解所携饭啖之。余计上下二径，其去人必远，不若从盘壑者中行。于是又东南三里，遂坠坡而下，渐闻人声。

下里余，得茅二龕在峡间，投之，隘鄙不堪宿。望南坡上有数龕，乃下陟深坑，攀峻而上，共一里而入其龕，则架竹为巢，下畜牛豕，而上托輿卧，俨然与粤西无异。屈指自南丹去此，至今已阅十五日，乃复遇之西陲，其中数千里所不见也。自登崩崖之脊，即望见高黎贡南亘之支屏列于东，下有深峡，而莫见龙川，意嵌其下也。又西南二十余里，至所

宿之坡，下瞰南峡甚深，即与高黎贡遥夹者，意龙江从此去。西坞甚豁，远见重山外亘，巨壑中盘，意即南甸所托也。时雾黑莫辨方隅，而村人不通汉语，不能分晰微奥。即征其地名，据云为凤田总府庄，南至罗卜思庄一日余，东北至马鹿塘在二十里外，然无确据也。夜以所携米煮粥，啜之而卧。

初七日 阴雨霏霏，饭后余姑止不行。已而村人言天且大雾，余乃谋所行。念马鹿塘在东北，硫磺塘在西北，北山之脊，昨已逾而来，西山之脊，尚未之陟，不若舍马鹿而逾西脊，以趋硫磺塘，且其地抵州之径，以硫磺塘为正道，遂从之。土人指余从村后西北向大山行。余误由直北，一里余，下涉一涧，溯之北上坡，一里余，又下涉涧。其处一涧自西峡崩崖来，一涧自北峡崇山来，涉其西来者。又北上坡半里，路复分岐，一向北峡，一向西峡，皆盘其上坡。余从其北峡者，二里，路渐湮<sup>消失</sup>。已北下，则其涧亦自西来，横塹于前，虽小而颇深，藤箐蒙塞，雨雾淋漓，遂不能入。乃复出，至岐口，转向西峡。一里，路亦渐湮，其南崩崖下嵌，即下流之所从出，而莫能逾焉。复出，从岐口南涉其涧，从涧南又得一岐西上，其路甚微。一里，北逾一坡，又北一里，即崩崖西对之坡也，其上皆垦崖，而仍非通道。蹶之行，一里，上西顶。顶高云黑，莫知所从，计返下山，乃转南行莽棘中。湿茅壅<sup>y ng 堵塞</sup>箐，踟躅东南向，二里，渐有径，下眺凤田所宿处，相距止二三里间。

更南半里，得大道西去，遂从之。西循北山行一里，得耕者在坡下，问之，始知其上有小寨，名楞图，即从杨广哨入州正道矣。乃亟西北上，蹶坡一里，有二茅当峡坪间，是



为楞图寨。由寨后更蹶峻而北，半里，登冈。西望盘壑下开，水田漠漠，有溪流贯其中，壑西复有崇山外峙，其南又起一崇山，横接而南，交接之中，似有水中贯而去。又北上一里半，遂凌大脊。北下回峡中，半里，一村庐倚南坡，是为杨广哨。从此西北下峡底一里余，有小溪自东北坠西南，其嵌甚深，乃从昨所度崩崖南岭分坠而成者。涉之西北上，复一里余而跻其脊，余以为即从此缘脊上北大峰矣，而孰意犹中界之支也。半里越脊，又即北下峡底。一里余，有大溪自北南坠，皆从石崖中破壁而去，此即清水朗东溪也。水嵌峡底甚逼，横独木渡其上。余宁木下涉水，即西北上坡。始循崖石，继蹶陇脊，一里余，转而东北上，一里跻峰头。由峰头西盘半里，复随峡北行。其峡颇平，行其中一里余，当其东西分峡处，有村庐倚其中，是为陈播箕哨。从哨北即西北下，二里，循南山而西，一里，有村庐当坡，是为竹家寨。由寨东向北行，寨后复起一峰，有峡横其中，路分为二：循北峰直去，为腾越、南甸大道；穿北峰南峡而西，为硫磺塘道。余乃舍大道从横峡西行。半里，忽坠峡西下。其峡甚逼，而下甚峻，坠级历坎，与水争隘。一里余，望见西峡自北而南，一溪贯其中，即矣罗村之水，挟水尾山西峡而南者。溪西之山，豈岬南踞，是为半个山。按《一统志》有罗苴冲，硫磺塘在焉，疑即此山。然《州志》又两书之，岂罗苴冲即溪东所下之山耶？

又西下半里，直抵溪上，有二塘在东崖之下，乃温水之小者。其北崖之下，有数家居焉，是为硫磺塘村，有桥架溪上。余讯大塘之出硫磺处，土人指在南峡中，乃从桥南下流

涉溪而西，随西山南行。时风雨大至，田塍滑隘，余踟躅南行，半里得径。又南一里，则西山南进，有峡东注大溪，遥望峡中蒸腾之气，东西数处，郁然勃发，如浓烟卷雾，东濒大溪，西贯山峡。先趋其近溪烟势独大者，则一池大四五亩，中注如釜，水贮于中，止及其半，其色浑白，从下沸腾。作滚涌之状，而势更厉，沸泡大如弹丸，百枚齐跃而有声，其中高且尺余，亦异观也。时雨势亦甚大，持伞观其上，不敢以身试也。其东大溪，从南下，环山南而西合于大盈；西峡小溪，从热池南东注大溪。小溪流水中亦有气勃勃，而池中之水，则止而不流，与溪无与也。溯小溪西上半里，坡间烟势更大，见石坡平突，东北开一穴，如仰口而张其上腭，其中下缩如喉，水与气从中喷出，如有炉囊<sup>tu</sup>风箱之类鼓风煽焰于下，水一沸跃，一停伏，作呼吸状。跃出之势，风水交迫，喷若发机，声如吼虎，其高数尺，坠涧下流，犹热若探汤。或跃时，风从中卷，水辄旁射，揽人于数尺外，飞沫犹烁人面也。余欲俯窥喉中，为水所射不得近。其巖<sup>e</sup>之上，则硫磺环染之。其东数步，凿池引水，上覆一小茅，中置桶养硝，想有磺之地，即有硝也。又北上坡百步，坡间烟势复大，环崖之下，平沙一围，中有孔数百，沸水丛跃，亦如数十人鼓煽于下者。似有人力引水，环沙四围，其水虽小而热，四旁之沙亦热，久立不能停足也。其上烟涌处虽多，而势皆不及此三者。有人将沙圆堆如覆釜，亦引小水四周之，虽有小气而沙不热。以伞柄戳入，深一二尺，其中沙有磺色，而亦无热气从戳孔出，此皆人之酿磺者。时雨势不止，见其上有路，直逾西岭，知此为半个山道，遂凌雨蹑崖。其崖皆堆云骈瓣，岿

岬嵌空，或下陷上连，或旁通侧裂，人从其上行，热气从下出，皆进削之余骨，崩坠之剥肤也，所云“半个”之称，岂以此耶？

蹶崖半里，从其南循岭西上一里，渐随峡南转，则其峡自南岭头坠，中有水悬而为瀑，作两叠坠北下，即峡水之上流也。又上半里，遂西逾瀑布之上。复从峡西更西南上一里，渐转而西半里，见大道盘西崖坠处，出南坳去，小径则西上峰顶，渐转北行，盖此即半个山之顶，至此南下为坳，入城之路，当在其东北，不应西去，遂舍大道从小道。西上半里，随峰东向北行二里余，乃西北下，得竹坞村庐。时雨势甚大，避雨庐中，就火沸汤，瀹饭而食之。其处即半个山村也，昔置镇彝关于路次，此为屯哨，今关废而村存云。由其东下坡，随峡东行里余，与南来大道合。随西山北转而行，于是水尾西溪即从此峡南下硫磺塘矣。北行二里余，复陟东突之坡。行坡峡中，五里稍下，又一里面绮罗村在东坡下矣。时已薄暮，遂舍入州大道，东里余，宿李虎变家。虎变以骑候于马鹿道中，不遇，甫返，煮竹鼯 wú 相待。

初八日 大雨，不成行，坐李君家作田署州《期政四谣》，以李君命也。

初九日 大雨，复不成行，坐李君家录《腾志》。

初十日 雨不止。既午稍霁，遂同李君联骑，由村西半里，横陟半个山、南甸大路，经南草场，半里，西上岭坡，乃来凤南度半个山之脊也。来凤至是南降而下伏，脊间中注为平塘而不受水。洼之西为金银堆，即南度之脊。洼北半里，有坪倚来凤而南瞰半个山，乃昔王尚书骥驻营之处，《志》称

为尚书营。陟坪北半里，有路横沿来凤峰南，西越金银堆，出芭蕉关。芭蕉关西通河上屯、缅箐之道，州西跌水河路，不若此之平，昔兵部郎中龚永吉从王公南征，有“狭转芭蕉关，难于橄榄坡”之句。从此复转骑，循来凤东峰而北，八里，乃还官店。迨晚复雨。

十一日 雨不止，坐官店。上午，李君来。下午，雨少止，泞甚，蹠亦踏泥往潘生家，不遇；以书促其为余买物，亦不答。潘生一桂虽青衿秀才，而走缅甸，家多緬货。时倪按君命承差来觅碧玉，潘苦之，故屡屡避客。

十二日 雨，坐店中。李生以《期政四谣》私投署州田二府，不答。

十三日 雨时止时作，而泥泞尤甚。李生来，同往苏玄玉寓观玉。苏，滇省人 本青衿，弃文就戎，为吴参府幕客。先是一见顾余，余亦目其有异，非风尘中人也。苏有碧玉，皆为簪，但色太沉。余择四枝携寓中，后为李生强还之。

十四至十八日 连雨不止，坐寓中，不能移一步。潘捷余以倪院承差苏姓者，索碧玉宝石，窘甚，屡促不过余寓，亦不敢以一物示人，盖恐为承差所持也。幸吴参府以程仪惠余，更索其“八关”并“三宣”、“六慰”诸图，余一一抄录之，数日无暇刻，遂不知在寓中，并在雨中也。潘生送翠生石（翡翠）二块。苏玄玉答华茶竹方环。

十九日 晨，雨少止。觅担夫，以连日雨泞，贵甚。既而雨复作，上午乃止而行。店人欲措kèn刁难余罗一端，不遂，与之鬩hóng斗争而后行。由东街，始泞甚，已而渐燥。二里，居庐始尽，下坡行滕中。半里，连越二小桥，水皆自东南来，即罗汉冲所出分流之水也。又二里余，为雷打田，有数家东向。从其前转而东行里余，又过一小亭桥，其流亦自东南向西北

者，乃黄坡泉所溢也。又东里余，抵东坡下，停担于酒家。问大洞温泉道，土人指在东南山坳中，此去尚有数里。时天色已霁，令担夫与顾行待于其家，余即循东山而南。

二里，过土主庙。庙倚山西向，前二柏巨甚。又南二里，路歧为二：一南循山麓，为黄坡道；一东南上坡，为趋温泉道。乃从上坡者，南一里，登坡嘴。西瞰山麓，有泉西向溢于下，即黄坡之发源处也。于是东转，有路颇大，横越之，就其东南小径。一里，渐上坡，折而东北。睨温泉之峡，当在其南，中亦有峡南下，第茅塞无径，遂隧道西北上。一里，其道渐高，心知其误。有负刍喂牲口的草者二人至，问之。曰：“此入山樵道，可通芹菜塘者。温泉在南，尚隔一峰。”遂与之俱返，一里，下至茅塞之峡，指余南去。余从之，横蹈峡中，既渐得小径。半里，忽有峡从足下下坠而西，其上石崖骈突如门。从其东又南半里，逾坡而下，其峡始大，有水淙淙流其中，田塍交濛之，即大洞村之后峡也。有大道从峡中东上，又南下半里，从之东。半里，上一坡，大道东北上，亦芹菜塘道；乃从坡东南下，半里，及溪。又东溯溪半里，则溪流奔沸盘石中，右一崖突而临之，崖下则就石为池，而温泉汇焉。其池与溪同峡，而水不关溪流也。崖石叠覆如累棋，其下凑环三面，成一小孔，可容一人坐浴。其后倒覆之石，两片下垂而中划，如所谓试剑石，水从片石中淙淙下注，此温泉之源也。池孔之中，水俱不甚热，正可着体。其上更得一亭覆之，遂免风雨之虑矣。时池上有十余人共浴，余恐其旁有石洞，姑遍觅之，不得，乃还浴池中。

又三里，随山之西嘴抵黄坡，转北一里，过麓间溢水之

上。又北三里，乃入来时分歧处。又西北四里，至矣比坡之麓。促挑夫行，以晚辞，遂止。

二十日 晨起，饭而登坡，雨色复来。平上二里，峻上八里，抵岭头。又平行岭上四里，又稍下一里，过芹菜塘。复东上坡，半里而下，半里过木厂，又下二里，过北下之峡。又东上三里，至坡脊。平行脊间，一里至永安哨，五六家当坡间而已。又东南半里，逾岭脊而下。一里，有水自北而南，路从之。半里，乃东陟坡，平行脊上。三里，至甘露寺，饭。从寺东下三里，至赤土铺桥，其下水自南而北，即大盈江水也。《一统志》谓大盈之源出自赤土，其言不谬。桥东复上半里，有四五家当坡坳，为赤土铺。铺东又上半里，遂从岭脊东南行。一里，有岐南去，为猛柳道；余仍东南，三里，乃东下，又十里而止于橄榄坡。时才午，雨时下时止，遂止不前。

二十一日 平明起饭。自橄榄坡东下，五里，抵龙川江西岸，过巡检司，即下渡桥。西岸峻若堵墙，乃循岸北向叠级，始达桥。桥东有阁，登之可眺江流夭矫之势。又南向随东岸行半里，东向平上者一里余，始曲折峻上。五里，过茶房，僧舍无一人。又峻上三里，过竹笆铺。又上七里余，饭于小歇场。又上五里，过太平铺，又平行入坞。二里余，有水自北涧来，涉之，遂东上。其上愈峻，两旁皆竹石深翳，而风雨西来，一天俱漫，于是行雨浪中。三里，逾一最高之岭，乃屡上屡下，屡脊屡坳，皆从密箐中行。七里抵新安哨，两三家夹岭头，皆以劈藤竹为业。时衣湿透寒甚，就其家烧薪烘之。又二里余，抵分水关，有五六家当关之东。余乃就火

炙衣，貰<sup>sh</sup> 盍<sup>h</sup> 烧酒饮四五杯乃行。天色大霁，路磴俱燥，乃知关名分水，实分阴晴也。于是东向下者八里，始就东行之脊。又二里，过蒲满哨。又平行岭上，东十五里，宿于磨盘石之卢姓者；家有小房五六处，颇洁。

二十二日 平明饭而行。其下甚峻，曲折下者六里，及岭北之涧。是岭自蒲满哨分大东突，左右俱有深峡夹流，来时从南峡上行，至此坠北峡之口过，涉北涧，又越北岭东突之嘴，共一里余而过八湾。八湾亦有数家居坡上，人谓其地暑瘴<sup>zhàng</sup> 湿热的空气为甚，无敢置足者。于是东向行平坡间，十二里抵江，则怒流奔腾，势倍于来时矣。乃坐巨树下待舟，观洪流汹涌，竞渡者之纷纭，不啻从壁上观也。俟久之，乃渡而东上坡。三里，抵北山之麓，循坡东行。五里，逾南下之嘴，得一桥跨涧，是为箐口。于是渡涧入峡，循涧南崖东向上，二里，过一碑，即来时所见盘蛇谷碑也。又东三里，过一西来枯涧。又二里，南折而北，乃逾其北突之嘴而东，遂东南渐上，其峡遂曲折掩蔽，始不能西见高黎贡峰矣。又南六里，抵杨柳湾而饭。乃逾南来之峡，溯东来之流，二里，有桥跨涧，西度之。从涧西溯管上，又一里，为打板箐，有数十家当涧西。又东北四里，过平度之脊。其脊度峡中，乃自北而南，即从冷水箐西度蒲缥，又北过此，夹蒲缥之水北出而入潞江者也。是日热甚，得一荫辄止而延飏纳凉，数息树边，不复问行之远近矣。过脊东下一里，止于落马厂。时才下午，以热甚，担夫不前也。

二十三日 平明，从落马厂东行。三里，逾东突之山嘴而南，又一里余，有一庵倚西山之上。又南四里，过石子

哨，始南下。二里余，望温泉在东山下，乃从岐东南下。二里余，转而北涉北流一涧，又半里，东从石山之嘴，得温泉焉。其水温而不热，浑而不澄，然无气焰，可浴。其山自东山横突而西，为蒲缥下流之案也。浴久之，从涧东溯流二里余，抵蒲缥之东村，蒲人，缥人，乃永昌九蛮中二种。饭。以担夫不肯前，逗留久之。乃东二里上坡，五里，迤迤上峰头。又平行岭夹，一里稍东下，有亭桥跨峡间。时风雨大至，而担夫尚后，坐亭桥待久之，过午始行。又东南上坡，逾坡一重，转而北，又逾坡一重，共六里，过孔雀寺。又东上坡五里，直蹶东峰南突之顶。此顶自北而南，从此平坠度为峡，一冈西迤，乃复起为崖，度为蒲缥后山，北去而夹蒲缥之涧，南去而尽于攀枝花者也。又东一里稍上，复盘一南突之嘴，于是渐转而北，二里，有公馆踞冈头。乃北下一里，而止于冷水箐。时方下午，以担不能前，遂止。见邸榻旁有卧而呻吟者，乃适往前途，为劫盗所伤，还卧于此。被劫之处，去此才六里，乃日才过午，而盗即纵横，可畏也。

二十四日 雨复达旦，但不甚大。平明，饭而行。随东行之箐，上其北坡，三里，循嘴北转。二里渐下，一里下至坳，即昨被劫之商遇难处也。其北丛山夹立，穿其峡行三里，再过一东突之坡，其水始北下。随之北二里，下至坳洼中，乃东转而上。一里，过坳子铺，觅火把为芭蕉洞游计。又东半里，过冈头洼地，遂转北下。三里余，越一坡脊，过洼中汇水之崖。崖石上插而水蓄崖底，四面俱峻，水无从出而甚浑。由其南再越脊而下，一里余，至芭蕉洞，乃候火于洞门。担夫摘洞口黑果来啖，此真覆盆子也；其色红，熟则黑



而可食，比前去时街子所鬻 yù 黄果，形同而色异，其熟亦异，其功用当亦不同也。黄者非覆盆。覆盆补肾，变白为黑，则为此果无疑。火至，燃炬入洞口始向北，即转东下四丈余，至向所入昏黑处，即转北向，其下已平，两崖愈狭而愈高。六七丈，更宽崇，一柱中悬，大如覆钟，击之声鋹鋹 hóng 通“宏”然。其处盖不特此石有声，即洞底顿足，辄成应响，盖其下亦空也。又入五六丈，两崖石色有垂溜成白者，以火烛之，以手摩之，石不润而燥，纹甚细而晶。土人言，二月间石发润而纹愈皎茁，谓之“开花”，洞名“石花”以此。石花名颇佳，而《志》称为芭蕉，不如方言之妙也。更北路尽，由西腋透隙入，复小如门。五丈，有圆石三叠，如幢盖下垂，又如大芝菌而三级累之者。从其下复转而北，其中复穹然宏耸。又五六丈，西北路尽，洞分两岐：一南上环为曲室，三丈而止；一北入降为坠道，七丈而止。是洞曲折而旁窞不多，宛转而底平不，故游者不畏深入，使中有通明之处，则更令人恍然矣。出至向所入昏黑北转处，今已通明。见直东又一岐，入，有柱中间之，以余炬入探其中，亦穹然六七丈而止。出，从洞门外以余炬入探西崖间小窞。其窞北向悬壁间，其门甚隘，而中亦狭而深，秽气扑人，乃舍之。出洞，下百余步，抵坑峡下观水洞。水洞○，即此洞之下层也，虽悬数丈，实当一所，前中入有声，已知其下之皆空矣。洞前亦东向，稍入，亦曲而自北来，与上洞同一格，但水溢其中，不能进也。由此东折而北，共里余，抵卧狮窝村，饭于村妇家。

北三里，过一村，即东上堤，是为大海子。随海子南堤东行，二里下堤，又东一里为沙河桥。其桥五巩，名众安桥。

越桥东，即从岐西北循山行。二里，过胡家坟，为正统间挥使胡琛墓。墓有穹碑，为王学士英所撰，又一碑，乃其子者，则王翰撰时之文，与吾家梧媵之陇，文翰规制颇相似，其颓芜亦相似也。其一时崇尚，穷徼<sub>jiào</sub>边界薄海，万里同风，至荆棘铜驼残破的景象，又旷代无异，可慨也！其墓欲迎水作东北向，遂失下手砂，且偏侧不依九隆正脉，故胡氏世赏虽仅延，而当时专城之盛遂易。永昌，故郡也，胡氏时适改为司，独专其地。令复为郡，设流官，胡氏遂微。土人言，胡氏墓法宜出帝王，为朝中所知，因掘断其脉。余按，凿脉乃诸葛南征时所为，土人误耳。更循山而北，一里，上一东盘之嘴。于是循冈盘垅，斲石引槽，分九隆池之水，南环坡畔，以润东坞之畦。路随槽堤而北，是堤隆庆二年筑，置孔四十一以通水，编号以次而及，名为“号塘”，费八百余金。遇有峡东出处，则斲石架空渡水，人与水俱行桥上，而桥下之峡反涸也。自是竹树扶疏，果坞联络，又三里抵龙泉门，乃城之西南隅也。城外山环寺出，有澄塘汇其下，是为九隆池。由东堤行，见山城围绕间，一泓清涵，空人心目。池北有亭阁临波，迎岚掬翠，滢澈生辉。有坐堤垂钓者，得细鱼如指；亦有就荫卖浆者。惜有担夫同行，急于税驾，遂同入城。半里，北抵法明寺，仍憩会真楼。而崔君亦至，崔，江西人，寓此为染铺。前去时从磨盘石同行，抵腾依依，后复同归，以担夫行迟，至蒲缥先返。余迟一日至，故复来此看余。遂与同入市，换钱畀给夫，市鱼烹于酒家，与崔共酌。暮返楼。夜大雨。

二十五日 晓霁。崔君来候余餐，与之同入市，买琥珀绿虫。又有顾生者，崔之友也，导往碾玉者家，欲碾翠生石印池杯，不遇，期明晨至。

二十六日 崔、顾同碾玉者来，以翠生石畀之。二印

池、一杯子，碾价一两五钱，盖工作之费逾于买价矣，以石重不便于行，故强就之。此石乃潘生所送者。先一石白多而间有翠点，而翠色鲜艳，逾于常石。人皆以翠少弃之，间用搪抵上司取索，皆不用之。余反喜其翠，以白质而显，故取之。潘谓此石无用，又取一纯翠者送余，以为妙品，余反见其黯然无光也。今命工以白质者为二池，以纯翠者为杯子。时囊中已无银，以丽江银杯一只，重二两余。畀顾生易书刀三十柄，余付花工碾石。是午，工携酒肴酌于北楼，抵晚乃散。

二十七日 坐会真楼作记。

二十八日 花工以解石来示，

二十九日 坐会真楼。上午往叩闪知愿，将取前所留翰札碑帖。闪辞以明日。还过潘莲华家，将入晤，遇鸡足安仁师丽江公差目把延至，求闪序文。与邱生邱，新添人，眇(mi o 瞎)一目，以箕仙术，前会于腾，先过此。同行。万里知己，得之意外，喜甚，遂同过余寓。坐久之，余亦随访其寓。下午乃返。

三十日 早餐后，往拜潘，即造闪知愿。犹不出，人传先生以腹泻，延入西亭相晤。余以安仁远来，其素行不凡，且赍j 怀抱有丽江《云中全集》来至，并求收览。闪公颌之。余乃出，往安仁寓，促其以集往，而余遂出龙泉门观九龙泉。

龙泉门，城之西南门也，在太保山之南麓。门外即有涧自西北夹而出，新城循之而上。涧之南有山一支，与太保并垂，而易罗池当其东尽处，周回几百亩，东筑堤汇之，水从其西南隅泛池上溢，有亭跨其上，东流入大池。大池北亦有亭。池之中，则邓参将子龙所建亭也，以小舟渡游焉。池之南，分水循山腰南去，东泄为水窦，以下润川田。凡四十余窦，五里，近胡坟而止焉。由池西上山，北冈有塔，南冈则寺倚之。寺后有阁甚钜同“巨”。阁前南隙地，有花一树甚红，

即飞松之桐花也，色与刺桐相似，花状如凌霄而小甚，然花而不实，土人谓之雄树。既而入城，即登城北，蹑其城侧倚而上。一里余，过西向一门，塞而不开。乃转而北又里余，则山东突之坪也。其西宝盖山穹立甚高，东下而度一脊，其南北甚狭，度而东，铺为平顶，即太保之顶也，旧为寨子城。胡渊拓而包此顶于内，西抵度脊处而止，亦设门焉；塞而不开，所谓永定、永安二门也。旧武侯祠在诸葛营，今移于此顶，余入而登其楼，姜按君有诗碑焉。坪之前有亭踞其东。由此坠而下，甚峻，半里即下临玉皇阁后，由其西转阁前，而入会真饭焉。

六月初一日 憩会真楼。

初二日 出东门，溪之自龙泉门灌城而东者，亦透城而出。度吊桥，遂随之东行田塍中。十里至河中村，有石桥，北来之水遂分而为二：一由桥而东南注，一绕村而西南曲。越桥东一里余，则其地中洼而沮洳<sup>jù rú</sup>低沼。又里余，越冈而东，一里，抵东山之麓。由岐东北二里，过大官庙。上山，曲折甚峻，二里余，至哀牢寺。寺倚层岩下，西南向，其上崖势层叠而起，即哀牢山也。饭于寺。由寺后沿崖上，一里转北，行顶崖西，半里转东，行顶崖北，一里转南，行顶崖东。顶崖者，石屏高插峰头，南北起两角而中平。玉泉二孔在平脊上，孔如二大履<sup>1</sup>麻鞋，并列，中隔寸许，水皆满而不溢，其深尺余，所谓金井也。今有树碑其上者，大书为“玉泉”。按玉泉在山下大官庙前，亦两孔，而中出比目鱼，此金井则在山顶，有上下之别，而碑者顾溷<sup>hùn</sup>同“混”之，何也？又一碑树北顶，恶不喜欢哀牢之名，易为“安乐”焉，益无征矣。南

一里至顶。南一里，东南下。又一里，西南下。其处石崖层叠，盖西北与哀牢寺平对，俱沿崖而倚者也。

又南下里余，为西来大道，有茅庵三间倚路旁，是为茶庵。由此东向循峡而入，五里，过一坳。坳中有庙西向。东一里，度中洼之客，复东过坳。又从岭上二里余，盘北突之嘴。其北峡之底，颇见田形。于是东南下，二里，越一峡而东，一里，东上冈。又里余，逾坳东南行，见其东有南北峡，中干无水。峡东其山亦南北亘，有一二家倚之，是为清水沟。沟中水不成流，以从峡底东度脉者。随峡南行一里，复度而东上冈，始望见南壑中洼，其南有峰危耸中立，即笔架山之北峰也；前从水寨西南盘岭时，所望正南有峰双突如马鞍者，即此峰也。其峰在郡城东南三十余里，即清水西山南下之脉，至此而尽，结为此山，南北横亘，西自郡城望之，四顶分尖，北自此临之，只见北垂一峰如天柱。从冈上东盘北峰，三里降而下洼，始有小水自北峡下，一里，涉之。又东循北山一里余，过一脊坳。又西稍降一里，始见东山渐豁。山冈向东南下，中路因之；又一岐东北分趋瓦渡；又一岐西南下坑，坑中始闻水声。有三四家倚西山崖下，是为沈家庄，其下有田塍当坑底焉。已暮，欲投之宿，遂西南下一里余，及坑底。渡小水，西南半里，投宿村家，暮雨适来。

初三日 雨潺潺不止。饭而登途，稍霁。复南下坑底，半里，渡坑涧。复东南上坡，一里余，得北来大路，随之南行冈脊三里。其冈在垂坞中，遂随之下一里，南行坞中。其中有小水唧唧，乃穿壑西南，逼近笔架东北之麓，合北来沈庄水，同东而绕于闪太史墓前者也。路又南一里，逾一小坳。

一里稍下，遂沿坞东行，其坞始豁而东向去，水从其西南濒笔架山之北冈，亦随之东折。一里余，逾一小冈而下，即闪墓之虎砂也。北望有茔当中坡之嘴，乃涉壑而登之，即闪太史夫人马氏之冢，太翁所择而窆<sup>bi n</sup>埋葬者，已十余年矣。其脉西北自昨所度沈家庄东岐之脊东南下，又峙为一巨山下坠。自西而东者为虎砂，即来道所再逾者；自东而南为龙砂，即庄居外倚者，而穴悬其中，东南向。外堂即向东之坞，水流横其前，而内堂即涉壑而登者，第少促而峻泻。当横筑一堤，亘两砂间，而中蓄池水，方成全局。虎砂上有松一圆独耸，余意亦当去之。其庄即在龙砂东坡上，又隔一小坞，亦有细流唧唧，南注外堂东下之水。从墓又东半里，逾小水抵庄。庄房当村庐之西，其门南向。前三楹即停太翁之柩者，钥之未启；后为庐居，西三楹差可憩。时守者他出，止幼童在。

余待久之，欲令其启钥入，叩太翁灵几，不得。遂从村东问所谓落水坑者，其言或远或近，不可方物。有指在东北隅者，趋之。逾冈脊而北，二里余，得一中洼之潭，有水嵌其底，四面皆高，周遭大百亩，而水无从出。从洼上循其北而东上坡，又里余而得儼儼寨，数十家分踞山头。其岭亦从北而亘南，东南接天生桥者，为闪庄东障之山。余时不知其为天生桥，但求落水坑而不得，惟望闪庄正东，其山屏起下陷，如有深穴，意此中必有奇胜，然已随土人之指逾其北矣。遍叩寨中儼儼，终无解语者。遂从东岭西南下，仍抵洼潭之东，得南趋之道，乃随之循东岭而南。二里，见有峡东自屏山下陷处出，峡中无水而水声甚沸。乃下，见有水西自壑底，反东向腾跃，而不见下流所出，心奇之而不能解。乃先溯旱

峡遵北岭东入，二里抵下陷处，见石崖骈列，中夹平底。半里，峡分两歧：一北向入者，峡壁双骈而底甚平，中无滴水，如扶塹而入，而竟无路影；一南向入者，东壁甚雄，峡底稍隆起，而水与路影亦俱绝。路则直东蹑岭而上，余意在穷崖、不在陟岵<sup>hù</sup>有草木的山，乃先趋北向峡中。底平若嵌，若鸿沟之界，而中俱茅塞，一里未有穷极。复转，再趋南向峡中，披茅而入。半里，东崖突耸，路辄缘西崖上。俯瞰峡中，其南忽平坠而下，深嵌数丈。东崖特耸之下，有洞岿然，西向而辟于坑底。路亦从西崖陡下坑中，遂伏莽而入洞。洞门高数丈，阔止丈余，水痕尚湿，乃自外入洞中者。时雨甫过，坑源不长，已涸而无流。入洞二丈，中忽暗然下坠，其深不测。余乃以石块掷之，久而砉然，若数十丈不止。然有声如止洞底，有声如投水中，固知其下有水而又不尽水也。出洞南眺，其坑亦南夹，不知穷极，然或高或洼，底亦无有平准。乃从旧路北出半里，复随大路行峡底半里，复随北岭小径二里，西抵闻水声处，其坡在闪墓正东。二里，逾横峡而南，有寨数家，乃西通山窠，南通落水寨总道，大路自山窠走天生桥，出枯柯、顺宁，即从此寨沿南岭而入者。余时尚不知所入岭即天生桥也，惟亟西下绝壑，视西来腾跃之水。一里，抵壑之悬绝处，则水忽透石穴下坠。其石皆磊落倚伏，故水从西来，掏空披障而投之，当亦东合天生桥之下者也。其水即沈家庄西北岭坳诸水，环闪墓、闪庄之前，又东盘冈嘴，始北曲而东入于此。此所谓小落水坑也，即土人所谓近者，余求之而不得，不意过而遇之。

时已过午，遂南越一冈，又西下一里，仍南渡其水曲，复

西逾坡，一里再至闪庄。余令顾奴瀹水餐饭。既毕，而其守者一人归，觅匙钥不得，乃开其外门而拜于庭，始询所为天生桥、落水洞之道。乃知落水有二洞，小者近，即先所遇者，为本坞之水；大者远，在东南十里之外，乃山窠南道所经，为合郡近城诸流。又知天生桥非桥也，即大落水洞透穴潜行，而路乃逾山陟之，其山即在正东二里外。

余随其指，先正东寻天生桥。二里，至横峡南岭之寨，将由南岭大路东入。再执途人问之，始知即前平底峡中东上之坡，是为天生桥，逾之即为枯柯者。余乃不复入，将南趋落水寨。一土人老而解事，知余志在山水，曰：“是将求落水洞，非求落水寨者，此洞非余不能指。若至落水寨而后回，则迂折多矣。”遂引余从其寨之后东逾岭。莽苍无路，姑随之行。二里，越岭东下，即见一溪西南自落水寨后破石门东出，盘曲北来，至此岭东麓，即捣入峡。峡东即屏山下陷之南峰，与所逾之岭夹成南北峡。水从南入峡，悬溜数丈，汇为潭。东崖忽进而为门，高十余丈，阔仅数尺，西向峙潭上，水从潭中东捣而入之，其势甚沸。余从西崖对瞰，其入若饮之入喉，汨汨而进，而不知其中之崆峒作何状也。余从西崖又缘崖石而北，见峡中水虽东入，而峡犹北通，当即旱峡南或高或洼南出之峡，由此亦可北趋。峡底西向旱壑洞，固知两洞南北各峙，而同在一峡中，第北无水入而南吸大川耳，其中当无不通，故前投石有水声，而上以桥名也。从西崖俯瞰久之，仍转南出。土老翁欲止余宿，余谓日尚高，遂别之，遵南路可以达郡，惟此处犹不得路，盖沿大溪而南，抵西山峡门，即落水寨；西越坡，溯小溪而西上岭，盘笔架山之南，即郡中



通枯柯大道。余乃西从之。

沿坡涉坞，八里抵西坡下，有儺儺寨数家，遂西上坡。层累而上八里，其山北盘为壑，而南临下嵌之涧，有四五家倚北峡而居，上复成田焉。又西盘西峰南嘴而上三里，其上甚峻。又平行峰头二里，余以为此笔架南峰矣，而孰知犹东出之支也，其西复下坠为坑，与笔架尚隔一坞。乃下涉坑一里，越坑西上，始为笔架南垂。有数十家即倚南崖而居，是为山窠。当从投宿，而路从树底行，不辨居址，攀树丛而上，一里遂出村居之后。意西路可折而转，既抵其西，复无还歧，竟遵大路西北驰。二里余，下涉一涧，复西北上坡。二里余，越坡，复下而涉涧。共三里，又上逾一坡，乃西向平下。二里出峡门，已暮，从昏黑中峻下二里，西南渡一溪桥，又西北从岐逾坡，昏黑中竟失路迷路。踟躕二里，得一寨于坡间，是为小寨。叩居人，停行李于其侧，与牛圈邻，出囊<sup>tuó</sup>袋子中少米为粥以餐而卧。

初四日 其家插秧忙甚，竟不为余炊。余起问知之，即空腹行，以为去城当不及三十里也。及西行，复逾坡两重，共八里，有庐倚山西向而居，始下见郡南川子。又随坡西向平行五里，趋一西下小峡，复上一西突之冈，始逼近西川。下瞰川中之水，从坡西南环坡足，东南抱流而入峡，坡之南有堰障之，此即清水关沙河诸水，合流而东南至此，将入峡东向而出落水寨者也。于是东北一里余，下至坡麓。循嘴北转半里，始舍山而西北行平陆间。二里，西及大溪，有巨木桥横其上，西渡之。西北行川间，屡过川中村落，十六里而及城之东南隅。度小桥，由城南西向行，一里而入南门，始入

市食馒头而饱焉。下午，返会真楼。

初五、初六两日 憩会真楼。

初七日 闪知愿来顾，谢余往叩灵几，礼也。知愿馈饼二色。

初八日 知愿又馈猪羊肉并酒米甚腆丰盛。

初九日 闪太史招游马园。园在龙泉门外，期余晨往。余先从法明寺南，过新建太翁祠。祠尚未落成，倚山东向，与法明同。其南即方忠愍公祠，名政，征麓川，死于江上者。亦东向。正室三楹，俱守者栖止于其中，两庑祀同难者，俱倾倒，惟像露坐焉。出祠，遂南出龙泉，由池东堤上抵池南，即折而西入峡。半里，园临峡西坡上，与龙泉寺相并。园之北，即峡底也，西自九隆山后环峡而来。有小水从峡底东出，仅如线不绝。而园中则陂池层汇。其北一池，地更高，水从其底泛珠上溢，其池浅而水独澄映有光，从此遂潺潺泻外池。外池中满菱荷。东岸旧有菜根亭，乃马玉麓所建者，并园中诸榭俱颓圮。太史公新得而经始之，建一亭于外池南岸，北向临流。隔池则龙泉寺之殿阁参差，冈上浮屠，倒浸波心。其地较九龙池愈高，而破池罨掩映，泉源沸漾，为更奇也。盖后峡环夹甚深，其水本大，及至峡口，此园当之，峡中之水，遂不由溪而沁渗入地中。故溪流如线，而从地旁溢如此池与九龙池，其滔滔不舍者，即后峡溪中之流也。

余至，太史已招其弟知愿相待。先同观后池溢泉，遂饭于池南新亭。开宴亭中，竟日欢饮，洗盏更酌，抵暮乃散。是日始闻黄石翁去年七月召对大廷，与皇上面折廷诤 zhèng 此句谓在朝廷上当面指出皇帝过失，并直言规劝，后遂削江西郡幕。项水心以

受书帕，亦降幕。刘同升、赵士春亦以上疏降幕。翰苑中正人一空。东省山东省之破，传言以正月初二，其省中诸寮，无不更易者。虽未见的报，而颜同兰之被遭遇难可知矣。

初十日 马元中、刘北有相继来拜，皆不遇，余往玉工家故也。返楼知之，随拜马元中，并拜俞禹锡。二君襟连也，皆闪太翁之婿，前于知愿席相会而未及拜。且禹锡原籍苏州，其祖讳彦，中辛丑公元1601年进士，中时犹李时彦，后复俞姓，名彦。移居金陵大功坊后。其祖父年俱壮，闪太翁寓金陵时，欲移家南来，遂以季女字许嫁俞。前年太翁没，俞来就婚，拟明春偕返云。时禹锡不在，遂返会真。闪太史以召对报朝廷的内部通报来示。

十一日 禹锡招宴。候马元中并其内叔闪孩识、孩心等同饮，约同游卧佛。

十二日 禹锡馈兼金。下午，元中移酌会真楼，拉禹锡同至。雷风大作，既暮乃别。

十三日 禹锡以他事不及往卧佛，余遂独行。东循太保山麓，半里，出仁寿门。仁寿西北倚太保山北麓，城随山西叠而上，与龙泉同。出城，即有深涧从西山悬坑而下，即太保山顶城后度脊所分之水也。逾桥循西山直北半里，有岐东北行平川中，为纸房村间道；其循山直北者，乃逾岭而西，向青蒿坝通干海子者。余乃由间道二里，北过纸房村，又东一里余，出大道，始为拱北门直向卧佛寺者。又北一里，越一东出小涧，其北有庙踞冈头，乃离城五里之舍也。大道中川而行，尚在板桥孔道之西。又北五里，再过一庙，在路之西。其西又有巨庙倚西山，村落倚之，所谓红庙村也。又北

八里，有一涧自西山东出，逾之而北，是为郎义村。村庐联络，夹道甚长，直北二里，村始尽。缘村西转，有水自北堰中来，即龙王塘之下流也。溯流沿坡西北行，三里，有一卷门东向列路旁，其北即深涧缘坡下，乃由卷门西入，缘南坡俯北涧西入。半里，闻壑北水声甚沸，其中深水丛箐，亏蔽上下，而路乃缘壑北转。不半里，穿门北上，则龙王祠巍然东向列，其前与左，皆盘壑蒙茸，泉声沸响。乃由殿左投箐而下，不百步，而泓泉由穴中溢，东向坠坑。其北坑中，又有水泻树根而出，亦坠壑同去。其下悬坠甚深，而藤萝密蔓。余披蔓涉壑求之，抵下峡则隔于上，凌上峡则隔于下，盖丛枝悬空，密蔓叠幕，咫尺不能窥，惟沸声震耳而已。已乃逾其上，从棘蔓中攀西北崖而上。按《统志》谓龙王岩断崖中劈，兀立万仞。余望双岩上倚山顶，谓此有路可达，宛转上下，终不可得，乃返殿前而饭。

仍出卷门，遂北下度涧桥，见桥北有岐缘涧西入，而山顶双岩正峙其西，余遂从之。始缘涧北，半里遂登坡西上。直上者三里，抵双岩之下，路乃凌北岩之东，逾坳而西北去。余瞰支峰东北垂，意卧佛当在其西北峰下，遂西北逾支峰，下坑盘峡，遵北坡东行。二里，见有路自北坡东来，复西北盘坳上，疑以为此即卧佛路，当从山下行，不登山也，欲东下。土人言：“东下皆坑崖，莫可行；须仍转而南，随路乃下。”从之转南，又二里，随前东来之路下坡。二里，从坡麓得一村，村之前即沿麓北行之大道。沿之北，又五里，稍西向入谷，则卧佛寺环西谷中，而谷前大路，则西北上坡矣。

盖西山一支，至是东垂而出，北峡为清水关，南抱为卧

佛岩，但清水深入，而卧佛前环耳。入谷即有池一围当寺前，其大不及九隆池，而回合更紧。池东有一亭馆谷口。由池北沿池入，池尽，其西有官房三楹临其上。北楹之下，泉汨汨从坳石间溢入池中，池甚清浅。官房之西历砌上，即寺门也，亦东向临之。其内高甍倚岩，门为三卷，亦东向。卷中不楹而砖亦横巩如桥，卷外为檐，以瓦覆石连属于洞门之上壁。洞与巩连为一室，巩高而洞低，巩不掩洞，则此中之奇也。其洞高丈余，而深入者二丈，横阔三丈，其上覆之石甚平。西尽处，北有门，下嵌而入；南有台，高四尺，其上剞而入。台如胡床躺椅横列，而剞有石像，曲肱卧台上，长三丈，头北而足南。盖此洞横阔止三丈，北一丈嵌为内洞之门，南二丈犹不足以容之，自膝以下，则南穴洞壁而容其足。其像乃昔自天成者，自镇守内官巩其前轩，又加斧琢而贴之金，今则宛然塑像，失其真矣。内洞门由西北隅透壁入，门凹而下，其内渐高，以觅炬未入。时巩殿有携酒三四生，挟妓呼僧，团饮其中，余姑出殿，从北庑厢楼下觅睡处，且买米而炊焉。北庑之西亦有洞，高深俱丈五尺，亦卷其门，而南向于正洞之北隅，其中则像山神以为护法者。是夜卧寺中，月颇明，奈洞中有黠<sup>ni</sup> o子猥褻的家伙，寺中无好僧，恹恹而卧。

十四日 早饭于僧舍，觅火炬入内洞。初由洞门西向直入，其中高四五丈，阔二丈，深数丈，稍分岐辄穷，无甚奇也。仍出，从门内南向觅旁窠而上。入二丈，亦穷而出，笑此洞之易穷。有童子语于门外曰：“曾入上洞乎？余今早暗中入，几坠危窠。若穿洞而上，须从南，不可从北也。”余异其言，乃益觅炬再入。从南向旁窠得一小穴，反东向上，其穴

圆如甑。既上，其穴竖而起，亦圆如井。从井中攀南岸，则高而滑，不可上，乃出，取板凳为梯以升。既上，其口如井栏，上有隙横于井口之西。复盘隙而北，再透出一口，则有峡东西横峙。北向出峡，则渊然下坠，其深不可睹，即前内洞直入之底也，无级可梯，故从其东道层穴而上耳。南向下峡丈余，有洞仍西向入，其下甚平，其上高三四丈，阔约丈五，西入亦五六丈，稍分为岐而止，如北洞之直入者焉。此洞之奇，在南穿甑穴，层上井口，而复得直入之洞。盖一洞而分内外两重，又分上下二重，又分南北二重，始觉其奇甚也。

既出，仍从池左至谷口大路。余时欲东访金鸡温泉，当截大川东南向板桥，姑随大路北瞰之，半里，稍西北上坡，见其路愈西上，乃折而东，随旁岐下坡。盖西北上者为清水关道，乃通北冲者；川中直北五里，为章板村，为云龙州道；川东蹶关坡而上，为天井铺道，从此遥望皆相对也。下坡一里，其麓有一村。从此由田塍随小溪东南行，二里，始遇清水关大溪，自北而南流川中。随之南行半里，渡横木平桥，由溪东岸又东半里，过一屯，遂从田塍中小径南行。半里，稍折而西，复南就一小水。随之东下，遂无路。莽苍行草畦间，东南一里半，始得北来小路。随之南，又得西来大路，循之。其东南一里，又有溪自北而南，其大与清水溪相似，有大木桥架其上。度桥东，遂南行。二水俱西曲而合，受龙王塘之水，东折于板桥之南焉。路南行塍中，又二里半而出板桥街之中。由街稍南过一小桥，则沿小溪东上。半里，越溪上梗，东南二里半，渐逼东山。过一村，稍南又东，半里，有小溪自东

北流西南，涉之。从溪东岸，又东南二里，直逼东山下，复有村倚之。从村南东向入，有水舂踞冈上。冈之南，即有涧自木鼓山北峡来，绕冈南西去，有亭桥跨其上，此大道也；小径即由北脊入峡，盘冈东下。遂溯溪岸东行。一里，有小木桥平跨上流，乃南度之。又东上坡，一里而至金鸡村。其村居庐连夹甚盛，当木鼓山之东南麓。村东有泉二池，出石穴中，一温一寒。居人引温者汇于街中为池，上覆以屋。又有正屋三楹临池之南，庭中紫薇二大树甚艳，前有门若公馆然。乃市酒餐于市，而后浴于池。池四旁石磬，水止而不甚流，亦不甚热，不甚清，尚在永平温泉之下，而有馆有门则同也。从村后东南循峡上岭数里，自金鸡村逾岭东下，通大寨、瓦渡之路也；从村后直东，上木鼓西南峰，二十里，有新建宝顶寺。余不及登，遂从村西南下。

三里，北折，度亭桥北，随溪西南行滕中。五里，西值大溪，溪之东有村傍之，乃稍溯之北，度大木桥而西行滕中。又四里而至见龙里。其南有报功祠甚巨，门西向，而祠楼则南面。入其中，祠空而楼亦空，楼上止文昌一座当其中。寺僧云，昔有王靖远诸公神位，觅之不见也。由此又十里，入拱北门。又二里而返会真。令人往讯打听安仁，已西往腾越矣。

十五日 憩会真楼。

十六日 往晤闪知愿。还拜刘北有，留饭，即同往太保山麓书馆。馆中花木丛深，颇觉幽闲。坐久之，雨过，适闪知愿送《南园录》并《永昌志》至，即留馆中。北有留余迁寓其内，余屡辞之，至是见其幽雅，即许之，约以明日。雨

止，刘以钥匙付余，以刘将赴秋闱<sup>wi</sup>科举，不暇再至也。余乃别，还会真。

十六日 闪知愿再候宴，并候其兄太史及其族叔孩识同宴。深夜乃别。

十八日 迁馆于山麓西南打索街，即刘北有书馆也。其馆外有赁居者租房子住的人，以日用器进作为租金，亦刘命也。余独坐馆中，为抄《南园漫录》。既而马元中又觅《续录》至，余因先抄《续录》。乘雨折庭中花上花，插木球腰孔间辄活，蕊亦吐花。花上花者，叶与枝似吾地木槿，而花正红，似闽中扶桑，但扶桑六七朵并攒为一花，此花则一朵四瓣，从心中又抽出叠其上，殷红而开久，自春至秋犹开。虽插地辄活，如榴然，然植庭左则活，右则槁（枯干），亦甚奇也。又以杜鹃、鱼子兰、兰如真珠兰而无蔓，茎短叶圆，有光，抽穗，细黄，子丛其上如鱼子，不开而落，幽韵同兰。小山茶分植其孔，无不活者。既午，俞禹锡雨中来看，且携餐赏酒，赠余诗有“下乔”之句。谓会真楼高爽，可尽收一川阴晴也。余答以“幽栖解嘲”五律。谓便于抄书也。

十九日 抄书书馆。闪知愿以竹纸湖笔馈，以此地无纸笔，俱不堪书也。

二十日 抄书麓馆。

二十一日 孩识来顾。

二十二日 抄书麓馆。

二十三日 晨，大雨。稍霁，还拜孩识，并谢刘北有。下午，赴孩识之招招待，闪、俞俱同宴。深夜乃别。

二十四日 绝粮。知刘北有将赴省闱，欲设酌招余，余乃作书谓：“百杯之招，不若一斗之粟，可以饱数日也。”

二十五日 新添邱术士挟一刘姓者至，邱自谓诸生，而以请仙行。招游九龙池，遂泛池中亭子。候刘携酌不至，余返寓抄书。



北邻花红正熟，枝压墙南，红艳可爱。摘而食之，以当井李。此间花红结子甚繁，生青熟红，不似余乡之熟辄黄也。余乡无红色者，“花红”之名，俱从此地也。下午，北有以牛肉斗米馈，刘、闪、马俱教门，不食猪而食牛。刘以素肴四品馈。

二十六至二十九日 俱抄书麓馆。俱有雨，时止时作，无一日晴也。

## 滇游日记十一

己卯（公元 1639 年）七月初一至初三日 抄书麓馆，亦无竟日之晴。先是俞禹锡有仆还乡，请为余带家报家信。余念浮沉之身，恐家人已认为无定河边物，若书至家中，知身犹在，又恐身反不在也，乃作书辞告诉之。至是晚间不眠，仍作一书，拟明日寄之。

初四日 送所寄家书至俞馆，而俞往南城吴氏园。余将返，其童子导余同往。过南关而西，一里，从南城北入其园。有池有桥，有亭在池中。主人年甚少，昆仲二人，一见即留酌亭中。薄暮与禹锡同别。始知二主人即吴麟征之子，新从四川父任归者。麟征以乡荐，初作教毗陵，升南部，故与俞遇，今任四川建昌道矣。

初五日 又绝粮。余作中寄潘莲华，复省中吴方生，潘父子以初八日赴公车（进京会试）。且与潘索粮。不及待，往拜吴氏昆仲，不遇，即乘霁出龙泉门，为乾海子之游。由九龙池左循北坡西向上，一里，出寺后，南瞰峡中马家园，即前日闪太史宴余其中者，昔为马业，今售闪氏矣。从此益西向上，一里，瞰其北峡，乃太保新城所环其上者，乃知其西即宝盖山之顶，今循其南冈而上也。又迤迳上者三里，始随南峡盘坡入。二里，路北之树木，森郁而上，路南之树木，又森郁而下，各有庄舍于其中。其北者为薛庄，其南者为马庄，其树皆梨柿诸果。余夙闻马元中有兄居此，元中嘱余往游，且云：“家兄已相候

久矣。”至是问主人，已归城，庄虚无人。时日甫上午，遂从其后趋干海子道。其处峰稍南曲，其下峡中有深涧，自西北环夹东出，水声骤沸，即马家园馆九隆南坞之上流也。此处腾涌涧中，外至坞口，遂伏流不见。南溢而下泛者，为马园内池；北溢而下泛者，为九隆泉池，皆此水之伏而再出者也。

于是循涧北崖盘坡而上，一里，北折入峡。二里，稍下就涧行。其处东西崖石夹峙，水腾跃其中，路随之而上，盖已披宝盖山之西麓矣。或涉水西，或涉水东，或涉水中而上。北五里，渐西，其溪分两道来。由其中蹑岭西北上，始望见由此而北，分峡东下者，为宝盖之脊，又东下而为太保；由此而南，分峡东下者，为九隆南山之脊，又东下为九隆冈。此其中垂之短支，蹑之迤邐上，五里始西越其脊。下瞰脊西有峡下绕甚深，水流其中沸甚，此即沙河之上流也。其西又有山一重横夹之，乃为南下牛角关之脊，而此脊犹东向之旁支也。循北崖西行三里余，始西南坠壑下。下又三里余，始抵溪之东岸。两崖夹溪之石甚突兀，溪流逗石底而下，层叠腾涌，而蒙箐笼罩之，如玉龙踊跃于青丝步障中，《志》所谓溜钟滩，岂即此耶？路缘东崖下，北溯溪，有小洞倚崖，西瞰溪流。入坐其间，水乳滴沥，如贯珠下。出，复北溯溪三里，有木桥跨而西。度其西上岭，遂与沙河上流别。

三里，登南度之脊。其脊中低，南北皆高，南即牛角关之脉，北高处为虎坡，乃从西北度脉而来者。路逆溯之，循北岭东坡而上，又二里，从岭北西向穿坳，是为虎坡。此坡由北冲东蒲蛮寨岭度脊西南下，绕为北冲南峰，南向逶迤，东坠沙河之源，西环干海子之坞，南过此岭，稍伏而南耸牛角

关。又伏而度脉，分支西北掉尾者，为蒲缥西岭；正支东峙松子山，绕石甸东而南尽于姚关者也。过坳西即有坑西坠，路循北坡西北行，五里西下，行峡中。溯流蹊涧，三里，再逾岭。又三里，出岭西。始见西南下壑稍开，有西峡自北而南，与南峡合而西去，有茅数龕嵌峡底，曰铎鼓寨。皆僂僂之居。于是盘东坡北向，而转溯西峡之上行。盖西峡有山自北坳分支南亘，环于东界之西，路由其中直披北坳而入。三里，涉北来小水，遂西盘其坳脊。二里，出坳西，其西南盘壑复下开，而路乃北向蹊岭，曲折西北，盘之而升，三里余，登岭头。盖此岭从虎坡北干海子东分支西突，又西度为大寨西峰，西北横亘于大寨、玛瑙山之间，此其东下之岭也；其北为崇脊，其南为层壑。遥望数十家倚西亘横峰下，即大寨也。于是西南盘层壑之上，二里，越冈西下，又二里，西南下至坞间。涉北来小峡，又西上半里，是为大寨。所居皆茅，但不架栏，亦僂僂之种。俗皆勤苦垦山，五鼓辄起，昏黑乃归，所垦皆硗qi o瘠坚硬平瘠之地，仅种燕麦、蒿麦而已，无稻田也。余初买米装贮，为入山之具，而顾仆竟不之携，至是寨中俱不稻食。煮大麦为饭，强啗之而卧。

初六日 天色阴沉。饭麦。由大寨后西涉一小峡，即西上坡。半里，循西山北向而升。二里，坡东之峡，骈束如门，门以内水犹南流，而坡峡俱平，遂行峡中。又北一里，有岐逾西山之脊，是为玛瑙坡道。余时欲穷干海子，从峡中直北行，径渐翳，水渐缩。一里，峡中累累为环珠小阜，即度脉而为南亘西山，此其平脊也。半里过北，即有坑北下。由坑东循大山西北行，又一里而见西壑下嵌，中圆如围城，而

底甚平，即干海子矣。

路从东山西向，环海子之北，一里，乃趁峡下。东山即虎坡大脊之脉，有岐东向，逾脊为新开青江坝道，入郡为近。南下半里，抵海子之北，即有泉一圆在北麓间，水淙淙由此成流出。其东西麓间，俱有茅倚坡临海而居，而西坡为盛。又半里，循麓而入西麓之茅。其庐俱横重木于前，出入皆逾之。其人皆不解汉语，见人辄去。庐侧小溪之成流者，南流海子中。海子大可千亩，中皆芜草青青。下乃草土浮结而成者，亦有溪流贯其间，第但不可耕艺，以其土不贮水。行者以足撼之，数丈内俱动，牛马之就水草者，只可在涯涘<sub>s</sub>冰边间，当其中中央，驻久辄陷不能起，故居庐亦俱濒其四围，只垦坡布麦，而竟无就水为稻畦者。其东南有峡，乃两山环凑而成，水从此泄，路亦从此达玛瑙山，然不能径海中央而渡，必由西南沿坡湾而去。于是倚西崖南行一里余，有澄池一圆，在西崖下芜海中，其大径丈余，而圆如镜，澄莹甚深，亦谓之龙潭。在平芜中而独不为芜翳，又何也？又南一里，过西南隅茅舍，其庐亦多，有路西北逾山，云通后山去，不知何所。其南转胁间，有水从石崖下出，流为小溪东注。余初狎之，欲从芜间涉此水，近水而芜土交陷，四旁摇动，遂复迂陟西湾，盘石崖之上，乃倚南山东向行。一里余，有岐自东峡上，南逾山脊，为新开道，由此而出烂泥坝者。余乃随坡而下东峡。半里，则峡中横木为桥，其下水淙淙，北自海子菰<sub>g</sub>茭白蒲草中流出，破峡南坠。峡甚逼仄，故一木航之，此水口之最为濿结者。其水南下，即为玛瑙山后夹中瀑布矣。度横木东。复上坡，半里，陟其东冈，由脊上东南行。还顾海子之窝，嵌其西北；出

峡之水，坠其西南；其下东南坞中，平坠甚深，中夹为箐，丛木重翳，而轰崖倒峡之声不绝。其前则东西两界山又伸臂交舒，辟峡南去，海子峡桥之水，屡悬崖泻箐中，南下西转而出罗明坝焉。于是循东山，瞰西峡，东南行一里余，转而南下。

一里，有路逾东岭来，即大寨西来者，随之西南下坡。半里，忽一庐踞坡，西向而居，其庐虽茅盖，而檐高牖爽，植木环之，不似大寨、海子诸茅舍。姑入而问其地，则玛瑙山也。一主人衣冠而出，揖而肃客，则马元康也。余夙知有玛瑙山，以为杖履所经，亦可一寓目，而不知为马氏之居。马元中曾为余言其兄之待余，余以为即九隆后之马家庄，而不知有玛瑙山之舍。玛瑙山，《一统志》言玛瑙出袁牢支陇，余以为在东山后。乃知出东山后者，为土玛瑙，惟出此山者，由石穴中凿石得之。其山皆马氏之业。元康一见即谛视曰：“即徐先生耶？”问何以知之。曰：“吾弟言之。余望之久矣！”盖元中应试省中，先以书嘱元康者，乃玛瑙山，而非九隆后之马家庄也。元康即为投辖比喻殷勤留客，割鸡为黍，见其二子。深山杳蔼之中，疑无人迹，而有此知己，如遇仙矣！

下午，从庐西下坡峡中，一里转北，下临峡流，上多危崖，藤树倒置，凿崖进石，则玛瑙嵌其中焉。其色有白有红，皆不甚大，仅如拳，此其蔓也。随之深入，间得结瓜之处，大如升，圆如球，中悬为宕，而不粘于石。宕中有水养之，其精莹坚致，异于常蔓，此玛瑙之上品，不可猝遇，其常积而市于人者，皆凿蔓所得也。其拳大而坚者，价每斤二钱。更碎而次者，每斤一钱而已。是山从海子峡口桥东，南环而下，此其西掉而北向

处，即大寨西山之西坡也。峡口下流悬级为三瀑布，皆在深箐回崖间，虽相距咫尺，但闻其声，而树石拥蔽，不能见其形，况可至其处耶。坐玛瑙崖洞间，有覆若堂皇，有深若曲房，其上皆垂于虬枝，倒交横络，但有氤氲之气，已无斧凿之痕，不知其出自人工者。元康命凿崖工人停捶，而垂箐觅树蛾一筐，乃菌之生于木上者，其色黄白，较木耳则有茎有枝，较鸡萆则非土而木，以是为异物而已。且谓余曰：“箐中三瀑，以最北者为胜。为崖崩路绝，俱不得行。当令仆人停凿芟道，异日乃可梯崖下瞰也。”因复上坡，至其庐前，乃指点四山，审其形势。元康瀹茗命醴，备极山家清供，视隔宵麦饭粝口，不谓之仙不可也。

初七日 雨。与元康为橘通“局”，指围棋中之乐。棋子出云南，以永昌者为上，而久未见敌手。元康为此中巨擘形容很在行，堪称第一，能以双先让。余遂对垒者竟日。

初八日 晨饭，欲别而雨复至。主人复投辖布枰 pínɡ 棋盘。下午雨霁，同其次君从庐右瞰溪。悬树下，一里，得古洞，乃旧凿玛瑙而深入者，高四五尺，阔三尺，以巨木为桥圈，支架于下，若桥梁之巩，间尺余，辄支架之。其入甚深，有木朽而石压者，上透为明洞。余不入而下，仍悬树，一里坠涧底。其奔涌之势甚急，而挂瀑处俱在其上下峡中，各不得达，仍攀枝上。所攀之枝，皆结异形怪果，苔衣雾须，蒙茸于上。仍二里，还庐舍。元康更命其仆执爰前驱，令次君督率之，从向来路上。二里，抵峡口桥东冈，坠崖斩箐，凿级而下。一里余，凭空及底，则峡中之水，倒侧下坠，两崖紧束之，其势甚壮，黔中白水之倾泻，无此之深；腾阳滴水之悬注，无

此之巨。势既高远，峡复逼仄，荡激怒狂，非复常性，散为碎沫，倒喷满壑，虽在数十丈之上，犹霏霏珠卷霰集。滇中之瀑，当以此为第一，惜悬之九天，蔽之九渊，千百年莫之一睹，余非元康之力，虽过此无从寓目也。

返元康庐，挑灯夜酌，复为余言此中幽胜。其前峡下五里，有峡底桥；过之随峡南出，有水帘洞；溯峡北入，即三瀑之下层。而水帘尤奇，但路闕难觅，明晨同往探之。此近胜也。渡上江而西，有石城插天，倚雪山之东，人迹莫到，中夜闻鼓乐声，土人谓之鬼城。此远胜也。上江之东，玛瑙之北，山环谷进，中有悬崖，峰峦倒拔，石洞岿呀，是曰松坡，为其家庄。其叔玉麓构阁青莲，在石之阿弯曲的角落，其人云亡，而季叔太麓今继栖迟游息，一日当联骑而往。此中道之胜也。余闻之，既喜此中之多奇，又喜元康之能悉其奇，而余之得闻此奇也。地主所在地的主人山灵，一时济美，中夜喜而不寐。

初九日 余晨起，欲为上江之游。元康有二骑，一往前山未归，欲俟明日同行。余谓游不必骑，亦不必同，惟指示之功，胜于追逐。余之欲行者，正恐其同，其不欲同者，正虑其骑也。元康固留。余曰，“俟返途过此，当再为一日停。”乃饭而下山。元康命其幼子为水帘洞导。

于是西下者五里，及峡底，始与峡口桥下下流遇。盖历三瀑而北迂四窠崖之下，曲而至此，乃平流也，有桥跨其上。度桥，西北盘右岭之嘴，为烂泥坝道。从桥左登左坡之半，其上平行，有水一塘汇冈头，数十家倚南山而居，是为新安哨，与右岭盘坡之道隔峡相对也。水帘洞在桥西南峡底，倚石岭之麓，幽闕深阻，绝无人行。初随流觅之，傍右岭西南，行



荒棘中，三里，不可得，其水渐且出峡，当前坳尖山之隩即奥矣。乃复转，回环遍索，得之绝壁下，其去峡底桥不一里也，但无路影，深阻莫辨耳。其崖南向，前临溪流，削壁层累而上，高数丈。其上洞门岿岿，重覆叠缀，虽不甚深，而中皆旁通侧透，若飞甍<sup>méng</sup>复阁，檐牖相仍。有水散流于外，垂檐而下，自崖下望之，若溜之分悬，自洞中观之，若帘之外幕，“水帘”之名，最为宛肖。洞石皆椽柱绸缪，纓幡垂颯<sup>yáng</sup>，虽浅而得玲珑之致。但旁无侧路可上，必由垂檐叠覆之级，冒溜冲波，以施攀跻，颇为不便。若从其侧架梯连栈，穿腋入洞，以睇帘之外垂，只中观其飞洒，而不外受其淋漓，胜更十倍也。崖间有悬干虬枝，为水所淋漓者，其外皆结肤为石。盖石膏日久凝胎而成，即片叶丝柯，皆随形逐影，如雪之凝，如冰之裹，小大成象，中边不欹，此又凝雪裹冰，不能若是之匀且肖者。余于左腋洞外得一垂柯，其大拱把，其长丈余，其中树干已腐，而石肤之结于外者，厚可五分，中空如巨竹之筒而无节，击之声甚清越。余不能全曳，断其三尺，携之下，并取枝叶之绸缪凝结者减其中，盖叶薄枝细，易于损伤，而筒厚可借以相护，携之甚便也。

水帘之西，又有一旱岩。其深亦止丈余，而穹覆危崖之下，结体垂象，纷若赘旒，细若刻丝，攒冰镂玉，千萼并头，万蕊簇颖，有大仅如掌，而笋乳纠缠，不下千百者，真刻楮雕棘之所不能及！余心异之，欲击取而无由，适马郎携斧至，借而击之，以衣下承，得数枝。取其不损者二枝，并石树之筒，托马郎携归玛瑙山，俟余还取之。遂仍出桥右，与马郎别。乃循右坡西上里余，隔溪瞰新安哨而行。大雨忽来，少

憩树下。又西里余，盘石坡之嘴，转而北行。盖右坡自四窠崖颡颥西来，至此下坠，而崖石遂出，有若芙蓉，簇萼空中，有若绣屏，叠锦崖畔，不一其态。北盘三里，又随湾西转，一里余，又北盘其嘴，于是向北下峡中。盖四窠横亘之峰，至此西坠为壑，其余支又北转而突于外，路下而披其隙也。二里余，坞底有峡自东北来，遂同盘为洼而西北出。路乃挟西坡之麓，随之西转，其中沮洳，踔<sup>chu</sup>践踏陷深泞，岂烂泥坝之名以此耶？西北出隘一里，循东坡平行，西瞰坠壑下环，中有村庐一所，是为烂泥坝村。路从其后分为二岐：一西向下坞，循村而西北者，为上江道；一北向盘坡，转而东北登坳者，为松坡道。余取道松坡，又直北一里，挟东坡北嘴，盘之东行。半里，遂东北披峡而上，蹶峻半里，其上峡遂平。溯之东入，一里，峡西转，半里，越西峡而西北上。其坡高穹陡削，一里余，盘其东突之崖，又里余，逾其北亘之脊。由脊东北向随坡一里，路又分岐为二：一直北随脊平行者，横松枝阻绝，以断人行；一转东入腋者，余姑随之。一里，其坡东垂为脊，稍降而东属崇峰。此峰高展众山之上，自北而南，东截天半，若屏之独插而起者，其上松罗丛密，异于他山，岂即松坡之主峰耶？脊间路复两分：一逾脊北去，一随脊东抵崇峰。乃傍之南下，二里，径渐小而翳。余初随南下者半里，见壑下盘，绕崇峰南垂而东，不知其壑从何出，知非松坡道，乃仍还至脊，北向行，东截崇峰西坞。二里，坞北坠峡西下，路从崇峰之西北崖行，盘其湾，越突坡，三里余，西北下峡中。其下甚峻，而路荒径窄，疑非通道。下二里，有三四人倚北坡而樵，呼讯之，始知去松坡不远，乃西

转而就峡平行。

里余，出峡口，其西壑稍开，崇冈散为环阜，见有参差离立之势。又西下里余，有村庐当中窝而居，村中巨庐，杨氏在北，马氏在南，乃南趋之。一翁方巾藜杖出迎，为马太麓；元康长郎先已经此，为言及。翁讶惊讶元康不同来，余为道前意。翁方瀹茗，而山雨大至。俟其霁，下午，乃东蹊坡上青莲阁。阁不大，在石崖之下，玉麓先生所栖真处。太麓于是日初招一僧止其中，余甫至，太麓即携酒授餐，遂不及览崖间诸胜。太麓年高有道气。二子：长读书郡城，元真，次随侍山中，元亮。为余言：其处多岩洞，亦有可深入者二三处，但路未开辟，当披荆入之。地当山之翠微，深崖坠壑，尚在其下，不觉其为幽閤；乱峰小岫，初环于上，不觉其为孤高。盖崇山西北之支，分为双臂，中环此窝，南夹为门，水从中出，而高黎贡山又外障之，真栖遁隐居胜地，买山而隐，无过于此。惟峡中无田，米从麓上尚数里也。松坡虽太麓所居，而马元中之庄亦在焉。

初十日 晨起，霁色可挹。遂由阁东竹坞，绕石崖之左，登其上。其崖高五六丈，大四丈，一石擎空，四面壁立，而南突为岩，其下嵌入，崖顶平展如台。冈脊从北来环其后，断而复起，其断处亦环为峡，绕崖左右，而流泉濛之。种竹峡中，岚翠掩映，道从之登。昔玉麓构殿三楹在顶，塑佛未竟，止有空梁落燕泥也。已复下青莲阁，从阁侧南透崖下，其岩忽绷云罨幕，亭亭上覆，而下临复蹻 qí óng 脚步声然无地。转其西，岩亦如之，第引水环流其前，而断北通之隘，致下岩与上台分为两截。余谓不若通北隘，断东路，使青莲阁中道，

由前岩之下从西北转达于后峡，仍自后峡上崖台，庶几乎渐入佳境，不分两岐也。

既而太麓翁策杖携晨餐至。餐毕，余以天色渐霁，急于为石城游。太麓留探松坡石洞，余以归途期之。太麓曰：“今日抵江边已晚，不必渡，可觅土官早龙江家投宿。彼自为登山指南。不然，其地皆彝寨，无可通语者。”余识之，遂行。乃西南下，至其庐侧，遂渡坞中南出之水，其西一里，上循西坡北向行。一里，转而披其西峡，半里，逾脊西下。一里，下至壑中，其处忽盘窝夹谷，自东北而透西南之门。路循其南坡西行，一里，涉峡中小水，同透门出，乃西南随坡下。三里，复盘坡西转，望见南坞中开，下始有田，有路从东南来合，即烂泥坝北来道也。坡西南麓，有数家倚坡南向，是为某某。仍下坡一里，从村左度小桥。是坡左右俱有小水从北峡来，而村悬其中。又西北开一峡，其水较大，亦东来合之，会同南去，当亦与松坡水同出罗明者。由是望其西北而趋，一里，逾坡入之。又渡一东北来小水，即循北坡溯涧西北行。二里西下，渡坞中涧，复西北上涧西之山。又随其支峡入，二里，再上盘西突之坡。坡西有壑中盘，由壑之北崖半里，环陟其西脊，约三里，由脊西南下。半里，平行枯峡中，一里，有枯峡自北来合，横陟之，循北岭之坡西行。一里，其处峡分四岐：余来者自东，又一峡自北，又一峡自南，虽皆中枯，皆水所从来者；又一峡向西，则诸流所由下注之口。路当从西峡北坡上行，余见北来峡底有路入，遂溯之。二里，其中复环为一壑，闻水声淙淙，数家倚西坡而居，是为打郎。入询居人，始知上江路在外峡之西，壑东北亦有路逾岭，此亦

通府之道，独西北乃山之环脊，无通途也。乃随西山之半南向出，二里，盘西山之南嘴而西，其前有路自峡底来合，则东来正道也。于是倚北崖西行西峡之上，峡南盘壑屡开，而水仍西注；峡北西垂渐下，石骨迸出。行二里，时上午暑甚，余择荫卧石半晌，乃西北下坡。半里，有涧自东来，其水淙淙成流，越之，仍倚北坡西北行。二里，饭于坡间。又西北二里，越冈西下，其间坑堑旁午，陂陀<sup>p tu</sup>不平坦间错，木树森罗。二里，路歧为两，一西南，一西北。余未知所从，从西北者。已而后一人至，曰：“西南为猛赖渡江径道，此西北道乃曲而从猛淋者。”余欲转，其人曰：“既来一里，不必转，即从猛淋往可也。”乃西北随峡稍下。二里余，有聚落倚南坡，临北壑，是为猛淋。此乃打郎西山，南下西转，掉尾而北，环为此壑。其壑北向颇豁，遥望有巨山在北，横亘西下，此北冲后山，夹溪西行，而尽于猛赖溪北王尚书寨岭者也。壑中水当北下北冲西溪。其人指余从猛淋村后西南逾岭行。一里，陟岭头，逾而南下，遂失路。下一里，其路自西来合，遂稍东下，度一小桥，乃转西南越坡。二里，则坡南大涧自东而西向注，有路亦自涧北西来，其路则沿坡而上，余所由路则坠崖而下，于是合而西向。半里，沿溪半线路行。其崖峭石凌空，下临绝壑，其下奔流破峡，倒影无地，而路缘其间，嵌壁而行。西南半里，稍下离崖足，回眺北崖上插，犹如层城叠障也。又西二里余，从崖足盘西南突嘴，半里，始见上江南坞，其峡大开，中嵌为平畴，只见峡底而不见江流。有溪自西山东南横界平畴中，直抵东山之麓，而余所循之溪，亦西南注之。峡口波光，四围荡漾，其处不审即峡溪所汇，抑

上江之曲。余又疑东南横界之流即为上江，然其势甚小，不足以当之。方疑而未定，逾突嘴而西，又半里，转而北，随北峡下一里，从北峡西转，始见上江北坞，虽平畴较小于南坞，而北来江流盘折其中，东峡又有溪西向入之。其南流虽大，而江流循东山之麓，为东山亏蔽，惟当峡口仅露一斑，不若此之全体俱现也。又西向者一里，有十余家倚南山北向而居，其前即东峡所出溪西南环之。问上江渡何在，村人指在其西北。问早土官何在，在其西南二里。乃北渡其溪。溪水颇大，而其上无桥，仅横一木，平于水面，两接而渡之，而木为水激，撼摇不定，而水时踊跃其上。虽跣足赤着脚而涉，而足下不能自主，危甚。于是上西坡，南向随流。行媵间，一里，稍折而西南，又一里，入早氏之庐，已暮。始在其外室，甚陋，既乃延入中堂，主人始出揖，犹以红布缠首者。讯余所从来，余以马氏对。曰：“元康与我厚待，何不以一柬相示？”余出元康诗示之，其人乃去缠首，易巾服而出，再揖，遂具晚餐，而卧其中堂。

此地为猛赖，乃上江东岸之中，其脉由北冲西溪北界之山，西突为王尚书营者，下坠坞中为平畴，南衍至此；上江之流西濛之，北冲西溪东夹之，而当其交会之中；溪南即所下之岭，自猛淋南夹溪南下，峙为下流之龙砂，而王尚书营岭即其本支，而又为上流之虎砂也。上江之东，尚称为“寨”，二十八寨皆土酋官舍。江以西是为十五喧，“喧”者，取喧聚之义，谓众之所集也。惟此地有此称。其人皆彝，栏居窟处，与粤西彝地相似。而早龙江乃居中而辖之者。

十一日 晨起，早龙江具饭，且言：“江外土人，质野

不驯，见人辄避。君欲游石城，其山在西北崇峡之上，路由蛮边入。蛮边亦余所辖，当奉一檄文书，令其火头供应除道，拨寨夫引至其处，不然，一时无栖托之所也。”余谢之。龙江复引余出庐前旷处，指点而言曰：“东北一峰特耸，西临江左者，为王尚书驻营之峰。西北重峡之下，一冈东突江右者，是为蛮边，昔麓川叛酋思任踞为巢。其后重岸上，是为石城，思酋恃以为险，与王尚书夹江相拒者也。此地昔为战场，为贼窟。今藉天子威灵，民安地静，物产丰盈，盛于他所。他处方苦旱，而此地之雨不绝；他处甫插蒔，而此中之新谷已登，他处多盗贼，而此中夜不闭户。敢谓穷边非乐土乎！第无高人至此，而今得之，岂非山川之幸！”余谢不敢当。时新谷、新花，一时并出，而晚稻香风，盈川被陇，真边境之休风，而或指以为瘴，亦此地之常耳。

既饭。龙江欲侍行，余固辞之，期返途再晤，乃以其檄往。出门，即溯江东岸北行。二里，时渡舟在西岸，余坐东涯树下待之，半晌东来，乃受之。溯流稍北，又受驼骑，此自北冲西来者。渡舟为龙江之弟龙川所管，只驼骑各畀之钱，而罄身只身不带他物之渡，无畀钱者。时龙川居江岸，西与蛮边之路隔一东下小溪。渡夫谓余，自蛮边回，必向溪南一晤龙川。余许之。乃从小溪北岸登涯，即西北行，于是涉上江之西矣。此十五喧之中也，循西山北二日为崩戛，南二日为八湾。崩戛北为红毛野人。八湾南为潞江安抚司。昔时造桥，西逾山心，出壶瓶口，至腾阳道，尚在其南下流二十里。其天生石崖可就为桥址者，又在其下。昔众议就崖建桥，孙郡尊已同马元中辈亲至而相度之。后徐别驾及腾越督造卫官，以私意建桥于石崖北沙嘴之冲，旋为水摧去，桥

竟不成。此江王靖远与思任夹江对垒，相持不得渡。王命多缚筏。一夕缚羊于鼓，缚炬于筏，放之蔽江南下。思酋见之，以为筏且由下流渡，竟从西岸趋下流，而且师从上流济矣，遂克之。今东岸之罗明，乃其缚松明寨，罗鼓乃其造鼓寨也。

西北三里，有溪自西峡出，北渡之。半里，有聚落倚坡东向罗列，是为蛮边。按《志》，十五喧无蛮边之名，想即所谓中冈也。闪太史亦有庄在焉。觅火头不见。其妻持檄觅一僧读之，延余坐竹栏上而具餐焉。其僧即石城下层中台寺僧，结庵中台之上，各喧土人俱信服之，今为取木延匠，将开建大寺。此僧甫下山，与各喧火头议开建之事，言庵中无人，劝余姑停此，候其明日归，方可由庵觅石城也。余从之，坐栏上作纪。下午浴于涧。复登栏，观火头家烹小豚祭先。令一人从外望，一人从内呼。问：“可来？”曰：“来了。”如是者数十次。以布曳路间，度入龕而酌之饭之，劝亦如生人。薄暮，其子以酒肉来献，乃火酒也。酌于栏上，风雨忽来，虽栏无所蔽，而川中蕴热，即就栏而卧，不暇移就其室也。“火头”者，一喧之主也，即中土保长、里长之类。

十二日 火头具饭，延一旧土官同餐。其人九十七岁矣，以年高，后改于早龙江者。喧中人皆言，其人质直而不害人，为土官最久，曾不作一风波，有馈之者，千钱之外辄不受。当道屡物色考察之，终莫得其过迹。喧人感念之，共宰一牛，卖为赡老之资。既饭，以一人引余往中台寺。余欲其人竟引探石城，不必由中台。其人言：“喧中人俱不识石城路，惟中台僧能识之；且路必由中台往，无他道也。”余不信，复还。遍征之喧中，其言合，遂与同向中台。

由村北溯溪西向入，二里，过上蛮边，渐入峡。又西一里余，涉一水沟，逐临南涧倚北坡而行。又里余，则北坡稍



开，有岐北去。又西逾坡，过一水塘，北下峡中。共二里，有溪自北峡来，架木为桥，西度之。桥之南，又有溪自南峡西来，与桥水合进，而出于蛮边南大溪者。既度桥西，即北向上坡。其坡峻甚，且泞甚，陷淖不能举足，因其中林木深闷，牛畜蹂践，遂成淖土，攀陟甚难。二里，就小径行丛中。三里，复与大路合，峻与泞愈甚。又北上一里，折而西南上峡中。一里，南逾其冈，则中台东下之脊也，始见有茅庵当西崖之下，其崖矗然壁立于后，上参霄汉，其上盖即石城云。乃入庵。

庵东向，乃覆茅为之者，其前积木甚巨，一匠工斫之为殿材。昨所晤老僧号沧海，四川人。已先至，即为余具饭。余告以欲登石城，僧曰：“必俟明日，今已无及矣。此路惟僧能导之，即喧中人亦不能知也。”余始信喧人之言不谬，遂停其茅中。此寺虽称中台，实登山第一坪也。石城之顶，横峙于后者，为第二层。其后又环一峡，又矗而上，即雪山大脊之东突，是为第三重。自第一坪而上，皆危嶂深木，蒙翳悬阻，曾无人迹。惟此老僧昔尝同一徒，持斧秉炬，探历四五日，于上二层各斫木数十株，相基卜址，欲结茅于上，以去人境太远，乃还栖下层。今喧人归依，渐有展拓矣。

十三日 僧沧海具饭，即执爨前驱。余与顾仆亦曳杖从之。从坪冈右腋仆树上，度而入。其树长二十余丈，大合抱，横架崖壁下，其两旁皆丛箐纠藤，不可着足，其下坎坷蒙蔽。无路可通，不得不假道于树也。过树，沿西崖石脚，南向披丛棘，头不戴天，足不践地，如蛇游伏莽，猱<sup>róng</sup>金丝猴过断枝，惟随老僧，僧攀亦攀，僧挂亦挂，僧匍匐亦匍匐。二里，过崇崖之下。又南越一冈，

又东南下涉一箐，共里余，乃南上坡，践积茅而横陟之。其茅倒者厚尺余，竖者高丈余，亦仰不辨天，俯不辨地。又里余，出南冈之上。此冈下临南峡，东向垂支而下，有微径自南峡之底，西向循冈而上，于是始得路。随之上躐，其上甚峻，盖石城屏立，此其东南之趺，南峡又环其外，惟一线悬崖峡之间。遂从攀跻西向上者五里，乃折而北上。一里，西北陟坎坷之石，半里，抵石城南垂之足。乃知此山非环转之城，其山则从其后雪山之脊，东度南折，中兜一峡，南嵌而下，至此南垂之足，乃峡中之门也。其崖则从南折之脊，横列一屏，特耸而上，至此南垂之足，则承趺之座也。峡则围三缺一，屏则界一为二，皆不可谓之城。然峡之杳渺障于内，屏之突兀临于外，此南垂屏峡之交，正如黄河、华岳，凑扼潼关，不可不谓险之极也。从南垂足，盘其东麓而北，为崖前壁，正临台庵而上。壁间有洞，亦东向，嵌高深间，登之缥缈云端，凭临琼阁，所少者石髓无停穴耳。盘其西麓而北，为崖后壁，正环坠峡之东。削垒上压，渊壑下蟠，万木森空，藤藓交拥，幽峭之甚。循崖北行一里，路分为二：一东北上，为躐崖顶者；一西北，为盘峡坳者。乃先从峡。半里，涉其底，底亦甚平，森木皆浮空结翠，丝日不容下坠。山上多扶留藤，所谓篓子也，此处尤巨而长，有长六丈者。又有一树径尺，细芽如毛，密缀皮外无毫隙。当其中有木龙焉，乃一巨树也。其下体形扁，纵三尺，横尺五。自地而上，高二尺五寸，即半摧半茂。摧者在西北，止存下节；茂者在东南，耸于而起。其干正圆，围如下体之半，而高不啻十余丈。其所存下节并附之，其圆亦如耸干，得下体之半，而其中皆空，外肤之围抱而附于耸干者，其厚止

寸余，中环空腹如桶，而水盈焉。桶中之水，深二尺余，盖下将及于地，而上低于外肤之边者，一寸有五，其水不甚清，想即树之沥也。中有蝌蚪跃跳，杓<sub>y</sub>即勺水而干之则不见。然底无旁穴，不旋踵即不及转身而水仍满，亦不见所自来，及满至肤边下寸五，辄止不溢。若有所限之者，此又何耶？其树一名溪母树，又名水冬瓜，言其多水也。土人言，有心气痛者，至此饮之辄愈。老僧前以砍木相基至，亦即此水为餐而食。树之北，有平冈自西而东，属于石崖之峰。即度冈之北，有洼汇水，为马鹿潭，言马鹿所栖饮者。洼之北，则两岸对束如门，潭水所从泄也。循冈西上半里，西大山之麓有坡一方，巨木交枕，云日披空，即老僧昔来所砍而欲卜之为基者，寄宿之茅，尚在其侧。由此西上，可登上台，而路愈蔽，乃返由前岐东北躡岸，半里而凌其上。南瞰下台之龛庵，如井底寸人豆马，蠕蠕下动。此庵遂成一画幅，其顶正如堵墙，南北虽遥而阔皆丈余，上下虽悬而址皆直立。由其上东瞰上江如一线，而东界极北之曹涧，极南之牛角关，可一睫而尽；惟西界之南北，为本支所掩，不能尽崩戛、八湾之境也；西眺雪山大脊，可以平揖而问，第深峡中嵌，不能竟陟耳。乃以老僧饭踞崖脊而餐之，仍由旧径下趋中台庵。未至而雨，为密树所翳不觉也。既至而大雨。僧复具饭。下午雨止，遂别僧下山，宿于蛮边火头家，以烧鱼供火酒而卧。

十四日 从蛮边饭而行。仍从旧路东南一里，宜东下，误循大路倚西山南行。二里，望渡处已在东北，乃转一里，得东下之路，遂涉坑从田滕东行。一里，至早龙川家，即龙江之弟，分居于此，以主此渡者。时渡舟尚在江东岸，龙川迎

坐以待之，其妻女即织紵于旁。出火酒糟生肉以供。余但饮酒而已，不能啖生也。雨忽作忽止，上午舟乃西过。又候舟人饭，当午乃发，雨大作。同渡者言，猛赖东溪水暴涨，横木沉水底，不能着足；徒涉之，水且及胸，过之甚难。余初以路资空乏，拟仍宿早龙江家，一日而至松坡，二日而至玛瑙山，皆可无烦杖头，即取所寄水帘石树归。今闻此，知溪既难涉，且由溪北岸溯流而入，由北冲逾岭，既免徒涉之险，更得分流之脊，于道里虽稍远，况今日尚可达歪瓦，则两日即抵郡，其行反速也。遂从渡口东向截坞望峡入，先由坞东行田塍间。一里，路为草拥，草为雨偃，几无从觅。幸一同渡者见余从此，亦来同行，令之前驱。半里，遂及峡口，循峡北突峰南麓东向入，溪沸于下，甚汹涌。五里，峡自北来，有村在东山下，曰猛冈。路挟西山北转上坡。五里，遂东盘东峰之南椒。又东十里，有峡自东南来，想即猛淋所从来之小径也。于是折而北上山坳，二里，闻犬声。又里余。山环谷合，中得一坪，四五家倚之南向而居，日歪瓦，遂止而宿。

十五日 昧爽而炊，平明，饭而行。雨色霏霏，南陟东坡一里，稍北下三里余，不得路。乃西向攀茅蹊坡，二里，登岭，乃得南来之路。又稍北，循崖曲复东向行。八里，有峡自东来，而大溪则自北峡来受，其回曲处藤木翳蔽，惟见水势腾跃于下。路仍北转溯之，遂从深箐中行。又二里稍下，渐下溪逼。又北五里，峡复转东，路乃东，溯之。屡降而与溪会，一路皆从溪右深管仄崖间，东北溯流行十五里，有一溪自北峡出，而下有田缘之，渐出箐矣。又东五里，其下田遂连畦夹溪。又东五里，又有水自西北峡来，溪源遂歧为两，

有桥度其北来者，仍溯其东来者。其下田愈辟，路始无箐木之翳。又东五里，北界之山，中环为坪，而土官居之；亦早姓，为龙江之侄。南界之峡，平拓为田，而村落绕之，此即所谓北冲也。又东五里，山箐复合，是为箐口。时才下午，而前无宿店，遂止。是夕为中元，去岁在石屏，其俗犹知祭先，而此则寂然矣。

十六日 平明饭。由箐口东稍下入峡，二里，有涧自东北来，越之。其大溪则自峡中东来，犹在路之南。路从两涧中支中东上，已复北倚中支，南临大溪，且上且平。七里稍下，又一里，下及溪，濒溪溯水而行。又里余，有木桥跨溪，遂度其南岸，倚南崖东向行。又里余，复度桥，行溪北岸。由是两崖夹涧，涧之上屡有桥左右跨，或度桥南，或度桥北，俱濛濛倚坡，且上且折。又连度六桥，共七里，水分两派来，一东南，一东北，俱成悬流，桥不复能施，遂从中坡蹶峻，盘垂磴而上。曲折八里，冈脊稍平，有庐三楹横于冈上，曰茶庵，土人又呼为蒲蛮寨，而实无寨也。有一道流淪茗于中。余知前路无居庐，乃出饭就之而啖。又北上，始临北坑，后临南坑，始披峡涉水，后蹶磴盘脊，十里，乃东登岭坳。既至岭头，雨势滂沱，随流南下，若骑玉龙而揽沧海者。南下三里，雨忽中止，云霾遥涤。又二里，遂随西峡下，坠峡穿箐，路既蒙茸，雨复连绵。又五里，从箐底踏波随流出。又南五里，稍东，逾一东障西突之坡。从其南坠坡直下者三里，复随峡倚东障之支南向行，其西中壑稍开，流渐成溪。二里，雨益大，沾体涂足，足滑不能定，上险涉流，随起随仆。如是者三四里，头目既伤，四肢受病，一时无可如何。雨少止，又

东南五里，坞稍东曲，乃截坞而度一桥。桥下水虽汹涌浑浊，其势犹未大，仅横木而度。至是从溪西随西山行，溪逼东障山去。复逾坡坠箐向东南下，五里，又东南盘一坡，下涉一箐。又五里，转坡南，腋间得卧佛寺，已暮。急入其厨，索火炙衣，炊汤啖所存携饭，深夜而卧其北楼。

十七日 晨起绝粮。计此地去郡不过三十余里，与前东自小寨归相似，遂空腹行。仍再上岩殿，再下池轩，一凭眺之。东南里许，过一小室，始有二家当路，是为税司。又南八里，过龙王塘峡，皆倚西山行。又东南五里，过郎义村，村西有路逾岭，为清江坝、打郎道。又南二十里，至郡城北通华门外，即随城北涧西上。二里入仁寿门，由新城街一里余，过法明寺前，西抵刘馆。余初拟至干海子一宿即还，至是又十三日矣。馆前老姬以潘莲华所留折仪、并会真陶道所馈点界余，且谓闪知愿使人以书仪数次来候。盖知愿往先茔祖先的墓地，恐余东返，即留使相待也。下午安仁来，俞禹锡同闪来，抵暮乃别。

十八日 余卧未起，马元真同其从兄来候。余讶其早。曰：“即在北邻，而久不知。昨暮禹锡言，始知之。且知与老父约，而不从松坡返，能不使老父盼望耶？”余始知为太麓乃郎。太麓虽言其长子读书城中，而不知即与刘馆并也。禹锡邀饭，出其岳闪太翁降乩 j 旧时求神降示语相示，录之，暮乃返。闪知愿使以知愿书仪并所留柬札来，且为余作书与杨云州。

十九日 闪太史手书候叙，既午乃赴之。留款西书舍小亭间，出董太史一卷一册相示，书画皆佳，又出大理苍石

屏置座间。另觅鲜鸡蓼瀹汤以佐饭。深夜乃归馆。知安仁所候闪《序》已得，安仁将反命丽江矣。

二十日 作书并翠生杯，托安仁师赍送丽江木公。

二十一日 命顾仆往玛瑙山取石树，且以失约谢道歉马元康。

二十二日 雨，禹锡同闪太史来寓，坐竟日，赏移酒移肴，为联句之饮。

二十三日 早，马元真邀饭。以顾奴往玛瑙山，禹锡知余无人具餐，故令元真邀余也。先是自清水关遇雨，受寒受跌，且受饥，连日体甚不安，欲以汗发之。方赴市取药，而禹锡知余仆未归，再来邀余，乃置药而赴之，遂痛饮。入夜，元真辈先去，余竟卧禹锡斋。禹锡携袱fú被单被连榻，且以新绵被覆余，被褥俱丽甚。余以醉后觉蒸蒸有汗意，引被蒙面，汗出如雨，明日遂霍然，信乎挟纩丝棉之胜于药石也。

二十四日 还寓。夜深而顾奴返。以马元康见余不返，亲往松坡询踪迹，故留待三日而后归也。

二十五日 闪太史以所作长歌赠，更馈以贶。其歌甚畅，而字画遒劲有法，真可与石斋赠余七言歌并镌为合璧。已而俞禹锡又使人来邀移寓。余乃令顾仆以石树往视之，相与抵掌拍手叫好为异惊奇。已而往谢太史之赐，太史亦为索观，遂从禹锡处送往观之。

二十六日 禹锡晨至寓，邀余移往其斋。余感其意，从之。比至而知愿归，即同往晤，且与之别，知此后以服阕què即服丧事，与太史俱有哭泣之哀，不复见客也。比出门，太史复令人询静闻名号寺名，盖为静闻作铭已完，将欲书以界余

也。更谓余，石树甚奇，恐致远不便，欲留之斋头，以挹清风。余谓“此石得天禄石渠之供甚幸，但余石交不固何”。知愿曰：“此正所谓石交友谊坚固的朋友也。”遂置石而别。余仍还刘馆，作纪竟日。晚还宿于俞。既卧，太史以静闻铭来赐，谓明日五鼓祭先，不敢与外事也。

二十七日 余再还刘馆，移所未尽移者。并以银五钱畀禹锡，买鸡蓼六斤。湿甚，禹锡为再蒸之，缝袋以贮焉。乃为余定往顺宁夫。

二十八日 夫至欲行，禹锡固留，乃坐禹锡斋头阅《还魂记》，竟日而尽。晚酌遂醉。夜大雨。

二十九日 晨，雨时作时止。待饭待夫，久之乃别禹锡。适马元真、闪太史亦来送。遂出南门，从大道南二里，至夹路村居之街，遂分路由东岐，当平坞中南行，西与沙河之道相望。五里，过神济桥。其南居庐连亘，是为诸葛营，诸葛之祠在焉，东向，颇小。又南为东岳庙，颇巨，亦东向。又南五里，为大树墩，亦多居庐，村之北有小溪东南流，村之南有小溪东北流，合于村之东而东去，此两流即卧狮窝之水也。又南三里，有水自西沿南坡而东，此乃坳子铺东注之水，小石桥跨其上。越桥南上坡，路分为三：一西南向大山之麓，一东南为石甸、姚关之道，一直东为养邑道。于是直东行坡上。三里，有小溪自南而北，此亦自西南而来，至此北注而入于东溪，同东向落水坑者，其源当出于冷水管。于是下越一木桥，复东上坡，坡北有村倚之，其地为三条沟。由坡东东南下而复上，三里，越一冈，有两三家当冈头，是为胡家坡。越冈而东，三里又下，有水自南而北，南坞稍开，下盘



为田，有数家倚南冈，是为阿今。过阿今，复东上三里，其南坞水遂分东西下。又东五里，乃饭。又三里稍下，为养邑。南有坞盘而为田，北正对笔架山之南垂，有数家当坞。日才下午，而前无止处，遂宿。

三十日 店妇鸡鸣起炊，平明余起而饭，出店东南行。稍下，渡南来小溪，即上坡东逾南转，即养邑东环之支也。有公馆当坡，西瞰壑中，田庐历历。车逾坡而下，又涉一小坞而东上坡，遂行冈头，共五里。路分二岐：一东南者，为西邑道；一西北者，为山河坝道。先是问道，多言由西邑逾芭蕉岭达亦登，有热水从石盘中溢出，其处有大道通顺宁。余欲从之，而养邑店主言，往西邑路近，而山溪无桥，今雨后无桥，水涨难渡；当折而北，由山河坝渡其下流，仍由枯柯而达亦登为便。至是，见同行者俱不走西邑而走山河坝，余亦从之。

遂西北两涉小坞，二里余，升坡而东，遂循永昌溪南崖行。溪嵌崖底，止见北崖削壁下嵌，而犹不见水。又东二里稍下，见水嵌崖底如一线，遂东见其门对束如削，门外环畴盘错，溪流曲折其中，有村倚北崖之东，即落水寨也。其南崖之夹溪为川者，东突如踞狮，水从其北出，路从其南下。半里，遂由狮腋下降，路甚逼仄，半里，抵狮麓。又东半里，一溪自南坞来，有坝堰其上流，有桥跨其下流。度桥东行田塍间，泞甚。一里，登坞东冈南行。一里，见坞西有瀑挂西崖，历两层而下，注坞中南来之溪。路隔对之，东向入峡，雨大至。二里，逾岭头，有路西南来合，山头坑洼旁错，乱水交流。又东三里，再度坑坳，盘而东北行。其下有坑，破石搜

崖，亦突而北注。随之一里余，乃东下越其流。又东北上半里，见东坞又有小水自东而西向，与南来之溪合于北崖下。北崖纯石耸起，其上树木葱郁，而下则有穴，伏而暗坠，二水之所从入也。又东向上岭，半里，逾其脊。行岭头半里，始见东壑有田下盘，其东复有山夹之。路从岭上转而南行，一里余而下。下半里，其坞自南而北，水亦经之。度桥溯流而南，二里，南坞稍开，是为五马。其西南壑中居庐颇多，东坡上亦有四五家居路左。坡南有一坑，自东峡出，有小水从其中注西南壑。下坑，涉其水之南，溯之东上。里余，随峡南转，而坑中水遂穷，有脊自东而西。度脊南，复坠坑而下，从脊东行，转坑东之崖。其下亦嵌而成壑，壑中亦有人家，隐于深崖重箐之间，但闻鸡鸣舂响而已。东坑既尽，从其上涉坞升冈，见冈南一峰特耸而卓立，白雾偏笼其半，乃东来脊上石峰之层起者。由其北穿坳而东，共二里而抵坳中之脊。有巨石当脊而中踞，其高及丈，大亦如之，其上有孔，大及尺，深亦如之，中贮水及其半，不涸不盈，正与哀牢金井之孔相似。踞大石而饭。土人即名此岭为大石头。

从石东下坞中，道分为二：一由东向逾冈者，为大道，稍迂而达大腊彝；一由东南下峡者，为捷道，稍近而抵小腊彝。此皆枯柯属寨也。乃由峡中下，于是石崖南突，丛箐交萦，北嵌为峡，南耸为崖。二里，行南冈之上。又二里，盘冈嘴而南，其东峡中，平坠南绕。盖由此嘴东坠，其下皆削崖，故路又分为二：一由崖下循崖根南转，一由崖上蹶崖端南曲。乃从崖端南逾石隙而下，一里，仍随南坡东转。还瞰所逾之崖，壁立下嵌，其下盘为深坞，崖根有泉淙淙出穴间，小路之下

盘者因之；遥望北崖山冈，排闥东出，大道之东陟者因之。余平行南冈，又东一里，下盘之小路逾冈来合。又东一里余，南冈复东突，路下其北腋间。复盘坳东上半里，登东冈之南坡，始东见枯柯之川，与东山相夹，而未见其西底。又西南见岭头一峰，兀突插云雾中，如大士之披络而坐者，闪烁出没，亭亭独上，乃南来脊上之峰，不知其为何名也。又东一里，复转冈之北坡，东下一里，有四五家倚冈而居，是为小腊彝。众欲下坡问亦登道，土人行人皆言下坡至江桥不可止宿，亦无居停之家，循江而南至亦登，且五六十里，时已不及，而途无可宿，必止于是。时才过午，遂偕止而止。幸主人杨姓者，知江流之源委，道路之曲折，询之无不实，且知溢盘温泉。不在亦登而在鸡飞。乃止而作纪，抵暮而卧。

## 永昌志略

汉永昌郡，元为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总管置司治于永昌，后改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洪武十五年平云南，前永昌万户阿凤率其众诣指挥王贞降附，仍置永昌府，立金齿卫。十六年六月，麓川彝叛，屠屠杀其城。二十三年，省府，改金齿卫为金齿军民指挥使司。从指挥使胡渊请也。于是遂名金齿，不名永昌，而实非金齿之地，如澜沧江在永昌，而澜沧卫在北胜，各不相蒙。盖国初立卫，经理皆出武臣，故多名实悖戾 bǎi lǐ 背耳。景泰中设镇守，弘治二年设金腾道。嘉靖元年巡抚何孟春，郴州籍，江阴人。巡按御史陈察常熟人。疏革镇守，设永昌府，立保山县，改金齿指挥使司为永昌卫府，领州一腾越县二，保山、永平。仍统潞江安抚司、凤溪、施甸二长官司。

保山编户十里。又城北彝民曰“喧”，共十五；城南彝民曰“寨”，共二十八。

洪武三十三年，改腾冲守御千户所隶金齿司。正统十四年，升为腾冲军民指挥使司，与金齿并。嘉靖二年，复置州，隶永昌府，改指挥使司为腾冲卫，州名腾越。在府城南三百六十里，以地多藤，元名藤州。

永平，即东汉之博南县。以山名。洪武初隶永昌府。三十二年，改府为金齿指挥司，属指挥司管辖。嘉靖二年，复府，仍属府。在府东一百七十里。

潞江安抚司，在城西南一百三十里。元柔远路，国初柔远府，永乐九年立安抚司。

凤溪长官司，在城东二十五里。

施甸长官司，在城南一百里。唐银生府北境，元为石甸，后讹为施甸。

## 近腾诸彝说略

腾越密迤近诸彝，实滇西藩屏。而滇境大势，北近吐蕃，南皆彝缅，郡邑所置，介于其间，不过以声教羁縻而已。正统以来，经略南彝者，设宣慰司六，御彝府二，宣抚司三，州四，安抚司一，长官司二。如孟养阻负于西，最为荒僻，而缅甸、八百、老挝，地势濒海，木邦、车里、孟密，又在其内，业非羁縻所可制驭，而近听约束者，惟南甸、干崖、陇川而已。数十年频为缅患，如刁落参以南甸近彝，夺刁落宁之官，尚构缅内讧，为兵备胡公心忠所歼；岳凤父子以陇川舍目谋主多思顺之地，造逆犯顺，为参将刘綎所擒，边境赖以安。其后阿瓦日强，蚕食日多。幸抚彝同知漆文昌、知州余懋学，请大司马陈公用宾檄暹罗以弱缅，而腾获稍康。迨思正就戮，瓦酋猖獗，命思华据迤西，思礼据木邦，思绵据蛮莫，而内地渐为逆缅所窃。至若多俺席麓川之旧，附缅而叛天朝，参将胡显忠平之。多安民藉安酋、瓦酋之援，负固以拒天兵，兵备黄公文炳、参将董献策取之，腾之获存者，幸也！目今瓦酋枭悍称雄，诸彝悉听号召，倘经略失驭<sub>yù</sub>失去统驭的办法，其造乱者，尤有甚于昔也。为腾计者慎之，外芒市虽属府，近于猛稳为木邦辖，藏贼劫掠，腾境不安，所恃放廷臣防御之，而反罹其害。自后当重其责以弭<sub>m</sub>变消除变乱，庶于腾少安云。

## 滇游日记十二

己卯(公元 1639 年)八月初一日 余自小腊彝东下山。腊彝者，即石甸北松子山北曲之脉，其脊度大石头而北接天生桥，其东垂之岭，与枯柯山东西相夹。永昌之水，出洞而南流，其中开坞，南北长四十里，此其西界之岭头也。有大小二腊彝寨，大腊彝在北岭，小腊彝在南岭，相去五里，皆枯柯之属。自大石头分岭为界，东为顺宁，西为永昌，至此已入顺宁界八里矣。然余忆《永昌旧志》，枯柯 阿思郎皆二十八寨之属，今询土人，业虽永昌之产，而地实隶顺宁，岂顺宁设流后畀之耶？又忆《一统志》、《永昌志》二者，皆谓永昌之水东入峡口，出枯柯而东下澜沧。余按《姚关图说》，已疑之。至是询之土人，揽其形势，而后知此水入峡口山，透天生桥，即东出阿思郎，遂南经枯柯桥，渐西南，共四十里而下哈思坳，即南流上湾甸，合姚关水，又南流下湾甸，会猛多罗即勐波罗河，而潞江之水北折而迎之，合流南去，此说余遍访而得之腊彝主人杨姓者，与目之所睹，《姚关图》所云，皆合，乃知《统志》与《郡志》之所误不浅也。其流即西南合潞江，则枯柯一川，皆首尾环向永昌，其地北至都鲁坳南窝，南至哈思坳，皆属永为是，其界不当以大石头岭分，当以枯柯岭分也。

由岭头东南直下者三里，始望见江水曲折，南流川中。又下三里，乃抵江上。有铁锁桥横架江上，其制一如龙江曲尺，

而较之狭其半。其上覆屋五六楹，而水甚急。土人言，桥下旧有黑龙毒甚，见者无不毙。又畏江边恶瘴，行者不敢伫足。云其南哈恩坳更恶，势更甚于潞江，岂其峡逼而深坠故耶？其水自阿思郎东向出石崖洞，而西南入哈思坳峡中者，即永昌峡口山入洞之下流也。按阿思郎在腊彝北二十里，其北有南窝都鲁坳，则此坞极北之回环处也。逾岭而北，其下即为沧江东向之曲。乃知罗岷之山，西南下者尽于笔架，直南下者尽于峡口山，东南挟沧江而东，为都鲁南窝北脊，山从其东复分支焉。一支濒江而东；一支直南而下，即枯柯之东岭也，为此中分水之脊，迤邐由湾甸、都康而南界澜沧、潞江之中，为孟定、孟艮诸彝，而直抵交趾者也。其濒江东去之支，一包而南，为右甸，再包而南，为顺宁、大侯即今之云州。焉。是坞南北二坳北都鲁，南哈恩。相距四五十里，甚狭而深。濒江两岸俱田，惟**僂** bó古代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彝、僂僂居之，汉人反不敢居，谓一入其地即“发摆”恶性虐疾，寒战头疼也。故虽有膏腴而让之彝人焉。

渡桥沿江东岸，西南至哈思坳，共四十里而至亦登；沿江东岸，东南逾冈入峡，六十里而至鸡飞，余初闻有热水溢于石盘中，盘复嵌于台上，皆天成者；又一冷水流而环之，其出亦异。始以为在亦登；问道亦登，又以为在鸡飞；问道鸡飞，又以为瘴不可行，又以为茅塞无路，又以为其地去村迟，绝无居人，晚须露宿。余辄然曰：“山川真脉，余已得之，一盘可无问也。”遂从东大路上坡，向枯柯、右甸道。始稍北，遂东上一里，而平行西下之冈，三里，有墟茅三四在冈头，是为枯柯新街。又东一里，有一树立冈头，大合抱，其本挺植，其枝盘绕，有胶淋漓于本上，是为紫梗树，其胶即紫梗也即紫

胶，可制漆，初出小孔中，亦桃胶之类，而虫蚁附集于外，故多秽杂云。冈左右俱有坑夹之，北坑即从冈盘窟下，南坑则自东峡而出。于是南转东盘北坑，又半里转东，半里抵东峰下，乃拾级上跻。三里，始登南突之岭，始望见南峡两山壁夹，自东而西，从此西出，则盘壑而西注于江桥之南，同赴哈思之坳者。乃知其山之度脊，尚在岭之东上，不可亟问也。此坡之上即为团霸营，盖土官之雄一方者，即枯柯之夜郎矣。于是循南峡而东蹶，又一里，再登岭头，有一家隐路南，其后竹树夹路。从树中东行一里，稍转而北，盘一南突之坳，又向上盘坡而东，有大树踞路旁，下临西出之涧。其树南北大丈余，东西大七尺，中为火焚，尽成空窟，仅肤皮四立，厚二尺余，东西全在，而南北俱缺，如二门，中高丈余，如一亭子，可坐可憩，而其上枝叶旁覆，犹青青也。是所谓枯柯者，里之所从得名，岂以此耶？由此又东二里，折而北，上一坡，盘其南下之坳。坳北有居庐东西夹峙，而西庐茅檐竹径，倚云临壑，尤有幽思。其东有神宇踞坡间，闻鲸音鼓赛出绝顶间，甚异之。有一家踞路南，藩门竹径，清楚可爱。入问之，曰：“此枯柯小街也”。距所上坡又二里矣。于是又东沿北坡平上。其南即西出深涧，北乃崇山，竹树蒙蔽，而村庐踞其端，东向连络不绝。南望峡南之岭，与北峰相持西下，而莽地旱谷，垦遍山头，与云影岚光，浮沉出没，亦甚异也。北山之上虽高，而近为坡掩，但循崖而行，不辨其崇坠；而南山则自东西坠，而尽于江桥之南，其东崇巘穹窿，高拥独雄，时风霾 má 空气中悬浮大量烟、尘的样子蒙翳，出没无定，此南山东上最高之峰，自北岭东度，再突而起者也。沿之东行，南



瞰深壑，北倚丛巘。又东二里有岐：一南下坞中，为垦壑之道；一北上丛岭，为庐坡之居；而路由中东行，南瞰下坳，有水出穴间。又东二里，下瞰南壑，有水一方倚北坡之上，路即由之北向而上，以有峡尚环而东也。北上里余，又转而东，盘北坳而东上坡，屡上不止，又七里而至中火铺。

其坡南突最高，中临南峡之上，峡脊由其东南环而西下。于坡之对崖，南面复耸一峰，高笼云雾间，即前所望东畔穹窿之顶也。自枯柯江桥东沿峡坡迤邐而上，约三十里矣。踞坡头西瞰江桥峡中，其水曲折西南下，松子山北环之岭，东北而突为腊彝之岭，峡南穹窿之峰，又南亘分支西绕，横截于江桥坞之南，西至哈思坳。坳之南复有小支，自腊彝西南湾中东突出，与横截坞南之山凑，西南骈峙如门。门内之湾，即为哈思坳，门外又有重峰西障，此即松子山南下之脊，环石甸于西者也。自此坡遥望之，午雾忽开，西南五十里历历可睹。

坡之东有瓦室三楹，踞冈东南，两旁翼以茅屋，即所谓中火铺。有守者卖腐于中，遂就炊汤而饭。及出户，则浓雾自西驰而东，其南峡近岭俱不复睹。东下半里，渡一脊，瞰其南北二峡，环坠如阱，而丛木深翳，不见其底，当犹西下而分注江桥南北者也。其脊甚狭，度而东，复上坡，山雨倏至。从雨中涉之，得雨而雾反霁。一里余，盘崖逾坳，或循北峰，或循南峰，两度过脊，始东上。沿北坡而东，一里余，又涉一南突最高之岭，有哨房一龕踞其上，是为瓦房哨。于是南临南峡，与峡南穹窿之顶平揖而对瞰矣。至是雨晴峰出，复见峡南穹顶直南亘而去，其分支西下者，即横截坞南之冈，

西与哈思坳相凑成门者也。穹顶东环之脉，尚从东度，但其脊稍下，反不若西顶之高，皆由此北坡最高之岭，东下曲而度脉者。始辨都鲁坳东所分南下之脊，至此中突，其分而西者，为中火铺、枯柯寨之岭，其曲而东降者，度脊南转西向而突为穹窿之顶。此分水之正脉也。

由瓦房哨东下半里，复东度脊，始见北峡坠坑，为东北而下右甸之上流，是北水之所分也，而南水犹西下南峡。又东度两脊，穿两夹岭，一里，复盘南岭之阴而上。其处深木丛篁，夹坡笼坳，多盘北坑之上。又一里，南转而凌其西下之坳，始逾南峡上流，从其东涉冈东上，始逾南渡之脊，此分水正脉所由度而西转者也。又东一里，有草龕踞北冈，是为草房哨。从其东又东北下一里，稍转而东南半里，有脊又南度而东转，此右甸南环之岭所由盘礴者也。于是东向而下二里余，下度一曲，有小水北下成小溪，小桥横涉之。又东逾一冈，共下四里，始南峡成溪，遂望见右甸城在东坞中，有岐从东北坡去，而大道循南峡东向平下。二里，南峡中始有村庐夹坞，舂杵之声相应。又南三里，遂出坡口。乃更下一里而及坡麓。路由田塍中东南行，望见右甸之城，中悬南坡之下，甸中平畴一围，聚落颇盛。四面山环不甚高，都鲁坳东分之脉，北横一支，直亘东去，又南分一支，南环右甸之东；草房哨南度之脉，东环右甸之南，从甸南界东北转，与甸东界南环之支凑；甸中之水，东向而破其凑峡，下锡铅去。甸中自成一洞天，其地犹高，而甸乃圆平，非狭嵌，故无热蕴之瘴，居者无江桥毒瘴之畏，而城庐相托焉。由塍中行，共四里，入其北门。暮宿街心之葛店。葛，江西人。

右甸在永昌东一百五十里，在顺宁西一百三十里。其东北邻莽水之境，正与芦塘厂对；其西南邻鸡飞之境，正与姚关对。其正南与湾甸对，正北与博南山对，正西与潞江安抚司对，正东与三台山对。数年前土人不靖 jìng 平安，曾杀二卫官之莅其地者，今设城，以顺宁督捕同知驻守焉。城不大而颇高，亦边疆之雄也。

初二日 晨起，雾色阴翳。方觅饭而夫逃。再觅夫代行，久之不得。雨复狎 xiá 更迭、交替至，遂郁郁作记寓中者竟日。

初三日 雨复霏霏，又不得夫，坐邸楼郁郁作记竟日。其店主葛姓者，乃市侩之尤，口云为觅夫，而竟不一觅，视人之闷以为快也。

初四日 早雾而晴。顾仆及主人觅夫俱不足恃，乃自行市中。是日为本甸街子。仍从北门内南转冈脊，是为督捕同知公署，署门东向，其南即往南门街，而东则曲向东门街，皆为市之地也。余往来稠人中，得二人，一担往顺宁，一驼往锡铅，皆期日中至葛寓，余乃返。迨午，往锡铅驼骑先至，遂倩之；而往顺宁者亦至，已无及矣。乃饭，以驼骑行。

出东门，循南坡东向半里，涉东来之坞，渡小溪东，山冈渐折而东南行，四里，遂临东坞。东坞者，右甸东南落水之坞尾也。城北大甸圆而东南开此坞，南北西三面之水，皆合而趋之。路临其西坡，于是南转二里余，又涉二东北注之坑，复依南麓东行二里余，上北突之嘴，则甸东之山，亦自北南环，与嘴凑峡，于是相对若门，而甸水由其中东注焉。此甸中第一重东锁之钥，亦为右甸东第一重东环南下之分支，虽

不峻，而蜿蜒山顶，地位实崇也。

逾嘴东稍下，凑峡之外，复开小坞而东，水由其底，路由其南坡之半。又东二里余，有数家倚坡，北向坞而庐。过此东南下，有水自南峡出，涉之，上其东坡，遂循坡之南峡东南上，水流其冈北，路由其冈南，于是始不与水见。又东南循冈三里，盘一北下之坳而上冈头，是为玉壁岭。其岭自南北突，东西俱下分为坑，有两三家驻峰头。时日尚高，以前路无可止，遂歇。

初五日 平明起，饭而行，宿雾未收。下其东坑，涉之，复东南上一里，又循东来之峡，而行夹冈之南。东向四里，度其北过之脊，仍循峡东下，行夹冈之南。二里余又稍下，涉北出之水，又循东来之峡，而行夹冈之南。东向二里，复度其北过之脊，于是从脊北东行之支，东向行其上。半里，有两三家夹道，是为水塘哨。由此东南行山夹间，五里，始坠坡而下。其右又坠一峡东下，其左路再随崖东下者二里，西临右峡之上。而路左忽坠一坑，盘阱而下者二丈，有水沉其底，长二丈，阔八尺，而狭处仅二尺，若琵琶然，渊然下嵌。左倚危壁，右界片栈，而外即深峡之下盘者，不知此水之何以独止也。由其南又半里，而蹶嘴下坠者半里，左崖之端遂尽，而右峡来环其前。还望左崖尽处，丛石盘崖，俨如花簇，而右崖西界大山，亦悬屏削于重树间，幽异之甚。由峡底又东南行一里，其峡外束如门。披门南出，稍转东而下坡，半里，有水自东曲而西，大木横架其上，南度之，是为大桥。桥下水即右甸下流即今之右甸河，东行南转，至是西折过桥，又盘西崖南去，已成汤汤之流。桥南沿流之峡，皆随之为田，而

三四家倚桥南东坡上，有中火之馆。此右甸第二重东锁之钥，亦为右甸东第二重东环南下之分支，与东南行大脊右甸相对成峡，夹溪南去者也。

由桥南即蹶东南坡而上，水由峡直南去，路蹶坡东南升。一上者二里，凌岭头。西望夹溪之山，稍南有破峡从西来者，即水塘哨西下之水也；其南夹水一支，亦至是东尽，而有寨盘其上焉；其又南一支，嶙峋独耸，上出层峦，是为杜伟山。此乃右甸南东来之正脊，自草房哨度脉至此，更崇隆而起，转而直南去，而东夹此溪，其脊乃东南下老龙，自云州南下，分澜沧、潞江之脊，而直下交南者也。所望处尚在寨盘顶之东北，从此更夭矫南向，夹溪渐上，又二里而隔溪与寨盘之顶对。又二里，降坡南下，穿坳而东，见其东又坠为小坑，路下而涉之。一里，又南逾东坡西环之坳。又一里，有数家倚东坡而居，其东又有一溪自东北来，环所庐之坡而注西峡，西峡水自北南下，与此水夹流而合于坡南。此坡居庐颇盛，是为小桥，正西与杜伟山对。遥望杜伟山自西北来，至此南转，其挟臂而抱于西南者，皆湾甸州之境，水亦皆西南流；其北峡与寨盘之顶夹而东出者，皆顺宁之境，水皆东南流。则此山真一方之望，而为顺宁、湾甸之东西界者也。

饭于村家，大雨复至。久而后行，由坡东下，渡北来之溪，小石梁跨之。所谓小者，以别于大溪之桥也。复东南上，隔溪对杜伟山而南，下瞰西峡之底，二流相合，盘壑南去。此山为右甸东第三重东环南下之分支，为锡铅之脉者也。南五里，或穿岭而左，见岭东近峡坠坑，其远峰又环峙而东，又或分而南；穿岭而右，见岭西近峡，西溪盘底，杜伟骈夹。如

是二里，乃坠其南坡，或盘壑西转，或蹶坳东折，或上或下，又五里，有两三家当坳而庐，是为免威哨。于是再上其东坡，则东西壑皆可并睹矣。西壑直逼西麓而长，以杜伟西屏也；东壑遥盘东谷，其下丛沓，而犹不见底。其东北有横浮一抹者，此挟江澜沧而东南之岭也；其正东有分支南抱者，此中垂而为顺下之脉也。从岭渐下，或左或右，岭脊渐狭。四里，始望见东坞有溪，亦盘折其底，与西峡似；而西界外山，自杜伟顶南，其势渐伏，又纡而南，则东转而环其前；东界外山则直亘南向，与东转前环之岭凑。问东西峡水，则合于锡铅之前，而东南当凑峙之峡而去。问顺宁之道，则逾东界之岭而行；有道逾前山南环之岭者，为猛峒道，从猎昔、猛打渡江而至兴隆厂者也。于是从冈脊转东行。其脊甚狭，又二里，西峡之溪直逼南麓下，而东峡溪亦近夹，遂如堵墙上行。又东二里，又东南下者二里，坡尽而锡铅之聚落倚之。此右甸东分支南下第三重之尽处也。其前东西二溪交会，有温泉当其交会之北溪<sub>s</sub>冰边，水浅而以木环其四周，无金鸡、永平之房覆，亦无腾越、左所之石盘，然当两流交合之间而独有此，亦一奇也。

是日下午至驼骑，税驾逆旅，先觅得一夫，索价甚贵，强从之，乃南步公馆，即锡铅驿也。按《旧志》作“习谦”。土人谓出锡与铁，作“锡铅”。返饭于肆，亟南由公馆侧浴于温泉，暮返而卧。

初六日 晨起而饭。其夫至，付钱整担而行；以一饭包加其上，辄弃之去，遂不得行。余乃散步东溪，有大木横其上为桥，即顺宁道也。仍西上公馆，从其西南下西溪，是为猛峒道。有茅茨从北冈上，是为锡铅街子。问得一夫，其

索价亦贵甚，且明日行，遂返邸作记。

初七日 前弃担去者复来，乃饭而同之行。从公馆东向下，涉东溪独木桥，遂东上坡。半里，平行坡上，或穿坳而南，或穿坳而北，南北皆深坑，而路中穿之。东去二里余，沿南崖北转，半里，穿西突之坳，半里，复东逾岭而南，半里，又出南崖上。于是见南壑大开，壑中支条崩叠，木树茸茏，皆出其下，而锡铅南山，其南又叠一支，纡而东南下，以开此壑。所陟山东自东大山分支，西突此冈，为锡铅东锁钥，直西南逼凑南山，水下其中甚束，至此而始出东壑也。瞰南倚北，又二里，见冈北亦嵌为东西坞，闻水声淙淙，余以为即西下锡铅东溪者，而孰知从倚北之岭已分脊，此坞且东南下矣。于是反倚坡北下，共半里而涉一桥，度坞中水，是为孟祐之西溪，其水南出前坞，与锡铅之水合于孟祐之南，所谓孟祐河者也。涧之东，居庐叠出，有坡自北来悬其中，一里，东向蹶其上，当坡而居者甚盛；又东转，再盘一坡，共一里，又有居庐当坡，皆所谓孟祐村矣。此右甸东分支南下第四重之尽处也。于是又见一溪自东坞出，环坞而前，与西溪交盘南壑中。南壑平开，而南抵南山下，锡铅之水，沿其北麓，又破峡东南去，东南开峡甚遥，而溪流曲折其间，直达云州旧城焉。

由村东即循峡北入东坞，一里东下，度峡中桥，其桥东西跨溪上，上覆以亭，桥内大水自东北透峡出，桥外小水自东南透峡出。过桥东向，缘西垂之岭上，其上甚峻，曲折梯危，折而左，则临左峡，折而右，则临右峡，木荫藤翳，连幄牵翠，高下亏蔽，左右叠换，屡屡不已。五里渐平，则或

沿左坡，或沿右坡，或涉中脊，脊甚狭，而左右下瞰者，亦与前无异也。又三里，则从坡右稍下。约一里，陟脊坳而东，又缘坡左上。一里，临南坡之上，于是回望孟祐、锡铅诸山，层环叠绕，山外复见山焉。余初疑锡铅西岭颇伏，何以猛峒之道不西由其坳而南陟其岑 cén 小而高的山。又疑湾甸之界，既东以猛峒，而猛峒以北，杜伟山以南，其西又作何状？至是而遥见西岭，又有崇峰一重臂抱于西。盖枯柯东岭老脊之南度者，一由瓦房哨东度脊西南下，其亘反高，夹永昌之流而南下哈思坳；坳之南其脉犹未尽，故亦登、温板、鸡飞在此脊之西者，犹顺宁属；而其南即东与杜伟山自草房哨度脊者，如椅之交环其臂，其中皆丛沓之山，直下东南，而开峡底于猛峒西坳之伏处，其西正开峡之始，南降三十里而后及猛峒焉。猛峒富庶，以其属湾甸境也。此正西遥望之所及者。而正南则前夹之顶，至是平等，而犹不能瞰其外，正北则本坡自障之；正东即其过脉分支之处，第见南峡之犹自东北环来也。

又东上五里余，坡脊遂中夹为槽。路由槽中行里余，透槽东出，脊乃北转，其下右壑盘沓如初，而左峡又坠南下之坑，故路随脊北转焉。又一里，脊东有峰中突，稍上，有中火之馆，西向倚峰而峙，额曰“金马雄关”，前有两家，即所谓塘报也。铺司、铺兵之类。卖腐以供旅人之饭云，既饭，由馆左又东半里，转而北透一坳。其西峰即中火之馆所倚者，比其后过脉处，与东峰夹成坳。由其中北透半里即东转，挟过脉东峰之北东向下。半里，又临北壑之上，旋入夹槽中，两崖如剖，中嵌仅通三尺，而底甚平。槽上丛木交蔽。半里，有倒而横跨其上者，连两株，皆如从桥下行，又一里，其跨者



巨而低，必伛伏而过焉。槽南阙同“缺”处犹时时见西坠之峡，最后又见槽北之峡犹西坠也。共二里，稍东上，逾脊南转，有架木为门踞岭东者，为白沙铺哨。此南度之脊也，乃右甸东分支南下之第五重。其脉独长。挟西分四支而抱于内，又南度而东南行，与右甸南杜伟山之脊，西夹孟祐河而出于云州旧城西；又与第六重沿澜沧南崖之脊，东夹顺宁河而出于云州旧城东；从此南度，纡而西南，折而东南下，东突为顺宁郡城，又东南而尽于云州旧城焉。

由哨门南向稍下，辄闻水声潺潺，从西南进峡下，即东北坠坑去，而路从其南东向下，犹有夹槽坠其中。二里余，出槽，东行冈脊上，于是见北壑之北，则澜沧南岸之山，纡回东抱而南，为老脊东之第六支，屏亘于顺宁河之东，今谓之东山，即《志》所称某山也。其脊南至云州西南突者，尽于新城西；东北由茅家哨过脉而南者，尽于云州日城所合二水东下而入澜沧处。南壑之南，则即此白沙脊南度东转，为老脊东之第五支，屏亘于顺宁城之西。今谓之西山，即《志》所称某山也。两山夹坞东南去，而顺宁郡城踞其中西山下；西北盘东山之坳，为三台山渡江大道；东南坞尽之隙，则云州在焉。此一川大概也，而川中欹侧同“窄”，不若永昌、腾越之平展云。

从冈平行二里，又稍下一里，前有一峰中道而突，穿其坳而上，约一里，有一二家倚坡东，是为望城关，从东南壑中遂见郡城故也。从此又迤邐下坡，十里，抵坡下。东出大路，两度小桥，上一坡，约二里，入郡城新城之北门。南过郡治前，稍转东街，则市肆在焉。又南逾一坡，出南门，半

里而入龙泉寺，寺门亦东向，其地名为旧城，而实无城也。时寺中开讲甫完，僧俗扰扰，余入适当其斋zhā吃饭，遂饱餐之而停担于内。

初八日 晨起，从殿后静室往叩讲师宣讲佛法的僧侣，当其止静，未晤而出。余时欲趋云州，云州有路可达蒙化。念从此而往，则雇夫尚艰，不若仍返顺宁，可省两日负载。乃以行李寄住持师达周，以轻囊同仆行。达师留候饭。上午，乃出寺前，东随小溪下川中。一里，渡亭桥，循东界山麓南行。三里，稍上一西突之坡，村庐夹道，有普光寺傍东山西向。又东南半里，下涉一小涧，仍南上坡，居庐不绝。已而其山东夹而入，又有小水自东壑来，渡之。又东南逾一坡，共五里，则大溪之水自西而东折，有亭桥名归化。跨之，其水即凤庆河汤汤大矣。由桥南里余，渐西南上东突之坡。上一里，村庐夹道。倚西山东向，有长窑高倚西坡，东下而西上，是为瓦罐窑。由其南再越东突之脊一里余，东南下东出之峡一里，又东南上，循西界山麓南行。再下再上，五里，有一二家倚东突之坡，坡间有小池一方，是为鸭子塘。又东南五里，冈头有村，倚西冈东向，是为象庄，此未改流时土酋猛廷瑞畜象之所也。由其南稍折而下，一里，渡一涧。其涧悬冈东下，其西山环峡复东。南上二里，逾其东突之冈，盘之而西南下。二里，抵西坳下，折而循南冈东上。盘嘴而南，六里，有坊倚路左，其上有村，曰安乐村。又东南四里，稍下，有村倚西坡东向，是为鹿塘。自归化桥渡溪右。循西界山行，其南支峰东突，溪流盘峡中；至鹿塘，其下壑稍盘而开，田塍益盛，村庐之踞东西两山者甚繁，而西坡之鹿塘尤为最云。时日才

下午，前无旅店，遂止邸楼作记。

初九日 平明，饭而行。仍循西界山南行，八里，西界山忽横突而东，大溪乃东北折入峡，有小溪自西南山腋来合。乃舍大溪，溯小溪南半里，东度小溪石桥，又南半里，有村三四家倚南山东坳。由南山蹠西坳而上，一里，南逾东突之脊，有茅屋三楹踞脊间，是为把边关，有两三家傍之居，即西山之东突者，而溪流则绕其东峡而南焉。由关南下峡中，半里，透峡，仍循西山行，复东见溪流自其东破峡南出。又下一里，溪流西南来，路东南临其上。两盘西湾之峡，又稍上，共一里，有村踞路右冈上。又南一里，稍下，再盘西湾，南逾小石东行之脊，遂东南行坡媵间。一里余，又稍上东突之坡，东南盘其嘴。一里余，路分两岐，一东南下峡者，为渡溪往新城道，一西南循岭者，为翁溪往旧城道，盖新城道由溪东峡中行，旧城道由溪西崖半行也。时峡中溪桥已为水涨冲去，须由翁溪涉溪而渡，而水急难涉，不若由旧城东北度桥，迂道至新城，虽绕路十里，而免徒涉之艰焉。时闻扬州尊已入帘去主持乡试，闪知愿书亦不必投，正可从旧城兼收之。

乃由溪西西南循山行，复入坡媵，一里，东南上东突之坡。又南二里，有村倚西山岭上，是为翁溪村。村之南，西界山又环而东突，东界山亦折而东向去，中开东西坞，大溪东盘坞底，平畴夹之。翁溪之村，正东向而下临坞中，有路下涉坞中者，即渡溪往新城道也，由村南循南山东转者，即旧城道也。乃循山东行一里，复东南缘坡上，北瞰坞中溪，南逼坡足，濳而东流。路蹠坡上，甚峻，二里，东登岭头，乃转南行，坞亦随之，南向破峡出。路南行西坡，一里，大溪

纡东南去，路乃南下坡。二里，有数家分庐坞中，是为顺德堡。堡南有山，自西界横度而东突，大溪纡之。路南由其度脊处穿坳而过，半里，抵坳南，辄分峡下。又一里，有峡自南来。盖西大山由坳西直南去，南抵旧城之后，其东余支又北转如掉尾，而中夹为坞，其来颇深，有村庐倚西坡上，二峡合于前，遂东向成流坠峡下。路亦挟北坡东下，随之半里，度峡中小桥，其南则掉尾之支，又横度东突，路复南向其度脊处穿坳而上。一里余，逾岭坳南下，有村在南坞，大溪自马鞍山西，盘西界东突之嘴，循东山南行坞东，路循西麓南行坞西。二里，西界山之南，复一支横障而东，又有数家倚南山，庐间曲路随山东转，溪亦随坞东折。一里余，盘其东突之嘴，大溪亦直捣其下，路与水俱抱之而南。南壑颇开，庐厝交错，黍禾茂盛，半秀半熟，间有刈者。壑中诸庐，函宗地名最大，倚西山而居壑中。一里余及之，由其前东南行厝间，一里余，南从大溪西岸行。二里余，东西两界余支交环于前，而西支回突为尤甚，既东向环而至，中复起一小尖，若当门之标，水由其东裂堑出，路由其西逾坳上，是为顺宁、云州分界。

越脊南下，则其南壑又大开，坡流杂沓于其间。而远山旁午，或斜叠于南，则西大脊自锡铅南盘绕而东者；或夭矫于东，则东界分支，沿澜沧西岸，度茅家哨而南尽于顺江小水者。此其外绕之崇峰也。而近山，则坞北西山之脉，至此南尽于西，为旧城，东山之脉，至此南尽于东，为新城；坞西则西大脊之中，一峰从湾中东突，直临旧城之西；坞南，则西大脊东转之支，又从南大脊之北，先夹一支为近案；坞东，

则东界沿江之支，又从东西转，直抱于新城之前为龙砂。此其内逼之回峦也。然犹近不见壑中诸水，而只见旧城庐落即在南冈；一里及之，亦数百家之聚也。

饭于旧城，乃东向下坡。半里，有大道沿坡西南去者，兴隆厂道也；东北去者，新城道也。于是东北行田塍间。半里，有新墙一围，中建观音阁甚整，而功未就，然规模雄丽，亦此中所未睹也。其处当壑之中两水交会处，目界四达。于是始见孟祐河即绕其东，顺宁河即出其北，遂共会于东北焉。于是西向遥望，有特出而临于西者，即大脊湾中东突之峰；其北开一隙自西北来者，孟祐河所从出也，其南纡一隙向西南峡者，兴隆厂所从逾也。有中界而垂于东者，即沿江渡茅家哨西环之支；其北开一隙，直上而夹茅家哨者，新城所托之坞也；其南进一隙，东叠而注于顺江小水者，诸流所汇之口也。

小憩阁中，日色正午，凉风悠然。僧瀹茗为供。已出围墙北，则顺宁之水，正出当门之壑。循北崖东转，架亭桥其上，名曰砥柱。其水出桥东，绕观音阁后，则孟祐河自西南来合之，东去入水口峡者也。度桥即东上坡。是坡即顺宁东山之支，自澜沧西岸迤迤而来，其东南直下者，过茅家哨；此其西南分支者，至此将尽，结为马鞍山，东下之脉为新城，而此其东南尽处也。登坡里余，下瞰二流既合，盘曲壑底，如玉龙曲折。其北又有一坡东下，即新旧两城中界之砂，夹水而逼于南山者。稍下而上，里余，又越其脊，始望见新城在北峡之口，倚西山东下之脉。又三里，稍下，越一小桥，又半里，抵城之东南角。循城北行，又半里，入云州东门。州

中寥寥，州署东向，只一街当其前，南北相达而已。至时日才过午，遂止州治南逆旅。

云州即古之大侯州也。昔为土知州俸姓，万历间，俸贞学以从逆诛，遂并顺宁，设流官，即以比州属之。州治前额标“钦命云州”四字，想经御定而名之也。今顺宁猛廷瑞后已绝，而俸氏之后，犹有奉祀子孙，岁给八十五金之饩，所赠的谷物或钱财焉。

云州疆界：北至顺宁界止数里，东北至沧江渡八十里为蒙化界，西南逾猛打江二百三十里为耿马界，东至顺江小水一百五十里为景东界，东南至夹里沧江渡二百里亦景东界。

余初意云州晤杨州尊，即东南穷澜沧下流，以《一统志》言澜沧从景东西南下车里，而于元江府临安河下元江，又注谓出自礼社江，由白崖城合澜沧而南。余原疑澜沧不与礼社会，与礼社会者，乃马龙江及源自禄丰者，但无明证澜沧之直南而不东者，故欲由此穷之。前过旧城遇一跛者，其言独历历有据，曰：“潞江在此地西三百余里，为云州西界，南由耿马而去，为渣里江，不东曲而合澜沧也。澜沧江在此地东百五十里，为云州东界，南由威远州而去，为挝龙江，不东曲而合元江也。”于是始知挝龙之名，始知东合之说为妄。又询之新城居人，虽土著不能悉，间有江右、四川向走外地者，其言与之合，乃释然无疑，遂无复南穷之意，而此来虽不遇杨，亦不 $\bigcirc$ 度也。

初十日 平明起饭。出南门，度一小坑桥，即西南循西山坡而行。二里余，渐折而沿其南坑之崖西向上，二里余，南盘崖嘴。此嘴东北起为峰顶，分两丫，即所谓马鞍山也；东

南下为条冈，直扼旧城溪而东逼东山，界两城之间，为旧城龙砂，新城虎砂者也。此乃顺宁东山之脉，由三沟水西岭过脊南下而尽于此者。由此循峰西向北，又二里，始平行峰西。一里，出马鞍峰后，为马鞍岭。有寺倚峰北向，前有室三楹当岭头，为茶房。从岭脊西向峻下，二里始平，又半里及山麓，有涧自东北小峡来，西注顺宁河，此已为顺宁属矣。盖云州北界，新城以马鞍山，旧城以函宗南小尖束水之坳，其相距甚近也。

渡河北上坡，盘北山西麓行，四里，东西崖突夹，顺宁溪捣其中出，路逾其东崖而入。又北一里，其坡西悬坞中，是为花地，其坡正与翁溪村东西遥对，中坠为平坞，则田塍与溪流交络焉。乃西北下坡，半里及坞，又有涧自东北小峡来，西注顺宁溪。路从溪北西向行坞中，三里余，将逼翁溪村之麓，大溪自北峡出，漱西麓而界之，当从此涉溪上翁溪村，出来时道，见溪东有路随北峡入，遂从之。又里余，路渐荒。又里余，坠崖而下，及于溪，即断桥处也。新城之道，实出于此，不由翁溪，从东崖坠流间架桥以渡；自桥为水汨<sup>g</sup>淹没，乃取道翁溪，以溪流平坞间，可揭而涉也。临溪波涌不得渡，乃复南还三里，西渡翁溪。然溪阔而流涨，虽当平处，势犹悬激，抵其中流，波及小腹，足不能定，每一移趾，辄几随波荡去。半晌乃及西岸，复由田塍间上坡。一里，西抵村下大路，乃转而北，即来时道也。循西山蹊坡而下，三里，有岐自峡中来合，即断桥旧境矣，于是随大路又六里，过把边关，淪汤而饭。下坳东北一里余，渡小桥。又一里，复与大溪遇，溯其西崖，北十里而至鹿塘。时才过午，以暑气逼人，

遂停旧主人楼作记。

十一日 由鹿塘三十里，过归化桥。从溪东循东山麓行，五里，入普光寺。余疑以为即东山寺也，入而始知东山寺尚在北。乃复随大路三里，抵南关坡下亭桥，即从桥东小径东北上坡。又二里而东山寺倚东西向，正临新城也。入寺，拾级而上。正殿前以楼为门，而后有层阁，阁之上层奉玉帝，登之，则西山之支络，郡堞之回盘，可平揖而尽也。下阁，入其左庐，有一僧曾于龙泉一晤者，见余留同饭。既饭而共坐前门楼，乃知其僧为阿禄司西北山寺中僧也，以听讲至龙泉，而东山僧邀之饭者。为余言，自少曾遍历挝龙、木邦、阿瓦之地，其言与旧城跛者、新城客商所言，历历皆合。下午乃出寺。一里，度东门亭桥，入顺宁东门。觅夫未得，山雨如注，乃出南关一里，再宿龙泉寺。

十二日 饭于龙泉。命顾仆入城觅夫，而于殿后静室访讲师。既见，始知其即一苇也。为余瀹茗炙饼，出鸡蓼<sup>z ng</sup>植物名松子相饷。坐间，以黄慎轩翰卷相示，盖其行脚中所物色而得者。下午，不得夫，乃迁寓入新城徐楼，与蒙化妙乐师同候驼骑。

十三日 与妙乐同寓，候骑不至。薄暮乃来，遂与妙乐各定一骑，带行囊，期明日行。驼骑者，俱从白盐井驼盐而至。可竟达鸡足，甚便。时余欲从蒙化往天姥岩，恐不能待，止雇至蒙化城止。

十四日 晨起而饭，驼骑以候取盐价，午始发。出北门，东北下涉溪。约二里，过接官亭，有税课司在焉。其歧而西者，即永昌道也。时驼骑犹未至，余先至，坐览一郡形势，而并询其开郡始末。



顺宁者，旧名庆甸，本蒲蛮之地。其直北为永平，西北为永昌，东北为蒙化，西南为镇康，东南为大侯。此其四履之外接者。土官猛姓，即孟获之后。万历四十年，土官猛廷瑞专恣，潜蓄异谋，开府高级武官陈用宾讨而诛之。大侯州土官俸贞与之济逆，遂并雉獠 zhì xiān 伏法治罪之，改为云州，各设流官，而以云州为顺宁属。今迤西流官所莅之境，以腾越为极西，云州为极南焉。

龙泉寺基，即猛廷瑞所居之园也，从西山垂陇东下。寺前有塘一方，颇深而澈，建水月阁于其中。其后面塘为前殿。前殿之右庭中皆为透水之穴，虽小而所出不一。又西三丈，有井一圆，颇小而浅，水从中溢，东注塘中淙淙有声，则龙泉之源矣。前殿后为大殿，余之所憩者，其东庑也，皆开郡后所建。

旧城即龙泉寺一带，有居庐而无雉堞。新城在其北，中隔一东下之涧。其脉亦从西山垂陇东下，谓之凤山。府署倚之而东向。余入其堂，欲观所图府境四止，无有也。

顺宁郡城所托之峡，逼不开洋，乃两山中一坞耳。本坞不若右甸之圆拓，旁坞亦不若孟祐村之交错。其坞西北自甸头村。东南至函宗百里，东西阔处不及四里。

顺宁郡之境，北宽而南狭。由郡城而南，则湾甸、大侯两州，东西夹之，尖若犁头。由郡城而北，西去绕湾甸之北，而为锡铅，为右甸，为枯柯，而界逾永昌之水；东去入蒙化之腋，而为三台，为阿禄，为牛街，而界逾漾备之流；其直北，则逾澜沧上打麦陇，抵旧炉塘北岭，始与永平分界。俱在二百里外，若扇之展者焉。自以云州隶之，而后西南、东

南各抵东、西二江，不为蹙<sup>cù</sup>紧逼矣。

澜沧江从顺宁西北境穿其腹而东，至苦思路之东，又穿其腹而南，至三台山之南，乃南出为其东界，既与公郎分蒙化，又南过云州东，又与顺江分景东。郡之经流也。

郡境所食所燃皆核桃油。其核桃壳厚而肉嵌，一钱可数枚，捶碎蒸之，箍搞为油，胜芝麻、菜子者多矣。

驼骑至，即东下坡，渡北来溪身。以铁索架桥亭于其上，其制仿澜沧桥者，以孔道所因也。度桥东，即北上坡，循东山之麓，北向而登。是时驼骑一群，以迟发疾趋，余贾勇随之。上不甚峻，而屡过夹坑之脊，三里，从脊上西望望城关，只隔一峡也。又北上，两过旁坠之脊，三里，忽随西坡下。转一拗，复一里，越一西突之冈。由其北下，环山为坞，有坪西向而拓，丰禾被腴，即西突之冈所抱而成者。一里，陟坪而北，又下，连越二小溪，皆从东南腋中来下西峡者。其处支流纵横，蹊径旁午，而人居隐不可见。从此复北上五里，有两三家倚冈头，是为二十里哨。登冈东北，平行其脊。一里，复转东向，循冈北崖下。又里余，则有溪自东峡来。余初以为既登冈，历诸脊，当即直上逾东大山，而不意又有此溪中间之也。既下，乃溯流东入峡。半里，其水分两峡出，一西南自冈脊后，一北自大岭过脊处。乃依南麓涉其冈后之流，溯北涧之左，复北向上，盖即两水中垂之坡也。于是从丛木深翳中上，二里，逾一冈，复循南崖之上行。一里余，又穿坳而西，临西崖之上。两崖俱下盘深箐，中翳丛木，而西箐即顺宁北坞大溪源所出矣。又穿夹槽而上半里，循西箐北崖上。西北平行一里，转入北坳。平透坳北一里，其脊南之箐，犹

西坠也。半里，复入夹壁之槽。平行槽中半里，亦有上跨之树。又北一里，稍高，有石脊横槽底，即度脉也。此脊自罗岷山东天井铺南度，迤迤随江西岸，至此为顺宁东山、云州北山，而南尽于顺江小水之口；若罗岷大脊，则自南窝东北折而南，自草房哨而去矣。已出夹槽，东北坠坑而下。一里，即有水自东南腋飞坠下西北坑者，路下循之，与白沙哨之东下者，同一胚胎。又东北陟脊，度脊再上，共三里，有四五家踞冈头，是为三沟水哨。盖冈之左右，下坠之水分三沟，而皆北注澜沧矣。又东北下七里，盘一冈嘴。又下三里，有一二家当路右，是为塘报营。又下三里，过一村，已昏黑。又下二里，而宿于高筒槽。店主老人梅姓，颇能慰客，特煎太华茶昆明产名茶，亦为云南三名茶之一饮予。

十五日 平明，东北下破。坡两旁皆夹深崖，而坡中悬之，所谓高筒诸村庐，又中踞其上。二里，转坡北，下峡中。一里，复转东北，循坡而下。四里，始望见澜沧江流下嵌峡底，自西而东；其隔峡三台山犹为夙<sup>sù</sup>早雾所笼，咫尺难辨。于是曲折北下者三里，有一二家濒江而居，是为渡口。澜沧至此，又自西东注，其形之阔，止半于潞江，而水势正浊而急。甫闻击汰<sup>tì</sup>水波声，舟适南来，遂受之北渡，时驼骑在后，不能待也。

登北岸，即曲折上二里余，跻坡头。转而东行坡脊，南瞰江流在足底，北眺三台山屏回岭北，以为由此即层累而升也。又闻击汰声，则渡舟始横江南去，而南岸之驼骑，犹望之不见。乃平行一里，折而北向逾脊。半里，乃循东崖瞰西坞北向行。二里，始望见三台村馆，在北山之半，悬空屏峙，

以为贾勇可至。又一里，路盘东曲，反渐而就降，又二里，遂下至壑底。壑中涧分二道来，一自西北，一自东北，合于三台之麓，而三台则中悬之，其水由西坞而南入澜沧。乃就小桥渡东北来涧，约一里，即从夹中上跻中悬之坡。曲折上者甚峻，六里，始有数十家倚坡坪而居，是为三台山，有公馆焉。又东北瞰东坞循西崖而上，十二里，蹑南亘之脊，其脊之东西坞，犹南下者。又蹑蹬三里，有坊，其冈头为七碗亭者。冈之东，下临深壑，庐三间缀其上，乃昔之茶庵，而今虚无人矣。又上里余，盘突峰之东。其峰中突，而脊则从北下而度，始曲而东起，故突峰虽为绝顶，其东下之坞，犹南出云。乃踞峰头而饭。其时四山云雾已开，惟峰头犹霏霏酿氤氲气。

由峰北随北行之脊，下坠一里余，乃度脊东突，是为过脉。是山北从老君山南行，经万松岭、天井铺度脊南来，其东之横岭，西之博南二脊，皆绕断于中，惟此支则过此而南尽于泮山。从其北临西壑行，再下再上三里余，有哨房当路，亦虚无栖者。又东北随岭脊下六里，循东坞，盘西岭，又下二里，乃北度峡中小石桥。其水从西峡来，出桥而合于南峡，北从阿禄司东注于新牛街，入漾濞者也。石桥之南，其路东西两岐：东岐即余所从来道，西岐乃四川僧新开，欲上达于过脊者。度桥，即循北坡临南壑东北上。三里，蹑冈头，有百家倚冈而居，是为阿禄司。其地则西溪北转，南山东环，有冈中突而垂其北，司踞其突处。其西面遥山崇列，自北南纡，即万松、天井南下之脊，挟澜沧江而南者；其北面乱山杂沓，中有一峰特出，询之土人，即猛补者后山，其侧有寺，而大

路之所从者。余识之，再瀹汤而饭，以待驼骑。下午乃至，以前无水草，遂止而宿。是夜为中秋，余先从顺宁买胡饼即烧饼一圆，怀之为看月具，而月为云掩，竟卧。

十六日 味爽，饭而北行。随坡平下十里，而下更峻。五里，至坡底，东西二坞水来合而北去，乃度东坞小桥，沿东麓北行坞中。随水三里，又一溪自东峡来，渡其亭桥。又北一里，渡一大溪亭桥，是为猛家桥。水由桥东破峡北出，路从桥北逾冈而上。其冈东馆溪口，有数家踞其上。从其北下，复随溪行西岸，曲折盘坞十二里，有百家之聚踞冈头，东临溪口，是为新牛街。俱汉人居，而地不开洋，有公馆在焉，今以旧街巡司移此，由其北西北下二里，有小江自西而东，即漾濞之下流也，自合江铺入蒙化境，曲折南下，又合胜备江、九渡、双桥之水，至此而东抵猛补者地名，乃南折而环洋山，入澜沧焉。江水不及澜沧三之一，而浑浊同之，以雨后故也。方舟渡之，登北岸，即随江东南行。

半里，随江东北转，遂循突坡而上。二里，登南突之坡，下瞰隔江司，与阿禄司溪出江之口对，江流受之，遂东入峡，路从北山之半，亦盘崖而从之。半里，有一家独踞冈头，南临江坡而居，颇整。又东三里，有削崖高临路北，峭壁间有洞南向，其色斑赭，即阿禄所望北面特出之峰，此其西南隅之下层也。又东四里，有两三家倚冈而居，是为马王箐，江流其前峡中，后倚特出崇峰。东望遥壑中开，东北坳中有管盘峡而下，西与江流合而南去，其东南两峰对峙，夹束如门，而江流由此南出焉。乃瀹汤而饭于村家。由村东北上三里余，兴特出崇峰之南，其下江流峡中，至此亦直南去。又东北二

里，盘其东南之垂支，有两三家踞冈上，是为猛补者，亦哨寨之名也，于是逼特出崇峰东南麓矣。其东下盘壑中回，即东北杪松哨南箐之所下者；其正南江流直去，恰当两门之中。又从门隙遥见外层之山，浮青远映，此乃澜沧江畔公郎之境矣。又东北盘崖麓而上，二里而下。半里，忽涧北一崖中悬，南向特立，如独秀之状，有僧隐庵结飞阁三重倚之。大路过其下，时驼马已前去，余谓此奇境不可失，乃循回磴披石关而陟之，阁乃新构者，下层之后，有片峰中耸，与后崖夹立，中分一线，而中层即覆之，峰尖透出中层之上，上层又叠中层而起。其后皆就崖为壁，而缀之以铁锁，横系崖孔，其前飞甍叠牖屋脊飞翘，窗户重叠洞开，延吐烟云，实为胜地，恨不留被崑<sup>pú</sup>包袱于此，倚崖而卧明月也。隐庵为淪茗留榻，余恐驼骑前去不及追，匆匆辞之出。此岩在特出崇峰东南峡中，登其阁，正南对双突之门。门外又见一远峰中悬，圆亘直上如天柱，其地当与澜沧相近，而不知为何所。隐庵称为钵盂山，亦漫以此岩相对名之耳；又谓在江外，亦不辨其在碧溪江名外，抑在澜沧外也。

由其东又上坡，二里，登东冈。又东北迢迢而上，八里而至杪<sup>su</sup>松哨。是哨乃东来之脊，西度而起为特出崇峰，南尽于碧溪江东北岸，是为顺宁东北尽处，与蒙化分界者也，以岭有杪松树最大，故名。时驼骑方饭于此，遂及之。又随脊东上四里，转而北，登岭头，是为旧牛街。是日街子犹未散，已行八十里矣。此东来度脊之最高处，北望直抵漾濞，其东之点苍，直雄插天半；南望则瓦房突门之峰，又从东分支西绕，环壑于前；西望则特出崇峰，近耸西南，江外横岭诸峰，

遥环西北，亦一爽心快目之境矣。

于是北向随岭下，二里，盘崖转东，循脊北东行，八里，至旧巡司。又东北下二里，盘南壑之上，有路分岐：逾脊北下，想北通漾濞者；正路又东随脊。二里余，逾东岭北下，于是其峡北向坠，即随峡东坡东北行。五里，至瓦葫芦，有数十家倚坡嘴，悬居环壑中。坡东有小水，一自西腋，一自南腋，交于前壑而北去。则此瓦葫芦者，亦山丛水溢之源也。是夜宿邸楼，月甚明，恨无赏<sub>sh</sub> 谿，借酒之侣，怅怅而卧。

十七日 味爽，饭而行，即东下坡。一里，渡西来小水，循北山而东。半里，南来小水与之合，同破峡北去，路亦随之，挟山北转，一里，有亭桥跨其溪，曰广济。渡而东，循东麓北行二里余，有峡自西山来合。又北五里，北壑稍开，水走西北峡去；又有一水自东峡来合，其势相埒，即溯之入。东行里余，有小桥架其上，北度之。复循北坡东上半里，溯溪北转二里余，转而东一里余，有数十家倚北山而居，是为鼠街子。峡至是东西长亘，溪流峡底，路溯北崖。北崖屡有小水挂峡而下，路东盘之，屡上屡下。十里，逾坡东降，东峡稍开，盘北崖之纡，盖北崖至是稍逊，而南障之屏削尤甚也。东三里，其溪一自北来，一自南坠，而东面则横山障之，路乃折而溯北来之溪。二里稍下，一里余，涉溪东岸，复溯溪北行。半里，溪仍两派，一西北来，一东来，乃折而从东来者上。半里，有数家倚坡间，是为猪矢河哨。“猪矢”乃土音。此处为诸河之始，恐是“诸始河”也。其处山回峡凑，中进垂坡：一岐直北逾岭者，为漾备道；一岐逾坡东北去者，为炉塘道；惟东向随峡上者，为蒙化大道。乃东上三里，稍随一北曲之湾。

湾中有小水南坠其侧，岐径缘之而北，此非漾备，即下关捷径，惜驼骑不能从也。又东随大道上，或峻或平，皆瞰南壑行，五里，乃逾岭脊。脊稍中坳，乃东北自定西岭分支，西度为甸头山，又分两支：一支北转，挟洱水北出苍山后，一支南下，亘为蒙化西夹之山，而此其脊出。脊东即见大坞自北而南，其东界山与此脊排闥相对；而北之甸头山，则中联而伏，其外浮青高拥者，点苍山也；南之甸尾，阳江中贯，曲折下坠，而与定边接界焉。蒙化郡城已东伏平川之中，而不即东下也。

从岭脊平行而南半里，其脊之盘礴西去者，杪松、猛补者之支所由分；旁午东出者，郡城大路随之下。始由峡中坠者二里，即随北坡下者三里，又从坡脊降者五里，于是路南之峡。坠而愈开，路北之峰，断而复起。其峰自西脊下垂至是，屡伏屡耸，若贯珠而下，共四五峰，下至东麓，而阳江之水，自城西西曲而朝之，亦一奇也。路从其南连盘二峰，则南坞大开，有数家倚南山下，而峡中皆环塍为田。又东一里，乃转北。穿一东突峰后而透其坳。此峰即连珠下第五峰尽于东麓者，其上诸峰，皆随下而循其南，至此峰独中穿而逾其北。此处拟有神皋 gāo 水边高地 蕴结，而土人不识，间有旁缀而庐者，皆不得其正也。挟突峰之北而下，半里至麓。又东半里，则阳江自东来，抵山而南转去。路溯江北岸东行，半里，有三巩石桥南架江上。逾桥南，复东一里，入蒙化西门。一里余，竟城而抵东门，内转半里，过等觉寺，税驾于寺北之冷泉庵，即妙乐师栖静处。中有井甚甘冽，为蒙城第一泉，故以名庵。



蒙化城甚整，乃古城也，而高与洱海相似。城中居庐亦甚盛，而北门外则闾阖皆聚焉。闻城中有甲科三四家，是反胜大理也。北门外有卖饼者三四家，想皆中土人。其制酷似吾乡“眉公饼”，但不兼各味耳，即省中亦不及。

蒙化土知府左姓，世代循良，不似景东桀骜 jī'è' ào 倔强，其居在西山北坞三十里。蒙化有流官同知一人，居城中，反有专城之重，不似他土府之外受酋制，亦不似他之流官有郡伯上压也。蒙化卫亦居城中，为卫官者，亦胜他卫，盖不似景东之权在土酋，亦不似永昌之人各为政也。

蒙化疆宇较蹙，其中止一川，水俱西南下澜沧者，以定西岭南脊之界其东也。

定西岭从大脊分支，又为一东西之界，其西则蒙化、顺宁、永昌，其东则元江、临安、澱 chéng 同“澄”江、新化及楚雄。脊南之州县水，皆从是岭而分，南龙大脊虽长，此亦南条第一支也。至脊西之大理、剑川、兰州，脊东之寻甸、曲靖，虽在其北为大脊所分，而定西实承大脊而当其下流，谓非其区域所判不可也。

蒙化有四寺，曰天姥 m、竹扫、降龙、伏虎，而天姥之名最著，在西北山坞间三十五里。余不及遍穷，欲首及之。

十八日 从冷泉庵晨起，令顾仆同妙乐觅驼骑，期以明日行。余亟饭，出北门，策骑为天姥游，盖以骑去，始能往返也。北二里，由演武场后西北下，约一里，渡一沟，西北当中川行。五里，过荷池。又北一里，过一沟。又西北三里，则大溪自东曲而西流，北涉之。四里，盘西山东突之嘴，其嘴东突，而大溪上流，亦西来逼之，路盘崖而北，是为蒙

化、天姥适中处。又北二里，过西山之湾，又北二里，再盘一东突之嘴。又过西湾三里，其东突之嘴更长。逾其坳而北，有岐西向入峡，其峡湾环西入，内为土司左氏之世居。天姥道由坳北截西峡之口，直度北去。约三里，又盘其东突之嘴，于是居庐连络，始望见天姥寺在北坞之半回腋间，其山皆自西大山条分东下之回冈也。又三里，有一圆阜当盘湾之中，如珠在盘，而路萦其前。又北三里，循坡西北上，一里而及山门，是为天姥崖，而实无崖也。其寺东向，殿宇在北，僧房在南。山门内有古坊，曰“云隐寺”。按《一统志》，巃岷图山在城西北三十五里，蒙氏龙伽独自哀牢将其子细奴逻居其上，筑巃岷图城，自立为奇王，号蒙舍诏，今上有浮屠及云隐寺。始知天姥崖即云隐寺，而其山实名巃岷图也。其浮屠在寺北回冈上，殿宇昔极整丽，盖土司家所为，今不免寥落矣。时日已下午，亟饭而归。渡大溪，抵荷池已昏黑矣。入城，妙乐正篝灯相待，乃饭而卧。

十九日 妙乐以乳线赠余。余以俞禹锡诗扇，更作诗赠之。驼骑至，即饭而别，妙乐送出北门。仍二里，过演武场东。又北循东麓一里，有岐分为二：一直北随大坞者。为大理、下关道；一东向入峡逾山者，为迷渡、洱海道。乃从迷渡者东向上。五里，涉西下之涧，于是上跻坡。二里，得坪，有数家在坪北，曰阿儿村。更蹶坡直上五里，登坡头，平行冈脊而南度之。此脊由南峰北度而下者，其东与大山夹为坑，北下西转入大川，其西则平坠川南，从其上俯瞰蒙城，如一甌脱边境上守望的土屋也。又北倚坡再东上三里，有三四家当脊而居，是为沙滩哨。脊上有新建小庵，颇洁。又蹶脊东

上二里，盘崖北转，忽北峡骈峙，路穿其中，即北来东度而南转之脊也，是为龙庆关。透峡，即随峡东坠，石骨嶙峋。半里，稍平。是脊北自定西岭南下，东挟白崖、迷渡之水，为礼社江，南由定边县东而下元江；西界蒙化甸头之水，为阳江，南由定边县西而下澜沧，乃景东、威远、镇沅阳江并未流入澜沧江，此为徐霞客引明《一统志》所致诸郡州之脉所由度者也。东向下者四里余，有数家居峡中，是为石佛哨，乃饭。

又三里，有三四家在北坡，曰桃园哨。于是曲折行峡中，随水而出，或东或北。不二里，辄与峡俱转，而皆在水左。如是十里，再北转，始望见峡口东达川中，峡中小室累累，各就水次，其瓦俱白，乃磨室也，以水运机，磨麦为面，甚洁白，乃知迷渡川中，饶稻更饶麦也。又二里，度桥，由溪右出峡口，随山南转半里，乃东向截川而行。其川甚平拓，北有崇山屏立，即白崖站也，西北有攒峰横亘而南。即定西岭南度之脊也。两高之间，有坳在西北，即为定西岭。逾岭而西，为下关道，从坳北转，为赵州道。余不得假道于彼，而仅一涉礼社上流，揽迷渡风景，皆驼骑累之也。东行平堤三里，有围墙当路，左踞川中，方整而甚遥，中无巨室，乃景东卫贮粮之所，是曰新城。半里，其墙东尽，复行堤上三里，有碑亭在路右，乃大理倅<sup>cu</sup>副职王君署事景东，而卫人立于此者。又东半里，有溪自北而南，架木桥于上，水与溪形俱不大，此即礼社之源，自白崖定西岭来，南注定边，下元江，合马龙，为临安河，下莲花滩者也。时川中方苦旱，故水若衣带。从此望之，川形如犁尖，北拓而南敛，东西两界山，亦北高而南伏，盖定边、景东大道，皆由此而南去。又东半里，

入迷渡之西门。其墙不及新城之整，而居庐甚盛，是为旧城，有巡司居之。其地乃赵州、洱海、云南县、蒙化分界，而景东之屯亦在焉。买米于城。出北门，随墙东转一里，有支峰自东南绕而北，有小浮屠在其上。盘其嘴入东坞中，又一里，其中又成一小壑，曰海子。有倚山北向而居者，遂投之宿。

二十日 平明，饭而行。又东一里，入峡，其中又成一小壑。二里，随壑北转，渐上坡。再上再平，三里，逾岭头，遵冈北行。又三里，有村在西坡腋间，为酒药村。又北循坡行，其坡皆自东而西向下者，条冈缕缕，有小水界之，皆西出迷渡者。再下再上约十里，有卖浆者庐冈头，曰饭店，有村在东山脚下，曰饭店村。又北逾一冈，二里，坡西于是有山，与东坡夹而成峡，其小流南下而西注迷渡。路乃从峡中溯之北，二里余，转而东北上，二里余，陟而逾其坳。此乌龙坝南来大脊，至此东度两转，而峙为水目者也。脊颇平坦，南虽屡升降坡间，而上实不多，北下则平如兜，不知其为南龙大脊。余自二月十三从鹤庆度大脊而西，盘旋西南者半载余，乃复度此脊北返，计离乡三载，陟大脊而东西度之，不啻如织矣！

脊北平下半里，即清华洞，倚西山东向。再入之，其内黄潦盈漭，及于洞口。余去年腊月十九日，当雨后，洞底虽泞，而水不外盈，可以深入；兹方苦旱，而水当洞门，即外台亦不能及，其内门俱垂垂浸水中，止此穿一隙，其上亦透重光，不如内顶之崇深也。稍转而北，其上窆即黑暗而穷，其下门俱为水没，无从入中洞也。此洞昔以无炬不能深入，然犹践泞数十丈，披其中透顶之扃，兹以张望门而止，不知他

日归途经此，得穷其蕴藏否也。

出洞，北行半里，逾岭即西向白崖大道，仍舍之而北。二里，有池一方，在西坡下，其西南崖石嶙峋，亦龙潭也。又北一里，过一村聚，村北路右有墙一围，为杨土县之宅。又北一里，即洱海卫城西南隅。从西城外行半里，过西门，余昔所投宿处也。又随城而北半里，转东半里，抵北门外，乃觅店而饭。先是余从途中，见牧童手持一鸡萸，甚巨而鲜洁，时鸡萸已过时，盖最后者独出而大也。余市之，至是淪汤为饭，甚适。

洱海往鸡山道，在九鼎、梁王二山间，余昔所经者，骑夫以家在莽甸，故强余迂此。盖洱海卫所环之坞甚大，西倚大脊崇冈，东面东山对列，东南汇为青龙海子，破峡而绕小云南驿为水口，其南即清华洞前所逾南坳。其北即淪王山东下之支，平伏而横接东山者，自洱海北望，以为水从此泄，而不知反为上流。余亦欲经此验之，于是北行田塍间，西瞻九鼎道，登缘坡，在隔涧之外数里也。六里，抵梁王山东支之南，有寺在其西腋，南向临川，曰般若寺。路乃东向逾冈，一里余，有村庐倚西山而居，曰品甸。由其东一里余，再北上坡，乃一堤也。堤西北山回壑抱，东南积水为海，于时久旱，半已涸矣。从堤而东半里，一庙倚堤而北悬海中，为龙王祠。又东半里转北，堤始尽。复逾东突之坡，一里，复见西腋尚蟠海子支流。平行岭脊，又北三里，则东峡下坠，遥接东山，腋中有水盈盈，则周官些海子也。其北则平冈东度，而属于东山，此海实青龙海子之源矣。梁王之脉，由此东度，不特南环为洱城东山，即莽甸北宾川东大山崇窿，为铁索箐、红

石崖者，皆此脊绕莽甸东而磅礴之。余夙闻洱城北有米甸、禾甸、莽甸之名，且知青海子水经小云南随川北转，经胭脂坝，合禾、米诸甸水而北入金沙，意此脊之北，莽甸水亦东北流。至此乃知其独西北出宾川昔，始晤此脊自□□山南度为□□□山而尽于小云南，北界于莽甸之东，耸宾川东山而尽于红石崖金沙江岸，脊北盘壑是为莽甸，与禾、米二甸名虽鼎列，而水则分流焉。从岭上转西北一里，随北坞下，三里而至坞底。直北开一坞，其北崇山横亘，即斜蹇于宾川之东而雄峙者；西界大山，即梁王山北下之支；东界大山，即周官些北冈东度之脊，所转北而直接横亘崇山者。从岭上观之，东西界仅与脊平，至此而岩岩直上，其所下深也。坞中村庐累落，即所谓莽甸。度西南峡所出涧，稍北上坡，又一里而止于骑夫家。下午热甚，竟宿不行。

二十一日 平明，饭而行，骑夫命其子担而随。才出门，子以担重复返，再候其父饭，仍以骑行，则上午矣。北向随西山之麓，五里，有一村在川之东，为海子。村当川洼处，而实非海也，第东山有峡向之耳。渐转西北，五里，西山下复过一村。又四里，有数十家倚西山而庐，其前环堤积水，曰冯翊村，其北即崇山横障之麓。川中水始沿东山北流，至是西转，漱北山而西，西山又北突而扼之，与北麓对峙为门，水由其中西向破峡去，路由其南西向逾坳入，遂与水不复见，盖北突之嘴，夹水不可行，故从其南披隙以逾之也。由冯翊村北一里，至此坳麓，乃西向盘崖历壑。山雨忽来，倾盆倒峡，浹地交流。二里，转西南盘崖上，又一里，转西北，遂躡石坡，里余，升冈头。有岐西向逾坳者，宾居道也；北

向陟冈者，宾川道也，乃北上半里，遂登岭头。于是西瞰大川，正与宾居海东之山，隔川遥对，而川之南北，尚为近山所掩，不能全睹，然峰北莽甸之水，已透峡西出，盘折而北矣。

乃西北下山。一里余，骑夫指北峰夹冈间，为铁城旧址，昔土酋之据以为险者。盖梁王山北尽之支，北则莽甸水界为深堑，南则从峰顶又坠一坑环之，此冈悬其中，西向特立，亦如佛光寨恃险一女关之意也，非邹中丞应龙芟除诸巢，安得此宁宇乎！又下里余，渡坠坑之水，乃循东山北行。又三里，抵莽甸水所出口。其水分衍漫流，而北随之，或行水中，或趋磧<sup>q</sup>冰边浅石滩上，或涉水左，或涉水右，茫无正路。四里，乃上东麓，始有路北向。循麓行六里，望路西有巩桥当川之中，则大理由宾居来大道。有聚落在桥西，是为周官营。从其东直北三里，一小坊在冈上，过之，始见宾川城。又北一里，过南薰桥，入其南门。行城中，北过州治前，约一里，出北门饭，市肉以食。

北一里，过小冈坊，西北下坡，一里，抵川中涧。其北有巩桥五洞，颇整，以涧水仅一衣带，故不由桥而越涧。又西北二里余，遂抵西山东突之嘴。盘之北，又二里，有路自西南逾岭坳来合，叫余昔从梁王山来者。其北有村庐倚西峰下，是为红帽村，余昔来饭处也。从村后随西山北行四里。西山开小峡，于是路分为二，遂西向入峡。一里，涉小涧北上，一里，登冈头，过一坊，复西北行。二里，西逾冈脊，望见南山自西屏列而东，是排沙北界之山，西自海东，东抵宾居，南与大脊乌龙坝山并夹者，土人称为北山，而观音箐在其北

坞。其西北濒洱海，为鲁摆山，则三涧门所来之脊，又东挟上、下仓之水，而北出拈花寺南桥下者也。从冈头又西北行三里，稍下，有水自西南来，有亭桥北跨之，是为干果桥。北有数家倚冈，余昔之所宿，而今亦宿之。干果北有一尖峰，东向而突，亭亭凌上，盖西南自鲁摆海东之脊，分支东北上，为上、下仓、观音箐分界，下为炼洞、干果二溪中垂，亦鸡山东第一水口山也。

二十二日 平明，饭而行。西北三里余，涉一小溪，又上里许，抵尖峰下。循其东崖而北，一里，随崖西转，遂出峰北。于是北坞自西而东，即鸡山之水，自炼洞而东下牛井街，合宾川而北者也。路随南崖西向下，二里，有村在路旁，上有坊，曰“金牛溢井”，土人指溪北村旁，有石穴为金牛溢处，而街则在其外。又西盘峡陟坡，二里，下渡一小水，复西北上。再下再上，五里，登一冈头，皆自南而北突者。又二里，稍下，过“广甸流芳”坊。又北一里，于是村庐相望，即炼洞境矣。南倚坡，北瞰坞，又二里，过公馆街，又北一里，过中谿庄。李中谿公以年老，炼洞米食之易化，故置庄以供餐。鸡山中谿公有三遗迹：东为此庄，西桃花箐下有中谿书院，大顶之侧礼佛台有中谿读书处。又北上冈一里，茅舍累累布冈头，是为炼洞街子。又北半里，过“炼法龙潭”坊。又北里余，稍下，过一桥，有数家倚西山坞中，前有水一塘，其上有井，一小亭覆之，即龙潭也，不知炼法者为谁矣。村北有巨树一株，根曲而出土上五六尺，中空，巩而复倒入地中，其下可通人行。于是又西北二里，逾一坡，又西北一里余，过茶庵。又西北下涉一坑，一里，涉坑复上，乃循北山之环腋而西上。一里余，瞰其南壑，



中环如规，而底甚平。又西上一里，遂分两岐，北向逾岭为鸡山道。乃北上行岭头二里，复西折而下。下二里余，有峡自西南来，其底水破峡东北出，即下仓海子水所由注牛井者，有亭桥跨之，是鸡山东第二水口山也。渡桥西，复北上坡。折而南，盘西峡而北一里余，循峡西北上，又里余，有峭当岭头，从此平行直南，乃下仓道。逾岭北下一里，则拈花寺东向倚西山，居环壑中，乃入而饭。既饭，雨至，为少憩。遂从寺左转而西上，一里余，逾一北突之岭，有坊曰“佛台仰止”，始全见鸡山面目。顶耸西北，尾掉东南，高悬天际，令人神往。

逾脊西下，即转而北，一里，下涉北坠之峡。又半里，西逾一北突之坳。坳南岐有坊倚坡，此白石崖东麓坊也，余昔来未及见，故从其西麓之坊，折而东上。过坳复西向，循大路趋里余，过白石崖西坊。又西里余，有岐稍下，则鸡山前峡之溪，东向而入牛井街，合宾川溪北向桑园而下金沙矣。溪有小亭桥跨其上，过桥北，骑夫东转北上而向沙址，余西向溯溪，欲寻所谓河子孔者。时水涨，浊流奔涌，以为不复可物色。遇一姬，问之，指在西南崖下，而沿溪路绝，水派横流，荆棘交翳。或涉流，或践莽，西二里，忽见一亭桥跨溪上，其大倍于下流沙址者，有路自北来，越桥南，即循南山东向，出白石崖前，乃登山官道。始知沙址小桥乃捷径，而此桥即洗心桥也，河子孔即在桥南石崖下。其石横卧二三丈，水由其下北向溢出，穴横长如其石，而高不及三尺，水之从中溢者甚清，而溪中之自桥西来者，浑浊如浆。盖桥以西水从二派水的支流来：一北来者，瀑布峡中，与悉檀、龙潭二水

所合；一西来者，桃花箐东下之流。二派共会桥西，出桥东，又会此孔中清派，此鸡山南涧之上流也。孔上有神祠。其南崖之上，更有静室。于是随北来大路，上“灵山一会坊”。

二里，至坊下，即沙址西来路所合者。其西南隔涧，有寺踞坡麓，为接待寺。此古刹也，在西第一支东尽之麓，鸡山诸刹，山路未辟，先有此寺，自后来者居上，而此刹颓矣。时余不知骑仆前后，徘徊一里，渐随溪东岸而上。其东峰下临，即东第三支回环之岭，新构塔基于其上，中与大士阁中第二支相对成峡，而路由其下者也。又北一里，盘坡稍上，过报恩寺。寺为东第三支山麓之首刹，亦如接待之在西支之首。惟中第二支，其麓为两溪交会处，夹尖无刹可托，其上即大士阁中临之而已。从报恩西又北一里，有桥西跨涧上。度桥，循大士阁东麓北向上半里，有岐西南盘岭者，大士阁大道也；直北临东溪西崖而入者，悉檀、龙潭道也。问驼骑已先向龙潭，余随之。一里，又东度桥，从涧东蹊峻上，其上趾相叠，然巨松夹陇，翠荫飞流，不复知有登陟之艰也。又二里，转龙潭上，半里而入悉檀寺。时四长老俱不在，惟纯白出迎。乃税驾北楼。回忆岁初去此，已半载余矣。

## 滇游日记十三

己卯(公元1639年)八月二十三日 雨浹日 jiá整天, 憩悉檀。

二十四日 复雨, 憩悉檀。

二十五日 雨仍浹日。下午, 弘辨师自罗川、中所诸庄回, 得吴方生三月二十四日书。乃丽江令人持余书往邀而寄来者。弘辨设盒夜谈。

二十六日 日中雨霁, 晚复连绵。

二十七日 霁, 乃散步藏经阁, 观丁香花。其花娇艳, 在秋海棠、西府海棠之间, 滇中甚多, 而鸡山为盛。折插御风球。时球下小截, 为驼夫肩负而损, 与上截接处稍解。余姑垂之墙阴, 以遂其性。“御风”之意, 思其悬崖飘飏而名之也。

二十八日 霁甚。下午, 体极自摩尼山回, 与摩尼长老复吾俱至。素餐极整, 设盒夜谈。

二十九日 为弘辨师诞日, 设面甚洁白。平午, 浴于大池。余先以久涉瘴地, 头面四肢俱发疹块皮肤上出现的病变斑块, 累累丛肤理间, 左耳左足, 时时有蠕动状。半月前以为虱也, 索之无有。至是知为风, 而苦于无药。兹汤池水深, 俱煎以药草, 乃久浸而薰蒸之, 汗出如雨。此治风妙法, 忽幸而值之, 知疾有瘳 chū 病愈机矣。下午, 艮一、兰宗来。体师更以所录山中诸刹碑文相示, 且谋为余作揭转报丽江。诸碑乃丽江公

先命之录者。

九月初一日 在悉檀。上午，与兰宗、艮一观菊南楼，下午别去。

初二日 在悉檀，作记北楼。是日体极使人报丽江府。

初三日、初四日 作记北楼。

初五日 雨浹日。买土参洗而烘之。

初六日、初七日 浹日夜雨不休。是日体极邀坐南楼，设茶饼饭。出朱按君泰贞、谢抚台存仁所书诗卷，并本山大力、本无、野愚所存诗跋，程二游名还，省人。初游金陵，永昌王会图诬其骗银，钱中丞逮之狱而尽其家。云南守许学道康怜其才，私释之，进入山中。今居片角，在摩尼东三十里。诗画图章，章他山、陈浑之、恒之诗翰，相玩半日。

初八日 雨霁，作记北楼。体极以本无随笔诗稿示。

初九日 霁甚。晨饭，余欲往大理取所寄衣囊，并了苍山、洱海未了之兴。体极来留曰：“已着使特往丽江。若去而丽江使人来，是诳之也。”余以即来辞。体极曰：“宁俟其信至而后去。”余从之，遂同和光师穷大觉来龙。

从寺西一里，渡兰那寺东南下水，过迎祥、石钟、西竺、龙华，其南临中谿，即万寿寺也，俱不入。西北约二里，入大觉，访遍周。遍周闲居片角庄，月终乃归。遂出，过锁水阁，于是从桥西上，共一里至寂光东麓。仍东过涧，从涧东蹶大觉后大脊北向上。一里余，登其中冈，东望即兰那寺峡，西望即水月庵后上烟霞室峡也。又上里余，再登一冈。其冈西临盘峡，西北有瀑布悬崖而下，其上静庐临之，即旃檀林也。东突一冈，横抱为兰陀后脊，冈后分峡东下，即狮子林

前坠之壑也。于是岐分岭头：其东南来者，乃兰那寺西上之道；东北去者，为狮林道；西北盘崖而上者，为旃檀岭也；其西南来者，即余从大觉来道也。始辨是脊，从其上望台连耸三小峰南下，脊两旁西坠者，南下为瀑布而出锁水阁桥；东坠者，南下合狮林诸水而出兰那寺东。是东下之源，即中支与东支分界之始，不可不辨也。余时欲东至狮林，而忽见瀑布垂绡，乃昔登鸡山所未曾见，姑先西北上。于是愈上愈峻，路愈狭，曲折作“之”字而北者二里，乃西盘望台南嘴。此脊下度为大觉正脊，而东折其尾，为龙华、西竺、石钟、迎祥诸寺，又东横于大龙潭南，为悉檀前案，而尽于其下。此脊当鸡山之中，其脉正而雄，望台初涌处，连贯三珠，故其下当结大觉，为一山首刹，其垂端之石钟，亦为开山第一古迹焉。然有欲以此山作一支者，如是则塔基即不得为前三距之一，而以此支代之。但此支实短而中缩，西之大土阁，东之塔院，实交峙于前，与西支之传衣寺岭鼎足前列。故论支当以寂光前引之冈为中，塔基上拥之脊为东，而此脉之中缩者不与，论刹当以大觉中悬为首，而西之寂光，乃其辅翼，东之悉檀，另主东盟，而此寺之环拱者独尊。故支为中条附庸，而寺为中条冠冕，此寺为中条重，而中条不能更寺也。嘴之西有乱砾垂峡，由此北盘峡上，路出旃檀岭之上，为罗汉壁道；由此度峡西下，为旃檀中静室道，而瀑布则层悬其下，反不能见焉。

乃再度峡西崖，随之南下。一里，转东岐，得一新辟小室。问瀑布何在？其僧朴而好事，曰：“此间有三瀑：东箐者，最上而小；西峡者，中悬而长；下坞者，水大而短。惟中悬

为第一胜，此时最可观，而春冬则无有，此所以昔时不闻也。”老僧牵衣留待瀹茗，余急于观瀑，僧乃前为导。西下峻级半里，越级湾之西，有小水垂崖前坠为壑，而路由其上，南盘而下。又半里，即见壑东危崖盘耸，其上一瀑垂空倒峡，飞喷迢遥，下及壑底，高百余丈，摇岚曳石，浮动烟云。虽其势小于玉龙阁前峡口瀑，而峡口内嵌于两崖之胁，观者不能对峡直眺，而旁觑倒瞰，不能竟其全体；此瀑高飞于穹崖之首，观者隔峡平揖，而自颞<sup>s ng</sup>额头及趾，靡<sup>m</sup>不有所遗。故其跌宕之势，飘摇之形，宛转若有余，腾跃若不及，为粉碎于空虚，为贯珠于掌上，舞霓<sup>n</sup>彩虹裳色彩绚烂而轻盈飘曳的长裙而骨节皆灵，掩蛟绡而丰神独迥，不由此几失山中第一胜矣！

由对峡再盘西嘴，入野和静室。门内有室三楹甚爽，两旁夹室亦幽洁。其门东南向，以九重崖为龙，即以本支旃檀岭为虎，其前近山皆伏；而远者又以宾川东山并梁王山为龙虎，中央益开展无前，直抵小云南东水盘诸岭焉。盖鸡山诸刹及静室俱南向，以东西二支为龙虎，而西支之南，有香木坪山最高而前巩，亦为虎翼，故藉之为胜者此，视之为崇者亦此；独此室之向，不与众同，而此山亦伏而不见，他处不能也。野和为克新之徒，尚居寂光，以其徒知空居此。年少而文，为诗虽未工，而志甚切，以其师叔见晓寄诗相示，并已稿请正，且具餐焉。见晓名读彻，一号苍雪，去山二十年，在余乡中峰，为文湛持所推许，诗翰俱清雅。问克新向所居精舍寺院异名，意为清心修行之所，尚在西一里，而克新亦在寂光。乃不西，复从瀑布上，东盘望台之南。二里东，从其东胁见一静室、其僧为一宗，已狮林西境矣。室之东，有水喷小峡中，南下涉之。又东即体

极静室，其上为标月静室。其峡中所喷小水，即下为兰那东涧者，此其源头也。其上去大脊已不甚遥，而崖间无道，道由望台可上，至是已越中支之顶而御东支矣。

由此而东半里，入白云静室，是为念佛堂。白云不在。观其灵泉，不出于峡而出于脊，不出崖外而出崖中，不出于穴孔而出于穴顶，其悬也，似有所从来而不见，其坠也，似不假灌输而不竭，有是哉，佛教之神也于是乎征矣。何前不遽出，而必待结庐之后，何后不中止，而独擅诸源之先，谓之非“功德水”可乎？较之万佛阁岩下之漭穴，霄壤异矣。又东一里，入野愚静室，是为大静室。浹谈半晌。西南下一里，饭于影空静室。与别已半载，一见把臂，乃饭而去。从其西峡下半里，至兰宗静室。盖狮林中脊，自念佛堂中垂而下，中为影空，下为兰宗两静室，而中突一岩间之，一踞岩端，一倚岩脚，两崖俱坠峡环之。岩峙东西峡中，南拥如屏。东屏之上，有水上坠，洒空而下，罩于嵌壁之外，是为水帘。西屏之侧，有色旁映，傅粉成金，焕乎层崖之上，是为翠壁。水帘之下，树皆偃侧，有斜蹇如翅，有横卧如虬，更有侧体而横生者。众支皆圆，而此独扁，众材皆奋，而此独横，亦一奇也。

兰宗遥从竹间望余，至即把臂留宿。时沈莘野已东游，乃翁偶不在庐，余欲候晤，遂从之。和光欲下山，因命顾奴与俱，恐山庐无余被，怜其寒也。奴请匙钥，余并箱筐者与之，以一时解缚不便也。奴去，兰宗即曳杖导余，再观水帘、翠壁、侧树诸胜。既暮，乃还其庐。是日为重阳，晴爽既甚，而夜月当中峰之上，碧落如水，恍然群玉山头也。

初十日 晨起，问沈翁，犹未归。兰宗具饭，更作饼食。余取纸为狮林四奇诗畀之。水帘、翠壁、侧树、灵泉。见顾仆不至，余疑而问之。兰宗曰：“彼知君即下，何以复上？”而余心犹怏怏不释，待沈翁不至，即辞兰宗下。才下，见一僧仓皇至，兰宗尚随行，讯其来何以故。曰：“悉檀长老命来候相公者。”余知仆遁<sub>b</sub> 逃亡矣。再讯之。曰：“长老见尊使负包囊往大理，询和光，疑其未奉相公命，故使余来告。”余固知其逃也，非往大理也。遂别兰宗，同僧亟下。五里，过兰那寺前幻住庵东，又下三里，过东西两涧会处，抵悉檀，已午。启篋而现，所有尽去。体极、弘辨欲为余急发二寺僧往追，余止之，谓：“追或不能及。及亦不能强之必来。亦听其去而已矣。”但离乡三载，一主一仆，形影相依，一旦弃余于万里之外，何其忍也！

十一日 余心忡忡。体极恐余忧悴<sub>a</sub> 忧伤，命其侄并纯白陪余散行藏经楼诸处。有圆通庵僧妙行者，阅《藏》楼前，瀹茗设果。纯白以象黄数珠<sub>即今珠见示。</sub>象黄者，牛黄、狗宝之类，生象肚上，大如白果，最大者如桃，缀肚四旁，取得之，乘其软以水浸之，制为数珠，色黄白如舍利，坚刚亦如之，举物莫能碎之矣。出自小西天<sub>即今印度</sub>，彼处亦甚重之，惟以制佛珠，不他用也。又云，象之极大而肥者乃有之，百千中不能得一，其象亦象中之王也。坐楼前池上征迦叶事，取《藏经》中与鸡山相涉者，摘一二段录之。始知《经》言“迦叶守衣入定，有四石山来合”，即其事也，亦未尝有鸡足名。又知迦叶亦有三，惟迦叶波名为摩诃迦叶。“摩诃”，大也，余皆小迦叶耳。是晚，鹤庆史仲□自省来。史乃公子，省试下第未通过归，登山自遣。

十二日 妙行来，约余往游华严，谓华严有老僧野池，乃月轮之徒，不可不一晤，向以坐关龕中，以未接颜色为怅。



昔余以岁首过华严，其徒俱出，无从物色。余时时悼月公无后，至是而知尚有人，亟饭而行。和光亦从。西一里，逾东中界溪，即为迎祥寺，于是涉中支界矣。又一里余，南逾锁水阁下流水登坡，于是涉中支脊矣。西北溯脊一里，过息阴轩。又循瀑布上流，西北行里余，渡北来之溪，于是去中支涉西支界矣。又北里余，西涉一峡溪，再上一西来小支之嘴，登之西北行。一里，又西度亭桥，桥下水为华严前界水，上下俱有桥，而此其下流之渡桥。内峡中有池一圆，近流水而不混，亦龙潭类也。由溪南向西北行，于是涉西支脊矣。半里，乃入华严寺。寺东向，踞西支大脊之北，创自月潭，以其为南京人，又称为南京庵。至月轮而光大之，为鸡山首刹，慈圣太后赐《藏》贮之。后毁于火，野池复建，规模虽存，而《法藏》不可复矣。野池年七十余，历侍山中诸名宿，今老而不忘先德，以少未参学，掩关静阅，孜孜不倦，亦可取也。闻余有修葺《鸡山志》之意，以所录《清凉通传》假余，其意亦善。下午将别，史君闻余在，亦追随之。余恐归途已晚，遂别之，从别路先返，以史有舆骑也。

出寺，西北由上流渡桥，四里，连东北逾三涧，而至其东界之支，即圣峰、燃灯之支垂也。又一里，东下至其尽处，有寺中悬，是为天竺寺。其北涧自仰高亭峡中下，其南涧又从西支东谷屡坠而下者，夹圣峰之支，东尽于此。王十岳《游纪》以圣峰为中支，误矣。由其垂度北峡小桥，于是又涉中支之西界。循北麓而东，半里，两过南下小水，乃首传寺前左右流也。其南峡中始辟为畦，有庐中央，是为大觉菜圃。从其左北转，半里，逾支脊，连横过法华、千佛、灵源三庵，

是皆中脊下垂处。半里，北逾锁水阁下流，即大觉寺矣，仍东随大路一里，过西竺寺前，上圆通庵，观“灯笼花树”。其树叶细如豆瓣，根大如匏瓠，花开大如山茱萸，中红而尖，蒂俱绿，似灯垂垂。余从永昌刘馆见其树，未见其花也。此庵为妙行旧居，留瀹茗乃去。一里，由迎祥寺北渡涧，仍去中界而入东支界。溯水而北，过龙泉庵、五华庵。五华今名小龙潭，乃悉檀大龙潭之上流。大龙潭已涸为深壑，乃小龙潭犹汇为下流。余屡欲探之，至是强二僧索之五华后坡。见水流淙淙，分注悉檀右，而坡道上跻，不见其处。二僧以日暮劝返，比还，寺门且闭矣。

是夜，与史君对谈复吾斋头。史君留心渊岳，谈大脊自其郡西金凤峭岭南过海东，自五龙坝、水目寺、水盘铺，过易门、昆阳之南，而包省会者，甚悉。且言九鼎山前梁王山西腋之溪，乃直南而下白崖、迷渡者，其溪名山溪。后人分凿其峡，引之洱海，则此溪又一水两分矣。果尔，则清华涧之脉，又自梁王东转南下，而今凿断之者。余初谓其脊自九鼎西坠，若果有南下白崖之溪，则前之所拟，不大误战？目前之脉，经杖履之下如此，故知讲求不可乏人也。史君谓生平好搜访山脉，每被人晒<sub>sh n</sub>，讥笑，不敢语人，邂逅遇余，其心大快。然余亦搜访此脊，几四十年，至此而后尽，又至此而遇一同心者，亦奇矣。夜月甚明，碧宇如洗，心骨俱彻！

十三日 史君为悉檀书巨扁同“匾”，盖此君夙以临池书法擅名者，而诗亦不俗。复相与剧谈。既午，与人催就道，史恳余同游九重崖，横狮林、旃檀而西，宿罗汉壁，明日同一登绝顶作别。余从之。遂由悉檀东上坡，半里，过天池静室，

六里而过河南止足师静室。更北上里余，直躡危崖下，是为德充静室。德充为复吾高足，复吾与史君有乡曲之好，故令其徒引游此室，而自从西路上罗汉壁，具饭于西来寺，以为下榻地。

此室当九重崖之中，为九重崖最高处，室乃新构而洁，其后危岩之半，有洞中悬，可缘木而上。余昔闻之，不意追随，首及于此。余仰眺丛木森霄，其上似有洞门仿佛。时史君方停憩不前，余即躡险以登。初虽无径，既得引水之木，随之西行，半里，又仰眺洞当在上，复躡险以登。初亦无径，半里，既抵岩下，见一木倚崖直立，少斫级痕以受趾，遂揉ráu攀援木升崖。凡数悬其级，始及木端，而石级亦如之，皆危甚。足之力半寄于手，手之力亦半无所寄，所谓凭虚御风，而实凭无所凭，御无所御也。洞门正南向，上下皆削壁，中嵌一门，高丈五，阔与深亦如之，而旁无余隙。中有水自顶飞洒，贮之可供一人餐，憩之亦仅受一人榻，第无余隙，恐不免风雨之逼。然临之无前，近则香木坪之岭已伏于下，远则五龙坝之障正横于南，排沙、观音箐诸山层层中错，各献其底里深藏不易显现的地方而无余蕴焉。久之，闻室中呼声，乃下。又随引水木而东过一栈，观水所出处，乃一巨石下。甫出，即刳木引之西注，此最上层之水也；其下一二丈，又出一水，则复吾之徒引入静室；其下又出一水，则一衲轩引之。连出三级，皆一峡坳，虽穴异而脉必潜通，其旁分而支引者，举岩中皆藉之矣。

既下室中，啜茶果，复继以饼饵，乃随下层引水之木，西一里入一衲轩。延眺久之，又茶而行。西一里，过向所从登

顶之坡。横而西，路渐隘，或盘坡嘴，或过峡坳，皆乱砾垂脊，而中无滴水，故其地不能结庐，遂成莽径。二里余，峡拗中有一巨木，横偃若桥。又西二里，乃践坡转嘴而上，过野愚静室。又半里，上至白云静室。白云固留，以日暮而去，白云随过体极静室而别。西半里，过一宗静室。傍水又蹶坡半里，逾望台南突之脊，于是暝色已来，月光渐耀。里余，两过望台西坳之水，又一里，南盘旗檀岭，乃西过罗汉壁东垂，皆乘月而行也。又稍盘嘴而上半里，是为慧心静室，此幻空碧云寺前南突之坡也。余昔与慧心别于会灯寺，访之不值，今已半载余，乃乘月叩扉。出茗酌于月下，甚适。此地去复吾先期下榻处尚三里，而由此西下度管，暗不可行，慧心乃曳杖为指迷。半里，度而上，又半里，登坡，与碧云大路合，见月复如前，慧心乃别去。又西一里，过一静室，乃盘嘴北向蹶坡，则复吾使人遍呼山头矣。又一里，入西来寺。寺僧明空他出，其弟三空，余向所就餐者，闻之，自其静庐来迎。复吾知吾辈喜粥，为炊粥以供。久不得此，且当行陟之后，吸之明月之中，不啻仙掌金茎矣。

十四日 三空先具小食，馒后继以黄黍之糕，乃小米所蒸，而柔软更胜于糯粉者。乳酪、椒油、蔓油、梅醋，杂沓而陈，不丰而有风致。盖史君乃厥兄明空有约而来。（以下缺）

（季梦良曰：“王忠纫先生云：“自十二年九月十五以后，俱无小纪。”余按公奉木丽江之命，在鸡山修志，逾三月而始就。则自九月以迄明年正月，皆在悉檀修志之日也。公另有《鸡山志》摘目三小册，即附载此后，而《丽江纪事》一段，及《法王缘起》一段，并附见焉。）

## 鸡 山 志 目

一卷 真形统汇 此山之纲领也。

山名 山脉 山形 山界 开辟 鼎盛

二卷 名胜分标 胜概本乎天，故随其发脉，自顶而下分也。

峰 岩 洞 台 石 岭

梯 谷 峡 箐 坪 林

泉 瀑 潭 涧 温泉

三卷 化宇随支 功业本乎人，故因其登陟，自卑而上升也。

中条刹舍

四卷 化宇随支

东条刹舍 西条刹舍

五卷 化宇随支

绝顶罗城 山外刹舍 附坊、亭、桥、聚

六卷 神迹原始

传法正宗传 附法显事迹 附小沈事迹

古德垂芬

名宿传 高隐传

七卷 宰官护法

名宦传 乡贤传 附檀越信施

胜事记余

灵异十则 物产 临莅 朝参

市集 塔墓十则

八卷 艺苑集成

集诗 集文

徐子曰：志图经者，有山川之一款；志山川者，又有图经之全例，不相假也。兹帙首真形，次名胜，次化宇，渐由天而入；次古德，次护法，则纯乎人矣；胜事天之余，艺苑人之余，故又次焉。此编次之大意也。

## 鸡山志略一

### 灵异十则

放光	老僧香	金鸡泉	收蛇穴	石门复开
土主报钟	经声应耳	然身雷雨	猿猴执炊	
灵泉表异				

### 景致十则

山之有景，即山之峦洞所标也。以人遇之而景成，以情传之而景别，故天下有四大景，图志有八景、十景。岂天下之景，数反馐于郡邑乎？四乃拔其优，十乃足其数也。若鸡山则异于是，分言之，即一顶而已萃天下之四观，合言之，虽十景犹拘郡邑之成数也。

绝顶四观东日、西海、北雪、南云。

观之有四，分于张直指，而实开辟以来，即罗而致之。四之中，海内得其一，已为奇绝，而况乎全备者耶。此不特首鸡天，实首海内矣。

诗五首未录〔见下〕

### 华首重门

龙华浩劫，转恨此门不辟。不知使其中堂奥潜通，纵别有天地，不过一窈窕之区耳；何如双阙高悬，一丸中塞，使仰之弥高，望之不尽乎。故方广石梁，以为五百应真之地，而亦旁无余竅。其意正与华首同也。

诗一首见《鸡山十景》

### 太子玄关

琼台中悬，已凌灏爽。玄关上透，更转虚灵。栈壁排云，出没于烟霞之上。所称群玉峰头，瑶池月下，仿佛在此。

诗一首见《鸡山十景》

### 罗汉绝壁

每爱袁石公“补填积雪成新径，展拓闲云架小庐”之句。行罗汉壁，宛然诗中之画也。至其崩云叠翠，人皆面壁，石可点头，自是一幅西来景，不烦丹青落笔。

诗一首见《鸡山十景》

### 狮林灵泉

山下出泉，有滢 tǐng 水积而不流有流，皆不为异，乃泉不出于麓而出于峦，峦不出于坳而出于脊，脊不出于外泻而出于中垂，中垂不出于旁溢而出于顶灌。此惟狮林念佛堂见之，欲不谓之灵不得也。

诗二首见《鸡山十景》

### 放光瑞影

川泽之气，发为光焰，海之蜃楼，谷之光相太阳光通过山间云雾时衍射成相，俗称“佛光”，皆自下而上。放光四面深环，危崖上拥，灵气攸聚，瑞影斯彰，其与四大比隆，宜也。然四大亦惟峨眉、五台，其光最异；若九

华、普陀，亦止佛灯，未着光相，故放光之瑞影，真四之中，二之上者矣。

诗一首见《鸡山十景》

### 浮屠绾胜

三距东环，百刹中峙，肩龙华于双阙，悬象魏即庙门外双阙，象即“相”，相示；魏即“巍”，巍然于九重，玉毫遍地，只欠当门一楹，金掌中天，忽成华藏千祥。既合此尖，永证胜果。

诗二首见《鸡山十景》

### 瀑布腾空

匡庐之瀑，不及雁宕，独得列名四景，以人所共瞻也。鸡山玉龙瀑布，亦不若猴子峒峡中崖石掩映，然玉龙独挂山前，漾荡众壑，领挈诸胜，与匡庐同，不得分大小观也。

诗一首见《鸡山十景》

### 传衣古松

鸡山之松，以五鬣liè长毛，此指松毛见奇，参霄蔽陇，碧荫百里，须眉尽绿，然挺直而不虬，巨润而不古。而古者常种也，龙鳞鹤髻，横盘倒垂，纓络千万，独峙于传衣之前，不意众美之外，又独出此一老。

诗一首见《鸡山十景》

### 古洞别天

鸡山岩有重门，洞无奥室，独于山后另辟神境。盖山脉至此将尽，更出一番胚胎，令人不可测识。人所共瞻者，则肩之使不可几通“及”；人所不到者，则通之示有所入，何山灵之幻乃尔？



诗二首见《鸡山十景》

## 鸡山志略二

诸寺原始俱以年次为先后。

接待寺嘉靖间，天心和尚跪华首门，遥礼初祖迦叶为师，落发，乃创此寺于山麓，又建圣峰寺于山半。其后有宝山禅师得授衣钵（即钵，僧侣所用袈裟和食器，禅宗以之为师承信物）。现在。讲师和雅，住圣峰寺。

圣峰寺宝山禅师建，后嗣和雅。

龙华寺隆庆间，元庆和尚开山，后阁是嗣孙雪亭重建。前题“石鼓名区”，阁题“水月”。石鼓，以左峰绝顶高耸，有声如鼓也。

石钟寺以楼下掘出石形如钟，故云石钟。又云以建寺时，侧崖有石，风吹如钟声。皆无的据（确证）。

放光寺嘉靖间，古德无穷禅师，河南人，创建。护法檀越李中谿先生。无穷后嗣有归空禅师，建藏经阁。阁成，神宗赐《藏》。

寂光寺嘉靖间，古德定堂禅师创建。檀越李中谿、苏大云、赵雪屏三先生俱翰林。又居士杨碧泉，皈依禅师，捐资建造。后嗣用周禅师，大兴弘敞，又建大觉寺，请无心禅师住持。后嗣野愚大师现住静，见晓现住南直中峰，克心现住持。

大觉寺万历间，无心禅师奉密旨，赍华严寺《藏经》至此，用周请住此寺。后嗣遍周现在。

幻住庵嘉靖间，寂安禅师创建。德行具碑纪。后嗣定光，今名福宁。现在。住持妙宗，天香寿九旬。

**华严寺**嘉靖间，南京古德月堂创建。圣母赐《藏》。回禄后，有法孙野池重建，参随张宾轩护法。

**那兰陀寺**万历间，古德所庵禅师创建。师寻甸人。护法檀越黔国武靖公，参随张宾轩。后嗣高僧本无，讲师了宗、念休，现在。克徽，在滇省圆通寺。禅师大力现在。静主兰宗、干蛊。常住良一。

**悉檀寺**万历间，古德本无建。护法檀越丽府生白木公。后嗣法润、弘辨、安仁、体极，住静白云。

**补处庵**嘉靖间，古德广西如正禅师创建。后嗣本真、所庵禅师传记，念诚住持。

**西竺寺**万历间，古德饮光禅师创建。

**会灯寺**嘉靖间，闾然老师先结静室，今法嗣朗耀创建丛林，迦叶殿法着。

**大士阁**万历间，直指沈建立，请古德拙愚禅师住持。师乃五华、龙泉二寺法着之主。后嗣虚宇，现在大士阁中住持。

**传衣寺**古圆信庵，古德大机禅师创建，中谿李先生护法。后嗣映光禅师弘建。回禄（遭火灾）后，映光后嗣法界重建，即今觉悟住持。旁建八角庵、圆通庵、慈圣庵、雷云寺、静云庵、净土庵、开化庵、九莲寺、报恩寺、白石庵。

**万松庵**万历间，古德中泉禅师创建，后嗣离微禅师重建，现在。

**古迦叶殿**

**罗汉壁静室**广西禅师 印宗禅师 幻空禅师

**狮子林静室**兰宗禅师 大力禅师

**大静室**野愚禅师

**旃檀岭静室**克心禅师

**九重崖静室**本无禅师 大定禅师 闻玺禅师

**各刹碑记**

《止止庵记》宾州知州黄冈廖自伸记。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

又《止庵记》，荆州知府、前翰林庶吉士、监察御史、郡人李元阳，嘉靖三十八年。

《传衣寺记》长芦运使、郡人阮尚宾记，万历甲辰（公元1604年）。

《鼎建大士阁三摩禅寺记》知宾州廖自伸记。万历丙午（公元1606年）。

《重建放光寺铜碑》李元阳记。

《仰高亭记》柱史（即御史）周茂相记。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

《寂光寺传衣法嗣纪略》云洱举人人孙启祚撰。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

《西竺寺碑记》进士陶珽撰。万历戊午（公元1618年）。

《寂光寺用周禅师道行碑记》御史昆明傅宗龙撰。万历己未（公元1619年。）

## 丽江纪略

丽江名山牯冈、犁果，俱与腊罗相近。东北界。胡股、必烈，俱丽江北界番名。甲戌岁（公元 1634 年），先有必烈部下管鹰犬部落，得罪必烈番主，遁居界上，剽窃为害。其北胡股贩商，与西北大宝法王往来之道，皆为其所中阻。乙亥公元 1635 年秋，丽江出兵往讨之。彼先以卑辞骄其师，又托言远遁，丽人信之，遂乘懈返袭，丽师大败。丽自先世雄视南服，所往必克，而忽为所创，国人大愤，而未能报也。

## 法王缘起

吐蕃<sup>b</sup>国有法王、人王。人王即领主主兵革，初有四，今并一。法王喇嘛教首领主佛教，亦有二。人王以土地养法王，而不知有中国；法王代人王化人民，而遵奉朝廷。其教，大法王与二法王更相为师弟。大法王将没通“歿”，死亡，即先语二法王以托生之地。二法王如其言往求之，必得所生，即抱奉归养为大法王，而传之道。其抱归时，虽年甚幼，而前生所遗事，如探环穴中，历历不爽。二法王没，亦先语于大法王，而往觅与抱归传教，亦如之。其托生之家，各不甚遥绝，若只借为萌芽，而果则不易也。大与二，亦只互为渊源，而位则不更也此即所谓喇嘛教的“灵童”转世制度。

庚戌年公元 1610 年，二法王曾至丽江，遂至鸡足。

大宝法王于嘉靖间朝京师，参五台。

丽江北至必烈界，几两月程。又两月，西北至大宝法王。

## 溯江纪源（一作《江源考》）

（冯士仁曰：谈江源者，久沿《禹贡》“岷山导江”之说。近邑人徐弘祖，字霞客。夙好远游，欲讨江源，崇祯丙子夏，辞家出流沙外，至庚辰秋归，计程十万，计日四年。其所纪核，从足与目互订而得之，直补桑《经》、酈《注》所未及。夫江邑为江之尾间，适志山川，而霞客归，出《溯江纪源》，遂附刻之。）

江、河指长江、黄河为南北二经流主要河流，以其特达于海也。而余邑正当大江入海之冲，邑以江名，亦以江之势至此而大且尽也。生长其地者，望洋击楫，知其大，不知其远；溯流穷源，知其远者，亦以为发源岷山而已。余初考纪籍，见大河即黄河自积石入中国。溯其源者，前有博望之乘槎 chā筏子，后有都实之佩金虎符。其言不一，皆云在昆仑之北，计其地，去岷山西北万余里，何江源短而河源长也？岂河之大更倍于江乎？迨逾淮涉汴，而后睹河流如带，其阔不及江三之一，岂江之大，其所入之水，不及于河乎？迨北历三秦（甘肃，陕西交界处），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而后知中国入河之水为省五，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南直隶。入江之水为省十一。西北自陕西、四川、河南、湖广、南直，西南自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浙江。计其吐纳，江既倍于河，其大固宜也。

按其发源，河自昆仑之北，江亦自昆仑之南，其远亦同也。发于北者曰星宿海，佛经谓之徙多河。北流经积石，始东折入宁夏，为河套，又南曲为龙门大河，而与渭渭河合。发于南者曰犁牛石，佛经谓之殑伽河。南流经石门关，始东折而入丽江，为金沙江，又北曲为叙州大江，与岷山之江合。余按岷江经成都至叙今之宜宾，不及千里，金沙江经丽江、云南、乌蒙至

叙，共二千余里，舍远而宗近，岂其源独与河异乎？非也！河源屡经寻讨，故始得其远；江源从无问津，故仅宗其近。其实岷之入江，与渭之入河，皆中国之支流，而岷江为舟楫所通，金沙江盘折蛮僚谿峒间，水陆俱莫能溯。在叙州者，只知其水出于马湖、乌蒙，而不知上流之由云南、丽江；在云南、丽江者，知其为金沙江而不知下流之出叙为江源。云南亦有二金沙江：一南流北转，即此江，乃佛经所谓旃伽河也；一南流下海，即王靖远征麓川，缅人恃以为险者，乃佛经所谓信度河也。云南诸志，俱不载其出入之异，互相疑溷同“混”，尚不悉其一是二，分北分南，又何由辨其为源与否也。既不悉其孰远孰近，第见《禹贡》“岷山导江”之文，遂以江源归之，而不知禹之导，乃其为害于中国之始，非其滥觞发脉之始也。导河自积石，而河源不始于积石；导江自岷山，而江源亦不出于岷山。岷流入江，而未始为江源，正如渭流入河，而未始为河源也。

不第此也，岷流之南，又有大渡河，西自吐蕃，经黎、雅与岷江合，在金沙江西北，其源亦长于岷而不及金沙，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不第此也：宋儒谓中国三大龙，而南龙之脉，亦自岷山，濒大江南岸而下，东渡城陵、湖口而抵金陵，此亦不审大渡、金沙之界断其中也。不第此也：并不审城陵矶、湖口县为洞庭、鄱阳二巨浸入江之口。洞庭之西源自沅，发于贵州之谷芒关；南源自湘，发于粤西之釜山、龙庙。鄱阳之南源自赣，发于粤东之浈头、平远；东源自信丰，发于闽之渔梁山、浙之仙霞南岭。是南龙盘曲去江之南且三千里，而谓南龙濒江乎？不第此也：不审龙脉，所以不辨江源。今详三龙大势，北龙夹河之北，南龙抱江之南，而中龙中界之，特短。北龙亦只南向半支入中国。俱另有说。惟南龙磅礴半宇内，而其脉亦发于昆仑，与金沙江相持南下，经

石门丽江，东金沙，西澜沧，二水夹之。环滇池之南，由普定度贵竺、都黎南界，以趋五岭。龙远江亦远，脉长源亦长，此江之所以大于河也。不第此也：南龙自五岭东趋闽之渔梁，南散为闽省之鼓山，东分为浙之台、宕。正脉北转为小箬岭，闽浙界。度草坪驿，江浙界。峙为浙岭、徽浙界。黄山，徽宁界。而东抵丛山关，绩溪、建平界。东分为天目、武林。正脉北度东坝，而峙为句曲，于是回龙西结金陵，余脉东趋余邑。是余邑不特为大江尽处，亦南龙尽处也。龙与江同发于昆仑，同尽于余邑，屹为江海锁钥，以奠金陵，拥护留都千载不拔之基以此。岂若大河下流，昔曲而北趋碣石，今徙而南夺淮、泗，漫无锁钥耶？然则江之大于河者，不第其源之共远，亦以其龙之交会矣。故不探江源，不知其大于河；不与河相提而论，不知其源之远。谈经流者，先南而次北可也。

（陈体静曰：此考原本已失，兹从本邑冯《志》中录出，非全文也。前人谓其书数万言，今所存者，仅千有余言而已。考内“北龙亦只南向半支入中国”下注云：“俱另有说。”其说必甚长，乃一概删去，殊为可惜。）